

叢書集成新編

一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 叢書集成新編

## 第一五册目錄

哲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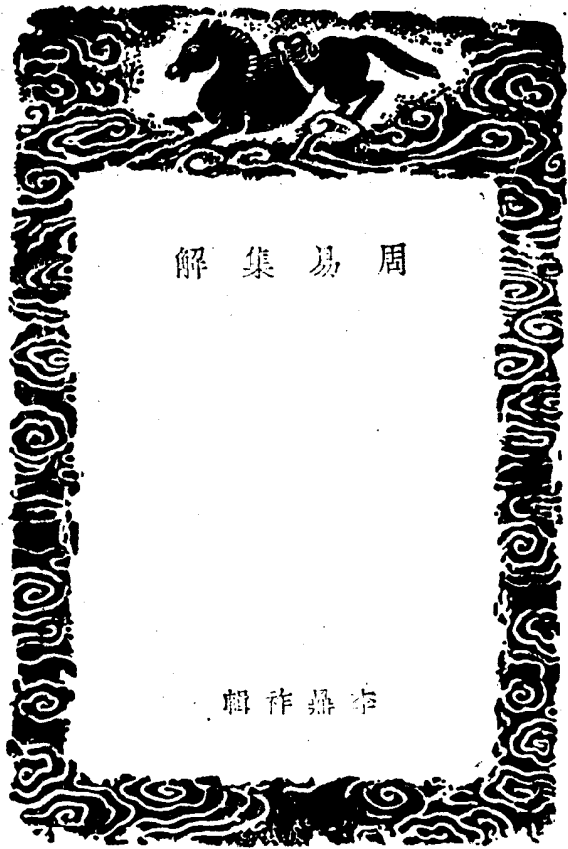
### 易類哲學

周易集解十七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李鼎祚輯解	學津	一
周易口訣義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史徵撰	岱南	一一六
周易舉正三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郭京撰	范氏	一三八
易說六卷附總論	宋 司馬光撰	聚珍	一四五
蘇氏易傳九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蘇軾著	學津	一八五
易程傳六卷附易圖	宋 程頤撰	古逸	二二六
吳園周易解九卷附附錄	宋 張根撰	聚珍	二七〇
周易新講義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龔原撰	佚存	三二五
周易古占法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程迥撰	范氏	四一四
易原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程大昌撰	聚珍	四二六
誠齋易傳二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楊萬里撰	經苑	四六〇
易說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呂祖謙撰	學海	五四〇
東萊呂氏古易一卷後附考、四庫提要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五六八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宋 呂祖謙撰	古逸	五七五
易說四卷前附四庫提要、統論	宋 趙善譽撰	守山	五八九
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總論一卷	宋 郭雍撰	聚珍	六〇八
易傳燈四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徐總幹撰	經苑	六九四

易象意言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蔡淵纂

聚珍 七〇七





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始末未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為秘書省著作郎。據其精清容居士集載，貴州有鼎祚讀書處，知為貴州人耳。朱陸序稱其為秘書省著作郎，不知何據也。其時代亦不可考。前唐書經籍志稱開元盛時四部諸書，而不載是編。知為天寶以後人矣。其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魏公武讀書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經義考引李鼎之書，則曰鼎祚自序止十卷，無亡失也。朱陸序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稱十卷。與鼎祚同。今所行毛晉汲古閣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稱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與諸家所說，截然不同。殊滋疑竇。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象象運涉電元，經注文官書之不盡，別撰彙釋，歸根明音義，兩存詳之明矣。云云。則其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為十一卷。尚別有彙釋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併彙釋略例數之，實非外誤。至宋而彙釋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彙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故又與朱陸序不符。蓋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彙釋一語。故疑者謂疑改者誤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意說愈謬耳。今詳為考正。以誌將來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見，則始仍以毛本著錄。蓋篇帙分合，無關宏旨，固不必一一

周易集解 提要

周易集解

李鼎祚輯

周易集解序

岐曰：元氣氤氳，三才成象，神功浹洽，八象成形。在天則日月運行，謂之以風雨；在地則山澤通氣，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諸身，四支百體，合其度遠取諸物，森羅萬象，備其工。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以為仁，知者見之以為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斯乃顯諸仁而藏諸用，神无方而易無體。巍巍蕩蕩，難可名焉。遠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五運相繼，父子道彰，震震而男女分，咸恒殷而夫婦睦。人倫之義既闡，家國之教鬱興。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利，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古者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結繩為政，後代易之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故聖人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畢矣。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至於損以遠害，說以先之，定其交而

周易集解 序

周易集解 提要

二

道改也。其書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散經六十四卦之首，蓋用毛詩分冠小序之例。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于貢、王弼、姚信、王廣、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何晏、崔暹、沈麟士、盧氏、案：此四家，皆以伏曼容、孔穎達、案：以上三家，皆以朱、陸、毛、王、鄭、荀、姚、侯、向、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何、晏、崔、暹、沈、麟、士、盧、氏、崔現、伏曼容、孔穎達、案：以上三家，皆以朱、陸、毛、王、鄭、荀、姚、侯、向、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何、晏、崔、暹、沈、麟、士、盧、氏、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謂刊補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

後求安其身而後動履和而至。謙尊而光。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探賈索隱。鈞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將有為也。問之以言。其受命也。應之如響。無有遠邇。幽深遠知。來物故能彰。理盡性。利用安身。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精義入神。口辟焉不能言。心因焉不能知。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斯之謂矣。原夫推輿三教。鈐鍵九流。實開國承家。脩身之正術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蘇歷千古。雖說有穿鑿。猶未測淵深。唯王鄭相公。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情局見。莫辨源流。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楊黃華。嗒然而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臣少慕元風。遊心墳籍。歷觀炎漢迄今。巨唐探尋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蹟。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補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元宗。先儒有所未詳。然後輒加添削。每至章句。例發揮俾童蒙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得意忘言。當仁既不讓於師。論道豈慚於前哲。至如卦爻象。理涉重元。經注文。書之不盡。別撰案牘。錯綜根柢。昔義兩存。詳之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對采非。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

周易集解序

後學許上朱陸博撰

予觀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註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冠于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貢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廣張璠向秀王凱沈俊果蜀才荀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愷沈麟士盧士輩。現伏曼容孔穎達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諸說。義有非詳鼎祚所加增。則予嘗綜其義例。蓋宗鼎祚者也。自商瞿之後。註易者百家。而鄭氏元。王氏弼。為最顯。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漢晉以來。二氏學並立。至劉宋初。顏延之為祭酒。劉鄭王時。陸澄王僧虔皆以為不可。自是河汾諸儒。多主于鄭。江左及齊。多主于王。唐與孔穎達受詔。撰定五經正義。于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廢。先代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歎哉。夫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世之管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變與占。其可闕乎。昔吳季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後有辭。辭著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顯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岐而為二。可乎。康成去古未遠。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墜。以廣其說。均之為禱。有于易者也。是編則自宋季人。開罕有存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梓校。以傳。欲使聖人之

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鼎祚資州人。仕唐。為秘書閣學士。以經學稱于時。嘗進平戎論。預察戎人叛亡日時。無毫髮爽。象數精深。蓋如此。及開唐列傳。與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耶。抑別有所載耶。因附著論於此。以俟博雅者攷焉。  
嘉靖丁巳冬十二月望日

周易集解卷第一

唐 資州李鼎祚撰

三三 乾上乾。元亨利貞。

案說卦。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无穷。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首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譜。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

初九潛龍勿用。

崔愷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其成其行。故曰勿用。○子夏傳曰。龍。所以象陽也。○馬融曰。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既未萌芽。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沈麟士曰。稱龍者。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干寶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羸里之交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

王弼曰：出清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四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鄭元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下賁曰：陽在九，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為地上田在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鄭元曰：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虞翻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為日，坤為夕。○荀爽曰：日以喻君，謂三居下體之終，而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謂三臣於五則疾格柔順，危去惕行，故曰无咎。○干寶曰：爻以氣表，以龍與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為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於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逮，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恨早燻，文明之德，以憂大難，增修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崔憬曰：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於時，猶龍自試躍天，疑而處淵，上下進退，非邪離羣，故无咎。○干寶曰：陽在九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虛中也。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為應，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象而退之爻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達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鄭元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虞翻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為飛。五在天，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謂若應機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干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視，故曰利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王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干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之故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登而不反，必陷於悔。案以人事明之，若樂放於南巢，湯有慚德，斯類是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侯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矣。象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劉瓛曰：象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大哉乾元。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為大，惟乾則之，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萬物資始。

荀爽曰：謂分為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也。册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稟於天，乃統天。

九家易曰：乾之為德，乃統繼天道，與天合化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虞翻曰：已成既濟，上坎為雲，下坎為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大明終始。

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也。

六位時成。

荀爽曰：六爻隨時而成乾。

時乘六龍以御天。

侯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為終始，六位以相攝為時成。言乾乘六氣，而陶治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故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是其幾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瓛曰：陽氣為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

象曰：

案象者，像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

天行健。

何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為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

虞翻曰：君子謂三，乾健，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強。○干寶曰：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矣。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荀爽曰：氣微位卑，雖有陽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荀爽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見龍在田。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於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虞翻曰：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荀爽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觀，是其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家易曰：陽當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極失位。當下之坤三，故曰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下之坤三，屈為諸侯，故曰悔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故曰无首吉。

文言曰：

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姚信曰：乾坤為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

元者，善之長也。

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為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為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九家易曰：通者，謂陽合而為乾，衆善相繼，故曰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荀爽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

貞者，事之幹也。

荀爽曰：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舉萬事。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何妥曰：此明聖人則天，合五常也。仁為木，木主春，故配元為四德之首。君子體仁，故有長人之義也。嘉會足以合禮。

何妥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故以配通。五禮有吉凶賓軍嘉，故以嘉合於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

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體此利以利物，足以合於五常之義。

貞固足以幹事。

何妥曰：貞，信也。君子堅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案此釋非也。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貞也。言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在地成形者，仁義禮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為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亨為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為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為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則智之明禮矣。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統屬於君，故中孚云：信及豚魚，是其義也。若首出庶物，而四時不忒者，乾之象也。厚德載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亦由人君無為皇極，而危有天下，水火金木，非土不載。仁義禮智，非君不弘。信既統屬於君，故先言乾，而後不言信，明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千寶曰：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於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仁正己，所以化物，觀運知時，所以順天氣用，隨宜所以利民，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違亂則敗禮，其教經，逆則拂時，其功否，辨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敗，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討所由亡。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何妥曰：夫子假設疑問也。後五爻皆放此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何妥曰：此直者言聖人有隱顯之龍德，今居初九窮下之地，隱而不見，故云勿用矣。

不易世。

崔憬曰：言處當潛之時，不易乎世而行者，龍之德也。

不成名，庸以沒也。不易乎世，不成名，世不成名。

鄭元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

遯世无悶。

崔憬曰：道雖不行，達理无悶也。

不見是而无悶。

崔憬曰：世人雖不已，而已知不違道，故无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虞翻曰：陰出初爻，為樂為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隱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虞翻曰：確剛也。乾剛潛初，坤亂於上，君子非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虞翻曰：中下之中，二非陽位，故明言能正中也。

庸言之信。

荀爽曰：處和應坤，故曰信。

庸行之謹。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位，故曰謹也。庸，常也。庸言常以信，行常以謹矣。

閑邪存其誠。

宋衷曰：閑，防也。防其邪而存誠焉。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

善世而不伐。

九家易曰：陽升居五，處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也。

德博而化。

荀爽曰：處五據坤，故德博。舉陰順從，故物化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為君。時會於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无不利。明言君德，地數始二，故稱易曰。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虞翻曰：乾為德，坤為業。以乾通坤，謂為進德修業。○宋衷曰：業，事也。三為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修業也。

忠信所以進德也。

荀元曰：忠於五，所以修德也。○崔憬曰：推忠於人，以信待物，故其德日新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荀爽曰：脩辭，謂終日乾乾，立誠，謂夕惕若厲，居業，謂居三也。○荀元曰：居三脩其教令，立其誠信，民敬而從之。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荀元曰：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與行幾微之事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荀元曰：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幾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文王進德修業，所以貽厥武王。至於九五，至於九五，可與進脩意合。故言知至至之，可與言微也。知天下歸周，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終於臣道，終於臣道，可與進脩意合。故言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虞翻曰：天道三才，一乾而以三乾成，故為上。夕惕若厲，故不驕也。

在下位而不憂。

虞翻曰：下位，謂初。隱於初，憂則遠之，故不憂。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王弼曰：惕，惕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上躍居五下者，當下居坤初，得陽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恆，非離羣也。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初。故進退无恆，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崔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虞翻曰：謂震也。應，應也。變而放八卦，雷風相應也。○張瑄曰：天者，陽也。君者，陽也。雷風者，天之聲。號令者，君之聲。明君與天地相應，合德同化，動靜不違也。

同氣相求。

虞翻曰：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崔憬曰：方諸與月，同有陰氣，相感則水生。陽燧與日，同有陽氣，相感則火出也。

水流澤。

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為坎，坤者純陰，故曰澤也。

火就燥。

荀爽曰：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也。○虞翻曰：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崔憬曰：決水先流，澤口火先就燥。

雲從龍。

荀爽曰：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為坎也。○虞翻曰：乾為龍，雲生天，故從龍也。

風從虎。

荀爽曰：虎，喻國君。謂坤五之乾二，為離而從三也。三者，下體之君，故以喻國君。○虞翻曰：坤為虎，風生地，故從虎也。

聖人作而萬物觀。

虞翻曰：觀，見也。聖人，則履巽，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觀也。○陸績曰：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作，萬物咸見之矣。

本乎天者親上。

荀爽曰：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

荀爽曰：謂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崔憬曰：謂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

則各從其類也。

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故各從其類。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

荀爽曰：在上，故貴，失位，故无位。

高而无民。

何妥曰：既不處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也。

賢人在下位。

荀爽曰：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在下位。

而无輔。

荀爽曰：兩陽无應，故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

何妥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當帶舜耕漁之日，卑賤處下，未為時用，故云下。

見龍在田，時舍也。

何妥曰：此夫子沐浴之日，開張業藝，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何妥曰：此當文王為西伯之時，處人臣之極，必須事上接下，故言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何妥曰：欲進其道，猶復疑慮，此當武王觀兵之日，欲以試觀物情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何妥曰：此當武王觀兵之日，欲以試觀物情也。

何妥曰：此當堯舜憂旻之日，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案：此當桀紂失位之時，亢極驕盈，故致悔窮窮之災禍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案：此當三皇五帝禮讓之時，垂拱无為，而天下治矣。○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滯柔，非天下之至治，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可知也。龍之為德，不為妄也。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為人，以位為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當十一月，陽氣雖動，猶在地中，故曰潛龍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案：陽氣上達於地，故曰見龍在田。白草萌芽，牙甲，故曰文明。○孔穎達曰：先儒以為九二當太姪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為建辰之月，九四為建午之月，九五為建申之月，上九為建戌之月。舉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先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進，宜據十一月之後，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爻當建丑，建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物有生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也。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與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氣，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關，取象論義，與此不殊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何妥曰：此當三月，陽氣浸長，萬物將盛，與天之運俱行不息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妥曰：陽消，天氣之常，天象法則，自然可見。案：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

利貞者，性情也。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于實曰。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乾始而以美利天下。今本而為始。古文通。

虞翻曰。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

不害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崔觀曰。不雜曰純。不變曰粹。言乾是純粹之精。故有剛健中正之四德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

九家易曰。謂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衆爻。是乘六龍也。

以御天也。

荀爽曰。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

君子以成德為行。

千寶曰。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動以成德。无所苟行也。

日可見之行也。

虞翻曰。謂初乾稱君子。陽出成爲上德。雲行雨施則成離。日新之謂上德。故日可見之行。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荀爽曰。隱而未見。謂居初也。行而未成。謂行之坤四。陽居陰位。未成爲君。乾者。君卦也。不成爲君。故不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虞翻曰。謂二陽在二。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坤爲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虞翻曰。震爲寬。仁爲行。謂居寬行仁。德博而化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何妥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田。處此之時。實爲危厄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何妥曰。處危懼之地。而能乾乾懷厲。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

案。三居下卦之上。四處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侯果曰。案下繫。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兩之。謂兩爻爲一才也。初兼二地也。三兼四人也。

五兼六天也。四是兼才。非正。故言不在人也。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

夫大人者。

乾鑿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也。

與天地合其德。

荀爽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案。謂撫育无私。同天地之覆載也。

與日月合其明。

荀爽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爲日。乾二之坤五。爲坎。坎爲月。案。感恩遠被。若日月之照臨也。

與四時合其序。

翟元曰。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又案。賢則嚴明。順四時之序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

虞翻曰。謂乾坤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案。禍淫福善。叶鬼神之吉凶矣。

先天而天弗違。

虞翻曰。乾爲天。爲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崔憬曰。行人事。合天心也。

後天而奉天時。

虞翻曰。奉。承行。乾四之坤初成震。震爲後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謂承天時行順也。○崔憬曰。奉天時。布政聖政也。

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荀爽曰。人。謂三。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

況於鬼神乎。

荀爽曰：神謂天，鬼謂地也。案：大人惟德動天，无遠不届。鬼神饗德，夷狄來賓。人神叶從，猶風偃草，豈有違忤哉。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荀爽曰：陽位在五，今乃居上，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也。

知存而不知亡。

荀爽曰：在上當陰，今反爲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

知得而不知喪。

荀爽曰：得謂陽，喪謂陰。又案：此論人君驕盈過亢，必有喪亡。若股村招牧野之災，太康遺洛水之怨，卽其類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二，存謂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位也。再稱聖人者，上聖人謂五，下聖人謂二也。案：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寶聖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爲，芻狗萬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豈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則三皇五帝，乃聖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官再稱聖人者，歎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斯卽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其義也。○崔憬曰：謂失其正者，若燕噲讓位於子之之類是也。○案：三王五伯，揖讓風頽，專恃干戈，遞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實繁，略舉宏綱，斷可知矣。

### 周易集解卷第二

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干寶曰：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坤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虞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疑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矣。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盧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九家易曰：坤爲牝，爲迷。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崔憬曰：妻道也。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以喻在室得朋，猶迷於失道，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

九家易曰：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以生也。坤者純陰，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歎言至美。

萬物養生。

荀爽曰：謂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由坤而生也。策生於坤，猶萬物成形，出乎地也。

乃順承天。

劉瓛曰：萬物養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

坤厚載物。

獨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也。

德合無疆。

獨才曰：天有無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無疆也。

含宏光大。

荀爽曰：乾二居坤五，為含；坤五居乾二，為宏；坤初居乾四，為光；乾四居坤初，為大也。

品物咸亨。

荀爽曰：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崔愷曰：含育萬物為宏，光華萬物為大，動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

化馬地類，行地無疆。

侯果曰：地之所以含宏物者，以其順而承天也。馬之所以行地遠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化馬，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故作易者取象焉。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九家易曰：謂坤爻本在柔順陰位，則利正之，乾則陽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何妥曰：陰道器先，故先致迷失，後順於主，則保其堂處也。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虞翻曰：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虞翻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為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文官曰：欲義立而德不孤，豈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滅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為喪故也。馬君云：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失之甚矣，而荀君以為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曰東北喪朋。就如荀說，從午至申，應言西南得朋，子至寅，當言東北喪朋，以乾喪坤而言喪朋，經以乾卦為喪耶？此何異於馬也。

安貞之吉。虞翻曰：坤道至靜，故安。復初得正，故貞吉。

應地無疆。

虞翻曰：震為應，陽正於初，以承坤陰，地道應，故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

王弼曰：地形不順矣。○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

君子以厚德載物。

虞翻曰：勢力也。君子謂乾陽為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干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古變，故有爻。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于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為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于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至也。

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

不習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姤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仕學為政，不方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

六三：含章可貞。

虞翻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為王。坤為事。震為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于賈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成羣。君弱臣強。或在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為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謀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國安民。故曰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崔憬曰：陽命則發。非時則含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于賈曰：位彌高。德彌廣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為囊。艮為手。巽為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于賈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變。此蓋甯戚。遺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顯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虞氏曰：慎言則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

于賈曰：陰氣在九。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禮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肅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于賈曰：當總已之任。處疑信之間。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

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為其兼于陽。故稱龍也。

其血玄黃。

九家易曰：質本坤體。未離其類。故稱血。血以喻陰也。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故說卦云：戰乎乾。是也。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于賈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於酉。而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

成亥。乾之鄰也。故稱龍焉。陰德過度。以逼乾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中。之維。而氣溢。西戌之間。故曰于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言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故文王之忠於殷。抑參二之強。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以祈殷命。以濟生民也。紂遂長惡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於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于賈曰：天道窮至於陰陽和薄也。君德窮至於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於用權變矣。用六。利永貞。

于賈曰：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乘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於正。是周公始於負扆南面。以先王道。卒於復子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長正矣。不長正。則不能大終陽事也。

文言曰：

何妥曰：坤文言唯一章者。以一心奉順於主也。

坤至柔。

荀爽曰：純陰至順。故柔也。

而動也剛。

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

荀爽曰：坤性至靜。得陽而動。布於四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

虞翻曰：坤陰。先迷後順。得常。陽出初。震為主。為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于賈曰：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荀爽曰：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虞翻曰：謂初乾為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為餘慶。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虞翻曰：坤積不善。以臣弑君。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為餘殃也。案。聖人設教。理貴隨宜。故夫子先論人事。則不語怪力亂神。絕四毋必。今於易象。闡揚天道。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者以明陽生陰殺。天道必然。理國脩身。積善為本。故於坤爻初六。陰始生時。著此微言。永為深誠。欲使防萌杜漸。災害不生。開國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其義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虞翻曰。坤消至二。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弑君。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故子弑父。臣弑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虞翻曰。剛爻為柔。柔爻為剛。乾為晝。坤為夜。相推而成歲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孔穎達曰。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不早辯明故也。此文誠君父防臣子之惡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順也。乾氣加之。性而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虞翻曰。謂二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其正。方。謂開。陰開為方。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開。故方其義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虞翻曰。陽息在二。故敬以直內。坤位在外。故義以方外。謂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荀爽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習。无不利。坤之和也。陽唱陰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荀元曰。坤有此三者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宋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

虞翻曰。謂陽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變坤。坤化升乾。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

天地閉。賢人隱。

虞翻曰。謂四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故賢人隱矣。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荀爽曰。六四陰位。迫近於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謹慎畏敬也。○孔穎達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警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不與物件。故无咎。功名不聞。故无譽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虞翻曰。謂五坤息體。觀地色黃。坤為理。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艮為居。體。謂四支也。艮為兩股。巽為兩股。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虞翻曰。陽稱美。在五中。四支。謂股肱。

發於事業。

九家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也。謂陽德潛藏。變則發見。若五動為比。乃事業之盛。

美之至也。

侯果曰。六五以中和通理之德。居體於正位。故能美充於中。而旁暢於萬物。形於事業。无不得宜。是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

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

為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

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

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荀爽曰。實木坤卦。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喻陰順陽也。○崔憬曰。乾坤交會。乾為大赤。伏陰柔之。故稱血焉。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也。

天元而地黃。

王凱沖曰。陰陽交戰。故血元黃。○荀爽曰。天者陽。始於東北。故色元也。地者陰。始於西南。故色黃也。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萬物之始生也。

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也。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之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於乾。而資生於坤。

三三。以上屯元亨利貞。

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虞翻曰：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為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虞翻曰：乾剛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確乎難拔，故難生也。○崔憬曰：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於陰，故曰剛柔始交。萬物萌生於地中，有寒冰之難，故言難生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荀爽曰：物難在始生，此木坎卦也。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始交也。交則成震，震為動也。上有坎，是動乎險中也。動則物通而得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也。

雷雨之動滿形。

荀爽曰：雷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虞翻曰：震雷坎雨，坤為形也。謂三已反正，成既濟，坎水流坤，故滿盈。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

天造草昧。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

宜建侯而不寧。

荀爽曰：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寧也。○虞翻曰：造，造生也。草創物也。坤冥為昧，故天造草昧，成既濟定，故曰不寧。言事也。○于賈曰：水速將終，木德將始，殷周際也。百姓皆益，匪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諸侯以寧之也。

象曰：雲雷屯。

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言屯也。君子以經綸。

君子以經綸。

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綸，不失常道也。○姚信曰：經，緯也。時在屯難，是天地經綸之日，故君子法之，須經綸艱難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虞翻曰：震起長止，動乎險中，故盤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謂陽從二動，而退居初，雖盤桓，得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荀爽曰：陽貴而陰賤，陽從二來，是以貴下賤，所以得民也。

六二：屯如，道如。

荀爽曰：陽動而止，故屯如也。陰乘於陽，故道如也。

乘馬班如。

虞翻曰：屯道盤桓，謂初也。震為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虞翻曰：匪，非也。寇，謂五。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尚為女子，為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為坤，尚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尚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謂成既濟定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

崔憬曰：下乘初九，故為之難也。

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陰出於坤，今還為坤，故曰反常也。陰出於坤，謂乾再索而得坎，今變成震，中有坤體，故言陰出於坤。今還於坤，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良為山，山足稱麓，麓，林也。三變體坎，坎為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為兕，鹿為鹿，鹿又為麋，走，良為狐，狐，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無虞，惟入林中矣。

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翻曰：君子，謂陽已正位，幾，近也。舍，置也。吝，也。三應於上，之應歷險，不可以往，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案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即，比卦九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是其義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崔憬曰：君子見動之微，逆知無虞，則不如舍勿往，往則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

虞翻曰：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為馬，故曰乘馬。馬在險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初為建侯，安得乘之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崔憬曰：屯難之時，勿用攸往，初難作應，班如不進，既比於五，五來求婚，男求女，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虞翻曰：之外稱往，體離，故明也。

九五：屯其膏。

虞翻曰：坎雨稱膏，詩云：陰雨膏之，是其義也。

小貞吉，大貞凶。

崔愷曰得屯難之宜有齊澤之惠謂與四為婚媾施雖未光小貞之道也故吉至於遠求嘉偶以行大正赴二之應冒難攸往固宜且凶故曰大貞凶也貞正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

虞翻曰乘五也坎為馬震為行艮為止馬行而止故班如也

泣血漣如

九家易曰上六乘陽故班如也下二四爻雖亦乘陽皆更得承五爻解難除今上无所復承爻難不解

故泣血漣如也體坎為血伏離為目互艮為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虞翻曰謂三變時離為目坎為血震為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如柔乘於剛故不可長也

序卦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稱也

崔愷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稱故言物生必蒙○鄭元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胡為蒙也

三三長上蒙亨

虞翻曰艮三之亨謂二震剛柔接故享蒙亨以通行時中也○于寶曰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

之時降陽布德齊麥竝生而息來在寅故蒙於世為八月於消息為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

屯為物之始生蒙為物之稱也施之於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享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

遺周公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虞翻曰童蒙謂五艮為童蒙我謂二也震為動起謙求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

志應也艮為求二體師象坎為經謂禮有來學無往教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崔愷曰初筮謂六五求決於九二二則告之再三瀆謂三應於上四隔於三與二為瀆故二不告也瀆

古瀆字也

利貞

虞翻曰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侯果曰艮為山坎為險是山下有險險被山止止則未通蒙昧之象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荀爽曰此本艮卦也案二遁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蒙時令得時中矣故曰蒙亨以亨

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

陸績曰六五陰爻在蒙時蒙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

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

崔愷曰以二剛中能發於蒙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虞翻曰體頤故養五多功聖謂二二志應五變得正而忘其蒙故聖功也○于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

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

虞翻曰艮為三震為出坎象流出故山下出泉

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二艮為果震為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虞翻曰發蒙之正初為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為刑人坤為用故曰利用刑人矣坎為穿

木礙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發成兌兌為說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

小疵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虞翻曰坎為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于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

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為法律寅為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說解也正

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慈故曰用說桎梏既成金滕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

由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虞翻曰坤為包應五據初一與三四同體包養四陰故包蒙吉震剛為夫伏巽為婦一以剛接柔故納

婦吉二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初故有子克家也

六三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誠上也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為見陽稱金震為夫三逆乘二陽所行不順為

二所淫上來之三。陟陰。故曰勿用娶女。見金夫矣。坤身稱躬。三爲二所乘。兌澤動下。不得之應。故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順也。

虞翻曰。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王弼曰。陽稱實也。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歸矣。故曰吝。

六五童蒙吉。

虞翻曰。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也。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荀爽曰。順於上。巽於二。有似成王任用周召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虞翻曰。體艮爲手。故擊。謂五已變。上動成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爲寇矣。禦。止也。此寇謂二。坎爲寇。巽爲高。艮爲山。登山備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也。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虞翻曰。自上禦下。故順也。

序卦曰。物極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干寶曰。需。坤之遊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翔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食之日也。天地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蔬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遊魂變化之家。卽烹爨腥膻以爲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三三乾下。需有孚。光亨。貞吉。

虞翻曰。大壯四之五。字謂五。離曰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謂壯于大舉之輻也。

利涉大川。

何妥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未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何妥曰。此明得名由於坎也。坎爲險也。有險在前。不可妄涉。故須待時然後動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侯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險。義不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虞翻曰。謂三失位變而涉坎。坎爲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

宋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

君子以飲食宴樂。

虞翻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在內。稱宴。大壯。震爲樂。故宴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干寶曰。郊。乾坎之際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處不避汗。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恆。雖小。積留終于必達。故曰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於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雖不應幾。可以保常。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沙。謂五。水中之隔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爲言。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變應之。故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二當居五。故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取於四。不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崔愷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於坎。坎爲險。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虞翻曰。離爲我。乾爲敬。陰消至五。遜。臣將弑君。四上壯坤。故敬慎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案六四體坎。坎爲雲。又爲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卑弱。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九家易曰。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弼曰：穴者，陰之路也。四處坎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避，順以聽命也。○九家易曰：雲欲升天，須時當降，順以聽五，五為天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須者，飲食之道。故坎在需家為酒食也。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五有剛德，處中居正，故能帥羣陰，舉坎以降，陽能正居其所，則吉。故曰：需于酒食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需乾二當升五，正位者也。○虞氏曰：洗酒則凶，中正則吉也。上六入于穴。

荀爽曰：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故詩云：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曰：入於穴。雲雨入地，則下三陽動而自至者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也。須時當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焉。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荀爽曰：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故終吉，无大失矣。

### 周易集解卷第三

序卦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也。

鄭元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

三三 坎下 訟有孚。

干寶曰：訟，離之遊魂也。離為戈兵，此天氣將刑殺，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訟，不觀也。兆民未聽天命，不同之意。○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於初，故曰：訟有孚矣。

空惕中吉。

虞翻曰：遷三之二也。孚，謂二室，塞止也。惕，懼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貞。遷將成否，則子弑父，臣弑君，三來之二，得中，獄不得行，故中吉也。

終凶。

虞翻曰：二失位，終止不變，則入于淵，故終凶也。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侯果曰：大人，謂五也。斷決必中，故利見也。訟是陰事，以險涉險，故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虞氏曰：險而健者，恆好爭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王肅曰：以訟成功者，終必凶也。○王弼曰：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涉難特甚焉。唯有信而見棄，懼者，乃可以得吉也。猶復不可以終，中乃吉也。不閉其源，使訟不至，訟每不枉，而訟至終訟，此亦凶矣。故雖復有信而見棄，懼猶不可以為終。故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也。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棄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其任矣。案天為

訟，善聽之主者，其在五焉？何以明之？案爻辭九五：訟，元吉。王氏注云：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即象云：利見大人，尚中正，是其義也。九二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所望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二居訟之時，自救不暇，訟既不克，懷懼逃歸，僅得免其終凶禍，豈能為善聽之主哉？年代既流，師資道喪，恐傳寫字誤，以五為二，後賢當審詳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荀爽曰：二與四訟，利見於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訟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荀爽曰：陽來居二，坎在下，為淵。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

君子以作事謀始。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為作事。坎為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干寶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觀兵孟津，蓋以下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水長也。坤為事，初失位，而為訟始，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謂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故小有言，初變得正，故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虞氏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繫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

虞翻曰：謂與四訟，坎為隱伏，故逋。乾位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也。其邑人三百，無所望。

象曰：訟，元吉。訟，元吉。訟，元吉。

虞翻曰：訟，元吉也。坎為訟，謂二變應五，乾為百，坤為戶，三爻故三百戶。坎化為坤，故无皆。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

荀爽曰。三不克訟。故逋而歸。坤稱邑。二者。邑中之陽人。逋。逃也。謂逃失邑中之陽人。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爽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如拾撮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戶無咎。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虞翻曰。乾為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得位二。故終吉也。

或從王事。无成。

虞翻曰。乾為王。二變否時。坤為事。故或從王事。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侯果曰。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者也。處兩剛之間。而曰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為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吉。不失也。

侯果曰。初既辨明。四訟安也。訟既不克。當反就前理。變其訟命。則安靜貞吉而不失初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爭之俗。元吉也。○王弼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則无所溺。公則无所偏。故訟元吉。

上九。或錫鞶帶。

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為腰帶。故鞶帶。終朝三褫之。作觀。

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為終。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為手。故終朝三褫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侯果曰。褫。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

○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辭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若道明三者。陽成功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得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褫之。為三褫。

各一褫之。為三褫。

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為終。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為手。故終朝三褫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侯果曰。褫。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

○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辭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若道明三者。陽成功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得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褫之。為三褫。

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為腰帶。故鞶帶。終朝三褫之。作觀。

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為終。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為手。故終朝三褫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侯果曰。褫。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

○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辭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若道明三者。陽成功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得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褫之。為三褫。

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為腰帶。故鞶帶。終朝三褫之。作觀。

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為終。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為手。故終朝三褫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侯果曰。褫。解也。乾為衣。為言。故以訟受服。

○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辭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若道明三者。陽成功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得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褫之。為三褫。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虞翻曰。服。謂鞶帶。終朝見。乾象毀壞。故不足敬。○九家易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相訟。而得其服。故不足敬也。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崔憬曰。因爭必起。衆相攻。故受之以師也。

三三。師。上。師。貞。丈人。吉。无咎。

何妥曰。師者。軍旅之名。故周禮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也。○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也。為師之正。丈人乃吉。與役動衆。无功則罪。故吉乃无咎。○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崔憬曰。子夏傳作丈人。故丈人之師也。案此象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丈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應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遠於經旨。輒改正作丈人。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虞翻曰。坤為衆。謂二失位。變之五。為比。故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荀爽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蜀才曰。此本剝卦。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干寶曰。坎為險。坤為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於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剝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以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以治民。明不獲已。而用之。故於象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

吉又何咎矣。

崔憬曰。剛能進。中能正。衆既順且應。行險賊暴。亭毒天下。人皆歸往。而以爲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

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過於水。

君子以容民畜衆。

虞翻曰。君子。謂二。容。寬也。坤為民衆。又畜養也。陽在二。寬以居之。五變執言時。有頤養象。故以容民畜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翻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案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位既匪正，雖命不從，以斯行師，失律者也。凡首率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威亦凶。故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无咎，承天寵也。

九家易曰：雖當為王，尚在師中，為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二非其位，蓋謂武王受命而未即位也。受命為王，定天下以師，故曰：在師中，吉。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荀爽曰：王謂二也。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錫命。舉陰歸之，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案：二互體震，震木數三，王三錫命之象。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義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虞氏曰：坤為尸，坎為車，多管，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虞氏曰：失位乘剛，内外无應，以此帥師，必大敗，故有輿尸之凶，功業大喪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荀爽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合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師順用柔，與險无應，進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禽為言，五失位，變之正，良為執，故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股射而被武王擒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為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

長子帥師。

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為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

弟子輿尸，貞凶。

虞翻曰：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

上六，大君有命。

虞翻曰：同人，乾為大君，巽為有命。○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為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為郊也，故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為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於宗廟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齊泰誓曰：予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

開國承家。

虞翻曰：承受也。坤為國，二稱家，謂變乾為坤，欲令二上居五，為比，故開國承家。○荀爽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既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也。○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為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賞祿。

小人勿用。

虞翻曰：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弑君，故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虞翻曰：謂五多功，五動正位，故正功也。○干寶曰：湯武之事，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虞翻曰：坤反君道，故亂邦也。○干寶曰：楚靈、齊閔、弱兵之禍也。

序卦曰：乘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崔憬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衆則羣類必有所比矣。上比，相阿黨，下比，相和親也。相黨則相親，故言比者比也。

三三，上下比吉。

虞翻曰：師二上之五，得位，乘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與大有旁通。○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不事方來，後夫凶。

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原，下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善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下惟洛食，遂乃定鼎郊，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長於兆民，戰祿永於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故曰：不事方來。後服之夫，遠天失人，必災其身，故曰：後夫凶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崔憬曰：下比於上是下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蜀才曰：此本師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為比之主。故能原筮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虞翻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為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

後夫凶。

虞翻曰：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為後。艮為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其道窮也。

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故其道窮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

何宴曰：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虞翻曰：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為建。為諸侯。坤為萬國。為腹。坎為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初失位。變來得正。故无咎也。○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虞翻曰：坤器為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它吉。在內稱來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荀爽曰：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它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得位比賢。故貞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干寶曰：四為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實德之君。務言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

虞翻曰：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以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

虞翻曰：坎五稱王。三驅。謂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為鹿。為驚走。鹿之斯奔。則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吉。

虞翻曰：坤為邑師。震為人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誡告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謂離象明。正上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虞翻曰：謂二使師。二上居五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虞翻曰：首。始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无首。凶。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王弼曰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一爻者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虞翻曰需上變為巽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為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失位。五剛中正。二變應之。故志行乃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虞翻曰密。小也。兌為密。需坎升天為雲。墜地稱雨。上變為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虞翻曰豫坤為自我。兌為西。乾為郊。雨生於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荀爽曰。體兌位。秋故曰西郊也。時當收斂。臣不尊賞。故施未行。喻文王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

君子以懿文德。

虞翻曰。君子。謂乾。懿。美也。豫坤為文。乾為德。離為明。初至四體夫。為書契。乾離照坤。故懿文德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虞翻曰。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

九二牽復吉。

崔憬曰。四柔得位。羣剛所應。二以中和牽復自守。不失於行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虞翻曰。變應五。故不自失。與比二同義也。

九三輿說輻。

虞翻曰。豫坤為車。為輻。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輻。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為車。非也。

夫妻反目。

虞翻曰。豫震為夫。為反。巽為妻。離為目。今夫妻共在四。離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體離驚。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家易曰。四互體離。離為目也。離既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豫。坎為血。為惕。憂也。震為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爽曰。血以喻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惕。疾也。四當去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繫如當以其鄰。

虞翻曰。孚。五。謂二也。繫。引也。巽為繩。豫艮為手。二失位。五欲其變。故曰繫如。以及也。五貴。稱富。鄰。謂三。兌西震東。稱鄰。二變承二。故富以其鄰。象曰。不獨富。二變為既濟。與東西鄰同義。

象曰。有孚。繫如。不獨富也。

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繫如。如。謂連接其鄰。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

虞翻曰。既。已也。應在三。坎水容為雨。巽為處。謂二已變。三體坎雨。故既雨既處。坎雲復天。坎為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巽為婦。坎成巽壞。故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

虞翻曰。幾。近也。坎月離日。上已正。巽時成坎。與離相望。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上變陽消。之坎為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與歸妹中半月幾望義同也。

象曰。既雨既處。得積載也。

虞翻曰。巽消承坎。故得積載。坎習為積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翻曰。變坎為盜。故有所疑也。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崔憬曰。履禮也。物畜不通。則君子先懿文德。然後以禮導之。故言物畜然後有禮也。

三三。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利貞。

虞翻曰。謂變訟初為兌也。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為虎。艮為尾。乾為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兌悅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剛當位。故通。俗儒皆以兌為虎。乾履兌。非也。兌剛凶。非柔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虞翻曰。坤柔乾剛。謙坤籍乾。故柔履剛。○荀爽曰。謂三履二也。二五无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

說而應乎乾。

虞翻曰。說。兌也。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也。○九家易曰。動來為兌而應上。故曰說而應乎乾也。以喻一國。

之君應天子命以臨下。承上以異。據下以悅。其正應天。故虎爲之不啞人也。

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九家易曰。虎尾謂三也。三以說道履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啞人亨也。能說之道。順應於五。故雖踐虎。不見啞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於五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翻曰。剛中正。謂五。謙。震爲帝。五。帝位。坎爲疾病。乾爲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翻曰。君子謂乾。辨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虞翻曰。應在巽爲白。故素。履四失位。變往得正。故往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獨變。在外稱往。象曰。獨行願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荀爽曰。初九者。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虞翻曰。二失位。變成震。爲道。爲大途。故履道坦坦。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悅。幽人喜笑。故貞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翻曰。雖幽訟獄中。終得正。故不自亂。

六三。眇而視。跛而履。爲能。

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視上應也。訟。坎爲曳。變震時。爲足。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兌刑爲跛。兌折淺足。爲刑人見刑。斷足者。非爲跛也。

履虎尾。咥人凶。

虞翻曰。艮爲尾。在兌下。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既跛又眇。視步不能。爲虎所嚙。故咥人凶。象曰。位不當也。

武人爲于大君。

虞翻曰。乾象在上。爲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而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而履。不足以與行也。

侯果曰。六三。兌也。互有離巽。離爲目。巽爲股。體俱非正。雖能視。眇目者也。雖能履。跛足者也。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跛能履。不足以與行。是其義也。

人之凶。位不當也。案。六三爲履卦之主。體悅應乾。下柔上剛。尊卑合道。是以履虎尾。不啞人。通今於當爻。以陰處陽。履非其位。互體離兌。水火相刑。故獨唯三被咥凶矣。

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案。以陰居陽。武人者也。三互體離。離爲嚮明。爲于大君。南面之象。與乾上應。故曰。志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虞翻曰。體與下絕。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侯果曰。愬愬。恐懼也。履乎兌。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懼。以其恐懼。故終吉也。執乎樞密。故志行也。

九五。夫履貞厲。

虞翻曰。謂三上已變。體夫象。故夫履。四變五。在坎中也。爲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于寶曰。夫。決也。居中履正。爲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於前。恐決失正。恆懼危厲。故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虞翻曰。應在三。三先視上。故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祥矣。考。詳。善也。乾爲積善。故考祥。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虞氏曰。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

何妥曰。此明天道也。陰陽之名。就爻爲語。健順之稱。指卦爲言。順而陰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陽在內。故曰大來。

內君子而外小人。崔愷曰。此明人事也。陽爲君子。在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在外。順以聽命。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九家易曰。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虞翻曰。相。贊。左右。助之。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謂以陰輔陽。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鄭元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救蓋藏。皆可

以成物助民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王弼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

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遠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彙爲征。得位應四。征吉。志在外。外。謂四也。

九二包荒。霍元曰。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用闕河不遐遺。

荀爽曰。河出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遠。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荀爽曰。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馮。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爲大川。爲河。震爲足。故用馮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同也。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

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

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

周易集解卷第四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崔愷曰。以禮導之。必通。通然後安。所謂君子以耕上下。定民志。通而安也。三三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

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謂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也。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河。乾為遠。故不遐。兌為朋。坤虛無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艮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艮。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艮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險。坎為孚。故有孚。體噴。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

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六四。翻。不富以其鄰。

虞翻曰。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翻。坤虛无陽。故不富。兌西震東。故稱其鄰。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

不戒以孚。

虞翻曰。謂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誠。同義也。

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

宋衷曰。四互體震。翻。之象也。陰虛陽實。坤今居上。故言失實也。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為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虞翻曰。震為帝。坤為乙。帝乙。紉父。歸妹也。震為兄。兌妹。故嫁妹。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為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九家易曰。五下於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

虞翻曰。否。艮為城。故稱城。坤為積土。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為土。艮城不見。而體復象。故城復于隍也。

虞翻曰。否。艮為城。故稱城。坤為積土。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為土。艮城不見。而體復象。故城復于隍也。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虞翻曰。謂二動時。體師。陰背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坤為自邑。震為言。兌為口。否。巽為命。今逆隨陽。故自邑告命。命逆不順。陰道先迷。失實遠應。故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九家易曰。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自邑者。謂從坤性而降也。告命者。謂下為巽。宣布君之命也。三陰自相告語。俱下服順。承乾也。城復于隍。國政崩也。坤為亂。否。巽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亂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崔憬曰。物極則反。故不終通而否矣。所謂城復于隍者也。

三三。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虞翻曰。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曰匪人。陰來滅陽。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陰信陽剛。故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與比三同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崔憬曰。否。不通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也。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否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何妥曰。此明人事否也。泰中言志同。否中云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離散。而亂邦國。○崔憬曰。君臣乖阻。取亂之道。故言无邦。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崔憬曰。陰柔。謂坤。陽剛。謂乾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崔憬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

宋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為營。乾為祿。謂坤為祿。故以儉德辟難。巽為入。伏。乾為遠。艮為山。體巽象。謂辟難。遠遁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孔穎達曰。言君子於此否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若據諸侯公卿而言。是辟時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據王者言。



之謂節儉為德。辟陰陽厄運之難。不可自重榮貴而驕逸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荀爽曰。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者類也。合體同包。謂坤三爻同類相連。欲在下也。貞者正也。謂正居其所則吉也。

象曰。拔茅茹。志在君也。

九家易曰。陰志在下。欲承君也。案初六。巽爻。巽為草木。陽爻為木。陰爻為草。初六陰爻。草茅之象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為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謂一爻獨居。問象相承。得繫於陽。故吉也。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虞翻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荀爽曰。卦性為否。其義否隔。今以不正。與陽相承。為四所包。遂義失正。而可羞者。以位不當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家易曰。巽為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陰。故无咎。无命而據。則有咎也。疇者類也。謂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命。謂下三陰離。受五四之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爽曰。謂志行於羣陰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

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居正。以否絕之。乾坤異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其亡其亡。

荀爽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謂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亡。

繫于包桑。

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陸績曰。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與幾同。幾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時。下包六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莫過於桑。故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言五二包繫。根深蒂固。若山之堅。如地之厚者也。雖遭危亂。物莫能害矣。○鄭元曰。紉紉因文王於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於繫繫於包桑之謂。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崔憬曰。得位居中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侯果曰。傾為覆也。否窮則傾矣。傾猶否也。故先否也。傾畢則通。故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虞翻曰。否終必傾。豈不可久。故先否。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民說无疆。故後喜。以陰剝陽。故不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崔憬曰。否終則傾。故同於人。通而利涉矣。

三三。乾下。同人于野。亨。

鄭元曰。乾為天。離為火。卦體有巽。巽為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為人和同者。君之所為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通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崔憬曰。以離文明。而合乾健。九五中正。同人於二。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貞。

象曰。同人。

九家易曰。謂乾會於離。同而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易才曰。此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義同於人。故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野。師。為為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師。震為夫。巽為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侯果曰。九二升上。上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

文則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何妥曰。離為文明。乾為剛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應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貞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為通。為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謂五以類族辨物。聖人作而萬物觀。○崔憬曰。君子。謂九二。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則不當矣。故爻辭不言同人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

荀爽曰。乾舍於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虞翻曰：君子謂乾師、坤為類、乾為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類、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家、見以類族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虞翻曰：乾為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崔愷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於人、出門之象、又誰咎矣。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為大塗、又為入門、出門之象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布爽曰：宗者、衆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為同、故曰同人于宗也。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為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於人、則為主之德、吝矣。所同雖吝、亦妻臣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

虞翻曰：震為伏、震為草、莽、離為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為高、師、震為陵、以罪、股升其高陵、爻在三、乾為歲、與、起也、動不失位、故三歲不與也。

崔愷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為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故三歲不與、安可行也。案：三五離巽、巽為草木、離為戈兵、伏戎于莽之象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无咎。

虞翻曰：巽為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墉、變而承五、體訟、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弼曰：處上攻下、方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與三爭二、二自應五、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遠義傷禮、衆所不與、勢雖乘墉、義終弗克、而得吉者、以困而反正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虞翻曰：應在二、巽為號咷、乾為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震為後笑也。乾為大、同人反師、故大師。二至五體姤遇也、故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於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也。時

須同好、寇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九家易曰：乾為言、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虞翻曰：乾為郊、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皆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果曰：獨處于外、同人于郊也。不與內爭、无悔者也。同人之時、唯同于郊、志未得也。

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愷曰：以欲從人、物必歸己、所以成大有。

三三離上大有元亨。  
虞翻曰：與比旁通、柔得符位、大中、應天而時行、故元亨也。○姚規曰：互體有兌、兌為澤、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鄭元曰：六五體離、處乾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為政、處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羣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是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王弼曰：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時行於天也。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初動成震為春、至二、兌為秋、至三、離為夏、坎為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荀爽曰：離夏火、王在天、萬物並生、故曰大有也。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虞翻曰：遏、絕、揚、舉也。乾為揚善、坤為遏惡、為順、以乾滅坤、體夫、揚于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為天休、二變時、巽為命、故順天休命。

初九无郊、吝、无咎。  
虞翻曰：謂四、離火為惡人、故无交害、初動、震為交、比、坤為害、匪、非也、艱難、謂陽動比初成屯、屯、難也、變得位、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虞翻曰：害、謂四。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虞翻曰：比、坤為大車、乾來積上、故大車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變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虞氏曰：乾為大車，故曰大車以載。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於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於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虞翻曰：小人謂四也。

九四：匪其躬，无咎。

虞翻曰：匪非也。其位屈，足屈，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屈。變而得正，故无咎。屈，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象曰：匪其躬，无咎，明辨折也。

虞翻曰：折之離，故明辨折也。四在乾則屈，在坤為鼠，在震噬肺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為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在兌蹇孤孚厲，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厚於物，物懷其德，以信應者，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為卦之主，有感，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感，威如之吉也。

上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謂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為自，乾為天，兌為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為順，乾為信，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王弼曰：餘爻皆乘剛，已獨乘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者也。居豐富之代，物不異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故繫辭具焉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右也。

九家易曰：上九悅五，以柔處尊，而自謙損，尚賢舉已，上下應之，為乾所右，故吉且利也。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崔憬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天之道也。

三三：坤上謙亨。

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君子有終。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元曰：艮為山，坤為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尚能

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而為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象曰：謙亨。

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謙者，兌世，艮與兌合，故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

荀爽曰：乾來之坤，故一濟，陰去為離，陽來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

地道卑而上行。

侯果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虞翻曰：謂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貴處賤位，故益謙。○崔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虞翻曰：謙二以坤變乾，盈，坎動而潤下，水流澤，故流謙也。○崔憬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為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虞翻曰：鬼，謂四，神，謂三，坤為鬼，乾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崔憬曰：朱門之家，鬼闖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義矣。

人道惡盈而好謙。

虞翻曰：乾為好，為人，坤為惡也，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崔憬曰：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謙而光，卑而不可踰。

虞翻曰：天道遠，故尊光，三位賤，故卑，坎水就下，險弱難勝，故不可踰。

君子之終也。

孔穎達曰：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踰越，是君子之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而又獲謙之福，故曰君子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

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為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為謙象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虞翻曰：君子，謂三。裒，取也。艮為多，坤為寡，乾為物，為施，坎為平，謙乾益，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候果曰：真聚也。象云：天道益謙，則謙之大者。天益之以大福，謙之小者。天益之以小福，故君子則之。以大益施大德，以小益施小德，是稱物平施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荀爽曰：初居在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謙也。二陰一陽，相與成體，故曰君子也。九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九家易曰：承陽卑謙，以陽自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

姚信曰：三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崔愷曰：言中正心與謙相得。○虞翻曰：中正，謂二，坎為心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荀爽曰：體坎為勞，終下二陰，君子有終，故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爽曰：陽當居五，自卑下乘，降居下體，君有下國之意也。乘陰皆欲揭陽上居五位，羣陰順陽，故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為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上居五，故曰撝謙。撝，結果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九家易曰：陰撝上陽，不遠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

荀爽曰：鄰，謂四與上也。自四以上乘陽，乘陽失實，故皆不富。五居中有體，故總言之。

利用侵伐，无不利。

荀爽曰：謂陽利侵伐來上，无敢不利之者。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荀爽曰：不服，謂五也。案：六五離爻，離為戈兵，侵伐之象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虞翻曰：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為行，坤為邑國，利五之正，已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家易曰：陰陽相應，故鳴謙也。謙應不承，故志未得。謂下九三可行師來上，坤為邑國也。三應上，上呼

三征，來居五位，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案：上六兌爻，兌為口舌，鳴謙之象也。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鄭元曰：言國既大而能謙，則於政事恬逸，雷出地奮，逸行出而喜樂之意。

三三：實上豫，利建侯行師。

鄭元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逸悅樂之貌也。震又為雷，諸侯之象，坤又為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矣。○虞翻曰：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坤為邦國，震為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

侯果曰：四為卦主，五陰應之，剛志大行，故曰剛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

崔愷曰：坤下震上，順以動也。

虞翻曰：動故天地如之。

虞翻曰：小畜乾為天，坤為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而況建侯行師，言其皆應而逸豫也。

而況建侯行師乎。

九家易曰：震為建侯，坤為行師，建侯所以興利，行師所以除害，利興害除，民所逸樂也。天地有生殺，萬物有始終，王者憂喜，亦有迭更，猶武王承亂而應天地，建侯行師，奉詞除害，民得逸悅，君得安樂也。

天地以順動。

虞翻曰：豫變通小畜，坤為地，動初三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也。

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虞翻曰：過，謂失度忒，差迭也。謂變初至巽，離為日，坎為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為春，至西兌為秋，至五坎為冬，離為夏，四時為正，故四時不忒。通變之謂事，蓋此之類。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虞翻曰：清，猶明也。動初至四兌，為刑，至坎，為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為民，乾為清，以坤乘坤，故民服。

案：雷出震，聖人也。坎為法律，刑罰也。坤為衆，順而民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順動天地，使日月四時皆不過差，刑罰清而民服，故義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

崔愷曰：震在坤上，故言雷出地，雷陽氣，亦謂龍也。夏至後，陽氣極而一陰爻生，陰陽相擊，而成雷聲。雷擊之疾，有龍奮迅豫躍之象，故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鄭元曰：齊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樂充也，故震也。震進也，上帝天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慶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初六鳴豫凶。

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鳴豫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翻曰：體剛度貞，故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

虞翻曰：介，讎也。與四為艮，艮為石，故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

虞翻曰：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離，離為日，得位，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柔順正，一明豫動之可否，辨趨舍之權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應時則改，不待終日，故曰豫之正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王弼曰：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離盱而豫，悔亦至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進退離悔，位不當也。○

向秀曰：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敵。虞翻曰：豫，作豫。京

侯果曰：為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豫。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

籌筭之罔括也。○虞翻曰：山，自從也。據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也。坎為疑，故勿疑。小畜兌

為朋盍會也。坤為盍，聚會也。坎為聚，聚陰也。故別盍敵，敵，荀讀作摯，作宗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崔憬曰：以一陽而衆陰從已，合籌交敵，故其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虞翻曰：恆，常也。坎為疾，應在坤，坤為死，震為反生，位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恆不死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侯果曰：六五居尊而乘於四，四以剛動，非已所乘，乘剛為政，終亦病，若恆不死者，以其中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坤為冥，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荀爽曰：陰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猶豫悅，故不可長。

### 周易集解卷第五

序卦曰：豫必有隨也。故受之以隨。

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

三三兌上隨，元亨利貞无咎。

虞翻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无咎。○鄭元曰：震，動也。兌，悅也。內動之以德，外悅

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

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微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虞翻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

大亨貞无咎。

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

而天下隨時。

虞翻曰：乾為天，坤為下，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內動而外悅是動而悅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張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不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息而休息也○侯果曰坤為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兌為休息入宴者也欲行民者晦德息物動悅黎庶則萬方歸隨也

初九有渝吉出門有功

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得正為震震為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鄭元曰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實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虞翻曰應在巽巽為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為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太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體體成象夫死太過故每有欲嫁之義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虞翻曰已係於五不兼與四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良為居為求謂求之正得位遠應利上承四故利居貞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王弼曰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也四俱无應亦欲於已隨之則得其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虞翻曰謂獲三也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象曰其義凶矣孚謂五初震為道三已之正四變應初得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虞翻曰死在大過故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也三四之正離為明故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虞翻曰坎為孚陽稱嘉位五正故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陽得其正以此為例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虞翻曰應在艮艮手為拘巽為繩兩係稱維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在隨之上而無所隨故維之象曰上窮是其義也

王用亨于西山

虞翻曰否乾為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為西艮為山故王用亨于西山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虞翻曰乘剛无應故上窮也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於聖人子修聖道行父之事以隨天下无為而治也

三三 艮上蠱元亨

虞翻曰泰初之上而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 案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為无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謂二失位動而之坎也故利涉大川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馬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中巽在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遍習行而不犯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虞翻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蠱也

震元亨而天下治也。

荀爽曰：震者，巽也。巽歸合震，故元亨也。巽者，事也。備物致用，故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陽往據陰，陰來承陽，故有事也。此卦本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陽往求五陰來求二，未得正位，或事不息，故有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虞翻曰：謂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成離，離為日，謂乾三爻在初，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為始，坤為終，故終則有始，乾為天震，為行，故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巽。

何妥曰：山者高而靜，風者宜而疾，有似君處上而安靜，臣在下而行令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為民，初上據坤，故振民。乾稱德，體大畜，須養，故以育德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為父，坤為事，故幹父之蠱。初上易位，艮為子，父死太過，稱考，故有子考。變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案：位陽令首，父之事也。爻陰柔順，子之實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弼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虞翻曰：應在五泰，坤為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變而得正，故貞而得中道也。案：位陰居內，母之象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王弼曰：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矣。案：爻位俱陽，父之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四陰體太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為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其義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虞翻曰：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華之道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虞翻曰：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川譽。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矣。

上九，不事王侯。

虞翻曰：泰乾為王，坤為事，應在於三，震為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侯。

高尙其事。

虞翻曰：謂五已變，巽為高，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尙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長為止，故不事王侯。據上臨下，重陰累實，故志可則。

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崔愷曰：有蠱元亨，則可大之業成，故曰有事然後可大也。

三三 坤上臨元亨利貞。

虞翻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

虞翻曰：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為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為八月，兌於周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鄭元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太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功於乾。

盛之稱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為无道，故於是卦為殷家著喪與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

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

象曰：臨剛浸而長。

虞翻曰：剛，謂二也。兌為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虞翻曰：說，兌順，坤也。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為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

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隨之象也。

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象曰：澤上有地，臨。

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隨之象也。

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虞翻曰：君子，謂二也。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無窮，容寬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無疆矣。

初九，咸臨，貞吉。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荀爽曰：陽始咸升，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虞翻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荀爽曰：陽咸至二，當升居五，陰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虞翻曰：兌爲口，坤爲土，土爻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憂之。動而成泰，故咎不可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虞翻曰：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荀爽曰：四與二同功，欲升二至五，已得承順之，故曰至臨也。陽雖未乘，處位居正，故得无咎，是當位實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荀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曰知臨。大君之宜也。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荀爽曰：上應於三，欲因三升二，過應於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也。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也，故受之以觀。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故受之以觀也。

三三，觀，有孚，顒若。鄭元曰：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王弼曰：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豐也。至薦簡

略，不足復觀，故觀而不可見也。○馬融曰：豐者，進得濟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豐，降神，故孔子稱自既滂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案：鬼神皆益禍淫福善，若人君信德，至誠感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觀而不可見，其誠信者也。斯即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其義也。

象曰：大觀在上。蜀才曰：此本乾卦。案：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虞翻曰：謂陽息臨二，直方大，隨者，大也。在觀上，故稱大觀，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化，實於王庭。

觀而不可見，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虞翻曰：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豐，沃豐，薦，養牲也。孚，信，謂五，顒，敬，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豐之象也。故觀而不可見，孔子曰：禘自既滂，吾不欲觀之矣。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顯顯

印印，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虞翻曰：忒，差也。神道，謂五陽，震兌爲春秋，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虞翻曰：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以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九家易曰：先王，謂五，應天順民，受命之王也。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枯槁朽腐，獨不從風，謂應外之爻，天地氣絕，陰陽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言先王德化，光被四

表，有不齊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利加之，以齊德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虞翻曰：艮爲童，艮爲童，小人，陽，君子，初位賤，以小人承君子，故无咎。陽伏陰下，故君子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无咎。王弼曰：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者。君子爲之，鄙吝之道。

六二，闚觀，利女貞。虞翻曰：臨，兌爲女，竊觀稱闚，兌女反成巽，巽四五得正，故利女貞。艮爲宮室，坤爲閭戶，小人而應五，故



闕觀女貞利。不淫視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處大觀之時，而為闕觀，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案

六二離爻，離為目，又為中，女外互體艮，艮為門，闕女目近門，闕觀之象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虞翻曰：坤為我，臨震為生，謂坤生民也。巽為進退，故觀我生進退。臨震進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

失道。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荀爽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進，觀於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虞翻曰：坤為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賓地，坤為用為

臣，四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崔憬曰：得位比尊，承於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生謂生民，震生象。反坤為死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為君子，在臨二，失位之

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為衆觀之主，當宣文化，光于四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百姓有過，在子

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欲察己道，當觀民也。○虞翻曰：坤為民，謂三也。坤體成，故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之三得正，故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王弼曰：觀其生，為人所觀也。最處上，極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其志未為平易，不可不慎。故

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虞翻曰：坎為志，為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矣。

序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崔憬曰：言可觀政於人，則有所合於刑矣。故曰：可觀而有所合。

三三：噬嗑，亨，利用獄。

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為獄，艮為手，離為明，四以不正，而係於獄，上當之三，

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為用也。案：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也。四互坎體，坎為法律，又為

刑獄。四在頤中，醫而後亨，故利用獄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肺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噬嗑而亨。

崔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醫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間，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言

刑獄。四在頤中，醫而後亨，故利用獄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肺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噬嗑而亨。

崔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醫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間，有亂羣者，當用刑去之，故言

利用獄。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分則雷動於下，電照於上，合

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章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雖則失位，文明以中，斷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

宋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

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合而噬嗑備。

先王以明罰勅法。

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勅法，以示萬物，欲萬

方一心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虞翻曰：履，踐也。趾，足也。震為足，坎為校，震沒坎下，故履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于賈曰：趾，足也。履校

滅趾也。初居剛躁之家，體貪狼之性，以震掩巽，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履校之刑，故曰履校滅

趾，得位於初，履校滅趾，不行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虞翻曰：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亡其亡，故五變滅初，否坤殺不行也。○于賈曰：不敢遂行強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或曰：噬，食也。鼻，為所，為鼻沒水坎中，隱藏不見，故噬膚滅鼻。乘剛，又得正多譽，故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體艮，艮為鼻，又為黔喙，噬膚滅鼻之象也。乘剛，噬必深，噬過其分，故

滅鼻也。刑刻雖峻，得所疾也。雖則滅鼻，而无咎矣。

六三：噬臍，遇毒，小吝，无咎。

虞翻曰：三在膺裏，故稱肉離日煇之為背，坎為毒，故噬背肉遇毒。毒，謂失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

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荀爽曰：昔肉謂四也。三以不正，噬取異家，法當遇罪，故曰遇毒。為長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則免於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肺。離為乾肉，又為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肺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肺雖復艱難，終得中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為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承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貞厲而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荀爽曰：謂陰來正居是而厲陽也。以陰厲陽，正居其處，而无咎者，以從下明上，不失其中，所言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荀爽曰：為五所何，故曰何校。據五應三，欲盡滅坎，上體坎為耳，故曰滅耳。凶，以不正，僥欲无已，奪取異家，累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鄭元曰：離為楛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九家易曰：當據離坎，以為聰明。坎既不正，今欲滅之，故曰聽不明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崔憬曰：言物不可苟合於刑，當須以文飾之，故受之以賁。

三三 賁上 賁亨

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

小利有攸往。

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鄭元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天文也。

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巽為高，五天位，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虞翻曰：人，謂三，乾為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為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虞翻曰：日月星辰，為天文也。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臍側臍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

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為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于寶曰：四時之變，繫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

王廣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巒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爛見文章，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為明，坤為庶政，故明庶政。坎為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

初九：賁其趾。

虞翻曰：應在震，震為足，故賁其趾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為舍，坎為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乘於二，比，故曰舍車。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於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屣屣之事也。自飾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王肅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也。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王弼曰、有應在初、三為寇難、二志相成、不獲交通、欲靜則失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鮮絮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果其志、匪緣寇隔、乃為婚媾、則終无尤也。○陸績曰、震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案、皤亦白、素之貌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案、坎為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崔愷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虞翻曰、艮為山、五半山、故稱邱。木果曰園、故賁于邱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罪、罪為帛、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良斷罪、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邱陵、以為園、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動賁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虞翻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案、六五離爻、離為中女、午為蠶絲、束帛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

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干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虞翻曰、上之五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為志也。

序卦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崔愷曰、以文致飾、則上下情通、故曰致飾然後通也、文者致理、極而无救、則盡矣、盡猶剝也。

三三、剝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陰消乾也、與夫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剝剝也。

盧氏曰、此本乾卦、乘陰剝陽、故名為剝也。

柔變剛也。

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鄭元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

虞翻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虞翻曰、乾為君子、乾息為盈、坤消為虛、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則出入無疾、反復其道、易虧巽消、艮出震息、盈乾虛坤、故於是見之耳。

象曰、山附於地、剝。

陸績曰、艮為山、坤為地、山附於地、謂高附於卑、貴附於賤、君不能制臣也。

上以厚下安宅。

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屬地時也、君當厚錫於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得安其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虞翻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為牀、復震在下、為足、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物、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虞翻曰、指間稱辨、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剝、故蔑貞凶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元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愷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足之間、是牀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爽曰、乘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象曰、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虞翻曰、辨上稱膚、艮為膚、以陰變陽、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凶矣。○王肅曰、在下而

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為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及其膚。剝于大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虞翻曰：剝，消觀五，巽為魚，為繩。艮手持繩貫魚也。艮為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為宮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動得正，成規，故无不利也。○何妥曰：夫剝之為卦，下比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魚為陰物，以喻衆陰也。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漚亂。此則貴賤有章，寵御有序。六

五既為衆陰之主，能有貫魚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崔憬曰：魚與宮人皆陰類，以小人焉。魚大小一貫，若后夫人嬪婦御女，小大雖殊，寵御則一，故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德車，小人剝廬。

虞翻曰：艮為碩果，謂三已復位，有頤象。頤中无物，故不食也。夫乾為君子，為德，坤為車，為民，乾在坤，故以德為車。小人謂坤，艮為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

象曰：君子德車，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侯果曰：艮為果，為應坤為輿，處剝之上，有剛直之德，羣小人不能傷害也。故果至碩大，不被剝食矣。君子居此，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則庶方无控，被剝其廬舍，故曰剝廬終不可用矣。

### 周易集解卷第六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也。

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為道，不可終盡，而受之於復也。

三三 坤上復亨

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舉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翻曰：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為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兌為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生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者也。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為六日，復來成履，一陽爻生，為七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天道玄遠，理絕希慕，先儒已論，雖各指於日月，後學尋討，猶未測其端倪，今果約文略陳梗概，以候來愬，如積薪者也。

利有攸往。

虞翻曰：陽息隨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矣。

象曰：復亨。

虞翻曰：陽息坤，與垢旁通，剛反交初，故亨。

剛反動而以順行。

虞翻曰：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侯果曰：陽上出，君子道長也。陰下入，小人道消也。動而以行，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虞翻曰：謂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復，陽為道，故復其道。剛為晝日，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商詩曰：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為日明矣。

利有攸往，剛長也。

荀爽曰：利往居五，綱道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虞翻曰：坤為復，謂三復位時，雖為見，坎為心，陽息隨成泰，乾天地，故見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虞翻曰：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為閉關，巽為商旅，為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為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崔憬曰：從坤反震而變此爻，不遠復也。復而有應，故獲元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侯果曰：祗，大也。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遠復，故无大咎。以此脩身，顏子之分矣。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弼曰：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虞翻曰：頻，屢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侯果曰：處震之極，以陰居陽，懼其將危，頻蹙而復，履危反道，義亦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虞翻曰：中，謂初。震為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耳。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侯果曰：坤為厚載，故曰敦復。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動不失中，故曰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

虞翻曰：坤冥為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為災眚，故有災眚也。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虞翻曰：三復位時，而體師象，故用行師。陰逆不順，坤為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姤乾為君，滅藏於坤，坤為異邦，故國君凶矣。○荀爽曰：坤為衆，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

至于十年不克征。

虞翻曰：坤為至，為十年。陰逆坎陽，故不克征。謂五變設險，故帥師敗喪，君而无征也。○何妥曰：理國之道，須進善納諫，迷而不復，安可牧民，以此行師，必敗績矣。敗乃思復，失道已遠，雖復十年，乃征，无所克矣。

案坤為先迷，故曰迷復。坤又為師象，故曰行師。坤數十年之象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姤乾為君，坤陰滅之，以國君凶，故曰反君道也。

序卦曰：復則不安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為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何妥曰：乾上震下，天感下行，物皆繫齊，不敢虛妄也。

元亨利貞。

虞翻曰：應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應來也。剛來交初，體乾，故元亨。三四失位，故利貞也。其匪正有咎，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非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咎。變而逆乘，天命不右，故不利有攸往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獨才曰：此本遁卦案，剛自上升為主於初，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恆命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大亨以正，變四承五，乾為天，巽為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

虞翻曰：謂四已變，上動體屯，坎為泣血，澁如，故何之矣。

天命不右，行矣哉。

虞翻曰：天，五也。巽為命，右，助也。四已變，成坤，天道助順，上動，逆乘巽命，故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不右，行非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虞翻曰：與，謂擊安，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為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矣。有九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疑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虞翻曰：先王，謂乾，乾為茂，艮為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死，遠此甚矣。○侯果曰：雷震天下，物不敢妄，威震驚洽，无物不與，故先王以茂養萬物，乃對時而育矣。時泰，則威之以无妄，時否，則利之以嘉遯，是對時而化育也。

初九，无妄，往吉。

虞翻曰：謂應四也。四失位，故命變之正，四變得位，承五應初，故往吉，在外稱往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夫妻體正，故往得志矣。

六二，不耕種，不菑，則利有攸往。

虞翻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耨，震為禾稼，艮為手，禾在手中，故稱種。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三歲曰畚，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畚也。得位應五，利四變之益，則坤體成，有耨耨之利，故利有攸往，往應五也。

象曰：不耕種，未菑也。

虞翻曰：四動坤虛，故未菑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虞翻曰：上動體坎，故稱災也。四動之正，坤為牛，艮為鼻，為止，巽為桑，為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為行人，坤為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於四，故邑人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應初，震坤為死喪，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虞翻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吝之也。

虞翻曰：動陰承陽，故固吝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虞翻曰：謂四以之正，上動體坎，坎為疾，故曰无妄之疾也。巽為木，艮為石，故稱藥。坎為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遂，故不嘗，此之謂也。

象曰：无妄之疾，不可試也。

侯果曰：位正居尊，為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三四妄處，五乃憂疾，非乖攝，則藥不可試。若下肯不妄，則不治自愈，故曰勿藥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虞翻曰：動而成坎，故行有眚，乘剛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右，行矣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崔愷曰：居无妄之中，有妄者也。妄而應三，上下非正，窮而反妄，故為災也。

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崔愷曰：有誠實則可以中心藏之，故言有无妄然後可畜也。

三三，大畜，利貞。

虞翻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與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貞。此萃五之復二，或臨臨者，大也。至上，有頤養之象，故名大畜也。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虞翻曰：二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人，家人體噬嗑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虞翻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為日，故輝光日新也。

其德剛上而尚賢。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為主於外，剛陽居上，尚賢也。

能健止，大正也。

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虞翻曰：二五易位，成家人。今體頤養象，故不家食吉養賢也。案：乾為賢人也，艮為宮闕也，合賢人居於闕下，不家食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為言震為行，坎為識，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識前言往行，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矣。

初九有厲利己。

王弼曰：四乃畜己，未可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己。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虞翻曰：謂二變正四體坎，故稱災也。

九二輿說腹。

虞翻曰：輿，坤為車，為腹，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輿也。

象曰：輿說腹中无尤也。

虞氏曰：乾為輿，案輿車之鈎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上應於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說輿停留，待時而進，得正，故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吉，日閑輿衛。

虞翻曰：乾為良馬，震為驚走，故稱逐也。謂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離為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為閑，習坤為車輿，乾人在上，震為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也。

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謂上應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為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告，元吉。

虞翻曰：艮為童，五已之正，萃坤為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為手，為小木，繫為繩，繩縛小木，楅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謂五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侯果曰：坤為輿，故有牛矣。特，楅也。以木為之，橫施於角，止其觝之威也。初欲上進，而四特之，角既被特，則不能觸，四，是四童初之角也。四能特初，與无角同，所以元吉而有喜矣。童牛，无角之牛也。封人職曰：

設其楅衛，注云：楅設於角，衛設於鼻，止其觝觸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虞翻曰：二變時，坎為豕，劇豕稱豮，令不害物。三至上，體頤象，五變之剛，豮為白，豮為出，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動而得位，頤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五變得正，故有慶也。○崔憬曰：說文：豮，劇豕，今俗猶呼劇豕是也。然以豕木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於人也。以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而六五應止之易，故吉有慶矣。案：九二坎爻，坎為豕也，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虞翻曰：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為天，震為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為亨也。○王弼曰：處畜之極，畜極則亨，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道大行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矣。

序卦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崔憬曰：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可以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

三三，艮上頤，貞吉。

虞翻曰：得四之初，與大過旁通，養正則吉。謂三爻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反復不竟，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兌為口，故有口實也。

觀頤。

虞翻曰：離為目，故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

虞翻曰：或以大過兌為口，或以臨兌為口。坤為自，艮為求，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鄭元曰：頤中，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幹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宋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明，自求口實，必得體宜，是謂養正也。

觀頤，觀其所養也。

侯果曰：王者所養，養賢則吉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侯果曰：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則成頤也。是自求口實。觀其自養。案：口實。謂頤口中也。皆事可言。震也。實物可食。長其成也。

天地養萬物。

霍元曰：天。上地。初也。萬物。衆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虞翻曰：乾爲聖人。艮爲賢人。頤下養上。故聖人養賢。坤陰爲民。皆在震上。以貴下賤。大得民。故以及萬民。

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非頤不生。故大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

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

君子以慎言節飲食。

荀爽曰：雷爲號令。今在山中閉藏。故慎言語。雷動於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賊羣生。故節飲食以養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虞翻曰：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爲我。震爲動。謂四失離入坤。遠應多懼。故凶矣。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侯果曰：初。木五也。五。互體艮。艮爲山龜。自五降初。則爲頤矣。是舍爾靈龜之德。來觀朵頤之饋。貪祿致凶。故不足貴。案：朵頤。垂下動之貌也。

六二。頤。拂。經。于丘。頤。貞。凶。

王肅曰：養下曰頤。拂。違也。經。常也。丘。小山。謂六五也。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於五也。故曰。拂。經。于丘矣。拂。丘。雖阻。常理。養下。故謂養賢。上既無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侯果曰：正則失養之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虞翻曰：三失位。體剝。不正相應。弑父弑君。故貞凶。坤爲十年。動无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虞翻曰：弑父弑君。故大悖也。

六五。頤。頤。吉。虎。臨。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王弼曰：履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頤頤吉。下交近。則咎矣。故虎臨眈眈。威而不猛。故其欲逐逐。而尚敦實。怡此二者。乃得全其吉而无咎矣。觀其自養。則養正。察其所養。則養賢。隨之。貴斯爲盛矣。

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虞翻曰：晉四之初。謂三已變。故頤頤。與屯四乘坎馬同義。坤爲虎。離爲目。眈眈。下眈。猶逐逐。頤頤。坤爲吝。齊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得位應初。故无咎。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

六五。拂。頤。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虞翻曰：失位。故拂。頤。无應。頤上。故居貞吉。艮爲居也。涉上成坎。乘陽无應。故不可涉大川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王弼曰：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

上九。由頤。厲吉。

虞翻曰：由。自從也。體剝居上。衆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以坤艮自輔。故吉也。

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虞翻曰：失位。厲危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變陽得位。故大有慶也。

序卦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崔憬曰：養則可動。動則過厚。故受之以大過也。

三三。充上。大過。棟。棟。

虞翻曰：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棟。謂三。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故棟。棟也。

利有攸往。亨。

虞翻曰：謂二也。剛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稱往。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虞翻曰：陽稱大。謂二也。二失位。故大者過也。

棟。棟。木末弱也。

向秀曰：棟。棟則屋壞。主弱則國荒。所以棟。由於初上兩陰交也。初爲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所以棟。○王弼曰：初爲木。而上爲末也。○侯果曰：本君也。末臣也。君臣俱弱。棟。棟者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虞翻曰：剛過而中。謂二。說。兌也。故利有攸往。大壯震五之初。故亨。與巽同義。

大過之時大矣哉。

虞翻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



案兌澤也。巽木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遇澤太過。木則浸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

君子以獨立不懼。巽世无凶。

虞翻曰。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遠之。乾初同義。故巽世无凶也。

初六。枯用白茅。无咎。

虞翻曰。位在下。稱藉。巽白。為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侯果曰。以柔處下。履非其正。咎也。苟能潔誠。肅恭不忘。雖置於地。可以薦奉。况藉用白茅。重慎之至。何咎之有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虞翻曰。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巽為楊。乾為老。老楊故枯。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為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為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翻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虞翻曰。本末弱。故棟橈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為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虞翻曰。隆。上也。應在於初。已與五。意在於上。故棟隆。吉。失位動。入險而陷於井。故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虞翻曰。乾為動。直。違初近上。故不橈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虞翻曰。陽在五也。夫。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老婦。謂初巽為婦。乾為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為夫。兌為少。故稱士夫。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故无譽。體姤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舊說以初為女。上為老婦。誤矣。馬君亦然。荀公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為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為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為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為老婦。此何異俗說也。悲夫。學之難。而以初本為小。反以上末為老。後之達者。詳其義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虞翻曰。乾為久。枯而生華。故不可久也。婦體姤淫。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虞翻曰。大壯。震為足。兌為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頂。首也。乾為頂。頂沒兌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家易曰。君子以禮義為法。小人以畏懼為宜。至於大過之世。不復遵常。故君子犯難。小人犯刑。而家室有誅絕之罪。不可咎也。大過之世。君子遵道。不行禮義。謂當不義則爭之。若比于諫而死是也。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上化致然。亦不可咎。荀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其義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崔憬曰。大過不可以極。極則過涉滅頂。故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也。

三三。坎下。習坎。有孚。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于爻觀上之二。習。常也。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也。

維心亨。

虞翻曰。坎為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也。

行有尚。

虞翻曰。行。謂二。尚。謂五也。二體震。為行動。得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虞翻曰。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陸績曰。水性趨下。不被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

荀爽曰。謂陽來為險。而不失中。稱信也。○虞翻曰。信。謂二也。巽為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侯果曰。二五剛而居中。則心亨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

虞翻曰：謂五在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虞翻曰：坤為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稱丘，丘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虞翻曰：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為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震為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離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案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為山城，坎為水也，王公設險之象也。

險之時用大矣哉。王肅曰：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陸績曰：洊，再習也。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重，習相隨以為常，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虞翻曰：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為君子，坎為習為常，乾為德，震為行，巽為教令，坤為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干寶曰：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為災，則泛溢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加，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無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虞翻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為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荀爽曰：處中而比初三，未足為援，雖求小得，未出於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虞翻曰：坎在內稱來，在坎終，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為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故險且枕，入于坎窞，體師三輿，故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干寶曰：坎十一月卦也，又失其位，喻殷之執法者失中之象也。來之坎者，斥周人觀釐於殷也。枕，安也。險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濫罰，百姓无所措手足，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為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為簋，坎為木，震為足，坎

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為缶，禮有副樽，故貳用缶耳。內約自厲，終无咎。

虞翻曰：坎為納也，四陰小，故約。艮為厲，坤為戶，艮小光照戶，厲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厲，得位承五，故无咎。○崔愷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情其繫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二，用缶。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姜里內約，卒免於難，故曰自厲，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虞翻曰：乾剛坤柔，震為交，故曰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虞翻曰：盈，溢也。艮為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為平，祗，安也。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

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虞翻曰：徽，黑索也。寘，置也。罪為繩，艮為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稱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刺，刺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為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案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而三槐，司寇公卿議獄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案坎於木堅而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罪爻，巽為繩，直係用徽纆也。馬融云：徽，索也。劉表云：三股為繩，兩股為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矣。

序卦曰：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崔愷曰：物極則反，坎雖陷於地，必有所麗於天，而受之以離也。

三三：離上離，利貞，亨。虞翻曰：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應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

畜牝牛，吉。虞翻曰：畜，養也。坤為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為牝牛，失之矣。

象曰：離麗也。荀爽曰：陰麗於陽，相附麗也，亦為別離，以陰隔陽也。離者，火也，託於木，是其附麗也。煙燄飛升，炭灰降

滯，是其別離也。

一五三

日月麗乎天。

虞翻曰：乾五之坤成坎，為月；離為日，日月麗天也。

百穀草木麗乎地。

虞翻曰：震為百穀，巽為草木，坤為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虞翻曰：兩象故重明。正謂五陽，陽變之坤，來化乾，以成萬物。謂離日化成天下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

虞翻曰：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

是以畜牝牛吉也。

荀爽曰：牛者，土也。生土於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

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坎、日之象，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為明兩作也。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虞翻曰：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為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荀爽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於二。二為三所據，故敬之則无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王弼曰：錯然，敬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其盛，故宜慎所履，以敬為務，辟其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

荀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為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者，口仰向上，謂兌為口，而向上取五也。日昃者，向下也。今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當之陽稱大也。嗟者，謂上被三奪五，愛嗟窮凶也。火性炎上，故三欲取五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虞翻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家易曰：日昃當降，何可久長。三當據二，以為鼓缶，而今與四同取於五，故曰不鼓缶而歌也。

九四，吝如其來，如於死，如棄如，今本謂。

荀爽曰：陽升居五，尤炎宜揚，故吝如也。陰退居四，灰炭降墜，故其來如也。陰以不正，居兌乘陽，歷盡數終，天命所歸，位喪民畔，下離所寄，故焚如也。以離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損，故棄如也。

象曰：吝如其來，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在五見奪，在四見棄，故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

荀爽曰：六五陰柔，退居於四，出離為坎，故出涕沱若而下，以順陰陽也。

感嗟若吉。

虞翻曰：坎為心，震為聲，兌為口，故感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九家易曰：咸嗟順陽，附屬於五，故曰離王公也。陽當居五，陰退還四，五當為王，三則三公也。四處其中，附上下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虞翻曰：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離師象，震為出，故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故有嘉折首，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乾陽物，故獲非其醜，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故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故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故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故正邦也。

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也通義正取女之所以為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荀爽曰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於山澤○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虞翻曰乾為聖人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為心為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虞翻曰謂四之初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懸象著明萬物見離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崔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

君子以虛受人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為人坤為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下為謙在澤下為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今本母食拇古文通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艮為指坤為母故咸其拇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崔憬曰腓腓腓次於母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於五有應若咸應相與失艮止之禮故凶居而承比於

三順止而隨於當禮故吉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崔憬曰股腓而次於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得位雖欲咸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於已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遂咸上則失其正義故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虞翻曰巽為股謂二也巽為隨艮為手故稱執三應於上初四已變廢險故往吝巽為處女也男已下

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志在於二故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虞翻曰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憧思慮也之內為來之外為往欲咸上隔五咸初隔三故憧憧往來矣兌為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為思故曰朋從爾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虞翻曰坤為害也今未咸坤初體懸於父故曰未感害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周易集解卷第七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韓康伯曰言咸卦之義也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感懃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

人事也夫易六爻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夫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三三兌上下咸亨利貞取女吉

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鄭元曰咸感也艮為山兌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

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

此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九五成其脢无悔。虞翻曰：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為脊，故成其脢，得正，故无悔。

象曰：成其脢，志未也。案：未，猶上也。四感於初，三隨其二，五比於上，故成其脢。志未者，謂五志感於上也。

上六成其輔頰舌。虞翻曰：耳目之間稱輔頰，四變為口，坎為耳，兌為舌，故曰成其輔頰舌。

象曰：成其輔頰舌，腹口說也。虞翻曰：腹，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腹口說也。

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鄭元曰：言夫婦常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成恆也。

三三震上恆，无咎，利貞。

虞翻曰：恆，久也。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矣。○鄭元曰：恆，久也。巽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

利有攸往。虞翻曰：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

王弼曰：剛柔柔得其序也。

雷風相與，巽而動。

獨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

剛柔皆應，恆。九家易曰：初四二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通无咎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荀爽曰：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陰陽合會，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虞翻曰：泰，乾坤為天地，謂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荀爽曰：謂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虞翻曰：動初成乾為天，至二離為日，至三坎為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虞翻曰：春夏為變，秋冬為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至，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成物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虞翻曰：聖人謂乾乾為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虞翻曰：以離日照乾，坎月照坤，萬物出震，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同義也。

象曰：雷風恆。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也，乾為易，為立，坤為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虞翻曰：浚，深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為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矣。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爽曰：乾為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言三取初隔二，應上見乘，是无所容，无居自容，故貞吝。

虞翻曰：田為二也，地上稱田，无禽，謂五也。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周易集解 卷七

六五 恆其德貞婦人吉 夫子凶

虞翻曰 動正成乾 故稱其德 婦人謂初 巽為婦 終變成益 震四復初 婦得歸陽 從一而終 故貞婦人吉也 震乾之子 而為巽夫 故曰夫子 終變成益 震四從巽 死於坤中 故夫子凶也

象曰 婦人貞吉 從一而終也

虞翻曰 一謂初 終變成益 以巽應初 震故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 從婦凶也

虞翻曰 震沒從巽入坤 故從婦凶矣

上六 震恆 凶 象曰 震恆在上 大无功也

虞翻曰 在震上 故震恆 五動乘陽 故凶 終在益上 五遠應 故无功也

序卦曰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受之以 遯 遯者 退也

韓康伯曰 夫婦之道 以恆為貴 而物之所居 不可以恆 宜與世升降 有時而遯者也

三三 乾上 遯亨

虞翻曰 陰消婚二也 艮為山 巽為入 乾為遠 遠山入藏 故遯 以陰消陽 子弑其父 小人道長 遯之乃通 故遯而通 則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

小利貞

虞翻曰 小陰 謂二 得位浸長 以柔變剛 故小利貞 ○鄭元曰 遯 逃去之名也 艮為門闕 乾有健德 互體有巽 巽為進退 君子出門 行有進退 逃去之象 二五得位而有應 是用正道得禮 見召聘 始仕他國 當尚謙 謙小其和順之道 居小官 幹小事 其進以漸 則遠妒忌之害 昔陳敬仲奔齊 辭卿是也

象曰 遯亨 遯而亨也

侯果曰 此本乾卦 陰長剛短 君子遯避 遯則通也

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

虞翻曰 剛謂五 而應二 艮為時 故與時行矣

小利貞 浸而長也

荀爽曰 陰稱小 浸而長 則將消陽 故利正 居二與五相應也

遯之時 義大矣哉

陸績曰 謂陽氣退 陰氣將害 隨時遯避 其義大矣哉

○宋衷曰 太公遯股 四皓遯秦之時也

象曰 天下有山 遯

崔徽曰 天喻君子 山比小人 小人浸長 若山之侵天 君子遯避 若天之遠山 故言天下有山 遯也

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

虞翻曰 君子謂乾 乾為遠 為嚴 小人謂陰 坤為惡 為小人 故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也 ○侯果曰 羣小浸盛 剛德頹削 故君子避之高 尚林野 但於嚴於外 亦不憎惡於內 所謂吾家老拙 避於荒也

初六 遯尾 厲 勿用 有攸往

陸績曰 陰氣已至於二 而初在其後 故曰遯尾也 避難當在前 而在後 故厲 往則與災難會 故勿用有攸往

象曰 遯尾之厲 不往何災也

虞翻曰 艮為尾也 初失位 動而得正 故遯尾 厲之應成坎 為災 在艮宜靜 若不往於四 則无災矣

六二 執之用黄牛之革 莫之勝說

虞翻曰 艮為手 稱執 否 坤為黃牛 艮為皮 四變之初 則坎水濡皮 離曰乾之故 執之用黃牛之革 莫也 勝能說解也 乾為堅剛 巽為繩 艮為手持 革縛三在坎中 故莫之勝說也

象曰 執用黃牛 固志也

侯果曰 六二 離爻 離為黃牛 體艮履正 上應貫主 志在輔時 不隨物遯 獨守中直 堅如革束 執此之志 莫之勝說 殷之父師 當此爻矣

九三 係遯 有疾厲 畜臣妾 吉

虞翻曰 厲危也 巽為四變時 九三 體坎 坎為疾 故有疾厲 遯陰剝陽 三消成坤 與上易位 坤為臣 兌為妾 上來之三 據坤應兌 故畜臣妾 吉也

象曰 係遯之厲 有疾厲也

王肅曰 三上係于二 而獲遯 故曰係遯 病此係執 而獲危懼 故曰有疾厲也 此於六二 畜臣妾之象 足以畜其臣妾 不可施為大事也

畜臣妾 吉 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 三動入坤 坤為事 故不可大事也 ○荀爽曰 大事 謂與五同任天下之政 潛遯之世 但可居家 畜養臣妾 不可治國之大事

九四 好遯 君子吉 小人否

虞翻曰 否 乾為好 為君子 陰稱小人 動之初 故君子吉 陰在四多懼 故小人否 得位承五 故无凶咎矣

象曰 君子好遯 小人否也

侯果曰 不處其位 而遯於外 好遯者也 然有應在初 情未能棄 君子剛斷 故能舍之 小人係戀 必不能矣 故君子吉 小人凶矣

九五 嘉遯 貞吉

虞翻曰 乾為嘉 剛當位 應二 故貞吉 謂三已變 上來之三 成坎象 故曰以正志也

象曰 嘉遯 貞吉 以正志也

侯果曰時否德剛雖遜中正嘉遜者也故曰貞吉遜而得正則羣小應命所謂紐以素之剛正羣小之志則般之高宗當此爻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虞翻曰乾位為肥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故象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侯果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内心无疑難於世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類濱巢許當此爻矣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耶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

三三乾下大壯利貞

虞翻曰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為陰所乘兌為毀折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

侯果曰此卦木坤陰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也

剛以動故壯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虞翻曰謂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正大謂四之五成巽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也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

崔憬曰乾下震上故曰雷在天上一日雷陽氣也陽至於上卦能助於天威大壯之象也

君子以非禮弗履

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虞翻曰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為趾為征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坎為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已得應四故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虞翻曰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虞翻曰變得位故貞吉動體離故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虞翻曰變在震也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上逆故用壯謂二已變離離為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也

羝羊觸藩羸其角

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為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藩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侯果曰藩謂四也九四體震為竹葦故稱藩也三五乾兌乾壯兌羊故曰羝羊四藩未決三宜勿往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案自三至五體兌為羊四既是藩五為羊角即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體夫象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為大輿為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輿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謂上之五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虞翻曰四動成巽坤為喪也乾為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案謂四五陰陽失正陰陽失正故曰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虞翻曰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謂四已之五體坎上能變之巽巽為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退則失位上則乘剛故无攸利坎為艱得位應三利上故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虞翻曰乾善為詳不得三應故不詳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虞翻曰巽為長動失位為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崔憬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

三三坤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虞翻曰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為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為侯故曰康侯震為馬坤為用故用錫馬良為多坤為衆故繁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崔愷曰：仰天之義，日從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乎大明，雖一卦名晉而五爻為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

柔進而上行。獨才曰：此木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荀爽曰：陰進居五，處川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馬，謂四也。五以下，羣陰錫四也。坤為衆，故曰蕃庶矣。

賁日三接也。侯果曰：康，美也。四為諸侯，五為天子，坤為衆，坎為馬。天子至明於上，公侯謙順於下，美其治物有功，故蕃錫車馬。一書三觀也。采，殺刺幽王，侮諸侯，詩曰：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為德，坤為自離，為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昭明德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虞翻曰：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離為罔，四坎稱孚，坤弱為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虞翻曰：初動，震為行，初一稱獨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虞翻曰：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虞翻曰：謂二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虞翻曰：乾為介福，艮為手，坤為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為王，坤為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六三：衆允悔亡。虞翻曰：坤為衆，允，信也。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成小過，小過故有飛鳥之象焉。曰：杵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虞翻曰：坎為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九家易曰：碩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濟，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綏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受當之，故曰晉如碩鼠也。

象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荀爽曰：碩鼠，晝伏夜行，貪狼无已，謂雖進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荀爽曰：五從坤動，而來為離，離者，射也。故曰失得，陰居尊位，故有悔也。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勿恤，吉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虞翻曰：動之乾，乾為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虞翻曰：五已變之乾，為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虞翻曰：坤為邑，動成震，而體師象，坎為心，故維用伐邑，得位乘五，故厲吉无咎而貞吝矣。

象曰：用伐邑，道未光也。荀爽曰：陽雖在上，動入冥豫，故道未光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進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三三：利艱貞。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

虞翻曰：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為艱，故利艱貞矣。○鄭元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則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故，以避小人之害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荀爽曰：此木臨卦也。案：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荀爽曰：明在地下，為坤所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事，故言大難也。



文王以之。

虞翻曰：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坤為獄父。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為諸侯。喻從文王者。紂懼出之。故以震大難得身全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為坤。箕子之象。坤為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為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為衆。為晦。離為明。故用晦如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為飛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曰垂其翼。陽為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祿食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耻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家易曰：四者初應。乘陰在上。為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則乘陰有言。言謂震也。四五體巽。為雷聲。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荀爽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家易曰：左股。謂初。為二所夷也。離為飛鳥。蓋取小過之義。鳥飛舒翼而行。夷者。傷也。今初傷。垂翼在下。故曰明夷于左股矣。九三體坎。坎為馬也。二應於五。三與五同功。二以中和應天。應天合衆。欲升上三。以壯於五。故曰用拯馬壯吉。案：初為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家易曰：二欲上三居五。為天子。坎為法律。君有法。則乘陰當順從之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家易曰：謙終田獵。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陽之位。故稱南也。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案：冬獵曰狩也。三互離。坎離南。坎北。北主於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主。三處明終。履正順時。拯難與救者也。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既獲五上之大首。而三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荀爽曰：陽稱左。謂九三也。腹者。謂五居坤。坤為腹也。四得位比三。處於順首。欲上三居五。以陽為腹心。

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明當出門庭。升五君位。○于賈曰：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故曰于出門庭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為坎。坎為心。四以坤爻為腹。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為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侯果曰：體柔履中。內明外暗。羣陰共掩。以夷其明。然以正為明。而不可息。以爻取象。箕子當之。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虞翻曰：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昏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其則也。

侯果曰：最遠于陽。故曰不明晦也。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為衆國。故曰照于四國也。喻陽之初興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為夜。暗晦之甚。故曰失則也。況紂之亂世也。此之二象。首昏與明夷。往復不已。故見暗則伐取之。亂則治取之。聖人因象設教也。

父父子子兄弟弟弟。虞翻曰：遯乾為父，艮為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動時，震為兄，艮為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虞翻曰：三動時，震為夫，巽四為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也。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陸績曰：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情已以安百姓者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人，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談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燄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行有恆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荀爽曰：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守之以正，故悔亡，而未變從國之事，故曰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荀爽曰：六二處和得正，得正有應，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養中饋，酒食是議，故曰中饋，居申守正，永貞其志，則吉，故曰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悔厲得吉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王弼曰：以陽居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行與其慢也，事過乎恭，家與其瀆也，寧過乎嚴，是以家雖嗃嗃，悔厲得吉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侯果曰：嗃嗃，嚴也；嘻嘻，笑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九家易曰：別體異家，陰陽相據，喜樂過節也。別體異家，謂三五也。陰陽相據，三五各相據，故言婦子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翻曰：三變體艮，艮為篤實，坤為大業，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謂順於五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 周易集解卷第八

序卦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韓康伯曰：傷於外者必反諸內也。

三三上家人利女貞。

虞翻曰：遯初之四也。女謂離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馬融曰：家人以女為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王弼曰：謂二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者也，故先說女矣。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虞翻曰：遯乾為天，三動，坤為地，男得天，正於五，女得地，正於二，故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王肅曰：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咸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案：二五相應，為卦之主，五陽在外，二陰在內，父母之謂也。

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愛則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虞翻曰：乾為愛也。二稱家，三動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愛，震為交之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虞翻曰：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為孚，故有孚。乾為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虞翻曰：謂三動，坤為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崔憬曰：婦子嘻嘻，過在失節，失節則窮，窮則乖，故曰：家道窮必乖。三三離上睽，小事吉。

虞翻曰：大壯上之三在巽，蓋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謂五，陰稱小，得中陰剛，故吉。○鄭元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

虞翻曰：離火炎上，澤水潤下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虞翻曰：二女，離兌也。坎為志，離上兌下，无妄，震為行，巽為同，艮為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

說而屬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虞翻曰：說兌，麗離也。明謂乾，當言大明以麗於昏，柔謂五，无妄，巽為進，從二之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

是以小事吉。荀爽曰：小事者，臣事也。百官異體，四民殊業，故睽而不同。剛者，君也。柔得其中，而應於君，故言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王肅曰：高卑雖異，同育萬物。○虞翻曰：五動，乾為天，四動，坤為地。故天地睽，坤為事也。五動，體同人，故事同矣。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侯果曰：出處雖殊，情通志合。○虞翻曰：四動，艮為男，兌為女。故男女睽，坎為志，為通，故其志通也。

萬物睽而其事和也。崔憬曰：萬物睽睽於形色，而生性事類，亦同也。○虞翻曰：四動，萬物出乎震，以別矣。故萬物睽，坤

為事為類，故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離之卦，於義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萬物，故曰用大。○虞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荀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

君子以同而異。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常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虞翻曰：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于坎，坎為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為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為逐，艮為止，故勿逐。坤為自，二至五，體復象，故自復。四動，震馬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為見，惡人，謂四，動入坤初，四復正，故見惡人以避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虞翻曰：二動體震，震為主，為大塗，艮為徑路，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未失道。○崔憬曰：處睽之時，與五有應，男女雖隔，其志終通，而三比焉，近不相得，遇者，不期而會，主者，三為下卦之主，巷者，出門近遇之象。言二遇三，明非背五，未為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虞翻曰：離為見，坎為車，為曳，故見輿曳。四動，坤為牛，為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離上而坎下，故其牛掣也。

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虞翻曰：其人，謂四，惡人也。劓，額為天，割鼻為劓，无妄，乾為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其劓，其劓也。兌為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遇剛，是其義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虞翻曰：動正成乾，故遇剛。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虞翻曰：孤，顯也。在兩陰間，睽五顯三，故曰睽孤。震為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為交，坎為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虞翻曰坎動成震故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虞翻曰往得位悔亡也動而之乾乾為宗二動體噬膚故曰噬宗噬膚也。變得正成乾乾為厥故往无咎而有慶矣。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王弼曰非位悔也有應故悔亡厥宗謂二也必濟者蓄柔也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已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案二兌為口五爻陰柔噬膚之象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殺鬼一車。虞翻曰睽三顯五故曰睽孤也。離為見坎為豕為雨四變時坤為士十得雨為泥塗四動艮為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為鬼坎為車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也。

先張之弧後說之登。虞翻曰謂五已變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為後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登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登矣。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虞翻曰匪非坎為寇之三應坎故匪寇陰陽相應故婚媾三在坎下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正故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虞翻曰物三稱羣坎為疑三變坎故故羣疑亡矣。序卦曰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崔愷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也。三三坎上蹇利西南。

虞翻曰觀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不利東北。虞翻曰謂三也艮東北之卦月附於艮喪乙滅祭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友。

利見大人。虞翻曰離為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貞吉。虞翻曰謂五當位正邦故貞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虞翻曰離見坎險艮為止觀乾為知故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荀爽曰西南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虞翻曰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荀爽曰謂五當尊位正居是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蹇之時用大矣哉。

虞翻曰謂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益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滅於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崔愷曰山至上險加之以水蹇之象也。君子以反身修德。

虞翻曰君子謂觀乾坤為身觀上反三故反身陽在三進德修業故以反身修德孔子曰德之不脩是吾憂也。

初六往蹇來譽。虞翻曰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時也。虞翻曰艮為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虞翻曰觀乾為王坤為臣為躬坎為蹇也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候果曰處艮之上二應於五五在坎中險而又險志在匡弼匪情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君以此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虞翻曰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也。象曰往蹇來反內事之也。虞翻曰內謂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蹇難也。在兩坎間，進則無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欲往之三，不得承陽，故曰往蹇也。來連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虞翻曰：當位正邦，故大蹇。蹇，兌為朋，故朋來也。

九五，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王位，故曰大蹇。此蓋以託文王為紂所囚也。承上據四應二，乘陰位至，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

虞翻曰：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三，艮為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離為見，大人，謂五，故利見大人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侯果曰：處蹇之極，體猶在坎，水无所之，故曰往蹇。來而復位，下應於三，三德碩大，故曰來碩。三為內主，五為大人，若志在內，心竭於五，則利見大人也。案三互離，離為明目，五為大人，利見大人之象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者，緩也。

崔憬曰：蹇終則來碩，利見大人，故言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三三，蹇利西南。

虞翻曰：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象，故利西南，往得乘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

虞翻曰：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而无所應，故無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

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謂二也。夙，早也。離為日，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虞翻曰：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

解利西南，往得乘也。

荀爽曰：乾動之坤而得乘，西南乘之象也。

无所往。

荀爽曰：陰處尊位，陽无所往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荀爽曰：來復居二處中成險，故曰復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爽曰：五位无君，二陽又卑，往居之，則吉。據五解難，故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

荀爽曰：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今本宅作芽。從。古文宅而說。

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芽，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故甲宅也。

解之時大矣哉。

王弼曰：无所而不釋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也。故不言用也。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為罪人，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與四易位，體震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虞翻曰：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虞翻曰：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為狐，坎為弓，離為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得中道。

六三，負且乘。

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長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

致寇至，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賊悔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虞翻曰：臨坤為醜也。坤為自我，以離兵伐三，故轉寇為戎。艮手招致，故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動時，艮為指，四變之坤為母，故解而拇。臨兌為朋，坎為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六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斯孚而信矣。案：九四體震，震為足，三在足下，拇之象。

六五君子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為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為孚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虞翻曰：二陽上之五，五陰小人退之二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離為隼，三失位，動出成乾，實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案：二變時體，艮為山，為宮闕，三在山半，高墉之象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虞翻曰：坎為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也。○九家易曰：隼，鷩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陰密陽位，萬事悖亂，今射去之，故曰以解悖也。

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崔憬曰：有罪緩死，失之於德，倖有損於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者也。

三三 艮上損。

鄭元曰：艮為山，兌為澤，互體坤，坤為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納諸侯損其國之當，以貢獻於天子，故謂之損矣。

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虞翻曰：泰初之上，損下益上，以據二陰，故有孚元吉无咎。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矣。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補有餘者也。

崔憬曰：易，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於不足而補有餘者也。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補有餘者也。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矣。

損而有孚。

荀爽曰：謂損乾之三居上，平，二陰也。

元吉无咎。

荀爽曰：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於咎也。

可貞。

荀爽曰：少男在上，少女雖年尚幼，必當相承，故曰可貞。

利有攸往。

荀爽曰：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為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

二簋應有時。

虞翻曰：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為時，震為應，故應有時也。

損剛益柔有時。

虞翻曰：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為柔，謂損益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虞翻曰：乾為盈，坤為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徵忿窒欲。

虞翻曰：君子，泰乾，乾陽剛武，為忿，坤陰吝嗇，為欲，損乾之初成兌說，故徵忿，初上據坤，艮為止，故窒欲也。

初九，祀事邁往，无咎，酌損之。

虞翻曰：祀，祭祀，坤為事，謂二也。邁，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五，得正无咎，已得之應，故邁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舊作已也。

象曰：祀事邁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於五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為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

象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為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

象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為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

象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為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

損益之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虞翻曰動體離中故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

虞翻曰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

虞翻曰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兌爲友初之上據坤應兌故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虞翻曰坎爲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荀爽曰一陽在上則教令行三陽在下則民衆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遠有喜无咎。

虞翻曰四謂二也四得位遠應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爲疾也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遠有喜二上體觀得正承五故无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蜀才曰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損去其初使上過喜。○虞翻曰二上之五體大觀象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虞翻曰謂二五已變成益故成益之坤數十兌爲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爲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十朋之龜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侯果曰內柔外剛龜之象也又體兌艮互有坤震兌爲澤龜長爲山龜坤爲地龜震爲木龜坤數又十故曰十朋朋類也六五處尊損已奉上人謀尤叶龜墨不遂故能延上九之祐而來十朋之益所以大吉也。○崔憬曰或之者疑之也故用元龜價值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以決之不能違其益之義故獲元吉雙貝曰朋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

虞翻曰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動成既濟故大得志。

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虞翻曰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爲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動而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无咎也爲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剛陽居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統故无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虞翻曰謂二五已變上下益三成既濟定離坎體正故大得志。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也。

三三益上益利有攸往。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應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舟楫象木道乃行也。○鄭元曰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稱爲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於君矣而四體巽之不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也震爲雷巽爲風雷動風行二者相成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虞翻曰上之初坤爲无疆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虞翻曰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三離爲大光矣。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虞翻曰中正謂五而二應之乾爲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虞翻曰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虞翻曰震三動爲離離爲日巽爲進坤爲疆日與巽俱進故曰進无疆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虞翻曰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虞翻曰上來益三四時象正艮爲時震爲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坤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虞翻曰：大作，謂耕播未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為用，乾為大，震為作，故利用為大作，體復初得正，朋來无咎，故元吉无咎。震三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處益之始，居震之初，震為稼穡，又為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故初九之利，利為大作，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於農畷，則大吉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

虞翻曰：謂上從外來益初也，故成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為朋，謂三變離為龜，故十朋之龜，坤為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

王用享于帝，吉。

虞翻曰：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為王，體觀象，艮為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矣。○干寶曰：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王用享于帝，在巽之宮，處震之象，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乾上稱外來益初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虞翻曰：坤為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虞翻曰：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為中行，為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為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相圭也。○九家易曰：天子以尺二寸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諸伯執躬圭，七寸，諸子執穀璧，五寸，諸男執蒲璧，五寸，五等諸侯，各執之以朝見天子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

虞翻曰：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干寶曰：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弒，功實濟世，六三失位，而體姦邪，震之動，懷巽之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

虞翻曰：中行，謂正位在中，震為行，為從，故曰中行。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為實，故曰告公從矣。

利用為依遷國。

虞翻曰：坤為邦，遷從也。三動坤從，故利用為依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震翻曰：坎為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也。○崔憬曰：益其勤王之志也，居益之時，履當其位，與五近比，而四上公得藩屏之寄，為依從之國，若周平王之東遷，竹鄭是從也。五為天子，益其忠志以勸之。故言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虞翻曰：謂三上也，震為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既濟，坎為心，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故象曰：勿問之矣。

有孚惠我德。

虞翻曰：坤為我，乾為德，三之上體坎，為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崔憬曰：居中履尊，當位有應，而指上之時，自一以指己為念，雖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己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猶言也。如是則獲元吉，且為下所信而懷己德，故曰有孚惠我德，若雖不言，人惠其德，則我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

虞翻曰：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唯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或擊之。

虞翻曰：謂上不益初，則以刺滅乾，艮為手，故或擊之。

立心勿恆凶。

虞翻曰：上體震，為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虞翻曰：偏，周而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

或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外，謂上，上來之三，故曰自外來也。



周易集解卷第九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夫者，決也。

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矣。

三三 乾下 夫揚于王庭。

虞翻曰：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乾為陽為王，剝為陰為王庭。故揚于王庭矣。○鄭元曰：夫，決也。陽氣浸長，至於五，尊位也。而陰先之，是猶聖人積德悅天下，以漸消去小人，至於受命為天子，故謂之決。揚，越也。五互體乾，乾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陰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於聖人之朝，故曰夫揚于王庭也。

孚號有厲。

虞翻曰：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二失位，動體巽，巽為號，離為光，不變則危，故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虞翻曰：陽息動復，剛長成夫，震為告，坤為自邑。夫從復升，坤逆在上，民衆消滅，二變時，離為戎，故不利。即戎，所向乃利也。

利有攸往。

周易集解 卷九

二二一

周易集解 卷九

二二二

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

虞翻曰：乾決坤也。

健而說，決而和。

虞翻曰：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獲陰之和，故決而和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王弼曰：剛德浸長，一柔為逆，柔所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荀爽曰：信其號令於下，衆陽危，去上六，陽乃光明也。○干寶曰：夫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厲。離大即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

虞翻曰：坤稱邑也。○干寶曰：股民告周以紂无道。

不利即戎，所向乃窮也。

荀爽曰：不利即向兵戎而與陽爭，必困窮。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虞翻曰：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夫。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為施祿，下為剝坤，坤為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為德，艮為居，故居德則忌。

陽極陰生，謂陽忌陰。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虞翻曰：夫，大壯，大壯震為趾，位在前，故壯于前。剛以應剛，不能克之，往如失位，故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虞翻曰：往失位應陽，故咎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虞翻曰：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為莫夜，二動成離，離為戎，變而得正，故有戎。四變成坎，坎為憂，坎又得正，故勿恤。謂成既濟定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周易集解 卷九

二二五

虞翻曰：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

霍元曰：頄，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頄頄骨，三柱壯上，故有凶也。

君子夫夫，獨行遇雨。

荀爽曰：九三體乾，乾為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夫夫也。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為陰所施，故遇雨也。

若濡有愠，无咎。

荀爽曰：雖為陰所濡，能愠不悅，得无咎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王弼曰：頄，面也。謂上六矣。最處體上，故曰頄也。剝之六三，以應陽為善，夫剛長則君子道興，陰盛則小人道長，然則處陰長而助陽則善，處剛長而助柔則凶矣。而三獨應上，助小人是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決之不疑，故曰夫夫也。若不與陽為事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愠而終无所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虞翻曰：二四已變，坎為臀，剝，艮為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為行，坎為破，為曳，故其行趨趨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虞翻曰：兌為羊，二變，巽為繩，剝，艮手持繩，故牽羊，謂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為言，坎為耳，震坎象不正，故聞言不信也。

虞翻曰：坎耳離目，折入於兌，故聽不明矣。案：兌為羊，四五體兌，故也。凡卦初為足，二為腓，三為股，四為臀，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九四，震爻，震為足，足既不正，故行趨趨矣。

九五：苋陸夫夫。

荀爽曰：苋，謂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夫夫也。苋者，柔而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柔柔根堅也。去陰遠，故言陸。言差堅於苋，苋根小，陸根大，五體兌，柔居上，苋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故謂之陸也。

中行无咎。

虞翻曰：苋，說也。苋，讀夫子莞爾而笑之。陸，和陸也。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故苋陸夫夫。大壯，震為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舊讀言苋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苋陸，非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故未光也。○王弼曰：苋，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夫夫也。夫之為義，以剛決柔。

以君子除小人也。而五處尊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夫以至尊而敵於至賤，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為光益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虞翻曰：應在於三，三動時體巽，巽為號令，四已變坎，之應歷險，巽象不見，故无號。位極乘陽，故終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陰道消滅，故不可長也。

序卦曰：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崔憬曰：君子夫夫，獨行遇雨，故言決必有遇也。

三三：乾下，姤女壯。

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

勿用取女。

虞翻曰：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娶女。不可與長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娶女。

鄭元曰：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婉為其德也。

不可與長也。

王肅曰：女不可娶，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荀爽曰：謂乾處於巽而合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于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舍於離，坤萬物皆盛大，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霍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陸績曰：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

霍元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

后以施命，誥四方。

虞翻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義也。乾為施，巽為命，為誥。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

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在初。故以曆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象。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虞翻曰。柅謂二也。罪爲繩。故繫柅。乾爲金。罪木入金。柅之象也。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貞吉矣。有攸往。見凶。

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若能專心順二。則吉。故曰貞吉。今既爲二所據。不可往。應四往。則有凶。故曰有攸往。見凶也。

羸豕孚蹢躅。

虞翻曰。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遊子絃父。否。臣弑君。夫時。三動。離爲見。故有攸往。見凶矣。三。夫之四。在夫動而體坎。坎爲豕。爲孚。巽繩纏之。故稱羸也。巽爲舞。爲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姤女望於五陽。如豕躅躅也。○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爲股。又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爲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爲風。動搖之貌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虞翻曰。陰道柔。巽爲繩。牽於二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虞翻曰。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爲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作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或以包爲廬廚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王弼曰。初陰而將下。故稱魚也。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樂來。應己之廚。非爲犯應。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虞翻曰。夫時動之坎。爲臀。艮爲膚。二折良體。故臀无膚。復。震爲行。其象不正。故其行趨趨。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故无大咎矣。案巽爲股。三居上臀也。爻非柔。无膚。行趨趨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虞翻曰。在夫失位。故牽羊。在婦得正。故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王弼曰。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矣。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崔愷曰。雖與初應。而失其位。二有其魚。而實不及。若起於誠。涉遠行難。終不遂心。故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謂初六矣。

初六。以杞包瓜。含章。

虞翻曰。杞。杞柳木名也。巽爲杞。爲苞。乾開稱瓜。故以杞包瓜矣。含章。謂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乘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也。○干寶曰。初二體巽。爲草木。二又爲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

有隕自天。

虞翻曰。隕。落也。乾爲天。謂四隕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隕自天矣。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虞翻曰。巽爲命也。欲初之四承已。故不舍命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虞翻曰。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王弼曰。遠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慎而已。不與物牽。故曰上窮吝也。

序卦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愷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後聚。

三三。見上。萃亨。王假有廟。

虞翻曰。觀上之四也。觀。乾爲王。假。至也。艮爲廟。體觀享祀。故通上之四。故假有廟。致孝享矣。利見大人。亨利貞。

虞翻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虞翻曰。坤爲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鄭元曰。萃。聚也。坤爲順。兌爲悅。臣下以順道承事其君。悅德居上。待之。上下相應。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爲木。艮爲闕。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木震爻。震爲長子。五本坎爻。坎爲隱伏。居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禱之禮也。故曰王假有廟。二木離爻也。離爲目。居正應五。故利見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案。坤爲牛。巽

水下剋坤土。殺牛之象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荀爽曰。謂五以剛居中。陰順悅而從之。故能聚衆也。

王假有廟。

陸績曰。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于廟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

致孝享也。

虞翻曰：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坤牛，故致孝享矣。

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

虞翻曰：坤為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

利貞。

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虞翻曰：坤為順，巽為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日以見天，月以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咸恆同義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

荀爽曰：澤者卑下，沈滌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虞翻曰：君子，謂五。除，情戎兵也。詩曰：備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為情，坤為器，三四之正，離為戎兵。

甲冑飛矢，坎為弓，離為矢，艮為石，謂類甲冑，故除戎器也。坎為寇，坤為亂，故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虞翻曰：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當變，坤為終，故不終。萃，聚也。坤為聚，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乘為亂，故象曰：其志亂也。

若號一擲為笑，勿恤，往无咎。

虞翻曰：號為號，艮為手，初稱一，故一擲。初動成震，震為笑，四動成坎，坎為恤，故若號一擲為笑，勿恤。初之四得正，故往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虞翻曰：坎為志，初之四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

虞翻曰：應巽為繩，艮為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已得之五也。

孚乃利用禴。

虞翻曰：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為夏，故禴祭。詩曰：禴祠烝嘗，是其義。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虞翻曰：二得正，故不變也。○王弼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履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待五引，然後乃吉而无咎。殷春祭名，四時之祭，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於鬼神矣。

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於鬼神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虞翻曰：坤為聚，故萃如。巽為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虞翻曰：動之四，故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虞翻曰：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虞翻曰：得正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象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虞翻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虞翻曰：齎，持齎也。貨財喪稱齎。自目曰涕，自鼻稱洟。坤為財，巽為道，故齎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為鼻，涕洟流鼻目，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虞翻曰：乘剛遠應，故未安上也。○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以喻夏祭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墓公於杞，殷之後，封微子於宋，去其骨肉，臣服異姓，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齎資涕洟，未安上也。

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也。

崔愷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順天子而升為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謂之升也。

三三，坤上升。

鄭元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升。升，進益之象矣。

元亨。

虞翻曰：臨初之三，又有巽象，剛中而應，故元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

虞翻曰：謂二當之五，為大人。離為見，坎為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

虞翻曰：離，南方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柔以時升。

象曰：柔以時升。

象曰：柔以時升。

虞翻曰：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虛震兌為春秋。二升。坎離為冬夏。四時象正。故柔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荀爽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

用見大。勿恤有慶也。

荀爽曰：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為大人。羣陰有主。无所復憂。而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虞翻曰：二之五。坎為志。震為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

荀爽曰：地。謂坤木。謂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為德之本。至二成隨。隨者大也。隨初之三。巽為高。二之五。艮為順。坤為積。故順德積小成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荀爽曰：謂一體相隨。允然俱升。初欲與巽一體。升居坤上。位尊得正。故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家易曰：謂初失正。乃與二陽允然合志。俱升五位。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虞翻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為孚。離為夏。故乃利用禴。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虞翻曰：升五得位。故有喜。○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也。又言乃利用禴。於春時也。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故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九五。坎為豕。然則禴祭以豕而已。不奢益於禮。故曰有喜矣。

九三。升虛邑。

荀爽曰：坤稱邑也。五虛无君。利二上居之。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虞翻曰：坎為疑。上得中。故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无咎。

荀爽曰：此本升卦也。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為岐。艮為山。王謂五也。通有兩體。位正乘服。故吉也。四能與乘陰。退避當升者。故无咎也。

與乘陰。退避當升者。故无咎也。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崔憬曰：為順之初。在升當位。近比於五。乘剛於三。宜以進德。可脩守。此象太王為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享于岐山。以其用通。避於狄難。順於時事。故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虞翻曰：二之五。故貞吉。巽為高。坤為土。震升高。故升階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荀爽曰：陰正居中。為陽作階。使升居五。已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荀爽曰：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陰用事。為消。陽用事。為息。陰正在上。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荀爽曰：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三三。坎下。困亨。

鄭元曰：坎為月。互體離。離為日。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為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君子雖困。居險能悅。是以通而无咎也。○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

貞大人吉。无咎。

虞翻曰：貞大人吉。謂五也。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虞翻曰：震為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象曰：困。剛奔也。

荀爽曰：謂二五為陰所奔也。

險以說。

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為險。陰升為說也。

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荀爽曰：謂二雖奔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荀爽曰：謂五雖奔於陰。近无所據。遠无所陰。體剛得中。正居五位。則吉无咎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虞翻曰。兌爲口。上變口滅。故尚口乃窮。○荀爽曰。陰從二升上六。成兌。爲有言。失中。爲不信。動而乘陽。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

王弼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也。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困窮。道可忘乎。君子以致命遂志。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坤爲致。巽爲命。坎爲志。三入陰中。故致命遂志也。

初六。樽困于株木。

九家易曰。樽。謂四。株木。三也。三體爲木。澤中无水。兌金傷木。故枯爲株也。初者四應。欲進之四。四困于三。故曰樽困于株木。○王寶曰。兌爲孔穴。坎爲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譬之象也。

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家易曰。幽谷。二也。此本否卦。閉陽來入坎。與初同體。故曰入幽谷。三者。陽數。謂陽陷險中。爲陰所奔。終不得見。故曰三歲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荀爽曰。爲陰所奔。故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案。二本陰位。中饋之職。坎爲酒食。上爲宗廟。今二陰升上。則酒食入廟。故困于酒食也。上九降二。故朱紱方來。朱紱。宗廟之服。乾爲大赤。朱紱之象也。

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荀爽曰。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享祀。陰動而上。失中乘陽。陽下而陷。爲陰所奔。故曰征凶。陽降來二。雖位不正。得中有實。陰雖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翟元曰。陽從上來。居中得位。富有二陰。故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

虞翻曰。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蒺藜。木名。坎爲蒺藜。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藜者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虞翻曰。巽爲人。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

案。三居坎上。坎爲蒺藜。而木多心。蒺藜之象。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爲艮。艮爲門闕。宮之象也。六三居困。而位不正。上困於民。內无仁恩。澤成叛逆。誅將加身。入宮无妻。非常之困。故曰不祥也。

九四。來茶。茶。困于金車。吝。有終。

虞翻曰。來。欲之初。茶。茶。舒運也。見險。故來茶。茶。否乾爲金。坤爲輿。之應。歷險。坎困于金。車。易位得正。故吝。有終矣。

象曰。來茶。茶。志在下也。

王弼曰。下。謂初。

雖不當位。有與也。

崔憬曰。位雖不當。故吝也。有與於援。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

虞翻曰。劓。鼻曰劓。斷足曰刖。四動時。震爲足。艮爲鼻。離爲兵。兌爲刑。故劓刖也。赤紱。謂二。否乾爲朱。故赤坤爲紱。二未變。應五。故困于赤紱也。

乃徐有說。

虞翻曰。兌爲說。坤爲徐。二動應已。故乃徐有說也。

利用祭祀。

崔憬曰。劓。刖。刑之小者也。於困之時。不崇柔德。以剛遇剛。雖行其小刑。而失其大柄。故言劓刖也。赤紱。天子祭服之飾。所以稱困者。被奪其政。唯得祭祀。若春秋傳曰。政由魯氏。祭則寡人。故曰困于赤紱。居中以直。在困思通。初雖暫窮。終則必喜。故曰乃徐有說。所以險而能說。窮而能通者。在困于赤紱乎。故曰利用祭祀也。案。五應在二。二互體離。離爲文明。赤紱之象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

陸績曰。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

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崔憬曰。以其居中當位。故有悅。

利用祭祀。受福也。

荀爽曰。謂五爻合同。據國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

虞翻曰。巽爲草。并稱葛藟。謂三也。兌爲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臲也。

曰動悔。有悔。征吉。

虞翻曰：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變正，已得應之，故征吉也。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虞翻曰：謂三未變，當位應上，故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虞翻曰：行，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

虞翻曰：亂，鈎羅也。艮為手，巽為繩，離為繫，手繫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瓶缺漏，故凶矣。○于實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改殷紂比，尾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務齊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非井也。當殷之末，非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繙井。井泥為穢，百姓無聊，比者之閒，交受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

象曰：巽乎水而上井。

荀爽曰：巽乎水，謂陰下為巽也。而上水，謂陽上為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

井養而不窮也。

虞翻曰：兌口飲水，坎為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荀爽曰：剛得中，故為改邑，柔不得中，故為不改井也。

无喪无得。

荀爽曰：陰來居初，有實為无喪，失中為无得也。

往來井井。

荀爽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為井。陰來在下，亦為井。故曰：往來井井也。

汔至亦未繙。

荀爽曰：汔至者，陰來居初下，至汔也。繙者，所以出水通井道也。今乃在初下，得應五，故未繙也。繙者，經汲之具也。

未有功也。

虞翻曰：謂二未變應五，故未有功也。

井羸其瓶，是以凶也。

荀爽曰：井，謂二瓶，初欲應五，今為二所拘羸，故凶也。○孔穎達曰：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恆，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

王弼曰：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水以養而不窮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為民，初上成坎，為勸，故勞民勸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矣。

初六，井泥不食，羸其瓶，无咎。

于實曰：在井之下體，本土爻，故曰泥也。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穢敗，不可以養民也。

羸其瓶，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又况泥土乎，故羸其瓶无禽矣。

### 周易集解卷第十

序卦曰：困乎上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棣曰：困極于艱，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也。

三三 坎上井。

鄭元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為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改邑不改井。

虞翻曰：泰初之五也。坤為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為舊井，四應兌之，故不改井。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虞翻曰：无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來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坎為通，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也。

汔至，亦未繙井。

虞翻曰：巽繩為繙，汔，幾也。謂二也。幾至初改，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凶。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井無膏時舍也。

虞翻曰食用上也。初下稱泥。巽為木果。無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乾為膏。位在陰下。故無井無膏。時舍也。謂時舍於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崔愷曰。處井之下。無應於上。則其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塗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舍。故曰井泥不食。膏井無膏。古稱字。膏。猶獲也。

九二井谷射鮒。飲飲漏。

虞翻曰。巽為谷。為鮒。鮒。小鮮也。離為蠶。蠶瓶發缺。羸其瓶凶。故蠶飲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崔愷曰。唯得於鮒。無與於人也。井之為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不注。唯及於魚。故曰井谷射鮒也。蠶飲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案。魚陰蟲也。初處井下體。又陰爻。魚之象也。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

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讓陰。陰不得用。故曰不食。道既不行。故我心恻。

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荀爽曰。謂五可用汲。三則王道明而天下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干寶曰。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恻。傷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荀爽曰。坎性下降。嫌於從三。能自脩正。以甃輔五。故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虞翻曰。脩。治也。以瓦甃。甃。井稱甃。坤為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為瓦治象。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

虞翻曰。泉。自下出。稱井。開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已變坎。十一月為寒泉。初二已變離。噬嗑食。故洌寒泉食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崔愷曰。洌。清潔也。居中得正。而比於上。則是井渫水清。既寒且潔。汲上可食於人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繩纏收。故井收勿幕。有孚。謂五坎。坎為孚。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翻曰。謂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干寶曰。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也。井以養

生政以養德。無覆水泉而不慮民。無遺典禮而不與教。故曰井收。罔幕。罔幕。則教信於民。民服教。則大成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故受之以革。

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也。

三三 變下革。

鄭元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也。

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虞翻曰。應上之初。與巽旁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離為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多同義也。象曰。革水火相息。虞翻曰。息。長也。離為火。兌為水。繫曰。潤之以風。風。巽。兌也。四革之正。坎見。故獨於此稱水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虞翻曰。二女。離。兌。體同人象。巽。艮為居。故二女同居。四變。體兩坎。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為志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討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討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虞翻曰。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

虞翻曰。謂五位成。乾為天。坤為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湯武。謂乾。乾為聖人。天。謂五人。謂三四動。順五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為命也。革之時大矣哉。

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

崔愷曰。火。就燥。澤。資潤。二物不相得。終宜易之。故曰澤中有火。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

虞翻曰。君子。遜乾也。歷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為明。坎為月。離為日。巽為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



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初九聚用黃牛之革。

干寶曰：聚用也。離為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未可以動。故曰聚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象曰：聚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虞翻曰：得位无應。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荀爽曰：日以喻君也。謂五已居位為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崔懷曰：得位以正。居中有應。則是湯武行善。桀紂行惡。各終其日。然後革之。故曰已日乃革之。行此有嘉。○虞翻曰：嘉謂五乾為嘉。四動承五。故行有嘉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荀爽曰：三應於上。欲往應之。為陰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據二陰。則五來危之。故曰貞厲也。  
象曰：革言三就。有孚。

虞元曰：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共有信。據於二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於二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崔懷曰：雖得位以正。而未可頓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雖除元惡。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習俗不安。故曰征凶。猶以正自危。故曰貞厲。是以武王克紂。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二就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賈於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虞翻曰：四動成既濟。故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虞翻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五也。巽為命。四動。五坎改罪。故改命吉。四乾為君。進退无恆。在離焚棄。體大過。死傳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四動成坎。故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兩甚至。水德賈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虞翻曰：乾為大人。謂五也。蒙坤為虎變。傳論湯武以坤臣為君。占。視也。離為占。凶未之正。五未在於坎。故

未占有孚也。○馬融曰：大人虎變。虎變。威儀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祭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宋衷曰：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為白虎。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虞翻曰：乾為大明。四動成離。故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虞翻曰：蒙。良為君子。為豹。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也。  
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  
虞翻曰：陰稱小人也。而謂四。革為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而乘陽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貞吉。蒙。良為居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於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虞翻曰：蔚。也。兌小。故其文蔚也。

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虞翻曰：乾。君。謂五也。四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干寶曰：君子。大賈。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賈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而天下既定。必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卒之士。使為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蒙。兌為口。乾為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乾為大人虎變也。兌為小人革面也。

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取新。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三三。離上鼎。  
鄭元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為金。兌為澤。澤。鍾金而含水。鼎以木火。鼎。烹熟物之象。鼎。烹熟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

元吉亨。  
虞翻曰：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天地交。柔適上行。得中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任也。  
荀爽曰：震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饗亨。任之象也。○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備官象也。○九家易曰：鼎。官象者。卦也。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鼎以木火。是鼎饗亨。任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綏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合。足上。實作鼻目為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

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象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享任煮肉。上離陰爻為肉也。

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虞翻曰。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為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之能者稱聖人矣。

巽而耳目聰明。

虞翻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眇而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聽不明。皆有一離一坎象故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虞翻曰。柔謂五。得中。應乾五。剛貴為進。震為行。非謂應二剛。與際五同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

荀爽曰。木火相和。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

君子以正位凝命。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姤。謂陰始凝。初罪為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臠臠。

虞翻曰。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為足。折入大過。大過。顛也。故鼎顛趾也。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虞翻曰。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為妻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為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為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荀爽曰。以陰承陽。故未悖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虞翻曰。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即也。

虞翻曰。二為實。故鼎有實也。坤為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為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為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即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虞翻曰。二變之正。良為慎。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虞翻曰。不我能即也。故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無吝不食。

虞翻曰。動成兩坎。坎為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變時。震為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離為雉。坎為晉。初四已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故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終吉。

虞翻曰。謂四已變。三動成坤。坤為方。坎為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而失位悔也。終復之正。故方雨虧悔。終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虞翻曰。謂四變時。震為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為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凶。故鼎足折。覆公餗。其刑渥。凶。○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調陰陽。鼎。謂調五味。足折。餗。猶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故曰覆餗也。案。餗者。雉膏之屬。公者。四為諸侯。上公之位。故曰公餗。

侯。上公之位。故曰公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虞翻曰。離為黃。三變。坎為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賈鼎兩耳。乾為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干寶曰。凡舉鼎者。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實。○宋衷曰。五當耳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為金。又正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金和良。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虞翻曰。鉉。謂三。乾為玉。鉉。體大有上九。自天右之。位貴據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謂三虧悔。應上。成未濟。離不當位。六位相應。故剛柔節。象曰。玉。耳。聰明。為此九三發也。○干寶曰。玉。又貴於金者。凡。柔能之事。自鏡升於鼎。被於俎。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鼎主柔能。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子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為玉。故曰玉鉉。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崔儀曰：鼎所以烹飪，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也。

三三震下震亨

鄭元曰：震為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中國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

震來虩虩

虞翻曰：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命，四變而來應已，四失位多懼，故虩虩之內曰來也。

笑言噬嗑

虞翻曰：噬嗑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故笑言噬嗑。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虞翻曰：謂陽從臨二陰為百二十，舉其大數，故當震百里也。坎為棘，匕，上震為鬯，坤為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得其匕也。故不喪匕鬯也。○鄭元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命，能警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亡匕與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升牢於俎，君之臣載之，粢酒芬芳條鬯，因名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

笑言噬嗑，後有則也。

虞翻曰：則，法也。坎為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虞翻曰：遠，謂四近，謂初。震為百，謂四出驚遠，初應懼近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虞翻曰：謂五出之正，震為守，長為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為祭主也。○于寶曰：周木德，震之正象也。為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為諸侯，故主社稷，為長子，而為祭主也。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人君所自親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虞翻曰：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以脩身，坤為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脩省。老子曰：脩之身，德乃真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噬嗑，吉。

虞翻曰：虩虩，謂四也。初位在下，故後笑言噬嗑。得位，故吉也。○于寶曰：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

虩，美里之厄也。笑言噬嗑，後受方國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陽稱福。

笑言噬嗑，後有則也。

虞翻曰：得正，故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厲，危也。乘剛，故厲。億，惜附也。坤為喪，三動，離為羸蚌，故稱貝。在良山下，故稱陵。震為足，足乘初九，故躋於九陵。震為逐，謂四已體復象，故喪貝勿逐。三動時，離為日，震數七，故七日得者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于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為危。此託文上積德累功，以被因為禍也。故曰震來厲，億，款辭也。只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也。此以喻紂拘文王，閔天之徒，乃於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只水物，而方升於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齊曰：謹保安武受命，惟七年，是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虞翻曰：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為生，故蘇蘇。坎為會，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咎。春秋傳曰：晉獲秦蘇，六日而蘇也。

九四：震遂泥。

虞翻曰：坤土得雨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

虞翻曰：往，謂乘剛，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虞翻曰：坤為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享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无喪有事也。

虞翻曰：乘剛山頂，故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虞翻曰：動出得正，故无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

虞翻曰：上，謂四也。欲之三，隔坎，故震索索。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者也。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虞翻曰：上得位震為征，故征凶。四變時坤為躬，鄰謂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為言，故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虞翻曰：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虞翻曰：謂五正位已乘之逆，畏鄰戒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愷曰：震極則征凶，婚媾有言，當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矣。

三三艮上艮其背。

鄭元曰：艮為山，山立峙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虞翻曰：觀五之三也，艮為多節，故稱背。觀坤為身，觀五之三，折坤為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為行人，艮為庭，坎為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案：艮為門闕，今純艮，重其門闕。

象曰：艮止也。虞翻曰：位窮於上，故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虞翻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附處震為行也。

虞翻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附處震為行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虞翻曰：動謂三，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虞翻曰：謂兩象各止其所。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虞翻曰：艮其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案：其義已見蘇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為出，坎為隱伏，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虞翻曰：震為趾，故艮其趾矣。失位變得正，故无咎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虞翻曰：腓，長為股，艮小為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為止，震為動，故不拯其隨。坎為心，故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遠聽也。

虞翻曰：坎為耳，故未遠聽也。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閔心。

虞翻曰：限，要帶處也。坎為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為背，坎為脊，艮為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

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閔，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閔心。古關作黨字，馬因言黨約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黨灼人也。荀氏以黨為動，或誤作動，皆非也。

象曰：艮其限，危閔心也。

虞翻曰：坎為心，坎盜動門，故危閔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虞翻曰：身，腹也。觀坤為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或謂奸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婦，離為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虞翻曰：艮為止，五動乘四則任身，故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孚，悔亡。

虞翻曰：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頤象。艮為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謂輔車相依，震為言，五失位悔也。動得正，故言有孚，悔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虞翻曰：五動之中，故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虞翻曰：无應靜止，下據二陰，故敦艮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虞翻曰：坤為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

### 周易集解卷第十一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崔俊曰終止雖獲效良時行須漸進行故曰物不可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三三變上漸女歸吉利貞

虞翻曰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初上失位故利貞可以正邦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虞翻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為進也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虞翻曰謂初已變為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為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此可謂上變既濟定者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虞翻曰止艮也三變震為動上之三據坤動震成坎坎為通故動不窮往來不窮謂之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為賢德坤陰小人柔弱為俗乾四之坤為艮為居以陽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初六鴻漸于陸小子厲有言无咎

虞翻曰鴻大鴈也離五鴻漸進也小水從山流下稱于艮為山為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陸也艮為小子初失位故厲變得止三動受上成震震為言故小子厲有言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行行吉

虞翻曰艮為山石坎為聚聚石稱磐初已之正體噬嗑食坎水陽物並在頤中故飲食行行得正應五故吉

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

虞翻曰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

九三鴻漸于陸

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為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

夫征不復

虞翻曰謂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為征為夫而體復象坎隔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

婦孕不育凶

虞翻曰孕妊娠也育生也巽為婦離為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故婦孕不育凶

利用禦寇

虞翻曰禦當也坤為用巽為高艮為山離為戈兵甲冑坎為震寇自上禦下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萃醜也

虞翻曰坤三爻為醜物三稱萃也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虞翻曰三動離毀陽陷坤中故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虞翻曰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以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虞翻曰巽為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巽為交為長木艮為小木坎為脊離為麗小木麗長木巽繩索之象脊之形椽桷象也故或得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四已承五又順得三故或得其桷也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虞翻曰坤為順以巽順五案四居巽木爻陰位正直楸之象也自二至五體有離坎離為飛鳥而居坎水鴻之象也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焉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

虞翻曰陸丘婦謂四也三動受上時而四體半艮山故稱陸巽為婦離為孕坎為歲三動離壞故婦三歲不孕

終莫之勝吉

虞翻曰莫无勝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上終變之三成既濟定坎為心故象曰得所願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虞翻曰上之三既濟定故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

虞翻曰陸謂三也三坎為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

虞翻曰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家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為鳥故其羽可用為儀吉三動失位坤為亂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亂象曰進以正邦為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虞翻曰坤為亂上來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濟定故不可亂也○于寶曰處漸高位漸漸之進順艮之言謹巽之全履坎之通據離之耀婦德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以為儀不可亂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崔樞曰鴻漸于陸飲食行言六比三女漸歸夫之象也故云進必有所歸也

三三巽上歸妹

虞翻曰歸妹也兌為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

征凶

虞翻曰謂四也震為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

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虞翻曰乾坤天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天地之大義乾主坤主癸日月會北震為玄黃天地之雜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虞翻曰乾三之坤四震為與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矣○王肅曰男女交而後人民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

歸妹人之終始也

虞翻曰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故人之終始離卦曰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于寶曰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子續父業人道所以相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虞翻曰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崔樞曰中四爻皆失位以柔歸妹非正續故征凶也

无攸利柔乘剛也

王肅曰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也故无所利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于寶曰雷薄於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當今之處而慮將來禍也

君子以永終知敝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坤為永終為敝乾為知三之四為永終四之三兌為毀折故以永終知敝○崔樞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始則征凶終則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終知敝為戒者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

虞翻曰震為兄故娣妹謂三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履禮也初九應變成二坎為曳故跛而履應在履征初為娣變為陰故征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而履吉相承也

虞翻曰陽得正故以恆恆動初承二故吉相承也

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

虞翻曰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

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虞翻曰。常。恆也。乘初未之五。故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虞翻曰。須。鬚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位未當也。

虞翻曰。三未變之陽。故位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虞翻曰。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為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為曳。震為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虞翻曰。待。男行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虞翻曰。三四已正。震為帝。坤為乙。故曰帝乙。泰乾為良。為君。乾在下。為小君。則妹也。袂。口袂之飾也。兌為口。乾為衣。故稱袂。謂三失位。無應娣。謂二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為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貴行也矣。

月幾望。吉。

虞翻曰。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故吉也。與小畜中孚月幾望。吉。

變望同義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

虞翻曰。三四復正。乾為良。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虞翻曰。三四復二之五。成既濟。五貴。故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

虞翻曰。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為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為虛。故無實。象曰。承虛筐也。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虞翻曰。刲。剝也。震為士。兌為羊。離為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虞翻曰。泰。坤為虛。故承虛筐也。

序卦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崔樞曰。歸妹者。姪婦。腹國三人。凡九女。為大援。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

三三。震上豐亨。

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於坎。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卦之謂也。

王假之。

虞翻曰。乾為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

勿憂宜日中。

虞翻曰。五動之正。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在坎中。坎為憂。故勿憂宜日中。體兩離象。照天下也。日中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側也。坎為夜。離為晝。以離變坎。至於天位。日中之象也。殷水德。坎象。世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忘。勿憂者。勸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爾。无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崔樞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矣。

王假之。尚大也。

姚信曰。四體震。王假大也。四上之五。得其盛位。謂之大。

勿憂宜日中。

九家易曰。震動而上。故勿憂也。日者。中者。五。君宜居五也。謂陰處五。日中之位。當傾其矣。

宜照天下也。

虞翻曰。五動成乾。乾為天。四動成兩離。重明麗正。故宜照天下。謂化成天下也。

日中則昃。

荀爽曰。豐者至盛。故日中。下居四。日及之象也。

月盈則食。

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盈於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則食。此豐其屋。蔀其家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虞翻曰。五息成乾。為盈。四消入坤。為虛。故天地盈虛也。豐之既濟。四時象具。乾為神人。坤為鬼。鬼神與人。亦隨時消息。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時消息。

象曰。雷電皆至。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

荀爽曰：豐者，陰據不正，奪陽之位而行以豐，故折獄致刑以討除之也。君子以折獄致刑。

虞翻曰：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象，故以折獄致刑，兌折為刑，百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

初九遇其配主。

虞翻曰：妃嬪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為主，五動，體婚遇，故遇其配主也。

離句无咎，往有尙。

虞翻曰：謂四失位，變成坤，應初，坤數十，四上之五，成離，離為日。

象曰：離句无咎，過旬災也。

虞翻曰：體大過，故過旬災，四上之五，坎為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

虞翻曰：日蔽雲中，稱蔀，謂四也，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噬嗑為見，象在上，為日中，艮為斗，斗七星也，噬嗑，艮為星，為正，坎為北，中巽為高，舞星止於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離上之三，隱坎雲下，故日中見斗，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為疑疾，故往得疑疾也。

有孚發若，吉。

虞翻曰：坎為孚，四發之五，成坎，孚，動而得位，故有孚發若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虞翻曰：四發之五，坎為志也。○九家易曰：信著於五，然後乃可發其順志。

九三豐其蔀，日中見沫。

虞翻曰：日在雲下，稱蔀，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噬嗑，離為日，艮為沫，故日中見沫，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沫，斗杓後小星也。

折其右肱，无咎。

虞翻曰：兌為折，為右，噬嗑，艮為肱，上來之三，折其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豐其蔀，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利四之陰，故不可大事。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終不可用。

九四豐其蔀。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

虞翻曰：噬嗑，日在上，為中，上之三，為巽，巽為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象曰：幽不明，是其義也。

遇其夷主，吉。

虞翻曰：震為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為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案：四處上卦之下，以陽居陰，履非其位，而比於五，故曰遇也，夷者，傷也，主者，五也，謂四不期相遇，而能上行傷五，則吉，故曰遇。夷，主吉行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虞翻曰：離上變入坎雲下，故幽不明，坎，幽也。

遇其夷主，主吉行也。

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為行，故曰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虞翻曰：在內稱來，章，顯也，慶，謂五，陽出稱慶也，案：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為慶。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

虞翻曰：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際祥明，以大壯為屋象故也。

關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虞翻曰：謂從外關三應，闕，空也，四動時，坤為闕，戶，闕，故闕其戶，坤為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闕其無人，象曰：自藏也，四五易位，噬嗑，離日為闕，闕人者，言皆不見，坎為三歲，坤實在上，離象不見，故三歲不覿，凶。○于寶曰：在豐之家，居乾之位，乾為屋宇，故曰豐其屋，此蓋記紂之侈，造為瑤室玉臺也，紂其家者，以記紂多傾國之女也，社稷既亡，宮室虛曠，故曰闕其戶，闕，無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於天地有與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然則瑤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案：上應於三，三五離，巽為戶，離為目，目而近戶，闕之象也，既屋豐家，若闕地戶，闕寂無人，震木數三，故三歲致凶於災。

象曰：豐其屋，天際祥也。

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

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虞翻曰：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



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愷曰：窮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久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於外矣。

三三離上旅，小亨旅貞吉。

虞翻曰：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震同義，小謂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故旅小亨旅貞吉。再言旅者，謂四凶惡進退無恆，無所適處，故再言旅惡而感之。

象曰：旅小亨。

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謂陰升居五，與陽通者也。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以離日麗天，懸象著明，莫大日月，故義大也。○王弼曰：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居，則威顧有附，豈非智者有為之時，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

侯果曰：火在山上，勢非長久，旅之象也。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虞翻曰：君子謂三離為明，艮為慎，兌為刑，坎為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陸績曰：瑣瑣，小也。艮為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之始，離為火，艮為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虞翻曰：瑣瑣，最蔽之貌也。失位遠應之正介坎，坎為災，害艮手為取，謂三動應坎，坎為志，坤稱窮，故曰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

九家易曰：即，就次舍資財也。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故旅即次，承陽有資，故懷其資。故曰旅即次，懷其資也。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僮僕處和得位，故正居是故曰得僮僕貞矣。

象曰：得僮僕貞，終无尤也。

虞翻曰：艮為僮僕，得正承三，故得僮僕貞，而終无尤也。案六二履正體，艮為關寺，僮僕貞之象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象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艮為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為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虞翻曰：三動體剝，故傷也。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虞翻曰：三變成坤，坤為下，為喪，故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虞翻曰：罪為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從也。離為資斧，故得其資斧，三動，四坎為心，其位未至，故我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體之下，不先於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者也。客子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案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為山，山非平坦之地也。四體兌，罪為木，兌為金，木實於金，即資斧斫除荆棘之象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

虞翻曰：三變，坎為弓，離為矢，故射雉。五變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

終以譽命。

虞翻曰：譽，謂二，巽為命，五終變成乾，則二來應已，故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速也。

虞翻曰：遠及也，謂二上及也。○干寶曰：離為雉，為矢，巽為木，為進退，艮為手，兌為決，有木在手，進退其體，矢決於外，射之象也。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履非其位，下又无應，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

一矢亡者，喻有損而小也。此記禪父為王者後，雖小叛，終速安周室，故曰終以譽命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虞翻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高，四失位變震，為篋，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見，故鳥焚其巢，震為笑，震在前，故先笑，應在巽，巽為號咷，巽象在後，故後號咷。

喪牛于易，凶。

虞翻曰：謂三動時，坤為牛，五動成乾，乾為易，上失三，五動應二，故喪牛于易，失位无應，故凶也。五動成，離六二，乾之用黃牛之革，則旅家所喪牛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虞翻曰：離火焚也，故其義焚也。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為鳥，為火，罪為木，為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贖資物。

之所惡也。喪牛甚易。求之也難。雖有智者。莫之吉也。

序卦曰。旅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人也。

崔憬曰。旅寄於外。而无所容。則必入矣。故曰。旅无所容。受之以巽。

三三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虞翻曰。應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也。大人。謂五。離目為見。二失位。利正往。應五。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

陸績曰。巽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

剛巽乎中。而志行。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故志行也。○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動成坎。坎為志。終變成震。震為行也。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陸績曰。陰為卦主。故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案。其義已見。蘇辭。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虞翻曰。君子。謂逐乾也。巽為命。重象。故申命。變至三。坤為事。震為行。故行事也。○荀爽曰。巽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虞翻曰。巽為進退。乾為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為乾。故利武人之貞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

荀爽曰。風性動。進退欲承五。為二所據。故志以疑也。

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為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其義也。

九二。巽在牀下。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无應於上。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故曰。巽在牀下也。○荀爽曰。牀下。以喻近也。二者。軍帥。三者。號令。故言牀下。以明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

荀爽曰。牀下。以喻近也。二者。軍帥。三者。號令。故言牀下。以明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

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荀爽曰。史以齊動。巫以告廟。紛若。順也。謂二以陽應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征伐既畢。齊勸告廟。當變而順五。則吉。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荀爽曰。謂二以處中和。故能變。

九三。頻巽。吝。

虞翻曰。頻。頷也。謂二已變三。體坎艮。坎為憂。艮為鼻。故頻巽。无應在險。故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荀爽曰。乘陽无據。為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中稱田。失位无應。悔也。欲二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應五。五多功。故象曰。有功也。二動。艮為手。故稱獲。謂艮為狼。坎為豕。艮之初。離為雉。故獲三品矣。○荀元曰。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為雞。二。兌為羊。三。離為雉也。案。穀梁傳曰。春獵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田獲三品。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注云。上穀中心。乾之為豆。實。次穀中。脾。以供賓客。下殺中。禋。充君之庖。尊神敬客之義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弼曰。得位承五。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若三品。故曰。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初有終。

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為蹇卦。故无初有終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虞翻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為巽。鮮白。謂巽也。巽究為蹇卦。蹇卦。謂震也。與離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于甲。震成于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于離象。巽五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矣。

上九。巽在牀下。

虞翻曰。牀下。謂初也。窮上反下。成震。故巽在牀下。象曰。上窮也。明當變窮上而復初也。○九家易曰。上為宗廟。封贊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

喪其齊斧。貞凶。

虞翻曰。變至三時。離毀入坤。坤為喪。巽為齊。離為斧。故喪其齊斧。三變失位。故貞凶。○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於廟。送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凶。故曰。喪其齊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虞翻曰陽窮上反下故曰上窮也。

喪其齊斧正乎凶也。

虞翻曰上應於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

序卦曰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五報曰巽以申命行事入於刑者也入刑而後說之所謂人忘其勞死也。

三三兌上兌亨利貞。

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

象曰兌說也。

虞翻曰兌口故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大壯乾為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為順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屯坎為勞震喜兌說坤為民坎為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虞翻曰屯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說無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為忘或以坤為死也。

說之大民勸矣哉。

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為喜笑故人勸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為朋伏艮為友坎為習震為講習。

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

虞翻曰得位四變應已故和兌吉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

九三孚兌吉悔亡。

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為志故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案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詭邪求悅所以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虞翻曰巽為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為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

同義也坎為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虞翻曰陽為慶謂五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案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剝有厲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虞翻曰無應乘陽動而之巽為繩艮為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二

序卦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崔憬曰人說忘其勞死而後可散之以征役離之以家邦故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渙渙者離也

三三坎下渙亨

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

王假有廟

虞翻曰乾為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為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利貞

虞翻曰坎為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變應五故利居貞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虞翻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

承貴王與上同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荀爽曰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為立廟假大也言受命之王居五大位上體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廟

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虞翻曰巽為木坎為水故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荀爽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陰上至四承五為享帝陽下至二為立廟也離

日上為宗廟而謂天帝宗廟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繼於上至於宗廟其實在地地者陰中之陽

有似廟中之神○虞翻曰否乾為先王享祭也震為帝為祭良為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

謂成既濟有噉噬食象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虞翻曰坎為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虞翻曰承二故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虞翻曰震為奔坎為机為矯輮巽為足艸棘有足艸肱據之憑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

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虞翻曰動而得位故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荀爽曰體中曰躬謂渙三使承上為志在外故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王弼曰渙之為義內險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咎

六四渙其羣元吉

虞翻曰謂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

渙有丘匪夷所思

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稱丘匪非也夷謂淺四應在初三變坎為思故匪夷所思也○虞氏曰自二居四

離其羣侶渙其羣也得位承尊故元吉也互體有艮艮為山丘渙羣離則光大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

夷之思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虞翻曰謂三已變成離故四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

九家易曰：謂五建二為諸侯使下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違反也。此本否卦，體乾為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陽稱大，故曰澆汗其大號也。

澆王居无咎。

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虞翻曰：五為王，艮為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澆其血，去逖出，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坎為血，為逖，變也。二變為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澆其血，逖害也。

虞翻曰：乾為遠，坤為害，體遇，上故遠害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崔憬曰：離散之道，不可終行，當宜節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離，受之以節。

三三，坎下節，亨。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也。

苦節不可貞。

虞翻曰：謂上也，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節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虞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虞翻曰：位極於上乘陽，故窮也。

說以行險。

虞翻曰：兌說，坎險，震為行，故說以行險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虞翻曰：中正，謂五，坎為通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虞翻曰：泰乾，天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為夏，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虞翻曰：艮手，稱制，坤數十為度，坤又為害，為財，二動，體剝，剝為傷，三出復位，成既濟定，坤剝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

侯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為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虞翻曰：君子泰乾也，艮止為制，坤為度，震為議，為行，乾為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乾三之五，為制數度。

坤五之乾，為議德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虞翻曰：泰，坤為戶，艮為庭，震為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來也。

虞翻曰：坎為通，二變，坤土，巽初為乘，○崔憬曰：為節之始，有應所四，四為坎險，不通之象，以節崇乘，雖不通，可謂知通塞矣。戶庭，室庭也，慎密守節，故不出焉，而无咎也。案：初九應四，四互坎，艮為門闕，四居艮中，是為內戶，戶庭之象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虞翻曰：變而之坤，艮為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則凶，故言不出門庭，凶矣。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虞翻曰：三，節乘君子也，失位，故節若，嗟，哀號聲，震為雷，為出，三動得正，而體離，坎為流出，目，故則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王弼曰：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至，无所怨咎，故曰又誰咎矣。

六四，安節，亨。

虞翻曰：二已變，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應於初，故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家易曰：賁四得正承五，上通於君，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虞翻曰：得正居中，坎為美，故甘節，吉，往，謂二，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虞翻曰：艮為居，五為中，故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虞翻曰：二三變，在兩離，火炎上作，苦，故苦節，乘陽，故貞凶，得位，故悔亡。○干寶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東險伏之教，懷貪狼之志，以苦節之性，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華士少正卯之爻也，故曰貞

象曰：澤上有水，節。

虞翻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為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侯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為節。

凶。苦節既凶，甘節志得，故曰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乘陽於上，无應於下，故其道窮也。

序卦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荀爽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人信之。故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也。

三三 巽上中孚

虞翻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應陰未及三，而大壯勝已至四，故從訟來。二在訟時體離為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義也。

豚魚吉。

案：坎為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豕為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虞氏以三至上體，應便以豚魚為豕，豕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坎為大川，謂二已化邦。三利出涉坎，得正體漢，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楫也。

利貞。

虞翻曰：謂二利之正而應五也。中孚以利貞，乃應於天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

王肅曰：三四在內，二五得中，兌說而巽順，故孚也。

乃化邦也。

虞翻曰：二化應五，成坤，坤為邦，故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荀爽曰：豚魚，謂四三也。艮為山陸，豚所處。三為分，魚所在。豚者卑賤，魚者幽隱，中信之道，皆及之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楫也。

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虞翻曰：訟乾為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

荀爽曰：流風合於上，布澤惠於下，中孚之象也。

君子以議獄緩死。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訟，坎為獄，巽為議，為緩。坤為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巽喜，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訟，坎為獄，巽為議，為緩。坤為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巽喜，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荀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无意於四，則吉。故曰虞吉也。四者承五，有它意於四，則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荀爽曰：初位潛藏，未得變而應四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虞翻曰：巽其也。震為鳴，訟離為鶴，坎為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為子，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其子和之。坤為身，故稱我。吾謂五也。離為爵，位也。坤為邦國，五在艮，闕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坎，故吾與爾靡之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虞翻曰：坎為心，動得正應五，故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荀爽曰：三四俱陰，故稱得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無實，故罷而泣之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王弼曰：三四俱陰，金木異性，敵之謂也。以陰居陽，自強而進，進而礙敵，故或鼓也。四履正位，非三敵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謙巽，不報讐敵，故或歌也。歌泣无恆，位不當也。

六四，幾及，馬匹亡，无咎。

虞翻曰：訟坎為月，離為日，兌西震東，月在兌二，離在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為奔走，體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虞翻曰：訟初之四，體與上絕，故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繫如，无咎。

虞翻曰：孚，信也。謂二在坎為孚，巽繩艮手，故繫二使化為邦，得正應已，故无咎也。

象曰：有孚，繫如，位正当也。

案：以陽居五，有信繫二使變已，是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虞翻曰：震為雞，應在震，震為音，翰，高也。震為高，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侯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聲無實，中實內喪，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震為雞，雞曰翰音。

音。應音登天。何可久也。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也。故曰小過。

三三震上小過。亨利貞。

虞翻曰：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

序曰：之利。蓋取諸此。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五失正。故利貞。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可小事。

虞翻曰：小謂五。晉。坤為事。柔得中。故可小事也。

不可大事。

虞翻曰：大事。四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虞翻曰：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虞翻曰：謂五也。陰稱小。故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謂四也。陽稱大。故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

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為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也。

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王肅曰：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侯果曰：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過於大。故曰小過。

君子以行過乎恭。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上貴三。賤晉上之三。震為行。故行過乎恭。謂三致恭以存其位。與謙三同義。

喪過乎哀。

虞翻曰：晉坤為喪。離為日。艮為塚。坎為涕淚。震為出。涕淚出鼻目。體大過。遺喪過乎哀也。

用過乎儉。

虞翻曰：坤為財用。為吝嗇。艮為止。兌為小。小用止。密雲不雨。故用過乎儉也。

初六。飛鳥以凶。

虞翻曰：應四。離為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虞翻曰：祖。謂祖妣初也。母死稱妣。謂三坤為喪。為母。折入大過死。故稱祖也。妣。二過初。故過其祖。五變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三。體姤遇。故遇妣也。

虞翻曰：五動。為君。晉。坎為臣。二之五隔三。艮為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體姤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虞翻曰：體大過下。止舍巽下。故不可過。與隨三同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虞翻曰：防。防四也。失位從或。而欲折之初。戕。殺也。離為戈兵。三從離上入坤。折四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凶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虞翻曰：三來戕四。故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行過乎恭。今雖失位。進則遇五。故无咎也。四體震動。位既不正。當動上居五。不復過五。故曰弗過遇之矣。

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荀爽曰：四往危五。戒備於三。故曰往厲必戒也。勿長居四。當動上五。故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體否上傾。故終不可長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虞翻曰：密。小也。晉。坎在天為雲。陸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為密。坤為自我。兌為西。五動。乾為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公弋取彼在穴。

虞翻曰：公謂三也。弋，矰繳射也。坎為弓彈，離為鳥矢，弋無矢也。巽繩連鳥，弋人鳥之象，良為手，二為穴，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六，故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虞翻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離為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良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

晉：坎為災眚，故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虞翻曰：飛下稱亢，晉上之三，故已亢也。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三三：坎下既濟，亨，小，利貞。

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矣。

初吉：虞翻曰：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故稱初。坤五之乾二，得正處中，故初吉。柔得中也。

終亂：虞翻曰：泰坤稱亂，二上之五，終止於泰，則反成否。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天下无邦，終窮成坤，故亂其道。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荀爽曰：天地既交，陽升陰降，故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侯果曰：此水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

初吉，柔得中也。

虞翻曰：中，謂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虞翻曰：反否終坤，故其道窮也。○侯果曰：剛得正，柔得中，故初吉也。正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亂，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一曰：殷亡周興之卦也。成湯應天初吉也。商辛毒痛終止也。山止，故物亂而窮也。物不可窮，窮則復始，周受其未濟而興焉。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荀爽曰：六爻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宋衷曰：離者兩陽一陰，陰方陽剛，輿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以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稱尾，尾濡曳咎也。得正有應，於義可以危而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離為婦，泰坤為喪，茀，謂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為玄雲，故稱髮。詩曰：鬢髮如雲，乾為首。坎為美，五取乾二之坤，為坎坎為盜，故婦喪其茀。泰震為七，故勿逐七日得。與喪喪馬勿逐同義。駘，或作菲，俗說以駘為婦人蔽膝之菲，非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茀，首飾，坎為盜，離為婦，喪其菲，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為高宗，坤為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為年，位在二，故三年。坤為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體也。○于寶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方，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離為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於殷，有所弗革也。

象曰：三年克之，體也。

侯果曰：伐鬼方者，興衰除闇之征也。上六闢極，九三征之，三舉方及，故曰三年克之。興役動衆，聖猶疲體，則非小人能為，故曰小人勿用。○虞翻曰：坎為勞，故體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虞翻曰：乾為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離為日，坎為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虞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為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開之際，貴賤无恆，納或為衣或為袽也。履多懼之地，上承帝主，故終日戒，有所疑懼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實受其福。

虞翻曰：泰震為東，兌為西，坤為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咎，為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為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指樞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為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為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為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案尚書：克殷之歲。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禮。保得其時而受社福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虞氏曰。明鬼享德不享味也。故德厚者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虞翻曰。乾為首。五從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厲。位極乘陽。故何可久。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荀爽曰。居上濡五。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何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崔愷曰。夫易之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

三三。未濟亨。

虞翻曰。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稱未濟也。

小狐汔濟。

虞翻曰。否。艮為小狐。汔。幾也。濟。濟度。而濡其尾。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

虞翻曰。艮為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尾。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續終也。○于賈曰。坎為狐。說文曰。汔。潤也。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剛。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水既未潤。而乃濟之。故尾濡而无攸利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荀爽曰。柔上居五。與陽合同。故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虞翻曰。謂二未變。在坎中也。○于賈曰。狐。野獸之妖者。以喻祿父。中。謂二也。因而猶處中。故也。此以配村。雖亡國。祿父猶得封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虞翻曰。否陰消陽。至剝終坤。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不續終也。○于賈曰。言祿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續終之禮。謂叛而被誅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荀爽曰。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由未能濟也。○于賈曰。六爻皆相應。故微子更得為客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成。所以未濟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相得。則物咸濟矣。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虞翻曰。君子。否乾也。艮為慎。辨。別也。物。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艮為居。坤為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慎辨物居方也。

初六。濡其尾。吝。

虞翻曰。應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案。四在五後。故稱尾。中也。謂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姚信曰。坎為曳。為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於五。而隔於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于賈曰。坎為輪。離為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猶東蕃之諸侯。共攻三豎。以康周道。故曰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虞翻曰。謂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荀爽曰。未濟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婚姻未成。征上從四則凶。利下從坎。故利涉大川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于賈曰。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祿父反叛。管蔡與亂。兵連三年。誅及骨肉。故曰未濟征凶。平剋四國。以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

九四。貞吉。悔亡。

虞翻曰。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

虞翻曰。變之震。體師。坤為鬼方。故震用伐鬼方。坤為年。為大邦。陽得貨。四在坤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案。坎為志。震為行。四坎變震。故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

虞翻曰。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

君子之光。有孚。吉。

虞翻曰。動之乾。離為光。故君子之光也。孚。謂二。二變應已。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于賈曰。以六居五。周公攝政之象也。故曰貞吉无悔。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誠。故君子之光有。

孚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虞翻曰：動之正，乾為大明，故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虞翻曰：坎為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飲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乾為首，五動，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謂若殷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虞翻曰：節，止也。艮為節，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

### 周易集解卷第十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虞翻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荀爽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虞翻曰：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荀爽曰：謂泰卦也。○侯果曰：天地卑高，義既陳矣。

萬物貴賤，位宜差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虞翻曰：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方以類聚。

九家易曰：謂姤卦。陽爻聚於午也。方，道也。謂陽道施生，萬物各聚其所也。

物以羣分。

九家易曰：謂復卦。陰爻羣於子也。陰主成物，故曰物也。至於萬物一成，分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羣分也。

吉凶生矣。

虞翻曰：物三稱羣，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則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虞翻曰：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益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巳，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在天為變，在地為化。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虞翻曰：旋轉稱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虞翻曰：鼓，動潤澤也。雷震霆長，風巽爾兌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虞翻曰：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荀爽曰：男，謂乾初適坤，為震。二適坤，為坎。三適坤，為艮。以成三男也。女，謂坤初適乾，為巽。二適乾，為離。三適乾，為兌。以成三女也。

三適乾，為兌，以成三女也。

乾知大始。

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也。

坤化成物，今本化

荀爽曰：物，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虞翻曰：陽見稱易，陰藏為簡，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虞翻曰：乾懸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闢，故易從。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虞翻曰：陽道成乾，為父震，坎，艮，為子。木乎天者親上，故易知則有親。以陽從陰，至五多功，故易從則有功矣。○獨才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荀爽曰：陰陽相親，難而不厭，故可久也。萬物生息，種類繁滋，故可大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姚信曰：賢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為德，坤以富有為業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虞翻曰：易為乾息，簡為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今本脫

荀爽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為上中，二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設卦，案聖人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為六十四卦矣。觀象繫辭焉。

案：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系屬其辭。

而明吉凶。荀爽曰：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虞翻曰：剛推柔生，柔推剛生化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虞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荀爽曰：憂虞小疵，故悔吝也。

○虞翻曰：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于賈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為進，秋冬為退，消卦為進，消卦為退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荀爽曰：剛謂乾，柔謂坤，乾為晝，坤為夜，晝以喻君，夜以喻臣也。

六爻之動。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

三極之道也。陸績曰：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

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荀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為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荀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為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

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虞翻曰：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荀作樂字之誤。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虞翻曰：既弄也。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兌口既習所繫之辭，故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虞翻曰：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虞翻曰：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象說三才，故言乎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虞翻曰：爻有六畫，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謂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虞翻曰：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荀爽曰：辭辭著悔吝之言，則具凶咎，有其小疵，地於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

无咎者，善補過也。虞翻曰：失位為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退思補過者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侯果曰：二五為功譽位，三四為凶懼位，凡爻得位則貴，失位則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矣。

齊大小者存乎卦。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韓康伯曰：辭爻辭也。即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以明吉凶，故大小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存乎爻。至於悔吝，无咎其一也。吉凶，悔吝，无咎，皆生乎變，事有小大，故下歷言五者之差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虞翻曰：介，幾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乎介，謂識小疵。

震无咎者存乎悔。虞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虞翻曰：陽易指天，陰險指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指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今本天下

虞翻曰：準，同也。彌，大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

荀爽曰：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視者也。謂否卦變成未濟也。明，謂天地之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謂泰卦變成既濟也。

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今本及作反。

九家易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矣。交，泰時春也。分，離時秋也。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虞翻曰：魂，陽物，謂乾神也。變，謂坤鬼。乾純粹精，故主為物。乾流坤體，變成萬物。故遊魂為變也。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鄭元曰：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也。九六，金水之數也。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為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為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木火生生物，金水終物。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無所差違之也。

知周乎萬物。

荀爽曰：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乎萬物也。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九家易曰：言乾坤道濟成天下而不過也。○王凱沖曰：知周道濟，洪纖不遺，亦不過差也。

旁行而不流。

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既周而復始也。○侯果曰：應變旁行，周被萬物，而不流淫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

荀爽曰：坤建於亥，乾立於巳。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為樂天。乾下有伏巽，為知命。陰陽合居，故不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荀爽曰：安土，謂否卦。乾坤相據，故安土。敦仁，謂泰卦。天氣下降，以生萬物，故敦仁。生息萬物，故謂之愛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九家易曰：範圍，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歲時降婁、大梁、寶沈、鶉首、鶉尾、壽星、大火、樛木、星紀、玄枵之屬是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

荀爽曰：謂二篇之冊，曲成萬物，無遺失也。○侯果曰：言陰陽二氣，委曲成物，不遺微細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無所不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干寶曰：否泰盈虛者，神也。變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萬物，無常方，易之應變化，無定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康伯曰：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為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在陰為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虞翻曰：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侯果曰：仁者見道，謂道有仁。知者見道，謂道有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

侯果曰：用道以濟，然不知其力。

故君子之道魁矣。

韓康伯曰：君子體道以為用，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眇矣乎。故常無欲以觀妙，可以語至而言極矣。

顯諸仁，藏諸用。

王凱沖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為，藏諸用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侯果曰：聖人成務，不能無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無情，故無憂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荀爽曰：盛德者，天。大業者，地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王凱沖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

生生之謂易。

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

成象之謂乾。

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備，以成乾象也。

效法之謂坤。

案：爻猶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之象卦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孔穎達曰：謂窮極著策之數，逆知將來之事，占其吉凶也。

通變之謂事。

虞翻曰：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韓康伯曰：神也者，變化之稱，妙萬物而為首，不可以形詰者也。故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虛，歛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矣。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為始，言變化而稱乎神也。夫唯天之所為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不思玄覽，則以神為名。蓋實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者也。

夫易廣大矣。

虞翻曰：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剛，故廣也。

以言乎遠則不報。

虞翻曰：報，止也。遠，謂乾。天高不報也。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虞翻曰：地謂坤。坤至靜而德方，故正也。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虞翻曰：謂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德，故稱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宋衷曰：乾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而物無天殫，是以大生也。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宋衷曰：翕，猶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羣蟄，敬導沈滯矣。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无冥害，是以廣生也。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

荀爽曰：陰廣陽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

虞翻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配夏、否、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

陰陽之義配日月。

荀爽曰：謂乾含於離，配日而居。坤含於坎，配月而居之義是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順。乾坤易簡相配於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

子曰：易其至矣乎。

崔憬曰：夫言子曰：皆是語之別端，此更美易之至極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虞翻曰：崇德效乾，廣業法坤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虞翻曰：知，謂乾。效天崇禮，謂坤。法地卑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虞翻曰：位，謂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易出乾入坤，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故易行乎其中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虞翻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為道門，成性，謂成之者性也。陽在道門，陰在義門，其易之門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虞翻曰：乾稱聖人，謂庖犧也。噴，謂初。自上議下稱擬，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虞翻曰：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為六賁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虞翻曰：重首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

而觀其會通。

荀爽曰：謂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張璠曰：會者，陰陽合會。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通，既濟是也。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孔穎達曰：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一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於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則為吉也。若會通典禮失，則為凶矣。是故謂之爻。

孔穎達曰：謂此會通之事而為爻也。爻者，效也。效諸物之變通，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也。言天下之至噴而不可惡也。

虞翻曰：至噴無情，陰陽會通，品物流宕，以乾易坤，簡之至也。元善之，故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虞翻曰：以陽動陰，萬物以生，故不可亂。六二之動直以方動，僞誤作噴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虞翻曰：以陽擬坤而成震，震為言議，為後動，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安其身而後動，謂當時也矣。擬議以成其變化。

虞翻曰：擬天成變，擬地成化，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孔穎達曰：上略明擬議而動，故引鶴鳴在陰，取同類相應以證之。此中孚九二爻辭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虞翻曰：君子，謂初也。二變五來應之，艮為居，初在艮內，故居其室。震為出言，乾為善，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也。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虞翻曰：謂二變則五來應之，體益卦，坤數十，震為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震巽同聲，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為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此信及應魚者也。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虞翻曰：謂初陽動，八陰成坤，坤為不善也。

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虞翻曰：謂初變體剝，剝父弑君，二陽肥遯，則坤遠之，而承於五，故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虞翻曰：震為出，為言，坤為身，為民也。

行發乎迺見乎遠。虞翻曰：震為行，坤為迺，乾為遠，兌為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迺見遠也。

言行，君子之機，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荀爽曰：艮為門，故曰機。震為動，故曰機也。○翟元曰：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發動有中否，主

於榮辱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虞翻曰：二已變成益，巽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艮為慎，故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侯果曰：同人九五爻辭也。言九五與六二初未好合，故先號咷，而後得同心，故笑也。引者，喻擬議於事，未有不應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虞翻曰：乾為道，故稱君子也。同人反師，震為出，為語，坤為默，巽為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虞翻曰：二人，謂夫婦，震為夫，巽為婦，坎為心，巽為同，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巽為利，乾為金，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謂夫出婦處，婦默夫語，故同心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翻曰：臭，氣也。蘭，香草，震為言，巽為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也。案六三互巽，巽為臭也，斷金之言，良藥苦口，故香若蘭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來應，必須擬議謹慎，則物來應之，故引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慎之理也。○虞翻曰：其初難知，陰又失正，故獨舉初六。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虞翻曰：苟，或錯置也。頤，坤為地，故苟錯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

夫茅之為物薄。虞翻曰：陰道柔賤，故薄也。而用可重也。

虞翻曰：香潔可貴，故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侯果曰：言初六柔而在下，苟能恭慎誠潔，雖置於地，神亦享矣。此章明但能重慎卑退，則悔吝無從而生，術道者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之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矣。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虞翻曰：坎為勞，五多功，乾為德，德言至，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為厚，坤為至。

勞謙君子有終吉。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之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矣。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虞翻曰：坎為勞，五多功，乾為德，德言至，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為厚，坤為至。

勞謙君子有終吉。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之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矣。

故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虞翻曰：震爲雷，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

德首盛禮首恭。

虞翻曰：謙旁通履，乾爲盛德，坤爲禮，天道虧盈而益謙，三從上來，同之盛德，故恭。巽爲首，故德首盛禮首恭。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虞翻曰：坎爲勞，故能恭，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

孔穎達曰：上既以謙德保安，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羸九不謙之義也。

子曰：貴而无位。

虞翻曰：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

高而无民。

虞翻曰：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

賢人在下位。

虞翻曰：乾稱賢人，下位，謂初也。避世無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憂也。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虞翻曰：謂上无民，故无輔。乾益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射亢極上，故以爲誠也。

不出戶庭，无咎。

孔穎達曰：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慎周密，故引節初周密之事，以明之也。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虞翻曰：節本泰卦，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爲之階也。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虞翻曰：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賊，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壞，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虞翻曰：幾，初也。謂二已變成坤，坤爲事，故幾事不密，初利居貞，不密，初動則體剝，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虞翻曰：君子，謂初，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慎密，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虞翻曰：爲易者，謂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孔穎達曰：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貨貴，故引解六三爻辭以明之矣。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虞翻曰：陰稱，小人，坤爲事，以賤倍貴，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虞翻曰：君子，謂五，器，坤也。坤爲大車，故乘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虞翻曰：小人，謂三，既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知盜乎，此之謂也。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虞翻曰：三倍，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於坤，五來寇三，以離戈兵，故稱伐之，坎爲暴也。

慢藏，侮盜，野容，侮淫。

虞翻曰：坎心爲侮，坤爲藏，兌爲見，震而見，故慢藏。三動成乾，爲野，坎水爲淫，二變藏坤，則五來奪之，故慢藏，侮盜，野容，侮淫。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虞翻曰：五來奪三，以離兵伐之，故變寇言戎，以成三惡，二藏坤時，艮手招盜，故盜之招。

其所撰者唯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故不數矣又引顧欽同王弼所說而斷數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而著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也○案崔氏探玄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將八卦陰陽以配五十之數餘其天一地四無所襲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習者斯乃談何容易哉且聖人之旨選環可解約文中義須窮指歸即此章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結大衍之前義也既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將五合之數配屬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減一以并五備六爻之位著卦兩兼終極天地五十五之數也自然窮理盡性神妙無方藏往知來以前民用斯之謂矣

分而為二以象兩  
崔憬曰四十九數合而未分是象太極也今分而為二以象兩儀矣

掛一以象三

孔穎達曰就兩儀之中分掛其一於最小指間而配兩儀以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崔憬曰分揲其書皆以四為數一策一時故四策以象四時也

歸奇於扚以象兩

虞翻曰奇所掛一策扚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扚扚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為一扚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扚以象閏者也

五歲再闕故再扚而後掛

虞翻曰謂已一扚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扚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為再扚則再闕也又分扚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謂已二扚又加一為三并重合前二扚為五歲故五歲再闕再扚而後掛此參伍以變據此為三扚不言三闕者闕歲餘十日五歲闕六十日盡矣後扚闕餘分不得言三扚二闕故從言再扚而後掛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

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虞翻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戒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天數二十有五  
虞翻曰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四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干寶曰衍合也○崔憬曰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蓍數則是說大衍之數也明倚數之法當參天兩地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為少陽其數三坎為中陽其數五震為長陽其數七乾為老陽其數九兌為少陰其數二離為中陰其數十巽為長陰其數八坤為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數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者則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蓋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為一數而守其位也王輔嗣云演天地之數所相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之以成即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者但言所賴五十不釋其所從來則是虛度而言非有實據其一不用將為法象太極理雖可通以為非數而成義則未允何則不可以有對無五稱五十以為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大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又釋其用四十九則有其一不用以為策中



地數三十。

虞翻曰：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虞翻曰：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荀爽曰：在天為變，在地為化。在天為鬼，在天為神。○姚信曰：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為受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為也。○侯果曰：夫通變化，行鬼神，莫近於數。故老聃謂子曰：汝何求道，對曰：吾求諸數。明數之妙，於鬼神矣。

乾之册二百一十有六。

荀爽曰：陽爻之册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陽，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陽爻九合四時，四九三十六，是其義也。

坤之册百四十有四。

荀爽曰：陰爻之册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陰，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陰爻六合二十四，氣四六二百四十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陸績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為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入十三月六日也。十二月為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

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侯果曰：二篇謂上下經也，共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册，合六千九百一十二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册，合四千六百八册。則二篇之册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陸績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扚，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為方成易之一爻者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荀爽曰：二揲策掛左手一指間，三指間滿，而成一爻。又六爻，三六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

八卦而小成。

侯果曰：謂三畫成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象，此八卦未盡萬物情理，故曰小成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虞翻曰：引謂履絙引信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觸類而長。

之。其取類也大，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

天下之能事畢矣。

虞翻曰：謂乾以前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能事畢。

顯道神德行。

虞翻曰：顯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在天，速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默而成，不言而信。

存於德行者也。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右神矣。

九家易曰：陽往為酬，陰來為酢。陰陽相配，謂之右神也。孔子言大衍以下，至於能事畢矣。此足以顯明易道。又神易德行，可與經義相斟酌也。故喻以賓主酬酢之禮。所以助前聖發見其神祕矣。禮飲酒主人酌賓，為獻賓的主人為酢，主人飲之，又酌賓為酬也。先舉為酢，答報為酬。取其報以象陽唱陰和。

變化相配，是助天地明其鬼神者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虞翻曰：在陽稱變，乾五之坤，在陰稱化，坤二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為。諸儒皆上子曰：為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崔憬曰：聖人德合天地，智周萬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謂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也。

以言者尚其辭。

虞翻曰：聖人之情，見於辭，繫辭焉，以盡言也。

以動者尚其變。

陸績曰：變謂爻之變化，當議之而後動矣。

以制器者尚其象。

荀爽曰：結繩為罔罟，蓋取諸離，此類是也。

以下筮者尚其占。

虞翻曰：乾著稱筮，動離為龜，龜稱卜。動則觀其占，故尚其占者也。

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

虞翻曰：有為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也。乾二五之坤，成震。有師象，震為行，為言問。故有為有行，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謂問於蓍龜，以言其吉凶。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善德問神，卦德方智。故史擬神智以斷吉凶也。

其受命也如響。

虞翻曰：言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善應。乾二五之坤，成震。震為命，震為響。故受命，同聲相應。故

如卷也。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虞翻曰：遠謂天，近謂地，深謂幽，來物謂乾坤。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者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精謂乾純純粹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虞翻曰：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劫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之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則三天兩地而倚數者也。

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虞翻曰：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虞翻曰：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謂參伍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六爻之義，易以賈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

虞翻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為，謂其靜也專。

寂然不動。

虞翻曰：謂隱藏坤初，幾息矣，專，故不動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虞翻曰：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韓康伯曰：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則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筮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能與於此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荀爽曰：謂伏羲畫卦，窮極易幽深，文王繫辭，研盡易幾微者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著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虞翻曰：務，事也，謂易研幾開物，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蘊此四道，因聖人以章，故曰聖人之道矣。

天一。

水甲。

地二。

火乙。

天三。

木丙。

地四。

金丁。

天五。

土戊。

地六。

水己。

天七。

火庚。

地八。

木辛。

天九。

金壬。

地十。

士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著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上虞翻義也。

子曰：夫易何為而作也。

虞翻曰：問易何為取天地之數也。

夫易，開物成務。

陸績曰：開物，謂庖犧引伸八卦，重以爲六十四，觸長爻策，至於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物，聖人觀象而制罔罟耒耜之屬，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也。

冒天下之道如新而已者也。

虞翻曰：以陽開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冒，觸也。觸類而長之如此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九家易曰：凡首是故者，水上之辭也。謂以動者尚其變，變而通之，以通天下之志也。以定天下之業。

九家易曰：謂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凡事業之末，以易道決之，故言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九家易曰：謂卜筮者尚其占也。占事知來，故定天下之疑。是故善之德，因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崔愷曰：善之數七、七、四、九、象陽、開，其為用也。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善之德，因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四、象陰，方其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六爻之義，易以資。韓康伯曰：實告也。六爻之變，易以告吉凶也。聖人以此先心，觀其兆。

韓康伯曰：洗濯萬物之心者也。退藏於密。

陸績曰：受書龜之報應，決而藏之於心也。吉凶與民同患。

虞翻曰：聖人，謂應機以著神知來，故以先心。陽動人，巽為退伏，坤為閉戶，故藏密，謂齊於能以神明其德。陽吉陰凶，坤為民，故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虞翻曰：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出見往，謂藏密也。其孰能與於此哉。

虞翻曰：誰乎能為此哉。謂古之聰明，容知之君也。古之聰明，容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翻曰：謂大人也。應機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則聽，在離則明。神武，謂乾。容知，謂坤。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虞翻曰：乾五之坤，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為民，是與神物以勸民用。

陸績曰：神物，善也。聖人與善，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聖人以此齊戒。

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以神明其德夫。

陸績曰：聖人以善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消聚其身。故曰：以此齋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遠失其德，當盛見稱神明，故曰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虞翻曰：闔，閉也。謂從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閉戶者也。

闔戶謂之乾。虞翻曰：闔，閉也。謂從震之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虞翻曰：陽變陰陰，陰變陽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無窮已。故通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荀爽曰：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為器用者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荀爽曰：謂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為法。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干寶曰：發初言是故，總衆篇之義也。○虞翻曰：太極，太一也。分為天地，故生兩儀也。

兩儀生四象。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婦妹卦備，故象獨稱天地之大義也。

四象生八卦。虞翻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者也。

八卦定吉凶。虞翻曰：陽生則吉，陰生則凶。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已言於上，故不言生，而獨言定吉凶也。

吉凶生大業。

荀爽曰：一消一息，萬物豐殖富有之謂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翟元曰：見象立法莫過天地也。

變通莫大乎四時。

荀爽曰：四時相變，終而復始也。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虞翻曰：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且，巽象退。

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

崇高莫大乎富貴。

虞翻曰：謂乾正位於五，五貴坤富，以乾通坤，故高大富貴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為物，坤為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三蓋取以利天下。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莫大乎聖人者也。

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作聖聖。

虞翻曰：探，取也。初，隱也。初隱未見，故探賈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鈎深。致遠，謂乾乾為蓍。乾五之坤，大有，離為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蓍龜也。○侯果曰：覺，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顯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然而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勉勉之聖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孔穎達曰：謂成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為卜筮者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陸績曰：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荀爽曰：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洛書有六，皆

也。○孔安國曰：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侯果曰：聖人法河圖洛書，制歷象以示天下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侯果曰：四象，謂上文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四者治人之洪範，易有此象，所以示人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虞翻曰：謂繫象象之辭，八卦以象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

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義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右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又能思順，則天及人皆共右之，吉无不利者也。

子曰：右者，助也。

虞翻曰：大有，兌為口，口助稱右。

天之所助者，順也。

虞翻曰：大有五以陰順上，故為天所助者順也。

人所助者，信也。

虞翻曰：信，謂二也。乾為人，為信。庸言之信也。

履信思順，有以尚賢也。

虞翻曰：大有五應二而順上，故履信思順。比，坤為順。坎為思。乾為賢人。坤伏乾下，故有以尚賢者也。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崔憬曰：言上九履五，履人，事以信也。比五而不應三，思天道之順也。崇四匪彭，明辯於五，又以尚賢也。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重引易文，以證成其義。

子曰：信不盡言，言不盡意。

虞翻曰：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則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侯果曰：設疑而問也。欲明立象可以盡聖人言意也。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崔憬曰：言伏義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

設卦以盡情偽。

崔憬曰：設卦，謂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之情偽，盡在其中矣。

繫辭焉，以盡其言。

崔愷曰。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垂意。故辭亦垂也。變而通之以盡利。

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虞翻曰。神。易也。陽息漢為鼓。陰消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虞翻曰。緼。廢也。易麗乾廢坤。故為易之緼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侯果曰。緼。淵隲也。六子因之而生。故云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荀爽曰。毀。乾坤之體。則無以見陰陽之交易也。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侯果曰。乾坤者。動用之物也。物既動用。則不能無毀息矣。夫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雖天地至此。不運變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崔愷曰。此結上文。兼明易之形器變通之事業也。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即形質也。用者。即形質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體。則是道也。其體比用。若器之於物。則是體為形之下。謂之為器也。假令天地圓方。輪為體。以萬物資始。資生為用。為道。動物以形。驅為體。為器。以靈。識為用。為道。植物以枝幹為器。為體。以生性為道。為用。

化而裁之謂之變。

霍元曰。化。變剛柔而則之。故謂之變也。

推而行之謂之通。

霍元曰。推行陰陽。故謂之通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陸績曰。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於天下。民咸用。以為事業。○九家易曰。謂聖人畫卦。為萬民事業之象。故天下之民。尊之。得為事業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崔愷曰。此重明易之緼。更引易象及辭以釋之。言伏羲見天下之深賾。即易之緼者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陸績曰。此明說立象垂意。設卦盡情偽之意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侯果曰。典禮有時。而用有時。而去故曰。觀其會通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崔愷曰。言文王見天下之動。所以繫象而為其辭。謂之為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陸績曰。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宋衷曰。欲知天下之動者。在於六爻之辭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崔愷曰。言易道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存乎其變。推理達本而行之。在乎其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荀爽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崔愷曰。言易神。無不通。明。無不照。能達此理者。存乎其人。謂文王述易之聖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成之。九家易曰。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崔愷曰。言伏羲成六十四卦。不言而信。而以卦象明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變通者。越時者也。

虞翻曰。變通配四時。故越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虞翻曰。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陸績曰。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為道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荀爽曰。離為日。日中之時。正當離位。然後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衝離。衝為十五日。月當日衝。正值坎位。亦大圓明。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也。○陸績曰。言日月正以明照為道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虞翻曰。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虞翻曰。陽在初。弗用。確然無為。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虞翻曰。隤。安簡也。坤以簡能。簡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

虞翻曰。效法之謂坤。謂效三才以為六畫。

象也者。象此者也。

虞翻曰。成象之謂乾。謂聖人則天之象。分為三才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虞翻曰。內。初。外。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象動內。則凶見外也。

功業見乎變。

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者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崔愷曰。言文王作卦爻之辭。所以明聖人之情。陳於易象。

天地之大德曰生。

孔穎達曰。自此以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德。德常生萬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虞翻曰。乾剛坤柔。為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虞翻曰。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 周易集解卷第十五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

乘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參重三才為六爻。爻。謂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虞翻曰。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虞翻曰。乾剛坤柔。為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虞翻曰。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崔愷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實萬乘之天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實而不有位是謂其大實也。

何以守位曰仁。

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實兼濟天下。

何以聚人曰財。

陸贄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荀爽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之正辭成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崔愷曰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與財聖人實位之所要也。古者應犧氏之王天下也。

虞翻曰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離生木故知火化炮燠犧牲號庖犧氏也。仰則觀象於天。

荀爽曰震巽為雷風離坎為日月也。俯則觀法於地。

九家易曰艮兌為山澤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者也。觀鳥獸之文。

荀爽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之屬是也。○陸贄曰謂朱鳥白虎蒼龍玄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

輿地之宜。九家易曰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也。近取諸身。

荀爽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也。遠取諸物。

荀爽曰乾為金玉坤為布釜之類是也。於是始作八卦。

虞翻曰謂庖犧觀鳥獸之文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像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咸以為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聖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以通神明之德。

荀爽曰乾坤為天地離坎為日月震巽為雷風艮兌為山澤此皆神明之德也。以類萬物之情。

九家易曰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策類一物故曰類萬物之情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明矣。

作結繩而為書以田以魚蓋取諸離。今本為書。

虞翻曰離為日巽為繩日之重者唯書故結繩為書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為魚坤二稱田以書取獸曰田故取諸離也。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虞翻曰沒終作起也神農以火德繼庖犧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

斷木為耜耜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虞翻曰否四之初也巽為木為入艮為手乾為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斷木為耜耜止所耨因名曰耜。艮為小木手以撓之故耜木為耒耒耨耨器也。巽為號令乾為天故以教天下坤為田巽為股進退震足動艮長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荀元曰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艮為徑路震為足又為大塗否乾為天故致天下之民象也。坎水長山羣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噉噬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虞翻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謂作舟楫服牛乘馬之類故使民不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虞翻曰神謂乾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為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久是以日天石之吉无不利也。陸績曰陰窮則變為陽陽窮則變為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殖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九家易曰黃帝以上羽皮草木以禦寒暑至乎黃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合物也。○虞翻曰乾為治在上為衣坤下為裳乾坤萬物之總故以象衣裳乾為明君坤為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

擗木為舟拔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擗木為舟拔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此本否卦九四之二。博除也。巽為長。為木。艮為手。乾為金。艮手持金。故持木為舟。槓木為楫也。乾為遠。天放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矣。法漢而作舟楫。蓋取新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為馬。為遠。坤為牛。為重。坤初之上。為引重。乾上之初。為致遠。艮為背。巽為股。在馬上。故乘馬。巽為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寇客。

于賈曰。卒號之客。為好寇也。

蓋取諸豫。

九家易曰。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為艮。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權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艮為手。為小木。為止持。震為足。又為木。為行。坤為夜。即手持槩木。夜行擊門之象也。坎為盜。號水號長。无常。故以持號者。既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矣。

斷木為杵。闕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虞翻曰。晉上之三也。艮為小木。上來之三。斷艮。故斷木為杵。坤為地。艮手持木。以闕地。故闕地為臼。艮止於下。白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白中。杵之象也。故取諸小過。本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賁。

虞翻曰。无妄五之二也。巽為繩。為木。坎為弧。離為矢。故弦木為弧。乾為金。艮為小木。五之二。以金剡艮。故剡木為矢。乾為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發矢應。而坎雨集。故取諸賁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虞翻曰。无妄。兩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艮為穴居。乾為野。巽為處。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處。震為後世。乾為聖人。後世聖人。謂黃帝也。艮為宮室。變成大壯。乾人入宮。故易以宮室。艮為待。巽為風。兌為雨。乾為高。巽為長。木反在上。為棟。震陽動也。故上棟下宇。謂屋邊也。兌澤動下。為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隔。巽與乾絕。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者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蓋取諸大過。

虞翻曰。中孚。上下易象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為薪。艮為厚。乾為衣。為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古字也。聚土為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

坤為喪期。謂從新喪至總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巽為木。為入處。兌為口。乾為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為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稔之象也。故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其繩。事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夫木坤也。下有伏坤。坤之象也。上又見乾。乾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夫者。決也。取百官以辨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夫。金決竹木。為辨契象。故法夫而作辨契矣。○虞翻曰。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履首上古。巽為繩。離為罔。罔。乾為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夫旁通剝。剝坤為辨。兌為契。故易之以辨契。乾為百官。艮為君。坤為衆臣。為萬民。為迷。乾為治。夫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夫。大壯。大過。夫。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有易之大壯。本无妄。夫木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過。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過。亦言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

是故易者。象也。于賈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象也者。象也。

崔愷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象之象也。象者。材也。

虞翻曰。象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為三才。謂天地人之道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虞翻曰。動。發也。謂兩三才。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

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陽。故耦。謂德行何可者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韓康伯曰。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為統衆。无為。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一。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道。必二。斯陰陽之數。君臣之辯也。以一為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也。陰卦曰。小人之道也。

易曰。慎慎往來。朋從爾思。覆元曰。此成之九四辭也。成之為卦。三君三民。四獨遠陰。思慮之交也。○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寂寂以感物。不思而至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韓康伯曰：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天下何思何慮。

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

虞翻曰：謂成初往之四，與五成離。故日往，與二成坎。故月來。之外日往，在內月來。此就爻之正者也。

月往則日來。

虞翻曰：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三成離。故日來者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虞翻曰：既濟體兩離坎象，故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

虞翻曰：乾為寒，坤為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

暑往則寒來。

虞翻曰：陰消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崔愷曰：言日月寒暑往來雖多，而明生歲成，相推則一。何思何慮於其間哉。

往者謂也。

荀爽曰：陰氣往，則萬物謂者也。

來者信也。

荀爽曰：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

謂信相感而利生焉。

虞翻曰：成成象，故相成。天地成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利生。謂陽出震，陰伏藏，尺蠖之謂，以求信也。

荀爽曰：以喻陰陽氣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虞翻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為蛇。陽息初，震為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為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侯果曰：不謂則不備，不蟄則无存，則屈蟄相感而後利生矣。

以况无思得一，則萬物歸思矣。○莊子曰：古之畜天下者，其治一也。記曰：通於一，萬事畢。无心得，鬼神服。此之謂矣。蛇，謂行蟲。郭璞云：蝮蛇也。

服此之謂矣。蛇，謂行蟲。郭璞云：蝮蛇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姚信曰：陽稱精，陰為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為姤復，故曰致用也。○韓康伯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干寶曰：能精義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於神道，而逆禍福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九家易曰：利用，陰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謂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嚙處也。時既潛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崇德，體卑而德高也。○韓康伯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之。若彼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荀爽曰：出乾之外，无有知之。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虞翻曰：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乾為盛德，故德之盛。○侯果曰：夫精義入神，利用崇德，亦一致之道極矣。過斯以往，則未之能知也。若窮於神理，通於變化，則德之盛者能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孔穎達曰：上章先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危辱，何崇之有。此章引困之六三，履非其位，欲上於四，自四應初，不納於己，是困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物，非己所乘，是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又有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象也。

子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

虞翻曰：困木成，成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成。為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陽稱名陰為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也。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虞翻曰：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為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

陸績曰：六三從困辱之家，變之大過，為棺槨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孔穎達曰：前章先須安身，可以崇德。故此明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證之矣。

子曰：隼者，禽也。

虞翻曰：離為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

弓矢者，器也。

虞翻曰：離為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

虞翻曰：離為矢，坎為弓，坤為器，引之者人也。

虞翻曰：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令三出而射也。君子處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虞翻曰：三，伏陽為君子。二，變時，坤為身，為處器。為藏弓矢，以待射也。艮為待，為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準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性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觀三出，射去準也。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虞翻曰：括，作也。震為語，乾五之坤二，成坎弓，離矢動以貫準，故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虞翻曰：謂否也。以坤滅乾，為不仁不義。坤為恥，為義，乾為仁，為畏者也。不見利不動，不威不微。

虞翻曰：否，乾為威，為利，巽為近利，謂否五之初。成噬嗑市，離日見乾，為見利，震為動，故不見利不動。五之初，以乾滅坤，故不威不微，震為微也。

小微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

虞翻曰：艮為小乾，為大五下威初，坤殺不行，震懼讎，故小德大誠。坤為小人，乾為福，以陽下陰，艮說無疆，故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九家易曰：噬嗑六五，木先在初，處非其位，小人者也。故歷說小人所以為罪，終以攻害，雖欲為惡，能止不行，則无咎。○侯果曰：噬嗑初九爻辭也。校者，以木夾足止行也。此明小人因小刑而大誠乃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虞翻曰：乾為積善，陽稱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虞翻曰：坤為積惡，為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虞翻曰：小善，謂復初。

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

虞翻曰：小惡，謂姤初。

故惡積而不可弇。

虞翻曰：謂陰息婦至，懸子弑其父，故惡積而不可弇。

罪大而不可解。

虞翻曰：陰息遞成否，以臣弑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校滅耳，凶。

九家易曰：噬嗑上九爻辭也。陰自初升五，所在失正，積惡而罪大，故為上所滅，善不積，斥五陰爻也。○不明者，聞善不聽，聞戒不改，故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崔愷曰：言有危之慮，則能安其位不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崔愷曰：言有亡之慮，則能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

崔愷曰：言有防亂之慮，則能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虞翻曰：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否，坤為安，危，謂上也。○翟元曰：在安慮危，存而不忘亡。

荀爽曰：謂除戎器，戒不虞也。○翟元曰：在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

荀爽曰：謂思而逆防之。○翟元曰：在治而慮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虞翻曰：坤為身，謂否反成泰，君位定於內，而臣忠於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

荀爽曰：存不忘亡也。

繫于包桑。

荀爽曰：桑者，上玄下黃，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卦，五在否

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

子曰：德薄而位尊。

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

知少而謀大，作小。

虞翻曰：兌為小知，乾為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矣。

力少而任重。

虞翻曰：五至初，體太過，木末弱，故力少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蹇不及矣。

虞翻曰：蹇，少也。及，及於刑矣。

易曰：非折足履公輔，其刑淫，言不勝其任也。

孔穎達曰：言不能安身智小謀大而遇禍也。故引鼎九四以證之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

虞翻曰：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惡鼎四折足。故以此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虞翻曰：豫上，謂四也。四失位諂瀆。上，謂交五。五貴震為笑言，笑言且諂也。故上交不諂，下，謂交三。坎為瀆。故下交不瀆。欲其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

其知幾乎。

侯果曰：上謂王侯，下謂凡庶。君子上交不至諂媚，下交不至瀆慢，悔吝无從而生，豈非知微者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虞翻曰：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者，不可以名尊，不可以形觀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言吉之先見。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事用終日，斷可識矣。

孔穎達曰：前章言精義入神，此明知幾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證之。○崔憬曰：此爻得位居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

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姚信曰：此謂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於三，故曰知章。體坤處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故曰知剛。

萬夫之望。

荀爽曰：聖人作而萬物視。○干寶曰：言君子苟達於此，則萬夫之望矣。周公開齊魯之政，知後世彌窮之勢，幸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為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虞翻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

虞翻曰：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

知之未嘗復行也。

虞翻曰：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理，天下歸仁。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侯果曰：復初九爻辭，始、近也。庶、冀也。此明知微之難。則知微者唯聖人耳。顏子亞聖，但冀近於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則昧，理章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過。

### 周易集解卷第十六

天地壹壹，萬物化醇。

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孔穎達曰：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章明得一之事也。綱、縷、氣、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綱縷，其相和會，感應變化，而有精醇之生。萬物自化，若天地有心為一，則不能使萬物化醇者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長為男，兌為女。故男女構精，乾為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干寶曰：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於人事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侯果曰：損六三爻辭也。象云：一人行，三則疑。是衆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綱縷化醇，致一之道，則无患累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為安身，震為後動。○崔憬曰：君子將動有所為，必自揣安危之理。

在於己身然後動也。

易其心而後語。

虞翻曰乾為易益初體復心震為後語。○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於事心難不可出語必和易其心而後言。

定其交而後求。

虞翻曰震專為定為後交謂剛柔始交良為求也。○崔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與各然後可以事求之。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無疆故全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虞翻曰否上窮災故懼來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民震為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為交。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虞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剛剝傷臣弑君子弑父故傷之者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侯果曰益上九交辭也此明先安身易心則羣善自應若危動懼語則物所不與故凶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荀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荀爽曰陽物天陰物地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虞翻曰合德謂天地雜保大和日月戰乾剛以體天坤柔以體地也。

以體天地之撰。

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謂九天數六地數也剛柔得以為體矣。

以通神明之德。

九家易曰隱藏謂之神若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之德。

其稱名也難而不越。

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雜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虞翻曰稽考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弑其君父故為亂臣陽出復巽入坤出坤故衰世之意邪。○侯果曰於嗟也稽考也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開而當名。

虞翻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姤之坤是章往也。陽息出初故開而當名。

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干寶曰辨物類也正言言正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於經矣。

其稱名也小。

虞翻曰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復小而辨於物者矣。

其取類也大。

虞翻曰謂乾陽也為天為父觸類而長之故大也。

其行遠其辭文。

虞翻曰遠謂乾文謂坤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虞翻曰曲謂肆直也陽曲初震為言故其言曲而中坤為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坤為民乾為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

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

虞翻曰與易者謂厄機也文王母經繫厄機於乾五乾為古五在乾中故與於中古繫以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厄機為中古則厄機以前為上古。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虞翻曰謂憂患百姓未知利與遠害不行禮義茹毛飲血衣食不足厄機則天八卦通為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

虞翻曰乾為德履與謙旁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為基。○侯果曰履禮蹈禮不倦德之基也自下九卦是復道之故特言矣。

謙德之柄也。

謙德之柄也。

謙德之柄也。

謙德之柄也。

虞翻曰坤為柄。柄。木也。凡其德皆曰爻也。○于賢曰。柄。所以持物。所以持禮者也。復德之本也。

虞翻曰。得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復德之固也。

虞翻曰。立不易方。守德之固。損德之性也。

荀爽曰。微於冥然。所以修德。益德之裕也。

荀爽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困德之辯也。

鄭元曰。辯。別也。道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而。於是別也。井德之地也。

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異德之制也。

虞翻曰。巽。為號令。所以制下。故曰復之制也。○孔穎達曰。此上五。其各以復為用也。履和而至。

虞翻曰。謙。與履通。謙。坤柔和。故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為貴者也。謙尊而光。

荀爽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復小而辨於物。

虞翻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恆難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損先難而後易。

虞翻曰。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終反成益。得位於門。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益長裕而不設。

虞翻曰。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不設也。困窮而通。

虞翻曰。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為通。故困窮而通也。井居其所而遷。

韓康伯曰。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巽稱而隱。

崔憬曰。言巽申命行事。是稱揚也。陰助德化。是徵隱也。自此以下。明九卦德之體者也。履以和行。

虞翻曰。禮之用。和為貴。謙。為行。故以和行也。謙以制禮。

虞翻曰。陰稱禮。謙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也。復以自知。

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復以一德。

虞翻曰。復德之固。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損以遠害。

虞翻曰。坤為養。泰以初止坤上。故遠害。乾為遠。益以興利。

荀爽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興利也。困以寡怨。

虞翻曰。坤為怨。否。弑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井以辨義。

虞翻曰。坤為義。以乾別坤。故辨義也。巽以行權。

九家易曰。巽象號令。又為近利。人君政教進退釋利而為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所以說九卦者。聖人履變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然其意義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侯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為道也屢遷。

虞翻曰。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無常。故屢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虞翻曰。變。易動行。六虛。六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戌為月。離巳。

為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虞翻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在天稱上入地為下故上下无常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虞翻曰典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為典要。適乾為晝。適坤為夜。○侯果曰謂六爻剛柔相易。遠近恒唯變所適。非有典要。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虞翻曰出乾為外入坤為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陽懼死使知懼也。○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以遠時為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為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虞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虞翻曰臨見也。言陰陽施行以生萬物。无有師保生成之者。萬物出生。皆如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為父坤為母。○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為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內謂婦人之居室。則无牧遠也。雖无師保切戒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初帥其群而授其方。

虞翻曰初始下也。帥正也。謂脩辭立誠。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帥其群。而授其方。○侯果曰率。修方道也。言修易初首之辭。而度其終末之道。盡有典常。非虛設也。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苟誠也。其人謂乾為實人。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崔憬曰言易道深遠。若非其聖人。則不能明其道。故知易道不虛而自行。必文王然後能弘也。

易之為術也。

干寶曰重發易者。別殊行也。

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虞翻曰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崔憬曰質。體也。言易之書。原窮其事之初。若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易原始潛龍之勿用。要終亢龍之有悔。復相明以為體也。諸卦亦然。若大畜而後通之類是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干寶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九二為坎。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者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者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者德來為好。物刑來為惡。物相為與。休廢為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家也。

侯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彰。故易知。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侯果曰。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福過在卒成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假如乾之九三。噬嗑初九。猶可擬議而之。善至上九。則凶與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虞翻曰撰德。謂乾辨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崔憬曰。上既具論初上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虞翻曰。謂知存亡。要終者也。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亡。故曰居可知矣。○崔憬曰。噫。歎聲也。言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居然可知矣。孔疏扶王弼義。以此中爻為二五之爻。居中无偏。能統一卦之義。事必不然矣。何則。上文云。六爻相雜。唯其時物。言雖錯雜。而各獨會於時。獨主於物。豈可以二五之爻。而兼其雜物撰德。是非存亡吉凶之事乎。且二五之撰德。與是。要存與吉。則可矣。若主物與非。要亡與凶。則非其所象。故知其不可也。且上論初上二爻。則此中總言四爻矣。下論二四三五。則是重述其功位者也。

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韓康伯曰。夫象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者也。形之所宗者。道象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象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與四同功。

韓康伯曰。同陰功也。○崔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主士大夫位。佐於一國。四主三公。故伯之位。佐於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

而異位。

韓康伯曰。有外內也。○崔憬曰。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故伯位。尊。故有異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韓康伯曰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近於君故多懼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崔愷曰此言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崔愷曰言二是陰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異於四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韓康伯曰有貴賤也○崔愷曰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異者也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崔愷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爲一國之君有威權之重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則必致凶

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

其柔危其剛勝邪

侯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

其時也剛居而凶者失其應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荀爽曰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固悉備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崔愷曰言易之爲書明三才廣无不包悉備有萬物之象者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崔愷曰言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道兩爻爲一才六爻爲三才則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即三才

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

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

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

爻有尋故曰物

于寶曰尋尋也爻中之義萃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

物也象顯中有物曰嘖嘖是其義也

物相雜故曰文

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爻乃有文章

故曰文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于寶曰其辭爲文也動作云爲必考其事今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程姜以死黃裳元吉南剛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

王相之氣君子以選官小人以遇罪也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虞翻曰謂文王與紂六爻之辭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禮其

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和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

鄭君從俗以文王爲中古失之遠矣

是故其辭危

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

陸績曰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

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於包桑之屬是也

易者使傾

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之屬是也

其道蓋大百物不廢

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百物不廢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稱易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

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虞翻曰阻險阻也謂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險坎爲水巽高兌下地險山川丘陵故以知阻也

能說諸心

虞翻曰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

能研諸侯之慮

虞翻曰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虞翻曰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亹亹進也雖爲龜

乾爲著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亹亹者謂莫善著龜也○荀爽曰亹亹者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

者成。違時者敗也。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虞翻曰：祥，疑祥也。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為吉事為祥。謂復初乾元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虞翻曰：象事，謂坤為器。乾五之坤，象故象事知器也。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既其占。故知來。○侯果曰：易之云為唯變所適，為善則吉事必應。觀象則用器可為求吉，則未形可視者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虞翻曰：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乾為聖人成能，謂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崔憬曰：言易擬天地設乾坤二位，以明重卦之義，所以成聖人伏羲文王之能事者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虞翻曰：乾為人，坤為鬼，乾二五之坤，坎為謀，乾為百，坤為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朱仰之曰：人謀及卿士，鬼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也。八卦以象告。

虞翻曰：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爻象以情言。

崔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虞翻曰：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故剛柔雜居，長為居，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崔憬曰：言文王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虞翻曰：乾變之坤成震，震為言，故變動以利言也。吉凶以情遷。

虞翻曰：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是以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虞翻曰：攻，摩也。乾為愛，坤為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虞翻曰：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悔吝，言小疵。○崔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情偽相感而利寄生。

虞翻曰：情，陽，陰也。情感偽生利，偽感情生害，乾為利，坤為害。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韓康伯曰：近，況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逼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也。或有相違而無患者，得其應也。相須而偕凶，乖於時也。隨事以考之，義可見矣。

成害之悔且吝。虞翻曰：坤為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為悔且吝也。將叛者其辭慙。

荀爽曰：謂屯六三往吝之屬也。○虞翻曰：坎人之辭也。近而不相得，故叛。坎為隱伏，將叛，坎為心，故慙也。○侯果曰：凡心不相得，將懷叛逆者，辭必慙也。中心疑者其辭枝。

荀爽曰：或從王事，无成之屬也。○虞翻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侯果曰：中心疑貳，則失得无從，故枝分不一也。吉人之辭寡，蹇人之辭多。

荀爽曰：謂睽上九之屬也。○虞翻曰：震人之辭也。震為決躁，恐懼觀變，笑言啞啞，故多辭。○侯果曰：蹇人煩急，故辭多。經善之人其辭游。

荀爽曰：游，豫之屬也。○虞翻曰：兌人之辭也。兌為口舌，經乾乾為善人也。○崔憬曰：妄稱有善，故自矜其美，而辭必浮游不實。

失其守者其辭誦。荀爽曰：謂泰上六城復于隍之屬也。○侯果曰：失守則沮辱而不申，故其辭誦也。爻有此象，故占辭亦從矣。○虞翻曰：巽人之辭也。巽詰誦，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誦。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罪伏，上經終坎離，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

荀爽曰：謂泰上六城復于隍之屬也。○侯果曰：失守則沮辱而不申，故其辭誦也。爻有此象，故占辭亦從矣。○虞翻曰：巽人之辭也。巽詰誦，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誦。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罪伏，上經終坎離，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



### 周易集解卷第十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孔穎達曰：據今而稱上代，謂之昔者。聰明睿智，謂之聖人。即伏羲也。案下繁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今言作易，明是伏羲，非開文王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荀爽曰：幽，隱也。贊，見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著者，册也。謂陽爻之册三十有六，陰爻之册二十有四。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上配列宿，下副物數。生著者，謂著從爻中生也。○干寶曰：幽，味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於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下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著之法者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虞翻曰：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為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數也。○准，倣曰參三也。謂於天數五地數五中，以八卦配天地之數，起天三配艮而立三數，天五配坎而立五數，天七配震而立七數，天九配乾而立九數。此從三順配陽四卦也。地從二起，以地兩配兌而立二數，以地十配離而立十數，以地八配巽而立八數，以地六配坤而立六數。此從兩逆配陰四卦也。其天一地四之數，無卦可配，故虛

周易集解 卷十七

四〇三

周易集解 卷十七

四〇四

而不用，此聖人取八卦配天地之數，總五十而為大衍。案此說不盡，已得在大衍章中，詳之明矣。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虞翻曰：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坤剛柔，立本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十六，則有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虞翻曰：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為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虞翻曰：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和順，謂坤道德，謂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虞翻曰：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為命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虞翻曰：重言昔者，明謂庖犧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

虞翻曰：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崔憬曰：此明一卦立爻有三才二體之義。故先明天道既立，陰陽地道又立，剛柔人道亦立。仁義以明之也。何則？在天雖剛，亦有柔德在地雖柔，亦有剛德。故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豈可不兼仁義乎？所以易道兼之矣。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虞翻曰：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虞翻曰：迭，遞也。分陰為柔，以象夜。分陽為剛，以象晝。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更用，故迭用柔剛矣。故易六畫而成章。

章，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

天地定位。謂乾坤五畫二賤，故定位也。

山澤通氣。謂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

周易集解 卷十七

四〇五

雷風相薄。

謂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

水火不相射。

謂坎離射。脈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

八卦相錯。

錯摩。則剛柔相摩。八卦相薄也。

數往者順。

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

知來者逆。

謂乾息從子至巳。上下。故逆也。

是故易逆數也。

易。謂乾易。故逆數。此上虞義。

需以動之。

荀爽曰。謂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萬物萌動也。

風以散之。

謂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

兩以潤之。

謂建子之月。合育萌芽也。

日以烜之。

謂建午之月。太陽欲長者也。

艮以止之。

謂建丑之月。消息畢止也。

兌以說之。

謂建酉之月。萬物成熟也。

乾以君之。

謂建亥之月。乾坤合居。君臣位得也。此上荀義。

坤以藏之。

九家易曰。謂建中之月。坤在乾下。包藏萬物也。乾坤交索。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又雷與風雨。

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恒在者也。故直說名矣。○孔穎達曰。

此又重明八卦之功用也。上四象象。下四象卦者。王肅以為互相備也。則明雷風與震巽同川。乾。

坤與天地同功也。

帝出乎震。

崔愷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出生。

齊乎巽。

立夏則巽王。而萬物繁育。

相見乎離。

夏至則離王。而萬物皆相見也。

致役乎坤。

立秋則坤王。而萬物致養也。

說言乎兌。

秋分則兌王。而萬物所說。

戰乎乾。

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

勞乎坎。

冬至則坎王。而萬物之所歸也。

成言乎艮。

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此崔新義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虞翻曰。出生也。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也。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繁育也。

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巽陽隱室。故繁育。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離為日。為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離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離南方故南。而乾為治。乾五之坤。坎為耳。離為明。故以聽天下。向明而治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陰無陽。故道廣布。不主一方。含弘光大。養成萬物。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兌為兩澤。故說萬物。震為言。震二。

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剛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故陰陽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歸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此上虞義。○崔愷曰。以

坎是正北方之卦。立冬已後。萬物歸藏於坎。又陽氣伏於子。潛藏地中。未能浸長。勞局乘陰之中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虞翻曰。艮三得正。故復稱卦。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韓康伯曰。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無物。妙萬物而為言也。明則雷疾

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而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崔愷曰。謂春分之時。雷動則草木滋生。蟄蟲發起。所動萬物。莫急於此也。

機萬物者。莫疾乎風。

言風能鼓機萬物。春則發散草木枝葉。秋則摧殘草木枝條。莫急於風者也。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言火能乾燥萬物。不至潤濕。於陽物之中。莫過乎火。熯亦燥也。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言光說萬物。莫過以澤而說之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言滋潤萬物。莫過以水而潤之。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言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為今歲首。以之終。而為去歲末。此則叶夏正之義。莫盛於

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而發天地。無為而無不為。成雷風等有為之神妙也。

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機燥潤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

物。各取便而論也。此崔新義也。

故水火相逮。

孔穎達曰。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

而氣相逮及。

雷風不相悖。

孔穎達曰。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

相薄而不相逆者也。

山澤通氣。

崔愷曰。言山澤雖相懸遠。而氣交通。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虞翻曰。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乾健也。

虞翻曰。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

坤順也。

純柔承天時行。故順。

震動也。

陽出動行。

巽入也。

乾初入陰。

坎陷也。

陽陷陰中。

離麗也。

日麗乾剛。

艮止也。

陽位在上。故止。

兌說也。

震為大。陽息震成兌。震言出口。故說。此上虞義也。

乾為馬。

孔穎達曰。乾象天行健。故為馬。

坤為牛。

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

震為龍。

震象龍動。故為龍。此上孔正義。

巽為雞。

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

八日剖而成離。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

坎為家。

九家易曰。汚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為家。坎豕懷胎。四月而生。宜時理節。是其義也。

離為雉。

孔穎達曰。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離為雉。

艮為狗。

九家易曰。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為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臥屈也。斗運行四市。犬亦夜繞室也。火之精畏水。不敢飲。但舌舐水耳。犬關以水灌之。則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

兌為羊。

孔穎達曰。兌為說。羊者順從之畜。故為羊。

乾為首。

乾尊而在上。故為首。

坤為腹。

坤能包藏含容。故為腹也。

震為足。

震動用。故為足。

巽為股。

巽為順股。順隨於足。故巽為股。

坎為耳。

坎北方主聽。故為耳。

離為目。

離南方主視。故為目。

艮為手。

艮為止。手亦止持於物使不動。故艮為手。

兌為口。

兌為說。口所以說。故兌為口。此上孔正義。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崔愷曰。欲明六子。故先說乾稱天。父。坤稱地。母。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

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穎達曰。索。求也。以求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

故曰長男。坤二得乾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

得坤氣。為離。故曰中女。乾三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此言所以生六子者也。

乾為天。

宋衷曰。乾動作不解。天亦轉運。

為圓。

宋衷曰。動作轉運。非圓不能。故為圓。

為君。

虞翻曰。貴而嚴也。

為父。

虞翻曰。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為父也。

為玉。為金。

崔愷曰。天體清明而剛。故為玉。為金。

為寒。為水。

孔穎達曰。取其西北冰寒之地。○崔愷曰。乾主立冬已後。冬至已前。故為寒。為冰也。

為大赤。

虞翻曰。太陽為赤。月望出入時也。○崔愷曰。乾、四月純陽之卦。故取盛陽色。為大赤。

為良馬。

虞翻曰。乾。故良也。

為老馬。

九家易曰。言氣衰也。息至已。必當復消。故為老馬也。

為疥馬。

崔愷曰。骨為陽。肉為陰。乾純陽爻。骨多。故為疥馬也。

為駸馬。

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駸馬也。

為木果。

宋衷曰。羣星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為木果。

坤為地。

虞翻曰。柔道靜。

為母。

虞翻曰：成三女，能致養，故為母。

為布。

崔憬曰：徧布萬物於致養，故坤為布。

為釜。

孔穎達曰：取其化生成熟，故為釜也。

為吝。

孔穎達曰：取地生物而不轉移，故為吝也。

為均。

崔憬曰：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故為均也。

為子母牛。

九家易曰：土能生育，牛亦含養，故為子母牛也。

為大輿。

孔穎達曰：取其能載，故為大輿也。

為文。

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為文也。

為衆。

虞翻曰：物三稱羣，陰為民，三陰相隨，故為衆也。

為柄。

崔憬曰：萬物依之為本，故為柄。

其於地也為黑。

崔憬曰：坤，十月卦，極陰之色，故其於色也為黑矣。

震為雷。

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為雷也。

為龍。

駟，黃色，震，東方，故為駟。舊讀作龍，上已為龍，非也。

為元黃。

天元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為元黃。

為專。

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為專大布，非也。此上虞義也。

為大發。

崔憬曰：萬物所出在春，故為大發。取其通生往也。

為長子。

虞翻曰：乾一索，故為長子。

為決躁。

崔憬曰：取其剛在下動，故為決躁也。

為蒼筤竹。

九家易曰：蒼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

為雀巢。

九家易曰：雀巢，燕覆也。根莖叢生，葉衍相連，有似雀行也。

其於馬也為辨鳴。

虞翻曰：為雷故辨鳴也。

為罪足，為作足。

馬白後左足為罪，震為左，為足，為作，初陽白，故為作足。

為的顛。

的，白顛，顛也。震體頭，在口上白，故的顛。詩云：有馬白顛，是也。此上虞義也。

其於稼也為反生。

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為反生。謂桑豆之類，戴甲而生。

其究為健，為蕃鮮。

虞翻曰：震，巽田傳，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為健。為蕃鮮，謂究為踐卦，踐卦則震，震雷發，風無形，故卦時變耳。

震為木。

宋衷曰：陽動陰靜，二陽動於上，一陰安靜於下，有似於木也。

為風。

陸績曰：風，土氣也。震，坤之所生，故為風。亦取靜於木而動於木也。

為長女。

荀爽曰：柔在初。

為細直。

震元曰：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如繩之直。○孔穎達曰：取其號令，物如繩直也。

為工。

荀爽曰以細木故為工。○虞翻曰為近利市三倍。故為工。子夏曰。工居肆。

為白。

虞翻曰。乾陽在上。故白。○孔穎達曰。取其風吹去塵。故潔白也。

為長。

崔憬曰。取風行之遠。故為長。

為高。

虞翻曰。乾陽在上。故高。○孔穎達曰。取木生而高上。

為進退。

虞翻曰。陽初退。故進退。○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

為不果。

荀爽曰。風行或東或西。故不果。

為臭。

虞翻曰。臭。氣也。風至知氣。號二入。故為臭。繫。其臭如蘭。

其於人也。為宜髮。

虞翻曰。為白。故宜髮。馬君以宜為。非也。

為廣類。

變至三。坤為廣。四動成乾。為類。在頭口上。故為廣類。與震的類同義。震一陽。故的類。巽變乾二陽。故廣類。

為多白眼。

為白。離目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

為近利市三倍。

變至三。成坤。坤為近。四動。乾為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為三倍。故為近利市三倍。動上成震。

故其究為躁卦。八卦諸爻。唯震巽變耳。

其究為躁卦。

變至五。成噬嗑。為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為躁卦。明震內體為專。外體為躁。此上虞義。

坎為水。

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

為溝瀆。

虞翻曰。以陽開坤。水性流通。故為溝瀆也。

為隱伏。

為隱伏。

虞翻曰。陽藏坤中。故為隱伏也。

為矯輮。

宋衷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輮。水流有曲直。故為矯輮。

為弓輪。

虞翻曰。可結韉。故為弓輪。坎為月。月在於庚。為弓。在甲。象輪。故弓輪也。

其於人也。為加憂。

兩陰失心。為憂。故加憂。

為心病。

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為心。坎二折坤為心病。此上虞義也。

為耳痛。

孔穎達曰。坎。勞卦也。又主聽。聽勞則耳痛。

為血卦為赤。

孔穎達曰。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赤。血色也。案十一月一陽爻生在坎。陽氣初生於黃泉。其色赤也。

其於馬也。為美脊。

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

為頭心。

崔憬曰。取其內陽剛動。故為頭心也。

為下首。

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

為薄蹄。

九家易曰。薄蹄者在下水。又趨下。趨下則流散。流散則薄。故為薄蹄也。

為曳。

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

其於輿也。為多咎。

虞翻曰。咎。敗也。坤為大車。坎折坤體。故為車多咎也。

為通。

水流瀆。故通也。

為月。

坤為夜。以坎陽光坤。故為月也。

為盜。

水行潛竊故為盜也。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陽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此上虞義也。○孔穎達曰：乾震坎皆以馬喻。乾至健，震至動，坎至行，故皆可以馬為喻。坤則順，艮則止，巽亦順，離文明而柔順，兌柔說，皆无健，故不以馬為喻也。唯坤卦利牝馬，取其行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亦取其行不取其健，皆外柔，故為下首、薄趾、曳也。

離為火。崔愷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

為日。荀爽曰：陽外光也。

為龍。鄭元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龍也。

為中女。荀爽曰：柔在中也。

為甲冑。虞翻曰：外剛故為甲，乾為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故為冑、兜鍪也。

為戈兵。乾為金，離火斷乾，燥而鍊之，故為戈兵也。

其於人也為大腹。象日常滿，如妊身婦，故為大腹，乾為大也。

為乾卦。火日煖燥物，故為乾卦也。

為龍。為蟹，為蠃，為蚌，為龜。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

其於木也為折上。今折。巽木在離中，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折也。蠹蟲食口木，故上槩，或以離火燒巽，故折上槩。此上虞義也。

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料棄也。

艮為山。宋衷曰：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為土，陽為木，土積於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

為徑路。虞翻曰：艮為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為大塗，艮陽小，故為徑路也。

為徑路。

為徑路。

為徑路。

為小石。

陸績曰：艮剛卦之小，故為小石者也。

為門闕。

虞翻曰：乾為門，艮陽在門外，故為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

為果蓏。

宋衷曰：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桃李瓜蒨之屬，皆出山谷也。

為關寺。

宋衷曰：關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主此職，皆掌禁止者也。

為指。

虞翻曰：艮手多節，故為指。

為狗。

虞翻曰：指屈伸制物，故為狗。狗，舊作狗，上巳為狗字之誤。

為鼠。

虞翻曰：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故為鼠。晉九四是也。

為黔喙之屬。

馬融曰：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元在前也。

其於木也為多節。今本為堅。

虞翻曰：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

為澤。

虞翻曰：坎水半見，故為澤。○宋衷曰：陰在上，令下濕，故為澤也。

為少女。

虞翻曰：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

為巫。

乾為神，兌為通，與神通氣女，故為巫。

為口舌。

兌為震聲，故為口舌。

為毀折。

二折震足，故為毀折。

為附決。

乾體未圓，故附決也。

其於地也為剛。

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此上虞義。○朱仰之曰。取金之剛不生也。剛而之地不生。故為剛。

函者也。

為妾。

虞翻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妾。

為羔。

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鳴為龍。長拘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為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者也。此上虞義。

周易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干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彌支離道義之門。求人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說驗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說驗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設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

屯者萬物之始生也。

韓康伯曰。屯。剛柔始交。故為萬物之始生也。○崔愷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於乾。而資生於坤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

一。崔愷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稱。故言物生必蒙。○鄭元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荀爽曰。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為飲食之道。○鄭元曰。言後稱不養則不長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韓康伯曰。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與也。○鄭元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恒多爭也。

訟必有乘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九。象易曰。坤為衆。坎為衆。水上下皆衆。故曰師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

夫也。○崔愷曰。因爭必起相攻。故受之以師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無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比。諸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韓康伯曰。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鄭元曰。履。禮也。四字作注。

韓康伯曰。履禮也。禮所以適時用也。故既畜則須用。有用須禮也。

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鄭元曰。泰。通也。今本作禮。

荀爽曰。謂乾來下降。以陽通陰也。○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崔愷曰。物極則反。故不終泰通而否矣。所謂城復於隍。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其可乎。

夫也。○崔愷曰。因爭必起相攻。故受之以師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無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比。諸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韓康伯曰。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鄭元曰。履。禮也。四字作注。

韓康伯曰。履禮也。禮所以適時用也。故既畜則須用。有用須禮也。

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鄭元曰。泰。通也。今本作禮。

荀爽曰。謂乾來下降。以陽通陰也。○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崔愷曰。物極則反。故不終泰通而否矣。所謂城復於隍。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其可乎。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愷曰。以欲從人。人必歸己。所以成大有。

有大有。不可以益。故受之以謙。○鄭元曰。謙。大也。有大有。不可以益。故受之以謙。○鄭元曰。謙。大也。有大有。不可以益。故受之以謙。○鄭元曰。謙。大也。

崔愷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益。當須謙退。天之道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鄭元曰。言國既大。而有謙德。則於政事恬豫。雷出地奮。豫行出而喜樂之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

以尊隨人者。必有車。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九。象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於聖人。子脩聖道。行父之事。以臨天下。無為而治。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荀爽曰。陽稱大。謂二陽動升。故曰大也。○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虞翻曰。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崔愷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虞翻曰：分剛上文柔。故飾。○韓康伯曰：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

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今本，而

荀爽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為剝也。

物不可以終剝。剝窮上反下。

虞翻曰：陽四月窮上消，姤至坤者也。

故受之以復。

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為道，不可終盡，而使之於復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為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有<sup>今本，有</sup>无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大畜。下脫物字。

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積不敗，故大畜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困。困者養也。

虞翻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崔憬曰：大畜剛健，輝光日新，則可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虞翻曰：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卦，棺槨之象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韓康伯曰：過而不已，則陷沒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韓康伯曰：物極則變。極陷則反所麗。

有天地。

虞翻曰：謂天地否也。

然後有萬物。

謂否反成泰。天地靈寶，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謂泰已有否否三之上。反正成咸。艮為男，兌為女。故有男女。

咸反成恒。震為夫，巽為婦。故有夫婦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為父，艮為子。故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為君，坤為臣。故有君臣也。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錯，置也。謂天君、父、夫、象、尊、錯上。地、婦、臣、子、禮、卑、錯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者也。此上虞義。

○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起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禮義所由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鄭元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成恒也。

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今本，久居其所。

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不恒。宜與時升降，有時而遯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邪。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崔憬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

遺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晉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虞翻曰：晉時在外，家人在內。故反家人。○韓康伯曰：傷於外者，必反諸內矣。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韓康伯曰：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弊必乖者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崔悛曰：塞終則來碩吉，利見大人，故言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者也。

崔悛曰：有罪緩死，失之則僥倖，有損於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悛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夫者，決也。

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位故必決也。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韓康伯曰：以正決邪，必有喜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悛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後聚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崔悛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順天命而升為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謂之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悛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悛曰：困及于隨，隨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韓康伯曰：非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崔悛曰：鼎所莫任，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家嫡，以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悛曰：震極則征，因婚媾有言，常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故止之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崔悛曰：否三進之四，巽為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虞翻曰：震嫁兌，兌為妹，歸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崔悛曰：歸妹者，姤，歸，歸國三人，九女為大，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

窮太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悛曰：旅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於外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韓康伯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所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虞翻曰：兌為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虞翻曰：風以散物，故離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韓康伯曰：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韓康伯曰：孚，信也。已有節，宜信以守之矣。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也，故曰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康伯曰：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

周易雜卦

韓康伯曰：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或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矣。

乾剛坤柔

虞翻曰：乾剛金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也。

比樂師憂

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與尸，故憂。

隨觀之意，或與或求

荀爽曰：隨者，教思无窮，故為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為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虞翻曰：陰出初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為交，故著。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

損益衰盛之始也。

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弑父。故災者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坤衆在內。故聚。升五不來之二。故不來之內曰來也。

謙。輕而豫。怡也。

謙位三。賤。故輕。豫。豫。樂祖考。故怡。怡。或言息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故食。賁。離日在下。五動。巽白。故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陽息二。故見。則見龍在田。巽乾初入陰。故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无故也。蠱。泰初上飾坤。故則飾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生於垢。陽得陰熱。故爛。復。剛反初。

晉。晝也。明夷。昧也。

昧。傷也。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昧也。此上並虞義。○于賈曰。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必刑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虞翻曰。泰初之五。為井。故通也。困三。遇四。故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散。故離。節。制度數。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離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

否。泰反其類也。

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覆之道。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消陽。陽故退。巽為退者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五陽並應。故衆也。夫婦同心。故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更。故去鼎。亨。能。故取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遯。魚。故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豐。大。故多。旅。无容。故親。旅。六十四象。皆先育卦。及消其。至旅。體離四。焚棄之行。又在旅家。故獨先言親。寡。而後言旅。此上虞義。

離。上而坎。下也。

離。康伯曰。火炎上。水潤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虞翻曰。乾四之坤初。成震。一陽在下。故寡也。乾三之坤上。成剝。剝。窮上。失位。故不處。

險。不進也。訟。不親也。

險。在前也。故不進。天水違行。故不親也。

大過。顛也。

顛。別也。而載澤中。故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坤。遇乾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爻。為女。艮。為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

困。養正也。

謂。養三五。五之正。為功。三出坎。為聖。故曰。困。養正。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

既濟。定也。

濟。成六爻。得位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

歸妹人之終始，女終於嫁，從而終，故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

否、艮爲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來下陰，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故男之窮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作本：消

以乾決坤，故剛決柔也。乾爲君子，坤爲小人，乾思故君子道長，坤體消滅，故小人道衰。論武王伐紂，

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斷決，故次以婚而終於夫。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

長，小人道衰。此上虞義。○干寶曰：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又爲

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若精受命短長之期，備

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爲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復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

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

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

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

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

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閔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回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

之焉，是以聖人之於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

唐李秘書周易集解十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漢之說易者，惟費長翁以象象繫辭文官十篇解說上

下經，故解經獨正。其後馬鄭荀爽諸人宗其說而爲傳注，費學始顯。唐孔穎達爲正義，專用王氏說，

而各家古注遂散佚。費州李氏以王鄭相沿，鄭多參天象，王專釋人事，二家之說皆偏滯。於是葉子

夏以來，說易者三十餘家，而宋虞仲翔荀慈明之說爲多，名爲集解。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

通，無義不備。漢人解卦之宗旨，賴以猶存。誠可寶也。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蘭陵孫觀察本，又

心奏吳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爲參訂。盧得宋慶歷開平陽氏刻本，校正極爲精審。凡毛本訛舛

脫佚，悉從盧本改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與十五卷顏氏之子爲一節。毛本誤分刻十六卷之

首，今從盧本，仍刻入十五卷。又漢藝文志：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編本費氏古文易，故經文字有與

今本不同者，亦從盧本校正，而以今文附注云。乙丑夏六月張梅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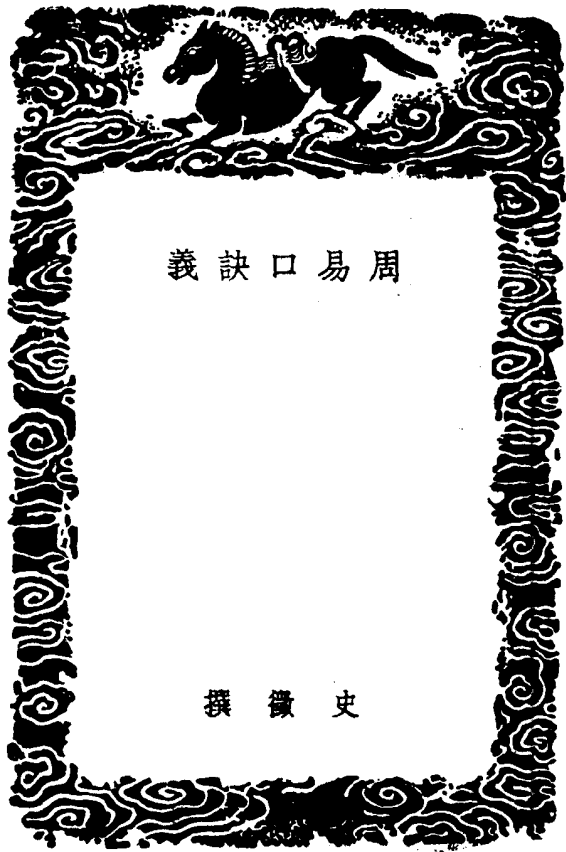
### 周易集解後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通。大焉天地之變，細之鱗介之動，數宜象索，惟神之測。聖師歿，七十弟子喪，後出之師，各專其習，故異同派焉。晉魏之際，傳者尤衆，獨王氏爲異，摘去拘滯，特論人事，蓋得聖人所以爲易之意，是以歷代貴之。列諸學宮，學者誦焉。諸儒章句，遂廢不著，非好古博雅人，間鮮有傳者。慶歷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爲博古，因問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其書會數十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互采，頗爲煩悉。若何范之爲春秋者，其所取，苟慈明、虞仲翔爲多，而斥王氏、李氏之志也。彥孚既授卒業，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臧別本，劇所親用，陽孫景初、葉工、刊刻，以廣傳布。噫！此書意例，雖異其精者，連環錯綜者，有理證，似非一人之學所能舉。意仲尼之後，師師相承，以及翻爽，豈易之道，天地人鬼神，萬化巨細，無不貫，後之學者，不能兼明，直順所聞，言之邪古之能事，亡佚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況此書聖賢之遺旨，所存乎他日，有沈深志古，得之怡然，以自廣，斯亦平陽氏之世德也。慶歷甲申七月，計用章撰。

## 李氏易傳序

兩漢傳易者數十家。唯費氏爲古文易。今所傳之易。乃費易也。費長翁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頗得聖人遺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後荀慈明祖述費學。亦以十篇之義詮釋經文。故當時兗豫言易者。皆傳荀氏學。九家亦以荀爲主。虞仲翔注易。其說六爻升降之義。皆荀法也。二家之業。爲兩漢最。故唐賈州李氏撰易傳集解。共三十餘家。荀虞獨多。先是王輔嗣易專尚黃老。謂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韓康伯因之。易之大義始乖。六朝王氏之易。與鄭氏並行。自孔穎達奉詔爲五經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余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元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推漢學爲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爲校正謬誤。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於後。以存古義。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謂李氏刊王存鄭。此誤解序義也。爲辨而正之。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周易口訣義序

唐人易義存于今者。孔氏正義、李氏集解之外。惟史徵周易口訣義及郭京周易舉正二書。後人因周易舉正不見于新唐書藝文志。疑其偽託。然猶有刻本在津逮秘書中。周易口訣義世無傳者。通志堂經解搜集唐宋人經學書至廣。亦未及刊。予以乾隆丁未年入詞館。預校文淵閣秘書。始得永樂大典中存本。閱十二年。官于東魯。乃刊行之。其書缺繆隨。无妄。大壯。晉。睽。中孚。八卦。前有史徵序。猶未散失。原書體例亦可觀也。夫漢魏人學易。確有師說。自爻等互體以及消息貞悔。飛伏升降之義。無不闡發。無遺。唐時更晉代板蕩。既無師傳。諸儒墨守古義。或輯其遺文。或衍為口訣。終不參以臆說。而經學益明。此其所以長也。王注空疏。雖無精解。徵之口訣。止取便于循誦。然古書更宋南遷。半皆淪喪。徵時猶得見之。能引漢魏諸家之義。徵言賴以不絕。又其所以不可廢也。書目家載史徵姓名殊異。或作史證。或云魏鄭公撰。或云田氏。或云史之徵。或云史文徵。或云不知何代人。或云非唐即五代人。其徵證之異。宋避諱字。徵或徵之。當以徵為是。其卷數不同。據序云六卷。譌為七卷者。蓋因王弼注本上下經及略例七卷。疑徵既闕王書。亦同為七卷。實則此書止推弼經義。不及略例。當以序言為是也。東海畢孝廉以田瑕邱牛徵君鈞。皆好學之士。助予校勘。遂以成書。時嘉慶二年二月。陽湖孫星衍撰于兗州觀察使署。

序

乾象既分。蒼牙應運。三才闢位。八卦昭彰。故能道濟不通。人用無極。自茲已降。視述多家。田何傳于丁寬。京房得之焦贛。遂使異聞競起。踳駁紛多。深乖述作之由。全誤聖人之見。若使廣求文句。博引證驗。浮誕日興。華僞滋蔓。誠謂周風終虧于鄭瑛。魚目以混于隨珠。今則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注為宗。後約孔疏為理。至于卦爻六位。並備而釋之。象以詳略闕而不敘。大抵舉其六卷分為上下兩經。直以口訣為名。義決要為旨。或經象未顯。輒提緯以證文。傳疏未明。將考名以消義。遂使疑祛理悟。遺希述作之功。學寡難周。恥騰波于翰海云爾。

周易口訣義卷一

唐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校

上經 乾五

周易傳爲上經第一者。先儒云。易有三名。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康成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歸藏者。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稱周易者。是文王所演。因代爲名。故稱周也。易取變通爲義。上經者。三十卦。象陽。取其三之奇數也。經猶徑也。謂聖人亦以易道教人。可以踐履。濟涉徑路。無所不通也。卦者。挂也。謂懸挂物象吉凶之理。顯焉。傳者。傳也。如孔氏傳之類也。

乾卦

乾元亨利貞者。乾。天也。天是體名。乾是用名。謂天體懸寂。非人所法。故聖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之曰乾。而不名之爲天也。若元亨利貞。此四者。亦是天之四德也。天以四時之氣。春生。秋殺。冬寒。夏暑。有此四時之義。故名爲天也。周氏云。元始也。於時配春。言萬物始生。得其元始之序。發育長養。亨通也。於時配夏。以通暢。合其嘉美之道。利者。義也。於時配秋。以成實。得其利物之宜。貞者。正也。於時配冬。以物之終。納幹正之道。若以五行言之。元。木也。亨。火也。利。金也。貞。水也。土則資運四事。故不言之。若以人事。則元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爲信。不肖智者。謂此四事。因智而用。故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彙智彙。

周易口訣義 卷一

周易口訣義 卷一

信是也。初九。潛龍勿用者。潛。隱也。龍者。變化之物。喻天之陽氣。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地中。既未萌。非猶是潛伏。比聖人有龍德。時未可行。惟宜潛藏。韬光遁世。故言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當建丑之月。陽氣發見。文明顯著。故言在田也。利見大人者。此以人事明之。猶似聖人道德漸顯。爲天下衆庶之所利見。若夫子教于洙泗。人處往實歸。見者皆利。故稱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若如也。厲。危也。既居下卦之上。不可驕盈。入上卦之下。心懷猜豫。故曰。終日乾乾。從晝至夕。常懷憂惕。若有危厲。如此戒懼。乃得无咎。先儒云。若文王反國大麓。政之日。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疑。躍。跳也。陽氣漸盛。猶龍飛躍在乎淵。如聖人位漸尊高。欲進王位。心懷疑慮。未敢果決。相時而動。故得无咎。若武王觀兵孟津。候時而進。合經常道。故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如聖人有聖德而登盛位。爲天下衆庶利見。故云利見大人。夫龍之爲物。在地則行。在淵則躍。在天則飛。上九。亢龍有悔。亢。極也。以陽氣盛極。喻之。聖人久處君位。不能謙和自守。而爲驕亢。故致悔。先儒云。但九五之位。亦有大聖而居者。亦有非大聖而居者。非大聖而居者。不能免其憂悔。猶如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用九。見龍无首。吉。用九。无首吉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所以乾稱健者。以其運行不息。无時虧退。故宋衷云。晝夜不解。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者。凡言君子。聖賢之通呼。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已。蓋是修德乾乾。无時休息也。

坤卦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坤。地也。順也。地之爲體。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也。利牝馬之貞者。地體必以柔順而爲其正。故借牝馬而爲其貞。牝馬是柔順之物。所以將馬爲喻。馬行地。能窮其邊疆。是明地有廣之德。故先儒云。在天爲龍。在地爲馬。君子有攸往者。明君子但以柔順爲德。又復行其真正。故利有所往也。先迷後得主利者。夫陰之爲道。不可首倡居先。若在陽氣之先。則不能發生。滋育。必待陽而爲首。所以後得主利也。猶如臣子處君之朝。順事主終。在家爲迷。得主爲利也。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就陰。是得朋也。東北喪朋安貞吉者。東北艮位。爲陽也。西南陰類。往雖得朋。必无所利。若能喪失朋而就陽。則獲安。靜貞正之吉。以人事明之。猶人臣離其黨。入君之朝。女子舍其家。入夫之室是也。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者。天圓地方。是形不順也。其勢承順。天道之常。故曰。地勢坤也。君子當須以容厚爲德。包載萬物。象地之道。廣育也。初六。履霜。堅冰至者。初六陰氣之微。要假積漸以成其功。故引履霜以爲其喻。且五月一陰。爻始生。九月五陰。始爲霜降。至于十一月。乃至堅冰。此明禍福之由。積久乃顯。所以防萌杜漸。慎終于始。故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猶辨之不早辨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二。居中得位。盡地之美。故有三德。直方大。生物不邪。直也。地體安厚。方也。无所不載。大也。既有斯德。盡地之善。故不假積習。而无不利。施之于人。爲臣忠。爲子孝。與朋友信。故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

周易口訣義 卷一

六三既居上位。有造為陽之事者。含章美之德。待時而發。可以得貞之吉。既居巨體。不可先倡。或從王事者。首其不敢自尊也。无成有終者。不敢居事之先。主成于物。惟順君命。而成其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者。括。結也。囊。所以盛物。喻人心藏智也。既是陰位。不可顯發。亦猶不過其時。閉而不用也。故曰括囊也。戒慎自守。不與物忤。故曰无咎也。德既不加。无譽之美。故曰无譽也。六五黃裳元吉者。六五是貴位。以陰居之。是臣道極貴者也。黃是中之色也。裳是下之飾也。上衣比君。下裳法臣。六五既是臣體。不可比衣。故云黃裳。以表臣道。黃中之美也。以文德居中。盡臣之善。故獲大吉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者。上六陰極似陽。故稱龍也。陰既強盛。則侵于陽。故與陽氣之龍交戰也。戰于野。故曰野也。陰陽俱傷。故有玄黃之色也。陽色玄。陰色黃也。用六利永貞者。用總此六爻之義也。坤體柔順。不可用之剛暴。故須永貞。貞則能廣大而終也。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屯卦

屯元亨利貞者。屯。難也。盈也。天地造始。剛柔始交。動則難生。故曰難也。元。大也。以天地始交為難。由難始大通也。故曰元亨。因此大通。而乃以行貞正。故曰利貞也。勿用有攸往者。攸。所也。當屯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有所往。即為小人侵害。故勿用有所往也。利建侯者。處屯難之時。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故利建侯。以為民主。詩云。百姓盈盈。匪君子而不事是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者。李氏云。雲。陰也。雷。陽也。陰陽二氣相激。薄而未感。通情不相得。故難生也。君子處屯難之時。不得安然。無事經營。綸。以輔屯難也。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者。磐桓。是進退不安之貌也。初九以剛陽之德。處羣陰之下。即是用謙為體。以貴下賤者也。時未可通。磐桓不安。但以守正而不失其居。故曰利居貞也。處難之時。以謙得衆。民思其君之時。故利建侯。以為民主也。六二屯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還。回也。字。愛也。處屯難之時。強者陵弱。六二是九五之匹。時遭險難。與初相近。情不相得。被初為難。不獲前進。故還回也。乘馬班如者。班。旋。不進貌也。二既去。五將遠。但乘馬班旋。而不敢前進。女子貞。不字者。二五之匹。故執貞奉五。而不受初之字愛也。十年反常。難道乃通。故受五之所愛矣。易之為書。曲暢義理。發明人事。所言女子不字。亦猶忠臣遇難。上下陵遠。守節不違。其如蘇武困于單于。後乃歸漢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者。即就也。虞。是掌山澤之官也。六三處屯難之時。陰者求陽。弱者求強。而六三既无正應。往依于五。五又有應在二。而六三若往就五。五所不納。猶如獵鹿。要假虞官。探度山川。知鹿所在。既无虞人。徒入于林。終不獲鹿。故君子見此。不如棄舍。若強就之。徒勞而已。終至悔吝。故略例云。見情者。直往。即違是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者。六四意欲就初。九見二與初相近。疑二與初相合。心懷嫌疑。故乘馬班旋。而不敢進。今六二不從於初。而六四見其情狀。可以就初。九必獲媾合。是以往獲吉。而无不利。言兩情相得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九五既處尊位。當屯難之時。固宜拯弱救衰。濟民危難。而乃獨應于二。即是用心偏狹。所濟不廣。處難以斯。乃非大人宏博之道。即是小貞吉。大貞凶也。膏。喻恩澤。施惠之義。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居陰柔之質。而无應援。處難

之時。不能自濟。雖復乘馬之班旋。而无所適。故泣血漣如。滅亡在近。說文云。漣。如泣垂下之貌也。蒙亨者。蒙。童稚之名。暗昧之義。童蒙之時。所願獲通。故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匪。非也。童蒙謂五也。我。謂二也。五處童蒙之時。當求九二之明師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瀆。亂也。童蒙之心。多疑惑。若明師與之決蒙。須一理而說。使其曉悟。若其廣說引喻。至于繁多。即蒙者瀆亂。即違同不告利貞者。蒙而未曉。心須養正。乃通至聖之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者。王君云。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君子處是時。而未獲通。當須果決為行。育。養也。德。立道成。可以適蒙之險。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者。初六雖是暗昧。而與九二相近。即是親比明師。以去蒙暗。蒙既發。即心无疑滯。乃能利用刑罰罪人。又能脫去罪人桎梏之象。昔其明于法律。舉事合宜。凡刑罰之道。不可常行。鞭扑不可弛之。家刑罰不可弛之。國若用刑不已。民所不堪。即有悔吝之道。故曰。以往吝。爾雅云。桎。謂之桎。械。謂之桎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者。凡言婦者。配已成德。九二剛陽之德。而居中。羣陰悉來。物來歸已。而能納之。故曰包蒙吉也。心既宏遠。不拒于物。即配德者歸焉。故曰納婦吉也。剛而處中。納此匹配。是能幹濟家。事施之子孫。而能克荷家。事。故曰子克家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蒙之為體。陰先求陽。弱先求強。六三是陰柔。即是先求上九者也。喻之人事。是女先求于男也。女以婉順為德。待禮而行。今既先求于男。故不可取也。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金剛也。上九剛夫。而乃往就之。是无聞聞之德。故不可取之。而无所利也。六四困蒙吝者。既不近明師。无人顯發。其暗深可鄙也。六五童蒙吉者。柔而處尊。不自任察。但委付于二。不勞己之聰明。猶如童稚之人。自可獲吉。如成王委用周公之義。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擊蒙者。上九陽明之德。處羣陰之上。能于衆陰。擊去蒙暗。故曰擊蒙也。衆陰親託。皆順求安。能為羣陰。去除寇難。則荷戴彌深。若因人之隙。便生苟且。而以取之。則乘陰叛矣。故云不利為寇。而利用禦寇也。

需卦

需有孚。光亨。貞吉。需。待也。乾健獲進。坎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待也。凡人待物。必須有信。信既立矣。則道德亨通。于正獲吉。故曰光亨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信待物。又以乾之剛健。不患于險。故可濟涉大川。不憂沉溺也。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者。坎為雲也。乾。天也。雲上天。天。待時降雨。是需待之象也。君子當其時。待養而成。故王君云。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茲乎。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者。爾雅云。邑外謂之郊也。初九去難既遠。雖不能應幾速進。但可處于郊境之外。待時而已也。利用恆无咎者。既不過于險難。其所營為。不失恆道。故不陷于咎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謂水之旁。去難漸近。既近于難。不能不有責讓之言。以其剛健。寬而處中。待時而進。雖有責讓之言。終保吉矣。故曰小有言。終吉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者。九三已逼于難。故稱泥。泥。謂險難也。致寇至者。招也。既逼險難。即是招致寇害。以相侵敵。然而不為遽進。猶有待焉。故不為困德。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者。血。是陰陽相傷也。六四以



陰柔之質，當剛健之路，乾剛既進，必見侵蝕，故曰：需于血，陽既盛而前進，力不能敵，故以出于窟穴而避之，故曰：出自穴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者，人之所須，以求貴位，身既處于尊位，而為天下所歸，即何更望求焉，但施酒食，暢其中情而已，故曰：需于酒食也。然至飲食過節，患所生焉，故作作靡靡之樂，天下為之離叛，必須飲食以宜，而不失其正之道，可以獲吉，故曰：貞吉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者，上六需難既終，不須出穴，安于舊位，故曰：入于穴也。速，召也。三人，謂乾三陽也。言難道既終，三陽務進，不待上六召喚而自來矣，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陽貴陰賤，而上六既陰柔，又居无位之地，三陽若來，必須恭敬之，而終獲吉，故曰：敬之終吉。

訟卦

訟，有半室傷中，吉終凶者，訟者，喧競之名，乖爭之義，望、塞也，惕、懼也，凡為訟之體，必須信實，被人止塞，若能因此而懷懼，惕于中途而止，即獲吉也。若終竟相訟，雖暫獲勝，而終必有凶，故曰：終凶也。利見大人者，大人能斷枉直，不失情理也。不利涉大川者，爭訟之時，人心乖異，涉難濟川，必見謀害，故周氏云：與相爭，必被謀害，見墜於深泉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天自西轉，水乃東流，二體相違，故是訟也。君子與為，必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明，不相忤犯，訟無由生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者，爭訟之體，剛先犯弱，初六既是陰柔，不敢先訟，九四、九二先訟者，往就辯答，道理分明，不被稽留，故不永所事，剛不永長為爭訟之事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者，克勝也，逋，逃也。九二體剛居陰，好為爭訟之事，乃與九五相爭也。以下訟上，以臣訟君，勢不可敵，爭訟如何得勝，故不克訟也。然訟既不能，禍患必至，懼罪及身，遂將逃竄，歸小邑，可免災也。若其邑大人強，君疑不息，必被誅罰，故曰：三百戶无眚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者，六三體柔弱，順從上九，不敢有違，所有舊日之恩，雖而不被誅奪，故曰：食舊德也。然處兩剛之間，情不相得，以貞自危，故曰：貞厲也。體柔奉上，不敢為先，但須從上九之王事，不敢先成，故曰：或從王事无成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者，克勝也，即就也，復反也。滌，變也。四體剛而訟初六，初六對答道理分明，四既不勝于初六，故曰：不克訟也。若因此不勝，而能反就初六，悔過自新，即獲安貞之吉，故曰：安貞吉也。九五訟元吉者，餘皆不當尊位，悉是爭訟之人，九五體尊履正，即是斷訟之主，剛即无所滯礙，中即心无偏曲，處位以新，故獲大吉，故曰：訟元吉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者，以剛處上，是訟而得勝，乃受鞶帶之錫，然則不義而富于我，如浮雲，以訟受榮，如何可保，故終一朝間三褫，鞶帶不足敬也，因訟致錫，非德而受，故不足敬也，且至食時為朝馬云，鞶帶大帶之衣也。

師卦

師，貞丈人吉无咎者，師者，衆也，軍旅之名，法長之義，故陸績云：師為衆首法長而行是也。以師為正，故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丈人，謂嚴毅德長之人，可以監臨于衆，故曰：丈人也。夫與師征伐，必須有功，勞即无罪，故曰：吉无咎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者，綠地能包水，亦猶為師之主，容納于民也，君

子為衆之長，當舍小過，不向絕嚴，容納民人，畜聚于衆也。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者，律，法也，否，破敗也，臧，有功也。初六為師之首，必須齊整師旅，而不失法律者也。若其失律違法，雖見獲功，徒勞而已，故否之與臧，皆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者，九二以剛德處中，為君委任，故曰：在師中也。既為君所任，任大役重，必須有功，无功即凶，故曰：吉无咎也。吉者，有功之辭也。王三錫命者，以其能招萬邦而有功，故君王三度錫賜其命。六三師或輿尸凶者，六三體質柔弱，而復乘剛，又无應援，若使之行師，必見喪敗，故曰：輿尸而歸凶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者，以陰得位，而无其應，无應，即不可征伐也，得位，則可以自處也。夫為師乘而處，必須量其便宜，取其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次止之，則无咎也。又云：左是偏將處之，右是上將，有主死之權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者，以柔處尊，不先威猛，只是物來先犯者也。猶如田之苗稼，為禽所犯，故用執之，言詰問其情，誅亦无咎，故云：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六五體既柔弱，不可自行攻伐，故任用長子帥師乘也。若任之弟子，則致輿尸之凶，故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于人也。弟子，謂六三德劣于物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上六處師之極，即是有功之人，既有功勞，即天子錫之爵命矣。若其功大，開國為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為卿大夫也。若小人有功，但錫之金帛，不可任之以位，故勿用小人，必亂邦也。大君為天子，亦喻大人有天命，用之開國，小人无命，止于為盜。

比卦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比，是親比之義，與人親比，自然獲吉，故曰：比吉也。與人親比，必須尋其根源，是問也。審其情原，方得大永貞，是真正之人，與之親比，乃得无咎。若遇姦邪之人，則不能保其親比之道，不事方來者，比是事樂之時，亦猶人君有德，不事之方，悉來歸化焉。後夫凶者，比道宜速，若處後而來，被人疎隔，所以凶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萬方各據地，謂王者封建有功之臣也。親諸侯，謂爵賞及親友，令助君之化也。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益終來有它吉者，處比之初，唯須以信待物，先須以信，始得免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初六既无偏應，來者皆與相親，著信立誠，益溢于質素之器，心无偏黨，應者非一，故有它人而來，終亦不相拒，故有它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者，專應于五，不能更比它人，劣于初六，故得當家內正之吉也。六三比之匪人者，匪，非也。處比之時，雖近二四，情不相得，二四柔諂，非已所親，故曰：匪人，謂非已親比之人也。六四外比之貞吉者，本應在初，初既遠，則親于所近，九五有德行，可以親比之，故稱貞吉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者，處比之時，居得尊位，固當心无偏黨，來者比親，而乃獨應于二，顯明親比之道，是用心偏拘，故曰：顯比也。夫不能普及于物，而乃親于二，亦如王用三驅，田獵相似，凡三驅之禮，愛來惡去，故逆來趨己者，捨之，背已而走者，射之，故失前禽也。然有中正之德，不妄加之征伐，所有背叛，必須攻討，以其當邑之人，不須防誡，而得吉矣。獨親邑人，心不宏通，非君上之道，可以為君上之使，故云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者，處比之終，最在于外，衆皆先至，而相親比，已獨在後，違衆叛義，

所以凶也。若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乃戮之，此之謂也。

小畜卦

小畜亨者，畜謂止積，制過之名。乾陽上進，巽體柔順，陽氣上升，陰不能固，所畜微劣，故曰小畜。以陽氣得通，故曰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陰既微劣，不能止畜于陽，陽氣上通，雖復至盛，密雲而不能施降于兩，但止在西邑之郊而已。亦喻德薄位尊，不能廣其恩惠，所化止于一隅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者，風喻恩教之義，風既行于天上，即是教化不及于下，故云小畜象也。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化既不行，可以修美文德之行，待時乃施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者，復反也。處畜之初，畜道未盛，往之于四，无所見聞，猶似反歸之家，何慮咎害，所以吉矣。九二牽復，吉牽挽相連也。畜道未極，猶可牽挽而進，反復就五，可以吉也。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者，夫小畜之道，先通後畜，至于九三，畜道已成，不可前進，故輿敗輻破，難以行，故輿說輻也。三是陽卦之極，上是陰卦之極，陰而制陽，亦猶女之制夫，室家不正，反目相視，故曰夫妻反目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者，孚，信也。惕，懼也。血，傷也。九三前進，四塞其路，必被侵傷，故稱血也。畏三侵害，故惕懼也。然則上九處物之極，而惡于三，乃得安其位，不被侵傷，遂得血去而畏懼總除也。九五有孚，繫如富，以其鄰者，二欲上升，而五不相拒也。二牽于五，五又繫二，合信同體，牽繫而行，故曰有孚，繫如也。五處尊位，富貴昌盛，不獨已有，而與于鄰，鄰謂二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者，上九雖是陽爻，而統屬陰卦，以上九陰極，而制九三之陽，陽不得通，故既雨也。不被陽侵，而安其位，既處也。以陰制陽，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正之危也。故曰婦貞厲，處陰卦之極，積久方顯，其猶人之積尚道德，可以運載于下，故曰尚德載也。陰之盛極，如月近望，以敵日也。故曰月幾望也。處極盛之地，不可以盈盈而求進，必見侵傷，故君子之行亦凶，故曰君子征凶也。

周易口訣義卷二

履卦

履虎尾不咥人亨者，履，禮也。踐也。故先儒云：統之于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夫禮尚卑謙，今六三以柔乘剛，違謙越禮，如履踐虎尾，言其危懼之甚也。不咥人亨者，咥，齧也。雖復履踐虎尾，以其悅奉于剛正之德，所以不被咥齧，而得亨通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澤卑，各得其序，故曰履禮之象也。君子以分辨上下，君臣有禮，正定人民志意，使尊卑有別也。初九素履往，无咎者，禮貴儉約，今初九處履之初，不尚華飾，以質素為用，既行其禮，以素可以往，而无咎矣。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居陰，而用卑巽，往之於應，途路平坦，无所險厄，故曰履道坦坦也。在內履中，謙巽以行，不以處內為屈，居外為榮，是幽隱之人，而不失貞正之道，故曰幽人貞吉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以陰居陽，不行謙巽之道，猶如眇目之人，所視不明也。跛足之人，所行不能遠也。既無謙巽之行，則爲物害，猶如履踐虎尾，必見咥齧，所以凶也。以微劣之軀，而欲行其剛武，爲于大君，是凶頑之甚，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者，子夏傳：愬，恐懼之貌也。九四逼近至尊，心之憂懼，若蹈虎尾，而愬愬恐懼，故書云：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是也。以陽居陰，用之謙巽，上奉于君，故

勝吉也。九五夫履貞厲者。夫決也。為履之主。裁之以義。正之以禮。故以剛決貞。故曰夫履貞厲也。然以陽居尊。滿之道矣。禮尚謙虛。而以盈滿為用。是危厲者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者。考是察也。祥謂禱祥也。旋反也。上九處履之極。能察禱禱禱祥也。又能視其所履踐之德行。不為驕怠。而能旋反行禮。以尊應卑。施惠向下。故獲大吉也。

泰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泰是通泰之名。以天地交感。萬物長育。故名泰也。陰氣消。故曰小往。陽氣長。故曰大來。以天地通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此吉而亨通矣。故曰吉亨也。象曰。天地交泰。泰。天氣下降。地氣騰上。上下交感。萬物育。故是通泰之象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后。君。財。裁也。勳也。道不失其宜。即是春生秋殺。各有宜也。相助也。謂助天地所宜之物。五土所生。各以其時也。左右者。助也。謂左右羣臣。助君之化也。裁成天地。發育所生之宜。欲明通泰之時。助天地之化。非南面之君。不可。以施其化。成天地之功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相牽引之貌也。夫通泰之道。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三陽皆欲上升。初為三陽之首。若行。則衆類從之。似拔其茅根。以相連茹。以其三陽之類。陰不敢拒。所以征進而獲吉矣。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者。包含也。荒。穢也。馮河。是無舟渡水。馮陵於河。此頑愚之人也。言九二以剛處中。心又通泰。即物无不納。雖復荒穢之物。頑愚之人。悉皆包含。不計遐遠。無所棄遺。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也。心既宏大。无偏无黨。即不私於朋友。天下皆悉納之。故曰朋亡也。亡。无也。謂无私於朋友。得尚于中行。者。尚。配也。中行。君也。此九二既備衆德。无物不納。即可以配於君位。下治天下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有者。險。陷也。復反也。九三處天地之際。當通泰之時。天氣降下。地氣騰上。今泰道將極。否道卻至。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猶似平路。必致崩陷。如暫往。必有反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時既變革。必致危殆。當須艱固其志。守正不回。乃得无咎。故曰艱貞无咎。衆皆同志。已去。即從。故不須憂恤。而同其信。故曰勿恤其孚。誠信既施。德澤歸矣。自獲福慶。故曰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者。翩翩者。飛動之貌也。六四處坤之首。衆陰皆隨之。故六四翩翩飛動。歸於下。故曰翩翩。泰道既極。坤復其體。衆皆志願同歸於下。六四若行。五之與上。皆相隨從。故六五。上六。不待六四與之財相誘。故曰不富。以其鄰也。鄰。皆隨下。而不待賄賂。衆願同行。故不假戒告。而自孚信。故曰不戒以孚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猶言嫁妹也。以五貴位。降德就二。猶似帝王嫁妹於二。故曰帝乙歸妹也。處通泰之時。天地交好。以帝王之妹。降於庶人。得配匹之宜。盡通泰之道。故獲祉福。而得大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福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者。隍。城。壘也。處通泰之時。上下相扶。君臣和順。猶似當初以土相培。而就其城。今泰道已極。否道至。即是城之崩倒。都至於壘。故曰城復于隍也。否道既至。教令不行。故不煩用師。假使歸其邑。告戒令命。亦皆不從。是正之賤矣。故曰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也。

否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以上下不交。君臣不孚。故為閉塞之義也。向否塞之時。小人道長。非是君子德通之時。故曰匪人也。小人侵陵君子。邪道乃興。故不利君子而為正。故曰不利君子貞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天氣上。地氣下。二氣不相交通。故曰否。閉之象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者。言君子當否閉之時。不可處求安。故以節儉為德。避于小人之難。不可榮其身。食以祿也。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者。夫柔之為道。必依于剛。弱之為道。必親于強。故小人不可獨處。須託之以君子。今初六體既柔劣。不事于德。但以衆類親比于上。既不住。守正。所以謹正之吉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者。六二以柔順之質。但施包納承順于君。故曰包承也。處否閉之時。是小人道長。故小人獲吉。大人當否閉之時。雖復小人為亂。但防之以道。遠絕小人。所以獲亨通也。故曰大人否。亨也。六三包羞。羞。恥辱也。六三以諂媚之身。而為小人之行。所為之事。皆包羞恥故也。九四有命。无咎。嗜離祉者。夫君子親于小人。則有恥。累至焉。今九四若有招命于初。是親于小人。禍咎必至。只為初六修正。不敢為諂。故九四命之。則无咎。故曰有命。无咎。既有招命。初六必當受福。故曰嗜離祉也。嗜。初也。謂初六離著也。祉。福也。謂九四命之。因此招命。得其福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休。美也。處否閉之時。而居尊位。以休美之德。悅服小人。使小人不妄為非。故曰休否也。有斯美德。悅服小人。若非大德之人。拯世之君。即不能獲吉。故曰大人吉也。以小人道長之時。恐有危亂及身。故丁事戒懼。慮其滅亡。再言之者。憂懼之甚。故云其亡其亡也。既慮危亂。故必繫于苞桑之固矣。苞。本也。桑者。根多。故有牢固之義。故曰繫苞桑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者。處否之極。泰道將至。故傾棄其否。以至通泰。故曰傾否。先塞後通。故後有喜慶。故曰先否後喜也。

同人卦

同人于野。亨。同人者。謂和同于人。故曰同人也。既與人同。若不廣遠。即不能宏博矣。野者。曠野之所。喻其與人相同。必須廣遠。无所不通。故曰同人于野。亨也。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者。既與人同。不憂患難。雖大川。亦能濟涉。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若不以正。則是同于邪妄之道。故曰君子相同。利以為正。利君子貞。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類。高。火。炎上。即火勢上通。以同于天。喻已之同于人也。君子以類。類。辨物者。族。聚也。辨。分也。物。事也。君子以類而聚。君子小人。如有所同。又須分辨事物。各處其道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者。初九志既宏廣。不拒于物。出門與人同。即無人與之為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者。六二專志在五。所與人同。其意偏狹。是鄙吝之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者。與二相近。而欲親二。故盜憎其主。惡于五。所以潛隱兵戎于草莽之中。將以襲五。故曰伏戎于莽也。時升高陵。以望前敵。故曰升其高陵。以九三之臣。而欲拒九五之君。勢不可敵也。三年。亦不能與起兵。乘。以侵害于君。故曰三歲不與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者。處下卦之極。似乘墉。而不能克敵也。困。罷乃反。以改過修其德。乃獲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者。九五所應在二。隔于三四。不得其應。合乃悲泣也。三四。是臣。而五是君。以臣拒君。力不可敵。後乃與二相遇。故後笑。不能以離服物。而以與舉師旅。乃克。以明失同人之德。

也。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者。獨處于外。與人和同。在于郊境之外也。內无其應。无所陵說。未得和同之志。但无悔而已。

大有卦

大有。元亨者。柔處尊位。不拒于物。事陽並應。大為所有。故稱大有。故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元亨者。能包容萬物。則大得亨通也。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火是日。如日在天上。无所不照。无遠不攝。是大有之象也。君子當須遏惡。人之過惡。稱揚人之德善。又須順天之道。休美萬物之性命。是好生惡殺之義也。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者。處大有之初。不能履中。謙柔必至。驕盈陵物。故戒之。則曰。雖无交切之害。後必將至。若欲免其凶咎。當須艱固不盈。則得无咎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者。以剛居中。而應于五。為君委任。即是持正之臣。任重專權。猶如大車。所載非少。體既剛強。不懼傾敗。謂車材強壯。以新而往。何咎之有。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謂臣之貴極也。九三以剛健盛極。權臣之象也。若以賢良處之。即得亨于天子。助化之道也。若以小人處之。禍害立至。故曰。小人弗克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者。彭。旁也。謂去三之旁。而從于君也。九四逼近九三。三是權臣威權之盛。所以九四欲捨九五。而從九三。捨君事臣。遠于常理。若能棄三旁。而歸于五。即得无咎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者。以柔處尊。志又宏大。體柔。即和順于物。居中。即所納不遺。羣賢悉歸。信接于下。故不言之化。而教自行。不令之威。而人皆服。自然獲吉。何難何妨。任之得人。故易而无備矣。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居大有之時。而不履位。尚賢也。除皆乘剛而上。九獨乘柔。是思順也。五有信德。而親比焉。是履信也。有此三德。故從天以下。皆祐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

謙卦

謙亨者。謙是屈己先人。以自卑為用。如是。何往而不亨也。君子有終者。小人行謙。多不能久。惟有君子為能保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者。九家易義曰。山至高。地至卑。故云謙也。所以言地中者。以明多之與少。俱行其謙也。君子以真多益寡。稱物平施者。真。聚也。寡。少也。謂人資財比多者。行謙。即物益寡。聚。故曰真多也。比。寡。少。行謙。即物漸增益。故曰益寡也。稱。量事物。隨其多少。均平而施。故曰稱物平施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者。處謙更在下。則是卑退之甚也。故曰謙謙也。君子以謙自牧。守謙不失。用濟大難。物无見害。故曰用涉大川。吉。牧。養也。六二鳴謙。貞吉。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處謙之時。位居中正。即謙之聲聞于外境。是正而獲吉。故曰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者。九三以剛陽之質。為一卦之主。上即承奉于君。下又撫綏萬人。勞動於謙。以君子處之。能保其終。而獲吉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者。六四上近至尊。下近權臣。處是時。不可遠於謙矣。故三之與五。有事指撝。无不從順。不敢違於法。則故曰。无不利。撝謙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六五為謙之君。教化大行。下既行謙。人自富貴。故不假以財物。購贖於鄰。故曰不富以其鄰。身既謙卑。不妄加討伐。若有驕逆不行。此道者。故用誅伐。故云利用侵伐。无不利。張氏云。葛伯仇餉。湯往伐之是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者。不預內政。於謙不實。惟

有虛聲外揚而已。故曰。鳴謙也。有所與為。其功未得。但可征旁邑。圖驕逆之人。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隨卦

隨。元亨。利涉大川。隨。事也。謂創制立法有為之事也。教化必大通。故曰元亨也。立法施令大行。故曰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創制之始。故創制立法。先三日。恐人未曉。殷勤告示。後甲三日。如此再三。寧宣布。此後犯者必誅。使民无怨。乃得无咎也。象曰。山下有風。隨。先儒云。隨。惑也。按春秋。女惑男。風落山。謂之隨。既有惑亂。當以教事制之。非是。隨。訓為事。亦猶風行山下。惑亂萬物。姦在。人間。惑亂衆庶。故以教法齊之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者。君子以振濟人民。象風之散布。育養其德。象山之安靜也。初六。隨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者。考。是父。妣。是母。此即先儒通稱也。初六處事之初。即能幹成父事。故曰。幹父之蠱也。子能幹了家事。父又何憂。父能无慮。故曰。有子考无咎也。治家之初。恐有危厲。而能幹濟家事。克終父命。故曰。厲終吉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者。以陽居陰。而又處中。女人以內為本。故曰。幹母之蠱也。女人之性情多狠戾。故不可全為正。故云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者。以陽居陽。處一家之剛正。能幹濟父事。故曰。幹父之蠱。為无其應。即不可以行。故小有悔。无大咎者。以陽居陽。處一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者。裕。寬也。以陰得位。寬得宜。即是能容裕父之蠱也。亦是无應而行。人所不親。故曰。往見吝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者。幹事得至尊位。是能幹辦父事。承先之德。故有美譽于外。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是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最處事上是能高尚其名。不羈其身。但可清虛守道。不事君侯。衆多尊仰。故曰。高尚其事也。

臨卦

臨。元亨。利貞。者。臨。大也。以陽氣方長。萬物皆盛。亦猶王者盛大之德。威臨于下。故稱臨也。凡物盛之時。能備四德。故曰。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夫盛極必衰。自然常理。臨為盛大之卦。故以垂戒之言。凶者。臨卦是建丑之月。卦。陽氣方長。至及八月。即四陰已長。四陽卻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八月有凶也。象曰。澤上有地。臨。者。是以大臨小。以高臨下之義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者。凡為君長。以臨于下。當須教化思念。无有窮已。又須包容保愛。民人。人即歸德。邊境不計遠邇也。初九。咸臨。貞吉。者。咸。感也。以陽感應于陰。相感而隨。志行其正。故曰。貞吉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者。以陽應陰。相感而隨也。二是剛陽。五是柔陰。若全順于五。則剛德全損。全與相違。又失感應之道。必須量時進退。如君臣。獻可替否之義。故得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者。以陰居陽。即是越陰柔之道。小人之行也。甘。謂言辭甘美。邪佞不正之名也。六三以邪諂之行。以臨于物。患必生焉。故无施而利。故曰。甘臨。无攸利。若能悔憂其危。改過自新。乃得无咎。故曰。既憂之无咎也。六四。至臨。无咎者。以陰應陽。不懼剛長。以至極之善。而應臨于初。乃得无咎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者。以柔處尊。納剛以禮。不以威武為用。而知臨于物。如似大

君之宜所以獲吉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者。敦也。處坤之極。即是敦厚以為臨也。處于上體。志在尊貴。故獲吉也。

觀卦

觀。望而不薦者。觀謂王者道德。民所觀者也。望謂瓶罍灌洗之器物也。薦謂蓬豆陳薦之屬也。今所觀王者。施瓶罍之禮。為民祈福。遠威儀。嚴敬否。故不觀陳薦之物也。有孚順若者。孚信也。順是嚴整之貌。謂君子行禮潔信。立誠端敬。顯然若鬼神在。則下觀其德。民順其化。故詩云。順頤印印。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象曰。風行地上。觀者。風如王者風教。行於地上。人所觀也。先王省方。觀民設教者。先王以省視萬方。觀看民俗。施設教化。故鄭衆云。從俗所為。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是也。如封太公子齊。五月報政。為簡其君臣禮從俗。不同伯禽於魯。變其俗。易其禮。三年報政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者。觀之為體。下賤上貴也。最處於下。而不近朝廷之美。所觀褊狹。如童稚之見。故云童觀也。大觀之時。若如是。乃小人之見。纔得无咎。君子居之。深可鄙吝也。六二。闕觀。利女貞者。居內處中。所見非大。猶闕竊而觀望。此乃利女之正。非丈夫之正。處大觀之時。而為闕竊觀者。誠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生猶道也。六三處下卦之上。是可進之時。居上卦之下。又是可退之地。處此之時。可以觀風相幾。而不失其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處近君之尊。故可觀國之光華矣。習國之禮儀。故可利為王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者。居得尊位。為觀之主。四海之內。皆由我化。我化若善。天下習君子之風。我化不善。天下有小人之俗。故觀我之道。有君子之風者。又有何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者。觀其生。則是為人所觀者也。最處上極。為天下所觀。於己之道。若能自戒慎。高尚其事。著君子之風。故得无咎。王傳云。獨處異地。不易執持。此明上九但卓立其身。異於塵俗。何咎之有。故論語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周易口訣義卷三

上經三至噬嗑

噬嗑卦

噬嗑。亨。利用獄者。噬。齧也。嗑。合也。喻人口中有物。則隔人。隔塞正法。使正法不行。如口中有物。而齧而必通。刑去姦邪。正法无礙。故曰。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雷動而威。電照而明。明動相合。故曰。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者。勅。整理也。謂先王以明鑒之德。刑罰兼施。整齊法度也。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者。履。猶履也。滅。沒也。趾。足也。初九既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罪之尙微者也。若能于是時著械。沒其趾足。而因懲戒。爾後改行修德。故終身无咎。故云。小德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二為得位處中。所刑者。當故曰。噬膚滅鼻。膚是柔脆之物。喻伏罪之人。然乘剛用刑。即刑人深矣。噬過其分。以至滅鼻。雖復過深。而所刑者當。故曰。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者。以陰處陽。不正行刑。罪人不伏。怨生而不乘剛。不而所刑者當。故曰。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也。噬。喻刑人。腊肉。不伏。毒。喻怨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金。剛也。矢。直也。雖利不伏物。而能得其剛直也。既剛且直。又利艱固。不失其正。可以獲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位既不正。有所刑人。人亦不伏。猶如噬齧乾堅之肉物。所以難噬也。得黃金。貞厲。无咎者。黃中也。金

剛也。以其居申履剛。得其剛正之道。剛勝也。位既不正。刑罰得當。然則居貞以危。亦免咎也。上九何校滅耳。凶何憐何也。校。枷鎖也。滅。沒也。上九人積惡之極。不能懲改。須至濬河枷鎖。以沒其耳。將至誅滅之凶。故云惡積而不可撓。罪大而不可解也。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者。賁。飾也。以剛柔交雜。而相文飾也。象曰。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爲體。層巒峻嶺。巖巒峭麗。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以彰飾。而見文章。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庶幾也。敢。果也。折。斷也。君子以明鑒之德。必須審察。爲衆庶之政。無直果敢。折斷獄訟。當審慎用刑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者。趾。足也。處無位之地。不尚華侈。所飾在于足趾。故曰賁其趾。以其執志耿介。不乘不義之車。而從有義徒步。故曰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鬚也。與三相近。情意相得。以下親上。猶如鬚之附面。修其所理。隨三與動。故小象云。與上與也。九三賁如皤。如。永貞吉者。與二相得。以飾以調。故曰賁如皤。如也。以其非應相親。永保其正。物莫能犯。故曰永貞吉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輪如。匪寇婚媾者。四應在初。被三隔礙。志唯猶豫。或文或素。故曰賁如皤。如。質素也。既不得前進。但鮮潔其馬。輪如。徘徊以待之矣。故曰。白馬輪如也。若非九三與已爲寇難。即與初已爲婚媾。故曰匪寇婚媾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者。處得尊位。爲飾之主。不尚華飾。所質質素。故其致飾。如似丘園。丘園所生草木。質素而已。則不廢費。國之盈盛。乃束帛珍寶。戔戔。衆多。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若能儉而約。費用得宜。處儉約之吝。乃得終吉。故曰吝終吉也。上九白賁。無咎者。飾飾之終。終乃反素矣。他人以色爲飾。而我以素爲飾。守志任真。得其本性。何咎之有哉。

剝卦

剝不利有攸往者。剝。落也。以陰剝陽。以小人損君子。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小人侵害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象曰。山附于地。剝。山本高峻。今附于地。是剝落之象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宅。人居者也。剝之爲體。自下而起。爲乾從初九而至剝也。即是小人在下而起。上侵于君子。君子即可敦厚爲德。制伏下人。各令安其居也。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蔑。削也。牀。人所安之物也。今剝道自下而起。似剝牀足。人漸不安。剝除中正之道。所以凶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是牀柱之間。牀足之上。分辨之處也。剝之漸盛。剝不已。至于牀柱之間。分辨之處。削去正道。正道喪矣。所以凶也。六三剝之無咎。衆皆剝陽。唯六三與上九相應。是獨親狎于君子。雖當剝時。可以無咎也。六四剝牀以膚。凶。牀既剝盡。以至人膚。身體被其剝削。切近于災。故爲凶也。六五貫魚以宮人。籠不利者。籠。無不利者。獨處于尊。爲剝之主。衆陰皆歸。駢頭相次。如貫穿之魚。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若接待衆陰。而似宮人在內。未能善于外。政矣。既不預政事。故云不利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者。處剝之上。獨處不落。猶碩果之不食。若君子處于此位。似車輿運載下人。令其獲安。故云君子得輿。與民所載也。小人處此上位。即侵削下人。廬。舍。民何以安。故曰小人不可用爲君長。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卦

復。亨者。復是歸本之名。靜默爲養。故老子云。歸根曰靜。是謂復命也。陽氣復復。所以亨通。故曰亨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出則剛長入則陽復。理會其時。故无疾也。朋。謂衆陽也。以陽氣漸長。衆陽朋聚而來。故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反之與復。理會其宜。故曰。反復其道也。陽氣滅絕之後。不過七日。陽復生來。故云七日來復也。利有攸往者。以陽氣漸盛。陰柔乃消。故利有所往也。象曰。雷在地中。復。以靜默爲養。雷本動物。今在地中。靜默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先王于至之日。閉塞視聽。不親其事。商旅不行。道路在于君后。亦不省察四方之事也。初九不遠復。元吉。祇大也。最處復初。初知禍福之機。不爲迷遠。尋能求復歸于善道。故无大悔。而終獲大吉也。六二休復。吉。處復之時。近初之陽。是親仁善鄰。既親賢德之行。而獲休美之吉也。六三頻復。厲。无咎。頻。盛之貌也。六三去復已遠。雖勝上六之迷暗。猶可頻蹙而復于危厲之中。而得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獨。應于初。即是乘惡歸善。處四陰之中。獨得善道。故曰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敦。厚也。處尊位。以敦厚之德。而能考成其行。故无悔而已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上爲最處復後。是迷暗而更求復也。以迷求復。去善既遠。必致凶災。故曰迷復。凶。有災眚。用此迷暗之人。興行師旅。終有大敗。若用于其國內。即反違君道。故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也。縱使修身改悔。至于十年。猶不能征進矣。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傷者曰災。妖祥曰眚。

无妄卦

大畜卦

大畜利貞者。艮止于上。乾剛前進不得通。故曰大畜也。柔能制剛。非正不可。故曰利貞也。不家食。吉。有大畜之財。當須養贍。實。使賢德食祿。非食自家之食也。利涉大川者。豐財養賢。是合天之道。應人之心。故可濟涉大川。不懼沉溺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者。艮山上止。乾陽不得通。故曰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識前代人言。往哲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而爲己德也。初九有厲。利已。止也。初欲前進。遇四畜盛。若進。即有危厲。若休。已不進。即有所利。故曰有厲。利已。九二與說。輒處畜之盛。不可前進。進而不已。則輿說。輒敗。不可以行。然九二有居中之德。不安前進。豈有過尤哉。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者。夫大畜者。先畜後通。今處乾之上。畜道見通。可以升進。以上九有尚賢之德。而不拒于九三。三可以乘良壯馬。馳驟而進。故曰良馬逐利。途路近通。而未全泰。宜鞫固而守貞。故曰利艱貞日閑。與衛者。閑。礙也。衛。護也。雖日日見有人閑礙于與。此則人之助已。乃是防衛見護也。何衛既通。少爲阻礙。故无妨。故往。六四童牛之牓。元吉。童牛一歲之牛。其角如繭栗。處艮之下。是畜之首。畜道將盛。初既止而不進。故六四可以童牛之角。而止牓于初。以柔制剛。以息強爭。非強獲其大吉。而亦有喜慶也。六五續豕之牙。吉者。豕牙。橫脊難制之物。謂九二也。九二前進。如豕之牙。五處畜盛。而能制之。故續制其牙。使不前。能止強暴。非唯獲勝。乃得吉慶。故云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者。處畜之極。何須更畜。乃途逕大通。

無復為礙。衝者，四達之路。爾雅云：四達謂之衢是也。

頤卦

頤貞吉者，頤養也。養正則吉。故曰：頤貞吉也。觀頤者，謂在下之人，觀其君上所養之人。若所養之人賢良，即能助君行化也。自求口實者，謂其自養，求其口中之實物，飲食不節，患必生焉。故荀爽云：飲食失宜，患之所起也。象曰：山下有雷，頤也。艮止于上，雷動于下，猶人口動，咀嚼飲食皆下動。上止頤之象也。君子以慎言節飲食者，啓發言語，榮辱之階，不可不慎。飲食過傷，患之所起，不得不節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者，靈龜，謂神靈明兆之物，喻己之明德，朵，猶動嚼也。喻貪婪躁求，食祿之人，當養賢之初，不能修德待用，而貪羨他人，謀欲求之，如舍己明德，貪竊躁求，所以凶也。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者，顛倒也。謂倒下養初也。拂，遠也。經，猶義也。邱，所履之常。凡頤養之道，只合以下養上。今既倒下養初，即是違于經義所履之常，以此而養，所行必凶。故曰：頤征凶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者，頤養之體，貴于守正。今六三以陰居陽，是納上以諂媚也。既為諂行，違養之道，是正之凶矣。雖復十年，猶未可見用。故無施而利。故曰：無攸利也。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者，眈眈，威肅也。逐逐，敦實也。以上養下，所養賢人，故曰：頤頤吉也。親德養賢，不可以慢，必須威而不猛，如虎之視近志遠，雖不怒而有威，又須寡欲少求，情志逐逐，修此二德，是頤養之美，故無咎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以陰居陽，而位不正，是違經義，若居之能守貞正，即吉，以不正之身，而處尊位，故不利涉大川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者，四陰皆宗歸上，莫不由上九而養之，故曰：由頤也。為衆陰之主，又非其尊位，不可以慢，故嚴厲乃得吉。故曰：厲吉。為衆之主，既能嚴正，即物不敢違，故利涉大川也。

大過卦

大過者，謂過越也。衰亂之世，德大之人，過越常分，以拯患難。故曰：大過也。棟樑者，棟，謂屋棟也。棟，弱也。曲也。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利有攸往，亨者，謂德大之人，挺身救難，維持叔世，往必亨通。象曰：澤滅木，大過者，滅沒也。澤水也。如水泛溢，以至沒木，亦如小人過越常分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論國之大柄，故先儒于此不敢梗概而言也。謂君子欲有救難之心，卓爾獨立，无所憂懼，不然，逃遯避世，而心無憂悶也。初六藉用白茅，無咎者，以柔處下，苟能恭肅不怠，而用潔白之茅，置羞于地，謹慎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亦無咎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者，以陽處陰，是拯難之人，又无偏應，而无私黨，猶如枯槁之楊，更生稊穗，所益久也。衰老之夫，得其少妻，可有後嗣也。救難既多，所濟宏廣，故无所不利也。九三棟桡，凶者，以陽處陽，不能救拯危難，又應于上，有偏係之心，故棟折榑崩，而致凶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者，以陽處陰，猶有救難之心，故棟得隆起也。獨應于初，心不宏廣，救難偏狹，故有它吝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者，以陽居陽，不能拯救災難，以其居尊，未即撓弱，猶如枯槁之楊，雖復生華，尋見衰落，亦猶衰老之婦，而得少壯之夫，即不能有益也。以其處得尊位，得免咎而巳，既不能拯救于人，故无譽之美。故曰：无咎无譽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者，處大過之極，是救難過甚，遂滅頂也。

為救時之苦，身至喪亡，深可哀而嗟之，又何有咎也。

習坎卦

習坎者，習，謂便習也。坎，險陷也。夫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加習坎之字，有孚維心亨者，維于險難之中，而有剛中之質，故其孚信維係于心，所以通也。行有尚者，內心剛正信實不失，以此而行，人所尊尚也。象曰：水洊至，習坎者，洊，因仍也。兩水因仍相洊而至，故重險。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者，王君云：至險未夷，教不可廢。維處險難之中，以恆常德行，習修政教之事，故莊氏云：雖處危難之時，道教豈可忘哉。是也。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者，習坎，猶其始習險事，窞，坎底也。處坎之底，無人救援，失道而窮，所以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者，實德無應，猶處險中，故曰：坎有險也。與初三相近，緣初三陰柔，皆是小人，不足以為大援，故只可求小得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者，位既不正，又居兩坎之間，來之與往，皆入于坎窞也。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不安之貌。出即無應，居又不安，故曰：險且枕也。往來皆危，入於坎底，故曰：入于坎窞也。失位無應，雖復往來，徒勞而已。故曰：勿用也。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者，以柔得位，上奉于君，君臣相親，時明信顯，著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而用瓦缶，為此儉約，進獻于廟，明德維馨，故終无咎也。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者，獨陷難中，而无救助，是无匡弼之臣，故曰：坎不盈也。身處尊位，不可安然，必須釋難濟時，使天下安平，乃得无咎。故書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是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之中，令其思過矣。虞氏云：以置九棘，取改過自新，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也。若置之九棘之中，而不能改過自新，必致罪咎，故曰：三歲不得凶也。

離卦

離利貞亨者，離也。柔著于中正，柔而處中，恐陷邪詔，邪詔，則不獲亨通，故須利貞正後，乃得通。故利貞亨，屬猶著也。如火著于物也。畜牝牛吉者，畜養也。牛者，外強內順，然離之為體，故不可養剛猛之物，則可畜養牝牛，牛者，順從之物，而又牝焉。象曰：明兩作離，上下重明，相照，故云：明兩作離也。故東宮有重明門，欲令太子續于明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者，繼明，猶繼照之義。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者，履而錯然，謂不安之貌也。初九處无位之地，心常不安，常慮危害，若能恭敬為本，以避于害，即得无咎。故曰：敬之无咎也。六二黃離元吉，黃，中色也。離文明也，得黃中之色，而又處文明，故復大吉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者，處下卦之上，如日昃之離，喻人中年以上，可委政于人，求樂于己，鼓缶而歌，樂天知命而已。若不知天命，猶親執政事，至于耄老，嗟怨无益，所以凶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者，三處下離已沒之際，四為上離始出之初，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者，欲進炎而焚于君，故曰：焚如。以臣害君，命必不全，故曰：死如也。遠于臣節，乘之所乘，故曰：棄如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者，陰居陽位，不勝所履，四為逆首，欲來害己，若其出涕沱，憂戚嗟傷，如此戒懼，為衆所助，乃得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者，處離之極，離道已盛，則須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伐，必有

嘉美之功，折斷罪人之首，獲得非類者，始可免咎，以處窮極之地，當須去民之害，乃得无咎，故曰：獲匪其醜，无咎也，醜類也。

### 周易口訣義卷四

下經一益 咸卦

咸亨利貞者，咸也。感也。以二氣交感，所以亨通。感應之道，必須以正，故曰利貞也。取女吉者，以艮兌俱是少，相配交感，感而又正，備禮乃行，即是婚娶之善也。象曰山上有澤咸者，山體空虛，艮陽澤，性潤下，兌陰山，受澤潤，萬物以生，是相感之象也。君子以虛受人者，夫欲感人之心，懷來萬邦者，必須空虛其心，受納諸物，无所棄遺，何妥云。虛心受人，不問不拒，即物來歸己，君子之志也。初六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初六處感之始，而應于四，喻體之中，在于足指，相感微淺，故无吉凶悔吝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者，腓，腓也。腓體動，或屈或伸，不能安靜，若以躁感物，必致凶災，若靜而相感，即懷吉慶，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股，股也。隨謂足，九三漸進于腿股之間，股之為體，動靜不能自處，常執隨其足，股非動躁之物，而強抑其情，譬之于人，自无特操，卓然獨處，而乃隨從于人，是所執卑劣，以斯而行，必招恨辱，故曰往吝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以陽居陰，邪僻相感，患必生焉，故須貞正，獲吉，憂悔乃亡，故云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之貌，夫相感之道，固當修德安處其位，使物自來，即朋黨從爾所思，斯未為光大，故小象云：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者，脢，背脊也。夫感應之道，貴乎心實，今九五

周易口訣義 卷四

三七

所感在于脢，明其非在衷心，薄于交義，故但无悔而已。脢亦心之上，口之下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輔頰是言語之具，上六咸道之末，所感在于口舌頰頰之間，不能以心相感，但脢達口舌，傳說而已，故小象云：輔頰口說也。

恆卦

恆亨者，恆，久也。恆，久之道，所貴變通，不能變通，无由長久，故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也。无咎利貞，有攸往者，恆而亨，以濟三事也。謂既變通，即无咎過，故利以修正，正道既行，即何往不利也。象曰：雷風恆，先儒皆云：雷質風而益遠，風假雷以增威，故君子以立不易方者，方道也。言君子立身修行，舉事合宜，不移其道，宜于世俗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者，浚，深也。初六處恆之始，即合漸漸以求于恆，而乃浚然，使深深為恆，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貞凶，无攸利也。九二悔亡，以陽居陰位，既不正，所以有悔守其謙道，所以悔亡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者，居下卦之上，即是進慕高位，處上卦之下，又欲靜退自守，故不恆守其一德，是執心不定，德行无恆，即有恥辱至焉，以此為正，亦可賤矣。故貞吝也。九四田无禽者，田獵也。禽，喻有功也。處恆之時，位既不正，即是田獵无所獲，喻有事而无功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處恆之時，而得尊位，當須普親天下，而乃專志在二，即是執守一德，故曰恆其德貞也，既不廣親賢德，守一而已，斯乃婦人之道，若譬之丈夫，即致凶災，故夫子凶也。上六振恆，凶者，振，躁動也。處夫動極，即合安靜，无為无事而已，反以躁動求為，即有凶危及也。

遯卦

遯亨者，遯是逃隱退避之名，喻小人道長，君子當退避而後可亨也。小利貞者，雖居小人道長之時，正道亦未全滅，亦可小利為正也。象曰：天下有山，遯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山者陰長之象，山勢漸長，以逼于天，天性高遠，通而不至，如天漸高，避于山，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處小人道長之世，近之必致危害，故須遠避，不可與之為惡，又須莊敬嚴恭，自保其身也。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尾之為物，最在體後，處遯之時，衆皆逃遯，唯初六最在後，即必被執獲，故致危厲，若能知尾為危，不如不往，即无災害，故曰：勿用有攸往也。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者，黃，中色也。以當中和也。牛革，即是牛皮，喻其厚順也。處逃遯之時，衆皆逃遯，唯六二得位守中，不肯逃遯，意欲率衆以安其處，何以勸勉之，必須用中和之道，厚順之德，有此之善，人莫勝己，可脫免逃遯而去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者，夫親昵小人，即為小人，人侵傷，故有疾厲危厲也。然親洽于二，雖得如似畜養臣妾，不可興建大事，故小象云：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者，有應在內，即情有所戀，身處于外，即志欲遠遯，若知幾君子，思慮危害，而能超然不顧所應，而好遯，即獲吉矣。故曰好遯，君子吉，小人處此，情有戀，不肯逃，故曰：小人否，是否臧之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者，嘉，美也。五居尊位，為遯之主，率正小人之志，以安于俗，不令逃散，故獲美善之吉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者，肥，優饒之名。上九處遯之時，最居于外，內又无應，即无顧戀，超然高舉，不為小人所累，是逃遯之時，而得優饒者也。既有如斯之德，即无不利矣。

周易口訣義 卷四

三九



大壯卦

晉卦

明夷卦

明夷。利艱貞者。夷。傷也。離為日。喻日入地中。傷明之象。故曰明夷。以人事明之。亦猶君在上。臣不敢顯其明德。必須艱固為貞。又不可隨世傾邪。故曰利艱貞也。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者。夫日之為道。即合升高照耀。今在地中。傷其光耀之象。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者。位。隱也。晦。暗也。故君子當是時。以臨于衆。內懷明德。外彰晦暗。無為無事。清淨不欺。閉智塞耀。故老子曰。我尤為而人自化是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上六。以陰居上。是暗君之象。初九既居无位之地。未食暗君之祿。可以逃避危難。不由軌路。如鳥之飛。故曰于飛。懷懼而行。以求隱避。故曰垂其翼。雖處危懼。志存道義。故曰于行。切于逃難。雖不暇食。故曰三日不食。處危懼之時。與衆乖異。故主人有相疑之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者。左者。明所傷小也。左股被傷。猶得順而處位。六二以柔居中。不為剛猛之事。即不為暗主所疑。猶處其位。然後進退。乃得隨時用拯馬而避之。得吉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左者。取其順也。腹者。獲其心也。既知君意。雖近不危。縱使逃難。不遠適。止于門庭而已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者。最近暗君。猶箕子之近殷紂。執正不回。而不能滅。利以正貞。故小象云。明不可息也。息。滅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處明夷之極。是暗晦之主。殷紂當之也。初登于位。本謂光德顯于四方。其後无道果致被伐。至于喪滅。故後入于地也。

家人卦

家人。利女貞者。家人。謂室家之人。故孔氏云。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是也。治家之道。非丈夫獨正。內在女子。故曰利女貞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者。離。火。巽。風。火之為體。因風而生。火既炎盛。還復生風。風火相成。似夫婦成家之義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物。事也。君子所言皆須有事。論語典實。事不虛妄。矣。所行德行。不虧于常。故曰行有恆也。初九。閑有家。悔亡者。閑。防也。夫治家之道。必須先以防慮。不令潰亂。若候潰亂之後。方始治之。即憂悔生矣。今治家之初。便能防閑。悔必亡矣。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者。以柔處中。以陰應陽。正夫婦之義也。婦人職務。但可供給饋食。祭祀而已。全非遠志之人。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也。九三。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者。嗃。嗃。嚴整之貌。嘻嘻。喜笑之聲。悔過也。九三處一卦之上。為一家之長。理家之道。必須嚴整。直是過于猛。難雖似危。酷後乃獲吉。故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若從婦人笑語。不制不節。終致悔吝。故曰嘻嘻。終吝也。六四。富家大吉者。富。謂祿位昌盛之名也。六四柔巽之質。上奉其君。而得其位。即是祿位昌盛。而富其家。長保安吉之大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者。假。至也。體剛居巽。而得尊位。能以巽順接待于下。至于天下盡有其家。莫不歸王之化。故不假憂恤。自然獲吉。先

儒云。猶如舜能治家。處于媯汭。即是歸讓至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者。處家人之極。家道大成也。利于寡妻。義彰于外。信被天下。故曰有孚。威及遐邇。故曰威如。威信並至。敬讓交接。終保其吉。故曰終吉也。

解卦

蹇卦

解利西南者。解。緩也。謂難道解釋。物情舒緩。故謂解也。西南坤位。坤。訓衆也。夫散難釋險。利施于衆。即所濟宏大。故曰利西南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若難道已散。无難可救。即宜反覆守其靜默。即合于常理也。有攸往。夙吉者。夙。早也。速也。若難道方散。慮其侵傷乎人。必須速往救濟。以安險俗。故曰夙吉。象曰雷雨作。解者。雷既發動。雨澤施降。物情舒暢。故是解緩之象也。君子以救過宥罪者。救。放也。宥。寬也。過。謂誤犯。罪。謂故為過輕。即放赦罪重。即寬宥。如似合死從流。合流從徒。皆是緩其罪刑也。初六。无咎者。難道已散。上有所應。故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者。隱伏之物。喻奸猾之人。九二以剛居其位。為君委任。能散險難。能除奸暴之人。如似田獵。而獲三狐。能持中直之道。而全其正。故曰得黃矢。貞吉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者。六三位既不正。而以諂媚上。附九四。下乘于二。如似擔負之人。乘君子之乘。即寇盜必見其侵傷。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以不正之身。雖幸而免。是正人之所賤。故曰貞吝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者。拇。足指也。而。汝也。九四位既不正。三亦不正。以相親比。三附于四。如指附足。然九四本應在初。若與三相附。即失其本應。若四能棄三之拇。即初六之朋。與已合信。故曰朋至斯孚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者。以柔居尊。不自專制。而委九二。任用得人。是有君子之德。而能解釋險難。故曰君子維有解吉也。以君子之道。而能散難。即小人雖伏暗昧。亦能信服君子。不敢為非。故曰有孚于小人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公。君之極貴者也。上六以陰居極。故稱公也。居動之上。為解之極。是能去貪暴。除兇悍。故以射隼論之。隼者。貪賤之鳥。鷹鷂之屬。為六三失位不正。隼之為鳥。宜居山林。而止于人家墉牆之上。即為人所憎。射之克中。故曰獲之无不利也。

損卦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損。是減損之名。喻人臣損下而益于上。故名損也。夫損之為道。若不以誠信。即咎莫大焉。必須有信。然後大吉。故曰有孚。元吉也。既立誠信。而獲大吉。即无咎過而可正。故曰无咎。可貞。以无咎。可貞之德。故利有攸往也。曷之用。二益可用。享者。曷。何也。當損之時。物皆儉損。何用豐厚。但以益薄之禮。應時而行。可以享獻神明也。象曰山下有澤。損者。澤在山下。澤卑山高。以澤自損。以崇于山。亦猶下之自損。奉益于上也。君子以懲忿窒欲者。懲。止也。窒。塞也。夫情欲所興。隨境而動。若任其情欲。思必生焉。故君子修德。益損其身。當須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即善莫大焉。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者。已。竟也。過。速也。損之為道。損下益上。猶如人臣損己而奉于君。然初九猶有權務。若廢職而往。潛為求進。即咎莫大焉。若已事不往。即為拒上。傲貴。故事竟速往。乃得无咎。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也。夫剛往即柔

危。若全以剛往。即四不相納。故酌減損之。與四合志。故曰酌損之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者。當損之時。雖以下奉上。損剛益柔。然損剛太極。即剝道成焉。故九二利居其位。守正而處。即可以貞。若進于柔。即凶。故曰利貞。征凶。然知進必有凶。故九二以中為志。不求損已。而務增益。故曰弗損益之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處損之時。損之為義。其道上行。三人謂六三已上三陰也。夫天地之道。以淳一相感。男女之道。以正一相配。今六三應于上九。若往就上九。即六四六五。緣同類必隨之。俱行。此故茅義也。若六三獨行。即上九納之無疑。而得匹友。故曰三人行。即六三獨損。六三自行。即得匹配。此是致一之道也。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无咎者。疾。謂相思之疾也。久而不相見。必有勤望之憂。故積憂成疾。六四以柔納剛。同志斯來。即无復勤思之病。故使適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矣。故曰。使適有喜。无咎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者。處損之時。以柔處尊。是能益損于己。而用柔和。則天下莫不歸而益之。故曰或益之。朋。黨也。龜者。決疑明鑒之物。喻明智也。克。能也。六五以柔居尊。是損己奉人。納賢自輔。即賢智必歸。各貢其能。不違于五。故曰。不克違也。羣才既至。天與我民。无不扶祐。天人並助。故獲大吉。故曰元吉也。先儒皆云。十朋龜者。一曰神。二曰靈。三曰攝。四曰寶。五曰文。六曰筮。七曰山。八曰澤。九曰水。十曰火。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者。損極反益。象人能抑損其身。而奉它人。乃為物所益。故曰。弗損益之。損極而反受益。即剛德途長。不憂于咎。用正而吉。故曰无咎。貞吉也。既備斯德。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損極反益。體本剛德。為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者。謂得臣子。而輔君為政。使天下通而為一。故曰无家。无家者。光宅天下。不為私己。以天下為一家。故曰无家也。

益卦

益。利有攸往者。益。是增長之名。饒裕為義也。損卦損下益上。益卦損上益下者。亦猶人君能自損己而惠下人。故宋衷云。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矣。君能以益物為意。物而无違者。即斯而往。何所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利涉大川者。能益于物。則理絕險。故利涉大川也。象曰風雷益。益者。雷以發生。風能長育。萬物皆益。故益之為義。在風雷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進移也。改。更德也。君子求益。莫過遷進。企慕道德。其有過惡。改更懲戒。不再為也。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者。處益之初。應巽之始。體剛幹。公能堪建大事之端。以成王事者也。然雖有其才。而不居其位。即時人不輔。欲有與作。即禍必生焉。必須有大功。以補其過。即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也。元吉。是有功之詞。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用享于帝吉者。以柔居中。又應于巽。處益而懷巽。即物皆歸焉。故曰或益之。朋。眾也。龜。靈也。六二既懷謙沖。即物自外來。朋。眾也。巽。才。響也。故十朋之龜。弗克違也。然位不當。故永貞吉也。處益如斯。上下歸德。故王用此時。可以享獻天帝。即明靈降福。故曰。王用享于帝吉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以陰居陽。以剛健而求于益。故曰益之。不能行謙。而用剛壯求益。即物所不與。若以謙讓貴之。理合誅討。若以意測。原本情志在救難。即物皆恃之。是用凶事。而得免咎。故曰用凶事。无咎也。若乃求益。不為私己。志在救難。用壯不至剛暴。斯乃適合時宜。是有信

實。而得中行。此中行之道。執圭以告于公。救凶危之事。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者。以柔處臣位。居巽之初。在上。應下。位雖不中。用中而行。故曰中行。與君相近。即是藩屏之臣。以此中行之道。而告于公。公必從之。以此道依人而遷國。人无不順。明以中行之道。而遷國。人无不順矣。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者。得位處尊。為益之主。兼張德義。德義之本。莫盛乎信。為益之大。莫大于心。因人所欲。而已。與人有信。有惠。盡物之心。益之盛矣。既有斯德。必獲大吉。不假疑問。德必昭彰。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我既以信惠被于物。則天下皆以信惠歸我。故有孚。惠我德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復。凶者。處益之極。益之甚也。既已過盈。即人之不與。故曰。莫益之也。无厭之求。怨怒非一。故曰。或擊之也。勿。无也。益以過極。而更有求。是立心无恆。凶禍必至。故曰。立心勿恆。凶也。

周易口訣義卷五

下經二六卦

夬卦

夬。揚于王庭者。夬。決也。陽長至五。上六一柔。而乘五剛。以人事喻。猶小人乘陵君子。而為不順。眾共決之。故曰夬也。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以剛正之德去邪詬。故可顯然于王者之庭。發揚決斷之事。示公正。而无私隱。故曰。揚于王庭。王庭。亦公庭也。孚。號有厲者。號。號令也。厲。危也。以剛正之德。而行孚信號令。施決斷之事。即上六之柔。亦喻邪詬小人。變危之權。分理可見矣。告。自也。不利。即戎者。夫與師動。眾必擾亂。今上六一柔。既乘剛不順。更喻小小之人。要除。只可獨行決斷。不必更與師旅。故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剛德既長。柔邪必消。剛道既成。利有所往也。象曰。澤上于天。夫者。澤性流動。雖整上天。必決而下。故取夬象。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志者。夫行決斷之道。必感恩並行。若威而不恩。即過在苛暴。若恩而不威。即失于制斷。君子行決之時。必須恩祿及于下人。又須居德于身。人則莫其威禁也。忌是禁也。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趾。足也。處體最下。初九處決之首。欲行決斷之事。必須審其事。宜。量其可否。然後始行其令。今為剛健之初。所壯在于趾。足。剛壯未全。往必不勝。先有咎生。故曰。往不勝為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懼也。號。呼也。九二以剛處中。剛則正直。中又不偏。而有此德。能行決斷。雖有人懼呼

來報云至莫必有戎寇侵害。緣九二自恃中直。不枉刑斷。雖聞此言。心無疑慮。憂感。故曰勿恤也。九三壯子。頗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者。頗面頰也。謂上六也。上六居柔陽之上。居而不安。若類之。處面以九三剛陽而應上六。即是君子以助小人。頗之處面。雖人不見。故曰壯于頄。有凶也。剝卦以陰。應陽為善。為陰柔須有所附。今九三以陽應陰。衆欲決去。獨往應之。為凶。若連理君子。知小人不可與親。而能舍其本。應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夫夫也。若獨行殊志。應于小人。即有罪罰。如遇雨霖。徒懷怨恨。能无怨于人。即須有愠。无咎也。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閉言不信者。次且。行不前之貌也。羊。壯也。九四據下。三陽前進。必見侵侮。猶如臂无膚。則居不得安。居不得安。行亦難進。然五陽當位。體又剛壯。四若牽繫于五。身有所託。即不剛。不敢侵侮。故曰牽羊悔亡也。然。四亦是剛陽。雖五有剛壯。未肯信服事五。故曰閉言不信也。九五。其陸夫夫。中行无咎者。其陸。草之柔脆。謂上六也。以九五之剛。決上六之柔。決之至易。如決柔脆之物。故曰其陸夫夫。以居尊位而親決上六。即是以至尊而敵至卑。雖其克勝。不足為貴。但處位中行。纔得免咎而已。故曰中行无咎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者。以柔乘剛。而居柔陽之上。其猶小人乘陵君子。凶危必至。故戒之曰。不用號咷。終至凶也。

姤卦

姤女壯勿用取女者。姤者。遇也。初六一柔。而遇五剛。譬之人事。即是一女。而遇五男。夫女之為道。固合婉。婉貞順。處于幽室。待禮乃行。今遇五男。淫壯若斯。故不可取。故曰女壯勿用取女也。象曰。天下有風。姤者。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是姤象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者。后。君也。誥。誡也。風。譬王者風教也。故風行草偃。所以人君象此。以施命誥于四方也。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應在九四。若繫于正。應制動由四。即合理之宜。正之吉矣。故曰繫于金柅。貞吉也。然初六處遇之初。性又躁動。即是不牽繫于四。而有所往。斯乃凶危立見。故曰有攸往。見凶。然淫躁若斯。又如羸豕之家。蹢躅而進。故曰羸豕孚蹢躅也。羸豕。牝豕為淫醜也。蹢躅。行不正貌。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者。初六陰柔處下。位故稱魚也。初六與二相近。不能逆于所近。樂充九二之庖廚。故曰包有魚也。初自願來。非已侵奪。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為己惠。故不利賓也。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者。九三居下卦之上。是一卦之主。今初六與二相得。而九三失其所據。居即不安。行亦不進。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然九三履得其位。非為安處。直以不遇其時。故致危厲。災非已招。故无大咎。故厲无咎也。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與二相近。樂充九二之庖廚。四失本應。故曰包无魚。九四既失其應。即是下无民人。无人而動。失應而作。有所與。為即致凶災。故曰起凶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隸自天者。杞。枸杞也。瓜。瓠瓜也。杞生于肥地。瓠瓜為物。繁而不食也。五居尊位。下无其應。猶如杞包瓜。繁而不食。其猶人君。雖居貴位。下既无人。何以施其教命。故曰以杞包瓜也。下无應援。教命不可行。雖有章美之德。而但包含之。故曰含章也。然以剛居尊。懷剛中之德。雖即教命不行。无人敢有傾頽矣。所有有限。絕維天而已。故曰有隸自天也。上九姤其角。无咎者。處遇之極。无所復遇。其猶一體之中。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角既處上。即非所安。

與不遇无異。故生悔吝。然下既无應。不與物就。故无凶災。故曰吝无咎也。

萃卦

萃亨者。萃。聚也。其猶王者有德。懷來萬邦。人皆歸己。故曰萃也。人既歸己。即无所不通。故曰萃亨也。王假有廟者。假。至也。天下離散。雖則有廟。與无廟同。縱使享祭。神明不降。今王既有德。人神大同。孝德乃洽。王至此時。始可假有宗廟。故周宏正云。鬼神享德。不在食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者。當聚之時。必須德大之人。而為其主。故書云。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曰利見大人也。大德之人。能宏正道。即使下民亨通。而利以為正。故曰亨。利貞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大牲。犧牲也。大德之人。而為其主。聚道既全。即宜用大牲。吉利攸往也。象曰。澤上于地。萃者。澤。地。上水。澤聚物。是萃聚象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者。除。治也。當大聚之時。慮恐人心有異。故曰君子以修戎器。戒備不虞。文聚武備是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者。初六應于九四。見六三與九四相近。心生嫌疑。始以誠信相就。忽然生疑。未進。故曰有孚不終也。當萃之時。貴于合會。奔馳而往。進不以禮。故曰乃亂。乃萃。夫謙恭之道。百行之本。若以謙而行。即無不合。今初六若執之謙遜。自比身如一握之小。又為柔懦卑劣之容。即六三邪偶。安能固守于四。即初六往。必相得。不用憂慮。所以无咎。故曰勿恤。往无咎也。一握者。卑小之質。喻己身如一握之微小也。為笑者。懦劣之容。不敢作強剛之貌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殷春祭名。四時最薄也。處聚之時。貴相聚。集方始合宜。今六二體柔居坤。守中不變。意欲靜退。不肯相從。以為聚會。斯乃違衆。時即凶危必至。必須牽引。然後始行。遂得吉而免咎。故曰引吉。无咎。以六二體中懷信。不求苟進。既有斯德。即可以往。至薄之物。為于鬼神。鬼神降福。故曰孚乃利用禴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者。六三與九四不正。不相聚。陰邪之應。必生焉。故乃嗟。而无所利。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然上六與三。本是正應。上六懷柔之道。以求朋友。故六三可以往。而无咎。與上合志。而无所咎。故往无咎。然上六與三。俱是陰柔。雖是相應。俱失其匹。配之義。故有小吝也。九四。大吉。无咎。居位不正。又下據三陰。即擅君之權。禍咎將至。必須立大功。以補其過。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者。處聚之時。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九四下據三陰。專制己權。己所宜命。人不信服。但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也。若能不與物競。但自克修仁德。久而獲福。即憂悔可銷。故曰元永貞。悔亡。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者。齋。嗟歎辭也。居萃之極。乘剛居上。内无應援。則憂患生焉。故曰咨涕洟。不安。如此憂懼。即衆所不害。遂得免咎。故曰无咎。先儒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升卦

升。元亨者。升者。漸進之名。登升之義。計必大通。故曰元亨。褚氏云。猶人日思善道。進而不已。其德日新。故能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剛不居中。无以統御于下。故須用見德大之人。然後无復憂恤也。南征吉者。南。是陽明之方。當升之時。若往陰方。即彌加暗昧。既見德大之人。復宜適陽明之方。即升進之道通矣。二方以喻人之明昧也。象曰。地中生木。升者。是漸漸登升。道長之義。亦猶地中生木。從下升高。自微至著也。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者。孔義云：君子象之，所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高大。又何安云：君子謹習爲先，修習道德，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案此之義，順字恐當爲慎也。初六九升大吉者，尤當也。二三皆有應于上，故升之無疑。唯初六上无其應，體又柔劣，不能自進。當九二、九三升進之時，與之俱行上合，志必大得矣。故曰：九升大吉，亦猶九二、九三許允，即獲吉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者，九二與五爲應，九二前進，五必信任，故曰：有孚也。二體剛中，誠乎信實，進不求龍，志宏大業，直是享薦神明，但可儉約薄省而已。亦得喜慶臻至，更有何咎。故利用禴，无咎。蓋爲上應于君矣。九三升虛邑者，以剛得位，已以進前，上體應柔，不拒于己。若升其虛邑，无所疑滯，故小象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者，體柔居四，下體三爻皆悉上升，處升之際，可納而不可拒，其猶太王避狄之難，居岐山之會，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若能因物而成，順事之情，納而不拒，所以得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也。六五貞吉升階者，以柔居尊，不自專制，委任九二，任用得人，故得保其升階，而踐貴位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者，冥猶瞑也，既處升極，而更升進，即是冥暗不得明了，而猶求升，故曰：冥升。若冥然求升，欲爲物之主者，即喪亡交至，如克己修身，而不暫息，施于正，即利莫大焉。故曰：利于不息之貞也。

困卦

困亨者，困者窮阨委頓之名，道垂力疲之義。小人遭困，則窮斯極矣。君子處之，貞節不改，而不失自通之道，困而獲濟。故曰：困亨，困而不能得通，小人也。貞大人吉，无咎者，處困不濫，而能自通，此唯體正修德之人，處困而能保之，然後吉无咎也。有言不信者，當困之時，欲希濟困，必須修身慎行，立德立誠，而乃巧辭飾言，以求其濟，人何以信。轉益困窮也。象曰：澤无水，困者，水在澤下，澤中萬物枯槁，困之象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處，雖遭困厄之世，而不濫濫以詭世俗，假使致命喪身，固當守節不移，以遂高尚之志。故素書云：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也。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者，以陰爻最居窮下，即是沉滯窮困，居不得安，若處于株木之上，故曰：臀困于株木也。處困之時，欲進，即二隔其路，欲且處，又居之不安，懼于困危，遂乃逃竄，故曰：入于幽谷也。困極即通，事之常理，不過數年，困危必釋，可以出矣。故曰：三歲不覿者，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无咎者，以剛處中，以陽居正，又无偏應，體剛即能濟困，居陰，即以謙待物，物之所歸也。處中，即德行不邪，无應，即心无私黨，有此衆美，即物皆歸己，不勝飽飲，故曰：困于酒食也。朱紱，南方祭服也。九二體屬坎卦，坎爲北方，言九二有此美德，陽明方物而來，即東西二方必至，故曰：朱紱方來，四方歸向，庶物豐盈，可以享薦神明，克降其福，故曰：利用享祀也。登而又進，饋敗道也。以此征行，凶危交至，故征凶，凶禍自己所招，豈合咎怨他人，即得无咎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石爲物堅剛而不可入，謂九四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踐，謂九二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而處，上无應援，无所適志，遠剛武，欲親于四，四又不受，如石之堅，欲附九二，二又不許，猶如蒺藜，刺而難踐，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也。无應而行，失其配偶，譬之入于宮中，而不見其妻，處困如斯，固其凶矣。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者，徐徐是疑懼不速之貌也。金車，謂九二以剛處中，如車

材強壯也。四欲就初六，懼九二爲難，心懷疑懼，不敢速進，是困于九二之金車。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在初而未相遇，是以有吝，以謙得物，故乃有終也。九五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者，以陽居陽，而无謙遜，物則不附，怒其不來附己，乃行刑罰之刑，故異方之人，轉更離叛，故曰：困于赤紱矣。以剛居中，不昧所見，改修其道，以謙得衆，故用寬餘，人悉歸己，乃有喜悅，故曰：乃徐有說，剛而處尊，而用中直，即可享祭，而獲福慶，故曰：利用祭祀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動悔，有悔，征吉者，葛、藟，蔓繞貌，臲、臲，搖動不安貌。上六處困之極，即是困極也。无應乘剛，行即被物纏繞，居則臲臲不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臲也。曰：思謀之辭也。凡物窮思變，極即謀通，處至困之地，何有通路，故須思謀曰：我若守此，必不見濟，謀逃逸，可以免之，發意逃時，其悔乃生，故繫辭云：吉凶悔吝，吝者，吝也。初動而有憂，悔當奔逸，冒險之時，又生憂悔，既出險外，即不慮危困，所以征行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

井卦

井改邑，不改井者，古人穿地汲水，以供人用，故謂之井，井以潔靜爲義也。邑，民產也。其屋遷移，井體不改，亦猶人之常德，改過不吝，德行有恆，故曰：改邑不改井也。往來井井者，往來者皆汲引之，而不以貴賤汲引，改其清潔之性也。无喪无得者，此舉井體有恆，不隨物之遷變，故終日泉注，未嘗言溢，終日汲引，未嘗言竭也。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者，繙，繩也。汔，將至之義。羸，舒展也。言汲水將至井口，其繩猶未盡出，而鉤舒繙斷，傾覆其瓶，即是勞而无功，喻人行其恩德，須善始，終若有始无終，不能永保其故，就人事言，凶也。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也。象曰：木上有水，井者，木上有水，即是汲水而上，井之象也。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實相助也。井之爲義，養而不窮，以勞實之恩，恤勸惠令，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故周宏正云：勸助民人，使功日濟是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者，初六最處井底，即是井下淤泥沉滓，而不可食，故曰：井泥不食，井既舊穢，不曾淘潔，即禽鳥賤類，而尚不向，即人與禽俱在棄捨，故曰：舊井无禽，喻人不潔，已修身爲人所棄是也。九二，井谷射鮒，飲水不飽者，鮒，井底小魚也。夫井之爲道，以下給上，爲養今九二與初六相近，而附于初，即是附給下之義，如以溪谷之水，從上注下，射微鮒魚，故曰：井谷射鮒也。井不上汲，反以下注，失井之道，又似甕之破漏，出水注下，故曰：甕敝漏也。子夏傳曰：鮒，是蝦蟆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者，猶使也。潔治也。言井既渫潔，修治其水清潔，可以食之，猶人德行已成，可以任用，今既不食，即使我中心恻愴，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若王者明察，用我，以爲輔弼，既喜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得人助己而化治，民之有幸，故獲其福矣。六四，井甃无咎者，甃，猶修治也。壞處以磚甃也。六四得位无應，得位，即可以自處，无應，即不可以行，其猶人之爲道，无施行之功，即可以修德自處，故无咎也。九五，井冽寒泉，食者，冽，清潔也。寒者，表清潔之義也。餘爻不當貴位，皆修德待用，九五既居尊位，能擇人而用之，以剛居中，下无私應，剛中能斷制非妄，下无私應，即无偏曲之心，猶剛正之主，不任貪濁之臣，必須行潔賢明，而後始用，故曰：寒泉食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者，凡五穀收成，借于常年者，曰收也。上六處井之極，井道大成，如五穀之有收成，故曰：井收也。幕，是覆蓋

也。非既大成，不須覆蓋而不私其利，使天下悉皆汲引，即是信被天下，而致大成，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革卦

革，已日乃孚者，革，改變之名，易舊之義，故名革也。革既改舊易新，即是王者制命命，改前王之法度，以其初施法令，民有所感，未便從伏，必須已竟今日，明日方始從命，故宋衷云：人心習常，不說改易，及變之後，樂其所成，故曰不孚。已日乃孚矣，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元亨利貞，悔吝者，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今革既變，故人心不安，必有憂悔。今革道既當，即得大通利貞，而憂悔乃亡，故須備此四德矣。象曰：澤中有火，革者，火居澤下，火炎上，澤潤下，二性交，故能變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寒暑迭終，日月更運，天時人事，各以時遷，故君子觀茲革象，修治歷數，以明天時也。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者，鞶，固也。黃，中也。革是牛皮，生曰革，熟曰革。今初九處革之初，未肯從變，言其執志堅固，守中和之道，不肯造次從變，如似牛皮堅韌，不從改變之命也。六二，已日乃孚之征，吉无咎者，陰柔之體，不敢為先，故革命已行，竟日之後，乃始從之，故曰已日乃孚。既從革命，無復疑阻，往就于五，不被疑難，故可以征進，而獲无咎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者，三處炎極，火性上炎，上體是水，水性柔順，九三以剛居火極，火性剛猛，故有革命之言，而上體三爻，以受命令，不敢有違，其言不虛，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也。人既從命，更與征伐，即是非理與師，所以致凶。夫與師動衆，是正道之危，故曰征凶貞厲也。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者，无應故有憂悔，能從革命，故曰悔亡也。居水火之際，不為固吝，信彼改命之制，合時之願，所以獲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者，居得尊位，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即是革去前王之命，為新創之君，信德自著，合人之心，不勞占決，斯湯武之君是也。虎變者，謂改正朔易服色，取其文章炳煥，又取虎之威猛可畏之義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者，處革之極，變已成，君子居之，雖不如大人之變，如虎之文，然亦可順時而行，如豹文之曠，故曰君子豹變也。若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革變已極，人皆從命，固宜靜處，而更以征伐為求，即是躁擾于人，所以致凶，如靜而居之，皆獲吉，故曰征凶居貞吉也。

鼎卦

鼎，元吉，亨者，鼎者，器象之名，故何妥云：古者，鑄金為此器，能調五味，變故取新，以成烹饪之用，以供宗廟，次養聖賢，天子以天下為鼎，諸侯以國為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後乃亨通，故曰元吉亨也。象曰：木上有火，鼎者，巽木也，又為入離火也，木入火中，是烹饪鼎之象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嚴整也。鼎既變，故成新，所以君子象之，正定符卑之位，使其有別，布示嚴凝之命，使其不安輕犯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者，趾，足也。顛，倒也。鼎之為義，下實上虛，虛以納物，實以受物也。今初六以陰處下，即是鼎口向下，鼎足倒上，即是鼎傾覆，足倒在上，故曰鼎顛趾也。鼎既顛趾，其所利者，利在傾棄鄙穢之物，故曰利出否也。以事明之，亦猶正室雖亡，廢妾不可為室主，若以妾為室主，亦猶鼎之顛趾，咎莫大焉。

妾若有子，即母以子貴，以此繼室，猶可免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我疾，不我能即吉者，實謂陽也，即就也。鼎之為義，虛中待物，乃是其常，今九二以陽居中，失虛中之義，施之人事，即是志意盈滿，不受規誨，故曰鼎有實也。我仇，謂五也。仇，匹也。然六五是我之仇，匹，有乘剛之疾，不得來就于我，為六五下有二剛爻為疾也。我得全其志，不為驕盈，即獲吉也。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鼎之為義，下實上虛，九三既處下卦之上，即是鼎耳，鼎耳之用，唯在虛空以待鉉而舉之，今九三以陽處之，而自實塞，即是變革鼎耳之常道也。故曰鼎耳革，以人事明之，是懷小人之行，而自實塞，不納賢良，故曰其行塞也。既无虛中待物之心，物亦不來歸己，猶雉膏美物，而終不得食，故曰雉膏不食也。方雨虧悔，終吉者，此戒其勿行剛處九，以柔和為用，若不任剛，允務在和通，方欲為此和通，即虧滅其悔，終獲吉矣。兩喻陰陽和順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者，餗，是八珍膳鼎之實也。渥，溼濡之貌。九四有應在初，初已傾棄穢物，即九四有以受其珍美之物也。九四上近于五，即有承五之心，下又應初，又有施下之義，既承且施，力所不任，即至折足，而傾棄其餗，故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既折，覆餗于地，即被沙鹵溼濡，喻之于人，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者，黃，中謂五也。金，剛謂二也。鉉者，扛鼎之物也。六五以柔居申，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納金鉉而以舉之，故曰金鉉也。所納剛正，不為虛妄，故曰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者，堅剛之物，而懷潤澤之性，喻道大成，而有斯美，體剛履柔，是用玉鉉，而以自舉，故曰鼎玉鉉也。應在下，不私其用，故獲大吉，而无不利，故曰大吉无不利也。

震卦

震亨者，震動也。此象雷之卦，雷是天之威動也。雷之威震，人皆驚懼，因此恐懼，而乃修德，恭儉整肅，所以獲通，故曰震亨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者，虩虩，恐懼之貌。啞啞，語笑之聲。故迅雷風烈，君子為之變容，天既威震，人皆恐懼，不敢怠慢，遂乃修德，道成德立，福慶亦至，福至之後，方敢喜樂，故曰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者，七者，其形如畢，可以舉鼎中之物也。鬯，是香草，取之釀酒，宗廟之用也。震卦體屬長子，若君出于外，或為巡狩等事，即長子監臨于國，威震肅齊，廣及百里，百里者，取雷震百里之義，承主祭祀，乘盛之器，守而不失，故曰不喪七鬯也。象曰：洊雷震者，洊者，因仍之義。雷聲連續，威震相仍，雷電赫赫，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恐怖也。懼，驚駭也。君子立身，恆懷驚懼，若隨泉谷，如履薄冰，況遇天之威怒，彌益修身，省察已過也。初九，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者，以剛處卦之先，剛則不暗於機，先則能有前識，當威震之時，天威大行，而能懼以脩德，遂至笑語之盛，吉福臻焉。六二，震來厲，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者，初九以剛居下，因懼修德，即是有德之人，今六二不能敬剛，陽陽有德，而反乘之，即為天之所誅，謂故威震若來，即致危厲，哀嗟傷嘆，亡其資貨，糧用之屬也。故曰震來厲，喪貝也。億，傷嘆之辭也。貝者，資貨糧用之屬也。遂天不敬，遂被天誅，懼天之威，而乃逃竄，威嚴大行人，不容舍，无糧而走，必將困危，雖超九陵，不過七日，為有司所獲，故曰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者，蘇蘇，是心

懷憂慮不安之貌。六三履位不正。心恆憂慮。不獲安事。故曰震蘇蘇也。雖心不安而不乘剛。不為乖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災咎。故曰震行无咎也。九四震遂泥者。泥沉溺也。九四以剛陽之質。在四陰之中。為四陰之主。固宜挺身獨立。以安于眾。若以自懷恐懼。不能挺拔。即致泥溺沉困于難。故鄭眾云。身既不安。豈能安眾是也。六五震往來厲。無喪有事者。往即無應。來又乘剛。往之與來。不免危厲也。夫處危厲之時。而居尊位。即是天助君命。威令大行。斯乃有事之機矣。故戒之曰。但保其位。守中自安。能高大其行。无所喪失。即懷大事。故曰億无喪有事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者。索索。不安不專之貌。矍矍。視不正。不審諦之容也。上六處震之極。是懼之極矣。既居極懼之地。而欲求安。亦不能得。故心懷不安。乃索索然。而所瞻視又不專審。乃矍矍矣。矍矍若此。更有征。即將有凶危至。故曰征凶也。若所懼之事。非是已作。若因鄰家有事。懼相連及。預先防戒。即得免咎。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處極懼之時。雖復姻親。亦不无相疑之言。故曰婚媾有言也。

艮卦

艮其背。艮者。靜止之義。此卦象山之為體。安然靜止。不動不移。故以為名也。以人事喻之。貪欲之情。傷性壞義。防其動欲。制其未成。故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背者。无見之物。既止在其背。目之不見。即動欲之情不生。故曰艮其背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者。夫對面而止。即情有所動。抑傷其情。而強使止。患必生焉。今止在其背。故不獲其身。雖行于庭。不見其人。即无咎矣。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艮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鎮止。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艮之為義。各止其所。故君子象之。思慮不出己位。不妄動求。不相侵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者。趾足也。又處卦之下。即是止在于足。既止于足。不為躁動。而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靜止之初。心无動欲。其利在于永長貞正。故曰利永貞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心。不悅者。腓。腓。臍也。拯。舉也。隨。謂足也。六二止于腓。腓。體動。屈伸搖動。皆隨其足。今止在腓。臍。足既不舉。腓。无由動。故艮其腓。不拯其隨也。腓。性動。躁而強止之。則傷其本性。情與體乖。故其心不能快樂矣。故曰其心不悅也。九三艮其限。其索。索。中脊之肉也。索。燒灼也。三限是身之中。人繫帶之處。三居兩卦之際。即是止在其限。故曰艮其限。其索。索。中脊之肉也。索。燒灼也。三既處二卦之際。即上下不通。是分裂其身。將喪矣。乃憂危之切。故薰灼其心。故曰厲薰心也。然君子治國。若治于身。上下不通。君臣不接。故裂資。資。即身亡。不接則國喪。故王注云。體分兩。主大器喪矣。大器。謂國之與身也。六四艮其身。无咎者。已入上體。與九三相得。兩體不分。全乃謂之身。履得其位。而全其身。不陷非妄。所以无咎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輔。夾車也。六五艮于輔。頰之間。即是慎止。言語密于樞機。故曰无悔。言有序。所以悔亡。故曰言有序。悔亡也。上九教。艮。艮。吉。教。厚也。居止之極。教厚在上。不為妄累所牽。故獲吉也。

周易口訣義卷六

下經三漸至

漸卦

漸。女歸吉。利貞者。漸者。徐進之名。歸。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為家。故嫁為歸也。女人之嫁。備禮乃行。吉而善矣。故曰女歸吉也。漸進禮全。嫁娶之正。故曰利貞也。象曰。山上有木。漸者。山上生木。漸漸進長。因山而高。非是忽然而起。故曰漸之進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者。君子求人。須求賢德。使其居位。施發教令。善誘風俗也。候果云。賢者。德成之名。德是賢實之實也。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者。鴻。是水鳥。以況從下至高。漸進之義。干。水涯也。鴻之進。至于水涯。故曰鴻漸于干也。進未得位。必被陵辱。乃困于小子。危于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雖困于小人之言。而但懷道德。安能損于君子之道。故曰无咎也。干。亦喻水上。非安之所。更以无應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者。磐者。山中磐石也。以柔處中。進而得位。猶鴻鳥棲于磐石。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既得可安之地。居中有應。吉福至焉。故飲食飽。不素飽而已。故曰衎衎。衎。是喜樂之貌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用禦寇。寇。陸。是山頂之高處也。九三處下卦之上。如山之頂。如鴻升進。至于山頂。故曰鴻漸于陸也。三之與二。同處一體。其猶夫婦一體之義。今九三務進。不肯卻回。即是夫之征進。不肯反家。故曰夫征不復也。九三前進。與四相得。貪

務邪偶。即婦亦不能守貞。非夫而孕。故曰婦孕不育也。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與四相得。邪偶相與。恐人為難。以為阻。故利用防禦寇害。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與三得。心無憂慮。雖乘剛相合。固无咎也。九五鴻漸于陸。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陸。俱是陸。然陸卑于陸也。九五進處尊位。如鴻漸高。以止于陸。故曰鴻漸于陸也。正應在二。隔于三四。不得與應相交。是兩情勤慕。阻隔不通。故曰三歲不孕也。二與五各懷中正。九五是君。三四是以臣。君勢不可勝。三歲已來。道成事濟。久塞其路。不得勝于君。五二各得其願。故曰終莫之勝。吉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者。三之與上。皆處山頂。並稱陸也。然上九最居卦上。是能為超盛。進處高潔。不累名位。德高之人。无物屈心。不亂其志。故其羽翼清虛。可為世之儀表。峨峨清奇。可貴可則。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也。

歸妹卦

歸妹者。女人以嫁為歸。歸妹。即是從姊而嫁。故曰歸妹也。然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姊從之。虞翻云。九女者。貴其男女繼嗣。宗享不絕也。征凶无攸利者。征。謀進也。求。求也。妹。從姊而行。固宜卑退。敬事女后。若妄求進。謂並后。即有並后之亂。凶禍斯至。而无利。故曰征凶无攸利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若澤上有雷。悅而有動。歸妹之象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者。諸儒於此。各以意見互說不同。不可隨波而流。彌增惑亂。今則取師說為義。所以一娶九女者。貴其蕃育繼嗣。宗享不絕。則是永長延祚。保後之終。若九女无子。即絕其後嗣。即有不終之敝。蓋為正經云。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矣。初九歸妹。以娣。娣。從姊也。少女謂之娣也。以兌適震。以幼從長。非其匹配。是從姊而行。故歸妹以娣也。雖不失其道。然幼從長。譬之跛足之人。足雖蹇跛。不妨履踐。故曰跛能履。妹從姊行。不可偕進。為娣。即因。為娣。即吉。故曰征吉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者。位雖不正。而居內處中。守其卑禮。不為妄進。猶如眇目之人。不妨所視。故曰眇能視也。居內守中。不失常道。是居幽而不虧其正。故曰利幽人之貞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婦者。六三處下卦之上。位又不正。即是偕進。求為室主。室主猶存。進不值時。故曰歸妹以須也。既不值時。固當反歸。且為娣從。俟時而進。故曰反歸以娣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者。以陽居陰。位不正也。下又无應。以不正无應而行。是為妄進。故須愆期。若有所適。候彼道窮。盡待時而行。然後可往。故遲歸有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者。居得尊位。應在九二。是帝王嫁妹。以降於二。故曰帝乙歸妹。袂者。衣袖。為禮容。帝王嫁妹。則以衣裳為崇飾也。其君。即五也。應在九二。以震適兌。以長從幼。即是降尊就卑。不如以卑就尊。合於常道。故曰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陰之盛。猶如月。近望可以敵日。以貴而行。以斯適配。往必必合。故月幾望。吉。幾。近也。陰盛為位在於中。以貴而行也。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者。女人之行。以承順為德。士之為道。以下之應命為美。今上六居卦之上。而无承順。其猶女人承捧虛筐。空无所有。筐本盛幣帛。今既空虛。即上无所奉。故曰女承筐无實也。下既无應。人不奉命。譬之刲其羊。而无血矣。羊本有血。今既无血。即是教令不行。故曰士刲羊无血。進退莫與。故曰无攸利。羊。謂六三也。

豐亨者。豐是宏大之名。饒益為義。財德盛大。故謂之豐。財多能濟於衆。德大无所不通。故曰豐亨也。王假之者。假至也。王能至於豐大之德。无所不周也。勿憂。宜日中者。勿。无也。德能廣大。无所不通。如日之中。盛明照臨萬國。德備如此。无復憂慮。為天下主。須令微細隱滯者。獲通豐亨。勿憂之德。故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者。雷天威也。電光輝也。威光並至。所以豐大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折斷也。致。至也。君子法天而行。故折斷獄訟。須察虛實。至於刑罰。不濫及无辜也。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者。以陽應陽。旬。為均平也。豐大之世。文明以動。所貴光大。以合時宜。今初九與四俱陽。交。兩體均平。安得有咎。故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能相光大。往有尙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若吉者。處豐之時。貴于光顯。而惡暗昧。今六二以陰之質。應五又陰。是重暗之極。故日中盛明。乃見星斗。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蔀。者。覆蔽光明之物也。往就于四。四又暗昧。不能發其明。心生狐疑。而不自決。居乎下位。則暗疾未除。往之與來。不免暗疾。故曰往得疑疾。然履中居位。處暗不邪。但懷忠信。不為暗疾所累。而能發其志。故獲吉矣。故曰有孚。發若吉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幡幔。禦蔽光明之物也。沫。是微暗不明之謂也。九三應在上。六三志在乎陰。雖免豐蔀。見斗。愈乎以陰處陰。而猶豐沛。見沫。是日中盛明。而見微沫矣。故曰豐其沛。日中見沫。而見物微沫。斯則不可施于大事。其猶人之所用。在於左右之肱。今右肱既折。況復見物微沫。只可自守而已。乃得无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為施明。即見沫。施用則折。故曰折其右肱。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九四以陽居陰。而備暗昧。如日中見斗也。夷。平也。應在初九。以陽適陽。二體均平。能相顯發。若遇初九夷主。所以獲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者。以陰之質。來居陽位。是暗而求明。既居尊位。能獲章美慶譽。所以吉。是光大彰顯其德矣。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者。屋。者。藏陰隱之處。上六以陰處外。而不居其位。即是幽隱之人。絕跡深藏者。既是藏隱。恐為人所見。故豐厚其屋。而又蔀覆其家。假使闔其戶。隱翳之深。而闔寂不見其人。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也。亦是棄其所止。外處深藏。以高其行。然處豐大之時。即是明君之德。光被天下。野无遺賢。固合諸斯明代。居位佐時。共施政事。而反以自隱。三年者。豐道已成。而猶不見。所以致凶。治道未濟。隱藏猶可。治道既濟。何為藏身不出。失時向凶。況復更藏。凶其宜也。

旅卦

旅。小亨。旅。貞吉者。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也。旅人觸目乖阻。困於途路。求容備存。假使濟通。所通非大。但小亨而已。故旅。小亨也。羈旅而得小通。是旅之正吉。故旅。貞吉也。象曰。山上有火。旅者。火在山上。因風而起。逐草而行。勢不久留之象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旅卦而引斷獄案。六十四卦。有文明者。多稱用刑。今旅卦。有艮止離明。止。即審慎用刑。明。即不濫不枉。故聖人之意。取其明察。止。審。不妄刑。則蓋

以人命至重。故陽厲爲士師。會子誠之曰。治獄之道。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是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者。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處旅之時。最居人下。是卑賤細小矣。故旅瑣瑣也。身處人下。不得所安。有所與爲。災禍自致。故曰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者。次是旅店。旅人所居之處也。六二以柔居中。得位承上。即是旅人得其所安。只可店舍而處。故曰旅即次也。處旅行。不爲剛猛。但有童僕之正。懷來資貨。不慮喪失。故曰懷其資得童僕貞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者。九三處下卦之上。上无應。與初二相待。遂欲自尊。而施惠於下。當旅之時。不能謙和靜慎。而乃預萌侵權。爲君所疑。遂被黜奪。焚其次舍。是喪童僕之正。而身危矣。故曰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九四以陽居陰。即懷謙之道。處旅行。雖不得平坦之處。而得用斧之地。謂除荆棘而治吹舍。以自居之。故曰旅于處。得其資斧也。寄旅求安。不得平坦。而得荆棘之地。即其心不樂。故曰我心不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者。羈旅之時。不可以處盛位。縱使居之。終不可保有喻射雉。一矢射之不中。而失其矢。雉雖有。而終不可得。故曰射雉一矢亡也。然五居文明之中。能濟禍福之機。不乘剛而專權。但棄下而恭。恩奉上。故終以美譽而見命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喪牛于易。凶者居高位。危以爲宅。鳥巢之象。旅人最處上位。衆心所嫉。居嫉害之地。因被侵奪。必致凶害。得高位而先笑也。凶禍至而後號咷也。侵奪而似鳥焚巢。牛是稼穡之資。喪失其牛。理在不難。衆所同嫉。物莫之與。危而弗扶。無人以爲聞。無所依託。即傷切甚矣。故于易凶。

巽卦

巽小亨者。巽是卑順之名。和人爲義。故謂之巽也。夫人用巽。必須恭儉莊敬。進退合宜。若過于卑賤。謙卑之分。敬恭不合。即所謂非大。故曰小亨也。利有攸往者。巽順以行。物不遠拒。故曰利有攸往也。利見大人者。人用巽順。即无往不利。大人用巽。其道愈隆。巽順之美。上下皆須之。故曰利見大人也。象曰隨風巽者。按說卦云。巽入也。風之所入。物无不順。風相隨而行。故曰隨風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行草偃。亦有王者風教。行于天下。意故君子象此。申其命令。行其政教之事也。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者。出令之初。人未從化。心懷猶疑。進退遲疑。申命之初。人未信服。成命齊邪。莫過威武以整齊之。故曰進退。利武人之貞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史謂祝史。巫謂巫覡。皆是接事鬼神之人。九二處巽之中。在下位。而以陽居陰。卑巽而順。故曰巽在牀下。卑謙過甚。失于正道。答過生焉。然鬼神无形。所在怠慢。九二卑恭如是。事神祇而可獲多福。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紛若。盛多之貌也。九三頻巽吝者。頻是頻蹙不樂之貌也。九三體剛居正。爲四所乘。志意窮屈。不得舒暢。故懷頻蹙。即是鄙吝之道。故曰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者。六四乘九三之剛。所以有悔。然得位承上。上奉君命。所以悔亡。親近至尊。即是權臣。以斯行命。必有功勞。獲之田獵。而獲三品之物。故曰田獲三品也。一曰乾豆。爲豆實。以奉宗廟。二曰賓客。以助君明。目遠馳。三曰充君之庖廚。供君之費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五以剛居位。遠于謙巽。故有憂悔。能用中正。以宣命令。人不敢違。所以悔亡。而无不利也。初施命令。

新用剛直。人未從化。故曰无初。以中正之德。宣布命令。人漸從化。故曰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以人迷既久。不可卒然而理。故先申三日。啓勸諭。使其變惡從善。令著之後。復再申三日。人若不從。即當誅刑。民服其罪。所以獲吉。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者。處巽之極。言巽過甚。似巽于牀下。斧者是斬斷之物。喻決斷威制。今既處下。固合威斷。臨下而乃過于謙。即是喪其威斷。是正道之失。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

兌卦

兌亨利貞者。兌澤能潤悅萬物。故謂兌悅也。喻人君能以兌澤潤于萬人。惠流人悅。无所不通。故曰兌亨也。以悅相親。恐陷邪詔。其所利者在貞正。故曰利貞也。象曰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上下俱悅。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友猶黨也。必須友者。學記云。獨學无友。即孤陋寡聞。謂朋友聚居。講解道義。修習文禮。相悅之盛。莫盛于此。故鄭衆云。樂耽于酒。則有沉醜之凶。志累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于向詩書。教習道義。教之盛矣。樂在斯焉。初九和兌吉者。處悅之初。而无私應。與衆和悅。天下皆親。以斯而往。何所疑乎。所以獲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者。以剛處中。是懷信實之人。悅而施信。即吉從之。故曰孚兌吉。失位而處。所以有悔。志在忠信。所以悔亡也。六三來兌凶者。以陰居陽位。是來求悅。以不正之身。妄來求悅。是佞邪之道。所以致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商謂商量。裁制之謂。介。隔也。六三以諂佞之身。而近至尊。妄求于龍。夫佞邪之人。國之患害。今九四既是權臣。爲君委任。固宜與君商量裁制。介隔邪佞之人。內掌樞機。以匡王室。經營論理。未遑安事。故曰商兌未寧也。介疾。是隔邪。與君除害。四方安靜。故有喜慶。故曰介疾有喜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者。剝是小人道長之稱也。九五爲悅之主。固宜中正自安。惟賢是任。而乃反親上。六呢呶小人。遂爲小人所害。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言曰。遠者。比。類也。是爲亂風也。上六引兌者。六以陰居最居悅後。是自靜退。不安求進。必須他人牽引。乃從衆悅。故曰引兌也。

渙卦

渙亨。王假有廟者。渙者。離散之名。緩釋爲義。然則小人遭難。奔逸逃散。逃散方始。獲濟。大德之人。處難之時。能建功立德。散釋險難。以安時人。故謂之渙也。能釋險難。人皆獲濟。所以亨通。王能釋難。而通天下。太平。至於建立宗廟。德洽人神。雖復大川。亦可濟涉。險難釋。宜宏道化。利物聚人。莫過於正。故曰利涉大川。利貞也。象曰風行水上。渙者。風行水上。激揚波濤。散釋之象。先王以享於帝。立廟者。先王既釋險難。泰時安。可以享獻上帝。建立宗廟。祭祀祖考。告以太平也。初六用拯馬壯。吉者。拯。拔也。初六處難之初。乖散未甚。可以用馬拯拔。得其志而遠難。難初未至。危劇。相時而行。是壯而獲吉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者。机是案机。以承物也。謂初與二。俱无應。相得。既託於初。得其所安。逃難離散。而奔。故曰渙奔其机。悔亡也。六三渙其躬。无悔者。渙之爲義。內險外安。六三有應於外。不願所守。脫身而出。與剛合志。故得悔亡。故曰渙其躬。无悔也。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者。六四既在險外。即是已險難之人。近於至尊。爲君



委任內主樞密外宣王命而能散衆之難以安綏萬人而獲其大功所以元吉故漢其華元吉然爲君所任任重深難能散衆之難猶疑難難之中恐有未平丘墟之險懷思慮心未得安故曰漢有丘匪夷所思也丘丘墟也夷平也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者人之驚怖既汗從從流故以訓釋爲汗也九五處於尊位而能發號施令大散天下之險故曰漢汗其大號也爲漢之主能散險難若非王者正位則不能然正位不可假人故王居无咎也上九漢其血去迷出无咎者血傷害之義迷遠也上九所居最是險外是不爲物之僥倖迷遠而去故出險外故曰漢其血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能與我爲咎也

節卦

節亨者節制度之名節止之義故謂之節也節制要在得宜得宜有別其道乃通故曰節亨也苦節不可貞者爲節之道必須當理若過於刻薄傷於物情物所不堪非爲節道不可爲正故苦節不可貞也象曰澤上有水節者澤險陷之處也澤之大小各有區別今水居澤上隨其大小得宜各有止節故爲節象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謂禮數等差也度謂上下優劣也議人德行輕重得宜皆是節制度數之義所以周禮五等諸侯所受錫命皆有度數是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者節者制度之義今初九處節之初即是初制制度宜其慎密不令泄露若教令未宜而乃泄露即人心多險姦詐生焉若慎密不失施制合宜應時無爲乃得无咎知通塞矣九二不出門庭凶者初爲制度之始法制未成固宜慎密今至九二是法制已成而猶漏之失時之中乃乖於理失時之極所以致凶故曰不出門庭凶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者處節之時固宜各得其序不相乖越今六三以陰居陽以柔乘剛以爲驕僭而不爲節禍將及身以至哀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也稱自己招非人所與无所怨咎於人故曰无咎六四安節亨者以柔得位承順於君是得節之道但稱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者不苦而美謂之甘也九五爲節之主履正居中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人爲節而無傷即是不苦而甘所以甘吉矣爲節不傷苦而能甘以此而往人所嘉尚故曰往有尚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者居節之極是過節之中傷於爲正物所不堪正之凶矣故曰苦節貞凶若以施人則是正道凶若以苦節於身修己自厲則可以悔亡矣

中孚卦

小過卦

小過亨利貞者小過者過於小事故謂小過也以小事而濟用物乃可通故曰亨也順時矯俗利在歸正故曰利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世既小通即可正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鳥之所棲止於林澤飛而向上則入杳冥羽翮摧頹遺其音聲哀以思慮願求所安故不則則意困下則棲於林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也此論上乘剛逆也下水承順也故君子爲過矯之行上則逆鱗下則執柔守順故以飛鳥上下而取義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者雷本出震於地上今既出至山上過其本處故曰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小過之世戒其所過小人居之則慢易奢

節故君子爲過矯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費用之宜過於儉約之謂也初六飛鳥以凶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應在四若往就四則是進於逆也同於飛鳥上面無所指足所以致凶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者過而得之謂其遇也六二居初之上而居位是過於初而過六二也祖妣也謂初也妣者母之稱也六二居中正故謂之妣矣已過初過二位過母之處內故曰過其祖過其妣而得位處中不至於僭終守臣位安可有咎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小過之世大者不能立德故令小者僭過驕慢陵上也九三以陽當位又處下卦之上固合防過小人不令奢僭而九三更應上六與小人同情反爲小人所害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也戕者殺害之義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居小過之世小人有過差之行須大德之人防閑遇絕不令過差今九四雖復陽爻而不居位故其所過咎責不在己故得无咎九四所以得免咎者以其失位在上卦之下不爲過厚之行故得過於无咎之宜故曰无咎弗過遇之也既無防止遇制之能自守其位則免咎而已若有所往則致危厲故曰往厲也不交於物物亦不親既無人相親是無援助欲有所往必致危厲無所告救故必自戒慎以全其身故曰必戒也既不能裁制小人亦不可任用以其如此故不足長行其正故曰勿用永貞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者小過者小過於大也陰居陽位是小者過於大陰之盛矣陰止於上陽氣不通雖復至盛密雲止在西郊而不能降其雨以人事明之是陰柔之主以處尊位未能施其風教恩惠及下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公者臣之極貴也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小過之時其過猶小是不能大作猶爲隱伏以小德之才治小過之失能獲在穴隱伏之物又如公之弋獵而獲隱伏之獸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者處於小過之極是小人過甚不知限際遂至穴極過至穴無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行不守限量過而不已遂遭覆網亦如飛鳥飛而不已無所棲託必罹網罟所以凶矣故曰飛鳥離之凶過於穴極以罹其凶是謂不懷其身災眚斯及復何恨哉故曰是謂災眚王注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也

既濟卦

既濟亨小利貞者既濟也濟渡也剛柔得正上下相應故曰既濟也萬物盡皆濟渡若小者不道則无盡濟之理今小者猶向亨通則柔大之物自然獲濟故曰亨小也物既盡濟非正不可故曰利貞初吉終亂者此設戒之辭當既濟之時若能戒慎謹守不爲驕恣則既濟无窮安有危亂及已若其不能居安慮危慎終始則既濟其危極亂至矣故王注云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是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者孔叢云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是既濟象也君子以思患預防之者處既濟之時舉事合宜恣情所欲固當恭恭保存存不忘亡思慮後患預爲防慎故書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者初九處既濟之初是始濟渡也始濟險難未至乾燥之地猶拖曳其輪濡澤其尾言其勞苦方始獲濟其于義理安有咎哉故曰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者婦者婦

人之首飾也。六二居中履正而應于五。雖與初三相近。情不相得。遂被初三相奪。以人事明之。其猶貞潔之婦。容華光麗。夫暫不在。遂被他人侵陵。頭上花飾。強為竊奪。故曰。婦喪其菲。婦者。明己自有夫。而被見侵。當既濟之時。法令明峻。不容邪道。婦既執貞如此。衆尚節志。皆願助之。假使逃竄。勢不能久。不過七日。必見執獲。故曰。勿逐七日得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者。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末。將入險難。是居衰末而能濟。其猶殷王高宗。諒陰三年。盛德中興。克伐鬼方。以其盛德始興。不能即勝。故三年已後。乃始克勝。故曰。三年克之也。高宗者。武丁之號。殷之賢王。挺濟衰世。能伐遠方。若小人居之。必致危亂。不可任用。故曰。小人勿用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者。繻。宜曰。濡是濡澤之義。袽者。衣敝爛者。可以塞漏卮也。六四處得其位。而與三五相近。情不相得。常慮危患及身。如舟之穿漏。而能得濟。渡者。必須有敝爛之衣塞之。免為濡溺。方遂獲濟。故曰。濡有衣袽也。繻。不親而得全者。須防戒得免。故曰。終日戒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牛祭之盛也。禴。是殷時春祭之名。四時最薄之祭也。九五處既濟之時。得居尊位。天下盡皆獲濟。亦何所營為。喻天下太平。不勞思慮。其所務者。莫過祭祀。祭祀之本。莫過修德。今九五履正處中。修德如此。但可禴祭。省薄精誠。致敬合時之宜。則神明降福。假使東鄰殺牛。豐厚之盛。神靈不饜。不如西鄰薄祭。吉福大來。此類繁可薦之義。故惟德是馨矣。上六濡其首厲者。處既濟之極。物極則反。遂至於未濟者。則首先犯焉。若既濟之時。守護保位。尤為無事。安能有咎。今既進而不已。遂遇危難。故濡其首也。既被濡首。將陷於難。危莫甚焉。故曰。濡其首厲也。

未濟卦

未濟。亨者。未濟是未能濟渡之名。喻人德薄居位。才德劣小。不能拔濟危難。必須任之于賢。委之于德。則有可濟之理。故曰。未濟亨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汔。將盡之名。其猶小才之人。不能濟拔險難。譬之小狐渡水。智力極劣。必須待水乾淺。方可涉川。未及於岸。力已疲憊。遂濡其尾。幾至沒溺。豈有利焉。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者。夫水火之用。相合而成。即能濟人之性命。今火居其上。而上炎。水流於下。而注。水火各抗。焉能烹飪。故為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見未濟之患。以謹慎為用。故分辨事物。各安其居也。初六濡其尾。吝者。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強進求濟。其如力薄何。所以進未達岸。濡其尾。故曰。濡其尾也。然體雖陰柔。不為剛狠之性。而乃猶不思反。以斯而往。頑亦甚矣。故曰。吝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者。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為君委任。即是救難之人。然二雖處險中。不為難之所溺。故經綸屯蹇。任重愛深。所以曳拔其輪。以出險外。故曰。曳其輪也。救難濟危。莫過于正。故曰。貞吉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者。六三處未濟之時。以陰柔之質。失位不正。安能自濟。若征而求濟。必致凶危。故曰。未濟征。凶也。然九二剛陽。為君委任。即是救難之人。六三若能委質親二。即不慮沒溺。自然獲濟。故曰。利涉大川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者。九四履失其位。所以有悔。然出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接近於君。志行其正。所以獲吉。憂悔乃亡。故曰。貞吉。悔亡也。為君所任。正志既行。靡有禁其威者。故震發威怒。以伐遠方。故曰。震用伐鬼方。伐鬼方者。與衰之征也。每至與衰取義。

焉。四處文明之初。其德未盛。不能即服。故曰。三年也。五處中位。體包明德。既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有功勞。而乃以百里之國。實之謂封以茅土。故曰。有賞于大國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者。以柔居尊。所以有悔。然以文明之質。為未濟之主。故必貞正。所以獲吉。憂悔乃亡。故曰。貞吉。无悔也。以文明之質。居于尊位。不自任察。而委于二。是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故有君子之光。耀也。委其權于有能之人。而心不疑。則人皆竭其誠信。功勞克濟。故曰。有孚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者。處未濟之極者。即入于既濟。既得濟矣。任人又當心。即無疑。信任得人。自取逸樂。飲酒而已。不慮危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飲酒不節。樂過淫荒。所以濡首之難。還復及之。故曰。濡其首也。所以濡首之難。及之者。良由信任于人。不覺禍患。失于所是。故曰。有孚失是。

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周易口訣義目錄及提要

周易口訣義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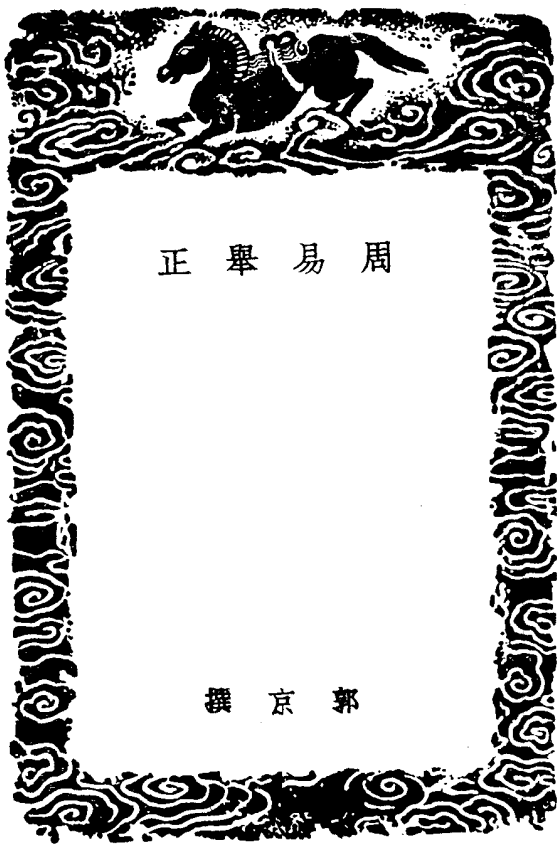
- 卷一 上經 乾 坤 比 小畜
- 卷二 上經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 卷三 上經 謙 豫 隨 蠱 臨
- 卷四 上經 睽 噬 嗑 賁 復 无妄
- 卷四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 卷五 下經 家人 睽 蹇 大壯 損 益
- 卷五 下經 井 革 鼎 震 艮 困
- 卷六 下經 漸 歸 妹 豐 旅 巽 兌 渙
- 下經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區等謹案周易口訣義六卷。唐史徵撰。崇文總目曰。河南史徵。不詳何代人。晁公武讀書志曰。田氏以爲魏鄭公撰。誤。陳振孫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避諱作證字。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徵。蓋以徵徵二字相近而訛。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訛耳。今定爲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爲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也。永樂大典載徵自序云。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注爲宗。後約孔疏爲理。故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皆以爲直抄注疏。以便講習考之。實不盡然。如乾象引周氏說。大象引宋衷說。屯象引李氏說。訟象引周氏說。師象引陸績說。六五引莊氏說。謙六五引張氏說。觀大象引鄭衆說。賁大象引王虞說。頤大象引荀爽說。坎大象引莊氏說。上六引虞氏說。咸大象引何妥說。萃象引周氏說。升象引褚氏說。大象引何妥說。井大象引周氏說。革象引宋衷說。鼎象引何妥說。震九四引鄭衆說。漸大象引侯果說。九五引陸績說。歸妹象引虞翻說。兌大象引鄭衆說。諸家原書。今並亡佚。惟孔疏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聞有存其說者。是書所引。則多出二家所載之外。又如賁大象所引王氏說。頤大象所引荀爽說。雖屬集解所有。而其文互異。坎上六虞翻說。則集解刪略。此所載獨詳。蓋唐去六朝未遠。隋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徵得以旁蒐博引。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蕭客葺古經解。鈎沈于唐以前經義。單辭隻字。搜采至詳。而此書所載。均未之及。信爲難得之祕本。雖其文義間涉拙滯。傳寫亦不免訛脫。而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僞撰。王應麟所輯鄭康成注。姚士粦所輯陸績。干寶二家注。亦非完書。其實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自序作六卷。諸家書目並同。今僅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所佚無多。仍編爲六卷。存其舊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周易舉正序

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蓋為前儒用意，未極精研。後漢太學刊石，撰集說文，慮其日月浸深，轉寫訛誤，京也。歷代傳授五經為業，其於易道，討駁偏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與本讀誦，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又兼有脫漏兩字，顛倒謬誤，增省義理不通，今並依定本，舉正其謬，仍於謬誤之處，以朱書異之。希好事君子，志學通儒，詳而觀之，則經註通流，雅鄭不紊，都計一部中，差謬處總一百三節，列為一部，具述訛舛，因目為周易舉正，分為上中下三卷，傳諸志學者云。

周易舉正

郭京撰

周易舉正卷之上

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注：純陰下道，則處下之體，謹按定本，猶字在惕字上，則夕字為絕句，今則惕字在猶字上，則惕字為絕句，則下若字，宜訓為如，夕字為絕句，則若字宜為語辭。若字為語辭，則與周公爻辭體同，亦舉夫子女言義合，又與註意相順。其爻辭則豐六二，有孚發若吉，註云：若辭也。巽九二，用史巫紛若，吉節六二，不節若則嗟若，无咎。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其文言則云：雖危无咎矣。且雖危則是實有危，假如有人雖馬墜不傷，雖病不死，則雖危是實有危也。若訓為如，則與周公爻辭體背，又與夫子女言義乖，亦與註意不順，足明轉寫誤為顛倒矣。

九五，注：龍得在天，大人之終亨也。則謹按得字誤作德行之德字，龍若在九四之位，雖或跳躍，未得在天，則喻大人路未通也。今居九五之位，則是飛騰鸞鷟，得在於天，乃喻大人道路通達，得失之理，義切相當，喻其德行未詳何德也。

周易舉正 卷上

周易舉正 序



上九頌果不食。註：頌，頌也。不食，不食也。制字誤作卦字。觀文尋理亦自明。

充矣。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震動而愈健。乾健也。

剛中而應。五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註：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愈健。剛中而應，則感剛方正。私欲

外來，而為主於內。天之命也。動而愈健。剛中而應，則感剛方正。私欲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物。物上誤增萬字。今本見註中萬字，不審是註家意，便致

誤增。但註未舉經文，歎美對時育物，莫盛於斯，足明其誤也。

六二不耕種，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註：不耕而菑，不菑而畲，代終已成而不違。謹按象曰：不耕而種，求富也。求

字誤作末字。凡立身仕宦，皆從微至著，務求爵位漸高，而成富貴，名顯親其六二不擅其美，盡其臣

節，而豈圖謀未審而已。故井九三井渫不食，使我心恫。象曰：求王明受福也。子曰：富而可求，是此類也。

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脫亨字，請其義理不圓，足明其脫也。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註：以陰居陽，拂經之義。行則失居貞也。元應於下而比於

誤作頤字，審詳註義，自見矣。

大過。音過。註：謹按音字下誤增相字之字上脫越字，其過越之過，惟在去聲。相過之過，在平聲。誤亦明

矣。

九三棟桷凶。註：棟，保心在一。桷，謹按衰字誤作喪字，大過義在極衰危，非在喪亡死喪之義，誤亦明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少夫。註：生華，生華不可久。象曰：老婦少夫，謹按交註象三少字，並誤作士字，定本

少字，蟲傷類於士字，誤亦明矣。士字義理無取。

坎習坎。註：坎習之名也。象曰：坎習坎，重陷也。謹按卦首習字上，脫卦名坎字。象曰：下，亦脫坎字。且王註

卦首先解坎義，後論習足，明習字上有坎字，且按說卦明八卦生成之用，云勞乎坎，且无習字，又說

八卦名，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亦无習字，又離卦離上而坎下也，乾為馬，坎為水，並無習字，誤脫益明

矣。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于四方。註：明兩，明也。繼，不絕也。謹按脫明照字，審詳註中，義自見矣。

六二黃離元吉。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時，故曰黃離也。柔居中正，處得

按墨書者解黃離，朱書者解元吉，今本多脫朱書者，故錄出之以備其義也。

九四元象。註：謹按乘字誤作承字，然四應在初，初復陽體，兩雄必爭，是无應也。三雖在下，得位剛強，是无

乘也。蓋乘承聲同，轉寫為誤，尋義趣可知也。

周易舉正卷之中

咸。象：澤上乾下。謹按不字誤作亦字，咸非類，冬筮之應候，註疏比類況詳之。

有六爻兩爻已變，不可言欲，誤亦明矣。

大壯。六五喪牛于易。註：牛壯也。而易，其牛。喪，其所居也。謹按壯于易，不於易，故得元陽二履正

于易，經註象五牛字，並誤羊字，大壯之義，莫先於牛，義可見矣。

明夷。上六至晦。註：至，則晦也。謹按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按初九註，明夷之主，在於上六，上六

為至暗者也。據此三爻註，至晦之理極明，斷可知矣。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正身修德。註：蹇，難也。謹按經註正字，並誤作反字，且博聞強識而讓，敦善

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既成君子之名，若反君子之身，則是小人之道。又曰：難由正濟，又曰：遇難失正，吉

可得乎。足明反身之義，亦固在不惑昭然顯著。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註：匪，非也。謹按正字誤作上字，疏云：六二是五之臣，往應於五，履正中，志

匡王家，能涉蹇難，而往濟蹇，疏意祇為六二履正中，能濟蹇難，觀疏尋義，誤亦可知。

九三往蹇來正。註：往，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正。象曰：往蹇來正，謹按經註象三正字，並誤作反字，此又



六五射雉一矢亡。射雉以命。注：射雉以命，而亡之，則雖有雉，而終不可得。射雉而亡，則雖有命，而終不可得。其義可知也。以其無知雉之雉，不安其命，以獲其下而上承於上，故終以命。謹按彖字誤作乘字，未有錄書已前，彖字與乘字相類，轉寫漸誤，理亦可昭矣。

象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注：未有錄書已前，彖字與乘字相類，轉寫漸誤，理亦可昭矣。

如大過象註，以此救難，難乃濟也。又與易易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與良象，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與巽爻註，巽履履正，正邦之道，何殊並義，理相連，誤亦明矣。

九五，其命，物莫之違。注：以物莫之違，無不有也。謹按註然字下，誤增後字，其六四註，乘剛則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雖以柔御剛，而位尊履正，斯行命必能獲強，豈不仁。驗六四註然字，與九五然字，義理一同，誤增後字，理亦明矣。

漢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漢亨剛柔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注：二以剛來居內，以不窮於剛，而無陰之剛，外順而無遠道之柔，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凡剛得中而無陰之剛，外順而無遠道之柔，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利貞，乘木有功也。注：乘木即涉難也。木者所以涉川，謹按利涉大川下，脫利貞字，審詳爻辭及象註，足明脫矣。又註木者所以涉川也，所以字下，誤增專字，專字訓獨，不二之義，木之為用，廣矣大矣，而云專涉川，豈不大乖乎。又註涉難而常用正道，正道字誤作漢字，漢字正道未否，難由正濟，過難失正，吉可得乎。此涉難與難何殊，足明合用正道，不合用漢離散之義，誤甚昭然。

節亨，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而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注：元說而行險，通中，謹按然後乃亨也一句，誤將入註，此一句，元釋節卦有亨通之義，審詳六十四卦爻象義例，足見誤矣。且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又孝經：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且六經三史，及凡著述，未有無發端而以然後為首辭者，理亦明矣。

中孚，豚魚吉，信及也。謹按及字下，誤增豚魚字，驗六十四卦象，先舉爻辭，後以義結，更不重言爻文，足明誤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注：居內而處重陰之下，而覆乎柔中，不拘於外，任真者也。不私權利，唯德是與，誠之至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謹按脫吾與爾靡之，并言字，驗三百八十四爻註義例，足明誤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小過，小者過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謹按是以以下，脫可字，小事下，誤增吉字，象舉爻辭，例無增損，若可小事下，含有吉，則不可大事下，含有凶，則小事不合有吉，斷可知也。

六五，小畜，密雲不雨，已上也。注：陽已止，謹按經註止字，並誤作上字，故字上仍脫下字，察其文義，可見矣。

上繫第四章，一陰一陽之謂道。注：道者何，无之謂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為象，必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在陰為无陽，在陽為无陰，而道可見矣。故易變以無神，因以之生，在陽為无陰，陰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謹按註在陰為无陽，陽字誤作陰字，在陽為无陰，陰字誤作陽字，以上兩節，本解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說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恒用虛无一以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為虛无，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為虛无，此陰也。言道所在皆无也，雖无於陰，陰終由

周易舉正卷之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注：既濟者，以皆濟為義也。小者不為濟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注：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則不為自亂，內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謹按象亨小下，脫小字，既濟之義，只在小者亨，若小者不亨，不為既濟。故夫子先舉爻辭，既濟，亨，小，然後以小者亨也，為義結之。若小字空著亨兩字，實不成義也。審而詳之，義則明矣。註小者不通，通字誤作遺字，註中通字，本釋經文，又通字下不字，誤作乃字，上句通既，誤作遺字，下句不字，理當變為乃字，則與閏月五日不殊，審詳之，義可見矣。

象第三註，既濟，馬焉字，誤作為字，此註上文云：柔得中，則小者亨，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未既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焉，柔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亂，義戒其柔者，道極无進，今誤作為字，則義理殊矣。

上繫第四章，一陰一陽之謂道。注：道者何，无之謂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為象，必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在陰為无陽，在陽為无陰，而道可見矣。故易變以無神，因以之生，在陽為无陰，陰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謹按註在陰為无陽，陽字誤作陰字，在陽為无陰，陰字誤作陽字，以上兩節，本解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說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恒用虛无一以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為虛无，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為虛无，此陰也。言道所在皆无也，雖无於陰，陰終由



道而生。故言陰以之生也。雖無於陽。陽由道而成。故言陽以之成也。開諸師說在陰為無陽。陽以之生者。是十月純陰用事。至冬至之前。正在純陰用事。是在陰為無陽。冬至一陽生。是陽以之生也。在陽為無陰。陰以之成者。則是四月純陽用事。至夏至之前。正在純陽用事。是在陽為無陰。夏至一陰生。是陰以之成也。一陽下生。時陰氣猶在地上一。陰下生。時陽氣亦在地下。不待一陰氣盡始生陽。一陽氣盡始生陰。是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之義也。

第九章子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不為乎。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不為乎。謹按經註不字。並誤作所字。詳文義可明。

第十二章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謹按是故字下。誤增夫象字。此一節本是第六章首。於此引之者。為極天下之賾者以下。為引文成義之勢。有夫象字。驗第六章足見誤矣。

下繫第一章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註。剛柔相推。說八卦相推。或否或泰也。繫之義。則見於象。通時之功。則存之於辭。王氏之例詳矣。今本註則柔相推。八卦相推。或否或泰也。繫辭則其吉凶。說之六爻。動以通時者也。立卦之義。則見於象。通時之功。則在於爻辭。王氏之例詳矣。謹按定本解變動則其舉經文論八卦六爻則義理相當。其今本解變動則全舉經文釋動義則經文不具。其經文具者。易會經文不具者。無明兩註具錄如前。正誤昭然可見矣。

第二章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註。制器效農。謹按農字誤作豐字。教農之始。未至收穫。豈遽見豐足明誤也。

君子居則小人恥不仁。不長不義。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小懲大戒。此小人之福也。謹按動字誤作動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者。則小人見利而動。其動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人敬忠以勸。則勸是勉令向善之義。審其文句。義理甚昭矣。

又巽者動之。吉之先見者也。註。巽者去无入有。而理本形。不可名也。不可形者也。謹按而理字。顛倒作理。而且而理則易悟作理而則難明。凡註釋本在曉人。豈強為難會者也。理亦昭然矣。

又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權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謹按輔字誤作與字。輔補助之義。甚明矣。與之與大失。况无交而求。此則是與與字不可重用。况大義又乖。亦斷知矣。

第九章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註。二與四。位。謹按誤將近也字作經。近字上仍脫懼字。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三多凶。五多功。審其上下文。足明經註殊誤。亦可知矣。

脫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兩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謹按居字誤作君字。夫子於此一節。明八卦長養萬物之功。无君臣父子之義。

又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註。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謹按非字誤作无字。義理非字切當。從其定本。

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蒙者蒙昧也。謹按始字誤作物字。雖義不甚乖。實從正本也。

又蒙者蒙昧也。謹按脫昧字。已於上經剝卦論訖。又比者親比也。謹按脫親字。亦同剝卦之論也。

又故受之以剝。註。剝。謹按實字誤作實字。然實亦虛通。實從正本也。

又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謹按此一句。今本脫者多。詳其諸卦例。可知也。

又物不可以終遯。註。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亨。何可。故受之以大壯。君子道勝也。謹按前註。小人道勝字。誤作遂令字。驗後註。君子道勝。可知矣。遂令字。何所取義也。

又有過物者必濟。註。行過乎節。用過乎禮。謹按用字誤作禮字。此一節本因小過論義。故引小過卦大象辭為義。誤作禮字。理亦可知。

難卦屯見而不失其居。註。難見難而難得。謹按註脫難字。處屯之初。盤桓不進。雖見其難。為其利貞。不失其居。詳文句。可明其義理矣。

又蒙稚而著。註。稚者未知所定。求其定也。謹按經註稚字。並誤作雜字。蒙之為義。當蒙昧幼稚之時。心无所定。非蒙稚之義矣。

又履不處也。註。王弼云。履卦動又。謹按美字誤作吉字。此是略例正文。註首既引王弼云。則自然合依本文義。在無惑矣。

略例明象而或者定焉。於乾。謹按按文實卦。有乾无馬。今本有馬无乾。其按文實卦。只按實乾卦文辭。既云有馬。則乾卦文辭實无馬字。既云无乾。則易无乾卦矣。推而尋之。理甚明矣。

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蒙者蒙昧也。謹按始字誤作物字。雖義不甚乖。實從正本也。

又蒙者蒙昧也。謹按脫昧字。已於上經剝卦論訖。又比者親比也。謹按脫親字。亦同剝卦之論也。

又故受之以剝。註。剝。謹按實字誤作實字。然實亦虛通。實從正本也。

又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謹按此一句。今本脫者多。詳其諸卦例。可知也。

又物不可以終遯。註。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亨。何可。故受之以大壯。君子道勝也。謹按前註。小人道勝字。誤作遂令字。驗後註。君子道勝。可知矣。遂令字。何所取義也。

又有過物者必濟。註。行過乎節。用過乎禮。謹按用字誤作禮字。此一節本因小過論義。故引小過卦大象辭為義。誤作禮字。理亦可知。

難卦屯見而不失其居。註。難見難而難得。謹按註脫難字。處屯之初。盤桓不進。雖見其難。為其利貞。不失其居。詳文句。可明其義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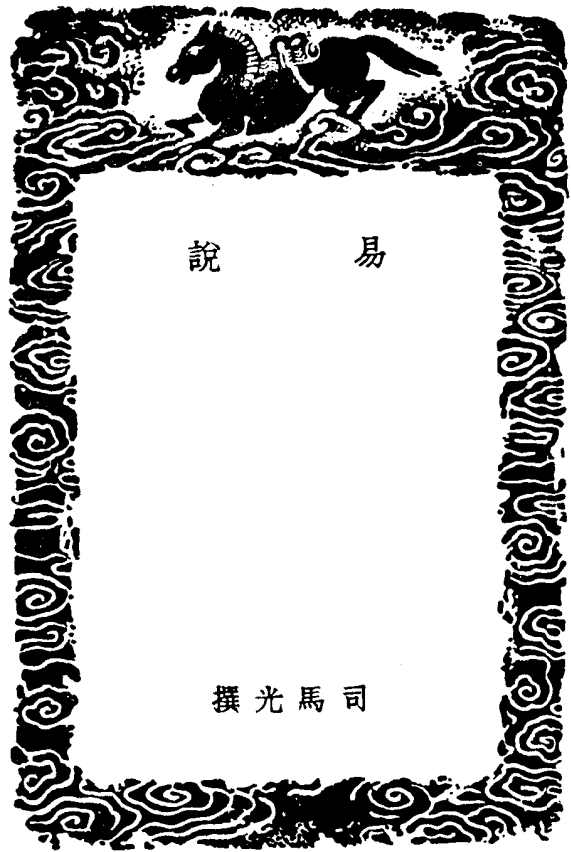
又蒙稚而著。註。稚者未知所定。求其定也。謹按經註稚字。並誤作雜字。蒙之為義。當蒙昧幼稚之時。心无所定。非蒙稚之義矣。

又履不處也。註。王弼云。履卦動又。謹按美字誤作吉字。此是略例正文。註首既引王弼云。則自然合依本文義。在無惑矣。

略例明象而或者定焉。於乾。謹按按文實卦。有乾无馬。今本有馬无乾。其按文實卦。只按實乾卦文辭。既云有馬。則乾卦文辭實无馬字。既云无乾。則易无乾卦矣。推而尋之。理甚明矣。

## 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舉正三卷。舊本題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許人。崇文總目稱其官爲蘇州司戶參軍。據自序。言御註章經刪定月令。則書爲開元後人。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人等本。舉正其謬。凡所改定。以朱墨書別之。其書崇文總目始著錄。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註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也。洪邁李燾竝以爲信。晁公武則謂以蘇象相正。有闕漏可推而知。託言得王韓手札及石經。趙汝楳亦詆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王應麟又援後漢書左雄傳。職斯祿。薄旬。證其改放卦斯字爲斷之非。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駁之尤力。今考是書。唐志不載。李燾以爲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案燾說見文獻通考然但可以解舊書經籍志耳。若新書藝文志。則唐末之書。無不具列。豈因開元以後而遺之。疑其書出宋人依託。非惟王韓手札不可信。併唐郭京之名。亦在有無疑似之閒也。顧其所說。推究文義。往往近理。故晁公武雖知其託名。而所進易解。乃多引用。卽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賁象傳之剛柔交錯。震象傳之不喪匕鬯。亦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矣。晁公武讀書志。載京原序。稱所改正者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而洪邁容齋隨筆。趙汝楳易序叢書。皆作一百三處。今本所載原序。亦稱差謬處一百三節。則晁氏所云。殆爲疎舛。又原本稱別以朱墨。蓋用經典釋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書。蓋非其舊。以非宏旨之所繫。故仍從近刻焉。



易說總論

或曰：易者聖人之所作乎？曰：易者先天而後天而終，細無不該，大無不容，遠無不臻，廣無不充，惟聖人龍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識其所來，而知其所歸，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爲伏羲出而後易乃生乎？或曰：以開易者天事歟，抑人事歟？曰：易者道也，道者萬物所由之塗也，孰爲天，孰爲人，故易者陰陽之變也，五行之化也，出於天，施於人，被於物，莫不有陰陽五行之道焉。故陽者君也，父也，樂也，德也，陰者臣也，子也，禮也，刑也，五行者五事也，五常也，五官也，推而廣之，凡宇宙之間皆易也，鳥在其專於天，專於人，二者之論皆蔽也，且子以聖人爲取諸胸臆而爲仁義禮樂乎，蓋有所本之矣。

或曰：易道其有亡乎？天地可散則易可亡，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人雖甚愚，而易未嘗亡也。推而上之，運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億世之後而易無窮，是故易之書或可亡也，若其道則未嘗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萬物豈盡若魚蝦蟻蚌之處於海，食焉游焉死焉而終莫之知也。

或曰：聖人之作易也，爲教乎？爲義乎？曰：皆爲之二者孰急，曰：義急，教亦急，何爲乎教急，曰：義出於教也，義何爲出於教，曰：禮樂刑德陰陽也，仁義禮智信五行也，義不出於教乎，故君子知義而不知教，雖善無所統之，夫水無源則竭，木無本則蹶，是以聖人扶其本源以示人，使人識其所來，則益固矣。易曰：君子居則

易說總論

一

易說原序

一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明二者之不可偏廢也。

易說總論

二

易說原序

九師與而易道微，易之微豈專九師咎哉，家翼而下，旁薄深廣，留七分者亡幾，田丁施費，脈脈師授，俾勿墜，龍龜圖書，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緯，數其失也，浮二千年間，易道俱，如蒙霧行迷，而不論，河汾猶難之，歷越五閭，真人御宇，王澤萃鍾，異人聞世，希夷扶義，畫而成于邵，濂溪澹周，經而融于程，以至區爲漢上而尙變，演爲考亭而尙占，支析爲合沙而尙象，三聖玄蘊，剖抉靡遺，而讀者瞭然如生，三代之世，曉得溫公易說一編，視諸老尤最通暢，今流傳人間，世業雖未完，其論太極陰陽之道，乾坤律呂之交，正而不顯，明而不鑿，獵獵與濛，洛貫穿中間，分剛柔中正，配四時，微疑未安，學者直心會爾，易之作，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書也，非隱奧艱深而難見也，該易而病其隱，且艱，非深于易者也，參習是編，易道庶其明乎，時丙申臘月朔，茶陵後學古迂陳仁子同備序。

易說目錄

卷一.....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二.....二五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漸 歸 震 噬 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睽 大過 坎 離  
 卷三.....五七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歸  
 卷四.....七七  
 下經 革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 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五.....一〇三  
 繫辭上  
 卷六.....一二九  
 易說目錄

繫辭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臣等謹案易說宋司馬光撰光事蹟見宋史本傳攷蘇軾撰光行狀載所作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說一卷又三卷又繫辭說二卷晁公武讀書志云易說難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朱子語類又云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蓋隨卦六二其後缺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是其書在宋時所傳本已往往多寡互異其後乃并失傳故朱彝尊經義考亦註為已佚今獨永樂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實不止于隨卦似即朱子所稱後得之本其釋本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無說者惟繫辭差完備而說卦以下僅得二條亦與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椅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光說核之一一具在知為宋代原本無疑其解義多闕者蓋光本撰次未成如所著潛虛轉以不完者為真本並非有所殘佚也光傳家集中有答韓秉國書謂王輔嗣以老莊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為據蓋其意在深闢虛無玄渺之說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如解同人之象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成之九四曰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喜怒則不見其所喜愛則不見其所喜惡則不見其所可愛大都不費先儒舊說而有得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惜其沈湮滋久說易家竟不獲觀其書今幸際聖朝表章典籍復得搜羅故簡真次成編亦可知名賢著述其精意所在有不終泯于來世者矣謹校勘重訂略仿宋史原目定為六卷著于錄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易說卷一

上經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宋司馬光撰

三三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陽之始也。于律為黃鍾。于麻為建子之月。陽氣方萌于黃泉。太陰始盛。萬物未發其澤。故曰潛龍。龍者何陽也。陽則易謂之龍。龍者神歟。變化無常。升降有時。故象陽也。其言勿用何。聖人觀象而為之。戒也。潛龍之時。伏于泉不可用也。是故冬華而雷為妖。人躁而狂為凶。為歿。皆時不可用而用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者陽之見也。于律為太族。于麻為建寅之月。陽氣族達。發而在田。萬物忻忻。生意昭著。故曰見龍。在田其言利見大人者何。通之于人也。君子修德行義。始聞于人人。莫不悅莫不歸焉。雖未有功。善之

易說卷一上經

論也。治之本也。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陽之進也。于律為姑洗。于麻為建辰之月。萬物畢生而趨于繁茂之時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也。其言夕惕若厲無咎者何。聖人為之戒也。九三在下體之上。居上體之下。動則進乎上。息則退乎下。故夕惕若厲。然後得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陽之盛也。于律為蕤賓。于麻為建午之月。萬物誠茂矣。而未及于大成。德業誠盛矣。而未至于大亨。安居則不能欲進而自疑。故躍以試之也。夫言在淵无咎者何。失于進。不若失于止之慮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之成也。于律為夷則。于麻為建申之月。黍稷既實。功德成矣。德業普施。大人亨矣。萬物熙熙。道大行矣。故曰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乾上九。或曰物之盛則蕤賓。不若林鍾也。物之成則夷則。不若仲呂也。舉其微而舍其彰。何也。曰君倡而臣和。陽生而陰成。故陰者佐陽而代有終也。陽者倡陰而尸其功也。是君臣之道也。又何疑焉。光解乾坤六爻。本于景王將鑄無射鐘。章昭注云。十一月日黃鐘。乾初九。正月日太蔞。乾九二。三月日姑洗。乾九三。五月日蕤賓。乾九四。七月日夷則。乾九五。九月日無射。乾上九。據此則此爻注于律。屬為無射。為建戌之月。乃此條復論蕤賓。林鍾。夷則。仲呂。不及無射。疑上有脫文。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龍者神歟。能隱能見。有變化之象。陽氣能生能成。聖賢能出能處。故易皆謂之龍。惟聖知聖。惟賢知賢。聖賢見己之類。當推而下之。勿為之首。為之首則亢矣。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也。君子進德修業。反復以求先王之道而力行之。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進无咎也。言進亦无咎。而君子事在淵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造也。大人之所宜為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易說卷一上經

三

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長猶首也。仁者愛人。人皆歸之。可爲之首。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夫婦。義順上下。皆美。際會交通。然後成禮。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仁者聖人不裁之義。則事失其宜。人喪其利。故君子以義制仁。政然後和。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時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故貞者事之幹也。君子固守其正。以慎幹萬事。使不散亂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見是而無悶。舉世非之亦無悶也。樂行憂違。君子遇有道德行其志則樂。遇無道不得行其志則憂。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信謹以下皆所以修身也。君子有君德而無其位。修己以俟時。德己及人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外修言辭。內推至誠。內外相應。令無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君子時行則上進。時止則下退。非爲邪以求利。非違衆以干名也。恐失時而已。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在位。萬物無不知之。故聖賢舉集亦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既亢驕自賢。則賢人在下位。莫肯輔其難危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爲時所捨。故有君德而無其位。終日乾乾。行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久。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充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三三。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之象曰。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厚德載物。何也。曰強者勉之謂也。載者安濟之謂也。君子自強法天。厚德法地。德不厚則物不得而濟也。是故自強不息。則道無不臻。厚德而載。則物無不濟。夫乾。坤者易之門戶。二象者道德之關樞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初六者。陰之始也。于律爲林鍾。于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陰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謹之。其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見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終。攘惡于未芽。杜禍于未萌。是以身履而國家又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二者。于律爲南呂。于曆爲建酉之月。草木黃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六二何爲。直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爲。坤之主。夫陰陽雖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陽之主也。坤六二。陰之主也。地之德。其爲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之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乾坤之交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陽非陰則不成。陰非陽則不生。陰陽之道。表裏相承。陰勝則消。陽勝則亢。是故乾以陰居陽。以陽居陰。不皆為咎也。乾之九三。以陽居陽。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厲。無咎。坤之六四。以陰居陰。而不中。故曰括囊無咎。無譽。皆剛柔太過。故須畏慎。而後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雖危無疑。九四六三。雖無中正之德。九四以陽處下。剛克而沈潛者也。故曰在淵无咎。六三以陰處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貞。

六三者。于律為應鍾。于麻為建亥之月。百穀斂藏。萬物備成。陰功小終。體執乎柔。而志存乎剛。故曰含章。柔不泥于下。剛不疑乎上。故曰可貞。王者尊之極也。為臣之榮。從王役也。不敢專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物以陽生。得陰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陽而不陰。則萬物傷矣。君而不臣。則百職曠矣。陰陽同功。君臣同體。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虞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此之謂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嘗也。

六四者。于律為大呂。于麻為建丑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天險地閉。萬物伏死。陰氣大盛。陽將更始。履卑體順。以陰居陰。處不得中。而潛伏乎其深。是以幽晦否塞。而不通。雖无咎亦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者。于律為夾鍾。于麻為建卯之月。天地始闢。和氣融明。季甲發散。庶物滋榮。體柔而志剛。乘陰而佐陽。中美能黃。上美則元。下美則姤。是以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者。陰之窮也。于律為仲呂。于麻為建巳之月。純陰用事。陽道已窮。冒進不已。不能守中。是以戰也。夫下不能自重。重之者上也。臣不能自大。大之者君也。重而不已。上必危。大而不已。君必虧。既危且虧。能無戰乎。故君子執臣之權。守臣之機。謹其樞固其機。禍無從來。權機之失。僮僕為災。雖得而勝之。猶有傷也。故曰其血玄黃。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聖人之戒。為人上者。如此其深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君子法地之直方。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何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則所受不陷于敗也。義則所適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諸己而無待于外也。君子居則不陷于敗。動則不與其宜。施于身而身正。施于國而國治。夫又何習而何不利焉。可以斷然無疑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三三。重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事。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者何。草木之始生也。賈地而出。屯然其難也。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者何。猶云綱紀也。屯者結之不解者也。結而不解。則亂。亂而不緝。則窮。是以君子設綱布紀。以緝其亂。解其結。然後物得其分。事得其序。治屯之道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初九。磐桓者何。治屯之道。不可遽也。利居貞者何。治之不正。愈以亂之也。利建侯者何。建侯所以治其綱也。治其綱。百目張。夫又何亂之不緝。何結之不解乎。此之謂經綸之道也。

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苟一而正。通可必也。十年之屯。猶一日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畏也。

三三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何百姓豈莫知所之聖人教之以道然後曉然識其是非故夫蒙者教人之象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夫人不求我而強教之則志不應而言不從矣故君子之教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陸希聲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乃成蒙也夫鍛礪者工也取利者金也植藝者圃也空實者木也則工雖巧不能持土以爲兵圃雖良不能植穀而生梓也故才者天也不教則棄教者人也才則恃故人者受才于天而受教于師師者決其滯發其蔽抑其過引其不及以養進其天才而已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言其動也育德者言其靜也君子動果而靜專內明而外晦此之謂蒙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吝獨遠實也。  
六四困蒙吝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聖人于是爻也將以戒夫不學者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者何以吉也得人而信使之也昔齊桓公衛靈公之行犬彘之所不爲也然而大則霸諸侯小則有一國其故何哉有管仲仲叔圍祝蛇王孫賈爲之輔也二君者天下之不肖君也得賢人而信使之猶且安其身而收其功況明哲之君用忠良之臣者乎。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三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何待時而行之謂也孚者見信于人之謂也夫信者己之所爲也孚者待人而後成者也故夫需之道利安而不利躁修己以待人者也非夫信義著明德光大則不能以亨也居正待時然後吉也。用邪求益宜其凶也需以涉難難可濟也險以涉川沈可必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陷也其云不陷何需然後進故不陷也。又曰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何有孚光亨貞吉者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之爲飲食何也雲上天萬物陰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飲食燕樂及下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寇雖邇不犯不至故曰自我致寇也能用需道故曰敬慎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德也。

需于血者入險而傷也出于險者不脫乃善也以需血者非需之地也子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此之謂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何福祿之謂也九五以中正而受尊位天之所佑人之所助也然則福祿既充矣而又何需焉曰中正者所以待天下之治也書曰允執其中又曰以萬民惟正之供夫中正者足以盡天下之治也舍乎中正而能享天之福祿者寡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三三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鞶褱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案訟非訟原本缺

三三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貞丈人吉无咎何也曰難之也夫治衆天下之大事也非聖人則不能夫衆之所服者武也所從者智也所親者仁也二者不備而能用其衆未之有也然或得之小或得之大或用之邪或用之正邪正大小之道其得失吉凶相去遠矣彼小人者以矯矯爲武隨隨爲智煦煦爲仁衆人亦有悅而從之者所謂小也聖人者以正人爲武安人爲智利人爲仁天下皆悅而從之所謂大也夫小人之得衆也以爲上則暴以爲下則亂故謂之邪聖人之得衆也以禁暴而止亂也故謂之正夫衆非小人之所用也小人之用之以爲不正符號大焉子罕曰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以廢此之謂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王者何大人之謂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治衆而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無親。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上無應于君子下無應于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乎夫兵者危事也故曰行險而用之蓋而民之殘也故曰毒天下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之所以已疾也是以民從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之所以爲容民畜衆者非特施于治兵之謂也故天子用之以治天下諸侯用之以治其國卿大夫用之以治其家其道一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六五柔也其爲師之主奈何古者人君之道將也跪而推轂曰圖以內寡人制之圖以外將軍制之進止之制賞罰之權皆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責成功而已矣六五以柔居尊下應于二二以剛中能任其事是以動則有功若田狩而獲禽也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利執言執者何事辭伐罪之謂也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權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謹擇其人是人君之事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三三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事方來後夫凶。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事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事方來後夫凶。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難卦曰比樂師也凡物孤則危舉則強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聞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居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正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夫物比而不以剛中，則柔邪也。故象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外比者，何樂親而從疎也。乘親而從疎者，非親賢而從上則不可也。親賢而從上者，苟不出乎正，猶不免乎凶也。夫比非大公之道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而不中正者，皆非君子之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吉也。九五履至貴之位，為衆陰所歸，暢其中正，以懷海內，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善善惡惡，而不在于私，用中正以求比者也。故曰顯比吉，顯者光顯盛大之謂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者，何肯去之禽也。失者何，求與之相親而不可得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擊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擊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案〕小畜卦巽原本缺。

三三：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者，何禮之謂也。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禮者，人所履之常也。其曰辨上下，定民志者，何。夫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則貪淫侈溢而無窮也。是故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外有別，親疎有序，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覬覦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当也。

夬者，何決也。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有得有失。爲人君者，決而正之，得則有賞，失則有罰，勸賞畏刑，然後人莫敢不慎其履。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五以剛健爲履之主，乘其中正，以決得失，任斯重也，可不戒乎。故曰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易說卷二

上經 泰 否 大過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漸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三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何也。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

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后則天地何以得通乎。太玄曰：天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

曰。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天辟乎上。地辟乎

下。君辟乎中。此之謂也。

二五

易說 卷二 上經

二七

易說 卷二 上經

二六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物極則反。天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源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柔德將進。故曰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于是時也。何為而可哉。必也執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

之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慮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種是養。雖有餘儲。必有豐年。故勿恤其孚。君子之于

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榮也。故曰于食有福。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三三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外

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何也。凡君子小人。更為否泰也。故君子泰則小人否。君子否則天下亂。小人否則天下治。今

大往小來。則君子之道否也。故曰否之匪人。否之所施。非其人也。否者。塞塞使之不進之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茹。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否而得位。以柔應君。包承者也。故小人居之則為吉。大人居之則為否也。然大人者。體順履正。和而不

同。否不能久。久而必通。故曰亨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之不得其時也。失位而居于下。則為小人之所侮。居于上。則為君子之所恥。故六三不當其位。而



然則大有何故以柔為主。夫為人上者。首而人莫敢違也。動而人莫敢逆也。故戒之在剛也。夫上之所  
以能有下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能以恩信結之也。故大有以柔中為主也。柔而不明。則前有礙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  
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而元亨也。然則大有何以以上明而下健。曰。明勝于健。則賞不  
失功。剛不失罪。健勝于明。則反之。此大有所以當明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遺矣。善則舉之。惡則抑之。上之職也。明而能健。慶賞刑威得其  
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美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厥孚交如。言孚發于中。而應之者交至也。夫以柔德而主柔剛。  
推誠任物。易而无備。所可戒者。在于無威。故曰威如吉。此聖人所以儆戒人。君優游不斷柔而不立者。  
也。為人君者。剛而不柔。柔而不犯。此所以為皇極之道。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其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之將有行也。將有為也。施之以謙。則無不通也。君子之德誠憂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無以保  
其終也。故夫謙者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有勞而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三三。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濟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重也。作樂。所  
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樂之盛者。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蒙，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蒙在上，何可長也。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于西山，終則有始。

三三 震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物有蠱敝而事之也。事之者，治之也。除蠱補敝，故大通也。剛上而柔下，善登而惡降也。巽而止之，利以濟難也。甲者，生之始，為仁為德。庚者，殺之始，為義為刑。先之三日，以謹其始。後之三日，以慎其終。蠱以少陽在上而行，故主仁。巽以少陰在上而行，故主義。天以陰陽終始萬物，君子以仁義修身，以德行治國，各有其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艮為丘，為山，巽為風，為號令。君子洗濯其心，一以待人，以育德于上，山之象也。發號施令，革弊除蠱，以振民于下，風之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者所以承父之事而成之，臣者所以成君之事而終之。天下之事，大夫多矣，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子能蓋父之愆，臣能掩君之惡，然後為幹蠱也。以秦始漢武之奢汰驕暴，相遠也無幾耳。始皇得胡亥以為子，李斯以為臣，不旋踵而亡矣。天下後世之盲瞶者，必歸焉。武帝得昭帝以為子，霍光以為臣，而國家又事後世稱之為明君。隋唐之祖亦然，故必有賢子，然後考得无咎也。幹事之始，敢自安乎？故戰戰兢兢，乃得終吉也。夫事有蠱敝，不可不更，臣子之心，非以高君父而自名也，欲以掩惡而全美，故曰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功之所以大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所以能自大者，學于道也。學充于內，則志氣夷懌矣。浸長于外，則人化而順之矣。人化而順之，所以大也。有應于外，化順之象也。夫道以正心為本，初九所以能感物而大，志行正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傳曰：大學之本，心正然後身修。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進升上體，至大之境，已得其位，故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三三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者，上以德示人，使人觀而化之也。盥，圭潔其德也。薦，豐備其物也。顒，人君有德之容也。夫德由內出，物自外至，苟內德不充，雖外物豐備，不能化人也。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下民乎？故曰：盥而不薦，君子者能降內殺外，勤本略末，德深誠著，物皆信之，然後可以不為而成，不言而化，恭己南面，順然而已，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有孚顒若。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先王省方，考禮樂，協時日，飭法度，以示人為觀之象。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无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无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三三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明罰，非以殘人，所以正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噬食也。故皆以食物明之。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至難者也。乾肉者，難于噬，而易于乾肺者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三三 離下艮上

三三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案)賁卦原本缺。

三三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賁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賁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頤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頤果不食，將墜于地而復生也。剝之爲道，舉卦皆陰，而上獨以陽乘之，猶衰世之君子，獨立不懼，以制羣陰，雖不當位，民所載也。或者陰來伐之，則是小人得志，君子道窮，禍亂遂成，民無所庇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也。

三三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七日來復，何也。冬至卦氣起于中孚，次復，次屯，次謙，次睽，凡一卦轉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數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復之氣應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无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咎，義无咎也。

復者，過而能復之謂也。不愾其始，頻過而復，亦已危矣。雖然，猶愈于迷而不復也。故曰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者，行于衆陰之中也。四行衆陰之中，獨能履正思順，下應于陽，不陷溺于羣邪，而能自復于善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此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三三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種，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種，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之行，有攸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案〕无妄卦說原本缺。

三三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不角之牛也。牯者，角之木，所以止其觸也。四用柔正以畜剛健，不用威武而物自服，故曰童牛之牯，言雖設而無用也。

六五：積家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三三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凡萬物有者為陽，無者為陰，日光之所灼者為陽，所不灼者為陰，和氣之所煦者為陽，所不煦者為陰，聖人之于仁義猶是也。愛養萬物謂之仁，其所不愛不養謂之義，義者義仁以就宜者也。或曰：聖人之仁無不及也，而有不愛不養乎？曰：暴亂而為物害者，聖人所得而愛養也。聖人豈樂殺哉？何謂觀其所養，其人賢則其所養必賢也，其人不肖，則所養必不肖也。何謂觀其自養，取于人以義，自奉養以禮，斯賢也，取于人無度，自奉養無節，斯不肖也。故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窮觀其所主，達觀其所舉，足以知其為人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顯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顯顯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顯顯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三三 震下兌上

大過棟，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者何？大者陽也，陽之過差者也。陽之所以過差者，奈何？陽當居外以衛陰，陰當居內以佐陽，今大過多陽而居內，小過多陰而居外，此其所以為過也。然則象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何

也。大過者剛之過也。有攸往者。猶云有為而然者也。夫剛過而不得其中。又不以異說行之。其志非以有為也。苟求過人而已矣。如是則何以得享乎。故大過之所以得享者。此數德故也。君子或為過人之行者。將以有為也。非道之常也。故曰利有攸往。乃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桡凶。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九三棟桡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何也。夫大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而不得位為吝也。九三居陽剛。而在一體之上。剛很強復。不可輔弱者也。故曰棟桡凶。九四以居居陰。而在一體之下。剛不違謙。能隨其棟者也。然過而失中。故曰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大過九二无不利。九五无咎无譽。何也。夫大過本末弱也。初已弱矣。進入于二而遇陽。故曰枯楊生稊。稊者始生而向茂者也。五陽之盛也。盛極將落。故曰枯楊生華。華者已榮而將落者也。初過于弱。二過于強。強弱相濟。厥功已成。其于國也。如剛毅之君。以寬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上以衰陰符于盛陽。其于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五居中履正。故无咎。輔弼非人。故无譽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以常德行。習教事。何也。水之為德。無有方圓曲直。萬下夷險而不失其平者也。故君子以常德行。水

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坎。失道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者事之始也。聖人之教人也。禁其始不禁其終。防其微不防其章。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震之初九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皆原其始而要終也。夫人之于險也。始皆有恐懼之心。焉及幸而濟也。則趾以為常。至于失身而不自知也。是以聖人于險之初。而戒其將來之禍。曰：習坎入于坎窞。窞者坎中之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坎。失道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者事之始也。聖人之教人也。禁其始不禁其終。防其微不防其章。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震之初九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皆原其始而要終也。夫人之于險也。始皆有恐懼之心。焉及幸而濟也。則趾以為常。至于失身而不自知也。是以聖人于險之初。而戒其將來之禍。曰：習坎入于坎窞。窞者坎中之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利貞亨。離麗也。麗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聖人重明以麗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麗乎中正。然後乃亨。夫太明則察。太昧則蔽。二以明德而用中正。是以獲元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然。敬之。无咎也。

初九敬之无咎。何也。夫火者始于熾。熾而至于不可撲滅者也。是以明者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方事之初。而錯然於慎。以避其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

六二黃離。元吉。離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聖人重明以麗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麗乎中正。然後乃亨。夫太明則察。太昧則蔽。二以明德而用中正。是以獲元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然。敬之。无咎也。

初九敬之无咎。何也。夫火者始于熾。熾而至于不可撲滅者也。是以明者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方事之初。而錯然於慎。以避其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

六二黃離。元吉。離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聖人重明以麗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麗乎中正。然後乃亨。夫太明則察。太昧則蔽。二以明德而用中正。是以獲元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者子之不服者也火性炎上而九四以剛乘剛用其不正以陵于上若火之方熾其來甚盛極盛必

衰故死如棄如也死者禍之極也棄者來所不與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易說卷三

下經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豐 解 損 益 夬 漸

三三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在睽下感其心者也心感于物為善為惡為吉為凶無不至焉必也執一以應萬守約以御衆其惟

正乎夫正而遇睽猶為福也求仁得仁又何悔故心正則事無不吉而悔亡也憧憧心動貌朋類也心

苟正矣則往也來也屈也伸也而心不為之動焉動于往來則心傾矣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是

故喜則不見其所惡怒則不見其所喜愛則不見其所惡惡則不見其所愛願右則失左瞻

前則忘後視必有所蔽聽必有所偏故曰未光大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歸與致者豈非正歟故于文一止為正正者止于一而無不周也夫又何思而何

慮焉譬諸止水寂然不動物有萬變而所以應之者一也日月者天地之精也寒暑者天地之氣也天

地猶以屈伸相感而況于人乎故大人之道正其心而已矣治之養之以至于精義入神則用無遠矣

用之于身則身安而德崇矣過此以往不足思也久而不息則可以窮神而知化大人之德莫盛于斯

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三三 艮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無不通也行而可久必無咎也常久之利利居貞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木之搖落也。上以柔弱之質。當恆久之終。體動而應風。搖落之象也。常久之道。由茲而墜。故曰大无功也。

三三其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遯之爲道。遯內而趨外者也。二以柔居內。未得自去者也。然履中守正。而不流。執志之堅。人不能奪。故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黃者中也。牛革取其柔而堅韌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以剛德居位。而妄安于內。係于榮利。不能自退。故曰有疾。小人道長。貪位不退。危之道也。故曰厲。臣妾者。係于人而不能自去者也。故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以剛德而處非其位。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者也。故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中正德之嘉也。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不失其時。以中正爲心者也。故曰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三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羸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羸則吉。咎不長也。(案)大壯卦設原本缺。

三三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進其明德。如日之升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進者。德業未著。人莫之信。躁以求之。則凶。寬以待之。无咎。未受命者。受上命然後可進。无命而進。凶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歸風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子之晦，以避難也。內修明德，不可息也。為人臣者，有箕子之正則可也。無箕子之正，苟生以忘其君者，雖莫大焉，故曰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之象，其言失則何？國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為工者，規矩繩墨不可去也。為國者，禮樂法度不可失也。度差而機失，網絕而綱紊，紀散而絲亂，法壞則國家從之，嗚呼！為人君者，可不慎哉！魯有慶父之難，齊桓公使仲孫湫視之，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然則法之于國，豈不重哉！

三三 離下震上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其家以至于有天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上下交相愛而天下和矣，故曰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表式，苟其身不正，則離令不從，是以內盡至誠，為人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也。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之謂也。

三三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與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三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案) 蹇蹇 二卦 蹇蹇 原本缺。

三三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何也。夫能濟難者存乎中。能有功者存乎時。時未可往。而用之太遠。則不達。時可以往。而應之太緩。則無功。故上六。滅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謹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三 兌下艮上

損。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益之名。以內為主者也。內為己。外為彼。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三三 重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者何。惠之所施。孚于心然後善也。夫人墜于絕壑。而遺之珠玉。癡疾垂死。而饋之酒肉。其物非不美也。而人不可不德者何哉。非其心之所欲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立心勿恆。凶也。戒人勿以求益為常心也。莫益之。象曰偏辭者何也。知益于己。而不知恕于人之謂也。

三三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壯于頄。壯形于面也。三為健極。故曰壯于頄也。物極太健。故有凶。然君子居之。體剛履正。決決無疑。信志獨行。而不易于世。故雖怨怒不足為咎也。兩濡者。怨勝之象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任其剛決。以據健之上。故居與行皆不安也。羊。羸物也。牽羊者。制其狠心也。制其狠心。則悔亡矣。不正而決。故聞言不信也。

九五。莫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三三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陽德也。君子所尚也。然剛而不中。則亢。剛而不正。則戾。亢則人疾之。戾則人違之。故剛遇中正。然後可以大行于天下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曲克從。百揆時敘。禹稷契。皋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伊尹遇湯。而格于皇天。師尚父遇文。武而天下大定。不然。泯泯于乘人之中。後世誰克知之。以是觀之。姤之為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姤九四包无魚起凶。魯昭公將去季氏，宋樂祁譏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可也。」國君以是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已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出死于外。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材之美者也。包瓜，不食之物也。九五剛遇中正，有美材矣。遇小人道長之時，無應于內，不食者也。幽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故有美而含之，以俟命也。抑材之不良，德之不臧，身之憂也。材既良矣，德既臧矣，雖不遇其時，以至于隕，越而不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修己以俟命者，君子之志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者，行無所之之謂也。

### 易說卷四

下經 萃

小過 既濟 未濟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鴻 節 中孚

三三 坤 下兌 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順以說，萃之象也。上剛中而下應之，亦聚之象也。大人者，以正聚物者也。聚得大人，然後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以剛中之德，僅能保位无咎，而德信不洽于民，未足光也。故必以元永貞之道聚民，然後悔亡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三三 巽 下坤 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太王避狄，順也。盤基王迹，升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三三 坎 下兌 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谷者險而窮下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宋絳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汙汙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汙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食。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食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窮也窮于井中所守險也射鮒于井所獲微也甕者所以汲也甕敝而漏水不可得也九二處下面在內又不當位上无其應斯象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寒泉食居位用事而澤及于民之謂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三三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為道不可易也故元亨利貞而後悔亡也初則民心未孚故羣用黃牛不可變也二則得時之中故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初九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一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三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妻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齊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黃者中也耳者所以聽也君子虛其耳以聽于下非則不受也金者剛而忍者也玉者堅而溫者也五陰也故尚乎剛上陽也故尚乎溫夫柔不失剛剛不失溫然後能舉其大器者也

三三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夫主大器者不可以無威也無威則民不服民不服則所守喪矣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泥者以陽居陰喪其威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禍在彼而思在此也楚人滅江秦穆公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謂矣

三三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其位剛下也其事則初也止而不行何咎之有抑君子于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于永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凡剛柔當位正之象也孔子贊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艮之六五曰以中正何也曰艮六五文之誤也當云以正中也正中者正得其中非既正又中也然則二爻其爲不正乎曰非謂其然也中正者道之實也相須而成相輔而行者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三三艮下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行衍吉

象曰飲食行衍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卷漸卦原本缺)

三三兌下震上

婦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勸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不正而合是以跛也以娣而行故能履也所以吉者說以承上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三三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

象曰豐大也明以勸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處下在內以陰居陰如都屋幽塞而不見知于人者也故曰往得疑疾幽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居中履正久幽而不變人將信之然後可以發其蔀而行其志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歸妹之象先陳其善而後釋其凶豐九四之象先叙其惡而後著其吉聖人之辭至公以直善惡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三三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預預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預預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速也

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大壯之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易者不憂檢阻之謂也

三三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重巽隨風也隨風者申命之象也風為號令九五之君為號令之主得位以行

其令不失其中正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曰无初有終庚屬西方金主斷

制號令不嚴則不行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三三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勳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案)兌卦取原本缺

三三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剛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利涉大川坎下巽上乘木有功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者號令之從出也庶人棄于土

土粟于大夫大夫粟于君子君子粟于天子天子至尊出令而非受令者也其餘則有所棄而不敢專也故

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三三 兌下坎上

節事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若，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者，貴于適事之宜者也。故初无咎而二有凶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德行者議之而後動，動而中節，然後為善也。兌說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說而不知險，則民不慮知險而不知說，則民不親不肅，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說以行險，得節之宜也。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不可貞。節物者無位則不能也，故曰當位以節。子咸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九五正不遠中，中不離正，達節者也。六四以下承上，以柔承剛而不失其正，守節者也。九二以陽居陰，六三以陰居陽，失夫節者也。九五居大尊位，以中節物，故曰居位中也。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發于中而孚于人也。豚魚幽賤無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于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 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至誠以待物，無遠不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繫如，无咎。

象曰：有孚繫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三三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何，小者陰也。陰之過差者也，不宜上，宜下，與其過而僭上，不若過而過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者，止過宜在初也。與坤、豫之初同，豫皆戒于初而慮于終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夫過者上也，不及者下也。過者得其中也。陽君象也。陰臣象也。九三居下體之上，而用小過之道，上之所忌，下之所疾，故弗過防之，則或就戮之矣。九四以陽居陰，過恭者也，故无咎。行過乎恭，非過也，故曰弗遇過之。若守以爲常，則消陽之道，故往厲必戒，勿用水貞也。上六弗遇過之初，與上皆過而失中之甚也。

三三 離 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輪，不速進也。濡尾，後其難也。險已濟，故難艱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 坎 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狐者，濡于濟水者也。汔，幾也。幾濟而陷，猶未濟也。濡其尾，未出險中而力盡不繼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既濟未濟，反復相承也。險難未濟，功業未成，故君子以矜慎之心，辨物之宜，處之以道如是，則險無不濟。功無不成，無所復爲，則又思未萌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康又民物，而永保安榮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四者卦體變革之際，故否睽未濟之象，皆云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五雖未濟，以柔居中，又有文明之德，能任賢以濟難，故曰君子之光，光輝著明，爲物所信，則吉從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易說卷五

繫辭上

繫辭，雜記前聖及孔子解易之語，上下，以簡括重大故分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設位，則易已著。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地萬物，皆有卑高，故易之六位，亦有貴賤。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道也。道同則類聚，志異則羣分。同則相愛，異則相惡。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易皆則之。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有隱見，形有死生。猝變漸化，互相推移，易皆效之。

是故剛柔相摩。

日月寒暑，一往一來。

八卦相重。

出震成艮。迭相推遷。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舒月疾。一南一北。而寒暑生焉。此皆變化之道。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坤變化。萬物自成。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萬物始生者乾之所主。終成者坤之所為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一以賈之。故曰易簡。乾言易。坤言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情無幽險。故易知。事不煩苛。故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難知則人不親。難從則功不成。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輔之者衆。故可久。日滋月益。故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凡勝人者皆謂之賢。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不能出乾坤之外。

此言聖人上觀于天下。下觀于地。中觀萬物。而作易也。易道始于天地。終于人事。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欲立有于無。統衆于寡。故設卦以觀萬物之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

八卦成列。以盡天下之象。因而重之。變化備矣。猶未得與衆共之。故聖人復繫以爻象之辭。明言吉凶。

以告。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爻象所言者。有形之常道。猶未足以窮無形之神理。故復以剛柔相推。極變化之數。而占事知來。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得之爲吉。失之爲凶。失而知悔。凶中之吉也。得而可恥。吉中之凶也。事雖小而皆可憂虞。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天地萬物。皆有消息盈虛。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一往一來。迭爲賓主。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人至極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序上下終始之序。動謂有所與爲。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

物之本體。

爻者。言乎變者也。

變化云爲。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得道則吉。失道則凶。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事之可憂虞者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陰幽禍惡爲小。陽明福善爲大。

辯吉凶者存乎辭。繫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示人吉凶。大趣使人引而伸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孔穎達曰。彌綸。繞彌補合。經綸。率引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文地理。皆不能離陰陽五行。以其所見。探所不見。則知幽明之理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物有始必有終。人有生必有死。

右第三章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周萬物。無所不知道。濟天下。無所不利。如此則何有過差。

旁行而不流。

旁行謂觸類而長之。不流謂既有異常。

樂天知命。故不憂。

知易則吉凶有命。惟天所授而樂之。夫復何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介甫曰。安土謂不擇地而安之。光謂。仁者求諸己。不求諸人。安土敦仁。則內重而外物輕。乃能自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則效。圍謂周備。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知陰陽通變。反復無窮。則無所不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韓曰。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光謂。神者言其化。易者言其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

反復變化。無所不通。

繼之者善也。

易指吉凶以示人。人當從善以去惡。就吉而避凶。乃能繼成其道。

成之者性也。

人之性分不同。因易而各有成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仁者守其常分。知者應變不窮。易道變而有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物之于易。猶魚之于水。朝夕起居。不離于其中。而莫之能知。故夫知易之君子。爲少。韓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也。仁知則滯于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

右第四章

顯諸仁。

曲成萬物。

藏諸用。

韓曰。日用不知。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振動之而无爲。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

日新之謂盛德。

其益无方。

生生之謂易。

形性相續。變化无窮。

成象之謂乾。

見乃謂象。乾知大始。

效法之謂坤。

制而用之謂之法。坤作成物。

極數知來之謂占。

錯綜其數。遂知來物。

通變之謂事。

物各居其所。則无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測則不爲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備。

莫之止。

以言乎迥則靜而正。

靜謂寂然不動。正謂貞夫一。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百物不廢。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陽能制陰。陰不能制陽。故陽之動靜。得以專直。

是以大生焉。

大可以象廣。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牧豢發生和而不唱。

是以廣生焉。

廣不可以兼大。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法易簡以成久大。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所以通成知禮之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人各有性易能成之存其可存去其可去道義之門皆由此塗出。

右第五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賾者精微之極致人莫之見聖人必有以見之立形于無形而為卦。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物之質性各有宜。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動雖萬變必有可會之地可通之道典禮猶法度。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合其法度則吉違之則凶賾者至理幽微無形者也故聖人立象所以謂之形容也會通交衡也典禮。

法則也聖人以一類萬以要知繁故謂之爻爻者舉動之交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有條而不紊。

擬之而後言。

擬之于易。

擬之而後動。

擬之于易。

擬議以成其變化。

成其龍德。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鶴鳴子和誠信發于中無幽而不應樞機謂得失至要言行動天地而況于人。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中直求合同之者寡故先憂聖賢相值天下大同故後喜。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迹不必同。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二人同心至堅可斷況于衆多。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志同言合芬芳條暢。

右第六章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必言初六者見其以柔處下游言易有用可重可以供神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富貴。

勞謙君子有終吉雖有功勳不謙則不能保其終德言盛禮言恭禮愈盛禮愈恭致恭以存其位保其。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

仁不能守是為无位。

高而无民。

衆心不附是為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雖無道而有賢人為輔猶可以不亡今在下位是无輔也。

是以動而有悔也。

守靜猶愈。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忠臣不親。

臣不密則失身。

陷于罪戮。

變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事未動而先露則無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知盜之情。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德薄位尊必不能守。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慢藏誨盜。上慢下暴者。慢其上面暴其下也。慢上暴下。皆所以致伐禍也。

守國不謹則敵人取之。立身不謹則禍辱乘之。

治容誨淫。

先自敗然後人敗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七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關子明曰。數兆于一。生于二。極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地二天三合而為五。其一不用者。六來則一

去也。既成則無生也。有生于無。終必有始。既有則無去矣。既終則始去矣。五位皆中。衍之極也。故曰大

衍光謂易有太極一之謂也。分而為陰陽。陰陽之間必有中和。故夫一衍之則三。而小成。十而大備。小

衍之則為六。大衍之則為五。一者數之母也。數者一之子也。母為之主。子為之用。是故小衍去一而為

五行。大衍去一而為揲著之數。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

奇者四揲之餘。扚者不用之數。

五歲再闕。故再扚而後掛。

左右手之扚。皆合于所掛之一。

天數五。

地數五。

韓曰五奇也。

韓曰五耦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生成相合為水火木金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皆積數。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老陽一爻九揲三十六策。少陽七揲二十八策。獨舉老。取其變。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老陰六揲二十四策。少陰八揲三十二策。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自分而為二。至歸奇于扚。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而成一爻。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聖人幽贊。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以動者尚其變。

君子居則觀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若舟楫杵臼之類。

以下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為行所以異。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天有三辰，五星，地有三正，五行。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達物情。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幾者，動之微，慮之于微，則事無不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自然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子曰：夫易何者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專示吉凶，成務，成天下之務，冒天下之道，包而有之。

是故聖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韓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光謂：著未形而不測，故曰神。卦已形而變通，故曰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

發揮變化，以進于人。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洗心，滌諸邪惡，存養精明，藏密，返于無形。

吉凶與民同患。

豫以告之。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藏往，謂不知其始，所以言往。

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韓曰：服萬物而不以威刑。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謂著龜，凡卜中然後用之，故曰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韓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光謂：德盛則合于神明。

是故闔戶謂之坤。

坤主收斂。

闔戶謂之乾。

陽發生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

仿像可見而未有形。

形乃謂之器。

形質已定，各有常分。

制而用之謂之法。

各守其分，不相為用，故聖人制而用之。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出外入內，無所不用，而百姓不知，故謂之神。

右第十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極者中也。至也。一也。凡物之未分，混而為一者，皆為太極。兩儀，儀，匹也。分而為二，相為匹敵。

四象，陰陽復分，老少而為匹，相為匹敵。大業，富有萬象。太極者，何陰陽混一化之本原也。兩儀者，何陰陽判也。四象者，何老少分也。七九八六，卦之總也。八卦，既形，吉凶全也。萬物皆備，大業成也。極中也。儀，匹也。太極，天也。乾坤，日月也。四象，五宮也。八卦，十二辰也。六十四卦，列宿也。衆爻，三百六十有六度也。

太極，地也。乾坤，山澤也。四象，四方也。八卦，九州也。六十四卦，萬國也。衆爻，都邑也。太極，歲也。乾坤，寒暑也。四象，四時也。八卦，八節也。六十四卦，十二月也。衆爻，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太極，王也。乾坤，方伯也。四象，四岳也。八卦，州牧也。六十四卦，諸侯也。衆爻，卿大夫士也。或問：太極有形無形。曰：合之則有，離之則無。何謂也。曰：請以宮喻。夫宮者，土木之為也。舉土木則無宮矣。土木者，堂廟棟宇也。舉堂廟棟宇則無土木矣。雖然，合而言之，則宮巍然在矣。

太極者，一也。物之合也。數之元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算不能勝也。書不能盡也。口不能宣也。心不能窮也。措而聚之，歸諸一，析而散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未始有極也。陰陽相違，非太極則不成。剛柔相戾，非中正則不行。故天下之德誠衆矣，而萃于剛柔。天下之道誠多矣，而會于中正。剛柔者，德之

府中正者道之津。是故有剛而無中正。則暴以亡。有柔而無中正。則邪以消。嗚呼。中正之于人也。其厚矣哉。剛者抑之。柔者掖之。不慮而成。不思而得。不卜而中。不筮而吉。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中正而何。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中正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之卦六十四。其爻三百八十。有四得之則吉。失之則凶者。其惟中正乎。剛夏也。柔冬也。中春也。正秋也。何謂才。曰聰明強勇。何謂行。曰孝友忠信。何謂德。曰中和正直。何謂道。曰遠大高深。行以濟才。德以濟行。道以濟德。是故才而不以行。則凶。行而不以德。則偏。德而不以道。則隘。四者兼足。謂之聖人。

陰陽不相讓。五行不相容。正也。陰陽隨而行之不雜。中也。陽盛則陰微。陰盛則陽微。火進則木退。土興則水衰。陰陽之治。無少無多。五行之守。無偏無頗。尸之者。其太極乎。故太極之德。一而已。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富貴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備物致用。蕃育萬物。以爲人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謂法度也。亹亹勉勉也。使人去凶就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自質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象能盡言外之意。

設卦以盡情偽。

繫辭焉以盡其言。

盡辭言之要。

變而通之以盡利。

若其豫成。有渝无咎。

鼓之舞之以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

縕。聚也。陰陽者。易之本體。萬物之所聚。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變而通之。

言更相爲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無形之中。自然有此至理。在天爲陰陽。在人爲仁義。形而下者謂之器。

有形可考。在天爲品物。在地爲禮法。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物久居其所則窮。故必變而進之。在天爲氣節。在人爲明哲。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易道既成。施之天下。則爲聖人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者。卦。鼓天下之動者。存者。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右第十二章

材性有分。變通者。隨時者也。

時異事變。吉凶者。貞勝者也。

正則吉凶不能動矣。故易道貴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以正道示之。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于文。一止則為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守夫至正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效像天地之正道。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以不見為內。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位不能濟物。

何以守位曰仁。人心歸之。乃能保富貴。

何以聚人曰財。韓曰。財所以資物生。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三者皆常斷之以義。

右第一章。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

成象之謂乾。俯則觀法于地。

### 易說卷六

####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萬物之象以備。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羣爻大備。曲盡無遺。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極其變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效天下之動。因辭而後明。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不動則無得失。剛柔者。立本者也。

效法之謂坤。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鳥獸之文若的類黔喙之類地之宜若剛而之類。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情離萬端而聚之不過健順動入屬陷止說。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法久必弊為民厭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變而民莫之知。

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

黃帝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取諸乾坤取其上下有分上曰衣下曰裳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尊卑之象也。

列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涣。

取諸涣取其木在水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取諸豫豫也柝以警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取諸小過虞仲翔曰取其上動而下止。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賁。

取諸賁取其先達而後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風雨動物也風雨動物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巽木也入也兌說也棺槨槨死者入于土而生者之情得以夷憚大過之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契者要約也古之要約未有文字相與結繩為讖而已其後浸相欺背亂不可知故聖人作為書契書契既明則是非立決去之象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

立象以盡義。

象也者像也。

擬諸其形容。

象者材也。

各言其本質。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舉措隨時何謂材材者天賦之分也何謂動動者感物之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陽卦奇一奇二耦凡五陰卦耦一耦二奇凡四。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心動貌朋類也夫得喪往來物理之常也苟能居正以待物則往來不足為之累儻以往來動其

心則夫物之感人無窮將惟爾所思答以其類而至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天下何思何慮曾正夫一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曾因屈以致信。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聖人處一以靜存誠素至故能精義入神以致其治世之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先治其本。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言此聖人之極致。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知化謂修己以安百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右第三章

困于石，不羸力而犯強敵，據于蒺藜，不度德而居人上，入于其宮，已所有也，不見其妻，失其配輔。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處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之情，盡如是。小德而大誠，使人戒懼，不至于大履校滅趾，止之于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惡貫盈，不得不誅，或先告以禍敗，終不能聽，故曰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桑之為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喪國亡家。

子曰：知幾其神乎？陰惡于未萌，銷禍于未形，身安而後國治，百姓莫知其所以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諂，上瀆下，亂之所由生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下脫凶字。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專用終日，斷可議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見幾而作，戒在不正，故曰正吉。萬夫之望，衆人望之以為表。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庶幾，近于道，无祇悔，韓曰：祇，大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男女，皆一陰一陽相匹敵也。三人并進，或背或怨，莫知適從，無以自治，雖志在于益，而不免于損。故聖賢相遇，一人足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衆附身安，乃能與人。

易其心而後語，彼不我疑，言則見信，定其交而後求。先施恩德，無求不獲。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無失。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身不能自安，他人其誰附之。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審其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求我，交者思相往來之謂也。己無施于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誰與之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忿其貪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戒其立心勿以貪得為常。

右第四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之門，易由此出，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交錯而成衆卦。然其剛柔各自為體，撰故也。乾，陽物；坤，陰物。凡萬物之陽者，皆為乾；陰者，皆為坤。乾坤相雜而成六子，六子者非他也。乾，坤之雜也。乾，坤者，陰陽之祖也。陰陽之精，廣為日月，散為水火，鼓為雷風，流為山澤。乾，健也；坤，順也。動，險止者，健之枝也。入，麗說者，順之體也。夫乾不專于天也，坤不專于地也。凡事物之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動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坎也；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也。說者，皆兌也。夫八卦者，事之津物之衝也，所以貫三極而體萬物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精其類，其衰世之意耶。難而不越，難舉事物以名其卦，而皆有倫理，不相逾越，衰世之意，世衰則憂患多。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幽。既兆為往，未至為來，顯者微之，幽者顯之，微顯幽幽者，微其顯，顯幽幽者，微其顯，顯幽幽也。

易說 卷六 繫辭下

一三九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斷辭謂象也。開釋義類。當其卦名。辨其爻物。正言其吉凶。

其辭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旨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辭謂不可為與要。

右第五章

易之與也。其中古乎。

易更三聖。然後能極。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有憂患則慮事深。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德之基。履。禮也。進德必由禮。謙。德之柄。執而用之。復。德之本。反求諸身。損。德之修。克己。益。德之裕。日新。困。德之辨。韓曰。困而益明。井。德之地。韓曰。所處不移。象居得其所也。巽。德之制。發號施令。以為制度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難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敗。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為貴。至者言事倫之極。致。復小而辨于物。韓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損先難而後易。韓曰。剝損以修身。故先難。無慮。故後易。困窮而通。困而不失其所享。井居其所而遷。韓曰。井居不移。而能遷其施。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損以遠害。損己則人莫之害。益以興利。興利以益人。困以寡怨。牛悔叔曰。困而不失其所享。寡怨者。不怨天。不尤人。井以辨義。謙義所在。處之不移。

右第六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道不可須臾離。

為道也。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凡易之六位。剛柔迭居。二有君上用謙德之象。五有臣子居盛位之象。五不必專于為君。故有箕子之

明夷。二不必專于為臣。故有王用享于帝。

不可為與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典。常。要。約。自內適外。為出。自外適內。為入。易出入六爻。以為人內外之法度。

易說 卷六 震辭下

一四二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故謂事之所以然。无有師保。自得楷法。如臨父母。言可嚴畏。

初率其勝。而探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易以窮物之終始為本質。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異事殊。吉凶不同。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撰德。錯綜時物。數其德行。中爻謂二至五。噫。亦要在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勝。則思過半矣。象統卦德。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故謂事之所以然。无有師保。自得楷法。如臨父母。言可嚴畏。

初率其勝。而探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易以窮物之終始為本質。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異事殊。吉凶不同。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撰德。錯綜時物。數其德行。中爻謂二至五。

噫。亦要在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勝。則思過半矣。

象統卦德。

右第七章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同功。韓曰。同陰功也。多懼。韓曰。逼近君。故多懼。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之為道。或以近而多懼。或以遠而不利。其要在於隨時適宜。不犯于咎。以中為用而已。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各有陰陽。

道有變動。故曰爻。

爻以效三才之變動。

爻有等。故曰物。

上下剛柔各有貴賤等級不同。以象萬物。

物相雜。故曰文。

剛柔相雜。然後成文。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或承或乘。有愛有惡。

易之與也。其當股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辭危。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易者使傾。韓曰。易。慢易也。其要无咎。福莫長于無禍。

易說 卷六 震辭下

一四三



右第八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乾健坤順各守一德。以生萬物。故曰易簡。然探頤索隱。鈞深致遠。萬物之情。備不能逃。故知險阻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王輔嗣略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人以易能言吉凶之所在。故悅之。知得失之有報。故審而行之。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事知器。以制器者。向其象。占事知來。以下筮者。向其占。轉曰。夫變化云為者。行其吉事。則獲嘉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則觀方來之驗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地能示人法象。而不能教也。能生成萬物。而不能治也。聖人教而治之。以成天地之能。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轉曰。鬼謀。寄下筮以考吉凶也。光謂。聖人謀之於人。謀之于鬼。以考失得。故舉無不當。能如是者。則百姓與之。

示以吉凶之象。

文象以情言。

言其失得之情。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各居其所。而不相交。則無吉凶。

變動以利言。

轉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吉凶以情遷。

待吉而騶。則凶。畏凶而戒。慎則吉。故曰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趨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攻猶取也。

將叛者。其辭敬。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履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辭者。不能隱其實。辭枝者。一左一右。辭寡者。敏于行。辭多者。急求人知。辭游者。必苟巧飾。辭屈者。內無主。

右第九章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才者。天。地。陰也。人。者。陰陽之中也。以物言之。則陽也。陰也。太極也。以事言之。則始也。壯也。究也。以位言之。則下也。中也。上也。三才之中。復有陰陽焉。故因而重之。以爲六爻。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爲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龜。為蠱。為蟬。為蚌。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坎陽也。而為月。離陰也。而為日。何也。日者至陽之精也。月者至陰之精也。坎北方也。離南方也。陰陽則陽生其中矣。離南方也。陽之極也。陽極則陰生其中矣。故坎離者。陰陽之交際。變化之本原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序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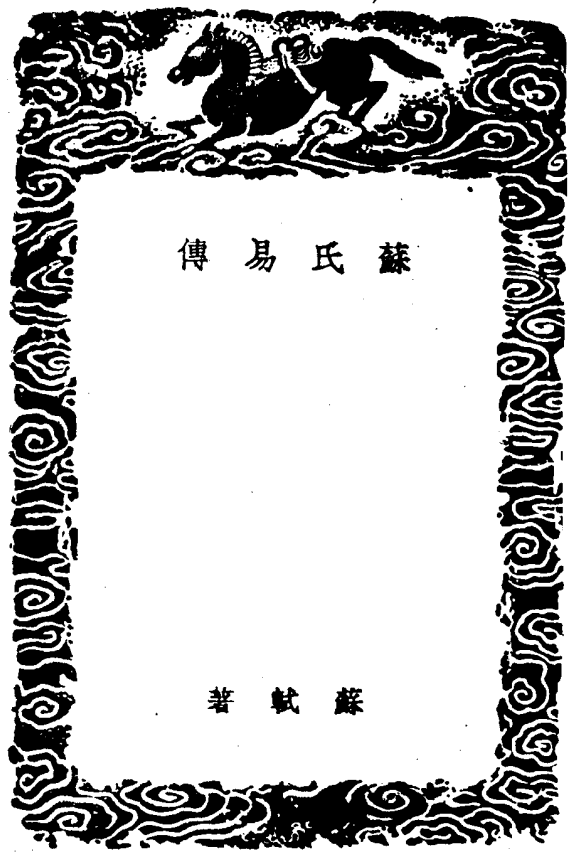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人者。不可以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之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案)序卦說雜卦說原本缺。



蘇氏易傳

蘇軾著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易傳九卷。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昆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昆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籍樂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猶又稱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偽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疎。胡一柱記見說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難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為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為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今觀其書。如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有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辨。足資啓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真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閱齊侯以朱墨板重刻。頗為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列入津逮秘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為鴻漸于陸。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為主。猶不甚失其真焉。

蘇氏易傳 提要

蘇氏易傳卷之一

宋蘇軾子瞻著

三三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所以取于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見龍在田。明其可安而非正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非龍德歟。曰否。進乎龍矣。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徒曰龍者。不足以盡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潛。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於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處此。則乾喪其所以為乾矣。天下莫大之禍。不測之禍。皆萃於我。而求決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然。雖危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下之上上之下。其為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而至於九四。獨躍而不惕者。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難故。

蘇氏易傳 卷一

有以處之然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之飛者昔之潛者也。而誰非大人歟。曰見大人者皆將有求也。惟其處安居正而後可以求得。九二者龍之安。九五者龍之正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處此者豈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見羣龍明六爻皆然也。蔡墨云其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姤者初九之變也。同人者九二之變也。大有者九五之變也。夫者上九之變也。各指其一。而坤則六爻皆變。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用六亦然。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此所以爲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所以爲利也。生而成之。乾之終始也。成物之謂利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

飛潛見躍各適其時以用我剛健之德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此所以爲貞也。

保合大和乃利貞。

通言之也。貞正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端。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物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無見。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脩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爲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爲道常二。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

自用。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

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動也。汙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无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爲。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間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爲利。性以爲貞。其言也互見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爲情。則卦之爲性也。明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爲貞。則情之爲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於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盡。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煥。強則日長。煥則日消。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王弼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反復皆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陰陽和而物生曰嘉。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非利則慘冽而不和。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王弼曰不爲世所易。

不成乎名。隱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則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

修辭者行之必可言也。修辭而不立誠。雖有業不居矣。知至至之可與變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至之為言往也。終之為言止也。乾之進退之決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幾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而物莫不欲見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明龍之在天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王弼曰。下无陰也。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夫賢人者。下之而後為用。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時之所舍。故得安於田。

終日乾乾。行時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王弼曰。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无首為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度可成則行。未嘗无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見。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者。未必然之辭也。其躍也未可必。故以或言之。非以或為惑也。

蘇氏易傳 卷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三三。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化焉。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至誠坤元。萬物賚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往求用也。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於乾與艮。非吾朋也。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於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為邪也。故曰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勢。宜為臣者也。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為直。居中而推其直。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為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為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為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

蘇氏易傳 卷一

九

187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爾非黃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至於此則非陰之所能安矣陰雖欲不戰而不可得故曰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故曰沈潛剛克

至靜而德方

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為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惟其順也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則畏動則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內直推其直於物故外方直在其內方在其外隱

然如名師良友之在吾側也是以獨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

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四體為己用也有手而不能執有足而不能馳神不宅其體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謂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也疑也皆似之謂也陰盛似陽必戰方其盛也似無陽焉故雖陰而稱謂然猶未離其陰陽之類也

故稱血以明其雜若陰已變而為陽則無復玄黃之雜矣

三三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因世之屯而務往以求功可得矣而爭功者滋多天下之亂愈甚故勿用有攸往雖然我則不往矣

而天下之欲往焉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歸安其生雖有往者夫誰與為亂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專

而天下之欲往焉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歸安其生雖有往者夫誰與為亂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專

屯有四陰屯之義也其二陰以無應為屯其二陰以有應而不得相從為屯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物

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瀆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者將害之震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蓋草昧茫昧而已聖人之求民也豈人人而求之亦付之諸侯而已然以為安而易

之則不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以貴下賤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盤桓居貞以待其自至惟其无位故有從者有不從者夫不從者彼各有所為貞也初九不爭以成其貞故利建侯以明不專利而爭民也民不從吾而從吾所建猶

從吾耳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欲從五而內忌於初故屯遭不進也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貞於五也知有五而已苟異

於五者則吾寇矣吾焉知其德哉是故以初為寇曰吾非與寇為婚媾者也然且不爭而成其貞則初

九之德至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勢可以得民從而君之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建之使牧其民者九五也是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

非徒不得而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於陽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將以求上六之陰譬猶无虞

而以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人林之勞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之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繻得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方未知所從也而初來求繻從之吉可知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无正主惟下之者為得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於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

一故專於應為二則吉為五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非其應而五不足歸也不知五之不足歸感於近而不自附於初九故窮而至於泣血也

三三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

蒙者有蔽於物而已其中固有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於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而一發

之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於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

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將內患其蔽即我而求達我何為求之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勝正心不勝則我雖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達而一發之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發之不待其欲達而至於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求發也育德者不發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以發蒙者用於未發既發則无用既發而用者瀆蒙也桎梏者用於未刑既刑則說既刑而不說者瀆刑也發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瀆故於初云爾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童蒙若无能為也然而容之則足以為助拒之則所喪多矣明之不可以无蒙猶子之不可以无婦子而无婦不能家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王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為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不順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之位尊矣恐其不安於童蒙之分而自強於明故教之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自高而下臨弱故至於用擊也發蒙不得其道而至於用擊故有以戒之王弼曰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

三三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謂九五也乾之欲進凡為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相疑者亦不以敬相攝矣至於五則不然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御之是以內之而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見遠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見險而不廢其進斯有功矣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乾之剛為可畏也坎之險為不可易也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敬之則吉抗之則傷二者皆能相懷也惟得廣大樂易之君子則可以兼懷而兩有之故曰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尚遠於坎故稱郊處下不忘進者乾之常也遠之不惰近之不驟是為不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物廣衍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漸近則為沙遠近則為泥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為害也如此然於有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敗則乾以見險而不廢其進為吉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者抗之而傷也出自穴者不勝而避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敵至而不忘非有餘者不能夫以酒食為需去備以相待者非二陰之所能辦也故九五以此待乾乾必心服而為之用比所以正而獲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常位未大失也  
乾已克四而達於五矣其勢不可復抗故入穴以自固謂之不速之客者明非所願也以不願之意而固守以待之可得為安乎其所以得免於咎者特以敬之而已故不如五之當位而猶愈於四之大失也

三三坎下乾上需有孚望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需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望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初六信於九四六三信於上九而九二塞之故曰有孚望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而不爭此訟之所以作也故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九二知懼則猶可以免故曰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言其來則息訟而歸矣終之則凶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謂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夫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為深而已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王弼曰：應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在於謀始。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可契而訟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逋上，應至撥也。初六六三，本非九二之所當有也。二以其近而強有之，以為邑人力征而心不服。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故九二不克訟而歸，則初六六三皆棄而逋之，失衆知懼，猶可少安。故无眚。眚，災也。其曰逋其邑人三百戶者，猶曰亡其邑人三百戶云爾。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與上九為應，二與四欲得之而強施德焉。夫六三之應於上九者，天命之所當有也，非為其有德於我也。雖二與四之德，不能奪之矣。是以食舊德不從其配食者，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猶曰食言云爾。與二陽近，而不變其德，故厲而後吉。或從王事无成者，有討於其舊德之可也。成之過矣。四兩陰應，復即命，浚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浚安貞，不失也。

九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強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退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於貞，則猶可以不失其有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故訟者莫不取曲直焉。此所以為元吉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當有之矣。不克訟而歸於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譬之鞶帶，鞶，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於人情有親疏。故終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咎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二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咎。止訟之道也。

三三：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時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乘正有功而无後患者，其惟丈人乎。故象曰吉又何咎矣。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乘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用師猶以藥石治病，故曰毒天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夫師出，不先得主於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於五，是以言而无復有咎。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九二體剛而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是以无專權之疑，而有錫命之寵。六三體柔而居剛，體柔則威不足，居剛則勢可疑。是以不得專其師，而為威者之衆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觀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无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可以不律也。否則雖臧亦凶。夫以律者，正勝也。不以律者，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夫師出，不先得主於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於五，是以言而无復有咎。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二體剛而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是以无專權之疑，而有錫命之寵。六三體柔而居剛，體柔則威不足，居剛則勢可疑。是以不得專其師，而為威者之衆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得位而无應，无應則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皆高，故左次。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慮其好勝而輕敵也。慮其弱而多疑，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臣待命而行，可謂正矣。然將在軍，則不可故曰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三三：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元，始也。始既已從之矣，後雖欲變，其可得乎。故曰元永貞，始既已從之，則終身爲之，真知將終身貞之。故再筮而後從，就爲可從者，非五欺，故曰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不事方來。謂五陰也。五陰不能自安而求安於五。使夫凶其道窮也。

窮而後求比。其誰親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於五。初六最處其下。而上无應。急於比者也。夫急於求入者。必盡其誠。故莫如初六之有信也。五以其急於求人也。而忽之。則來者懈矣。故必比之。然後无咎。是有信者。其初甚微且約也。其小盈缶而已。然而因是。可以致來者。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致他者初六之功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應為比。故自內於二。可謂貞吉不自失者。於五則陋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近者皆陰。而遠无應。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非應而比。故曰外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稱曰。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惟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禽逆來趨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此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終終也。

无首猶言无素也。窮而後比。是无素也。

三三。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謂六四也。六四之謂小畜。五陽皆為六四之所畜。是以大而畜於小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未畜而亨。則巽之所以畜乾者。順之而已。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之為物。難乎其畜之者也。畜之非其人。則乾不為之用。雖不為之用。而眷眷焉不決去之。卒受其病者。小畜是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陽施於陰。則為雨。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為

物也。健而急於用。故進而嘗試焉。既已為密雲矣。雖為密雲而不能為雨。豈真不能哉。不欲雨也。雨者乾之有為之功也。不可以輕用。用之於非其人。則喪其所以為乾矣。乾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是以遲疑而重畜之。欲之於巽而未決。故次於我之西郊。君子是以知乾之終病也。既已為雲矣。則是欲雨之道也。能終不雨乎。既已次於郊矣。則是欲往之勢也。能終不往乎。雲而不雨。將安歸哉。故卦以為不雨。而又不免於雨者。勢也。君子之於非其人也。望而去之。況與之為雲乎。既以為雲矣。又可反乎。乾知巽之不足與雨矣。而猶往從之。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畜己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以有為。獨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

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益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廢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良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乾之欲去於巽。必自其交之末深也。去之則易。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進而畜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則无咎。九二交深於初九矣。故其復也。必自引而後脫。蓋已難矣。然猶可以不自失也。至於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復。則脫輻而與之處。與之處可也。然乾終不能自革其健。而與巽久處而无尤也。故終於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凡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何則。不知其志而見其類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六四之所孚者。初九也。初九欲去之。六四欲畜而留之。陰陽不相能。故傷而去。懼而出也。以其傷且懼。是以知陰之畜乾。其欲畜乾之意。見於外也。如此。以其為害也。淺而乾去之。速。故无咎。若夫九五之畜乾也。則不然。所孚者。既已去我矣。我且挽援而留之。若中心誠好之然。此乾之所以眷眷而不悟。自引而後脫。二者皆欲畜乾而制之。願力不能。是以六四與上合志。而九五以其富附其鄰。并力以畜之。鄰。上九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小畜之世。宜不雨者也。九三之於上九。其勢不得不雨者。以密雲之不可反。而舍上九。則无與雨也。既已與之雨。則為其人矣。不可不為之處乎。乾非德不止。九五上九。質陽而志陰。故能尚德以畜乾。尚德者。非真有德之謂也。九五上九。知乾之難畜。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以上畜下。故真乾不心服。故厲。以陰勝陽。故月幾望。君子之征。自其交之未合。則无咎。既已與之雨矣。而去之。則彼疑我矣。疑則害之。故凶。

三三。乾下巽上。履虎尾。不噬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為履者。以三體履二也。有是物者不能自用。而无者為之用也。乾有九二。乾不能用。而使六三用之。九二者。虎也。虎何為用於六三。而莫之匪以六三之應乎乾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應乎乾者。猶可以用二。而乾親用之。不可。何哉。曰。乾剛也。九二亦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則有爭。有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以六三。六三以不投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樂為之用也。九二為三用。而三為五用。是以異於五之親用二也。五未嘗病。而有用二之功。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夫三與五合。則三不見。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匪卦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交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此所以不同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履六爻皆上履下也。所履不同。故所以履之者亦異。初九獨无所履。則其所以為履之道者。行其素所願而已。君子之道。所以多變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齊也。如不與物遇。則君子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之用大矣。不見於二。而見於三。三之所以能視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為明。有足不自以為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豈非才令德厚。隱約而不懼者歟。故曰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匪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之視。跛者之履。豈其自能哉。必將有待於人而後能。故言眇者。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於二也。二。虎也。所以為吾用而不吾咥者。凡以為乾也。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不量其跛而自與其行。以虎為畏已。而去乾以自用。虎見六三而不見乾焉。斯匪之矣。九二有之而不居。故為幽人。六三无之而自矜。故為武人。武人見人之畏已。而不知人之畏其君。是以有為君之志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懼也。九二之剛。用於六三。故三雖陰而九二之虎在焉。則三亦虎矣。雖然。非誠虎也。三為乾用。而二輔之。四履其上。可无懼乎。及其去乾以自用。而九二叛之。則向之所以為虎者。亡矣。故始懼終吉。以九四之終吉。知六三之衰也。六三之衰。則九四之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二之剛。不可以剛勝也。惟六三為能用之。九五不付之於三。而自以其剛決物。以此為履危道也。夫三與五之相離也。豈獨三之禍哉。雖五亦不能无危。其所以猶得為正者。以其位君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三與五。其始合而成功。其後離而為凶。至於上九。歷見之矣。故視其所履。考其禍福之祥。知二者之不可一日相離也。而復其舊。則元吉旋復也。

蘇氏易傳卷之二

三三。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大壯而後為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无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材也。物至於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道而材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民。使不入於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王弼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於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獲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所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為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王弼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六五上六皆失其故處而樂下者，故翩翩相從，不必富而能用其鄰，不待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取土於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泰之所以厚坤於外者，非以利坤，亦以衛乾爾。坤之在上而欲復於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於隍也，有城而不能固之，使復於隍，非城之罪，人之過也，故勿用師，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然既以失之矣，從而懷之，則可正之則吝。

三三，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同矣。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袟，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自泰爲否也，易自否爲泰也，難何也？陰陽易位，未有不志於復，而其既復，未有不安其位者，故泰有征而否无征，夫苟无征，則是終无泰也，而可乎？故坤處內而不忘貞於乾，斯以爲泰之漸矣，故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陰得其位，欲包羣陽，而以承順取之，上說其順，而不知其害，此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欲濟斯世也，苟出而爭之，上則君莫之信，下則小人之所疾，故莫如否，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羣不相亂，以爲邪之勝正也，常於交錯未定之間，及其羣分，類別正未有不勝者也，故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三本陽位，故包承羣陽而知羞之矣。

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君子之居否，患无自行其志，初六有志於君，而四之應，苟有命我，无庸咎之矣，故君子之時，獲離其福，時類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剛在於內，席其安強之勢，以與小人爭而求勝，則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強之勢，而不慮小人之內勝，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者，所謂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惟乘吾急，則有以幸勝之，利在於急，不在於緩也，苟否而不爭，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敵者見焉，故大人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否至於此，不可復因，非傾薄掃除，則喜無自至矣。

三三，坤下乾上，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專言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言五也，故別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水之於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初九自內出，同於上，上九自外入，同於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門而同於人，不自用

利涉大川，乾行也。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

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構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為構，九三為宗。從構，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構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五，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凡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可得乎？欲與不能，欲歸不可，至於三歲，行將安人，故曰三歲不與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知二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物之同於乾者已寡矣，今又處乾之上，則同之者尤難，以其无所倚，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未得也。

三三乾下離上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謂五也。大者皆見有於五，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以健濟明，可以進退善惡，順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二應於五，三通於天子，四與上近焉，獨立无交者，惟初而已。雖然，无交之為害也，非所謂咎也。獨立无待而知難焉，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明惟初九為然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虛而有容者，謂五也。九二足以有為矣，然非六五虛而容之，雖欲往，可得乎？積中明虛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彭三也。九四之義，知有五而已。夫九三之剛非強也，六五之柔非弱也，惟明者為能辨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曰祐，曰吉，曰无不利，其為福也多矣，而終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復說，此豈真无說也哉？蓋其所以致福者遠矣。夫兩剛不能相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衆子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於九五，六五附於上九，而羣陽歸之，二陰既因羣陽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陰之成績，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祐，此皆聖賢之高致妙用也。故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信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爾，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

三三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所以為謙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所以為君子有終也。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真取也。一之為名，生於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爾。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聖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實則反中而已矣。地過乎卑，山過乎高，故地中有山，謙。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謙也。寡者益之，亦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最處下是謙之過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於涉川而已。有大難，不深自屈折，則不足以致其用。牧者，養之以待用云爾。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曰祐，曰吉，曰无不利，其為福也多矣，而終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復說，此豈真无說也哉？蓋其所以致福者遠矣。夫兩剛不能相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衆子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於九五，六五附於上九，而羣陽歸之，二陰既因羣陽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陰之成績，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祐，此皆聖賢之高致妙用也。故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信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爾，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

三三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閉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勞功也謙五陰一陽待是而後為謙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獨以自免而已又將以及人是得謙之全者也故象曰君子有終而三亦云。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是亦九三之所致也二近其內有配之象故曰鳴四近其外三之所向故稱撝以柔居柔而當三之所向三之所撝四之所趨也以謙撝謙就不利者故曰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直者曲之矯也謙者驕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兩直不相容兩謙不相使九三以勞謙而上下皆謙以應之內則鳴謙外則撝謙其甚者則謙謙相迫於无窮相益不已則夫所謂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將使誰為之若夫六五則不然以為謙乎則所據者剛也以為驕乎則所處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謂之謙不可得而謂之驕故五謙莫不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謙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鄰至於侵伐而不害為謙故曰利用侵伐莫不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其為鳴謙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特以其配之勞謙而強應焉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與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乘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

三三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豫之言暇也暇以樂之謂豫建侯所以豫豫所以行師也故曰利建侯行師有民而不以分人雖欲豫可得乎子重問於國之勇樂鉞曰好以暇是故惟暇者為能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言天地亦以順動也。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上以順動則凡人於刑罰者皆民之過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為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查取而觀之因其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因其所言者大而後及此者則其言之勢也非說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可盡以為異於他卦而曲為之說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不遠矣因人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窮不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是故孔子以為知幾也。

六三疇豫悔遇有悔象曰疇豫有悔位不當也。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眈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盍何不也盍固結也五陰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致難致者疑之則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來者去者觀望而不至者舉勿疑之則吾朋何有不固者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大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為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難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恆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冥者君子之所宜息也豫至上六宜息矣故曰冥豫成有渝者盈輒變也盈輒變所以為无窮之豫也三三震下兌上隨无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賈天下以人人隨己而得其真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是故大亨而利貞者，貞者無咎而天下隨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己而從時，其為隨也大矣。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伏而不用，故君子晦則入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物有正主之謂官。九五者六二之正主也。二以遠五而苟隨於初，五以其隨初而疑之，則官有變矣。官有變，初可以有獲也。而非其正，故官雖有變，而以從正不取為吉也。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也，失二而得五，何也可取而不取，歸之其正主，初信有功於五矣。五必德之，失門內之配，而得門外之交，是故捨其近配而出門，以求交於其所有功之人，其得也必多，故君子以為未嘗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四為丈夫，初為小子。三無適應，有求則得之矣。然而從四正也。四近三在上，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係丈夫而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同四之所當有也，不可以言獲。獲者取非其有之辭也。二之往配於五也，歷四而後至四之勢，可以不義取之。取之則於五為凶，不取則於五為有功。二之從五也，甚難，初處其鄰，而四當其道，處其鄰，不忘貞，當其道，不忘信，使二得從其配者，初與四之功也。故言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其誰咎之。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嘉謂二也。傳曰：嘉偶曰配，而昏禮為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者也。故陰以不荀隨為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已為吉。六二以遠五而貳於初，九五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上無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明強之而後從也。強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教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強以從也。

三三：巽下具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

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而味者乃以事為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為，下莫逆而上無為，則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倫，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倫，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為事，則畏其倫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應，與下順而上止，其為倫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為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元是也。故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為君子，君子為治，陰為小人，小人為亂。夫一日十二干相值，支五十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戊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象，而言之於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鼓之舞之之謂振，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之為災，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幹之初，其任也。見蠱之漸，子有改父之道，其始雖危，終必吉。故曰有子考无咎。言无是子，則考有咎矣。孝愛之深者，其迹有不順，其迹不順，其意順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為之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故責之二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所居，與二无以異也。而无其德，斯益其疾而已，裕益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父有蠱而子幹之，猶其有疾而砭藥之也。豈其所樂哉。故初以獲厲，三以獲悔，六五以柔居中，雖有幹蠱之志，而无三陽之決，故反以是獲譽。譽歸於己，則蠱歸於父矣。父之德，惟不可承也，使其可承，則非蠱矣。蠱而承德，是以无巽九五後庚之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三三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盡矣。方長而慮消者，戒其遠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所以容水，而地又容澤，則無不容也。故君子為無窮之教，保無疆之民。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應為咸臨，咸也。咸以臨，則其為臨也易，故咸臨所以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樂而受之謂之甘，陽進而陰莫逆，甘臨也。甘臨者，居於不爭之地而後可。今居於陽，陽猶疑之，拒之固，傷，不拒猶疑之，進退无所利者，居之過也。故六三之咎，位不當而已，咎在其位，不在其人，則憂懼可以免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而應於初，陽至而遂順之，故曰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銳，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為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為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為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三三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寄之宗廟，則

盥而不薦者，也。盥者以誠薦者以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質為事。初六童而未仕者也，急於用以自衛，質惟器小而夙成者為无咎，君子則吝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遠且弱，宜處而未宜質者也。譬之於女，利貞而不利行者也。苟以此為觀，則是女不待禮，而闚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際也，故常自觀其生，以下進退。夫欲知其君，則觀其民，故我之生，則君之所為也。知君之所為，則進退決矣。進退在我，故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三以下，利退而不利進，自三以上，利進而不利退。進至於四，決不可退矣。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志未平也。

此二觀，所自言之者不同，其實一也。觀我生，讀如觀兵之觀，觀其生，讀如觀魚之觀。九五以其至顯觀之於民，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上九處於至高而下觀之，自民觀我，故曰觀其生。今夫乘車於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以其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吾以吾可樂之生而觀之，人人亦觀吾生可樂，則天下之爭心將自是而起，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

以陰居陰。至柔而不剛者也。故初九噬之若噬膚然。至於滅鼻而不知止也。夫滅鼻而不知止者。非初之利也。非初之利。則二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乾肺。乾肉。皆難噬者也。凡易以陰居陽。則不純乎柔中有剛矣。故六三六五皆有難噬之象。夫勢之必不能拒也。則君子以不拒為大。六二是也。六三之於九四。力不能敵。而懷毒以待之。則已陋矣。故曰小吝出於見噬而不能堪也。故非其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若以陰居陰。則无復有毒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

取其堅而可畏。

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取其居中而貴。

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九四居二陰之間。六五居二陽之間。皆處爭地而致交噬者也。夫不能以德相懷。而以相噬為志者。惟常有敵以致其噬。則可以少安。苟敵亡矣。噬將无所施。不幾於自噬乎。由此觀之。无德而相噬者。以有敵為福矣。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九四之難噬。是六三六五之得也。六五之難噬。是九四上九之得也。得之為言。猶曰賴此以存云爾。利艱貞吉。貞厲无咎。皆未可以安居而享福也。惟有德者為能安居而享福。夫豈賴有敵而後存邪。故曰未光也。得當者。當於二陽之間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趾者。止其行而已。不行猶可以无咎。滅耳則廢其聰矣。无及也。故凶。

三三下艮上巽。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貞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乾之為離。坤之為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為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莫如泰之為貴。文鳥知貴之不為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

一卦之變。為六十三。豈獨為貴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為貴。文鳥知貴之不為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子。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子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凡六。盡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貴之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象曰。柔上而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

蘇氏易傳卷之三

三三下艮上噬嗑。亨。利用獄。

道之衰也。而物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所以為噬嗑者四也。否則為頤矣。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噬嗑之時。噬非其類。而居其間者也。陽欲噬陰。以合乎陽。陰欲噬陽。以合乎陰。故曰剛柔分動而明也。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謂五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或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運行濕之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畫怪之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明庶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剛者六二也初九九三無文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須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不受也車者所以養趾爲行文也初九爲趾則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爲車矣初九自潔以答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無應而內之無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賁其須須者附上面與之與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貞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貞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無以相賁也自九三言之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然而以永貞於二爲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爲四也四不可不潔等之乎是以潔其車馬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爲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邱園者僻陋无人之地也五无應于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邱園而上九亦无應者也夫兩窮而无歸則薄禮可以相賁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賁則吝而吉可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夫柔之文剛也往附于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

三三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見可而後動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身安而民與之則剝者自衰不與之校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陽在上故君子以上三爻爲已蔽已者牀也故下爲剝牀牀之長猶水之溢也故曰蔑辨足之上也牀與足之間故曰辨君子之於小人不疾其有邱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剝牀以足且及其辨矣猶未直以爲凶也曰蔑貞而後凶小人之於正也絕滅無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故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小人之爲惡也有人與之然後自信以果方其未有與也則其愧而未果之際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弼曰羣陰剝陽已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陰應陽則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膚始及已矣雖欲懷之而不可得矣故直曰凶

六五黃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觀之世難於剝矣而言不及小人者其主陽也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於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黃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也夫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矣

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如實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牀象曰君子得與民所繫也小人剝牀終不可用也

果未有不見食者也碩而不見食必不可食者也智者去之愚者養焉上九之失民久矣五陰之勢足以驟而取之然且獨存於上者彼特存我以爲名爾與之合則存不與之合則亡君子以爲是不可食之果也而亟去之彼得志於上必食其下故君子去其下而得其下可以得民載於下謂之與庇於上謂之虛虛者既剝之餘也豈可復用哉

三三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

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疾病也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坤與初九爲七

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凡物之將亡而復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龍也。故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而有餘。此豈人力也哉。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連天不祥必有天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變易之際也。聖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為也。故以至日閉關。明之下。至於商旅不行。上至於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去其所居而復歸。亡其所有而復得。謂之復。必嘗去也。而後有歸。必嘗亡也。而後有得。无去則无歸。无亡則无得。是故聖人无復。初九未嘗見其有過也。然而始有復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初九也。以陰居陰。不爭之至也。退而休之。使復者得信。謂之休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以陰居陽。力不得抗。而中不願。故頻於初九之復也。外順內不平者。危則无咎。頻。蹙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獨與初應。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憂患未至而慮之。則无悔。六五陰之方盛也。而內自度其終不足以抗初九。故因六四之獨復而附益之。以自託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乘極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災眚者。示天之罰也。初九之復天也。乘其不子。而已獨迷焉。用之於敵。則災其國。用之於國。則災其身。極盛必衰。驟勝故敗。在其終也。國敗君凶。至于十年而不復者。明其用民之過。而師說之甚也。

三三實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謂初九。

動而健。剛中而應。

謂九五。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者。天下相從於正也。正者我也。天下從之者天也。聖人能必正。不能使天下必從。故以无妄為天

蘇氏易傳 卷三

五九

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故而為惡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衰也。則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乘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災。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安者。物所不與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勉也。對。濟也。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天下既已无妄矣。則先王勉濟斯時。容養萬物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所以為无妄者。震也。所以為震者。初九也。无妄之權在初九。故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善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於盡喪。无妄者。驅人而內之正也。君子之於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古之為過正之行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內不足者。恃內而略外。不足者。反之。陰之居陰。安其分者也。六二是也。而其居陽也。不安其分而外慕者也。六三是也。陽之居陽。致其用者也。九五是也。而其居陰也。內足而藏其用者也。九四是也。六二安其分。是故不敢為過正之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夫必其所耕而後穫。必其所菑而後畲。則是棟髮而櫛。數米而炊。擇地而蹈之。充其操者。則而後可將有所往。動則顛矣。故曰。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禽。不必其所菑也。不害其為正。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利有攸往。所惡於不耕而穫者。惡富之為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雖欲富。可得乎。故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不安其分。而外慕其名。自知其不足。而求詳於无妄。故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或者繫其牛於此。而為行道者之得之也。行者固不可知矣。而欲責得於邑人。宜其有無辜而遇禍者。此无妄之所以為災也。失其牛於此。而欲必求之於此。此其意未始不以為无妄也。然反至於大妄。則求詳之過也。九五以五用九。極其用矣。用極則變。廢故戒之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无妄為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九四內足而藏其用。謂其至剛而用之以柔。故曰。可貞无咎。可以其真正物。而无咎者。惟四也。其象曰。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有大妄者。六三也。而上九應之。六三外慕於正。而竊取其名。三以苟免可也。至於上九。窮且

蘇氏易傳 卷三

六一

敗矣。

三三乾下具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大者正也。謂上九也。故謂之賢。賢者見畜於上九。所以為大畜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鱗。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口口不止而為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需之上六。小畜之上九是也。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爾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為之用。不家食者。以艮為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利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憚。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无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象曰。與說。中无尤也。

小畜之說。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其心順之。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利。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顯也。故相與。飭戒。閉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獲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童牛。初九也。牯。角。童牛。无所用牯。然且不敢廢者。自其童而牯之。迫其壯。雖不牯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獲豕。獲豕也。九二之謂也。有牙而不驚者。獲豕也。不驚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者也。而遂牯之。故至於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蘇氏易傳 卷三 六三

上九。何天之衢。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以予人。而莫敢受。苟无其德。雖吾不予。夫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无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之衢。有而不放。進也。夫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

三三。實下具上。願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謂上九。

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謂初九。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上止下動。有頤之象。故君子治所以養口者。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不食而壽。无待於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朱頤而慕之。為陰之所致也。故凶。所貴於陽者。貴其養人也。如養於人。則不足貴矣。

六二。頤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從下為頤。過頤曰拂。經。歷也。邱。空也。豫之六五。失民。而九四得之。則九四為由豫。頤之六五。失民。而上九得之。則上九為由頤。六五有養人之位。而无養人之德。則邱頤也。夫由邱。二者皆匪相安者也。邱以其位。由以其德。兩立而不相忌者。未之有也。六二六三之求養於上九也。皆歷五而後至焉。夫有求於人者。必致怨於其所忌以求說。此人之情也。故六二六三之過五也。皆歷五而後過。非有怨於五也。以悅其所求養者也。由頤者。利之所在也。邱頤者。位之所在也。見利而蔑其位。君子以為不義也。故曰頤頤拂經于邱頤。征凶。六二可以下從初九而求養也。然且不從而過擊五。以求養於上九。无故而陵其主。故征凶。征凶者。明頤頤之吉也。二陰也。五亦陰也。故稱頤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拂頤者。拂經于邱頤也。六二已詳言之矣。因前之辭。故略其實一也。拂頤之為不義。二與三均也。然二有初可從。而三不得從上也。故曰貞凶。雖貞於其配。而於義為凶。由頤之與邱頤之廢。可坐而待也。其勢不過十年。盡待其定。而從之。故戒之曰。十年勿用。用於十年之內。則大悖之道也。夫擊其主而悅其配。雖其配不義也。故无攸利。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四於初為上。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為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於初為吉。初九之剛。其始若

蘇氏易傳 卷三 六五

虎之耽耽而不可馴也。六四以其所欲而致之，遂逐焉而來。六四之所施，可謂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既失其民，為六二六三之所拂而過也。愠而起爭之，則亡矣。故以順而從上，居貞為吉。失民者不可以犯難，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莫不由之以得養者，故曰由頤。有其德而无其位，故厲而後吉。无位而得養者，必以身犯難，然後乘與之也。

三三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度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禍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忘安居。君侈已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宜不懼，上六宜遜。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為物，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於二，強弱之勢固相絕矣。其存亡不足以為損益，然二所以得安養於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卦合而言之，則大過者君驕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則九五當驕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則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偃而夫恭，妻偃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无不利。大過之世，患在元而无與，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卦合而言之，則本末弱，棟橈者也。爻別而觀之，則上六當棟橈，初六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橈者也。初

蘇氏易傳 卷三 六七

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橈見於此。初六不橈於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以相輔，則九三之棟橈以其應也。九四專於其應則吉，有他則吝矣。棟之隆也，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故大過之世，智者以為陽宜下陰，而愚者以為陰宜下陽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矣。穉者顛而復擊，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老婦，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壓其臣之象也。故教之以无咎无譽，以求免於斯世，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

三三坎下坎上習坎。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險故流，流故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為信，而以无常形者為不信。然而方者可以斷以為圓，曲者可以矯以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為信也如此。今夫水雖无常形，而因物以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所遇有難，然而未嘗不志於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望我者有盡，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勝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

行有尚，往有功也。

尚，配也。方圓曲直，所遇必有以配之。故无所往而不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疆暴而莫敢犯。此王公之險也。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為教事，故遇險而能應。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皆以險為心者也。夫苟以險為心，則大者不能容，小者不能忠，无適而非寇也。惟相與同患，其勢

蘇氏易傳 卷三 六九

有以相待。然後相得而不叛。是故居坎之世。其人可與同處。而不可與同處。安九二九五。二險之不相下者也。而六三六四其敵也。夫有事於敵。則敵者先受其害。故九二之於六三。九五之於六四。皆相與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叛。至於初上處內外之極。最遠於敵。而不被其禍。以為足以自用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習險。將以出險也。習險而入險。為寇而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險臨五。五亦以險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可得者。六三而已。二所以能得三者。非謂其德足以懷之。徒以二者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來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來則得生。往則得敵。遇險於外。而休息於內也。故曰險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无功。故退入于坎。以附九二。相與為固而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簋二。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敵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為主。五非四无與為敵。德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祇猶言適足也。九五可謂大矣。有敵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夫有敵而深自屈以致人者。敵平則汰矣。故九五非有德之主也。无德以致人。則其所致者。皆有求於我者也。上六維无求於五。故微纆以係之。叢棘以固之。上六之所恃者。險爾。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凶也。

三三離下離上離。

火之為物。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

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白殼草木麗乎土。言萬物各以其類麗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六麗二五。是柔麗中正也。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利貞亨。欲知其所畜。視其主。有是主。然後可以畜是人。也有其人。而无其主。雖畜之不為用。故以柔為主。則所畜者惟牝牛為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火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爻莫不以相附離為事。而火之性炎上者也。故下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柔附剛者。寧僂而无諂。以剛附柔者。寧敬而无演。演其所以附。則自棄者也。故初履聲錯然。敬二。以辟相瀆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陰不動而陽來附之。故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吝嗟而不察。則凶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无所容也。

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附之。皆窮者也。然九三之窮。則吝嗟而已。九四見五之可欲。而不度其義之不可得。故其來突如。其炎焚如。其五拒而不納。故窮而无所容。夫四之欲得五。是與上九爭也。而上九離之王公也。是以死而棄之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欲得之。故出涕沱若。以明不貳也。六五不貳於四。則上九勤之矣。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惟上九離人而不離於人。故其位為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其所。離矣。而有亂羣者焉。則王之所征也。羣者六五也。非其類者九四也。六爻皆无應。故近而附之者。得稱嘉也。其嘉之所以能克其非類者。以上九與之也。

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九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執牽也。下二也。體靜而神交者。咸之正也。艮止也。而所以為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與二莫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然。是故雖三欲止。而不免於隨也。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初與二者。艮之體。而艮不能使之止也。拇雖動。足未必聽。故初之於四有志而已。腓之所以無不隨者。以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也。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為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體並用而不知。是以無悔無朋。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既感則悔亡。未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也。

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無事者也。畏其有事之勞。而咸於無事。求無悔而已。志已卑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末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三三其下。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所以為恒者。貞也。而貞者。施於既亨。无咎之後者也。上下未交。潤澤未渥。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故將為恒。其始必有以深通之。其終必有以大正之。方其通物也。則上下之分有相錯者矣。以錯致亨。亨則悅。悅故无我咎者。无咎而後貞。貞則可恒。故恒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无端。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照者日月也。運之者天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 蘇氏易傳卷之四

三三其下。上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偽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為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為累也。甚於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為虐也。甚於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屣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體也。是故存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體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成而不見其所以成。猶其為人。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成。非全德也。是故六爻。

將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運四時之變明之。明及其未窮而變也。陽至於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於子。未窮也。而陽以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無類矣。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其道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享及其終。陰宜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後可。下沈曰浚。上奮曰振。初六以九四不見。下故求深。自謙以道之。使九四雖田而無獲。可謂貞矣。然陰陽否而不亨。非所以為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夫恒之始。宜亨而未宜貞。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艮兌合而後為咸。震巽合而後為恒。故卦莫吉於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為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交。其美者。不過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陰下陽為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傳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與之為巫醫。且不可。而況可與有為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為及其變也。冰解涼竭。而吾受其羞。故與是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无禽。上亢而下沈。欲以獲初。難矣。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恒以陰從陽。為正。六五。下即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三三：三下。乾上。遯。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陰盛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也。遯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於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直棄去而不復救也。以為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陰在內。遯之主也。其勢至

銳。而其朋至寡。銳則其終必勝。寡則其心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无與處。而思求陽。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時當遯。雖有應。不得不過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浸而後長。則今猶微也。微而忘貞。則廢矣。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有企天之意。而不可及。陰有慕陽之志。而不可追。遯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者。皆外向。故初六為尾。首之所趨。尾所不能禁也。遯而不能禁。逆者衆矣。衆逆則我無與處。故危。勢不能禁。而往迫之。則陽怒而為災。故不利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遯之主。而與五為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陽之遯。其所以執而留之者。非出於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者。而又用其黃焉。則志確之至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雖陽。而與陰同體。是為以陰止陽。徒欲止之。而无應於上。止之不由其道。蓋係之而已。彼欲去矣。而以力係之。我惟无疾。而後可。一日有疾。則彼皆舍我而去。爾何則。所以係之者。恃力也。故曰畜臣妾。吉。係者。畜臣妾之道。而非所以畜君子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六二。九五配也。合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猶懼其懷也。故戒之以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无應於下。沛然而去。遯之肥也。夫九三牽於二陰。而為之止。我不知勢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非其利也。然則上九之遯。非獨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三三：三下。乾上。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勳。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以大者為正。天地之至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勇壯也。

初九壯丁趾。征凶。有孚。象曰：壯其孚窮也。

乾施壯于震者也。壯者為羊所施為藩。故五以二為羊。三以六為藩。以類推之。則初九之壯。施于九四。九四藩決不羸。則初九亦羸四之羊也。以其最下而用壯。故曰壯于趾。自下之四。故曰征。衆皆羸非其類。已羸其類。羸其類。則有孚於非其類矣。不孚於方壯之陽。而孚於已窮之陰。故雖有孚而不免於凶者。其孚窮而不足賴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羸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羸廢也。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上六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易然而陽壯則輕敵。陰窮則深謀。故小人以是為壯。而君子以是為罔已也。以陽觸陰。正也。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觸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有藩。是以知初九之觸也。欲進而消二陽者。九四之貞吉也。外有二陰之敵。而內有初九之觸。此九四之所以有悔也。忿其觸而羸其角。則是敵未亡而內自戰。四以是為病也。故見觸不投。即而懷之。以為其徒。則可以悔亡。故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自決其藩。而不以羸初九之角。則向之觸我者。止而為吾用。適所行以壯吾輹。輹敵而輹壯。可以往矣。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陰居陽。則不純乎陰。有志於助陽矣。是以釋九二之羊而縱之。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獨無有。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無危利。則喪之者。無悔。豈不明哉。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為吉。

三三下坤上。首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離為君。坤為臣。坤之為物。廣大博厚。非特臣爾。乃諸侯也。故曰康侯。君以是安諸侯也。夫坤順而離明。以順而進。趨於明。无有逆而不受者。故曰錫馬。馬所以進也。錫之馬而使蕃之。許其進之甚也。一日三接。喜其來之至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

未受命也。

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之所不與也。初六有應於四。將以衆適四。故進而衆權之也。夫初六之適四。正也。其以衆適四。不正也。已獨行而不以衆。則得其正矣。故曰貞吉。我雖正矣。而衆莫吾信。故裕之而後无咎。裕之而後无咎者。衆未肯受吾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將進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雖四為拒。不能終閉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也。以其為王母。故二雖陰。亦可得而歸之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將適上九。而近於四。悔也。雖與之近。而衆信其不與也。故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求得而未必能者。鼫鼠也。六二六三。非其所當得也。因其過我。欲兼有之。而衆不聽。故曰。晉如鼫鼠。九四之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矣。而正者猶危。則位不當之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四奪其與。悔也。然而衆不與四。是以悔亡。夫以五之尊。而下與四爭。其所附則隨矣。故雖失所當得。勿恤而往。則吉。夫下與四爭。必來者爭也。則往者不爭之至也。五猶不爭。而四何敢不置之。故其所失。終亦必得而已矣。苟終於得。則其不爭。非獨四之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之上窮者角也。晉其角者。以是為晉也。以角為晉。必有所用其觸。三五應也。而四閉之。則上九之所伐者四也。四與上同體。故為邑也。邑人而閉吾應。无以令之。而至於用兵。道不光矣。此正也。而吝道也。故知戒於危。然後其吉可以无咎。

三三下坤上。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前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无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廢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既已失其



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而適敵，主且以我為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上六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於我為左矣。明夷之世，坤君也，而將廢也。離，臣也，而方壯也。自離言之，坤之廢，左股之傷也。六二忠順之至，故往用拯之，愛其忠而憂其不濟也。故戒之曰：徒往不足拯也。馬壯而後吉，馬所以載傷者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所居，順而不失人臣之則，故可以拯不明之君，有功而不見疑，是以吉也。至於九三，其勢逼矣，雖欲拯之而不可得，故南狩以正之。明夷始自晦也，南狩發其明之地也。以陽用陽，戒在於速，故大首既獲，則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難以遜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獲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門庭之速也。君子之居此，懼不免爾，既免，未有不去者。既免而不求，懷其門庭，將以有求，則吾罪大矣。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於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三三 下 上 家人 利女貞 象曰 家人 女正位乎內 剛二也

剛二也

男正位乎外

剛五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之所以盛者，風也。火盛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與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然則無適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未嘗磨恩也。此所以為至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如是，何閑之有？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焉，則志變矣。及

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有中饋，無遂事，婦人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為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王至有家，則是家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於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於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家人四陽，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無應者，惟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是以終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三三 兌 下 離 上 睽 小 事 吉 象 曰 睽 火 動 而 上 澤 動 而 下 二 女 同 居 其 志 不 同 行 說 而 麗 乎 明 柔 進 而 上 行 得 中 而 應 乎 剛 謂 五 也

謂五也

是以小事吉

有同而後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說之麗明，柔之應剛，可謂同矣。然而不可大事者，以二女之志不同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安平仲所謂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不相應者，惟初與四也。初欲適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馬也。惡人也，四往无所適，无歸之

睽之不相應者，惟初與四也。初欲適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馬也。惡人也，四往无所適，无歸之

馬也。馬逸而無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人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為睽。故美者未必婉，惡者未必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貳。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于咎爾。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所主也。有所適必有所主。九二之進，則主五矣。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使二決從五，則見主於其室。五決從二，則見主於其門。所以相遇於巷者，皆有疑也。何疑也？疑四之為寇也。然而猶可以无咎者，皆未失相從之道也。特未至爾。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非六之所宜，據譬之乘輿而非其人也。非其人而乘其器，無人則肆，有人則作矣。故六三見上九，曳其輪而不進，掣其牛而去之。夫六三配上九而近於九四，九四其寇也。无所應而噬之，未達於配而噬於寇，是以天且劓也。乘非其位而汗非其配，可以獲罪矣。然上九猶脫弧而納之上九，則大矣。有是大道者，容之，故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世，陽惟升，陰惟降。九二升而遇五，故為遇主。九四升而无所遇，故為睽孤。元夫，初九也。夫兩窮而後相遇者，不約而交相信，是以雖危而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與四同功，故亦曰宗。膚，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為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三矣。夫既已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之所見者六三也。汗非其配，負塗之家也。載非其人，載鬼之車也。是以張弧而待之，既而察之，曰：是其所居者不得已，非與寇為媾者也。是以說弧而納之。陰陽和而雨也。天下所以睽而不合者，以我求之詳也。夫苟求之詳，則就為不可疑者。今六三之罪，猶且釋之，羣疑之亡也，不亦宜哉。

三三艮下坎上，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无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而不暇，其道窮矣。然此非為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勢之遠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為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當位而正。五也。五之謂大人，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於險中而能正邦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見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无疑也。上六當之。

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九五以大蹇為朋來之主，以中正為往來之節，未及於五，難未艾也。犯之有咎，過五以上，難衰而可乘矣。故上六往蹇來頌，而六四以下，皆以往蹇為病，而其來有先後之差異，見難而往，難不可犯，窮而後反，人不可以窮而後反者為有謀，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窮，是以有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為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夫勢不可往者，非徒往而无獲，亦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虛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陰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為捍蔽，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至於六四，則九三逼而襲之矣。外難未夷，而歸遇難，故曰往蹇來連。連者，難之相仍也。實陽也。九三以陽居陽，其有乘虛而不取者乎？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无往无來，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上六往蹇來頌，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頌，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六爻可以往者，惟是也。故獨享其利，天下有大難，彼三人者皆不能濟，而我濟之，既濟而天下不吾宗者，未之有也。故曰：往蹇來頌，利見大人者，明上六之有功，由九五為之節也。內與貴皆五之謂也。

三三坎下艮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所以為解者，震也。坎也。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復者，復東北也。東北有時而當復，是以不言其不利也。來復之為吉者，九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問象與三陽而解始有爭矣。故解之所疾者。莫如六三也。六三欲以其不正亂人之正。故初與五皆其所疑而咎之。以其疑而咎之也。故特明其无咎。曰此與九四剛柔之際也。於義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當得者。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謂三狐。三狐皆可取。而以得六五為貞吉也。此之謂黃矢。黃中。也。直也。直其所當得也。是以六五為黃矢。釋其所不當得之三狐。而取其所得得之一矢。息爭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於四為負。於二為乘。乘而不負。若負而不乘。猶可以免於寇寇之所伐者。負且乘也。夫三苟與四而不與。則四不伐。與二而不與。則二不攻。所以致寇者。由兼與也。二與四皆非其配。雖貞於一。猶吝也。而況兼與乎。醜之甚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六三朋九二也。三來附已解而不取。則二信之。未當位者。明勢不可以爭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九二之配也。而近於四。六三欲附於二與四。故疑而疾之。夫以六五之中直。豈與六三爭所附者哉。而六三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故六五維有解吉。維有解者。无所不解之謂也。近則解四。遠則解二。是以六三釋然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六三也。墉者二陽之間也。悖者爭也。二陽之所以爭而不已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孰能去之。將使二與四乎。二與四固欲得之。將使初與五乎。則初與五二陽之配。三之所疑也。夫欲斃所爭而解交關。惟不涉其黨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為能射而獲也。隼獲爭解。二與四无不利者。

三三兌下。其上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自陽為陰。謂之損。自陰為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為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然其為名。則取一而已也。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損而有孚。无咎。

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益我。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為之。則其利必有以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以无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徒然哉。蓋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有孚。无咎。元吉。有攸往。利。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貞也。以損之道。為上行。而舉不可貞。則過矣。故損有可貞之道。九二也。皆貞而不往。則无上。皆往而不貞。則无下。故可貞利有攸往。有往者。有貞者。故曰易之用。易之者。擇之也。二簋。兌之

二陽也。兌本乾也。而六三以柔居上。故自陽而變為陰。初九九二。意則向之。而身不徇。故自如而不變也。祭祀之設。簋也。亦以其意而已。我豈予之神。豈取之哉。君子之益人。也。蓋亦有无以予之。而人不勝其益者也。然此二陽皆有應於上者。也。初九進往。而九二征凶。故曰二簋應有時。言雖應而往有時也。象曰。山下有澤。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損益觀盈虛。以為節者也。初九陽之未損。則方盈也。六四陰之未益。則猶虛也。下方盈而上猶虛。則其往也。不可後矣。故我雖有事。當且已之。而過往也。其往也自我。則損之多。少。我得酌之。若盤桓不進。迫於上之勢。而後往。則雖欲酌之。不可得矣。其損必多。故勢不可以不損者。惟適往可以无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初九。已損矣。六四。已益矣。九二。之於六五。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損益之言。九二。以无損於己者。益六五也。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爲志也。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兌之三爻。皆以益上為志。故曰三人行。卒之損己。以益上者。六三而已。故曰損一人。且曰一人行也。友。九二也。六三以身徇上。使九二得以不征。此九二之所深德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以心言之。則三人皆行。以迹言之。則一人而已。君子之事上也。心同而迹異。故上不疑。苟三人皆行。則上且以我為有求而來。進退之義輕矣。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遇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遇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適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龜之益人也。豈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所取之。我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於九二。无求也。自上祐之。而二自效其智。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以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上九窮損益之無得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者受益之地。不可以有損而六三之德。不可以无報也。故以无損於己者益之。則大得其志矣。六三忘家而徇我。我受其莫大之益。苟安居而无所往。則是以其益厚而已。故利有攸往。然後有以受之而无愧也。

三三實下。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六四自損以益下。巽之致用。未有如益者也。故曰：木道乃行。涉川者。用水之道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天施。乾為巽也。地生。坤為震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君子之視民。與己一也。益者。要有所損。爾。故時然後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慙慙望望。則上之為損也少。故過遷善。則下之蒙益也多矣。  
 初九利用為大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逆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已上。无不然者。惟其上。下內外不同。故其迹不能无少異。若所以益初之情。處事之宜。則損益一也。損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彼之所以自損而專以益我者。豈以利我哉。將以厚責我也。我必有以塞之。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利用為大元吉。上之有為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為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為吉。王也以享帝為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六三。則損之六四也。或益之者。人益我也。益之者。我益人也。六四之於初九。損其疾以益之。六三之於上九。用凶事以益之。其實一也。君子之過凶也。惡衣糲食。致穀以自貶。上九雖吾應。然使其自損以益我。彼所不樂也。故六三致穀以自貶。然後能固而有之。彼以我為得其益。而不以自厚也。則信我而來矣。故曰：有孚中行。益以六二為主。則初與三皆得為公。告者。有以語之益之也。禮之用。圭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為賄。所以致信也。上九之益六三。以信而已。非有以予之。而六三亦享其信。而无所取也。則上九樂益之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之六四。則損之六三也。皆以身為益者也。六四中行。而益初九。豈特如上九用圭而已哉。非徒告之。乃以身從之。夫能損身以徇人者。此以益為志也。初九本陰也。六四本陽也。而相易也。故初九為遷國也。六四自損而初受其益。初九之遷。六四資之。故初九利用依我而遷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九五。則損之九二也。惠之以心。則惠而不費。九二益之以弗損之益。而九五惠之以不費之惠。其實一也。夫不費之惠。其有擇哉。故勿問元吉。我惟信二也。故二信我。我惟德二也。故二德我。有孚惠我。德永貞之報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得六二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上九。則損之初九也。二者皆不樂為益者也。故損其疾。用凶事。而後能致之初九在下。勢不得已。故已事過往。而上九則益不益在我者也。且損上益下。君子之所樂。而小人之所戚也。故至於上九。特以莫益勿恒之凶戒之。莫益之者。非无以益我。我固曰莫益。勿恒者。非不可恒。我固曰勿恒。莫與勿者。我之偏見不廣之辭也。乘莫不益。下所謂恒也。我特立是心。而勿恒之。凶其宜矣。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吾敢擊者。畏吾與也。莫益則无與矣。孔子曰：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或擊之上九之致擊。如六二之致益。徒有是心。而物自有以應之。故皆曰或。或者。物自外來。而吾不知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之長則為夫，故夫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也。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而夫之初九曰壯于前趾。二者皆有羊之象，見於其所施壯之爻，是以知其無異也。曰前者通大壯之辭也，必通大壯而為辭者，明其所壯而所遇異也。大壯之初九施壯于震，震吾朋也。觸而遇其朋，是以決藩而遂之，因以為用。夫之初九施壯于兌，兌非吾朋也，苟不能勝，則往見牽矣。豈復決藩而遂我哉？君子之動，見勝而後往，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宜其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上六為臀，故九三為頄，與小人處而壯，見于面，有凶之道矣。易凡稱其尤者，申言之。乾乾謙謙，蹇蹇之類是也。九三之所以見壯于面，而避私其配之嫌也。故告之以不然，曰九三之君子，以陽居陽，夫之尤者也。何嫌于私其配也哉？苟舍其朋而獨行，以答其配，使上六之陰和洽而為雨，以至於濡，雖有不知我心而愠者，然終必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上六九四之所謂臀也，困之六三據于蒺藜，故初六之臀困於株木，夫之上六見夫，故九四之臀无膚。皆謂其同體之末者為臀也。與衆陽處而同體者，見夫，故其行次且而不安也。羊者初九也。初九之觸則我之悔也，而能牽之，故悔亡。雖能悔亡，而聰不明矣。孰與大壯九四，既悔亡而得壯，獲哉！夫君子惟能釋怨而收士，故為之聰明者，乘大壯之九四是也。今初九觸我，我牽而靡之，莫肯釋，則懼者衆矣。雖其左右前後，將无不可疑，故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之不足，夫克如陸也。九五以陽居陽，夫之尤者也。於所不足，夫用夫之尤，雖中而未光，故中行无咎。中行者，反與四陽處而釋上六也。此與上六為同體者，與九四均爾，然不至於次且者，以其剛之全也。剛之全者，則不戚其同體之傷矣。故九四之象，以為位不當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者，不警也。陽不吾警，則吾或有以乘之矣。然終亦必凶。

三三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姤者，所遇而合，无適意之謂也。故其女不可與長。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蘇氏易傳卷之五

三三乾下兌上，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半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五陽而一陰，陰至寡弱，而皆重於決者，以其得所附也。上六之所乘者，九五之剛，所謂王也。欲決上六，必暴揚之於王之庭，此其勢有不便者，故五陽雖相信，而不忘警，以為有危道焉。號者，所以警也。在強而知危，所以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邑者，民之所在也。與小人處，必先附其民。彼无民將无與立，戎，上六也。五陽之強，足以即之有餘，然而不即也。此所以不窮也。自以為不足，雖強有餘，自以為足，雖強有所止矣。故其所尚，乃所以窮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盈則變，溢則變覆，故利有攸往，往則有所施用，所以求不盈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君子之於祿利，欲其在人，德業欲其在己。孔子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澤上於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姤。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剛而能止物者謂之金柅。九二是也。初六之勢。足以兼獲五陽。然其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既合不貞。又捨而之他。則終身无所容矣。故以繫二而貞為吉。有所往見為凶。初六者羸豕也。雖羸而不可信者。以權在焉。以其羸而信之。則蹢躅而不可制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魚者初六也。包者魚之所不能脫也。賓者九四也。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嫌其若有咎。故曰无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以姤之初六為夫之上六。則姤之九三。夫之九四也。故其象同。九三之所謂臀者。初六。初六剝陽而進者也。處柔陽之間。而同性者。有剝陽之陰。宜其次且。而不安也。夫之九四。下牽初九之羊。故有聰不明之咎。而九三无是也。故雖危。无大咎。而象曰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既已失民。起而爭之。則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家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杞。枸櫞也。木之至庫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為物。得所附而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雖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至於剝。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姤者。陰長之卦。而九五以至陽而勝之。故曰含章。凡陰中之陽。為章。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為姤也。以角為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

三三。坤下兌上。萃。亨。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聚必有散。有散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蓋取其交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其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于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能容之。其為萃也。大矣。順以說。剛中而應者。二與五而已。而足以為萃乎。曰。足矣。有餘矣。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萃有二。萃。萃未有不萃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萃而不正。不正者。爭非其有之謂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者。為可以聚物之道而已。王至於有廟。而盡其孝享。非安且暇不能。物見其安且暇。安得不聚而歸之。此聚之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易之言。薦鬯。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者。猶曰。用大利。祿云爾。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者。為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不期而聚者。必其至情也。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王弼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所應者。九四也。九四有信之者。而不終。六三是也。始以无應。而萃於四。終以四之有應。咎嗟而去。故其象曰。萃如嗟。如此志亂而苟聚者也。若號。一握為笑者。號且笑也。一握者。其聲也。號笑難也。君子之於禍福。審矣。故笑則不號。號則不笑。先否而後通。則先號而後笑。未有號笑難者也。此其志已亂。焉能為我寇哉。故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陰之從陽。以難進為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六三之萃。於四。四與我與初。皆不利也。去而之上。上亦无應。巽而納我者也。故雖小吝。而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五之所忌也。非大吉。則有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九五萃之主也。萃有四陰。而九四分其二。以位為心者。未有能容此者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存位以忌。四為无咎而已。志不光矣。惟大人為能忘位。以任四。夫能忘位。以任四。則四且為吾用。而二陰者。獨何

往哉匪孚者非其所孚也。元者始也。元永貞者始既以從之。則終身為之貞也。自六二之外皆非我之所孚也。非我之所孚。則我不求。聚使各得永貞於其始之所從。悔亡之道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未安上者不樂在五上也。

三三下坤上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其升也有時。故曰柔以時升。坤既順之。五又應之。是以大亨。大人之於物也。危者安之。易者懼之。下巽而上順。質柔而遇易。志得而輕進。以此見大人所畏者也。故不曰利。雖不利不可不見也。見而知畏。其為利也大矣。利之遠者曰慶。以其有慶。故雖有畏勿恤也。

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而六五為升階。由此觀之。非獨巽之上即坤亦坤之下。援巽也。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會於南。南征吉。二者相求之謂也。

象曰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升之剛在初。故初六雖陰柔。而其於升也。蓋誠能之。故曰允升。陰升而遇陽。若陽升而遇陰。皆得其所升者也。初六以誠能之。實而遇九二。宜其為吉之大者矣。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升而遇九三。蓋升而窮者也。雖窮於三而配於五。窮而之五。五亦无所升而納之。故薄禮可以相廩而无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陰居陰。其避之也審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強克至弱。其為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上有所適。下升而避之。失於此而償於彼。雖不爭可也。人或能之。今六四下為三之所升。而上不為五之所納。此人情必爭之際也。然且不爭。而虛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為此。大王避狄於幽而亨於岐。方其去幽也。豈知百姓之相從而不去哉。亦以順物之勢而已。以此獲吉。夫何咎之有。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貞於九二也。非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應也。曰此升之階也。階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為階。故人升之。我不為階。而人何自升哉。木之生也。克土而後能升。而土以生木為功。未有木生而土不顧者也。故階而升。則六五為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子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宜息也。然而不息。則消之道也。施於不息之正者。則可。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

三三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

九二為初六六三之所揜。九四九五為六三上六之所揜。故困。困者坐而見制。无能為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陰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无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无所致其怒。其為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者二也。二之謂大人。貞於大人。而後吉者五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潤下者也。在澤上則居。在澤下則逝矣。故水在澤下。為澤无水。命與志不相謀者也。故各致其極。而任其所至也。

初六。繫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揜九二者也。揜者非一人之所能。故初六之揜九二。必將有待於六三。六三則其所謂繫也。繫得其所。揜而後其身能有所為。今六三之所揜者。莖葉也。則繫已困于株木。身且廢矣。株木也。莖葉也。皆非繫之所揜者也。夫以柔助剛。則其幽可明。以柔揜剛。其誰明之。入谷者也。有配在四而不善。二是以三歲不得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之世。利以柔用剛。二與五皆剛者也。二以柔用之。而五以剛用之。天下之易懷者。惟小人也。方其見揜也。爭之以力。雖刀鋸有不足。而將懷之也。則酒食有餘矣。故九二困于酒食。所以懷小人也。九五則不然。揜我下者。我則之。揜我上者。我則之。輕用其威。威窮而物不服。乃大困也。既困則無助。則雖欲不求。二不可得矣。亦絀者。所以爵命二也。故曰困于赤紱。五以赤紱為困。而二以是為方來。言此五之所困。而二之所不求而至也。困而求二。乃徐有說。以其用說為已晚矣。說於未困。則其所以為說者。小故。

九二之所困者。酒食而已。說於已困。則其所以為說者。重。故九五之所困者。爵命也。祭祀者人之求神而神無求也。祭之者人也。享之者神也。五求二。故祭之。二不求五。故享之而已。享之者。固不征。而征以求之。故凶。雖然。其義則不可咎。以其所從者君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莖。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四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莖也。二之謂莖。六三陰也。而居于陽。自以為陽。而求配於上。六不祥也。三之應在上。而上六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繫困。六

三之妻也

九四來徐徐。因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我之配，二之所惡也。二剛而在下，載已者也。故為金車。欲下從初六而困於二，故其來徐徐，不急於配。配之所惡，剛之所與也。故雖吝而有終。

九五剛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其曰赤紱正也，朱紱殿之也，下受上之辭也。

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用九二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柔而牽已者葛藟也。三之謂葛藟，剛而難乘者臲臲也。五之謂臲臲。上六困於此二者而不能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撻我者，則吉莫如征也，而不征何哉。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為蒺藜，以剛用剛，則乘之者以為葛藟而已。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上六足以為配，而六三未足以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下兌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食者往也，不食者來也，食不食存乎人，所以為井者存乎己。存乎己者，一故曰往來井井。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嘗有得，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爾。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人之於井，未有錮之者也。故君子推是道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易以所居為邪，正然不可必也。惟井為可必，井未有在深而不消，處穢而不濁者也。故即其所居而邪正決矣。孔子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初六惡之所鍾也。君子所受於天者无幾，養之則日新，不養則日亡。擇居所以養也。象曰：井養而不窮，所以養井者，豈有他哉。得其所居則深，深則食，食則日新。日新故不窮，井泥者无禽之漸也。泥而不食則廢矣。舊井廢井也。其始无人，其終无禽，无人猶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為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居非其正，故无應於上，則趨下而已也。下趨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為谷，故曰井谷。九二之所

趨者初六也。初六之謂鮒，井而有鮒，則人惡之矣。然猶得志於變，何也。彼有利器，而肯以我汗之歟。此必敝漏之變，非是變不汲是井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渫，潔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渫者也。井渫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會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為感者也。凡為我恻者，皆行道之人爾。故曰行恻。行恻者，明人之恻我，而非我之自恻也。是井則非敝漏之變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渫者乎。器之渫則王之明者也。

器渫王明，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潔也。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此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收者甃之上窮也。收非所以為井，而井之權在收。夫荷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勿幕，則有孚元吉。

三三下兌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水火則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則訟，所以不睦者，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下而遇兌，離欲相遠而不能也。既不相得，又不相遠，則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歷者天事也。時者人事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以卦言之，則離革兌者也。以爻言之，則陽革陰者也。六爻皆以陽革陰，故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為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初九九三之所欲革者，火以有所附為利，而所附者以得火為災。故初九九三常顧六二之留而不去也。夫六二留而不

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而留之六二之所以去者以我有革之意也故不可以有為有為則革之意見矣  
六二曰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日革之行有嘉也

初九之所以固我非愛我也畏我去之故未見其革爾徒見其今之固我而不我革以為可信而與之  
處則及矣君子見變而作彼今日不革已日必革之故征吉為初九計則宜留自為計則宜征六二之  
所謂嘉者五也五之所以為革者與初異矣捨初從五其吉也豈復有咎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亦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有應於上故其意常欲征也六二之所以不得去者以我乘之也捨之而征則二去矣二苟去之  
則我與初九无所施其革二陽相灼而喪其所附則窮之道也故征凶貞厲貞者不征之謂也不征則  
與六二處而不相得以相革者也故危難危而不凶言者以也革言三就猶曰革以三成三者相持而  
成革明二之不可去也二存則初與三相信二去則初與三相信此必然之勢也故曰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之二陽以火為革者也故見革者惟欲去之此德不足而革則所革者亡革者亦凶故  
初九九三皆以六二之留為吉也上之二陽則不然其革也以說革而人莫不說非有德者其孰能之  
九四未當位者也未當位而革故悔而說故悔亡有孚也改命者始受命也雖未當位而志自信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鳥獸驚龍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為虎君子為豹非大人而革  
者皆毀人以自成人以自與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則在我而已炳然  
日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廢矣此豈待占而後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見革於大人者也此見革者君子也則其向之未革乃其避世之過爾豹生而有文豈其無素而  
能為之哉若小人也則革面而已朝為寇讐莫為腹心无足怪者下之二陽德不足者也故六二以征  
為吉上之二陽大人也故上六以征為凶

三三下離上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

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可見既生而剛強之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  
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  
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其所受於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大器非器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僅於亨而巳以其遺養聖賢則  
亨之大者也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元亨所謂元吉亨也柔進而上行者五也五得中而應乎剛則所以為耳目者巽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  
以從貴也

六爻皆鼎也落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為趾二與三四為腹而實在焉五與上為耳初六上應九四顛  
趾之象也夫鼎聖人將以正位凝命享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享  
而並熟而善者棄矣鼎於是未有實也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  
汗之矣實非吾之所欲棄也於是焉而顛之以其所欲棄出其所欲棄則天下之亂或自是起矣故  
曰鼎顛趾未悖也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无實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  
論其今不致其素荷辭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雖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无完人故  
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克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始有實者仇者六五也所謂耳也九二之實六五之所舉也故其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仇有  
疾而不能即我畏九四也鼎以耳行故耳能即之則食不能即之則不食之道也始有實者以不食為  
吉惡其未足而輕用之也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義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上九也九三之實上九之所舉也熟物之謂鼎鼎之熟物以腹不以耳而上九離之極火之所炎以  
耳革者也耳之受炎也足以廢塞其行而不足以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三實之將盈者也於是  
可食矣而其行廢故雖有雉膏而不食也耳以兩舉者也六五之耳可鉉而上九之耳不可鉉則六五  
雖欲獨舉得乎陰欲行而陽欲留其為悔也大矣故至於兩然後悔虧而終吉兩者陰陽之和玉鉉之  
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盈以為溢地也故九三以不食為憂明不可復加也至於九  
四溢則覆矣故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方其未及也必有告之者而  
不信及其已信則无如之何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六五上九皆所謂耳也上九之耳見於九三故不復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廢矣六五之為耳  
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則其所以為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為耳也炎而灼不可以迫故曰  
耳革則其所以為鉉者玉而後可金鉉可以及五而不可以及上玉鉉則可以兩及矣可以兩及則上  
九之剛六五之柔我為之節也九二之實利在於不食故六五之耳利在於貞而不行九三之實以不  
食為憂故上九之耳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與五與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

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缺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三三震下震上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者陽德之先，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震驚百里，言其及遠也。不喪匕鬯，言其和也。若震而不和，則必有僇。卜隕墜者矣。匕鬯，祭器也。必取祭器者，以見震長子也。若威而不猛，則可以爲祭主矣。出之爲言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二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震之爲道，以威達德者也。故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無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不常用，故四陰莫敢犯其鋒，皆逃避而後免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以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以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者，言其不遂也。

六二：震來虩虩，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之威，不可犯也。來則危，往則安。故雖喪貝而勿逐，躋于九陵以避之。以初九之不遂其震，而繼之以笑言也。故七日可以得所喪也。喪貝以明初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九之不以其威窮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不鄰於震矣，而猶蘇蘇然懼也。行而避之，然後无眚。以明初九之威能及遠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爲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九四以其遂泥之威加于六五，非六五之所當畏，其震可坐而待也。夫九四雖未可乘，然往而避之，則過矣。故曰往來厲，往來皆危，則以處爲安矣。九四之威，既已泥矣，豈復能如初九一震而喪六二之貝哉。以六五居中處而待之，非獨无喪，億將有功。故曰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九四至此，其實不能爲，徒襲其餘威，以加上六。上六未得其已衰之情，故猶索索矍矍而畏之。苟畏之不已，而征以避之，則四張而不可止矣。故凶。聖人知其不足避也，故告之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言九四之威僅可以及五，而不及上，可以戒而无咎。无庸征也。九四始欲以威加物，及其泥而物莫之畏也，則其及於上六者，有言而已。衰之甚也。六爻皆无應，故九四雖有二陰，得稱婚媾也。六二喪貝而五无喪，六三震行无眚，而上六征凶，九四之不及初也，遠矣。

三三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止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于物，貴其與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隨。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爲大畜。今夫兼山艮，是施之於背而已，背固已止矣。艮何加焉。所以爲柅者爲輪也。所以爲防者爲水也。今也不然，爲輿爲柅，爲山爲防，不亦近於固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止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物各止於其所，是果能止也。哉。背止於身，身與之動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於物之所止，有大於是物者，則挾而與之趨矣。我焉得知之。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其庭未嘗无人也。有人焉，敵應而不相與，則如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謂光明者也。以爲无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自趾而上至於輔，當其處者有其德，與成一也。咸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膺，艮之輔在五，而膺不取，何也。膺則背也。艮背取諸動者而已。艮則何爲皆取於動者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交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爲其靜者已見於卦矣。上止而用下，下止而聽於上。此艮之正也。趾能動而聽於腓者也。艮其趾，不害於腓之動也。趾不自動而已，止而聽其上。上止則止，上行則行。此艮之正者也。故利永貞。腓能動而不聽於股者也。故曰：咸其股，執其隨，隨者股之德也。故謂股爲隨。艮其腓，則股雖欲行而不能矣。下止而不聽於上，上雖有憂患而莫之救，則上之所不快也。以是爲失其正矣。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不長於股，而長於限，亦取諸動者也。限者上下之際，所以俛仰之節也。夤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艮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咸之九四曰：朋從爾思。則四者心之所在也。施之於一體，則艮止於所施，所不施者不及也。施之於心，則无所不及矣。故曰：艮其身，艮得其要，故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口欲止言欲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益也。長至於輪極矣。而又止之。故曰敦艮。格者不忘釋。養者不忘起。物之情也。在止之極。而不志於動。非天下之至厚。其孰能之。

三三艮下。上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此文轉以次相釋也。漸之中有進者。則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孰謂。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由此觀之。女則二與四。所歸則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雲上於天。天所不能居。故君子不以居德。木生於山。山能居之。山以有木為高。故君子以是居德。善風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尤咎也。鴻。陽鳥而水居。在水則以得陸為安。在陸則以得水為樂者也。故六爻雖有陰陽之異。而皆取於鴻也。

初六鴻之在水者也。遠則无應。近則遇二。以陰適陰。故曰鴻漸于干。干水涯也。兩陰不能相容。故為小子之所厲。以至於有言。雖然其所適非志於利也。則未至於六三之凶。无咎可也。

六二鴻漸于盤。飲食行行。吉。象曰：飲食行行。不素飽也。六二鴻之在水者也。近則遇三。遠則應五。无適而不得其遇。故擇其尤可恃者從之。二之從三也。雖近而難信。其從五也。雖遠而可恃。二陽皆陸也。在陸而尤可恃以安者。盤也。九五之謂盤。六二知五之可恃。不漸於三而漸於五。則食且樂。如是。行衍樂也。素飽。徒飽也。夫飲食何為。若是樂也。豈非以五之足恃而不徒飽歟。苟為徒飽而已。則雖三可從。夫苟從三。則飲食未終而憂繼之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鴻之在陸者也。而上九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无應于上。而近於四。見四之可欲。則離類絕朋而趨之。故曰夫征不復。六二之從我。非正也。將視我而進退者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九二適四而不反。則難以令於二矣。故曰婦孕不育。凶。四順於五者。而三寇之。言禦寇之利。以明三之不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六四鴻之在水者也。近於五而非其應。故曰鴻漸于木。木生于陸。而非鴻之所安也。鴻之為物也。足不能握。其漸於木而无咎。蓋得其大而有容如桷者焉。九五之謂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也。无應而從非其配。非巽順何以相保乎。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鴻之在陸者也。進而遇上九。上九。陸也。陸者陸之又高者也。進而之陸。動乎无難。故六二之為婦也。三歲不孕。而終莫之勝。夫以陸之陵。以為不得其願矣。而婦為之貞如此。則願就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上九鴻之在陸者也。上无所適。而三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漸有三陽。其二為陰之所濕。非其有應。則近而羣之。惟上九不然。夫无累於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三三艮下。上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太過之所謂老婦士夫。身背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歸妹之爻。男女皆易位。柔乘剛。此男所以說女。而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慮之。追其衰則无及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陰為君。在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為兌者三也。故權在君。所以為震者四也。故權在娣。權之在君也。則君雖不才。而娣常為之用。權之在娣也。則娣雖无能。為損益。猶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已有能履能視之才。不以自行而安為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其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而九二之象亦曰未變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九五。鴻之在陸者也。進而遇上九。上九。陸也。陸者陸之又高者也。進而之陸。動乎无難。故六二之為婦也。三歲不孕。而終莫之勝。夫以陸之陵。以為不得其願矣。而婦為之貞如此。則願就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上九。鴻之在陸者也。上无所適。而三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漸有三陽。其二為陰之所濕。非其有應。則近而羣之。惟上九不然。夫无累於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三三。艮下。上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太過之所謂老婦士夫。身背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歸妹之爻。男女皆易位。柔乘剛。此男所以說女。而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慮之。追其衰則无及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以陰為君。在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為兌者三也。故權在君。所以為震者四也。故權在娣。權之在君也。則君雖不才。而娣常為之用。權之在娣也。則娣雖无能。為損益。猶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已有能履能視之才。不以自行而安為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其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而九二之象亦曰未變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古者謂賤妻為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以為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以為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足以當娣也。夫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難而歸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六五之歸也。以爲禮在已。故愆期不行。以要其君。君禮待之。有時焉。而後歸。此其志以爲吾君必有所待。而後能行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未有如六五之貴者也。故曰帝乙歸妹。以帝乙之妹而履得其中。則其袂之良否。不足以爲損益。非若彼者之託行。眇者之借明也。而九四欲以袂之良而加之。夫袂之良。豈足以加其君哉。月幾望者。陰疑於陽。易之所惡也。然至於婦之欲加其君。則以月幾望爲吉。以爲事月之幾望。而无事婦之加其君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男女皆異位。柔皆乘剛。此豈永終无敵者哉。上六則敵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不續之蠶也。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象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

蘇氏易傳卷之六

三三。下。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墮。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凡人知生於憂患。而思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開。故爻皆以明開爲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以上升。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而九四非其配。故曰配主。旬之爲言。猶曰周旋云爾。尚配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安於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離兩剛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尚。言其與

配同也。及其開去而明全。離之功既周。決矣。則當去之。既決而不去。則有相疑之災。九四之爲人。可與共憂患。而不可與同安樂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施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其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末有不疑者也。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終信也。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難。以爲無時而可發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夷。等夷也。初九之謂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類也。幽不明者。以言其闇之甚。而不難。吉行者。言初九之不可以久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有章者也。而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借明於人。而譽歸於己。君子予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闇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爲之用。豐其無人。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覿。其自以爲明者窮矣。故曰。

三三。艮下。旅。小亨。旅。旅。旅。旅。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旅。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六二。五二。陰據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九。三陽寓於其間。所以爲旅也。小者爲主。而大者爲旅。爲主者。以得中而順乎剛。爲旅者。以居貞而不取爲吉。故曰旅。旅。吉。止而麗乎明。則居貞而不取之謂也。貞吉者。指三陽。非二陰爲主者之事也。故特曰旅。旅。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旅。旅。旅。象曰：旅。旅。旅。旅。志窮災也。

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六二至上九。皆陰陽相鄰。而初獨子然。處六二之下。其細以甚。故曰旅。旅。旅。也。斯。棘也。六二近於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窮而无依。隸於六二。役於九三。三焚。二次。并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旅。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九三之所。即以爲次也。因三之資。以隸初六。故曰得童僕。貞。初六。離四之應。而四爲三所隔。終无

尤之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初六也。六二我之次也。而初隸於二。懷二而并有之。則初亦我之童僕矣。九三以剛居上。見得而忘義。焚二以取初。則一舉而兩失之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所以除荆棘治次舍也。九四剛而失位。所乘者九三。有斧而無地者也。故處而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速也。

居二陽之間。可以德懷。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兩雉。理無兼獲。得四則失。上矣。若不志于取。亡矢而不射。則夫二陽者。皆可以其功譽而爵命之。非獨得四可以及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九三次于六二之上。上九巢於六五之上。皆以剛臨柔。六二六五皆無應而在。其勢必與我。上九三知其無應。而必我與也。故易而取之。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其為不義一也。而三止於貞厲。上至於號咷之凶者。六五旅之主也。離之象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謂牛矣。易五以喪牛。終莫之聞者。驕亢之罪也。

三三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

君子而不同。以巽繼巽。小人之道也。無施而可。故用於申命而已。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為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有其權而無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之。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重也。兩風相因。是謂隨風。申命之象也。古之為令者。必反覆申明之。然後事必行。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有其權而無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進退也。小人而權在焉。則易謂之武人。武人負其力而不負於君。志亂也。及其治也。則以貞於其君為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能下人者也。知權在初六。故巽於牀下。下之而求用也。初六。武人也。方且進退。我則下之而求其用。故求者紛若。而用者不力。譬之用史巫。將以求福於神。神之降福未可知。而史巫先享其利也。故吉而後无咎。紛若而求者。非吉之道也。其所以吉者。居得其中。用事之地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之地也。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蹙以待之。復之六三。不能止初九之為復也。故頻蹙。蹙之九三。不能止初六之為蹙也。故頻蹙。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有其權而無其位者。與初六均也。蓋亦居可疑之地矣。而有九五以為之主。坦然以正待之。故悔亡。九五不求。而六四自求用。故其用也力。譬之於田。田者盡力以獲禽。而利歸於君。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君子不勞而獲三品。其與史巫之功亦遠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履正中之位。進不頻蹙。以忌四退不過蹙。以下之蓋貞而已矣。此四所以心服而為之用也。是以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无不利者。四與五皆利也。九五之德如此。故有後庚之終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以陽居陰。上九處巽之極。故皆巽於牀下。而上九陽亢於上。非能下人者也。九三之巽。將以用初六。而上九之巽。將以圖六四也。有用斧之意焉。特以處於无位之地。故喪其斧也。以上下言之。則正以勢言之。則凶。

三三兌下兌上。兌。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小惠不足以勸民。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取其樂而不流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為利也。初九以遠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後悔亡。文子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事。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疾不如惡石。九四介于其間。以剛輔五。而讓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事。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不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于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於難知之小人。其至於

刺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尤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尤矣。三三下。上。漢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漢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亂也。潰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樂為此。蓋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復。水將自擇其所安而歸焉。古之善治者。未嘗與民爭。而聽其自擇。然後從而導之。漢之為言。天下流離。漢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象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恤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漢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為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漢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然猶未免乎漢。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於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於是漢始有所歸矣。有所歸而後有川。有川而後可涉。乘木。乘舟也。舟之所行。川之所在也。

象曰。風行水上。漢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九二在險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馬壯。吉。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漢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以為順。言其忠順之至也。九二。漢奔其机。悔亡。象曰。漢奔其机。得順也。得初六而安。是謂机也。

六三。漢其躬。无悔。象曰。漢其躬。志在外也。漢之世。民无常主。六三有應於上。志在外者也。而近於九二。二者必爭焉。故漢其躬。无所適從。惟有道者是予而後安。

六四。漢其羣。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漢其羣。元吉。光大也。上九之有六三者。以應也。九五之有六四。九二之有初六者。以近者皆有以羣之。漢而至於羣。天下始有可收之漸。其德大者。其所羣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羣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謂漢其羣也。近五而得位。則四之所羣者最大也。因君以得民。有民以自封殖。是謂丘也。夷。平也。民之蕩蕩焉。未有所適從者也。彼方不知其所從。而我則為丘以聚之。豈夷者之所思哉。民之所思。思夫有德而爭民者也。

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汗。取其周。決而不反也。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大號令出焉。其曰。漢王居何也。象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漢然之中。不知其孰為主。孰為臣。至於有廟而天下始知王之所在矣。故曰。漢王居。言漢之中有王居矣。

上九。漢其血。去。遂出。无咎。象曰。漢其血。遠害也。上九求六三。必與九二爭。而傷焉。漢其血。不爭也。九二剛來而不窮。不可與爭者也。雖不爭而處爭之地。猶未免也。故去而遠出。然後无咎。三三。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剛柔分者。兌下而坎上也。剛得中者。謂二五也。此所以為節亨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謂六三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節。謂九二也。兌施節於坎。故曰說以行險。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數度者。其政事也。德行。其教化也。皆所以為民物之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變。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无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也。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九二。六三。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於人者也。節之於初九。則太早。節之於六三。則太莫。故九二。二者施節之時。當發之會也。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為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於極。六三。是也。是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故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不密則害成。

六三。不節。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吝嗟而節之。以為不可不節也。九二。之節。節於未滿。節之者。樂。見節者。甘焉。六三。之節。節於既溢。節之者。嗟。見節者。苦焉。苦節人之所不能堪。而人終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見於外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二。施節於九五。在其上不在其身。故六四安焉。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蓋而至於極。然後節之。其節也。必爭。九二。施節於不爭之中。此九五之所樂也。故曰。甘節。樂則流。甘則壞。故以往。適上。六。陰陽相配。甘苦相濟。為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則未有凶而能悔亡者。亦如人之未有既死而病愈者也。上六。貞凶。悔亡者何也。凶者。六三。悔亡者。上六也。是以知節者在坎。而見節者在兌也。六三。施苦

節於我出於不得已則无咎以是為正則凶矣而我悔亡

三三兌下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

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易為不中孚也曰內无陽不生故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而民化矣

豚魚信及豚魚也

信之及民容有偽其及豚魚不容有偽也至於豚魚皆吉則其信也至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也

易至於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其言必及木益之家曰木道乃行渙之家曰乘木有功中孚之家曰乘木舟虛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无心者也舟虛者无心之謂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道不容偽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化邦之時不可以刑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戒也燕安也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於五為五所擊所謂它也六四不專於應而有心於五其色不安此必變者也初九及其未變而戒之不輕往應則遠於爭矣故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中孚也而爻未有能中孚者也中孚者必正而一靜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九五无應而求入者也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惟九二以剛履柔伏於二陰之下端慤无求而物自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鳴鶴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有爵者求我之辭也彼求我而不求之之謂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履非其位雖應在上九而上九非下我者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之必過五五无應而寇我故曰得敵也得敵而躁躍而失常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初九以應而從我九五以近而擊我一陰而當二陽之求盛之至也故曰月幾望月幾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捨五而從初如有二馬而亡其一然後无咎類五也四與五皆巽也故得稱類

九五有孚擊如无咎象曰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有孚者六四也自五言之則以得四為无咎非應而求從必擊而後固特以其位當是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飛且鳴者也凡羽蟲之飛且鳴者其飛不長雉雞之類是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惟不下從陰得陽之正故曰貞凶

三三艮下巽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彖之所謂利貞則象之所謂過乎恭儉與哀者時當然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過者臣強而尊小事雖專之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于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无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卦合而言之小過者臣強之世也交別而觀之六五當強臣六二以陰居陰臣強而不僭者也大過以夫妻爲君臣而小過寄之祖與妣者大過君驕故自君父言之而小過臣強故爲臣子之辭其義一也

曰不幸而過其祖矣而猶遇其妣妣未有不助祖者也而猶遇其臣臣未有不忠於其君者也故小過之世君弱而不能爲政臣得專之者惟六二也然而於祖曰過於君曰不及者以見臣之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曰秋。或曰：秋者其所從來有漸，而裁者一朝一夕之故也。六二強臣也，而未之過。九三剛而不中，真能容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言六二弗過，而九三疑之，故或從而戕其君，謂之裁者，以明二本無意於過。吝在三也。九四以陽居陰，可謂无咎矣。然而失位自卑，臣雖弗過，我則開之，遇逢也。臣未嘗而逢其惡，故曰：遇弗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言九四失位而往從五，危而非正，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者，其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爲密雲，而終不爲雨，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強臣之欲爲變也，要在內，是故見利而不爲，見益而不取，蓋蓄以自厚，持滿而不發者，凡皆以遂其深謀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爲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苟无意於爲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至於是則亢而不可復返也。故曰：弗遇過之，言君雖不逢其惡，而臣自僭也。離，遭也。君失其正而臣得之，其所從來遠矣。而憂患集於我，非我失政而遭其凶者，天禍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三三：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木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得，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陰皆居陰，陽皆居陽，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爲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則當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難平而安樂之世也。憂患常生於此。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濟者皆自內適外，故既濟，未濟，皆以初爲尾。以上爲首，曳者欲行而未進之象也。初九方行於險，未畢濟者也，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授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問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

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未濟方其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爲其上用也，易以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爲德也。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爲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于主，而用之於伐鬼方，雖三年之久，未見其克，不克也。而猶賞之以大國者，以難未平也。若出於難，則臣必用其威於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濟之九三，以九五爲主，臣主皆強，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見三之爲五用也。雖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者，既濟之世，民安於無事而不可用也。未濟之賞以才國也，豈嘗問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國之矣。而既濟則小人勿用，蓋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四居二陽之間而不相得，故備且戒如是也。卦以濟爲事，故取於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東西者彼我之辭也。祭未有殺牛者，而云殺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時祭也。國之常事，而殺牛者非時，特殺而祭，以求福者也。小人以爲禴祭常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時殺牛而求之，而不知時祭之福不求而大來也。人之情，在難則厭事，而無難之世，常不能安有其福，故聖人以爲既濟之主，在於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於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既濟之上六，舉濟之時也。而以陰居上，未免於危也。三三：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謂六五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未濟陽皆乘陰，上下之分定，未可以有爲也。汔，潤也。坎在離上，則水溢而火怒於下，必進之象也。是以雖溢而可以濟，坎在離下，則水潤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也。是以雖潤而不可以濟。君子見其遠者大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初六六三，小人也。見水之潤，以爲可濟也。是爲小狐汔濟，而九二君子也。以爲不可曳其輪而不進，則小狐安能獨濟哉。是謂未出中也。二陰輕進而九二不予，是以六三征凶，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見易而輕犯之，遇難而退，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故曰：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二三四皆失位，惟未濟與歸妹也。故皆无攸利，而歸妹之征凶者，剛柔不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蘇氏易傳 卷六



上下方安其位而不樂於進取則君子慎靜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會。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水火相射極乃致用故濟必待其極沚濟非其極也。

九二與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外若不行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非不濟也有所待之辭也蓋將畜其全力一用之於大難大難既平而小者隨之矣故曰利涉大川六三見水之潤幸其易濟而驟用之後有大川則其用廢矣故曰征凶見潤而濟者初與三均也初

吝而已三至於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於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於主而用於敵所以悔亡也。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廣大者也下有九二其應也旁有九四上九其鄰也險難未平三者皆剛莫能相用將求用於我之不暇非謀我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則三者為之盡力而我無為此

貞吉無悔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事之會也是時也至於是而不濟終不濟也故未濟之可以濟者惟是也險難未平六五信我將

以用我也我則飲酒而已何也將安以待其會也故无咎上九之謂首濡其首者可濟之時也若不赴

其節飲酒於可濟之時則信我者失是時矣。

### 蘇氏易傳卷之七

繫辭傳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苟非其常則剛而靜柔而動者有之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

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

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絲是觀之世之所謂變

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自位矣或剛或柔未有斷之者也動靜常而剛柔

自斷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類聚羣分而吉凶自生矣或變或化未有見之者也形象成而變化

自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驚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於其間。雖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之德為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德為之。我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心著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而為陽。其漸必虛。下而為陰。其漸必實。至虛極於无。至實極於有。无為大始。有為成物。夫大始豈復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乾无心於知之。故易坤无心於作之。故簡易故无所不知。簡易故无所不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者一之謂也。凡有心者。雖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則无信矣。夫无信者。豈不難知難從哉。乾。坤惟无心。故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知之與作。易之與簡。易知之與易從。有親之與有功。可久之與可大。德之與業。皆有隱顯之別矣。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以不知也。古之言賢人者。實於人之人也。猶曰君子云爾。夫賢於人者。豈有極哉。聖人與焉。而世乃曰聖人无德業。德業實人也。夫德業之名。聖人之所不能免也。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无心爾。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得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則物有僥倖。天枉不盡其理者矣。僥倖者。德之天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則吾任重矣。雖欲備位可得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

繇此觀之。繫辭則象象是也。以上下繫為繫辭。失之矣。雖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於易。故因而不改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此理之常者。以為未足以盡吉凶之變也。故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一生。則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得失未決。則為憂虞。及其已決。則為吉凶。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夫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无常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為有无穷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為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者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未極則為三。既極則動。動則為六。三六无異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至於占。則君子之慮周矣。故祐且吉。无不利者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夫卦豈可以交別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賈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服分理解。无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變悔吝者。存乎介。

介。小疵也。

疑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見。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實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此與形象變化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故原始反終者。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必有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聖人之學也。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見者。天文地理。物之終始。精氣遊魂。可見者也。故聖人以是三者舉之物。鬼也。變也。神也。鬼常與體俱。故謂之物。神无

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質厚者。其氣強。其質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與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劫之。所不可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之矣。夫苟無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之未極。見之不全。是以有過。故箕子以極為中。明夫極則不過也。知周萬物。可謂極矣。道濟天下。可謂全矣。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避礙故旁行。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遁。範圍規摹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為變化之所亂。可以知矣。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晝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無之際。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謂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固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推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

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舉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為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仁者。其已然之迹也。用者。其所以然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人見聖人之憂也。豈知其中有不憂者。未嘗與其所見者同哉。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我未嘗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富有。豈矣。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說。則无以交於事物之域。而盡得喪吉凶之變。是以因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為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為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見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成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生生之極。則易成矣。成。則唯人之所用。以數用之謂之占。以道用之謂之事。夫豈惟是。將天下莫不用之。用極而不動者。其惟神乎。故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使陰陽而可測。則其用廢矣。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綰。以言乎迩。則靜而正。遠邇猶深淺也。得其深者。雖為聖人有餘。而其淺者。不失為君子。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深則其靜也。欽之。无餘。而其動

也發之必盡。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飲之無餘。翁也。發之必盡。開也。夫小生於離。陰生於疑。故專直生大。翁開生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明乾坤非專以爲天地也。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言德業。有顯隱之別。而德之微者莫若智。業之著者莫若禮。故又以其尤者明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位則德業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別有易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其與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合而相因。則爲五十。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分而各數。則爲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

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於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藏六府。无胃脈則死。而脾脈不可見。如雀之啄。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

其用四十有五。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劫。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取老而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進陰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劫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用四十有五。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劫。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取老而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進陰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劫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用四十有五。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劫。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取老而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進陰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劫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用四十有五。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劫。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取老而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進陰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劫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用四十有五。

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此生生之極也。

顯道神德行。

道神而不顯。德行顯而不神。故易以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

應對萬物之求。

可與佑神矣。

助成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為道。則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筮占之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世之通於數者。論三五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四六八為四隅。而五為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為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為少陰。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為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廢也。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歷術之類。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唯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既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為聖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所謂斯者。指此十者。而學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則過矣。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蒸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朴鄙。不入於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後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為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後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繇。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貴。

著。无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著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處往之智。以圓通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易以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以神行。則心不為事物之所處。垢使物自運動。己不與。斯所以為洗心退藏於密也。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其迹不出於吉凶之域。故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故其實无患。來者應之。謂之知來。已行者真見其迹。謂之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有眼。夫能洗心退藏。則心雖用武。而未嘗殺。况施德乎。不然。則雖施德。有殺人者矣。况用武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天者。死生禍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作著龜。著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故禮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所以前祭祀也。

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同是戶也。闢則謂之坤。闢則謂之乾。闢闢之間。而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則往者窮。

於神來者窮於屈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象而後器。器而後用。此德業之效也。而神常終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間。四方之間立。而八卦成矣。此必然之勢。無使之然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入於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

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其无心而知吉凶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效之者。效其體一而周萬物也。

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易。

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其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亦然。

時无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且此四者。聖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當是之時。有其象而

无其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聖人以後世為不足。以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

凶以斷之。聖人之憂世也深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

意。

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盡之。故孟子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

設卦以盡情偽。

情偽臨吉凶。而後見吉凶。至則情者自如。而偽者敗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

繫辭焉以盡其言。

辭約而文廣。故能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

既變之。復通之。則反覆於萬物之間。无遺利矣。

鼓之舞之以盡神。

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適為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總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繼。蓋也。陰陽相繼。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為易之總。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

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為獨陽。坤為獨陰。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

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而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驗也。

### 蘇氏易傳卷之八

繫辭傳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為於世者也。如必運行而後為動。則吉凶悔吝。未有不生

於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一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夫貞之於天下也。豈求勝之哉。故勝者貞之衰也。有勝必

有負。而吉凶生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不以貞為觀者。自大觀之則以為小。自高觀之則以為下。不以貞為明者。意之所及則明。所不及則不

明。故天地无異觀。日月无異明者。以其正且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剛而无心者。其德簡。其形確然。柔而无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論此者。明八卦皆以德發於中。而形著

於外也。故爻效其德。而象像其形。非獨乾、坤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動者我。而吉凶自外應之。功業見乎變。

未嘗无功業也。因變而見。

聖人之情見乎辭。

其性不可容言也。

天下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財。故君子財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賊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是以亡國者多矣。夫理財者。統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滯。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無道之世。唯不正名。故上有愧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俱。曰理財正辭。以此二者為一言。猶醫之用毒。必與其投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為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制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凡此皆象也。以議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象也。象也。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子之述象也。蓋自為一篇。而題其首日象曰象也。歟。其初无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然孔子所謂象者。蓋謂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為雷。巽為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為

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為象象。不可以不辨也。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象者。家也。爻者。折祖也。古者謂折祖為爻。其文蓋象折祖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為肴。以別之家。則何為取於家也。曰。象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為家也。爻則何為取於折祖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卦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以陽為君。陰卦以陰為君。其曰陰二君而一民何也。曰。陽宜為君者也。陰宜為民者也。以民道而任君事。此所以為小人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致極也。極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極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繩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易將明乎。一未有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沈。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沈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身安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為無窮。恐天下相迫於無窮而不知。故指其盛德以爲戒極。

易曰。困于石。攬于莢。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攬而攬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處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能不仁。不長不義。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捨，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事用終日，斷可離矣。

夫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於太早，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為進退之候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鳥

瞰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瞰，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顯不

知，順帝之則。易曰：不遠復，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

闢闢以生變化，易之所自出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至靜而明，故物之往來屈信者，无遁形也。而微顯闡幽。

顯道神德行。闢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此解剝至道自元適著之敘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悉者也。

蘇氏易傳 卷八 一七九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夫名者，取衆人之所知，以況其所不知。其旨遠，不得不遠。

其辭文，不得不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兼三材而兩之，所謂貳也。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貳者，貳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失得，故孔子以易為衰世之意，而與於中古者，以其因貳也。一以自用，貳以濟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基者，厚下以自全也。履之九五，待六三而不疚，六三待九二而能履，故和則至，乖則廢矣。

謙，德之柄也。旁出而起物者柄也，謙之為道，備矣。而德非謙莫能起者。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

修之為言，長也，遠也。民見其損之患，而未見其終以為益之效，故先難而後易，此德之遠者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困則真偽別。

井，德之地也。地者所在之謂也。老子曰：埴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夫井亦然，以其无，有故德在焉。巽，德之制也。

无忤於物而能勝物者風也，故德之制在巽而可以行權。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雖微也，而其為陽物也審矣。

恆，難而不厭。雷風相與，故難。難故不厭，如使專一，則厭而遷矣。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說。

有孚，惠心，何說之有。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內足者不求於物而物求之。巽稱而隱。

蘇氏易傳 卷八 一八一



稱舉也。舉而人莫見者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

居憂患之世。而有得民之形。則害之者衆矣。故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致命遂志。故不怨天。不尤人。尤人者人亦尤之。則多怨矣。

非以辨義。

居有常所。則分義明矣。

巽以行權。

此九卦者。為憂患者言也。其意以屬文王。孔子之於文王也。見其禮樂。讀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為人。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

易之為書。不可遠。

凡言為書者。皆論其已造於形器者也。其書可以指見口授。不啻遠索於文辭之外也。其道則遠矣。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位也。此六者。虛器。稱吉凶。悔吝存乎其人。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所謂屢遷。屢遷者。其道也。非其書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權。

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為之立敵。而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有敵而後懼。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

初率其辭。而按其方。既有典常。

此所謂不可遠。不可遠者。其書也。非其道也。不可以遠索。故循其辭。度其所向而已。初者。為未達者言也。未達者。治其書。用其出入之度。審其內外之懼。明其憂患之故。而蹈其典常。可以寡過。達者。行其道。无出入。无內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為聖人可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戒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无所不至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吉凶成敗。非要終不得其實質實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各以其時物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非固欲為難。易本末之勢然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物雜而德可撰者。以其中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不必在中爻。故又以存亡吉凶要之。

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象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象。則其餘皆象爻之所用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者。有依而後能立。二遠无依。而免於咎者。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三與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其柔危。其剛勝邪。

以剛居之。則勝柔。則危。自此以上。皆與要之相也。皆非必然者也。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等。類也。凡乾之類。皆陽物。坤之類。皆陰物。

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勢之所不免也。

易之與也。其當股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得其大者。縱橫逆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无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夫險阻在躬。則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所備者。衆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舉。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

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夫險阻在躬。則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所備者。衆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舉。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

則險阻無隱情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候之衍文也。吾心和易則可以究畫萬物之慮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向以言者龜者重見於此。誤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言易簡者無不知也。禮曰。至誠之遠。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

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簡者取諸物而足也。萬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設位而已。聖人無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故人

為我謀之。明鬼為我謀之。幽百姓之愚。可使與知焉。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

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自如也。

吉凶以情遷。

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有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

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在我為吉。則是天下未嘗有凶。在彼為凶。則是天下未嘗有吉。然而吉凶如此其紛紛者。是生於愛惡

之相攻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悔吝者生於不宏通者也。天下孰為真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為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

近相質以為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信其人則舉以為利己。不信則舉以為害己。此情偽之蔽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凶與悔吝輕重之差也。近而不得則相害。故凶。或害之者。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故或害之者。我必有以見於外也。

### 蘇氏易傳卷之九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為之介紹。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數五。地數五。其曰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

而成者也。故曰倚數。以是知大衍之數五十。孔子論之已悉。豈容有異說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

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沿其末流。至於生著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

備矣。聖人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沂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

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

役於其名而為之。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小大相害，而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身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易言謂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而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飢也。所以飲者，為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豈徐而察之，飢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飢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式以濟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說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斷。斷竹為簞，擊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時然者而已。時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於是方以四時言也。八卦之用於四時也。震巽坎離各以其物故曰：雷曰風曰雨曰日，而不言其德也。天地山澤各以其德故曰：乾曰坤曰艮曰兌，而不言其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古有是說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孔子從而釋之也。曰：是萬物之盛衰於四時之間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於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震，木也。兌，金也。離，火也。坎，水也。故各位於其方。巽，亦木也。故從震而位於東南，乾亦金也。故從兌而位於西北。坤與艮皆土也。坤位於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於東北，蓋從坎也。艮則為從坎，季夏十一月水，其律皆黃鐘。傳曰：夫水土衍而民用也。古之達者，其有以知此矣。坤不言其方何也。所謂致養者，取於地，非獨取於季夏也。二言衍文也。嘗云說乎兌，誠乎艮，古者兌說通。無從言者，或從而加之。故遂以為說言，而離誠以為二也。記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內燥而外靜，內柔而外剛，蓋有之矣。至於死生終始之際，其情必得，艮終始萬物者也。亦不容偽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各以其物言也。而不及乾、坤者，乾、坤不可物。六子之功顯，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艮亦不言其物何也。艮之山，山之用，坤象之矣。故艮亦不得以物言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循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謂之順。執柔而不爭，无往而不見納，謂之人。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乾為天也，故稱乎父。坤為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為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為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為天，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為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寡，為大塗，為長子，為決，為藩，為蒼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木也，為心，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龜，為鱗，為鱉，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臝，為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為妾，為羊。

凡八卦之所為，至於俚俗雜亂，无所不有。其說固不可盡知，蓋用於占筮者而已。意不止於此，將使人以類求之，歟。不然，則有亡逸不全者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是以得見於此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養有不盡於名者，履為禮，蠱為事，臨為大，解為緩之類是也。故曰：蒙者，蒙也。屯者，屯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養盡於名者也。

物之理也，物理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禮，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大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大過，小過皆取於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當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難。故受之以謙。謙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者也。故至於蠱。蠱則有事矣。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有无妄者。不能必之以皆无妄之辭也。

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

夫婦者。成與恆也。則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成。恆之所以坎。坎。離也。六子皆男女。而獨取於坎。離何也。艮。兌為少。非少无以相感。震。巽為長。非長无以能久。是故少者為成。長者為恆。而以其中者為男女之正。

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以柔進也。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施決於羣已者。故有所遇也。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而無主則亂。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相推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而無主則亂。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相推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不革則難。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女歸吉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君子之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故時行時止。未嘗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則過矣。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權以濟物。有時而過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未濟所以為无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不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履。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為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面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數。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

者。无不可。此其所以為易也。步履而屢。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與。循乎天理而行。无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將世之所有。莫不成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為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

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有親則樂。動眾則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屯見而不失其居。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蒙難而著。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蒙。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樂。不可試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上為往，下為來。澤上於地，萃聚於下也。地中生木，升，升於上也。

謙而豫也。

輕者銳於有為，怠者安於無事。折節以下人，必銳於有為者也。知樂而不憂，必安於無事者也。

噬嗑，食也。黃，无色也。

噬嗑自二至五，皆以相噬為事。雖於食者也。黃自初至四，皆黃而不受汗，安於无色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隨以隨時為安。故其象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蠱以蟪安為危。故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故，事也。飾，修也。

剝，剝也。復，反也。

剝者非一日之故，而不可反者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居其所而人即之，困欲行而遇剛撓也。

咸，速也。恆，久也。豫，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蹇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親則於衆有所擇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陰在外，據用事之地。故為小過。陰在內，不據用事之地。故為中孚。

豐，多故也。觀，旅也。

豐以盛大而多爻，旅以寡弱而相親。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之卦不雨，其爻兩履之卦不睡人，其爻睡人，皆以一陰而遇五陽。故曰寡。六四居陰，而六三居陽。

有為君之志，故曰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天水相迫，故不進。相違，故不親。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大過，順也。姤，遇也。柔過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離卦自乾，坤以至雷，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重傳者失之也。凡

八卦，今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順也。姤，遇也。柔過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

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其說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

以陰居之，則順。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順也。且下巽上為漸，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

下震上為歸妹，男女之正也。當以是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下坎上為既濟，男女之正也。故曰既濟

定也。坎下離上為未濟，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

合符節矣。

故翁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漢儒治易，入神要路。宋儒則未免繁衍。

或流於術數，或釋老，互發議論，竟唐如人。既時，五色無主矣。推東坡區百川支流，滴滴歸源，而滔滔

汨汨以出之，高解不能量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漢以來，未見此奇特，但宜和中方蔡蘇氏

學。託之昆陵先生，得以不滅此書，亦危矣哉。隱湖毛晉識。

東坡先生易傳，汲古舊有刊本，多脫脫處。吾友黃學六借得其外，舅周君鶴林家所藏，明萬歷間刻

本，有瑯琊焦弱侯序者，校之，知毛刻不僅漸卦上九陸誤，改經文作遠之，如零七繫傳上四象生

八卦，解有上下必有四方，下脫有四方必有四方七字。零八繫傳下理財正辭，禮說禮，加內為者，者

說，帝裂卦之體，卦說象，又履和而至，起至巽以行，權九卦傳，俱脫簡，共百七十九字。零九繫傳傳

變離而著，重字下脫，求我求人以自八字。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傳解六三行人得牛，上本有以

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二句，輾移以艮畜十二字，在損益盛衰句下。脫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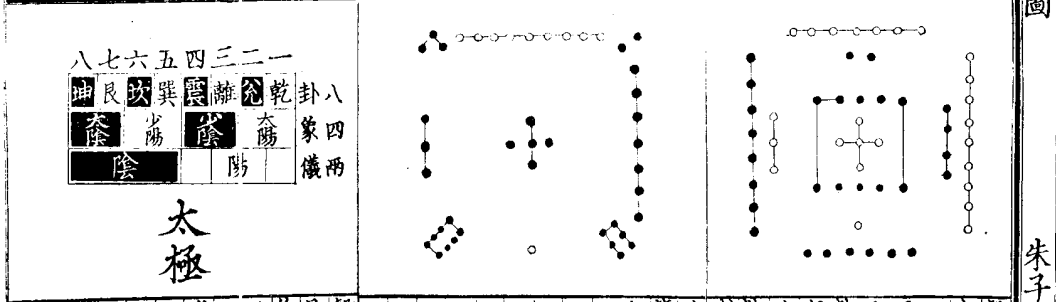
不可者災也，七字，其他一字二字之脫，并不可悉數。今依焦序本校，正按此本，桐柏顧御史所刻不

知其名而焦為之序，故亦稱焦本云。乙丑夏月，虞山張海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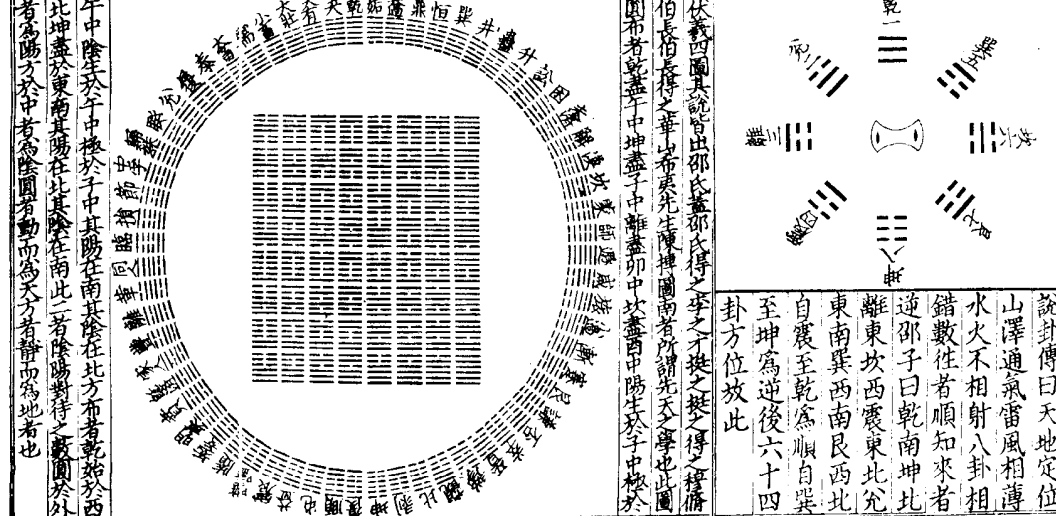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  
 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  
 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  
 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古雖遠遺經尚  
 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年有載之  
 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  
 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  
 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  
 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有  
 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  
 南程頤正叔序

易圖 河圖 洛書 伏義八卦次序



朱子集錄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又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圖之數也洛書  
 蓋取龜象故其數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為有六八為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  
 象自漢孔安國劉  
 歆魏闕朗子明有  
 宋康節先生邵雍  
 堯夫皆謂如此至  
 劉牧始兩易其名  
 而諸家因之故今  
 復之悉從其舊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邵子  
 曰一分為二二分為  
 四四分為八也說卦  
 傳曰易逆數也邵子  
 曰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次六艮七坤  
 八自乾至坤皆得未  
 生之卦若逆推四時  
 之比也後六十四卦  
 次序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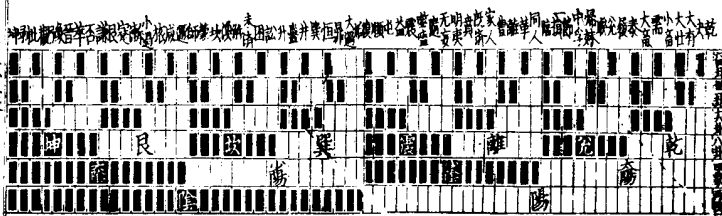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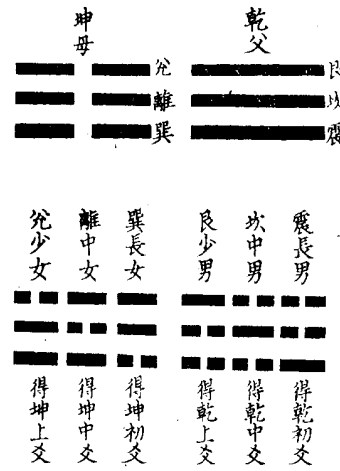
伏義八卦方位 伏義十六卦方位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  
 逆邵子曰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兌  
 東南巽西南艮西北  
 自震至乾為順自巽  
 至坤為逆後六十四  
 卦方位放此  
 伏義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授之穆之穆備  
 伯長伯得之華山希素先生陳搏圖南者所謂先天學也此圖  
 圖布者蓋蓋中坤蓋中離蓋中坎蓋中艮蓋中子中極於  
 午中陰於亥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  
 北坤蓋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  
 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序次卦八王文

序次卦四十六義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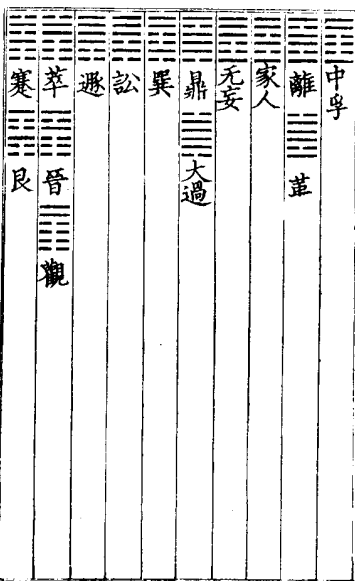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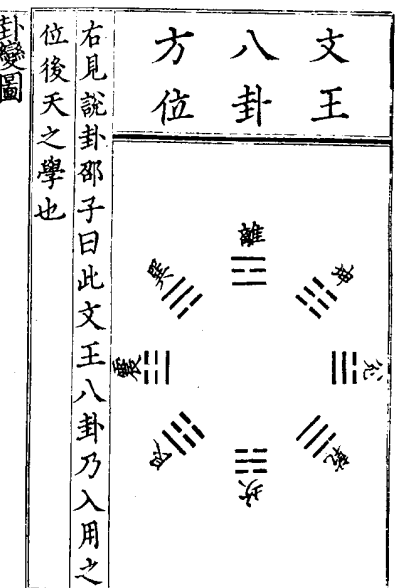


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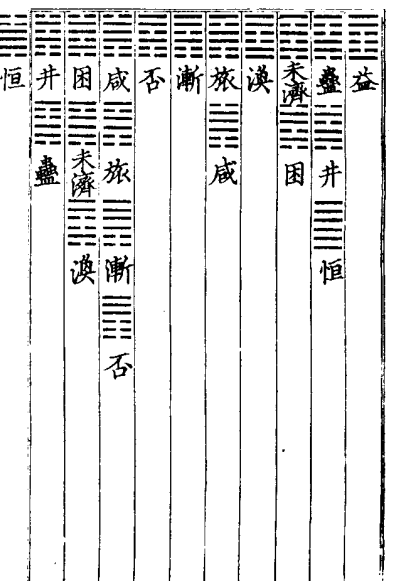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小過	坎	解	升	屯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易圖終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正己丑孟春  
積德書堂新刊

周易上經卷第一

程頤傳

乾元亨利貞。至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卦九龍之象，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

乾卦之德，剛健中正，純粹以仁。知得乾道，則知得君子之道。君子之德，剛健中正，純粹以仁。知得乾道，則知得君子之道。

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行之憂則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知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上九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亢者，至也。知至而不進，知終而不知止，故曰亢。亢者，至也。知至而不進，知終而不知止，故曰亢。亢者，至也。知至而不進，知終而不知止，故曰亢。











晦庵先生校正伊川易傳上經卷終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輻，光也。夫妻反目，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輻，光也。夫妻反目，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此言夫婦不相親愛，反目相視，其相背也。

象曰：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

象曰：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

象曰：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

象曰：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此言君子居則觀象而自警，動則觀象而自勵。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此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也。



道或出或處或誠或誨一人同心其利斷分中誠則同出誠則同歸  
同天下無不韙也其利斷分中誠則同出誠則同歸  
曰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不勝邪功而相見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于郊无悔 郊在外無他之象也同人之象也

大有元亨 大有上乾下離 離火之象也  
大有元亨 大有上乾下離 離火之象也  
大有元亨 大有上乾下離 離火之象也

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大有上乾下離 離火之象也  
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大有上乾下離 離火之象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善順天休命 善順天休命 善順天休命

九二大車以載 九二大車以載 九二大車以載

有攸往无咎 有攸往无咎 有攸往无咎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象曰天有初九

以爲曰不知公以奉事 象曰公用乎夫子小人害也 公用乎夫子小人害也  
以爲曰不知公以奉事 象曰公用乎夫子小人害也 公用乎夫子小人害也

四匪其彭无咎 四匪其彭无咎 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往有言事也。利涉大川，言天之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天之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往有言事也。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往有言事也。

15

象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周易上經卷第二

17A

象曰：裕於義，建萬民。象曰：裕於義，建萬民。象曰：裕於義，建萬民。

周易上經卷第三 程頤傳。象曰：利貞，終始，至于八月有凶。象曰：利貞，終始，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或臨之吉，志行正也。象曰：或臨之吉，志行正也。象曰：或臨之吉，志行正也。

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之光明用賓于王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利艱自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象曰：山下有火，賁。賁，外明而內不明也。君子居此，則其明足以照遠，而其德不足以容衆，故其象曰：山下有火，賁。賁，外明而內不明也。君子居此，則其明足以照遠，而其德不足以容衆，故其象曰：山下有火，賁。...

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白馬翰如，志也。翰，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白馬，翰如，飛也。...

六三利之无咎... 象曰：六三利之无咎，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六三，柔順也。...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道也復往來消長之理也...

象曰：復，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道也。復往來消長之理也。...

不遠復無祇悔也吉。復者，義也。初陽來復之時，陰陽未定，故曰不遠復。無祇悔也，言其心無悔也。吉，言其利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三陰居陽位，故曰頻復。厲，言其危也。无咎，言其利也。...

象曰：頻復之厲无咎也。三陰居陽位，故曰頻復。厲，言其危也。无咎，言其利也。...

中行獨復。此言復之時，陰陽未定，故曰中行獨復。獨，言其獨也。復，言其復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中行，言其獨也。復，言其復也。以從道也，言其利也。...

六五：復無悔。六五居陰位，故曰復無悔。無悔，言其利也。...

象曰：復無悔中以自考也。六五居陰位，故曰復無悔。無悔，言其利也。以自考也，言其利也。...

上六：迷復凶。上六居陰位，故曰迷復。凶，言其危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居陰位，故曰迷復。凶，言其危也。反君道也，言其利也。...

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匪正，言其不正也。有眚，言其危也。不利有攸往，言其利也。...

象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匪正，言其不正也。有眚，言其危也。不利有攸往，言其利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莫妄先王以夬對時育萬物。夬，言其利也。對時，言其利也。育萬物，言其利也。...

無妄之吉。無妄，言其利也。吉，言其利也。...

象曰：無妄之吉。無妄，言其利也。吉，言其利也。...

六三：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六三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象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六三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九四：可貞無咎。九四居陰位，故曰可貞無咎。無咎，言其利也。...

象曰：可貞無咎。九四居陰位，故曰可貞無咎。無咎，言其利也。...

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九五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象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九五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上九：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象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居陰位，故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言其利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大畜，言其利也。利貞，言其利也。不家食，言其利也。吉利，言其利也。...

象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大畜，言其利也。利貞，言其利也。不家食，言其利也。吉利，言其利也。...

九三：良馬逐逐。九三居陰位，故曰良馬逐逐。逐逐，言其利也。...

象曰：九三良馬逐逐。九三居陰位，故曰良馬逐逐。逐逐，言其利也。...

上九：有孚攸利。上九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象曰：有孚攸利。上九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六四：有孚攸利。六四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象曰：有孚攸利。六四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九二：有孚攸利。九二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象曰：有孚攸利。九二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初九：有孚攸利。初九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象曰：有孚攸利。初九居陰位，故曰有孚攸利。攸利，言其利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軍師，無不略地。...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也。飲食，以節言。...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無咎。...



最大九三居下...  
 象曰...  
 九四...  
 九五...  
 六五...  
 上九...  
 用...  
 吉...  
 凶...  
 吝...  
 悔...  
 咎...  
 吝...  
 悔...  
 咎...  
 吝...  
 悔...  
 咎...

周易上經卷第三

周易下經卷第四  
 程頤傳  
 上九...  
 九三...  
 六二...  
 九一...  
 九二...  
 六三...  
 九四...  
 九五...  
 上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象曰...  
 九三...  
 六二...  
 九一...  
 九二...  
 六三...  
 九四...  
 九五...  
 上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相與可相之道也小人而於柔大則相也相與不  
 由正也故云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夫  
 則相與矣又往往有往來之義故曰利與夫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則相與矣又往往有往來之義故曰利與夫

剛而柔下風相與而動剛柔相與也  
 剛而柔下風相與而動剛柔相與也  
 剛而柔下風相與而動剛柔相與也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相與而動者則利與夫大則相與夫小則相與

九五

九五

六五

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由德故云安得禽也六五相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由德故云安得禽也六五相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由德故云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象曰非其位安得禽也漢其位安得禽也六五相

六五

九二

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  
 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厲賢臣妾吉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象曰固志也上下以中順之道相與其志九三係憂有疾

九二



























之道唯王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勿憂且日中宜照天  
下也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  
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  
尚  
象曰

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象曰

往得疑疾有孚發吉  
象曰

三豐其日中見斗折其右股无咎  
象曰

信以發志也  
象曰

三豐其日中見斗折其右股无咎  
象曰

信以發志也  
象曰

三豐其日中見斗折其右股无咎  
象曰

信以發志也  
象曰

可大事也折其右股終不可用也  
象曰

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

有慶也  
象曰

豐其屋其蔀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

人自藏也  
象曰

剛止而豐明是以小亨旅吉也  
象曰

時義大矣哉  
象曰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象曰

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

大臣之位者與矣  
象曰

取火也必資對言則有六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

童僕貞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象曰



无咎正位也 王居正位人君之歸也...

欲出无咎 欲出无咎之象...

言也 言也之象...

以通 以通之象...

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象曰澤上有水節...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時塞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時塞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時塞也...

庭凶 庭凶之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 節之象...

之亨承上道也 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九五甘節之...

主居位中也 主居位中也...

貞凶悔亡 貞凶悔亡之象...

象曰節節貞凶其道窮也 象曰節節貞凶其道窮也...

中孚利節 中孚利節之象...

乃化邦也 乃化邦也之象...

利涉大川 利涉大川之象...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无咎 无咎之象...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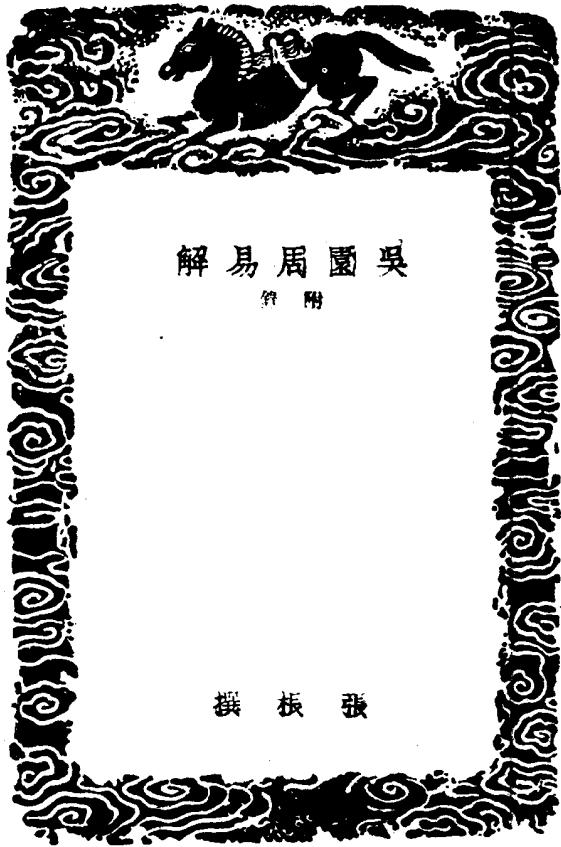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象曰有孚登于天貞凶...





吳園周易解目錄

卷一.....一  
 上經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一  
 卷二.....三二  
 上經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三二  
 卷三.....五三  
 上經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五三  
 卷四.....七五  
 下經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七五  
 卷五.....一〇一  
 下經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一〇一  
 卷六.....一二七  
 下經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一二七  
 卷七.....一四七

吳園周易解 目錄

一

吳園周易解 目錄

二

繫辭解上.....一七五  
 卷八.....一七五  
 繫辭解下.....一七五  
 卷九.....一九二  
 說卦傳解.....一九二  
 序卦傳解.....一九二  
 雜卦傳解.....一九二  
 附錄.....二〇一  
 序論.....二〇一  
 雜說.....二〇一  
 泰論.....二〇一  
 臣等謹案。吳園周易解九卷。宋張根撰。根字知常。德興人。年二十一登進士第。大觀中官至淮南轉運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其孫跋。跋語原文不全。稱為先祖太師者。其子巖孝宗時為參知政事。追贈官也。根所撰述甚多。該跋稱有宋朝編年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為之傳注。見公武讀書志。載有春秋指南十卷。今亦未見。惟此易解僅存。明祁承燾家有其本。此為徐氏傳。是樓所鈔。自說卦傳乾健也節以下。盡殘缺。攷通志堂經解之中遺而不刻。豈得本于刻成後耶。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證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說。註文簡略。亦無支蔓之弊。末附錄序論五篇。雜說一篇。皆論繫辭。又泰論一篇。專論泰卦。于經義頗有發明。而泰論一篇。于人學尤三致意焉。蓋作于徽宗全盛時也。亦可云禮徵之士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劉權之  
 光祿寺卿臣陸錫鬯

吳園周易解 目錄

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禹湯之事。

上九亢龍有悔。

稷王之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堯舜之事。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道无所不該。四德特舉其應物之跡耳。故有人君之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帝之所與王之所成。皆原于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于人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仁。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所配。惟乾為然。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時命大謬而樂則行。此所以為聖人之隱。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德而无位。私淑艾者也。閑邪存其誠。是以能守其中庸。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是以无思不服。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內文明所以進德也。外柔順所以居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幾而何。以服事商。非義而何。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哉不可失。何咎之有。

吳園周易解卷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三三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伯夷之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仲尼之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文王之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武王觀兵之事。

宋張根撰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賢相須然後可大有為于天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變則通故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聖人所以在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所以時出而舍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所以行其能事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所以進而自試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所以居上而治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所以處窮為災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所以常治而不亂蓋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造始而萬物自亨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各正其性命之情此其所以為大而人君法之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具此七德是以能不息而首出无所不利為人君之象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待時而動之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寬以居之无欲速之謂仁以行之不欲一物失所之謂學問以成之寬仁以用之此德之所以博而施之所以普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不在天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微柔懿恭小心翼翼之謂

九四重剛而不中不在天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動以不得已之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持滿有道天下所以常治而不亂也

三三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雖具四德而所利已小況屯隨臨无妄革一時一事者乎(案)易卦元亨利貞四德全具者自乾坤

外惟屯隨臨无妄革五卦原本多一實卦係傳寫之誤今則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此學易者所以當

變而通之然後可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所以為坤而為人臣之象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隨天所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生育亨毒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不爾不足以配天之健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柔順而不正則小人之徒爾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陰以從陽為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巽離兌皆陰卦也

東北喪朋

坎、艮、震皆陽卦也。

乃終有慶。

陰以佐陽為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不安于正。其能無疆乎。人臣之道盡此矣。

象曰。地勢坤。

天動故言行。地靜故言勢。

君子以厚德載物。

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之謂。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罔不在初之義。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皐陶之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所以為大。

六三。含章可貞。

可猶可卷而懷之之謂。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大禹之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既明且哲之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微子之事。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嘗也。

坤道革故。

六五。黃裳。元吉。

伊周之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后弊之事。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而能終。伊周告歸之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不剛不方。不足以配天。然行之有時。必主于順而後可。往而不返。斯有至于龍戰者矣。此君子所以當

辨早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象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不辨。故積習而不自知。辨者察其善惡之謂。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有敬以直內。然後可盡義以方外。不然。能免于疑乎。不孤之謂大。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謙靜輔拂。人臣所以察實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三公北面。執鞭而面槐。獲取于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陰道勝故。

象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非盡言之時。

君子黃中通理。

達權之謂。蓋謂易折中引蔡氏清曰。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與達權之義正合。原本作達權。傳寫之誤。今改正。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之謂。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也。

明其為賊之謂。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各正其分。用六所以大而能終也。

三三。黃下。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震坎皆陽而曰剛柔始交者此論乾坤而不論卦與損剛益柔之義同  
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于物則利于人則屯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无主益亂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拯危定難固厲君子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應物則利治亂則凶(案)初九雖係有為之才然當屯難之初伏處在下未可出而治亂也故曰治亂則凶原本作始亂與卦義未協今改正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攪擾然後見君子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難之際失位无應進退之幾于是乎在惟君子為能不俟終日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  
屯道革故

往吉无不利  
以貴求下利執大焉

象曰求而往明也  
不失時故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人主病不廣大况多難之時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下无交志當益壯而乃效兒女之悲不足道矣  
三三坎下長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在下而止所以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蒙而溫寬而栗之謂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剛而无慮簡而无傲之謂

蒙以養正聖功也  
守之以忠

象曰山下出泉蒙  
初出于山莫適所之蒙之始也道之以道可至于海蒙之終也不知所以道之茫然无所歸宿斯為下

君子以果行育德  
乃免于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發蒙之道以威為先始雖甚艱終乃甚福治亦如之  
以往吝

蒙之始故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所以警之有罪所以待之不少假借之謂  
九二包蒙吉  
善救之謂

納婦吉  
勿庸疾怨之謂

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夫義婦德宜有子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此所以為蒙。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自棄之謂。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成王之事。

上九擊蒙。

待之盡故。

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三乾下坎上。

變則為屯不交則為解。

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所以異于蹇二得之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所以異于屯五得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萬物皆得故。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處難之初故。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乾之體故。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義不勝故。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密邇于難故。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過剛不中猶有待故。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待傷而出亦已晚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險難既平德澤既降天下宴樂之時。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萬邦庶民惟中正之供耳。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處卦之外不與物爭三陽象進于己无嫌能敬以待之可无虞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所以異于需。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不可如此故聖人反復戒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天左旋水東注此訟之端。

君子以作事謀始。

所以防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猶所謂果而已不敢取強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君无尤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德雖未至于訟，然有訟之端矣，為能從之，所以異于二而終吉也，以此從王事，亦可以免，成猶成事不說之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非始事故。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閉理而止，不遂而避。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中不取強，正則我直，訟之，元吉，孰大于是。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天下所以利見而願質焉。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取強之辱如此。

三三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丈人之義如此。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感而後動之謂應，我直彼曲之謂順，兵凶器，惟如此然後可以免于咎，甚于訟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

伍法示做焉。

君子以容民畜衆。

惟如此然後為有名。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以嚴為貴，故初失律，三與戶，四左次，五弟子，則皆凶，其有功者惟二而已，至上六則又以柔終焉，惡夫顯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從順天討故。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兼愛夫民故。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事之始失律而已，三事之成，故有輿尸之象焉。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不能用衆之謂。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田以教戰而已，執言問罪而已，故雖不剛无咎，若夫欲用師，惟長子為可，何則，民素服其貴也，雖未必有功，然未有輿尸之患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賁之師是已，苟小人是用，則師復起矣。

三三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所以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戒于私，不愼必爭。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非獨順從而已。

後夫凶，其道窮也。

所謂後服者必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號大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虛中而實誠應之象。終來有它吉。

當比之初无應乎外然而上比于賢也苟能強而附之可以无咎至誠不已則終與之同升矣故曰有它吉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謂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雖以陰居陰然中正而應故吉。

六三比之匪人。

順乎上六故。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君子所以居必擇鄉遊必擇士。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水性趨下而四得位故。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惟正中為能顯。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田有驅諫逐奔之義邑人不誡天下可知蓋中正以觀天下下求于物而物自歸焉莫不取于中正區區上六何足為累乎舜之舞干蓋得之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所畜小故。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位非中正故。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西方收斂之地故以懿文德為貴。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

異于觀矣。

君子以懿文德。

始于自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小畜之初有應于上吾斯未信量力而止豈徒免賊夫之譏且无自傷之患。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雖无初自知之幾亦免夫三不勝任之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重剛不中其理固然然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况能任重乎益成括是已。

六四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雖貞字所畜未大以弱制強不免于傷懼以終始庶可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居位得中而乃攣如不能獨富所畜小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懿德之極雖可施為所畜者小當思危滿與夫大畜之上九異矣。

三三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莫如虎而柔能勝之禮之可尚如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上健下順虛為辟之義。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正名分爲本。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所謂无入而不自得。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上无應而不比于三依乎中庸。遇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有其志而无其才。處非其位而不度時之可否者也。惟于武人爲宜。職在犯難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所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者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而泰然後安五以剛克者也。其來泰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乾剛之極下應于三所謂和而至者。其是之謂乎。進極當返物之理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德之基故。

### 吳園周易解卷二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隨 蠱 漸 歸

三三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然後爲泰。非咸有一德其可乎。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中和之極致也。發理寅亮。此正其時。非君聖臣賢千載之會。不可與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袞。征吉。

象曰拔茅茹以其袞。征吉。

不出。不足以爲君子。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不如是，不足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育中行，大有為之君，成光大可顯之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之事，包荒為尤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惟亂乃能有其治，惟亡乃能保其存。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上下之交，于此已極，苟患失之，將焉用彼相哉。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南有嘉魚，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之詩，斷章言翩翩者，燕然來思，言人主至誠與賢，久而格于天下，則賢者無事于引去，若雖然，誠有所托，則翩翩然來矣，其義與泰之六四同，蓋泰之君能下下不已，故賢者始則以其冀征，終則以其鄰至，非利祿之謂也，蓋欲行其道，以遂其素志云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王公尊賢，于是為盛。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蓋惟皇極可以斂五福于身，而敷錫于庶民。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惟聖人然後持滿有道。

三三：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

言否之匪人，則泰之必得君子可知。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變志言无邦，論其弊。

變健順而言剛柔，推本其所自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變健順而言剛柔，推本其所自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英國周易解 卷二 上經

遠害莫若儉，全生莫若容。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于否見聖人惡亂之深，憂君之切，愛民之志，處下則相與守正，以養其德，在位則包承委順，以伺其隙，隙未可乘，則辭尊居卑，以俟之，有隙可治，則引其黨類以決之，決之能退，則戒懼以守之，務本以絕之，是无念而不在于君也，雖然，惟有大人之才，然後可以預此，不然，則適以益亂而已，黨類之君子是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在位，故曰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遵養之義。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才不足以有為，則已矣，而固位不去，何辱如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革故，可顯治之，彙貞之人，可同升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不傾必復亂。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絕其本根之謂，因其已傾之勢而傾之，宜若易為，而小人之黨，根結深固，所以難也，可不慎哉，君子自謂為君子，而謂小人為小人，小人亦自謂為君子，而謂君子為小人，是以人主常不能勝其惑，然則如之何而辨之，惟察其所從之大小而已矣，從其大體為君子，從其小體為小人，上能尊君，下能愛民，是從其大體者也，上則阿君，下則虐民，是從其小體者也，觀其所從之大小，觸類而長之，則君子小人之實，不能逃矣，然泰之君固无此患，特在否之時為尤難也，此所以獨言匪人不言大人者如此。

三三：坤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以柔為主，然後有所合，以善為宗，然後有所成，以廣為貴，然後有所濟，以正為守，然後有所立，觀夫損益三友，斯可見矣。

英國周易解 卷二 上經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柔不能自行必同乎乾然後能有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非中正不可。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道不同不相為謀火炎上而天下覆同人如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雖未能慮然可以免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為同人之主。《卷》象辭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二為同人之主惟其為卦主而偏同于所係應故為吝原本二字誤作然今改正是以為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其弊如此。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陽處陰故不曰悔亡而言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恃居尊不能屈己以與二為三所阻戰乃勝焉我直故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雖未得亦无憾矣。

三三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此同人之在上者大舜之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公之尊賢其效如此。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惟明可以有大。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重明順幽退奸進良是謂天命非明之大者不預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居大有之初无上下之交惡未盡退害之者衆非我之咎能勿汲汲于進乃免于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託付之重惟中可免焉泰之九二同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寵遇之盛惟有德乃堪是以河陽之狩君子猶有遺恨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以事一人之謂。

所以能保其身。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不如是不足以大有為。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伊周之事所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公孫頌膚是已蓋大有之時天之所助者能遏惡揚善人之所助者以厥孚交如上九能履發志之信而思體命之順則推賢遜能何往而不利哉。

三三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所以有終惟君子為能終。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多者寡之寡者益之謙之政高而下下无偏无攸謙之事由是觀之聖人所謂謙者豈過于中庸之謂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難猶可涉况其他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謂之牧者去其驕悍之謂。

六二鳴謙貞吉。

喜也故戒于不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吐哺握髮之事其勞如此非君子能有始卒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可以有為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當故謂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于戈省厥躬惟謙之主為至。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怒也二爻已應故。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雖異乎无不利然亦可用征邑國謙无不通如此。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順天下之欲以賞罰何不利之有。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非剛應而志行則其順為于譽容悅而已。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

所謂殺之而不怨于刑如此其他可知。

豫之時義大矣哉。

存亡之幾。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則萬物皆奮而和悅是謂豫樂之威人如之先王作樂非偽為也凡以象成而已故可以薦上帝配祖考而神祇祖考安樂之。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當豫之時上下皆怠惟四以剛毅有以厲俗而二能以中正自守見稱知幾其他皆未免于悔吝而初居豫始鳴為好樂者也故有志窮之凶焉人无遠慮必有近憂其為人也多暇逸者其出入不遠者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惟中正故能知幾。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

象曰：肝豫悔遲有悔。

據非其位最近于四面屬妻自若能勿悔乎。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才足以矯世厲俗者也上下由之以保其安存何疑之有。

六五貞疾恆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四為輔故。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極矣苟不知懼禍斯及之。

三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時之義惟是四德乃可无咎此其所以大。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非剛來而下柔則其動而悅也乃小人之隨耳。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惟大亨貞天下无咎而後天下隨之

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莫動于雷而息于澤隨時故也君子嚮晦亦如之蓋不得不然耳

初九官有渝貞吉

從道不從君之謂

出門交有功

吾豈匏瓜之義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苟不從正則徒亂舊章耳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惟體才震之故能无所係而隨時焉故曰隨无故也二三俱失之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切近勢不得不從罪在不能兼與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舍小從大何求不獲乎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

務為容悅之謂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權以濟事乃可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從諫弗咈之謂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剛下柔惟正之聽此與王之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見困于羸里所以為亨歟隨時之義大矣哉惟文王盡之

三三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雖傷弊之事然戒于欲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蠱之所由生

惟元亨然後治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物極當反故

象曰山下有風蠱

所謂風落山有掃除之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謂作而新之育德謂養而成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繼述之始能以意承損益潤澤歸于至當所以為有子雖危何傷大而天下小而一家其義一也巽之體故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貞則嗃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志在愛親故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一于從命異夫意承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審其所從之謂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審其所從之謂孝

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與君子愛人以德之德同由是觀之。裕父者其姑息之謂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于家可知。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當盡之時雖不宜外而猶能固守其節志亦可尚矣。

三三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

君臨之道當具四德。

至于八月有凶。

常制于未亂。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向于春矣。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盈虛消息必至之序故。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此所以為大。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應四者也故正則吉二應五者也苟能審其所有何不利之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兌之體故。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誠與賢无所相忌異夫竊位者矣夫如是而後可以免。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舍己從人堯舜之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惟行中然後可為大。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乃心罔不在王室之謂。

三三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化人之道誠為本。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所以為大。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所謂不言而信。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所謂神道者何哉誠而已矣故曰天地為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不能化萬民。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之謂順而巽。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君子人之所觀者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所觀非故。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伊傅之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雖中正以觀天下。然觀我生而已。道未宏也。與知臨之義異矣。故无咎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道有餘而无其位。然不怨天。不尤人。自信而已。咎之所以免。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誅以取過之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不得不爾。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才不足故。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金矢猶所謂束矢。

象曰。利艱貞。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黃金猶所謂鈞金。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是所謂怙終。趾下耳上。各從其類。

三三 離下艮上

貞亨。小利有攸往。

白宜正。白黑宜正黑。

象曰。貞亨。柔來而文剛。故亨。

隱逸剛者之事。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剛柔相雜。天之文。訪遺舉逸人之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謂天下歸心焉。

象曰。山下有火。賁。

燭于幽隱。賁于丘園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之謂文明以止。

### 吳園周易解卷三

上經 噬嗑 賁 離 無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艮

三三 離下艮上

噬嗑。亨。利用獄。

除間之謂。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足以有別。動而明。足以有察。雷電合而章。足以大畏。民志柔得中而上行。則有哀矜之心。而无

并制。罔差之患。其于獄也。何有使其當位。豈特用獄而已哉。

象曰。雷電。噬嗑。

氣于是通。二月之卦。

先王以明罰敕法。

所以噬嗑當如此。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招賢聘才。天下之盛節。而初最在下。其禮尚薄。義不屑就故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所謂分剛上而文柔。

九三。賁如。皤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嚴光之事。

六四。賁如。皤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進而當位。若不固其節。然上既致恭而盡禮。則可以行道之時也。何尤之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禮雖未豐。志亦可向。應否相半。故終亦有喜。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含光隱耀。超然遠引。徵聘莫之及者也。

三三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黨錮君子失是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本固則邦寧。所以止剝。就大于此。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凡剝。皆小人剝君子。君子民所恃以安。而小人害之。與所謂厚下安宅異矣。終于凶而已。故剝每進上而益凶。終于自剝其廬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使五爲之應。則其禍不止。辨而已。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獨應于六。茲失也。其所以爲得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最近于君。得肆其毒故。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栢靈失是矣。

上九。碩果不食。長爲果蓏。

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能止剝故。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當自敗故。

三三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在姤則戒。勿用取女。在復則曰。朋來无咎。聖人之意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惟順爲能復其所。

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之數不過六。天地不能違。況于人乎。陽故言日。陰故言月。

利有攸往。剛長也。

君子之時。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愛物无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身所以利用。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甄子所以爲好學。爲修身。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親人以爲復。吉孰大焉。

六三。頻復。厲。无咎。

比于初故。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雖未能不貳。然猶愈于迷復故。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立不倚。惟道是與。應于初故。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動容周旋中禮。仲尼之事。中以自考。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兵。凶器也。省躬无缺。而後動。猶或難焉。況迷復以行之乎。

三三。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

夫是之謂无妄。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常无妄之世。而欲妄動。其可哉。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乾上坤下一索。而得震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之獲報如此。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妄之不可僥倖如此。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默然感應。何妄之有。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震之體故。

六二。不耕種。不菑。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種。未富也。

欲事无妄之主。當如此。耕種菑。小人之事。樊遲所以見貶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而邑人災。是謂无妄之災。雖非我作。而動與位極。處非其稱故。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輔无妄之主。當如此。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徒擾之而已。堯湯之水旱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所謂用靜吉。物不可極故。

三三。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夫樂天大人之事。

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夫是之謂大畜。

剛上而尚質。能止健。大正也。



能尙賢而止健。非所畜之大。其能之乎。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君能下下故。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時當大有故。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所謂大畜之器如此。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雖優于小畜。然進之難久矣。故初必有厲。惟能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而不急于自售。以與小人爭。所以免于災而益大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雖浸盛。〔案〕大畜九二與小畜九三。皆有不能進之義。故又同取象。亦相似。原本作三。雖浸盛。玩此。二。雖浸盛。不難。下。又說。故改三作二。然亦未能大有為。與小畜之三同。其所以免于尤悔者。姑積中以自養。待成器而動故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所畜已成。可以致遠矣。然以難進焉。曰閑輿衛可也。戒于疾馳故也。夫是謂大器晚成。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在上故。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童牛之牯。所謂犯而不校。積豕之牙。所謂不怒而威。夫然後可以有為。非所畜之大而正。其能之乎。自勝之謂強如此。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傳之事。

三三。實下。上。

三三。實下。上。

三三。實下。上。

三三。實下。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觀之時大矣哉。

天人之頤。如此。豈自養而已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

頤之時也。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此人之所忽。而取禍莫速焉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不能自養。而望養于人。賤之至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舍五養初。非常之道。居下則可。征則凶矣。丘者。丘園之隲。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養正則吉。而拂之。是謂大悖。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此上所養。以養萬民者也。光。執盛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舍二養六。雖違于常。而能順乎正。雖未可大有為。而吉无疑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成卦之主。功成不居。

三三。實下。兌上。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

拯危救難。君子之事。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不仁而在高位。  
棟槐本末弱也。

孤而無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非大人不能為。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處大過之世當如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居大過之世，處柔之下，非慎以深，其能免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將以救過，不得不爾。

九三：棟桡，凶。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難以扶持故。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惟不桡乎下，然後可以寢成孔安，苟有偏黨，則悔吝至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觀過可以知仁，異夫患失者矣。陳寶是也。

三三：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濟險之道當如此。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之謂習坎。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象曰：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臣之麗君也。猶日月之麗天。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明明在上，惟正之麗，化何爲而不成哉。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化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麗，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武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元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麗最在下，不得不爾。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說之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過分而不能退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主弱臣強，王敦之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雖非其位，而傳襲之正，遭變能感，終得公侯之助，上九是也。晉成之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元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公東征是已，王導似之。

### 吳園周易解卷四

下經 咸 恒 遁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三三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之謂。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未有不和下面能應者。

象曰：山上有澤，咸。

水潤下而山虛，感應如此。

君子以虛受人。

如響之投谷。

初六。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道。以虛為主。故近取諸身。則下卦皆失。莫若靜之為愈。至四然後悔亡。惟五為无悔。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追而後動可矣。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既不能先人。又不能守靜。區區之志。在隨人而已。益可羞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惟正可免。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此有心于感。而未能无心于求者也。无心者。其惟五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无也。與末如之何之末。闕。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說也。

是謂辭費。兌之體故。三三。黃下。黃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貞固之謂。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所以為恆。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化成在久。象曰。雷風。恆。

化成在久。象曰。雷風。恆。

其序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

萬物莫足以傾之。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未可以貞而貞。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居恆之始。而遂責人之知。其能免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重剛而不中故。

貞吝。非所貞而貞。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免寇幸矣。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君道主變故。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變更易常之謂。三三。艮下。乾上。

遜。亨。小利貞。象曰。遜。亨。未至于否。

象曰。遜。亨。未至于否。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无成之主。小利貞。浸而長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聖人不畏剝而畏遯。以其方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見難而作。非大人不能。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全身遠害之道。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尾遯之厲，不往何災也。

二為遯首，初在其後，其危可必，勿往乃免。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此為遯者也，尚欲收賢市譽，所以異于否。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最近于二，見執者也，欲去不能，祿仕乃可。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稍遠于二，善為辭而去。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剛明中正，素為小人所服，知其不可為，以禮而去，守節不失，真之敢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三三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不正，不足以為大。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

救亂之事。

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由中而行，非大壯而何？天地以正大為壯，況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子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子趾，其孚窮也。

勝廣之事。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吳芮之事。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項籍之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輿。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漢祖之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子嬰之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田橫之事。

三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君子有不進，進當如此。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明在上，可進之時，道合志從，无嫌于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當无餘蘊。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裕者寬以居之之謂。遷之始。其勢必如是。是以君子難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王母猶文母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信則人任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尸素貪鄙之謂。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母悼後害之謂柔。進而上行。麗乎大明。何恤之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進不可極如此。

三三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不可夷也。人謂之夷耳。文王具一卦之體。箕子得一爻之用。文王在外而勢大。箕子在內而地親。易

地則皆然。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初。避難早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微子之事。

八五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文王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飛廉惡來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得仁者之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三三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正。莫難于女。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惟正身者。然後可以正家。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所謂明內而齊外。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正身莫大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尤貴于初。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所謂婦順而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道貴嚴。雖過无害。婦子貴順。與嘖非宜。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忠孝所致，何吉如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正下順，何疑之有。文王之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之終不弛其嚴，疑若有悔，惟反身以率之，此所以信服而无怨也。

三三：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此論其常。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非大人莫能通之。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可否相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子見兩子之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異乎漚柳之已甚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一陰處二陽之間，故見疑于上九，上九剛明，不終疑也，故有遇雨之吉。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無咎，志行也。

失位无應，下交于初，同志相求，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極則反，斷決之義。

三三：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文王與紂之事，所謂往來之義如此。

利見大人，貞吉。

呂望之事。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睽，蹇皆君子用權之時，而睽以柔得中，蹇以剛得位，此所以或言小事吉，或言利見大人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

其流通之性闕矣。

君子以反身修德。

下學上達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時之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比干之事。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季子之事。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猶連茹之連，微子之事。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二老是也。

上六往蹇來頤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頤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雖脫難而在下以動為體附上下乃吉爾箕子之事。

三三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

蹇難之散故不言東北。

无所往其來復吉。

箕子之事。

有攸往夙吉。

微子之事。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方以類聚之謂。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經綸之際故。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非大人莫能逮不拔之基。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與天下更始。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坎為難者也履脫難斯討難矣故上卦皆有討難之辭而下卦皆有受討之義初非難首而以柔在下。

復居解始是以免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為難首進退疑懼六五之君不為己甚故得以自歸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為難之甚既免于討幸矣復竊高位宜見伐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既脫險難而進之謂。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大賁四海之謂。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險難大平可以行其道矣得位而在一卦之上故謂之公周召之事。

三三兌下艮上

損有孚无咎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无咎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下不可損其或損者必在上也上行而不悖然後可信于天下而无咎也賢者可貞君子利往茲損也。

茲所以為益歟。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惟如是然後可損蓋不啻百姓以從己之欲可知。

二簋應有時。

亦非下事上之常道也。

損剛益柔有時。

損而不已則至于否矣。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惟當之為貴。

象曰山下有澤損。

所謂山殺瘦澤增肥。

君子以懲忿窒欲。

天下之可損莫大于此苟能如此則其所謂損下益上豈有不孚者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益之事不教以先事而官格君之非待其已事然後遄往而斟酌以救之庶幾其可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雖征則凶。面守正不變。其所為少損。乃所以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是謂致一密勿之義。

六四。損其疾。使幾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納初之說者也。

六五。咸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為損之主。柔而得中。下說而附。所以獲福。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而不已必益。苟患失之。焉能與此。

二三 下 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益下之時。何用不可。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而不已。遂至于泰。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言中正。則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可知。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虛故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不自滿假之謂。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過則失中。

象曰。風雷。益。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其常也。又從而鼓舞之。此物之所以益而不已歟。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下所謂益者。莫大于此。人主所謂損者。莫難于此。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民忘其勞之謂。

六二。咸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案)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作亨。惟益六二。王用亨于帝。作亨。朱子謂已言之。相沿已久。今仍其舊。

顯俊尊上帝之義同。

象曰。咸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與行險以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之義同。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與若固有之之義同。言民不震不動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事莫難于遷國。當依人而行。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所謂不從厥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之為務。益下之道。孰大于此。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所謂益而不已必決。

澤上于天。其勢必決。君子法之。是以施祿及下。而忌居德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欲速之患。又云。欲速不量之弊。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在我无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愷。无咎。

決小人之道。不惡而嚴。壯于頄。所以凶也。君子反之。是以免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價。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價。聰不明也。

外卦受決者也。據其非位。自宜遠引。庶可以免。而剛屢不信。其危可知。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猶未光。況不中乎。人君而讎匹夫。其誰不懼。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三三。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臣遇君之象。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堅冰之戒。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伊呂之事。

姤之時義大矣哉。

非大人不足以大有為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 吳園周易解卷五

下經 夬 升 困 井 革 巽 艮 漸 歸妹

三三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如是而後可以无悔吝。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必勝于外。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不為已甚。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除惡務盡。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萬姓悅服之謂。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隨觸。

此所以勿用取女必不得已惟剛以制之乃可蓋女子小人在所取之如何尤當謹之于始也又解云。

當辨之于早。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四在外故曰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此非推賢讓能之事。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雖過剛不中而无所偏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據非其位安得民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孚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限自天志不舍命也。

詩以杞包瓜言包瓜非所遇也能合其章運養也志不舍命者在天下之謂天降之福不亦宜乎。

上九結其角吝无咎。

象曰結其角上窮吝也。

姤極斯窮惟吝可免。

三三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而應非以剛中則悅非道而已何由得聚乎。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合乎祖之謂。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聚以正故亨。

用大牲吉。

可以備禮矣。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平治之時□□。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說之謂。

象曰澤上于地萃。

澤上于地物故萃焉。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物極則反故。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萃之初羣下爭進三獨无應而比于四故初疑貳潰亂以萃至于若號亦可笑也三志不在四故勿恤

往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終未變也。

方萃之時上下順說聚多不正而二獨特引而往是以獲吉而无咎其操守如此宜見信于人神而以

薄致萃享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獨无外應而上六以同患相憂故(巽)巽來之說皆以六三陰柔道不能求萃于四遠而與二則二又

以中正剛五情性而從上六雖非陰陽正應然以類相從上亦調而受之今玩上六當吝謂演之占與

六三應知之說合原本作六四以同患相憂故不但本卦無六四即四與三亦不見有同患意故就六

四為上六與上爻能與于三之性亦較為吻合。

九四大吉无咎。

惟功可以補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為萃之主有剛健之才宜大有為而卜皆容順己又悅以應之豈都倉戒敗之義哉志在保位而已此

其所以未光而以正中故悔免焉。

上六。蒼蒼湯湯。无咎。  
象曰。蒼蒼湯湯。未安上也。

能美于三。是以免焉。

三三。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

自下升上。必得其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與南狩同義。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君子之升。蓋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巽之體故。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五爲正應故。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湯武之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所以爲至德。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舜之事。所謂盡善盡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而不已。必顛。修身如此。則利莫大焉。

三三。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惟大人能以正而免。況尚口乎。處困之難如此。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享。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兌爲口。而在上。故曰尚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卷而懷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之初。最在其下。險難方熾。深藏乃免。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坎爲赤故。

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隱然以容之時。安可征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據非其位。其思如此。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于民。遲遲其行。

九五。劓劓。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劓。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差里之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極則亨。牽制則不安。悔則獲吉。

三三。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

分定故也。

无喪无得。

所謂天府。

往來井井。

愈有愈多。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能為己而不能為人不足貴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所以貴夫勞民勸相。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惟剛故萬物莫之能挫。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濟物為事。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以養而美，性以修而成。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无所可用故。

九二：井谷射鮒，甕飲漚。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所養可知。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汲汲皇皇如此，學之為王者事故也。雖然，惟王明為可求耳。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自修而已，安能及人。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以寒為美，以甘為貴，自古及今，未有非中正而可以養天下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道濟天下之謂。

三三 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如此然後宜革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无欲迷之謂。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兼利天下之謂，當革之不可易如此。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非大人莫之能定。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時為大故。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之初，固當徐之，黃牛雖小而堅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周公革商頑民之謂，信而後革故。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中行以率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下卦受革者也，待之至矣，猶負固怙終，不亦宜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雖不當志，不害民，旋能改之，何疑之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所謂作而萬物覩。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有其德而无其位，故止于革面，苟欲改作以服之，適增咎而已。

三三 下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

象之備莫如鼎。

以木巽火，亨飴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養聖賢以及萬民，是所以享上帝大亨者，欲其无方之義也。

巽而耳目聰明。

養賢之效。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與正位居體之義同，凝與庶績其凝之凝同，位與周公位冢宰之位同，命與說命總百官之命同，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此之謂大臣之任。若顛趾折足之類，俱非所謂正位者。方兩虧履公餗之類，俱非所謂凝命。正位凝命，其惟六五上九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轉敗為功之謂。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待時之謂。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過剛不中，故有耳革之象焉。耳革故行塞，行塞故雖雉膏溢而不能救，初已出否故也。方雨溢象也，與

覆巽矣。故曰虧而已悔，則有存焉。故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據非其位，理之必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道既成，惟在舉而用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以爲實，故非正不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是之謂大成。

三三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繼體之主，未有不更憂患而能恐懼者也。未有不恐懼而能有守者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居行威然後出，可以守蓋主器之難如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而不能修省，猶不懼爾。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恐懼當初故。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不能無失，得位不能不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雖不當位，而能震斯可免矣。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不足驚懼，遠避故。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懼而以中，故雖危无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是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失中故凶。得鄰故无咎。婚媾有言。况他乎。

三三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得其所止故。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知懼猶知言故。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勢力均故。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无止。其所以止。惟于位為然。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此八卦所喻。一身上宜。止下宜動。初在下而止。猶未失正。二則不快于心。三則危矣。至四則无咎。五則悔亡。六則吉。此所謂時止時行。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自趾至輔。一身之象。上止下動。乃其常也。今下卦皆止。則趾所以立。苟不失正。猶之可也。腓不能使趾。則不快矣。至于限則又甚焉。限要也。所以限別上下之際。而為動之主。今一于此。則危斯及之矣。躬也。輔也。止則宜矣。所謂以敦艮。其首乎。記曰。足容重。目容端。口容止。頭容直。觀斯則其義過半矣。

三三 艮下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臣之進當如此。又不窮所以能漸。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銳則退速故。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者順民心之謂。又君子之進當如此。

象曰山上有木。漸。非一朝之積。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美成在久。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君子之進。小入不利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羣臣嘉賓之謂。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人臣失節者如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離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水禽也。棲宿水石之間。而遊于陵陸。至于木。則失其所矣。順以巽。庶可免乎。六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不枉道以從人者也。巽夫持祿養交者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乃其最也。而易之所取。在于漸耳。故極子可用為儀焉。

三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少女歸長男。非獲已也。時不可過耳。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

異乎成之下女矣。

無攸利。柔乘剛也。

上僭之謂。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歸妹之時。

君子以永終知敝。

敝常在于婦姪。又戒在不終。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惟以娣為可久而吉也。又愼于羣小。何咎之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敢失正配之禮故。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說故歸速。二未變。故反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二五無厥故。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以娣。復以行帝乙。宜其有幾望之寵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象曰。上六無實。承虛筐也。

時過動極。宜其然。

吳園周易解卷六

下經

震 兌 巽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三三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反乎貧者也。

王假之。尚大也。

无此疆爾界之謂。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大有為之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

當持之有道耳。

象曰。雷電皆至。豐。



至猶極也。

君子以折獄致刑。

亦猶霜雪之霜殺也。

初九過其配主。

所配之主謂五也。

離句无咎。

豐之初故。

往有尙。

多故之時故。

象曰離句无咎過句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

離在下故。

有孚豐若吉。

不改其明之謂。

象曰有孚豐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蔀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明雖稍愈然未可大事剛而不中是以動而有折肱之象焉。

象曰豐其蔀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夷與絳有夷之行之夷同五以尊居位故也故離不當位而主行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用晦而明取于人以為善者也。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闢其無人自藏也。

明動皆有極故。

三三 艮下艮上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處旅以柔順麗明為貴。

旅之時義大矣哉。

惟仲尼為能盡此。

象曰山上有火旅。

非其所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親寡故也。

初六旅預預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預預志窮災也。

不能自激昂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重僕貞。

象曰得重僕貞終无尤也。

得處旅之道然必正乃可以免。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剛而不中傷矣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雖非其位而麗乎明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旅而得位者所謂聞其政非有所助而然特其譽上達而已。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喪之聞也。

剛而无應以處乎上其能免乎。

三三 艮下艮上

旅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以柔順之而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行事不厭丁寧。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方事之初人情猶豫尤貴乎果斷故。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其巽已甚君子不貴。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行權之道安可常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不爭而得之謂。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戒告丁寧庚之謂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三之巽已吝況上九乎。

三三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然後可以為說不然則說亦不以道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耳何足貴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所說莫大于此所謂說者惡夫不以道故六爻皆以剛為貴也。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所謂和而不同。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剛中故。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與佞人來矣之來同无因而至佞可知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糾遠小人而疏之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居中履正而欲惟天下之說已所謂一言喪邦不亦危乎。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處卦之外雖異乎來兌然將順而已是以未光也與夫引君以當道異矣。

三三坎下巽上。

巽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巽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險難所以散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不失位故。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之謂濟難。

象曰風行水上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險難既散將建國家郊廟為先。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洙奔其机悔亡。

象曰洙奔其机得順也。

六三洙其躬无悔。

象曰洙其躬志在外也。

坎為難者。險難既平。即當見討。能自歸者為上。故初以先順獲吉。二為難首。舍九而奔則悔亡。三從難者也。雖不能帥其羣。而能脫身自歸。亦可以免。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光武散赤眉之衆。使各返其家。是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

與天下更始。

漢王居。无咎。

反正之謂。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逖害也。

三三三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為節而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已甚之謂。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惟中正然後可以通天下之志。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皆以中和為貴。

象曰。澤上有水。節。

水性散漫故。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所謂內節于己。而外節于萬物。德行猶議之。而況其他乎。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外卦受節者也。內卦節物者也。節之初。最處于下。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二則失之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以蹇而居內。故。況與下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姑息之謂。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者。受節而无所注之謂。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躬行以率之之謂。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物雖不堪。于己寡過。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不能通變之謂。

三三三 兌下震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故能虛剛得中。故能執信。說而巽。是以不疑于物焉。其化宜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其他可知。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似之。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變化大與。是謂天德。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宥過无大之謂。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順也。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其子和之，則其信可知矣。雖欲勿用，其可得乎。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據非其位，有疑于四。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類于上一人，此大臣之无朋者也。

九五：有孚，擊如，无咎。

中不虛，故未能廣，然无可无不可，故无咎而已。

象曰：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此信不足而急人之知者，異乎在陰之稱矣。

三三：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權不足故。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過，可耳，非大人所宜。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不可為常。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

同于隨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之過，如此而已，是過于厚者也，故可以知仁。

初六：飛鳥以凶。

應于四故。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最在下故。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相遇謂之過，邂逅謂之遇。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故可過其祖，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妣之與臣，何可邂逅，以得位而在中故。至三則雖過有所不可矣。不獨弗過焉，又當防之，弗防而從之。

凶斯及之矣。上六已亢，非所應故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雖不當位，然以下應于初，故不可過耳。然亦不可久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雷在山上之象。

公弋取彼在穴。

下而小取，庶幾焉，上自應二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

已亢矣，雖過不可，況欲過焉。飛鳥之上，必離于網罟。

三三：艮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所以貴夫防微。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皆亨，則上下偷惰之時，故以利貞終止為戒，與率作與事同義。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微戒无虞之意。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已如是，況其久乎。此高宗伐鬼方所以至懼，而九五之禴祭所以吉大來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居既濟之時，而中道自守，雖見侵于羣枉，必无失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其德者，小人好恃其強，出以取勝，而不恤國家之患故。

六四襦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處坎之下，當如是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文王之事。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亦飲酒而濡其首故，謂終止則亂。

三三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處未濟而不果如此，何利之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凡得中，皆有亨之道焉。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濟難之道，惟克果斷，乃罔后艱，非柔之所能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孟正以待之。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此亦曳其輪而濡其尾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曳其輪而已，是以謂之中。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在險中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下卦皆在險而二獨以中獲吉，初不量力，而三不當位，故其患如此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已出險故。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尤，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尤，其暉吉也。

象容并包，處已委任之謂。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處卦之外，孚于酒以全身可也。濡其首則已甚矣。未濟之終，有既濟之象焉。飲酒可也。濡其首則過也。

### 吳園周易解卷七

#### 繫辭解上

繫辭有三，有繫一卦之辭，所謂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也。有繫一爻之辭，所謂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是也。有繫易之辭，所謂上下繫是也。蓋聖人既本陰陽而寓吉凶之理于卦爻象矣。于是統而繫之，論其所以然，以示天下後世，使知其說而致之，始子修身，終于復命，始子參天地而成位，終于理天地而成能，以此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則元聖素王之道也。此先聖所以垂教之極致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尊地卑，則乾坤之職可見。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上下既列，則貴賤之位可明。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動地靜，則剛柔之才可識。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陰陽既辨。則異同立。異同立。則愛惡形。同者以類聚而相愛。異者以羣分而相惡也。愛惡相攻。吉凶所以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陽輕清。故升而為象。陰重濁。故降而成形。形象分。則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達。此萬物所以生。而變化所以兆也。

是故剛柔相摩。

所以有八卦。

八卦相盪。

所以有六十四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所以有萬物。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萬物所以生生不窮。而人事于是乎始也。

乾知大始。

主通其數。父道也。君道也。

坤作成物。

主成其功。母道也。臣道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付之六子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故不言而人推高焉。

易從則有功。

故不言而人推厚焉。

有親則可久。

物莫離焉。

有功則可大。

物所歸焉。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所貴乎易者如此。易道有三。下焉者以之成己。中焉者以之成位。上焉者以之成能。成己者。六十四卦

之義也。成位者。乾坤之德也。成能者。大易之道也。引而伸之。成己者。君子事也。成位者。賢人事也。成能者。聖人事也。此言聖人法乾坤成位之事。故稱賢人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所謂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明聖人本陰陽作易。以寓吉凶之理。而法其道以成位乎其中之事。易之大教。具于此矣。故以為繫辭之首焉。夫易之為書。明吉凶而已。吉凶之理。具于六十四卦。而其原皆本于八卦。八卦又本于乾坤。故學易當自乾坤始。然乾坤無形。不可億度。觀諸天地。乃可概見。蓋乾陽物也。統天者也。坤陰物也。統地者也。觀天尊地卑。則乾坤上下之體定矣。卑高以陳。則乾坤貴賤之位見矣。天動地靜。則乾坤剛柔之材審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

惟因象設卦。故觀象繫辭。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六十四卦所以殊用。而吉凶各不同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晝宜進。夜宜退。能變則常得之。無虞則常失之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因陰陽之理。以寓人事。是天地之道。而人法之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大象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小象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攷之于卦。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決之于蓍。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聖人法六十四卦。以修身應物之事。故曰君子而已。吉則行之。凶則違之。何不利之有。

此章明聖人既設卦矣。然後觀其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教天下後世。使人法之。可以無大過。是故

所貴乎易者如此。易道有三。下焉者以之成己。中焉者以之成位。上焉者以之成能。成己者。六十四卦

所貴乎易者如此。易道有三。下焉者以之成己。中焉者以之成位。上焉者以之成能。成己者。六十四卦

所貴乎易者如此。易道有三。下焉者以之成己。中焉者以之成位。上焉者以之成能。成己者。六十四卦

有大象之辭。卦辭是也。泰之小往大來吉亨之類是已。有小象之辭。爻辭是也。拔茅彙征吉之類是已。二象之辭。雖不相同。皆因剛柔之變而已。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則利害形。利害形則吉凶著。其在人。則語默進退之象。故聖人寓以得失。修吝之旨焉。君子能居而安之。樂而玩之。因時應變。行其吉而達其凶。何不利之有。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子象言象。則知爻者小象也。于爻言變。則知象者大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吉凶悔吝者。言乎動。特有小大耳。

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有過而能補。所以免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位不過六爻。卦不過陰陽。而吉凶所以不同者。惟其卦之義別耳。卦名定。然後小大可見。爻象可命。辨吉凶者存乎辭。

此象爻之不可窮也。非辭則情不可見。

憂悔吝者存乎介。

欲无悔吝者。當辨之于早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之為教。莫大于此。悔則動而轉禍為福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惟其取象如何耳。取象不同。言大則易。言小則險。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无事之時。所以當玩其辭。然後有事之時。能惟變所適。

此章全明繫辭之意。學者不可不委曲盡心焉。毋以一端而取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聖人體易以成能之事。所謂因陰陽以統天地也。

仰以觀于天文。

日月是也。

俯以察于地理。

山川是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

觀日月之象。則天明可知。察山川之形。則地幽可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始于震。終于艮。則始終之說可知。始于復而萬物生。終于剝而萬物死。則死生之說可知。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生生死死。往來乎天地之間耳。精氣之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則知鬼神之情狀。亦與人同而已。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觀于易而知二者。則與天地相似矣。故莫之或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與天地相似。則知周乎萬物矣。故能以其道濟天下而莫之或過。

旁行而不流。

不過者。經也。旁行者。權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

順天之數。故。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體地之德。故。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若然者。非特不違而已。又有以養成其道。

曲成萬物而不遺。

非特不遺而已。又有以輔相其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惟其能養成輔相。故不違消息進退之理。此其所以无違過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變化不測。故曰无方。數所不及者。體而用之。故曰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體而用之。寓于卦象者也。有所存焉。此易之所以為體。而萬物之本也。

繼之者善也。

功用益顯。四德是已。

成之者性也。

人皆具是。惟君子為能默而該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易所以不得不興而聖人所以不得不作也。

顯諸仁藏諸用。

所以列于卦故曰顯所以寓于著故曰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與民同患之道盡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

內外兼進之謂。

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之謂。

日新之謂盛德。

萬世無弊之謂。

生生之謂易。

變化无窮之謂。

成象之謂乾。

凡所以造始者皆乾之道。

效法之謂坤。

凡所以成終者皆坤之道。

極數知來之謂占。

通天下之性是也。

通變之謂事。

成天下之務是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使民由之而不知者是也聖人體此以治天下則天下治帝王之能事畢矣。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觀。

極乎形氣之表。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默而該之。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所以有廣大之號。

夫乾其靜也專。

無所待也。

其動也直。

無所屈也。

是以大生焉。

无所不覆。

夫坤其靜也翕。

收斂之謂。

其動也闢。

敷施之謂。

是以廣生焉。

无所不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聖人之德如此能廣大則可以配天地能變通則可以配四時能顯晦則可以配日月能易簡則可以配乾坤之至德廣大者易之道也變通者易之用也陰陽之義易之行也易簡之善易之德也此皆成

位之事。

子曰易其至矣乎。

不可以有加矣。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聖人體易而法天地之大故德崇而業廣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

知崇。

北方之物也。

禮卑。

南方之物也。

崇效天卑法地。

崇效天故德言崇卑法地故業言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由而不知之耳。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惟聖人爲能成其性而存之惟能成性故能存其所存能存其所存故道義之所自出也道天也故德

以之崇義人也故業以之廣知夫天之所爲則知人之所爲至矣故聖人重禮治。



此章言聖人立象之教不可遠如此。學者當擬之而言。擬之而動。則可以成變化之道。无施不可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八卦是也。

象其物宜。

六十四卦是也。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象言其體。非極深不足以知之。爻言其用。非研幾不足以知之。與諸者治人之具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故當擬之而後言。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故當議之而後動。

擬之而後言。

象有定體。故言擬。

議之而後動。

爻主通變。故言議。

擬議以成其變化。

神而明之謂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道行于妻子。則无所往而不行矣。

子曰。君子居其處。出其言。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遷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違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勳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所以貴乎擬議。五十而學易。可以无大過如此。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又明言行不必同也。惟其當而已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又明慎則寡過之義。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之利如此。可不務乎。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又明寡過之義。不特以慎爲美。又以謙爲貴。

亢龍有悔。

亢之害如此。可不戒乎。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不謙之咎。

不出戶庭。无咎。

藉用白茅。慎以往也。不出戶庭。慎以居也。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又明寡過之義。不獨以謙爲貴。又當以不密爲戒。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侮盜。冶容。誼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又明寡過之義。當以任重爲終。故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知此則可以保天下國家矣。聖人雖立象以盡意。而意有不可以言盡。故繫辭焉以盡其言。而言又有不可以窮。故卦爻之辭。亦舉其大略耳。觸類而長之。然後易之道明。故聖人舉是數爻而廣喻之。以爲

教授學者知其旨。而期于自得也。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以爲中心。願焉。而繫辭乃推言行之勳天

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象以爲直。爾而繫辭乃有出處語默。斷金如蘭之義。故所貴乎觸類而長之

者如此。學易者不可不知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爾子曰。繪事後素。固已出于詩

人之意外矣。子夏又云。禮後乎。又出于仲尼之意外。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六經俱然。

不獨詩也。而易象尤重。此聖人所以至于章句三絕。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案)朱子語類云。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切而後掛。據乾之數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

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

闕斷。差錯。不相連接。辨其真明。是朱子之時。節次已錯。今此本天一至地十。至地十二。十字。移在第十

章。首而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四十四。字。移在再切而後掛之下。即朱子所見。外誤之本也。

聖人既爲卦爻以示教。而卦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爻有變動。學者莫知所適。故作爲大衍之法。質

諸神明以求之。使天下後世有放焉。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與圖。是爲一歲。天地之功成。而萬物之理

備矣。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具此矣。而書之數適合焉。是謂神物。故取而用之。

分而爲二以象兩。

陰陽。掛一以象三。沖氣。

據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言再扚而後掛。則未扚不掛可知。言掛而後言扚。則掛亦扚可知。凡分揲无常數。惟意所欲。質諸鬼神。之義也。蓋分而為二。先揲其左。後揲其右。皆扚其餘數。謹其奇耦。然後掛。而又四揲。三觀其餘。以定陰陽焉。三者皆奇。為老陽。皆耦。為老陰。一奇為少陽。一耦為少陰。凡三揲而成六爻。是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每卦每爻必具三才之義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不易之理也。後世以三金易之。蓋得其遺法。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五行之所以生成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故乾坤之策取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參天之數。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兩地之數。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坤之策。乾坤一爻共六十策。此一候之數也。故三百六十日而七十二候具焉。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大衍之數所以五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陰陽體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陰陽之氣全。

八卦而小成。

四時具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萬物之義備焉。

六下之能事畢矣。

體常垂交。無所不通之謂。

顯道。所謂顯諸仁。

神德行。所謂藏諸用。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大衍之數。一歲之數也。天地之數。五行之數也。五行運于天地之間。五歲而小成。故五日為一候。三候而為氣。二氣而為月。三氣而為節。二節而為時。四時八節十二月二十四氣。凡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乾坤之策。具于此矣。故欲求乾坤之策。以合大衍之數。當自五位始。所謂五位者。有相得之位。有相合之位。其相得也。分而為十日。其相合也。分而為十二辰。故天一與地二相得而為甲乙。天三與地四相得而為丙丁。天五與地六相得而為戊己。天七與地八相得而為庚辛。天九與地十相得而為壬癸。此屬乎天者也。其相合也。天一生水于亥子。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于巳午。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于寅卯。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于申酉。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于辰戌丑未。而地十成之。此屬乎地者也。天道常動。故十日運乎上。地道常靜。故十二辰定乎下。天地相合。而後萬物生于甲子。而終于癸亥。凡六十日而一周。是謂之策。此五日所以為一候。而五歲所以為小成。故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水木土屬乎天。是謂參天。合其生成之數。凡六六六三十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火金屬乎地。是謂兩地。合其生成之數。凡四四六二十四。故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是為一歲。而萬物所以終始可見矣。變化之所以成。鬼神之所以行。可知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辭。

以動者尚其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

謂大衍。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于此。

此卜筮所以當之。

參伍以變。

謂九六。

錯綜其數。

謂六爻。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謂八卦。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謂六十四卦。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制器所以當之。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此言動者所以當之。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此之謂至變。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重。

此之謂至神。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明易之爲教。有聖人之道四焉。據上諸事。是亦聖人所以應世之迹而已。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幾。至神之事也。以制器者尙其象。至變之事也。以下筮者尙其占。至精之事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遂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遂通天下之故。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案)漢書律曆志引天一至地十二十字。與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四十四字相連。則應四時。此節論

未備也。朱子本義云。此節本在第十卷之首。則已并誤矣。此本亦仍錯簡之舊。

此重言卦著之妙用。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

備以開之。陰以成之。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此重言卦著之妙用。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

備以開之。陰以成之。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不離五行之數。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萬物莫能逃數故也。謂明卦爻之辭。所以辨吉凶者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

著之知來。故曰圓。通變。故曰神。

卦之德方以知。

卦有定體。故曰方。預言禍福。故曰知。

六爻之義。易以賈。

觀其動爻以斷吉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

既有以藏往。又有以洗心。退藏待其來。則應之。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有以研萬物之理。然後有以藏往。有以窮萬物之數。然後有以知來。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使天下萬世。服從聽順。而不知所以然。是以謂之神武而不殺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明于天之道。故有以與神物。察于民之故。故有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齊戒者。將與民同患故也。神明其德。顯仁藏用之謂也。著卦既設。則天下之故。无不知。雖千萬世之後。

吉凶无不著。非神而何。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言萬物所以出入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此論卦之德。言萬物所以始終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論著之德。陰陽各二。老少各二。

是故易有太極。

所謂太初。

是生兩儀。

一奇一耦。

兩儀生四象。

此乾坤所以三畫而後成卦。

四象生八卦。

八方之義所以設。

八卦定吉凶。

爻變自此始。

吉凶生大業。

人道自此成。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是以聖人效之而立卦。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是以聖人象之而立象。

備高莫大乎宮室。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通而變之。使民不倦。必得崇高備物之事。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所以有繫辭。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所以有爻。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所以有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所以有卦。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觀陰陽之形象。而繫卦爻之辭。以明吉凶。使天下後世。或動或靜。可以免于大過。非以告而何。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定之以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謂。所以斷也。以斷天下之疑之謂。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通言立卦之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變而通之者。若黃帝堯舜設法立制之謂。鼓之舞之者。若黃帝堯舜使民由之而不知之謂。作易之旨。

至于是而極矣。非聖人孰能與此。故終之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苟不能然。欲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不可得也。

乾坤其易之總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統明立象之意。

### 吳園周易解卷八

#### 繫辭解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六十四象皆出于八卦。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三百八十四爻皆出于六位。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陰陽之象盡于此。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天下之事。具于此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聖人所以憂患而設教。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立本以守常。趨時以適變。

吉凶者。貞勝者也。

禍福倚伏。守正者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貞者固也。天地以貞而能明天下之動。以一而能勝。一于善則吉。一于惡則凶。惟其所貞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險然。皆貞固之謂。易簡之道。常不失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天地易簡。自然之理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可不貞乎。

功業見乎變。

所謂吉凶。生大業。舉而措之之謂。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治物之意。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繼天地而為民之父母。如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

行道之具。

何以守位曰仁。

愛人爲本。

何以聚人曰財。

養人之具。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已養然後可教。教之然後可治。是以歷世聖人。所以通變盡神。无非生民之道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地。植物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神明之德。八卦是也。類萬物之情。六十四卦是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蓋有中虛之象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益民莫大乎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頤中有物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通變之謂事。鼓之舞之以盡神。至于黃帝堯舜而其法成矣。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乘木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物之宜而施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思患而豫防之。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震艮爲木。爲石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之象。此數事皆先聖所作。皆通變之謂事之謂。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之大者。莫大乎宮室之麗。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喪過乎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揚于王庭。執大于是。自宮室棺槨書契以下。皆巧者造之之謂。故但言後世聖人而已。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制器者以一取之。而其文无一也。

象者。材也。

言其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制器者尙象。則取像而已。未盡變通之理。若夫明天下之動。而言其吉凶。非爻不可。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兩儀爲主。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順故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逆故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來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一往一來，一屈一伸，此天地萬物之理，而道之所以冒天下者，如此而已。何容私于其間哉！而憧憧然耶。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非可成之事而勞之，則徒敗其名焉；非可據之物而據之，則徒喪其身耳。名敗而身喪，妻猶不可見，況他人乎？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處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天下无難事，人自不爲耳。使其規模先定而後爲之，有所不發，發无不中矣。射隼之難，先審其括，尙猶可獲，況其下者乎？

子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利則勸之，威則止之，小人之福也。惡積而身滅，罪大而己喪，小人之禍也。不能防患于至微，而僥福于已顯，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又焉能逃罪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小人之不可大受如此。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非神不足以知幾，非介不足以斷幾，知而能斷，惟天下之至聖爲能如此。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先幾而作者，謂之聖；後幾而改者，謂之賢。見幾而改，則與夫遠祇悔者異矣。惟顏子近之，茲所以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名乾以配坤，名男以合女，天地之義盡于此矣。三人行，失其配，一人行，則一遇其偶。

乾坤之道，無非致一而已。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先定而終不易，其所守，惟有恆心者能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萬物所由安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此况兩儀。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剛柔有體，故以體天地之撰，其陰陽合德，故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合德，故其名也雜；有體，故其義不越。

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此言爻象也。

開而常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此言卦辭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此章言爻象變化，以示吉凶，因此吉凶之理，而示天下後世，使知吉之可爲，而凶不可爲，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此作易之意也。

易之與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天下之憂者，能之。

是故履德之基也。

履、禮也。非禮勿履。而為德之基立矣。  
 謙、德之柄也。  
 謙則有所持。  
 復、德之本也。  
 克己為仁之謂。  
 恆、德之固也。  
 恆久不已。故物莫能傾焉。  
 損、德之修也。  
 遠害。故能自修。  
 益、德之裕也。  
 善者進之。故裕。  
 困、德之辨也。  
 不辨辨之。  
 井、德之地也。  
 性是已。  
 巽、德之制也。  
 行權。故也。  
 履和而至。  
 故以和行。  
 謙尊而光。  
 故以制禮。  
 復小而辨于物。  
 故以自知。  
 恆難而不厭。  
 故以一德。  
 損先難而後易。  
 故以遠害。  
 益長裕而不貳。  
 故以興利。  
 困窮而通。

故以寡怨。  
 井居其所而遷。  
 故以辨義。  
 巽稱而隱。  
 故以行權。  
 履以和行。  
 非禮勿履。貴和為至。  
 謙以制禮。  
 稱物平施。是以尊而光。  
 復以自知。  
 退藏于密。是以能辨于物。  
 恆以一德。  
 立不易方。是以難而不厭。  
 損以遠害。  
 懲忿窒慾。是以先難後易。  
 益以興利。  
 遷善改過。是以長裕而不貳。  
 困以寡怨。  
 致命遂志。是以困而不窮。  
 井以辨義。  
 往來井井。  
 巽以行權。  
 申命行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得失之故。  
 為道也屢遷。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嘗同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天地之間。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之謂慶運。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慮與故。

此所以不可遂。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聖人所以為善教。

初率其辭而投其方既有典常。

雖上下无常不可為典要而卦爻之辭以斷以告亦已明矣。

苟弄其人雖不虛行。

小人亦不可僥倖。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始作卦書終作卦體書之與體非易之質而何。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六爻所以不同。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本明而未得矣先難後獲之謂。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爻為一卦之門戶。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二與四三與五之謂。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此聖人所以斷吉凶者也。

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明一卦之材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道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論明夫中爻之義二四俱陰位常以柔為主三五俱陽位常以剛為勝柔居外卦之下而多懼剛居

內卦之上而多凶非其柔危其剛勝邪此亦聖人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旨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舍此

何以備哉。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八卦之作本于陰陽以明人事然後成卦卦成而後三才之道具乎其中故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

地道焉自陰陽言之天道也自剛柔言之地道也自仁義言之人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易因陰陽以明人事

易之與也其常般之末世周之衰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此周易之作所以異于連山歸藏也

是故其辭危

逐而隱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雖畏勿畏出畏入畏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求者皆得焉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為教如此所謂易之道故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言天地健順猶常知險阻以為進退況人可不視治亂以自為懼乎是故聖人內窮諸心外窮諸

而作易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使後世變化云為者于此以研治亂吉凶之理而以明進退

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

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憂喜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

得則凶成者之悔且吝將者其辭憂中心疑者其辭吝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多聖人之辭善之人其辭游失

其守者其辭厲



也。六畫俱而三才之義在其中矣。此之謂將順之法。所謂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也。然易之道。无所不順也。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六位而成章。陰陽言其體。剛柔言其用。所謂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也。不言人道。即因天地以明人事。故也。將使人明性命之理。則如之何。明乎三才之道而已。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之定位。山澤之通氣。雷風之相薄。水火之不相射者。天地定位。然後六子得以致其用。故也。然有所謂八卦相錯者。言乎其氣而已。身主定未來之吉凶。故曰逆順也。此亦明著龜之用。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天地定位。然後六子得致其用。故始於天地。六子致用。而天地收其功。故終于乾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言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主歲功者天也。故獨稱帝而已。此言帝出入之序。而非所以論八卦之位也。八卦之所以分子四方。各有義矣。帝未嘗出也。萬物之出。帝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與之入而不拒。此所以為帝。不言天與乾而言帝。天地者形也。乾坤者氣也。其所以轉運升降。必有物以主之。此所以祀昊天上帝。然則所謂出者。果何物哉。亦氣而已。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萬物之所以出入。惟從仁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妙萬物而為言。故收功于無為。付之于六子而已。天之高地之厚。猶自其根本中來。況六子乎。此六子之所以變化。既成萬物者。各得成之一體故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解。開。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解。開。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解。開。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艮。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解。開。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 吳園周易解卷九

#### 說卦傳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面儀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聖人作易。不起于蓍。所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者。教天下求易之法耳。以行易之道于天下後世也。既作易。而無以行之。則夫後世孰從而師乎。故既作易之成。于是幽贊于神明。而生用蓍之法。參天兩地面儀數。其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十有八變是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引而伸之是也。卦爻既明。而吉凶之理可見。和于道而無乖。順乎德而不逆。理于義而不亂。以窮理。以盡性。以至命。無入而不自得。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所謂性命者何也。三才之道而已。三才之道。在天則為陰與陽。天統元氣故也。在地則為柔與剛。地統元形故也。在人則為仁與義。人統元禮故也。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之成卦。六而成章。是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為均。為子。為母。為大。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為黃。為大塗。為長子。為決。為省。為蒼竹。為萑。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與。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洫。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與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龜。為蠱。為蟻。為蚌。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凡此諸象。于卦爻中未嘗有所寓焉。何也。以是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其所以為物。在實效之歟。序卦傳解(卷) 此下二篇並無解釋。錄經文以存其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無妄者無妄也。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一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過。故受之以姤。姤者過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解(卷) 此篇全用朱子本義別無解釋。姑仍其舊。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咸與感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咸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難而著。屯。震過坎。震動故見。坎險而不行也。蒙。坎過艮。坎幽昧艮光明也。咸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意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白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兌陰外見。巽陰內伏。隨。无故也。蠱。則傷也。隨前无故。蠱後當節。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昧也。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剛柔相遇而剛見掩也。

成、遠也、恆、久也。

成、遠、恆、久。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謂不進。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不處，行進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 吳園周易解附錄

#### 序論一

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蓋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不可得，故曰易。

#### 序論二

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以著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說，雖非道之妙，而所以微顯闡幽，為教之法，舍是則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成幾乎息矣。此言陰陽之理待易而後明，易亦待陰陽而後顯也。君子所以修身為家為國為天下，得是而窮之，知夫變化之所自，然後趨時乘理，應對酬酢，無所凝滯，人有不明乎此，是未免乎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之比也。易之為名為義，可不察歟。

#### 序論三

為天下國家與夫修身，皆人事也。其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何與乎陰陽之說，而聖人取是以明之，何也。曰：修身也，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其事不一，其時不齊，所謂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不可以偏舉，而又不可以概論，則將示訓于天下，備垂教于後世，無定法而可乎，雖不可無定法，而萬事萬物之變，今昔異宜，一日萬機，禍福倚伏，又不可以言盡，此聖人所以體夫天地萬物之象，推剛柔變化之說，而寓其意于爻，以示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大法，使天下後世可放焉，中才學之，可以守身，可以有家，可以持國，可以保天下，智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終之以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易之為道，所以唯變所適，而異乎詩書禮樂，不可為典要，非中人以上，焉足以與此。嗚呼！學易而不知通變之義，不盡鼓舞之能，是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舟而求劍，豈知夫易之所以為易者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三代之書，或曰連山，或曰歸藏，或曰周易，而易之名，莫之或改，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歟。由是觀之，易之為教也，象而已矣，而所以為教，在意不在象，舍象則無以見意，此八卦所以為易之本，而三代同之也。昔虞翻好易，遇飲三之夢，而不得其說，狼曰：易道在天，三爻足之矣。豈真知易者哉。管公明有云：善易者不論易，可謂知言矣。惜乎其效止于占相，而未能闡聖人之闢奧，是以君子不多焉。

#### 序論四

易者象也，則無適而非象。今獨以八卦為易之本，豈非天下之象備于此歟。曰：然，易不云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然則易之象，八卦而已，而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何曰：此先儒所以紛紛而莫之或一也。致諸聖人之辭，而觀其立言之序，其得失可見矣。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繼之繫辭焉，所以告也，則所謂四象者，卦爻之謂爾。果以為卦爻，則非生八卦之四象可知矣。非生八卦之四象，則非金木水火與七九六八之數，又可知矣。既曰易有四象，則易中之象，焉果易中之象，則非蒼龍河圖之類可知矣。有四象然後繫辭焉，以告，則非所謂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又可知矣。然則果何為而四耶。曰：亦索諸卦爻而已。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有奇耦之畫，然後八卦成，八卦成，然後六十四卦立，六十四卦立，然後三百八十四爻顯。易之象，于是乎備矣。奇耦者，陰陽之象也。八卦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六十四卦者，天下至隨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者，天下至動之象也。陰陽之變，而至于天下之至動，則所謂為天下國家，與夫修身，吉凶悔吝成敗利害之理，具矣。聖人之意，于是盡矣。易之為教，于是宣矣。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不其然乎。然則聖人以此繼夫天生神物，與夫河圖洛書之後，豈無意耶。曰：惡得無意。此意所以明作易取象垂教之所由也。豈苟然哉。蓋生覆者天之職，形載者地之職，教化者聖人之職，萬物失其理，則天地之過也，萬民失其性，則誰之過

歟。故聖人效天地變化。而欲作爲書以示教。以爲言不切則不能動人。故又取則於書。而告人以吉凶禍福之理。然言不能盡意也。故又法天之垂象。使其如日月星辰燦然。人皆觀而自得焉。然天下之象衆矣。悉備之則不勝其煩。而特言之則又恐不足以盡意。故又法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于是四象立而吉凶之理著矣。四象者。所以法圖書之文。而象日月之著也。繫辭焉。所以則神物之告人也。定吉凶所以效天地之變化。既成萬物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所謂大業者。是聖人變通鼓舞。以盡易之妙。效天地變化之極致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此言聖人據崇高之勢。而能法象則效成器致用。利天下。以盡變通鼓舞之事業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則取諸離作結繩而爲網罟之類。作爲耒耜衣裳舟楫弓矢。曰杵之器。雖然。苟有其位而無其德。雖欲有爲不能也。苟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有爲不可也。故古之帝王多矣。而能通其變神而化之者。幾何耶。仲尼以大聖之才。不得紹三王之業也。然聖人之心。曷嘗一日而忘天下哉。故歷聘七十二君。無所用。老矣。退而修易。作繫辭焉。然後易道彰明。無餘蘊矣。此其功所以與伏羲文王同。而其澤百世不斬也。是以言崇高富貴。必繼之以聖人。而論著龜之功。獨在聖人之後也。然則不及圖書何耶。曰。首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圖書之功見矣。此聖人立言之深旨。不可不致也。

序論五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圖書之功著。則八卦果圖書之成法。而四象果金木水火與六七八九之數歟。曰。若是則伏羲不足謂之聖。而五行先于天地也。蓋伏羲之作易也。深探陰陽之本。而究太極兩儀四象之旨矣。而未得所以顯之之方。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盡類天下之象矣。而未得所以類之之體。于是則圖書之文。有奇耦相生之義。而作畫卦之法焉。然後神明之德。可以通而萬物之情。有以類。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言揆其大法。以爲卦爻。兩所謂金木水火之象。與夫六九七八之數。皆後儒之妄也。然則所謂兩儀四象。果何物耶。曰。易變爲一。是謂太極。此道之所以包括天地五行之樞要。而氣之母也。一氣初判。陰陽始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聚。故謂之二氣。二氣不交。變化不成。一騰一降。或左或右。更進迭退。斯有老少。故謂之三才。三才之所由別也。然兩儀四象。其數也。此天地五行所資以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也是謂神明之德。此八卦之所由別也。然兩儀四象。其數六矣。而八卦皆成于三者何也。豈非所謂三極之象歟。曰。易固備三才之道矣。然方畫卦之始。取則于陰陽之道。未與也。及夫三畫既列。然後人道存乎其中。爾取則于陰陽。而獨以三何也。曰。經不云乎。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蓋陰陽不並立。剛柔不並行。獨立亦不能以自生。獨行亦不能以自成。是故二儀以爲主。四象以爲輔。合而爲乾坤。布而爲六子。乾也者。純乎陽者也。坤也者。純

乎陰者也。陽用事則爲良。爲震。爲坎。陰用事則爲巽。爲離。爲兌。此乾坎艮巽所以處乎東北也。而坤兌巽離所以處乎西南也。各從其類也。然則八卦皆始于一。立于兩。而成于三。此三才之象。所以形乎聖人必言于重卦後者。蓋易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故也。雖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然三畫之中。三才之道。已具矣。何則。兩儀者。陰陽之合。而四象者。陰陽之分也。自形名以觀之。陰陽之分不同。自太極以觀之。則陰陽又合有沖氣。是故少陽者。陰中之陽也。老陽者。陽中之陽也。少陰者。陽中之陰也。老陰者。陰中之陰也。而所謂兩儀陰陽之沖氣也。惟沖氣然後可以生萬物。此八卦所以兩儀爲主。而四象輔之而已。猶人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由是觀之。所謂卦者。其三才之道。豈不然乎。至于重卦。然後兩儀四象之體全。而所謂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隨所取而自足。六是之謂三才之道。備嗚呼。沖氣者。天地五行之本。賦萬物之祖。歟。此三才所以謂之三極。而太極所以爲三才之主也。

雜說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何謂也。言易之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天地之道而已。易無體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何則。萬物皆不離乎數故也。著之德圓而神。知來也。卦之德方以知。藏往也。聖人以卦藏往。預言天下之吉凶。以著知來。以開天下之惑。其開天下之惑如何。亦以六爻之辭而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待其來則應之而已。其孰能與于此。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何也。非聰明睿知。固不足以藏往而知來。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天下服從而聽順之。不知所以然。是以謂之神武也。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夫惟有聰明睿知之才。神武之德。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而且以著預言。而以前民用也。蓋不明于天道。則不知著之可用。不察于民之故。則不知著之不可不用。與神物。前民用。則聖人雖不出戶庭。知天下之利害矣。雖千萬世之後。聖人亦有所致矣。故曰聖人以此齊戒而爲後世法夫。

泰論

論曰。易本爲乾坤。而六十四卦。惟泰爲君臣道合。此古人所以謂之千載一時。而治世不數得也。蓋有

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臣而其志不相同。或志雖同而施為不合于天道。皆不足致天下于太平。此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後世不可及者也。何則。觀夫卦象爻象之辭。而其說可知。夫聖人所以為教之意。亦可見矣。其在卦曰。小往大來。吉亨。其在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其在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在民。其在九二曰。包荒。用濶。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其在六五曰。中以行願。此其大略。前聖後聖。互相發明。以為萬世君臣之戒。廟堂之上。不能察此。以為治。而欲反天下于否塞。指天下于泰和者。未之有也。其要乃在乎皇極而已矣。請先明泰之說。然後論人事以合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合而後萬物得。此天地交所以為泰。其在四時。則春是已。聖人觀乎此。是以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間。不過猛。柔不過寬。喜不過予。怒不過奪。施為注措。以至一談一笑。無不循大中之道。而以偏黨已為戒。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五刑不用。兵革不試。方其時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甘霖降醴泉。湧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藪何哉。本于人和而已。蓋政和則人和。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發于言。動與于嗟。嘆。形于歌。詩。見于鼓。舞。無非政和也。是以能感格天地之和氣。此之謂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是之謂小往大來。不然。則其施為亦少貶矣。君子小人不可辨乎。夫君子小人之所以為異。正在夫中不中之間而已矣。是以皇建其有極。則能敷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小人反是。則六極從之。而天下受其殃矣。故庶徵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五者來備。非中和之謂歟。一極備。一極無。非德不及之謂歟。由是觀之。則六五之君。非中以行願。不能以社元吉。九二之臣。非包荒用濶。河不遐遺。朋亡。不足以尚于中行。何則。人主之道。不可以自為也。擇一相而已。得一相而講。虛退聽。禮貌而體下之。委任而責成功。一相不能獨治也。擇百官而任用。授之以政而已。其所與共政者皆賢。則政日治。其所用或一不肖。則政日亂。此統百官。均四海。所以責之冢宰。而一相之職。莫大于進賢退不肖也。自非虛其心。平其意。擴其度。大其志。本之以忠恕。而無作好惡于其間。又安能包荒用濶。河不遐遺。朋亡。不能如是。則所進者未必皆賢。則所謂賢者有不進。所退者未必皆不肖。則所謂不肖者有未退。夫如是。故雖言正論。不聞而阿諛。順旨是信。則舉措施設。安能合于大中之道耶。故所因者或非善。所革者或非惡。利者或損之。害者或益之。如是而欲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莫可得也。此怨怒之所以日深。而水旱疾癘之所以不息。此不肖之所由致也。是以古之建官。尊者謂之公。請之孤。而其職則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寅亮天地。所謂論道者。非是之謂極耶。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治至于此。則君享其功。臣獲其報。民受其利。社稷日安。邦家益固。此之謂天下盛福。豈不偉歟。故先聖贊之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此與詩南山有臺。嘉樂得賢之詩。言邦家之光同意。然則聖人之教。豈不了然明白歟。而後世一切欲徇一己之私。不恤天下之公道。而欲馴致于泰。其可得歟。夫以聖賢相遇。兼持中道。猶有無平不陂。城復于隍之戒。況不恤天下之公道。而欲常保其福祿。不可得也。嗚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周公子制禮作樂之後。申教在位之臣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聖人之意深矣。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此而不恤。而區區唐虞是慕。此古人之所以有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之嘆。非大人孰能膺千載之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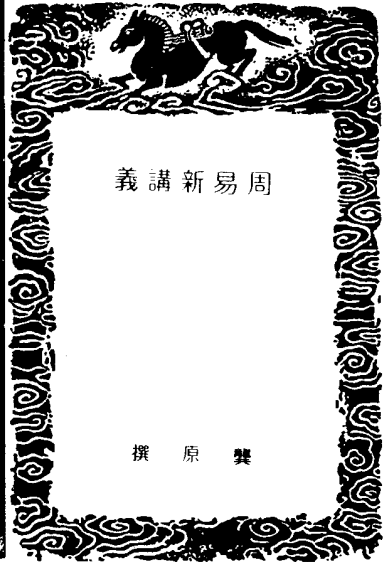
### 吳園周易解原跋

先祖太師年十四與鄉薦。連三舉。以二十一登進士第。三十一官至□。重親在堂。適遇郊雘。有旨。願以敕封回授。祖父母者。是歲即巧休致。遂獲恩封。上逮當時。朝貴成賦。詩相慶。如右丞黃公履詩云。一發賊心四美俱。謂以曾及親。一美也。以父之封及大父。一美也。以母之封及大母。一美也。以妻之封及母。一美也。與參養志便為徒。及親從事于今。有為。祖休官自古無。豈但高情申李密。堪嘉存治顯姚虞。夜來子姪從頭說。喜堪翻悲獨早孤。士大夫傳誦莫不欽歎。後因居廬。羣鶴朝夕集于墓上。孝行著聞。有薦于朝者。特落致仕。召對時。年四十一。渡廣擢用。將濟淮南。江西陞秘閣修撰。開居十年。杜門著書。自歷代至本朝編年。凡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為之傳注。楚公忠定收拾于兵火之餘。緝緝殘蕪。未及全備。而復謝世。嗚呼。不肖弗克負荷。未能悉以刊行。大懼湮沒不彰。惟有易解(案)此案原文缺。

易上繫大衍之數以下經文。五代以前。皆如注疏本。未之有易也。安定胡氏始疑其有脫落倒錯。自為考定。其詳見於倪天隱所述口義。程子易傳不注繫辭。其經說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其言即本之胡氏。而朱子因之。移易前後。遂為今本。夫天地之數。即五行生成之義。亦即大衍之數。鄭康以來。其說從同。宋儒雖推衍河洛。而五十五之數。亦非有異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易也。其注天一地二。二十字。謂此語當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

併一說盡。慮易知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傳學者潛心。此不欲輕易經文也。顧自明以來。讀易惟主本義。汴宋諸儒釋經。舊文多爲竄亂。如汲古閣刻東坡易傳。其文一與本義同。豈可信哉。卽知常易解。後篇殘闕。胡廣諸人。竟以本義補之。曾未計朱子之書。非知常所得見也。猶幸繫辭經文次第。得仍其舊。斯可寶貴。知常之名。文獻通考誤作韋。焦竑經籍志。誤作韋。亦賴此本正之。若其生當叔季。主關臣諛。上下相蒙。方爲豐亨豫大之說。獨能進泰卦之論。復復墮之戒。慎苞桑之防。捲捲入告。冀其君之一悟。時之一治也。乃未幾而有北轅之難。蘇洵所謂天下被其禍。而徒獲知言之名者也。亦可慨也夫。嘉興後學錢儀吉識。

周易新講義序



義講新易周

撰原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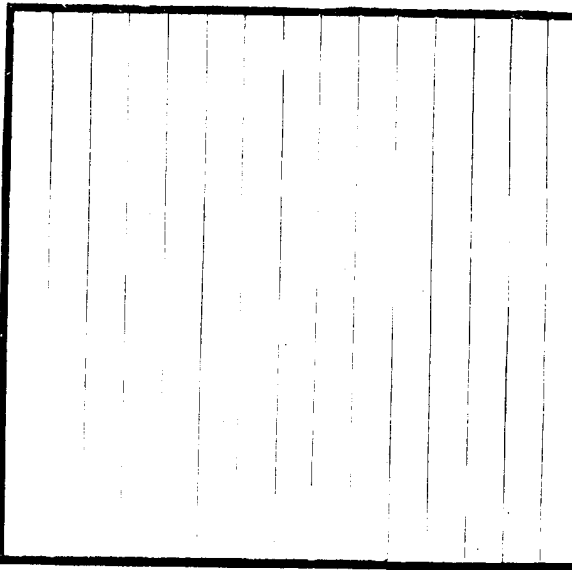
鄒浩撰

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莅天下於是  
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大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  
佃詩孫公壽書梁公壽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  
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益王文公門人之高弟  
也三聖之所秘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畧先  
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言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  
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因以取上科  
躋顯位爲從官爲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勳  
一時者踵相繼而起至於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  
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  
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戚  
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  
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  
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數  
數然矣恬不以爲欣戚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其歿  
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  
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  
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

周易新講義

下之至靜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  
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  
於章句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  
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  
序

一節從朱學



進周易新講義序

撰原 深甫

易之爲道體之則爲神用之則爲易由之則爲道變  
之則爲命言雖不同其實一也故无常德也以萬  
物爲體无常德而以萬物爲名天地之間高者下  
者小者大者動者權者无物而非易也一陰一陽大  
化密移消息盈虛新故不停終而復始无時而非易  
也无物而非易則是无乎不口也无時而非易則是  
无乎不爲也故仰而觀之則易在天俯而察之則易  
在地中而求諸人則易在人遠近縱橫而取之則亦  
隨所取而得焉占之聖人之於是也常以所獨在已  
而後以所同與人故體而行之則見於德業言而明  
之則見於書以道也而舉以德也而帝以業也而王  
變化因革各以其時此體而行之者也其象不可見  
也則作八卦以示其定象其變動不可窮也則因八  
卦而重之其理於義也則卦爲之象爻繫之辭焉此  
之謂言而明之也體而行之猶運虛也其迹无足數  
者言而明之其書具在其義則可言也繫辭曰神无  
方易无體則是易之所在蓋不可以方體言也方體  
之中備易之道具易之位可指以示人者唯天地人  
之三才故作八卦之初則筆三畫以象三才之定位  
至重卦而備六爻以象三才之變動說卦所謂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是也繫辭又曰生生之謂易明是大而爲天地  
細而爲萬物无不待易而口也口之中其才足以  
配八卦其象足以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長坎離之八卦則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八  
物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八卦相錯是也故以八卦而言重卦則八物者  
象也而六十四卦者其變也學易者因象以窮變因

引方所傳

物以明道可也楊雄之言太玄也曰謹同其姓而善其家觀其所遭遇劇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立之情也得矣此學易之說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一

宋 龔原 漢甫 撰

乾

三三 乾元亨利貞

易之道有形而上者陰陽是有形而下者乾坤是也自形而上者言之則陰陽者道之物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自形而下者言之則乾坤者陰陽之物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自乾坤而下則天地者又乾坤之物也乾為天坤為地是也故聖人以易之道在陰陽而陰陽之道立於乾坤因陰陽合德而定剛柔之體因參天兩地而定九六之數以奇耦辨其畫以貴賤等其位乾陽物也故其畫奇坤陰物也故其畫耦三畫以象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乾天道也其象則天也其事則聖人之分也坤地道也其象則地也其事則賢人之分也故乾之德行常易而所知則太始於易成象於卦成男其於戶為闢其於物為大生其於天下為至健其於人為君為父為夫坤之德行常簡而所作則成物於易効法於卦成女其於戶為闔其於物為廣生其於天下為至順其於人為臣為子為婦至於制字亦然乾之文有出而上行者足以阻陰有人而下藏者亦不為陰所陷而有所畜凡以純陽故也坤之文以土為質以中於陽為事凡以純陰故也故乾者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在天則為春夏秋冬之時也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也元□□□□物有始者未必能通故亨者氣之通也通而无節則□□□□則失理而有害故於物而有制者為利利則成矣然而□□□□以化終矣而不能始則不足於變故因其萬物之成而□□□□貞者亨與利

周易新講義卷一

月多者言

之所歸而元之始也發而通之則為元為亨歛而制之終而始之則為利為貞元亨者出之序也利貞者入之序也故掛道之家則謂之乾分乾之德則為元亨利貞凡成卦則有才則德生焉初无待乎外也唯其卦有小大才有高下則德有等耳故乾則元亨利貞而坤則元亨利貞馬之正其也或三德或一德或无德或凶各因其材而无德者多矣未聞无材而或有德也

初九潛龍勿用

大而不能變者乾也而聖人體之故潛見以龍德潛息以天行也至而有常者坤也而賢人體之故其德為牝馬其業為黃裳也潛龍者聖人之在下也其性雖動也而能歸根以復命此之謂勿用龍之為物能屈能伸能小能大不制於人不食於人仁足以澤物知足以乘時其變不可測乾之象也馬則制於人食於人其行也親乎下有常而不可變坤之象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則以道藏而為神見則以德施而為明順命而已矣勿用則道萬物而不受有用則見大人而不辭盡義而已矣脩其身其德乃真潛龍之謂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見龍之謂也田者平夷著見可以利養興作之地也而非龍之所在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聖人也與時偕行者君子也乾道多變方動方止方止方動故九三有圓變有方義知五之可至而至之則其行健知三之可終而終之則其心惕天猶不違况人乎聖人在下則不可以有為故勿用而已其在中也不可以趨變故守常而已一反一復惟道是從者其惟九三



乎乾乾行不息也惕若居不寧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也四陰也陽動矣而未飛故或躍或羸矣而未離陰故在淵淵者深而可止之地也上體之下也夫以陽則動而進以陰則靜而退上則非君下則非臣乾道革矣又非行事之君子當未可必進之時也而位无定在此所以疑也能疑之故及時而无咎蓋可疑而必進則先時不可疑而必退則後時皆人之所違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者不可階而升故能在天以下為順故利見大人王者受天命利澤天下之時也大人者充實而有光輝也剛則充實中則通上下而有光輝九二之謂也易以陰陽相應凡所謂九六是也有以同德相應乾乾之二五是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

象曰剛遇中正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時極而不知變位高而不在中能言而不能默能出而不能入亢龍也故有悔易以陰陽之義配日月以卦為月則復者十一月而乾者四月也以爻為月則乾之初九陽始生於子至上九則建巳之月極盛之陽也方陽之極盛而能先知一陰之將生故以時則有悔以用九則悔不成而吉故聖人之幾先陰未生而知之賢人之幾二陰生而後知之賢人處上九雖未能知退知亡未為有悔也於聖人之道則已有悔矣上九者定體也即定體而不能變則窮而為災上九則口上九之定體有變而能通故以下為順則見羣龍不以口口口口口首吉蓋易卦之上唯乾剛能生變坤柔能生化故上九上六口言用九用六焉亦以知險知阻而

已

九

三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自大哉乾元以至品物流形四德之體也自時乘六龍以至乃利貞四德之用也體極則見於用故寓之六位焉蓋卦之變動在爻也用極則歸諸體故寓之人焉蓋爻之發揮在人也夫者形也資始者我施之也天之形大矣而元以氣統之元之體也雲行雨施物通焉亨之體也品物流形為利為正日逝而不窮利正之體也德之於正則終矣終則復始而乾實大明之故六位時成而德足以稱位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元之用也乾道變化則亨之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則利貞之用也元之成體因乾而已故曰乾元及其致用則行止以時不特為始而已也故曰御天統者總眾體而歸一也御者節行止以應時也天道升於北則陰陽辨降於南則陰陽交而雲行雨施其變之事也陽以窮而變陰以生而化變者不徇故化者不離形水火相逮其變之道也雲雨功顯其成在外故其性有品其命有物其物有形變化道顯其成在利故其生以中其成以和其負陰而抱陽也各以中而不相亂其冲氣以為和也則陰不干陽陽不病陰與天地之大和相協而無間也凡自利而為正者入而歸根也其自正而為利者出而成形也其出而成形者乃所以入而歸根也故曰乃利正利正則歸諸帶矣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諸人

也大明者知之周也非先迷者也首出者道之尊也非後得主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也者萬國咸寧之謂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生物故有象有象故有器一陰一陽者道之謂也掛道之象者八卦也其才足以為象者八物也故乾以天坤以地艮以山震以雷兌以澤巽則以風以木坎則以水以雨以泉離則以日以火以電故卦有象象者合上下內外之才而發其隱也象則別上下之體而擬諸物也發其隱故名因其才之小大而其辭微擬諸物故各隨其物宜而正所謂純粹精則其行之健也不足以舉乾故君子自強不息法健而已矣自強者體也不息者用也陽剛故強陰柔故弱易者聖人之事也故強之而无不在君子非能體之也取易之象而有所用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虎也勿用在下也龍為陽中之陰故潛而性為仁虎為陰中之陽故曰居而性為義龍之變也雖其為不可測而其用不可測其為物則對虎其為氣則主陽其為人則為聖而已陽在下也者所以見聖人之在下也蓋初九對終為初對上為下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有所得而无位則將潛藏以自遂其志現有施乎无所待於已則不足以利寡而及近况其是且顯乎九二以德則見能以位則中正而其見在田故其施普蓋見不在田則利澤不足以及物雖及物亦不能周方天下文明口口而見於平矣普見之地以仁則善世以德則博而化所謂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者復之末至也復者反之已至也蓋反乎彼乃能復乎此方其未至則以及彼言之及其已至則

以復此言之自三以至五明復之未至也終於九三則反之已至也然乾者天道也非至於九五則不足以爲其所故其終也其至也以反復言之若文王反而道者也若伊尹周公復而道者也君子循理無往而非道故所得爲德所行爲道道有變德有常知至知終者君子之所知也至之終之者君子之所能也反復者其行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以或躍爲主而其於躍也能有所疑故進无咎无所疑而欲速則咎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至也飛以下爲順也故大人以其類至元者在上而巳矣故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賢者賢於上九之謂也  
亢能有悔盈不可久也

物不及中則虛虛則益過中則盈盈則虧上九重剛而過中者也其盈不可久而有悔不可久矣而居之以爲常則悔矣此堯之所以咨四岳之庸命舜亦以倦于勅而咨禹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行止莫不首之者道也且道制變以始萬物故可以爲萬物首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故雖剛健矣而不以中爲首則成亢矣此上九之體所以用九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乾爲道而元亨利貞爲善成其善者德也以德趨時而不可一者

事也故文言之序四德有順其所生之序者有關於物者有因於性者有合於所同之體者元者善之長也此所生之序也長幼者天倫也元爲長則利爲幼猶惡之亞於善也周以宗伯長三官則亨男亦善之仲叔季也亨者嘉之會也此則因於物也嘉者美之至也而會者集眾嘉之辭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善是也以可欲故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嘉是也以萬物相見乎離其充實之至故也亨爲會則元者嘉之出利者嘉之成而貞者嘉之人也利者義之和也此則因於性也元亨利貞者天也仁義禮智者人也而不足於天則其爲義也而我而已利則有剛以制之有柔以調之雖以肅殺爲功而以收斂成實爲利利爲義之和則元者仁之始也亨者禮之節也貞者智之正也若夫合其所同之體則貞者事之幹是也夫木有木有根有幹本命也根性也幹材也動而不止事也利貞爲事之幹則元者事之枝也亨者事之業也利者事之實也夫四德之相繼必有爲之先者而元於卦爲震於時爲春萬物之所出也故於元言長行長則眾所會也而亨在時爲夏在卦爲離天道降於南方而萬物相見之時也故於亨言會會則和希利於秋爲斂於兌爲息萬物揜其銳實其口

口口故於利爲和和則同而貞於冬則方終於長則止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猶之幹者本根之所資以爲枝葉華華之所資以口口實其時雖異其體則同也故於貞言幹各稱其宜也揚子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四德者天也以天繼者君子也故體仁足以長人則禮之下人義之治人智之知人可知矣嘉會足以合禮則首出之於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有形而人於不可見則謂之隱自所入之隱而加深焉則謂之潛德者言性之所得與龍同故其行有爲龍之道焉世者所生之同於人也所生同於人而不爲世所易者性有所得也名者所成之得於人也所成足以得於人而不我成者行有所由也惟性有所得故遜世无悶不以同於人者喪已也惟行有所出故不見是而无悶不以可得於人者徇人也夫處世至於无悶極矣然而其應時也有所樂而不行則失人有所憂而不違則失已失人非道也失已非德也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孔子之所以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異乎人之遜也確者剛之材也不可拔者剛之用也乾爲剛故確潛而勿用故不可拔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之吉中正者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各得其止所謂正也二與五所謂中也其言正中正者先其所

利貞爲善成其善者德也以德趨時而不可一者

利貞爲善成其善者德也以德趨時而不可一者

利貞爲善成其善者德也以德趨時而不可一者

止而後中也其言中正者以中行而後有所止也其言位正當者其才各租其位也而不必中位正中者蓋自其所止而言也良之六五爲中正則不必陽居陽陰居陰爲正苟有所止斯正矣故乾之九二其正則以位有所止也其中則所行无過无不及也方其潛也樂則行之變則違之未有所止也而九二則見而在田舍而有所止也故離潛而見爲正見而在田爲中由龍德而正中也故其言庸而信其行庸而謹內能閑邪存其誠外能善世而不伐以至德博而化夫九陽也二陰也陽則變故有庸陰則有常故信而謹信者非爲義者也謹者非制行者也邪能壞誠而常自中出故閑之使不生誠性之德也而常患乎不存故存之使不亡在田者所以善世也居下體之中所以不伐也故隱則口口則博飛則變見則化變君道也化君德也不在天則下口口道而爲君德稱君德者對君位而君者所以對臣猶言潛龍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二者中也三以純陽之質過中而有所行能以忠信進德者也其位則在上而臨下其時則自外而之內雖過中而有所能脩辭立其誠以居業者也由進德故終日乾乾知五之可至而至之可與先見之幾由居業故夕惕若知三之可終而終之可與存有方之義由可與幾故居下體之上而不驕蓋所至者有進於此也由可與存義故在上體

周易新講義

之下而不憂蓋所終者能止於此也不驕者性也不憂者命也辭者雖有所止而不脩則无以達己誠者雖有所得而不足於辭則无以成物故九三自內者主忠信以進德其自外者則修辭以立其誠德者直心而得己者也欲直心而得己而不以忠信則內不止業者致事以飾物者也欲致事以飾物而不能修辭以立其誠則外不行存其誠居中以爲己也立其誠過中以爲物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乾道極於九五而九三方在下體之上已能知其可至而至之舜湯文王之事也義者君臣之分而所以制事也雖乾道極於九五不敢過分也而能終於九三伊尹周公之事也君子之於幾不終日未爲速而於幾雖終身不爲後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位也已之所立以處己也而无不變之常則疑於爲邪也進退受也已之所行以趣時也而无可久之常則疑於離羣也而九四皆非是者蓋君子之進德欲及時則己之所以立者非爲邪修業欲及時則己之所以行者非離羣故常者性所復也有常則正无常則邪羣者性所與也合之則同離之則異乾純陽也而二巽四雜於陰故言邪猶坤得陽則有文章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陽類也相聞故相應相通故相求故勢流而

下者順若水流濕是也形就而上者明若火就燥是也求則有所從有唱則有所應從其求者氣也應其唱者聲也雲從龍者其氣之上同也風從虎者其聲之下同也凡以明上之聖人作而下之萬物覩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以明萬物之所親大人之所利見各以其類也觀者有所別而見也親者有所因而比也觀聖人者衆矣而九五則下見九二之大人在下者亦衆矣惟九二之大人則利見九五各以其類而已矣夫九二爲龍德則九五亦龍德也以在田爲中正則在天亦中正也以田爲平夷善見而利之所生則天者高明光大而利之所成也以在田爲德施普則在天者道化行也故止論所以利見大人之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德之貴也上位之高也雖貴而不中故无位雖高而莫承故无民无位則不足以保其高无民則不足以守其貴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則无與成其終故无所立无所依則不可以動動斯有悔以其動則悔生故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令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者下而潛也時舍者上而夫也行事者外有所爲也自試者內有所待曲上以言其所至治以言其所行窮亢之極也災悔之極也乾元者終而復始也天下治者上治之所積也陰陽之義以位別有上下以爻則有升降故易以位言時以爻言人若此者以爻言者人之所爲也故有上而潛有上而治有舍有行也

周易新講義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能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初言陽氣潛藏則二之發見可知也二言天下文明則初之幽晦可知也文以與物交明以與物辨在田之時也在田則中故時舍過中則不可舍矣故與時偕行乾道乃革者自下體而升也乾上也在下體故升則為革九天德也而在五以天德在天位者也所謂乃位乎天德也夫以天德在天位不可以有進矣而上九則過之不可以有行也故與時偕極在下卦之上則時方行而向之故與時偕行不可失也在主卦之終則時極有悔矣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者所謂終則有始大行也位者時也天之所為也故潛藏而幽文明而見或與之偕行或與之偕極也夫有卦則有成才有成然後有定位故文言之序有別而言者有合而言者先論四德次及六爻而終之以人與時位者時者天之所為也爻者人之所為也此別而言之也則而言故爻與位亦別合而言故六爻亦合也初與二皆曰君子所以言龍之為人也二與四皆舉所在所以明人之在位也五與上則始於大人之所合終於聖人之所知所以明在下者不可不利見而在上者不可不用九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體其致用則相通也夫為長者不必會會者不必和和者不必幹於乾元則知始而亨於利則知性為體於貞則知情為用此成體之相通也乾之四德以名舉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以類舉則為元亨為利貞用則元亨利是也體則貞而已矣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元者元也而不曰乾元者方論致用也美所以為嘉之會也利則所謂和也積三者以利天下故无所不利而成大也大哉乾元者自此始之也則亨亦大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自此終之也則正亦大也此致用之相通也有以成體故乾之所成至於大乾之所以大者非一物能成之也其體剛其用健其行中其止正其不雜於物為純其无所駁也為粹其生萬物而不粗者精也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所舍所以入神也故五行一曰水二曰火水為精火為神精具則神從之此乾之所以成也乾之體極於精而已矣有以致用所謂乾之於口至於天下平六爻發揮乾之情也旁通情也者萬物之情也以乾之情而旁通萬物之情故元也亨也因時而不同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元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者亨之用也平者无此疆爾界之辭也乾之用至於平而已矣元亨利貞德之在物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德之在天者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者无虧之辭也以德則全以行則備此謂之无虧若靜而聖動而王是也潛之為言也憂則進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行而未成也是以君子弗用潛龍者原其始弗用者要其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故合四時之序而已序者道之所可循也合明則可以合神而未足以盡不可測之用故合吉凶而已吉凶者神之有所示也合者集異於一人同者合所任之一爲同也聖人者同之也大人者剛中之體有合而已矣故以體則合以用則或先之或后之九者能制變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五則能守中者也故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萬物所以觀而大人所以用九也幽明者言之序也而此以人先鬼神者自大人而爲言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者時也存亡者人也得喪者位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喪則乘時而變無往而不通知其一不知其二則執方以上各有所固在下而能固者能已而不能仕是也在上而固者則所謂亢龍也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即此大而化之故積大而成亢即此大而化之此所以九而用九也不失其正者所謂知得喪者也知得而不知喪斯失正矣故于屈爲失不能守之也喪亡爲喪不能存之也不言得喪而言不失正者蓋自上九之位而言則有進退存亡有得喪自聖人而言則雖有進退存亡而無得喪於其間故不失其正而已至於坤賢人也則有得有喪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也重卦之義以內外言之則爲二體以奇耦言之則爲六畫以陰陽言之則爲六位以九六言之則爲爻以始中終言之則爲二四三五爲中爻而初上者終始也孔子之釋卦尤於乾詳焉其初則各隨其爻而釋之蓋言六爻雖出於一卦而

其變動則各有一時也其中則分爻與位而釋之蓋言人有升降時有晦明雖若異然而同歸於用九也其終則以潛爲始以亢爲終以原始要終之意也故自初而上則稱君子以德也至五則稱大人以業也至上而後稱聖人焉兼德業而能化也乾聖人之事也君子不足道也兼業而能化則乾之義終矣

坤

得王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賁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地者形也有所包藏畜止之謂也坤者道也因於陽而有所通之謂也故其物純陰其畫六稱其體至柔其用至順承天則爲地承君則爲臣承父則爲子承夫則爲婦對聖人則爲賢人其元亨雖同乾德而爲利爲貞則在牝馬非无不利也蓋乾以易知則无方坤以簡能則有方乾成象則未有法坤効法各有等故其元德則有所至而不足以爲大其於萬物則有所生而不足以資始其於天則有所順承而不足以有統順者以道循而達之也承者以事左右之也此所謂元則廣生而已矣无厚載之德則不能亨故次以坤厚載物德合无疆然後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萬物之資生非順承天則不足以善其性及其已生也非厚載物則不足以遠其才故元以順承爲終亨以厚載爲始順承勢也厚載形也含言引言關翁故其道光闊故其事大雲行雨施乾以動而亨也坤以靜則含

弘光大而巳牝馬所利之貞也牝至柔馬有行乾馬也趣其動而能變故以龍坤牛也趣其順而能行行无不至故以馬元亨利牝馬之貞其德也其行則柔順是也柔順則不利小人之不正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者以待陽而後明也後得主者以從陽而後行也迷則行失道也况主乎西南坤位也以柔復其位則得朋朋者吾耦也主者我所隨也東北艮位也艮則陽而上而陰下各得所止而萬物終始之地故利東北喪朋始不得朋則无所稱以成已終不喪朋則无所主以爲利故有攸往之始則欲得主次欲得朋又其次欲喪朋有攸往之終則欲安貞吉利貞者智之事也猶之利仁也安貞者仁之事也猶之安仁也地安貞而无疆君子亦安貞而无疆所謂應地无疆无疆一也以德四欲合以行則欲至而其終則欲應應斯吉也故有攸往者无辨已之所先後而後及所利之方有所利之方矣而不能有安則利往而不利居矣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一而大在上而无不覆者天也以土爲質在下面无不包者地也天則而動其健見於行行者因時而與之借也地之以靜其順見於勢於勢者因形而有所向也天德剛天行健行不足於德健不足於乾故不言乾而言健坤順也其形雖方而形之所向以卑承尊能順乎乾者也故足以舉坤而行向力所以強勢尚德所以厚載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下則潛高則亢乾之終始也微則履霜盛則龍戰坤之始終也有成形而在下故履霜上无陽以逆之故堅冰至此日之履而行也有此則彼至自然

之應也積此而後至彼習使之然也履在下之道也初之象也霜者陰之始凝而有成形也五月一陰生之象也堅冰者重陰用事之時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臣之德也動而不屈則直靜而有常則方充二者之實而有光輝則大其體則柔順而正中其位則遠於君而伸故因性而已矣則不習循理而已矣則无不利大人之事也以靜爲道以習爲事坤之常也其趨時也動其成德也无事於習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臣有君之時也六二中故无不利六三者不中也不足以直方故含章可貞而已不足以无不利故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而已以含爲常以發爲有時不敗過也或從王事而已矣此之謂知光大文章之始也章者文之就也成者終始之辭也若道也發者因始而化之也臣道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履自下而積也以順故也括自外而結也以謹故也六五得乎尊位大中故其美幾乎事業六四重柔而不中也上无所承下无所從括囊而已矣此臣之括而蔽也不欲者无時焉可也故以欽成德則无不利故慎則有所爲而已故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者中之色也其道得中而光也裳者下之飾也其事在下面代終也此臣之業也位尊則不敢直質變則不能方其文在中而其美發於外其位在上而其事勞於下笑人之事也章者文之就也非

在中也交在中也者其唯六五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天終也

龍陽之盛也血陰之傷也戰相敵也野无所適莫之地也上六純陰而无陽其勢不兩大期戰而戰生於陰之盛故雖陰亦謂之龍戰則相傷而傷成於陽之微故雖陽亦謂之龍戰則相傷而傷成陰在下而成終期玄與黃各有位而其體純今陰疑於陽陽疑於陰无所適莫之時也故交相傷而其色雜其血玄黃所謂雜也陽之色以玄爲正以赤爲美陰之色以黑爲正以黃爲美天言玄以時也地言黃以盛也上六位以剛則過中以柔則困位窮美而不能退非可通者也故用六利永貞用六則得常而不失故无戰永貞則性順而不窮故无傷乾者大道也其終用九故不爲亢而爲聖人坤者地道也其終用六故不爲戰而爲大人聖人天道也大人地道也自聖而下則其業爲大人故乾爲大生元爲大哉然後反變化自美而上則其成爲大人故坤爲廣生元爲至哉然後及含弘光大故坤卦全地道自道者唯六二爲然五則在上矣在下則遠於君而有所伸故其成至於大在上則近於君而有所屈所成者美而已矣上六不能充其美而爲大至於交戰之傷所謂不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知大始者也故文言要其終坤作成物者也故文言原其始要其終故上至於君子之能行能行者人也原其始故上至於承天而時行時行者天也至柔而動也剛所以爲充也至靜而德方所以爲貞也其動雖剛然而後得主而有常故能利其

德雖方然而合萬物而化光故能亨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以至柔至順爲名而見於事也故坤以至柔爲體以剛爲用猶乾之至剛而動則柔也以柔靜爲性以方爲德猶乾之至動而其德剛也剛所以爲大也方所以爲至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陽之體顯故言其以時而潛見陰之體幽故言其積微而後著臣道也子道也故其初言家積微而後著也故善不善言積積之所以有餘也慶者福之浸久也殃者禍之方盛也其迹有因自故其端可絕曰漸順有言上无陽以逆其欲也明王以智知人以禮明分善則道之大善則絕之常察於可辨之暗不至於嫌疑之地凡以此也

直其止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以柔爲道以靜爲德雖與乾相爲終始而未嘗失常焉此之謂正正者所以直也施者生之生者成之効法而已矣而无與於道得常而已矣而无與於變此之謂義義者所以爲有方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蓋言地道也以敬體正然後爲直以義體義然後爲方敬義立突然後德不孤德不孤突然後爲大蓋言人道也故陰常先迷則不能无習利牝馬之貞而已則不能无不利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陽皆有大美焉而陽則泰之以唱爲道也陰則舍之以和爲事也舍之爲言有待而後發也故陰

雖有美舍之天地之理也從王事弗敢成也君臣之義也地道如之則妻道臣道可知也妻道臣道如之則子道可知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履霜堅冰至陰陽之義也故以臣子所積釋之猶以君子而釋潛龍見龍也括囊无咎无譽人事也故以天地變化草木蕃釋之猶以九二九四而釋君子也聖人微顯闡幽類多如此三才之理迭相感應故天地變化其道通也則草木蕃賢人見天地閉其道塞也則草木死賢人隱二者莫非天也故小雅序由庚崇丘于前而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之亦自然之理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德以中為美而其美外發焉柔待陽為明而其明上達焉此之謂黃中通理蓋臣之德也其位在五而无所嫌其體坤也向无所離此之謂正位居體蓋臣之業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兩物相似焉疑此欲兼彼為嫌陽大而陰小陽尊而陰卑則無疑矣陽唱之陰和之陽為之陰成之則无嫌矣上六疑於陽也而戰嫌於无陽也而為龍其傷也而无辨焉天地之雜也用六而利承貞者其唯天玄而地黃乎

周易新講義卷第一

周易新講義卷第二

宋 龔原 深甫 撰

屯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道也天地形也在天地之間惟萬物而屯者萬物始生而未達也故於爻從中在一下而有壅屈之形在天地之道則萬物始生而未達也在人道則天下方難而未解也萬物始生而未達去雷之時也天下方難而未解則利建侯之時也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屯之成體也剛柔始交者震也難生者坎也乾坤之畫一案而得震故曰剛柔始交一陽陷乎二陰之間而在蹇為難故曰難生有初斯有用震動乎坎險之中者用也故二體合而成卦成卦而後致用惟屯也故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而不離屯不離屯故大亨正則雷雨之動滿盈而近解所謂滿盈者未溢之辭也滿則作矣易之四德用七卦而體用其者唯乾乾為然至文言或舉體若大哉乾元是也或舉用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是也其卒則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惟元與亨而已猶之四端以中舉之則仁義以終始舉之則禮智也故或稱大亨正以體言之也或稱大亨以正以用言之也由體以起用故屯之大亨正而後雷雨之動滿盈體之大亨正无咎而後天下隨時臨也无妄也革也則以用而已矣元之與大其體一也元言善大言形大亨正者以形舉善而亨正隨之也大亨以正者積正以為貞也故雲雷屯則為未亨未正而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雷雨動則亨而其施通貞

而物各得其正矣屯者人求其主之時也莫為之經始則亂莫為之代終則勞故天造之地成之而後物生王者造之諸侯終焉而後民定草有生而未齊味有形而未明則天造之事也造則究為以經其始故勿用有攸往建侯者所以齊而明也故不寧者動而有為以成其終者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者理其始也綸治約其終也芳草味之時有不齊故經之有不明故綸之經之則齊綸之則明物之情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事經綸而已而初九經綸之君也六四經綸之臣也為臣而權不足者六二也為君而施不足者九五也有求而往吝者六三也有待而終窮者上六也初九經綸之君也方屯之時動乎險中故剛者磐桓柔者班如初九動則起險磐桓而後起者也以貴下賤民之所求也故靜則利居正而勿往動則利建侯而不寧方屯之初事皆草昧故居正以經其始人皆求其主也故建侯以代其終磐桓者有志於動未進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權不足之臣也其位則乘剛而不安其道則乘馬而有待其德則守正而不字初雖以情求之而義不合非知權而應變者也乃守經而處常者也故反常而獲得志焉馬者地類之能行而臣道之所利也寇者作難者也婚媾者作合者也初之來犯已也非寇也作合而已矣女子正者有常德以待正應也十年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此有求而往吝也異乎六四矣雖而極動進則遇險不能乘馬有待而乃即鹿无虞於義有求而无與者也故所入愈塞而其往吝此君子所以度其始不如舍也虞度之也幾始辭也鹿者物之善走而難即也林中坎險之象也隨而不通非若平原之易即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屯之時陰皆求陽者也或得中而乘剛或有應而在險或在險而无應雖有臣道而未得行故曰乘馬班如六四所謂有應而在險者也其性靜而止不為六三之无虞而待初九之求故雖乘馬班如則吉无不利吉者祥也无不利者有功也易稱无不利者反无攸利者也无攸利則所往行害矣无不利則所往无不利矣吉无不利者吉而後无不從私應為善惟屯之主在初故六四以求而往為明異乎惟入于林中之幽者矣此經綸之臣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陽之施也血者陰之傷也為屯之主不能以貴下賤而固其位不能无所不施而係應於二屯其膏者也小者之道欲齒而以為正則吉大者之道欲施而以為正則凶故屯雖利居正而不可以不行正雖勿用有攸往而利在於建侯初九之大得民大者之事也九五蓋有所不足於大矣所謂為君而施不足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在陰之極而下乘剛居非所安也下則无應雖欲遷下五自應二而行非所求也故乘馬班如以言

行非所求也馬上六之才也泣血漣如以言居非所安也血漣陰之傷也屯之時在上者欲有求而得民得民則其施光矣在下者必有應而得主得主則有常

蒙

三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童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險而止非見險而能止也險在前而能止也猶不免於難者非不知也遷故也山下有險可進以避也而止於險非難也蒙故也蒙則塞矣而能亨者九二也坎之性內明而剛得中則有亨之道二之道上行而五應之則有亨之時明足以養不明中足以養不中是以亨行也非困之亨也險以說而已矣二雖下而志應匪我求童蒙也五雖上而有求童蒙求我也我則有已所以教也童蒙无知所以學也筮以有求不能誠意豈筮之道乎告欲有應不能剛中豈告之道乎故初筮告之明可發也瀆則不告蒙滋瀆也以明決蒙則為行正大人功也以蒙養正則為成德聖人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以養正取諸蒙也果行育德以明之也果行則其材達育德則其性明譬諸百川放於海矣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吝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物之始生則有善惡善則達之惡則制之達故有童蒙而无困蒙制故有發蒙而无擊蒙初六蒙之



始也其實聞其趨下而上承九二之剛能資諸人  
以爲材也故其體則發蒙言辨之於早也蒙之極  
者則法不足以正之故利用刑人言懲之於小也  
若噬嗑之初則履校滅趾使之不行也其初不能  
用刑人之爲利而用說桎梏以往則其終不能正  
法故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蒙之性難而後著故純柔則一於晦而无所發純  
剛則一於明而无所包故在柔則發蒙在剛則包  
蒙剛過則暴而无所容九二以剛居中下則初六  
承之上則六三從之故包蒙吉外則六五以柔順  
應之故納婦吉也包者中有所容也納者內有所  
受也婦者順我者也以同體則包蒙以正應則納  
婦此子所以克家也家內事也子則有所承克則  
有所勝以柔而順我則五者婦也以下而承上則  
五者父也父道主剛而五以柔應二子道主柔而  
二以剛事五故謂之以子克家剛柔接也際者  
以禮相親也接者以恩相通也禮欲其不亂故言  
際恩欲其不離故言接包者无不納也納者无不  
包也九二剛中以容而上下從之包蒙者也未嘗  
有求於童蒙也而六五貨求之其志應其時中納  
婦吉者也以道則无不包以德則有所納在下而  
上有應在內而志上行雖以剛克也而不失蒙子  
克家者也父剛而子柔天理也今九以剛克而六  
五以柔從可謂剛柔接也接者以恩相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初六蒙之始上九蒙之極皆在內也九二則爲子  
而克家六三則爲女而不可取皆在外也六四剛  
困蒙吝九五則童蒙吉或以所行或以所居故不

同大三女之不正也猶始之女也不特正應而趨  
下以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舍正應而從人  
欲以利求也而九二納婦矣故无攸利納婦者正  
也見金夫不有躬女之不正也行不順也九二剛  
而能化爲內卦之主故曰金夫從人而行不順故  
曰不有躬蒙雖以求爲義而不可以有求故九二  
以男下女則納婦吉而六三舍應從二則勿用取  
女蓋其性之趨下也見金夫而不有躬其行之不  
順而乘剛也无攸利故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陰以承陽而發者初六是也有應陽而得吉  
者六五是也六三行雖不順而下比陽上應陽而  
六四承乘皆陰獨與陽遠故其所知有困而无通  
所行有吝而无改也陽爲盈爲息故實陰爲消爲  
虧故虛實則足以應物而虛者之所宜近也蒙而  
能以亨行者九二之剛也故明足以發幽實足以  
贈虛以行則无不應也蒙而至於困者六四之柔  
也故開而无所資虛而獨遠實以止則不能通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剛而包蒙教者之事也柔而童蒙學者之事也其  
性止者常失於不能順其位尊者常失於不能巽  
六五以柔居尊而能不固其位以受教於九二順  
以巽者也童无知者也困不通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蒙之初其惡始生故刑之者正法而已蒙之極則  
非法之不能正也故上以剛過擊之以柔發蒙者  
患在於不及故用說桎梏以往吝以剛過擊蒙者  
患在於太甚而有爲寇之道故不利爲寇利禦寇  
則上下順之蓋亂極則思治蒙極則思明人情之

所同也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  
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非若蹇之卒於止也剛健而不  
陷其義不困窮矣非若困之卒於剛掩也此需之  
成卦也其剛健也有孚其上達也光亨其德位稱  
也正吉位乎天位无所復需也而萬物實須之此  
需之成功也有待而後進進而无所揜也乃爲萬  
物之所需術斯以往何難之不濟乎故利涉大川  
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有需欲進之時者需之成卦是也有需飲食進之  
人者需之上體是也有需在上之澤者需之象是  
也故需之字從雨從而雖有用无用不同皆物之  
所需也雲上天所謂從雨而爲物之所需也故  
君子之在位則以飲食宴樂爲朋友故舊忠臣嘉  
賓之所需也九五以酒食之材而需天下萬物之  
求又裕於此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在前而下者或需于郊或需于沙或需于泥此  
需欲進之時也乾在下而上者或需于血或需于  
酒食或需于宥此需欲進之人也邑外曰郊郊道  
於有事之地也剛性好進而又有應則其需常失  
於暫故利用常无咎蓋不犯難行者須之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以險爲遠近初九遠險故在郊二則近之矣故

于沙沙則善制水而不漏於水行寬平之地二得中之象也沙雖不溺於水而性善與水通故雖未能作難而二已小有言田寬平而在中也故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水性善漏泥性善陷九三與坎相近而未入乎險故需于泥寇者好作難而性善敗人之成也坎險之象也坎性趨下不需于郊而與之近則自我致之也故致寇至災猶在外也而能外有所事內有所待故不敗慎者有所待也敬者有所事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以一陰當三陽之進非止而有之也作難而已矣其性滯其力不足以支其勢必至於傷故需于血而者陰之傷也居陰而順趨下而應不固其位而順以聽者也故出自穴者陰之居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之道不先時而進故行則不犯難不後時而縮故進則得位以天德處天位乃萬物之所需也非需於物者也故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人之所需以養也以言五為萬物之所需而能斟酌飽滿其所欲也先乎此者位未正也則已方須而未有所需物過乎此者不正也則可以有欲而不足以有養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六四方需以當三陽之進則傷而失其居上大需之道終矣而以陰居外能保其居故曰入于穴三陽上道也初以待難而居下難平則无所復需于

同進所謂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六不固其位以為之主而不至於傷所謂敬之終吉陽上而陰下

則易之所謂當位也陰而居上不當位而守不足上六能有欲故雖口不當位未大失也不速需辭也容辨主之名也敬之斯賓之矣

訟 訟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向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而下麗則其志同而為同人下險而上巽則其險散而為渙上剛矣而下不同下險矣而上不巽其才又險而健也此卦之成訟也訟而後吉凶利不利生焉九二有孚而窒也則訟訟而不當位也則惕故中吉上九剛過中矣而其訟至於成故終凶此訟之吉凶也訟者之情未嘗无所陷也九二室而後訟而九五則以中正聽之故利見大人向中正也下險則訟之所起也不知險而人險則所陷深矣故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此訟之利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與火同人同人親也天與水違行訟訟不親也夫事有成形而後作作而後能行訟之初必有作之者矣能謀始則何有於違行哉

初六不承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承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上下違行訟之始也剛而過中訟之成也初與四相應而剛與險實相違皆非過中故不承所事夫柔不能始事而始事者在剛故初不敢陵上而陵下者在四故曰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其辯明也者曲在四也故終吉要其有言之後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以剛居險好訟者也不應乎五訟上者也五以中正居上可順而不可訟而九二訟之自作青者也故不克訟以九居二而又在險之中歸而不言其富則无眚矣三百戶富也眚所見妄也逋所居窮也故所取審而疾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居口之終非口訟者也故不往訟不至於歸而逋寔能食舊德者也居不正也故以為正則厲上終成其訟而已以柔從之故終吉以食舊德可也以為任責則從事无成而已非含章可正而有終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初辨明故不克訟剛能變而承上故復即命渝不失其至自外而在險中則口歸歸動而安于上體則曰復命者上所出也即命者順而承之也口无不變也非官有渝而已所謂改過也四雖陰位而剛善動不安口則所居不足以得已故安正則吉此所謂遷善也

訟歸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剛居險好訟者也不應乎五訟上者也五以中正居上可順而不可訟而九二訟之自作青者也故不克訟以九居二而又在險之中歸而不言其富則无眚矣三百戶富也眚所見妄也逋所居窮也故所取審而疾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居口之終非口訟者也故不往訟不至於歸而逋寔能食舊德者也居不正也故以為正則厲上終成其訟而已以柔從之故終吉以食舊德可也以為任責則從事无成而已非含章可正而有終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初辨明故不克訟剛能變而承上故復即命渝不失其至自外而在險中則口歸歸動而安于上體則曰復命者上所出也即命者順而承之也口无不變也非官有渝而已所謂改過也四雖陰位而剛善動不安口則所居不足以得已故安正則吉此所謂遷善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此大人之訟也大人而至于訟有所不得已也行不離中居不无正故元吉元仁也易之元吉或以陰或以陽陽性仁故有以剛而得元吉者因其性也君子於仁也柔故有以柔而得元吉者因其行也復之初九无祗悔元吉而六二為下仁所謂因其性也泰之六五中以行願舉柔進而上行所謂因其行也大人者德足以立信位足以有臨无訟可也而九五與同入交訟曲直務直其情已而不至于終內其性亦仁矣

訟歸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剛居險好訟者也不應乎五訟上者也五以中正居上可順而不可訟而九二訟之自作青者也故不克訟以九居二而又在險之中歸而不言其富則无眚矣三百戶富也眚所見妄也逋所居窮也故所取審而疾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日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不以訟而終吉者初與三也上九則以訟而受服故獨言六三所與而已鞶帶者言自下而受飾也六三從上之象也或錫之者與之志不一也所得不可以久保則欲奪之者眾也故終朝三褫之三

者眾辭也夫上者下所敬而上九以訟受飾未久而眾奪之其可慢也甚矣易之舉時遠者十年近者終日甚者一朝一夕之間非有定例量其勢稱其義而已矣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坎險在下而坤順在上險難作而順足以勝之者師之成卦也先王之制軍積伍而上至師而後內足以爲衆主外足以圍敵故曰師衆也四德之序惟貞爲事之幹則是无物而无正无動而不正夫一也衆而无正則亂而已矣故莫不善下師或或者不一也莫善于師正正者能以衆正也不一者小子也故使不當而无功能以衆正者丈人也故可以王可以毒天下可以王者師之德也以此毒天下者師之事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所謂正也法度出焉而仁足以長人者所謂丈人是也惟丈人實體之故順乎天而天與之應乎人而人從之雖凶事也而吉雖憂也而无咎先王之於天下其節猶醫師耳病淺則養之政之譬也甚則療之刑之譬也其害不可療者則以五毒攻之師之譬也故易以事爲蠱以師爲毒治毒謂之毒猶治亂謂之亂也易之言剛中者多矣在蒙坎則爲亨在師

周易新編

困則爲正蓋德无自性隨祇在而成名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之于水也柔足以容之剛足以畜之故止之斯爲淵疏之斯爲川君子之于民也仁足以容之其于衆也義足以畜之故其居自比而上則成鄉焉自伍而上則成軍焉易之取象有原其始者若訟之作事謀始是也有要其終者若既濟思患而預防之是也有稱其體者師之容民畜衆是也以三者求之則易之象舉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周官之法有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故凶可預防而吉非幸勝初六出師之時也以理則吉凶之未形以事則勝負之未決故以律則吉之道不以律則失律者也失律而臧焉是幸勝也幸勝非吉之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初六方行師者也九二方在師者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丈人之事也長子不足以當也故剛无逸德上順而下應之謂中吉蹈變而行險雖毒天下也而民實從之此之謂无咎德足以承大寵仁足以當人心萬邦之所歸也故可以王可以王則以柔濟剛以文經武之時也故王三錫命用師至於錫命而已非剛克者也乃所以柔克者也非威萬邦者也乃所以懷萬邦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衆欲正正則一莫善于師貞貞正也莫不善於師或或者不一也輿所以取勝也尸靜而无爲者也輿尸則不足以取勝矣柔而不當位以統衆則不一以禦敵則不可以必勝是失常者也是大无功

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輿尸者有可勝之資而不能爲也左次者非不能爲也靜而有待者也其才雖不足以應變而其道未至于失常保无咎而已失律者自內以出之事也失常者在外以動之事也用師之道莫不善于失常而失律次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體順以行險履中以問罪田有禽之時也柔而不正則不能以衆正利執言无咎者也利執言則有任其事者矣故長子帥師其使當而中吉弟子輿尸大无功而正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師之出也上六師之還也以柔在上非用武也大君有命之時也師之出也有大君功者有大无功者有失常者有不失常者无以上之則功之等不明不明而君子小人无所勸沮故開國承家以報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書善人而求定焉可謂體之矣

比 比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此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以文則向陰而反從以道則有所與而反周以事則有所樂而反師比向陰從向陽周禮五家爲比而比各有長君子无所適莫於天下而惟義之爲比則比之情向陰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易曰中行告公從則從之情向陽陰則入陽則出

此比反從者也。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君子雖不為阿而未嘗无所倚。雖不為黨而未嘗无所與。此比之道立而周之名亡。此比反周者也。坎在師則險在此則與地比而已。故師向陰而變比。向陰而樂所向雖同而變樂則異。此比反師者也。比卦有以上下之體而成者。有以一爻所在而成者。比之成卦九五而已。故一陽在上而五陰比之。有比者有比之者。比吉所謂比者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所謂比之者也。故以陰比陽則陰得陽為主。陽得陰為輔。自九五而言則比吉也。自眾陰而言則比輔也。下順從也。以比之者為輔比吉者也。故初曰比吉。言比然後吉也。又曰比吉也。言當體則吉也。筮有初筮有原筮。蒙者致一于所求。故初筮再三瀆此則審人之可比。審已所以比之。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剛則大故為元。中則久故為永。貞元則仁足以長人而為首。永貞則信足以為人助。而有終此原筮者。所以无咎而萃之九五。雖曰匪孚而亦悔亡也。萃无不聚。故廣於比。有黨則有仇。故比有方來者。有後夫者。不寧方來者。以九五為主也。方來者自此而至也。異乎初六之終來也。以比吉之定體則曰下順從。蓋已承我也。以不寧方來則雖乘我者亦將應矣。故曰上下應順從者行有所承之也。應者心有所聽也。後夫內者。上大也。莫非比也。而夫婦為大五以剛居上也。四陰自下而順從之。婦也。上六承五而不順。以夫為後者也。故其道窮而凶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澤上于地，則聚。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上有水則相比而已矣。故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建萬國則方來者有所比。親諸侯則比者有所從。立

法而後世稽焉者先王也。德足以君國子民者君子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无咎者比乎人也。吉者人所比也。比之明剛者不求比信柔者不求比不信。初六柔在下而无應。故必求有孚者比之。然後无咎比之。久則體之故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缶之為器質而虛圓而善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缶之為器質而虛圓而善應者也有孚以盈之。則德足以信於人而終來有它矣。比乎人者有已而人所比者有它也。方比之初名分未定。故比人若不若人所比及其名分已定。雖比人亦吉也。故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者近相比也。二與初近相比可也。乃能捨近比而應五比之自內者也。比之道私矣。剛柔正而位當正吉者也。雖不足以有它亦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陰宜比陽者也。六三下比六二而六二從五上比六四而六四從五非其人也。初亦无比而所比得其人其極至于人比之者。方比之初以柔在下。故也。六三行不中居不正。故比之非其人則傷傷者亦非所樂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皆比也不寧者比寧君臣之義也。不肖者比賢朋友之義也。六四不徇性以比下而反性以從上。向陽而不向陰者也。故以情則樂得所願也。以性則吉不失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陰則幽陽則顯。陰為幽黨陽為顯。比九五位正中而上下應之。顯比者也。比之道陰也。而德與位足以顯之。是以德而不以力。故四陰在下而順我則取之。王用三驅之謂也。上六在前而逆我則捨之。所謂失前禽也。用三驅者仁有所不忍也。失前禽者義有所不為也。有所疑捨居上而使比中者也。故邑人不誠吉。此之謂柔遠能備。邑人寡而弱也。二之象也在內者應不誠之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九五在上皆從以為夫也。而上六獨後之後夫者也。眾皆承九五以為首。而上六獨乘之无首者也。卦欲辨所從則後者為後夫。爻欲辨所承則乘者為无首。陰常先迷而後得主。而不以陽為首則无所終矣。

小畜

三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大畜大者畜也。以君畜臣也。小畜小者畜也。以臣畜君也。以臣畜君而不得位。則勢不行。得位矣而上下不應。則眾罔孚。以六四言之。則以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小畜。小畜之為道。非健而巽。則欲畜而不入。健而巽矣。非剛中而志行。雖入而不通。故以內外二五爻言之。則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健而巽。非順而巽也。順而无干。進若大觀。是也。剛中而志行。非剛應而志行也。應之為言。彼求則應之。不必中也。若由豫是也。陰陽得中而後和。而後雨。天之道也。六四為陰盛矣。而未及中。則是密雲不雨也。故尚往東陽位也。西陰位也。邑有事之地。郊遠於有事者也。此物之理也。陰常之

其反類而後有事六四猶未離於陰也方違於有  
事而不及陽則是自我西郊也故其施未行及夫  
離所居而畜極則交際之道通交際之道通則既  
雨也无不施既處也无所事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一爻言之則為雲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之  
象也既雨既處則異乎此以二物言之則為風行  
天上功不及物之象也風行地上則異乎此故大  
畜之道剛日新其德可也小畜之道柔懿文德而  
已矣一朝之勢之能畜也則積之久而後畜一人  
之力不能畜也則合眾志而畜之未嘗暴也而沒  
以光大者錄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成卦之初惟六四為小畜成卦則六爻皆小畜  
也故有能復于初者初九是也有復于終者上九  
是也有已失于初而猶足以牽復者九二是也有  
未至于終而強畜之以至于反目者九三是也有  
勢不足以畜則上合志以畜之者六四是也有德  
與位足以畜之而又以其鄰者九五也是也初九以  
剛畜于初而六四以巽從之過未形而反于正復  
自道者也所難於為畜者下畜而上不從也不畜  
而上不從則君臣之義傷矣今以畜為事而復所  
畜者自道則是吾之義全也故何其咎吉何其咎  
者无過之可補也傳曰畜君何也其意類此故小  
畜莫善于復自道而牽次之又其次則待其終而  
已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以剛中畜所謂剛中而志行也五雖不應而  
終以巽與已所謂牽之而後復也雖不足乎復自  
道而亦不至於輿說輻故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自失矣而欲正君則君將反目以怒我因修以濟  
我其能吉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小畜之道剛中然後志行九三過進而剛不中德  
不足以載上而敗其可行之才者也故輿說輻非  
尚德載也九三過剛而尚往上九過剛而不愛畜  
則義不足以相制而恩不足以相親故夫妻反目  
非婦正厲也古之人諫則以為諂已甚者或因其  
所修而擯之其失蓋以此故夫夫婦婦則能正室  
能正室則无事于畜矣雖畜矣不至於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六爻惟六四九五為有孚蓋惟正當正中然  
後能發志也柔而當位以巽為畜有孚者也三陽  
方進一柔不足以畜則勢必至于傷柔弱不果於  
避難則必傷而後去夫血者也知三陽之失正則  
過分以畜之者義也知九五之同德則易志以合  
之者智也初雖傷焉終无咎矣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剛不失中巽不失正不應于陽而與四合志有孚  
學如者也方小畜之時而以盛德處尊位合眾力  
以畜其君而人莫不從富以其鄰者也有孚者誠  
足以結之也富者利足以使之也固高位而无所  
同于眾此獨富者也雖謂之竊位可也

上九既雨既處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初不雨柔不及中也其終既雨剛過中也  
剛中者亨而已剛過而畜極則勢足以畜其勢若  
足以畜其君則剛柔相矣故既雨无事于畜則无  
待于尚往故既處其畜之也固非一人一日之力  
而其體終于巽尚德載者也夫妻雖不反目而婦

道失正矣故婦正厲陰陽雖和也而於陰為盛矣  
故月幾望君臣雖和也而於臣為疑矣故君子征  
凶

履  
三三上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  
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  
疚光明也  
履之為道有以柔履者有以剛履者以柔履者以  
進不為陽所害為通以剛履者以居不為陰所病  
為盛故履之成卦其亨在六三而光明在九五六  
三以柔履者也惟說而應乎乾是以雖履虎尾而  
不咥人蓋不為陽所害故在下而亨九五以剛柔  
履者也惟以中正也是以履帝位而不疚蓋不為  
陰所病也故在上而光明要之以柔為始以剛為  
終以在下為亨為通以在上為光明為盛也使非  
以禮立德以和制行其往有漸其施有成孰能與  
此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而下澤則上下辨有名以陳之也上健而下  
說則民志定有分以一之也上下辨而民志定則  
各安于所履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有履而善始者有履而善終者有履而甚安者有  
履而近危者有臣道而履者有君道而履者有幽  
人而履者有武人而履者初九履而善始者也  
德而无位故曰素履履以不處為義宜上而在下  
也則亢不可以處故往无咎往非有應也獨行願  
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此幽人之履也剛得中非素履也遠于五而安非  
懇懇也故曰履道坦坦懇懇危之至也坦坦安之  
至也无應乎上而有得乎內故曰幽人正吉正吉  
斯不失正矣進退去就中不自亂者非獨行願  
而已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此武人之履也不正而視焉不足以有明也不中  
以行焉不足以與行也承上體之末而九四實乘  
之非說而應乎乾也位不當者也其志剛而有應  
非獨行願而已果於有爲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此臣道而履者也承上體之末而處多難之地非  
履道坦坦者也履虎尾而愬愬者達其上體而  
承其君非獨行願而已也其志行者也終吉者非  
往无咎而已也往无咎則自此而始終吉而要其  
終貞吉元吉則當體而足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君道而履者也以柔履者常嗟于剛以剛履者  
常坎于柔九五體剛而中正履帝位而无累于陰  
焉非幽人也乃明王之夬履也履之道以柔應而  
九五獨以剛決故貞厲以六二爲亨以九五爲光  
明盛大之才也故位不當也而內位正當也而厲  
交不足以具其成才也故履以和行和行貴中六  
三之柔不中而九五之剛太過皆不和者也一則  
以凶一則以厲其能元吉乎其能貞吉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履而善終者也智以有明仁以有行雖有爲乎  
外而常有應乎內視履考祥者也禍福之生皆有

時焉而履道之終考祥之時也履之初欲往而履  
之終欲旋故其旋元吉貞吉智也元吉仁也履柔  
道也元吉下道也而在上故其考祥也大有慶非  
履而善終乎

泰

三三上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  
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也

陰陽行乎天地之間其相推也則爲往來其相感  
也則爲屈伸其成象于始也則爲消息爲消長其  
成器于終也則爲盈虛爲盛衰蓋非一日之積也  
否泰者反其類者也三陰之外以屈而三陽之內  
以伸則爲泰三陰之內以伸而三陽之外以屈則  
爲否泰則吉亨否則不利君子貞吉亨也者以爲  
莫適而不通也不利君子貞也者以爲雖君子貞  
亦不利也故言一體之相交則天地交而萬物通  
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內外之相爲則內陽  
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夫如是則適而不通乎內陽所以生  
也而外陰則成之也內健所以用賢也而外順則  
際之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大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天地之道民所由也天地之宜民所利也裁成其  
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者后也陰陽風雨晦明之  
氣淫則生疾故損其有餘而裁成之四時之行百  
物之生皆有理焉故順其自然而輔相之蓋君道  
而大有爲者惟泰之時爲然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士之進未足以爲泰衆賢皆進泰之時也君獨  
有交乎下者未泰也君與臣皆願交焉者泰之時  
也否之時亦然故泰之時君子以其類出否之時  
小人以其類處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者以其類出  
也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者以其類處也舜之二  
十有二人周之多士可謂泰矣茅之爲物潔白柔  
真拔之則牽連以出君子以類之象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皆以剛居陰也蒙則有蒙而已故包蒙泰則上下  
交无不有也故包荒剛中也而以下交於人爲道  
包荒者也九三不中矣而猶承之用馮河者也外  
與眾陰爲應故其仁不遐遺內與眾陽同志故其  
義則朋亡六五中以行願之君也方以至柔下之  
而已之志方上行得尚于中行者也盡臣道而大  
有爲者惟泰之九二爲然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交言相通也天地際言相近也九二有平而  
无陂有往而无復行義於易之時也故中行而得  
尚以體常也九三則平者將陂往者將復知幾於  
未然之時也故艱貞則无咎以慮變也往之而已  
矣則是以前命滅故也勿恤其孚則是以人勝天也  
雖不足以得同而于食有福亦異乎不榮以祿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上下交也剛者願交乎上以柔應之也柔者願  
交乎下以剛應之也故初以柔即剛四者君也  
四以其鄰即初初者臣也德之可用者茅也拔  
茅者以德言也位之相比者茹也以其鄰者以位

言也。翻翻者順而下也不當以其降者皆失實而有求也。皆有實而有求則其初也。以中心願而非強故不富以其鄰非利使也不戒以孚非言喻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至尊而下卑以至柔而接剛帝乙歸妹者也不于其難而于其易中以行願也而不違仁以祉元吉也。

上大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此半者彼往者復之時也。城復于隍卑不上承而外不內衛也。勿用行師其志不同而眾不為用也。自邑告命大者往而小者擅命之意也。柔之為德上而不足與變故在既濟為終亂而在泰為貞吝。九三則智足以與變矣。在泰而持盈者如九三可也。

否

三三 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陰內陽外。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則是不可以人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是不可以力致也。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所謂莫之為而為之也。道之將興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君子之於行已蓋常也。有泰之道矣。而反遇否則否之者天也。故曰：否之匪人。身有大貞有小貞。有女貞有童僕貞。有君子貞。小貞小者以為貞也。大貞大者以為貞也。柔順也。

引易行考卷之二

蓋

中正而獨見乎其應則謂之女貞无所與也。而有其所承則謂之童僕貞。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能通天。下之志者則謂之君子貞。否之時上下之志不通矣。君子方且以儉德避難。其能通天下之志如同人之時乎。故曰：不利君子貞。姤曰：女壯吉。勿用取女。蓋言小人不遇也。遯曰：小利貞。蓋言君子不可以大有為也。否曰：不利君子貞。蓋言君子不得盡其性也。剝則不特不利君子貞。而已有攸往。斯不利矣。自復姤而上。惟否泰為反其類。故君子小人各以其類而消長。而泰則曰：小往大來。否則曰：大往小來。泰之極至於上下交而其志同。蓋通然後同也。否之極至於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蓋人道息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晉而萬物觀者明德也。故君子以自昭約己而已矣。矣不敢以自大者儉德也。故君子以避難以儉德避難則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類。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之初以其類征吉以其類出也。否之時以其類貞吉以其類處也。征吉者動不失道也。貞吉者靜不失德也。動不失道故其志在外而有行靜不失德故其志在君而有待。否非向口之時而君者出命者也。方否之初不向口以有求而守正以俟命不特逢吉而已。離亨可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君子之於否避難而不亂羣可也。上足以休否而美之下足以通否而亨之者。惟大人為能。六二柔中而已。非大人也。故包承小人則吉。未能不亂羣也。

也。大人則否乎。包承不足為也不亂羣則不避難。不避難則可以反否矣。在下而比我則包之在上而乘我則承之亦異乎。泰之包荒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大人之才雖足以治否而位不正當則猶不足以致美。况小者之才乎。六三以位則不正以才則不當。彼者將平矣。而不足以有為包羞者也。包之為言不能有所發者也。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初六否而未行則志在君而已。九四上達而近君故志行而能有為也。近君而不能有為則羸位有為而无待於君則擅命竊位則不仁。擅命則非義人之所違也。豈能為人乎。故有命則无咎无咎則疇離祉。泰之六四皆失實而有求者也。否之九四皆得志而有為者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故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大人而在臣位者也。况身為君乎。九五大人而為君者也。剛則善變中則能通以變通之才而居正當之位。休否者也。亨不足道也。易以陰居陽則不能有之才不足故也。以陽居陽則固有之才當位故也。九五可謂固有之矣。在否而固有其位非保其存者也。其亡其亡者。也。其亡其亡則常存矣。故繫于苞桑也。苞桑言其本固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莫適而非塞也。而我通之則曰：否亨。皆非可善之道也。而我休之則曰：休否。至於傾否則非或使之也。否終則傾自然之理也。故上九先否所遇不利也。後喜无往不同也。

引易行考卷之二

蓋

周易新講義卷第一

周易新講義卷第三

宋 龔原 深甫 撰

同人

三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皆柔也得位而上下應之而小畜則是以小畜大也非同乎人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則是以小有大也亦非同乎人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所謂同人也以一卦言之則上健而下麗以二爻言之則以柔而應剛以成德言之則如乾行乎上而萬物莫不同之也故于野亨无所問也利涉大川莫能陷也利君子貞天下之志可通也文明以健雖斷金可也况于易乎中正而應離于野可也况于宗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則君子小人聚矣故所聚同者類之使不雜而所生同者辨之使不亂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道无方莫如野无事莫如郊出莫通於門入莫吝於宗其戈或攻而不克或伏而不興或大師而後相遇皆不能无異也初九善麗而上同者也上无乘之者則非伏而不能與故同人于門无咎以通道也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門者眾所由也通道也宗者已所屬也吝道也同人之道以野為亨而惟其應之麗非通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二正應而已乘之五敵剛而已禪之雖私有所欲而勢不可夷行伏戎于莽者也乘不中之征而雖炎上之性不能困而反則升其高陵者也三歲不與何可行也莽非可以夷行也伏戎有待而與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升者自下而升也乘者在上乘之也九三之於五升之者也九四之於三乘之者也陵高以待五之象也墉在內而捍外三之象也二實應五也而以力求之三特犯已也而以勢侵之義弗克也惟其居陰而善變故初雖違則而其困也而能反則斯吉矣何三歲不與之有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之相去也一則以出一則以處一則以語一則以默此其迹不同也其利斷金其言如蘭此其心能同也故初雖喪正應而終相得二雖隔三四之大師而終相遇使中直不得于前則豈能善其後乎後笑所謂相得也大師克相遇所謂善其後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時有伏而不興者有困而反則者有大師克相遇者可謂擾擾多事矣而上九在外而獨遠於事同人于郊者也雖同人之志未得而處已之心无悔矣况咎乎

大有

三三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君尊而剛臣卑而柔剛者在上面能畜柔者方止



而不犯此君臣之義也無時而不然者也故大畜之君則欲健剛爲實輝光日新其德而後盡大畜之義剛健篤實美也輝光日新其德大以聖也蓋大畜之君不能終始如一則不足以利貞利貞大正之謂也大有則君以柔有臣者也君道以畜臣爲常而以柔有之則是賓師之禮也有時而然者也故其君之德則欲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而後盡大有之道剛所以立也健所以行也文所以交也明所以辨也應乎天而時行設之當也蓋大有之君有德矣而設之不當則不足以元亨元亨也者以其善而亨也易之言應乎天者三有自然而應者有感之而應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自然而應也大畜之利涉大川大有之元亨則有時而然也此感之而應也猶革之應乎天也女君之於臣有上而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有向而養之者大畜以剛健篤實爲體而不家食此上而養之也泰則內健而外順此下而交之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此向有之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莫非天也而遏惡揚善者天之休命也君子之於有所之衆用明而順之使善者興惡者莫行焉然後大者可終有也惡者投隙而入善者畏忌而不進則大者見幾而并矣其能有之乎

初九无妄害匪咎觀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妄害也

大有之君之於臣也有下而交之者有向而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則猶泰之六五也有向而尊之者則猶大畜之六五也惟下而交之也故最下者以无妄爲害積中以載者以有攸往爲善在上而尊者則用亨于天子在下而近君者則用明而匪

周易新義卷三 初九折溝疑也

其彭蓋君有以下之則臣得以上達也惟向而尊之也故上九以信順之德而爲大人之所助也君子之於困獨立可也大有則向賢矣而初九在下无應以无交爲害者也其害非其咎也在下而已矣故匪咎觀則无咎觀者難進之謂也臣无交則欲觀君有交則欲易各稱其義爾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取也

剛善任中善容六五以信委焉而已則積中不敗大車以載者也上以柔任之己以剛爲之用不能有爲則止於陰矣故有攸往无咎上方畜我以剛則有法守矣雖无往可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臣守義實師任道守義則難犯故在中者无尤有應者利已任道則无方故中行者在過中者乃亨九三公也而用亨于天子則是大人之事也小人而爲之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大有之世君以柔任臣而不爲弱臣以剛事君而不爲強九四上承以柔任臣之君下比以剛事君之臣兩有所親則上下之禮齊下比而上不比則君臣之義廢其迹在嫌疑之間而其明足以辯者終於趨上耳此善用明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僞也

上欲交乎下而下有不應者非信以發志也六五則異乎此矣其與九二也以誠而不以位至相忘而无間所謂體敵而志同也故厥孚交如志其有不發乎別嫌疑嚴分守而下猶有犯者非易而无

周易新義卷三 初九折溝疑也

備也六五則異乎此矣未嘗奇臣以剛也而藏之者不敗承之者不疑過中以通之者无憚則是德威惟畏者也人其有不畏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有德而无時則莫尊况欲尚乎有時而无德則莫尚况助之乎上九兼信順之德而過尚賢之時以位則極上以道則至尊乃天人之所助也尚何以无交爲害乎

謙

三三 上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剛下柔而不上柔上行而莫禦此謙所以亨也盈則爲虧爲變爲害爲惡謙則爲益爲流爲福爲好此謙之異乎盈也謙之所以亨不惟見於卦之二體而天地之道實如之謙之異乎盈不惟天地鬼神人道亦如之而又見於爻之九三故君子雖甚盛德成功每以謙爲終焉若九三是也九三以一陽下衆陰謙尊而光也雖在下也而衆陰實歸之卑而不可踰也其能无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以謙而聚寡以謙而益此謙之在物也待賤者之禮不以待貴待不肖之禮不以待賢此謙之在已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體有吉凶用有利不利在下在內者謙之體也故常吉在上在外者謙之用也故常利初六柔在下謙謙君子也卑以自牧則能成德而人歸之故用

周易新義卷三 初九折溝疑也

涉大川吉初六以德下人者也君子之始也九三以功下人者也君子之終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以柔承剛以下感上鳴謙者也因性而已矣非有所迫而為之也九三方以功下人非感而求應也故以動則中心得以靜則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剛來而下柔上承而下綏有功而謙者也故曰勞謙有功而不終者多矣君子致恭以存其位能固己也以其功下人也者功足以服人也以賢臨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故舜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順而當位居則无不利者也不敢乘剛以為逆而却之以為謙行則撝謙者也則者吾性之所有也動而順之豈違則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以謙居尊不自盈也而眾陰從之不富以其鄰者也人道惡盈而好謙五誠謙矣而二不應則人所惡也以征不服何不利哉

上大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三眾陰之主也而已實應之鳴謙者也自下而承剛非不得已也中心得者也自上而應剛不得已也志未得者也上六在上而謙眾所好也九三上而不應眾所惡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六五尊位而大中不富以其鄰行師可知也利用侵伐无不利不必邑國也上六所用者眾而所征者狹其

為利僅矣

豫

三三上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為道與物通之時也自上下而言則眾陰求豫於一陽而一陽有由豫之道所謂剛應而志行也非剛中而後志行也自內外而言則坤體順震體動所謂順以動也非險以動也其本雖由剛應而志行及其與物通也則順以動而已矣故大則天地如之小則建侯行師亦如之眾无定主建侯之時也上順而下作險行師之時也二者皆順以動者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蓋運速中而寒暑當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輕重當非而不煩以益也易之卦有言時者有言時用者有言時義者卦皆時也而為大者之時則四顧之養賢解之解難革之革命大過之過是也蓋卦大者不可以有為也有時則有用有義矣其用方不利也而大者可與利用者三坎之險睽之乖蹇之難是也其義方難知也而大者可與精義者五豫之知幾隨之隨時遊之有厲姤之相遇旅之旅人是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德者成於樂也故德盛而樂成焉樂者德音也詩者德音也舞者德容也故作樂而德崇焉季札一觀韶舞而知舜德之難及樂實崇之也故可以利同人天人之際而无間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者與物交者也上交則失於諂下交則失於瀆故有應則欲有待而无求无應則欲知幾而不動由中止則不待久而吉非中正則動與止皆悔也初六在豫之初而求豫於上失於諂者也非有待而无求也故鳴謙可也厚已以下人也鳴謙不可也屈己而求諸人也方豫也則屈己而求諸人其志不行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天下方動以求豫也而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辨於眾而不動介于石者也不離中正見幾而作眾人方沉冥於所欲以取凶悔而已超然得其所矣不終日貞吉者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君子孰能與於此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鳴豫者感諸中而求之也肝豫者形諸外而求之也介于石者與眾辨也由豫者與眾同也冥豫則失其性矣六三承九四而求豫上交而諂者也故不旋日而悔止而有待於上六雖終无應猶愈於諂矣故遲有悔遲有悔也者不必有之者也故豫之為道有以得已為善者有以通物為善者中不離道正不失德眾方動也而獨止此以得已為善也而六二以之非中也非正也而才足以當位道足以應眾而眾非我不豫此以通物為善也而九四以之六三則異乎此矣動而有求悔靜而有待亦悔内无以得已外无以通物所謂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象陰由我以豫而无陽以分之由豫大有得者也處多懼之地而大有得焉則不能無疑疑則下不



不足以正其名也若噬嗑頤井之類是也有兼物象而成卦者不足以正其名則又取諸德而試之也若否泰咸常之類是也有備上下內外而成卦者無待於物象也若師訟之類是也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剛上之成卦訟師之類是也成卦與德不同者德無待於成卦也若大有之類是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則德無待於成卦也有即德以成卦即成卦以爲德者德無異乎成卦也若咸恒之類是也於恒之成卦則知咸之所成以成卦於咸之爲德則知恒之所以爲德此德無異乎成卦也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則蠱之爲德咸恒之類也故蠱之成卦以剛上而柔下以巽而止蓋言不可以爲恒也其元亨也亦以剛上而柔下亦以巽而止蓋言不可以革也恒雖剛上而柔下能巽而動矣非巽而止也此蠱之不可以恒事之爲蠱也非若白轉爲黑其陵夷漸漬以至於壞也故雜卦則欲飭之衆父則欲幹而無裕非革之也因之而已剛上而柔下因其位也巽而止因其勢也此蠱之不可以革也而因之此蠱之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治則無事矣無事則有事之所由生故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事之所由生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先甲者知之於尚微之前也此有始而能終也後甲者圖之於已著之後也此有終而能始也甲東方之日也以時則春以事則始以道則仁巽而止之才也庚西方之日也以時則秋以事則終以道則義九五之才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之時事廢而民不興故事欲飭民欲振振民而已不知所以育德則與事轉徙而離道違矣故濟以育德而後上可以立道而下可以善事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有家事有國事居事理者故治可移於官故幹蠱者始於家父子天性也則以恩屬而不離若臣人合也則於事終而可退故不事者終於臣初六事之始也以柔巽乘剛中有子者也九二剛中而無違德所謂考也考以无違德而成名子以意承考而无違志則父子之美也故雖莫之應而无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六爻雖終於臣而上下相承家事而已故有母子而非其正者有父子而非其中者有父子並美者有父雖過中也而子以中用器者有己有才不足以幹而裕父之蠱者九二之於六五所謂母子而非其正也從子而巽乎內者母道之正也制義而止乎外者子道之正也六五母道也而止乎外九二子道也而巽乎內皆非正也故剛之巽乎中正也雖可以幹蠱而不可以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此父子而非中也上九不中而止乎上爲父而不義者也九三過中而不應爲子而不從令者也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故其不中則小有悔其巽乎正也不至於失道故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此才不足以幹也隨廢而與之幹父之蠱也委而容之裕父之蠱也性柔以止而適於上往不足以得親也往則見吝而已吝者反終吝也見吝者不

待有事也猶言見凶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剛父道也柔子道也子剛而父柔非理之正也出乎義故也父剛而子柔理之正也生乎德故也上九剛矣而六五以柔中事之承以德者也故用譽譽剛子之成名也故剛中而无違德父之成名也柔中而无失道子之成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方事之初不能事非臣道之正也故雖獲疾風沐甚雨不以爲勞勞義則然也事終矣而不知所謂不事亦非臣道之正也故雖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不以爲逸道則然也上九事終而退剛而无口靜而无累事道之君子也其可則也豈獨行乎哉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反遜者也二陰長則陽避陰而遜二陽長則剛當位而臨前此者復而已未足以臨也後此則交矣非所以爲臨也惟二陽進而得位然後爲臨也故剛浸而長則爲元亨剛中而應則爲利貞故陽由是而進陰由是而退君子由是而後長小人由是而後消則爲天之道也雖然有進者必退有長者必消其理不可以不早辨故於方長之臨則告之以不久之遜至于八月有凶所謂不久之遜也陽生於復而臨次之陰生於姤而遜次之自復至遜所謂八月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悅民无疆臨者與民親也與民親則非辨上下之時也故教

思无窮以厚終也政則容保民无賴以厚載也不以厚終則苟豈能久乎哉不以厚載則薄豈能遠乎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之為道有行正以為臨者有行中以為臨者有在上而志在內者有在下而志在外者有位當者有位不當者初九在下而猶應陰剛長而志在外所謂行正以為臨在下而志在外者也故以道則為咸臨猶與陰也以德則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之為言感應以相與以德則君義臣仁无所用其剛以位則君上臣下无所用其臨而九二以剛正君六五以柔納之則君之所受教而非君之所教也故以義則未順命不特體吉而已其用則无不利也晉之初未受命也者未進也此則未順命也者方臨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臨之為道以中正為利者也初九六四則行正而未中六五九二則行中而未正雖未足於道而皆可以臨者也六三以不正為說甘臨者也甘非所以臨也而又乘剛无攸利者也然在下卦之上而不固其位以趨下則初雖東之而其終必有以順之故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方臨之時以柔居正以順應剛以至而臨者也非以大而臨也至者德性誠心足以臨也雖不足以行中亦无咎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臨之為義或與以臨物或求以臨己方是時也知

剛而不知柔知柔而不知剛皆非所以行中也惟六五也用晦而明其位雖有與也而其德則每求諸人柔不至弱剛不至亢以知而臨也故為大君之宜以行中也以王臨下則有位而已矣安所事知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以知臨者欲用晦而明故六五以之以仁臨者欲以厚終故上六以之居上而體順剛長而能從陽仁而知所厚者也故曰敦臨雖在外而不應而其志在內順足以長君子故吉无咎

觀

三三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大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生於有所觀觀者有所示也大而在上者有所示則小而在下者觀之也雖然大者在上而不得位不足以觀也剝是也也在上而非大者亦不足以觀也大壯是也下陽得位而在上四陰在下而觀之此足以觀也故曰大觀在上大觀在上有位而已矣有位而无道德以示之則雖有觀焉而不及化故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順而巽者以道因民也中正者以德觀民也宗廟之祭初有盥以效其誠次有薦以致其物大觀方以道德示民則下觀而化也无待於薦矣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要之觀為體觀之者為用天也聖人也皆以神道而觀也聖人則觀諸天眾人則觀諸聖人皆以彼行觀焉而此觀之也道之為言无乎不在則亦无乎不是而此曰神道者以為是也雖有所示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无言也運以至健

之精昭以燦然之象而四時不忒者天之神道也无為也順性命之理以侑萬物之神而天下服者聖人之神道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者有見於上下也觀天者有見於上也省方觀民設教者有見於下也无見於上則教之本不立无見於下則教之末不成聖人之於天下所以能使人自得於性命之中无小无大无賢不肖如饑者食渴者飲各滿其欲者本末具而已矣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有君子之觀有小人之觀有女子之觀當位則觀我生不當位則觀其生君子之觀也內无所知外无所與童觀而已矣小人之觀也雖有所觀也而獨見其應者女子之觀也初六柔而處陽在下而无應於上童觀者也小人常以多才而用咎故童觀无咎君子則以多識為德而為童觀則吝矣故初六童觀非君子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之為道以近陽為美以在上為盛以在外為廣六二以陰處內又下而遠於陽雖有所觀也獨見其應而已矣女子之觀也故曰闚觀猶柔以中正也故利女貞方觀有而利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无知也无與也則為童觀有所見矣有所與矣而致一焉則為闚觀此以所能而觀也或觀我生或觀其生或觀國之光此言觀之所在也六三順而應上柔而不有其位非致一者也觀我生進退者也可則進否則退九君子之成才而能度德處位雖非中正也而不失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我生而進退者才不足也才足矣則其進退也  
觀國而已六四以德當位而上承陽觀國之光也  
近君矣而有所觀則不純乎臣故利用賓于王蓋  
守君之命而進退者臣道也觀國之光而進退者  
賓道也易有尚賢之時有尚賓之時大有大畜之  
六五尚賢也觀之六四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以已當物則所生者自我故六三九五則觀我生  
我无所事觀也觀彼而已則觀我生九五位乎天  
位天下之所觀也而无以觀民則我生之得失不  
足以自反故剛中而應以巽為道觀我生者也其  
觀民也以觀我生君子之道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初六觀之始也上九觀之成也方觀之始也不知  
達所知擇所與以博觀則不足以成德故童觀君  
子各方觀之成也不能觀彼之可否而苟欲達其  
志則不足以行其義故觀其生君子无咎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觀彼而已矣孔子之事也故以  
道言之則君子无所事觀也泊然而已矣以事言  
之則有與民同患者矣故觀其生者志未平也小  
人之於觀有不可以觀者有非所能觀者故惟童  
觀无咎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  
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有取諸物而成卦者若噬嗑之類是頤中有物  
者噬嗑也虛中而不實合以覆其上分以承其下  
者鼎也巽乎水而上水者井也水火相息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者萃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者睽也水火相遠男女相得則  
為既濟水火不相遠男女不相得則為未濟此皆  
取諸物而成卦也而象則參互以見之故於睽睽  
則既濟未濟之成卦可知也於噬嗑則鼎之成卦  
可知也不獨成卦如此也而其卦之才亦參互以  
見之鼎之象曰以木巽火烹飪也言鼎之才也以  
鼎而求噬嗑則動而麗者噬嗑之才也噬嗑除間  
之卦也其卦具頤之上下也而其中有所謂間  
也其才動而麗也則能除間矣故頤中有物曰噬  
嗑噬嗑而亨蓋有間則能合斯亨也卦德之亨  
也有言其所以亨者其亨不在成卦而在其德也  
若蒙亨困亨之類是蒙之亨也時中故也困之亨  
也險以說故也有不言其所以亨者其亨不離乎  
卦體也若豐小過之類是明以動故豐則豐之亨  
也可知矣小者過而亨也則小過之亨也可知矣  
噬嗑而亨豐小過之類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  
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此言所以利用獄也剛柔分  
者分不亂也動而明者才足以有為也雷之為物  
也善發隱伏動之至也電之為物也善燭幽暗明  
之至也動而明者非明以動也動而能明而已雷  
電合而章則動而明不足道也蓋若天行然也其  
初動而明其盛合而章則宜大有為矣而終利用  
獄者柔不當位也柔不當位矣而利用獄者動而  
明合而章故也易言不當位者不足以有是也故  
以陰居上以陰而得尊位大中皆謂之不當位以  
噬嗑之才而濟之以剛中則豈特除間而已哉故  
噬嗑利用獄睽小事吉一義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立法以除間者先王也行法以治罪者君子也有

間則欲正其始故明罰勅法豐則刑故无小矣故  
折獄致刑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利用獄之卦也初與上受刑者也中爻則有  
位而用刑也刑非先王之所得已而人常至於受  
刑者凡以非所行而行之非所明而明之非所通  
而通之也故先王皆有以治之校者治之械也而  
噬嗑治之法也在下而履之者履校也所以懲其  
始故滅趾趾在下而行也滅趾則不行也在上而  
負之者何校也所以治其終也故滅耳耳在上而  
聰也滅耳則不明也其中噬嗑則至於滅鼻鼻者  
在中而通也滅鼻則不通也初為下為始者也故  
懲其始絕其行則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柔脆者膚也全體而乾者膚肉也乾肉雖堅而不  
聯骨乾筋則聯骨而復堅故噬膚為至易而乾肉  
次之噬膚為至難而乾筋次之二與五皆乘剛而  
得中也而二為正五六失正此噬乾肉者所以不  
如膚之易也六三九四皆不中而失正也而九之  
才有餘六之才不足此噬乾筋者所以未至脂肉  
之難也二柔也柔則不能為而能噬膚滅鼻者  
乘剛也柔而乘剛則能資諸物以為明故柔以行  
之明以議之外足以除間而內足以絕其通也易  
有才不足而資諸物者其例見於此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用刑之道中正而已矣正則詳而當中則決而和  
六三失正而不中者也故以除間則不足以噬膚  
而噬腊肉言至難也以治人則不足以遇毒而遇  
毒言不和也夫除間而至於和所謂噬嗑而亨也  
六三之位不當而動則剛乘之可謂不和矣故其

六三之位不當而動則剛乘之可謂不和矣故其

不能亨也為小吝其卒有應也為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之與六三同德者也而九之才為有餘故其初噬乾肺蓋異於腊肉也其終得金矢蓋異於遇毒也金剛而能化也九之才也矢直而利於行也離之性也剛而有所噬噬而有所得則動斯吉矣而猶待於艱貞者下不應故也下不應則所難在已故艱貞而後吉雖吉而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而有所滅者義足以制其非也噬而有所得者不惟制其非而已其終又足以得諸已也噬而遇毒則非所宜得矣六五柔而不正也則德不當其位故噬乾肉其行得中而上行也故得黃金矢者剛而能有行也得黃金者中而能制變也所居雖失正而所得則得當故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此惡積而不可撝罪大而不可解之時也夫非所明而明者聽不明也然後絕其明則其非所行而行非所通而通也亦如此而已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賁  
三三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者乾坤交相文也以坤上六之柔而來文乾之上九二之剛也以乾九二之剛而文坤之上六者文柔也剛大者之才也大者之才而柔以文之者

尚易新編卷之三

大者之事也故亨柔小者之才也小者之才而剛以文之者小者之事也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雜而成文者天文也二爻之謂也文明以止各有形名而不相雜者人文也二體之謂也天文則時變存焉故觀之以察時變人文則教化生焉故觀之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旅則明在上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尙恕也賁則明在下故明庶政无敢折獄尙文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賁之成卦剛柔相為文者也爻則或自賁或兩相賁或无不賁各以其才而已初九剛而在下賁其趾者也六二在前而可乘也欲載已以為車而已以非正不從舍車而徒者也賁之時雖分剛上而文柔而柔不以正則弗乘者所謂義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賁其趾者剛足以有行也故義弗乘非正之車賁其須者柔而不能自立也則與上與而已六二以柔承剛九三得之以為飾賁其須之象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有自飾者有待物以為飾者自飾則以其德故九三六四皆曰賁如者自飾也待物以為飾者不以相近則以相應而已故三之濡如者二飾之也夫剛上文柔可也而在下體皆非正應也而以近相飾則近於苟合矣豈可以久哉故永貞然後吉吉則在物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九三无應而陰乘之文明而麗者也故其受飾也濡如六四則靜而止者也九三雖欲飾之而不受

故其潔已也皤如而已皤如以待應則應至矣故曰白馬翰如初九在下而无尤飾剛動而趨上白馬之象也然當位而止則不能无所疑故雖正應之來也匪寇也乃所以為婚媾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園物所生也束帛禮所厚也以陰居陽則是以文為約之時也故物所生則致飾以強本體所厚則加少而節用也其性當故吝其行猶不中也故終吉而有喜有喜者得所欲之謂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者剛柔相文之時也或有應而相遠或无應而相近雖其初不同而其相為文則一也文之極則反於約故六五則強本而節用上九則白賁而已傳曰白受采白賁則受飾衆矣此其所以在上而得志歟

剝  
三三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易有以一爻所在而成卦者大有同人是有以中爻相勝而成卦者大過小過是有以爻之消長而成卦者自復以至夬自姤以至剝是剝與夬反者也夫剝而易剝幽而難陰不內比非順理也以艱訟言而決之則其道顯其勢易故夬決也剛決柔也決言其體順也陽在上非逆理也徒以失位而下不厚故陰以漸而傷之則其道幽其勢難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變言其成速也有剝者有剝之者剝剝也言君子之剝也非剝之也易貴陽而賤陰尊君子而卑小人故自姤以至剝自復以至夬

尚易新編卷之三

皆以君子為主夫則君子盛利有攸往之時也則君子衰不利有攸往之時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象則微器則著方其始則也其勢必窮上反下反下則陽息而陰消矣故君子之於剝則順而止之蓋方剝則知其反下也天之行也一陰一陽而已小則積晦明而為晝夜大則積寒暑而為四時消者不得不息息者不得不停盈者不得不足虛者不得盈皆有數焉可策而知也天之行也如是則人之道亦如是故君子仰觀陰陽之理而知君子小人消息盈虛之分方小人之息也則逆而絕之不使之有為若姤之一陰是絕之不得也則先患而避之也若遯之四陽是小人盛矣上下否矣遯不可以不亨矣則偷德避難而已若否之六爻是剝則小人極而君子將復之時也故雖不利有攸往而其勢有可順而止之者其消也以爲息而小人不能絕其欲息之形其虛也必爲盈而小人不能亢其方盈之勢如一陽之氣復乎陰盛之下雖未生焉其勢必復也昧者不察乎此小人之方息也不能迎而絕之及其盛也則急與之爭小以殺身大以亂國豈知所謂天行也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象之言物性也性本下也而在上則謂之上若雲上於天澤上於天是性本平上也而比乎下則謂之附若山附於地是夫高以下爲基貴以隱爲本基本之固則高者易顛貴者易覆矣故制字者反亨爲厚蓋亨以亨上爲道厚以厚下成名厚者所以固其基本也剝之象在下爲五陰所剝下不厚矣下不厚則宅於上者危故爲反亨以厚下然後安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厚下之意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安宅之意也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如南山之壽不壽不崩豈有剝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牀者所安也足者在下而止也不上以厚下則所謂宅者安宅豈有剝哉惟其无以厚下則薄而上危此剝之所由起也初六剝之初起方是時也而有以正之則其勢必至於滅下也惟无以正之也故滅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足者下道也初之象也辨者上體之與足分也其下則過於足其上則未及膚二之象也其勢猶正也而卒无以正之此其所以亦蔑貞凶也皆滅下也初則滅下者方變剛也二則未有與者未與剛也變剛者方剝也未與剛者剝未已也至三則有與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與夫反者剝之六三猶夫之九三也剝之六三曰剝之无咎者以其失上下而與上九也夫之九三應上六矣而亦曰終无咎也者九三猶不失正也故小人之於君子初雖剝之而終或與之有悔之道焉君子之於小人初雖與之而終不與有決之道焉剝之六三順而不固其位可謂有悔之道矣九三剛不失正方事夫夫可謂有決之道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初六六二之爲剝也柔與陽異體也則剝其所安而已六四之爲剝也則進與陽同體矣故其剝之近至於膚也上雖有以正之亦无及矣故曰切近災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柔居尊非剝者也下承眾陰則逆而不從上承

一陽則順而不犯以中治剝者也故貫魚以宮人寵者柔巽隱伏備其道則易剝小人之象也貫魚者制之使不上行也宮人者幽而不得有爲也以宮人寵者使之不得有爲也治剝之道如是則无不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虛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虛終不可用也

貫魚者眾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果陽之實也碩實之外者也居上而不剝於眾陰碩果不食者也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君子小人各復其所君子則安宅而民載之所謂得輿也小人則窮上而无所庇所謂剝虛也故方治方慮方盈方虛天之理也方君子之受剝也自足至於以膚災可謂迫矣未幾而得輿不惟得已之所安也而民實載之方小人之剝也亦自足至於膚以其害人也亦甚矣未幾而剝虛則不惟不能奪人之所安而亦自失其所庇焉故君子之道至六五而後終无尤蓋其勢方伸也小人至上九而後終不可用蓋其道方窮也終不可用也者蓋方言其道也夫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終不可長也者則其勢迫矣



宋 龔原 深甫 撰

復

☳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反正之名也陽上而陰下陰陽之正也前此者陽下而陰上而有為非其正也復則陰陽各反正矣故彖曰剛反以言復也動而以順行以言復則亨也出入无疾言一陽之外不病於陰也朋來无咎言眾陰之反无違於陽也前此者陽常病矣遂則為厲為疾剝則剝牀以足以膚豈非病乎故陽至於復而後出入无疾前此者陰常違於陽矣自姤而上為否為遯為剝豈非咎乎故陰至於復而後朋來无咎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兼陰陽而言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則以剛反為主也反者反乎彼也復者復乎此也七日陽之義也易有以爻為日者自剝而至復通七日也反復其道蓋言循理也七日來復蓋言乘時也循理乘時不先不後此天行也利有攸往自此而為臨自此而為夬也自復至夬皆利有攸往之時也而易獨言於復夬者復言始夬言終也臨則戒其有凶夬故復言始夬則成終之時也故夬言終蓋至夬而不能往則剛雖長而不終也故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易於大壯見天地之情於復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也則業之所由成也復者小而辨於物也則德之所由生也業之所由成也情可知矣德之所由生心可知矣性也心也情也一物而三名也隨其所見而言耳

周易新講義

周易新講義卷第四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陰陽各復其所之時也先王之法也亦使君子小人各復其所開闢商旅不行小人之復也后不省方君子之復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初九賢人之復也六五聖人之復也六二仁者之復也六四智者之復也不得已而後復者六三也迷而後復者上六也莫遠於上六莫不遠於初也神天道也祇地道也聖人知幾當理而悟故无悔賢人則殆庶幾也造形而後悟故无祇悔初九賢人之復也在理雖昧而其復獨在初不遠復者以故靜則无祇悔道足以配天也動則元吉德足以盡人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敦復者因性而復也休復者因人而復也因性而復則厚於德故敵性之至也因人而復則依於仁故休行之至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不及中而求復者不遠復者也其心然也過中而後求復者頻復者也其勢不得已也其過中也故厲卒能復者也故无咎无悔者得於性也无咎者得於行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遠不至於迷復近不至於不遠復體順而中行非過中而厲也四遠初矣在四陰之中而獨應之非不得已而復也此智者之復也乘初而下之者安而行之也建初而從之者利而行之也下仁者事也從道者理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者資諸人也資諸人者非自得之也終身者未及中者也未及中者非從容中道者也六五有舍章自知之明有至順无所逆之德因性則厚循理則中其復也非有所待也中以自考而已此聖人之復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非其心曰頻非其道曰迷在上而遠陽則不能下仁在外而過中則不能自反失道遠矣而後求復所謂迷復也故近則凶反元吉也遠則有災眚反无咎也在外而不能自反故用行師終有大敗蓋不知所謂干戈省厥躬也在上而不能下仁則失道遠故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不知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以其國猶曰以其鄰也

无妄

☰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易之成卦有雜取物象而與孔子之象不同者成卦與象相行也若巽鼎噬嗑之類是顯中有物曰噬嗑此取諸物象而成卦也象則曰雷電噬嗑此成卦與象兩行也有直以孔子之象成卦者蓋乎象也若明夷无妄之類是明夷之象象皆曰明入地中明夷則是卦盡乎象也无妄之象言卦之德而不言所以成卦以明夷求之則其成卦在象矣天下雷行无妄以動也雷行而物與无妄應之也動者无妄應者亦无妄則无妄之理无大於此所謂成卦盡乎象也无妄之為言非正也以正為德待應而後動者女之正也反此則妄矣各歸其根

焉而靜以復命者物之正也離此則妄矣故序卦曰復則不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無陰以貳之者无妄之時也其應時也動而健則是與天同也其與物也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大亨以正也无妄至於大亨以正則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者妄而已矣若夫雷動風行而物應之福善禍淫而人畏之其精為性命而其粗為災祥无毫釐之差而有影響之應豈有妄哉故中孚者一人之孚也既濟者萬物之定也不必皆无妄也至於順天命盡人心正者行匪正者不利惟无妄之時為然故元亨利貞者其上下也其內外也其匪正有言不利有攸往者上九也蓋所止不正則其行不利其行不利則所謂言也非災也天命之所不祐豈災也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時而育萬物者不以人為傷其性也不以人為傷其性亦輔其自然而已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剛為主於內者天德也動而健者天行也故其靜正其動正无往而非天命也方是時也有一不正焉則天不祐矣况人乎故有以往為吉者正也有以行為吉者不正也初九以陽在下非正也所謂以行為吉者也動而之上則得志矣

六二不耕種不菑畚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種未富也

陽上而陰下者正也故初九在則吉君唱而臣和者正也故五造始而二因之則利因性而動不待唱而往則雖得富猶不利也故不耕而獲因五之功不菑而畚因五之業然後利有攸往非往則吉也獲者耕事之終也畚則因菑之業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時正者不疑妄者不容以妄正人尚疑而止之況妄乎六三柔順而正應也而九四乘之无妄之災也惟其不當位也似妄故九四疑而止之則不得致其顛焉或繫之者牛也要之正者不疑妄者无容故行人得而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貴正故六三則以疑而得災九四則可貞而後无咎可正者不足於利貞也大亨以正者无妄而利貞也九四失正矣雖不足以利貞而才有餘於位勢足以固有之故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陽上而乘陰柔下而乘剛各以其正者无妄之道也九五剛中而應未嘗失正也而下猶乘剛无妄之疾也疾生於妄則疾可憂而藥者所以攻之也已則无妄其疾何足憂哉勿藥則有喜矣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无妄者剛上而柔下各得其所之時也初九陽而在下其在可也上九在上矣而猶往則雖正而入妄矣故行有言止則三應之行則上无與故无攸利其窮天之所不祐也豈獨有言而已哉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君畜臣之時也賢者難進而易退人君之德不足以與之終始則內不足以畜其德賢者之心有德矣而君臣之義不足以稱其情則外不足以盡賢者之才故大畜之體以德為主而以義輔之

其剛健也為信其篤實也為美其輝光也為大其日新其德也為聖此以德為主也一剛以賢而在上則尚而承之三陽方健以進則止而用之此義以輔之也小畜之道欲亨故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大畜之道利貞故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而後為大正大者也者大畜之正也知大正之為利則下可以養賢以及萬民雖不家食而吉與頤之養正同也上可以應天時而行雖涉大川而利有為與同人之乾行同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因性者德也行之則為德行言之則為德言譬取接焉取之而足則无待於外矣而大畜之道必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蓋前言可以證理往行可以明事也故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禹之祗承于帝敷于四海皆以若稽古而成名則學之成性也尚矣故傳說之吾高宗也初告以庶事終告以學亦出乎此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有之君以禮有臣則臣之道伸故初利交二利往三則亨大畜之君以義畜臣則臣之道屈故初利已二不行至三而後利往宜伸也而屈則失道宜屈也而伸則失義故初九雖有應於上而六四方畜則不可以其柔而往往則犯災矣故曰有厲利已以未可伸也

九二輿說輓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凡言利者以為反此則害隨之也六二非有所利也有載上之道而不行之也初未得中則不安其所而欲速故利已二者安於中者也故輿說輓而无尤說輓者非敗其才者也中无尤也者非終无

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在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君之於臣也不以畜為常亦隨義之所當而已初九九二應上而受命焉則畜之斯止也九三不應則无所制命良馬逐者也過中則不能无尤故利艱貞泉皆畜也而已獨上行則不可以无戒曰閑輿衛者戒以習也輿載上也衛自防也義足以載上而行禮足以自防而上方以通天衢為已任則其攸往也不為犯災而合志矣以內則不知艱正以外則不知習而徇利焉則是欲速者也良馬逐健者方進之象也

六四童牛之侘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无與也牛至順也侘所以自止而无犯也君臣以禮則愛有所忘雖不應亦可以相與及以義相席則名分嚴而難犯雖有應而不私也六四有應而无與順而物莫敢犯柔克者也元柔也其吉則喜得其所敬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豮豕之為物雖不純柔而與陽異類雖俯其首而私欲不行者也特者善止物而莫犯也牙者善制物而莫犯也善止物而莫犯者正也善制物而莫犯者中也六五舍陽而无私欲以健進者莫敢犯豮豕之牙也書所謂平康正直也柔克而已矣柔克也者以柔為表以剛為裏其雖物也剛而不暴柔而不易正直之謂也喜則已喜之慶則人慶之五得乎尊位大中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之時剛者皆在下也而已獨上達進者皆受畜也而已獨得尚盛德之君子也故天下之士由

之而進焉何天之衢者也故亨何者上任也亨者非所畜也

頤

三三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其中虛其上止其下動頤之形也艮在上而止止則无為以養下震在下而動動則有為以養上上下交相養焉頤之才也頤有自養有所養一動一止二者各因其性而不失其道所謂養正則吉也養正則吉者在已也觀頤也自求口實也則在人也蓋所養正則可以觀其所養之賢否自養正則可以觀其自養之得失也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養賢以及萬民皆所養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所出也則欲慎飲食所入也則欲節二者養小體之道也小體如此則大體可知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道內則觀其自養外則觀其所養而已初九欲自養可不足者也六二靈有所養而不足者也自養也有所養也皆不善者六三也自養也有所養也皆善者六四也六五勢足以有所養而道不足者也上九勢足以有所養而道有餘者也初九在下自養之時也其質剛有自養之資也初九不能體上以成德而志動以求養喪已而徇物者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善潛而不志於養其智足焉者靈龜也在下而自養如靈龜可也而初九資舍之此欲自養而不足也賤丈夫之事也亦不足貴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柔順中正以成德在位非自養而已也有所養之時也而所養有可否初在下而求養焉而已養之則是頤頤也頤以上養下為經而二猶未離乎下體以下養下是拂經也雖體非上施而初實求養此有所養而可也六五雖順以從上无山之德而亦不待下以資丘之象也不待養也而二往與之則上下不足以相通已非陽也而欲養五之陰則彼已不足以相益故于丘頤征凶此有所養而不可也為二謀者居以守正雖得友可也行則失類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非拂經而已也居不正不能自益也由上而養下不能有所養也頤之為養蓋於斯二者而六三兩失故貞凶言其失性也上雖有應其敢即用之乎故十年勿用應不與也无攸利動則害也失性至此可謂道大悖矣道大悖也者反大有慶也道大悖也者莫與也大有慶也者莫不與也故皆在上也莫善於由頤莫不善於拂頤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頤而止則是有成德也作拂頤也上達矣則是有利勢也非拂經也故以施則光以勸則吉謂之頤頤吉此有所養而善也安靜而有應損約而不失真則是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非觀我朵頤者也故義足以得令謂之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此自養而善也皆自養也在下貴智在上貴義在下而不智則失已故初舍爾靈龜則凶在上而无

義則失人故曰虎視則无咎龜智虎義龍仁易之象如此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以上養下頤之經也在下而養下非頤之經也在上而不能養下亦非頤之經也故二與五皆有拂經之辭序卦曰不養則不可以動有養之道而位不足不可動也位足而无養之道亦不可以動也六五位足矣而无養之道故始貞吉言順以從上而已非可以行正也不可涉大川言靜以守常而已非可以犯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由頤非頤頤也頤頤以此養彼而已由頤則自君而下皆由我以養也厲吉非貞吉也貞吉則以其性而已厲吉則行過中而得吉也夫頤然後大過則是養然後可動也上九體可貴之成才棄莫禦之利勢順經而行止近則君向之遠則民從之大川猶可涉也況常道乎故頤之可動者莫盛於利涉大川其不可動也莫甚於无攸利則五之不可涉大川猶足以行盜道也

大過

三三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有以爻之消長而成卦者有以一爻所在而成卦者有以中爻相勝而成卦者復剛反也姤柔遇剛也二陽得位則陽為臨二陰得位則陽為遯四陽壯而二陰羸者大壯也二陽在上四陰觀之者觀也夫則五剛而決一柔則則五陰而對一陽此以爻之消長而成卦也皆柔也履剛則為履得位

而上下應之則為小畜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則為同人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則為大有此以一爻所在而成卦也四陰眾矣又得位而得中則為小者過四陽眾矣又得位而得中則為大者過此以中爻相勝而成卦也大過衰弱之世也故在木為枯楊在屋為棟橈受屋之重任而眾橈會焉者棟也剛則強橈則弱大過之卦初終皆柔則是本末弱也本末弱則棟橈矣故利有攸往矣然後亨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大過之才也方衰弱之世大有為可也剛中而不過則是自守而不為者也剛過矣而中則是為而未善也故欲剛過而中矣而不及巽則是不足以應世變巽矣而不及說則亦不足以當人心故欲巽而說行巽而說行者猶言以亨行也巽而說矣而不行猶不足以亨也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有攸往乃亨利有攸往乃亨者異乎小者過而亨也過非小者之任也不過則斯亨矣大過之亨非利有攸往則不能亨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之取物象有以所无為象者以无是物也若澤无水是有以所有為象者以有是物也若澤上有水是有言生者以自无而有也若地中生木是有言滅者以自有而无也若澤滅木是木上而澤下物理也澤而滅木則是大者過矣故獨立不懼惟勇於義者能之遯世无悶惟安於命者能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世一在下而慎无為者莫如初六在上而敢有為者莫如上六在下而慎无為者莫如避難也在上而敢有為者莫如以濟難也避難者莫如慎故其位在下所謂錯諸地而可也體柔而秉剛所

謂藉用白茅也茅之為物柔潔修直熟而後可用而初六質體之故其内无悶而其外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者衰弱之世也在木為枯楊在屋為棟橈惟剛過而中者然後能使衰者盛弱者強小者不能陵也九二剛過而中者也仁足以扶衰而濟難故枯楊生稊則衰者盛弱者足以制羣小而作大事故老夫得其女妻則小者不能陵雖過以相與而无吝於有宅故无不利夫大過而无不利則利有攸往不足道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之世仁以濟世勇以任重剛者之事也柔不足以當之柔則在下而藉用白茅可也在上而過涉滅頂則凶矣剛者之事在下則欲過而中在上則欲過而不橈乎下其過以相與則欲小者不能陵也故過而中則枯楊可以生稊中而不過則雖生華而不久過而不橈乎下則其棟橈而不橈橈乎下而不過則其棟橈而不橈相與也而小者不能陵則為老夫女妻相與也而小者陵之則為老婦士夫也九三橈乎下而不過所謂棟橈也橈則不足以任重故不可以有輔非不可以有為也若初六則不可以有為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橈乎下而不過者也九四才足以過弱世位足以制羣小其道達矣故棟隆吉不橈乎下其性過下也而无可久之中則其勢不足以无不利故有它吝不可以亨也過而亨者其為九二乎過以相與而无私應則何吝之有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九應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稊言過以濟世也棟隆吉言過以任重也老夫女妻言過以相與也過以任重剛過而在上則能之不必中也過以濟世而衰者盛過以相與而小者不能陵非剛過而中者不能也九五大過而自居非能過者也其行雖中也而其趨時不足以充實是為枯楊生華不若稊之久也其位雖尊而上六實乘之是為老婦得士夫非若女妻之承我者也夫者過而小者事之可也小者過而大者事之則可醜矣故其无過也則无咎其无應也則无譽勢猶不足以利往何况亨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大過之世智足以守身仁足以濟物勇足以任重者雖剛過而中者能之上六過而不中志有餘而才不足也故其利有攸往也不足以利涉乃過涉者也其患不止於濡首乃滅頂者也此之謂殺身以成仁故雖凶而不可咎

坎 三三 坎上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兌離巽皆陰卦也而其名以柔為主兌者柔外見也巽者柔內伏也離者柔之上下麗也震艮坎皆陽卦也而其名以剛為主震者陽自下而動也艮者陽在上而止也坎者陽陷乎兩陰之間也故坎陷也言陽也坎險也言陰也陽為動為顯為生則易陰為靜為幽為殺則險二陰作險而陽陷焉此之謂坎八卦之名也上下內外皆如之此之謂習坎習坎者重險也則重卦之名也故以重巽推之

周易新說

三

則知習坎之為重險也以重險推之則知乾之為重剛離之為重明也八卦皆重也而故曰習坎以見震艮亦然也猶巽曰重巽以見兌離也八卦皆有才也而離曰重明以見七卦之才皆然也水流而不盈者陽動乎二陰之間而不能出乎險中也此之謂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者陽雖未出乎險而其常在中也此之謂有孚所居在險所行在險未能无不亨也維心亨而已其心亨也乃以剛中也蓋其所以陷乃其所以亨也惟其不可以不出也故行則有尚尚者上道也入于坎窞者下道也

凡此者皆險之體也若夫其用則天地王公无不資之矣其高也不可以升此天之資乎險也為山川為丘陵此地之資乎險也設險以守其國內之則臣也民也不敢陵外之則四夷也鄰國也不敢侵此王公之資乎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常德行所以居險也習教事所以行險也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離之性上坎之性下性上而好炎上則犯分而不順故突如其來如者无所容性下而好趨下則失道而不達故習坎入于坎窞者无所向初六在眾險之下所謂習坎也猶謙之初六為謙謙也在下而趨下入于坎窞者也非行有尚也故坎之性以出為得道以行為有尚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坎之時大者以出乎險為安小者以求乎大者為利九二大者也在乎險中而六三實乘之坎有險者非出乎險以為安也未能出乎中以求行尚而下比於初初亦承之求小得者也非求乎大者以為利也雖有剛中而不至於入坎而其位在下

未能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下乘剛其來坎也往則无應其之坎也其性趨下則其勢必乘剛而不可安則往之應此來之也非往來者也在下卦之上不能出險以自達而苟求安於險中險且枕也非換奔其机也入于坎窞勿用終无功者也非利涉大川者也才足以利涉則往有功矣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坎之時惟剛柔正而位當者為能无陷五與四剛柔正而位當者也四以樽酒簋五之陽而五以簋二食四之陰其相際以相養故曰樽酒簋二天下方險也而能以禮相際非險且枕而已所謂同虛有容以應者也故曰用缶六四陰而不富所謂約也六四暗而九五明所謂自牖也以陰納約雖非得中之常道而能自暗以即明反性以從上終无咎者也終非其時也終无功者過中而近上可以有為矣而不能有為也終无咎者術斯以往可以无咎矣坎之時惟往有功而後為行有尚非行有尚則皆无咎而已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盈則出險平則无險物之理也九五達於上體矣而猶為上六所掩未能出乎險中坎不盈者也非坎有險也其中可久而其心能亨則卒於行有尚也既既平者也非險且枕也故无咎未出中也者九二猶在下體也中未大也者九五在上體而未

有功也

周易新說

三

道凶三歲也

六四柔在上承以禮而相濟也上六居險峭之極則用刑以為威也係用撤釋欲物之從也實于叢棘欲維之也然坎之性隱伏而六三則不應是下以隱伏反其上者也故三歲不得凶非求小得者也蓋處險而為初六失處險之道也行險而為上六失行險之道也

離

三三 離上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有以明而麗者有以柔而麗者以明而麗者日月是也以柔而麗者百穀草木是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以明而麗一卦之體也猶之日月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此以柔而麗也二五之體也猶之百穀草木也重明者言乎其才也故麗乎正而已矣則其性也出正性以化天下其變不成乎柔者言乎其性也故麗乎中正有中有正則其行也由中正之行以行其變不亨乎坤曰利牝馬之貞則牝馬者坤之性也言坤所利如此反之則無攸利也離曰畜牝牛吉則牝牛者離之性也畜之為言牧而止之也蓋既剛矣而又執則狠之至也故曰羸羊既柔矣而又羸則順之至也故曰牝牛坎之性下不能行有向則有入坎而已矣豈能有功哉離之性上不能畜牝牛則有炎上而已矣豈足以逢吉哉故離利正然後亨既亨矣不畜牝牛猶不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作者並與也繼明者代照也惟充實而有光輝者然後能體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炎上者離之性也故九四喜炎九三喜焚而初九之於六二維敬之然後无咎也初九方炎上而六二實乘之六二之德有餘而初九之性喜上不敬而犯之則咎隨之矣故文明之時六二者美人也則禮以敬之際之時九二者惡人也故權以見之而其辟咎一也履柔履剛也錯然文明之盛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亨者嘉之會也柔之所以亨者柔麗乎中正也正則所麗安中則所行善而六二實體之離乘剛也而初不犯離趨上也而體在下位不足而德有餘者也故在離為黃離黃中之色也在吉為元吉元順之至也與夫日昃而不可久麗王公而後无患者不同矣日昃而不可久非中道也麗王公而後无患非盛德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位過中日昃之離也過中則宜退矣而其質固位其性炎上不能虛而固有空而善應以求所樂者也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歌者所樂也嗟則有變矣雖其嗟也非已事也三猶在下而能善變以趨時則其勢亦不至於上窮矣頤何凶之有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性好炎上而六五乘之則其勢必犯上而六五方以誠心操利勢非四之所能克也則必復其所居故突如其來如則乘九三之陽而其性亦必勃尤而犯上曾子所謂反乎爾而老子所謂好還也故焚如不得中非常不死者也故至於死如无正感

非眾之所與也故至於棄如何可久也者猶可料也无所容也者則不可暫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以柔乘剛而四犯之有難者也處乎尊位大中而內至於出涕而沱若外至於戚而嗟若既變之者也夫惻怛之心發於聲容而其善言懿行形於眾人之觀聽操以順討逆之利勢非九四之所能克也故吉使之徒有惻怛之憂心而九所見於言行與夫失位而有所憂皆不及者也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五陽也故其聲嗟若而其大為王六陰也故其形沱若而其盛為公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居離之成上下各有所麗之時也上下各有所麗而有不應則眾所不助也故王用出征有嘉者美之至也其性炎上其行過中則不能无逸德故折首獲匪其醜无咎眾助之也六五以誠心操利勢以眾所不能克以柔克者也上九王用出征以正邦以剛克者也離之才也畜牝牛吉者則是以柔為道也故六爻之動以柔則吉以剛則凶其善用剛者无咎而已方離之初初九以禮而不犯上上九離道成矣而上九以義出征此所謂善用剛者也若九三之嗟九四之焚其无咎乎

咸

三三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坎離男女之道也咸恒夫婦之道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感者夫婦之感也恒者夫婦之久也感之

爲道以性命之理爲上以人爲爲下柔上而剛下能相下以爲威也二氣感應以相與以爲威也相下以位相與以情感之者爲主而應之者爲隨此之謂亨相與而不止於當則入於人爲矣故止而說者非動而說也此之謂利貞知止而已矣而尤見於動則威之道窮矣故長少男也其性止而能下兌少女也其性說而能上男下女者也此之謂取女吉威之道如是而已矣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如是而已矣化生者化而生也天地交而萬物興不足道也異同相濟者利也上下如一者平也上下變而其志同不足道也萬物之於天地雖其心之復其情之正大者有不足焉其相與以感其相與以久其相與以聚其情則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有所損而爲損以形爲主也澤有所減以氣爲主也咸之道唯无心者能之故君子以虛受人焉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之取象惟咸與艮則全取諸身蓋无心而相感者四肢之相爲也各止其分而不相亂者一身之上下也初六性止而虛下體小而无用雖應四也而不足以爲四之增損咸其拇者也拇者在下而无能爲者也方咸之初不能以虛受人而其志在外此咸而无能爲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在下體之中而隨上以動者腓也二應五之象也咸之亨也柔上而剛下然後能相與五方承上不止而說乃動而應故凶止而居焉則相與之理順而不害矣故吉夫情僞相感而後利害生則二之居也乃利之所生也此感而失於動動而又能止

周易新義 卷四

焉者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隨上體以動者也三在下體之上而應上咸其股者也夫動而說爲隨止而說爲咸不能爲主於內而乃過中以外在咸而隨者也故其所執下其不處而往也爲吝咸之正止而其悔說六二九三皆失於不止者也此咸而失於道者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敢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咸之利在貞而六二九三九五皆正故雖所感有當否而皆不失於貞九四失於正者也故正然後吉吉而後其悔亡以其感害也咸之道以无心爲貴而九四在二陽之間獨與初爲應則是有黨有仇者也上則五乘之下則三承之而皆非所與者故憧憧往來雖不足於无心而能守正應以趨下則初必從之故朋從爾思此以有思感也朋者已所同也思者心所在也无乎不在則无乎不從以德則光以道則大豈止朋從而已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以剛下柔感應之義也以中正感物光大之道也不私其應而上有承以爲則不隨人以思則不在朋咸其脢者也脢心之上口之下也此以无心感者也故无悔其道可以自止也而所執下此之謂志在隨人其位可以自大也而所志乃在於上九此之謂志末末言必陰之謂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謏口說也在下而求感感而无能爲者拇也在上而求威感而不由中者輔也頰舌也故在下應上則動不若止故居者吉往者吝居上而感下則有心不如无

心故无心者无悔若內勞心思外事口說皆非所感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有成卦與德不同者若大有之類是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此成卦與德不同也有即德以成卦即成卦以爲德者若咸恒之類是恒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則成之成卦可知也咸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則常之亨无咎利貞可知也此即德以成卦即卦以爲德也恒久也上下非其位不可久也上下當其位矣而莫相與亦不可久也況彼動乎故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然後亨亨而已矣无術以動焉則久斯厭厭則人之所遠也况可終乎故巽而動然後无咎无咎者无過行而已動而莫之應則亦不足以終則有始故剛柔皆應然後利貞亨也无咎也利貞也別而言之則各以其德爲常剛一不可總而言之則亨然後无咎无咎然後利貞久之久於其道而已故常之爲久也久於其道是也久於其道者若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是也知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則常之爲久可見矣故彖言久於其道則以天地之道明之利貞也者常之終也終而无以始之則其爲久亦暫而已故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以

周易新義 卷四

久於其道為權以終則有始為用而後常之為常  
 盡矣終則有始則以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  
 人之久於其道明之日月之得天而能久照常之  
 體也四時之變化而能久成常之用也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體用具者也易以无咎為善補  
 過則卦體之與六爻凡言无咎者皆出於過惟有  
 以補焉耳故困貞丈人吉无咎師丈人吉无咎損  
 有孚元吉无咎則是以吉終然後无咎也隨元亨  
 利貞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常亨无咎則是  
 以德而後无咎也及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无咎則是以正其所而後无咎也困也師是  
 此也隨也損也其咎可知也猶革之為悔元亨利  
 貞而後悔亡也艮止也恒久也而猶為咎者蓋止  
 者人所難而久則人所厭也以不善補之其能无  
 咎乎既濟之利貞則曰剛柔正而位當也而常之  
 利貞則以剛柔皆應而不必正當者蓋既濟方定  
 而恒則欲久於其道故也動而莫應焉其能終久  
 乎故對暫為恒不失其所為久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則无待於久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蓋言用也雷風而已蓋言物也立不易  
 方然後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常之六爻有常其德者有不常其德者有久當其  
 位者有久不當其位者有始求深以為恒者有終  
 於動以為恒者常其德者反不常其德者也常其  
 德者不足於義故至於凶則不常其德者可知矣  
 久非其位者反久當其位者也久非其位者非正  
 不足以有功則不當其位者可知矣不始求深久  
 為常常非不可以求深也始於求深不可也終徇

動以為常常非不可以動也在上而終動不可也  
 初六所謂始深求以為常也常之道久而後成故  
 日月之久照四時之變化豈一日而至哉初六在  
 常之初則非久也異而求應至於越二陽而應四  
 則是浚常者也常非不可以求深而始則求之乃  
 欲速而不達者也故貞凶已難繼也无攸利人不  
 堪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以中庸為至德而久者不失其所者也過此非  
 其所也不及此未至其所也非其所與未至其所  
 可暫而已非可以為常也故恒之六爻貴中而不  
 貴正過中也雖貞而吝九三是也不及中則才足  
 以有為而無獲九四是也以異而久中焉剛雖不  
 正而悔亡九二是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巽而應柔巽之過也一過乎  
 剛一過乎巽則其立本无以為己故不常其德初  
 六九二雖同在下而各有應則所承之志不一无  
 以服人也故或承之羞常則无方而不可立不常  
 則雖有位而无所容故貞則吝與離之九四類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可久者常之道也而中者可久之地也故以居則  
 其位安以動則其勢利雖以柔行險以柔得疾小  
 可以常不死大可以田有禽也又况於剛乎九四  
 久非其位者也雖大有為也其能獲乎故皆不正  
 也二以中而悔亡四以不及中而不得禽也田與  
 事之大者也禽可獲之物也田无禽甚矣  
 五六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常者中也而不必正柔而得中常其德者也久中  
 而不動然後為正也故以陰應陽則婦人以吉從  
 一而終故也夫子以凶制義而從婦故也以制義  
 言之使婦從夫母從子可也而已則從婦其凶宜  
 矣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巽入也在下以入為常者浚恒也震動也在上以  
 動為常者振恒也久非其位不可以有功也在上  
 矣而以動為常亦不可以為功也故九四田无禽  
 久非其位也上六大无功以動為常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四



遷

三三上遷亨小利貞家曰遷亨遷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遷之時義大矣哉  
 二陰生為妬妬者柔遇剛也二陰生為遷遷者陽避陰也君子退欲其易進欲其難難則雖壯不過故於壯則止易則雖患不及故於遷則退非亨也剛當位而應則是與時行者也剛當位則不失已當位而應則不失物故雖遷而亨九五之謂也方剛之時剛浸而長雖大亨以正可也遷則陰浸而長矣惟其止而健也則小利貞而已九三之謂也至於三陰長而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故一陰未生而知之者聖人之知幾也遷則二陰生而陰遷者大人之義

象曰天下有山遷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小人不不足以陵君子之象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其不仁而遷以遠之不懼其不遷而嚴以遠之故外不失身內不失道  
 初六遷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遷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遷者避患之時也惟智者為能早辨辨之有後先則其行亦隨之惟仁者為能力行先莫安於避首剛足以遠小人也後莫危於遷尾柔猶近小人也初六遷尾厲者也惟其以柔在下有藉用白茅之道故往雖往未必不利不往亦不至於災也

志也  
 牛順也黃中之色也革柔而能固者也執之者其性止也此美人之遷也居中履順至柔以固雖下

周易新講義

周易新講義卷第五

周易新講義

有承外有應而所執无所易此遷而能固志者也在內也在下也固志而已在外也在上也則固志不足以言之矣

九三係遷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遷之厲有疾懲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止而未幾絕類則下比係遷者也有所倚而不行則居下不安有疾懲者也方是時也二陰乘之不可以大事也小利貞而已故畜臣妾吉臣妾者祿仕之所畜也六二居中以非小人之所能近也故莫之勝說九三則小人近之矣故內雖不能無係而外不能無畜之也

九四好遷君子吉小否象曰君子好遷小人否也係形所屬也好性所欲也三在內而比二形所屬也四在外矣而應初性所欲也惟剛也則无欲故君子吉惟陰也則否故小人否故好遷

九五嘉遷貞吉象曰嘉遷貞吉以正志也

亨者嘉之會也嘉者美之至也遷非亨也而九五即亨遷不可與陰也而五則應剛健而中正嘉遷者也猶有應也則義不能以正行可一正志而已故貞吉

上九肥遷无不利象曰肥遷无不利无所疑也

嘉遷者大人之遷也猶當位也肥遷者聖人之遷也剛无累矣陰與陽雖不可以相无而陰之性常消陽故係之則有疾懲上則外无累於位內无係於陰能自充其實者也故肥遷无不利與碩果不食同也不食者陽之消也肥者陽之盈也

大壯

三三下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之成卦有以陰陽之屈伸者有以陰陽之相

者有以陰陽之強弱者泰之時三陰往而三陽來則小者方屈大者方伸此所謂以陰陽之屈伸也

大過四陽而二陰則陽為得數為得位為得中可也過小者之時也則為大過此所謂以陰陽之相遇也大壯則四陽而二陰則進於泰矣而陰猶有得位得中者未足於大過也以勢言之二陰退以弱四陽方進以強則小者就大者壯之時也故

為大壯此所謂以陰陽之強弱也故大壯之卦在時則為仲春在物則為雷在天上在道則為剛以動之時也剛大者之才也剛以動則是大者壯也大者壯而非正則雖壯矣而无攸利如羝羊觸藩是也故大壯欲利貞利貞則是大者正也大者壯其情也大者正其性也情之與性一物而兩名方其寂然未動則謂之性及其有感而動也則謂之情性則小而辨於物情則顯而與物交辨於物如復之時是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則所謂性也顯而與物交如大壯之時是也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正之為言猶曰正者大也正則靜以幽大則動以著正而至於大則是天地之情未嘗失性也故天地之道以正而觀以不離性也天地之情以正而見以不失性也萬物之情則異乎天地之情矣萬物之性未嘗不正也一動而為情則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故善用壯者觀天地之情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柔也剛壯也非禮勿履用壯之道也大爻之中或征凶或貞厲或无攸利蓋不足於禮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大壯剛以動之卦也剛以動而无節焉則太甚矣故大壯欲止所節也六爻之中有節則善无節

大壯欲止所節也六爻之中有節則善无節

周易新講義

周易新講義卷第五

則不善莫善乎六五而九二九四之莫不善乎  
九三而上六初九次之六五无悔九二貞吉九四  
悔亡皆有節而善者也故大壯之道以不用壯為  
美用壯而不失節者次之六五喪羊于易九三  
子用罔此不用壯也初九壯于趾九四壯于大輿  
之輓此用壯而不失其節也壯于趾者以剛健而  
行乎下也以剛健行乎下而上應之猶可以進也  
位不足以有為而上无應則征斯凶矣故雖壯于  
趾而征凶莫之應也雖征凶而有孚才足以有為  
而窮也征凶而後言有孚則凶不在於有孚矣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者之壯其道欲止其才欲正故壯利貞大者正  
也九二九四皆正所以止也九三正也而貞厲九  
四不正也而貞吉蓋大壯之正不在盡性而在節  
性也九二貞吉以中而節之也九四悔亡以柔而  
節之也九三以陽自處而又過焉則是盡性而不  
節者也故為貞厲吉言動則吉也厲言居則危也  
其居猶危况欲動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之相為盛衰得位失位之間而已大壯  
以中為正以不當位為美而九三不中之位也小  
人當位則用壯勢足以張其羸者也君子雖當位  
則用壯道足以勝其任也以居則非九二之中也  
故貞厲非所宜安也以進而應陽則喪大者之壯  
而九四塞其前故羝羊觸藩羸其角非所宜壯也  
藩物之塞其前者也角觸而上窮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陽之不中不正皆有悔而悔未嘗不生乎動大壯

之道以中為正以正為節而九四方動以陽處陰  
知所節者也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則是安其身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有攸  
往則二柔與之進而莫之禦也與夫觸藩而羸  
合而莫之說藩決不羸莫之禦也與夫觸藩而羸  
其角者異矣壯于大輿之輓莫之勝說也與夫輿  
脫輓者異矣故用壯而不循理過中而有應不能  
如其志九三是也用壯而知節雖无應而不及中  
猶足以行其道九四是也二陰虛藩決之象也猶  
升虛邑也輓車之輔四承五之象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剛動大者壯也柔而不當位大者正也大者正則  
无所難而為仁矣故喪羊于易非不得已也无悔  
動而中猶泰之六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性狠而羝羊狠之至也六五猶喪羊焉况於羝  
羊乎九三之壯也極健而不中上六之壯也極動  
而不中雖相應也而九四剛隔之故皆羝羊觸藩  
不詳所可過中以動動而无止以困而不知反也  
則其行不能退非可以尚往也則其志不能遂正  
者壯之所利也不能退不能遂則无正則人之所  
違何所利哉故其終无攸利然震性善變而九三  
復應之故艱則吉初九剛健以壯未知所艱也故  
征凶上六終動而无攸利矣故艱則吉易之困或  
以濟民行者類如此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  
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  
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非日中也晝日不進之時也順而麗乎  
大明柔進而上行非王公也乃康侯可往之道也  
在天時則當晝日在臣道則為康侯因可進之時  
而體之道則上之所與之禮多而所見之思數矣  
錫馬蕃庶所與之禮多也晝日三接所見之思數  
也馬地類也臣道也以順故也接者見之也以上  
行故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不止麗乎大明而已所麗雖在人而  
能昭者在己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進而有應者晉如也柔而在下者摧如也君子難  
進易退之時也其道未及中則能與民由之獨行  
其正而已矣故貞吉其進未為眾所允也而以柔  
順安乎无位之地故罔孚裕无咎君子之於進也  
有出官守言責之外而綽綽然有餘裕者初六之  
謂也有進修砥礪守其官次惟日之孜孜以待上  
之察己者六二之謂也有言而人聽之行而人視  
之功名昭乎當世忠精達乎上心者六三之謂也  
有雖委質於槐棘之下而常抗志乎青雲之上禮  
貌稍衰焉則委而去之者六五之謂也若夫徇利  
而有未至於才不足以當位進而不知窮至於伐  
邑而已者皆非君子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得位則明不爽晉如之謂也无應則心未舒愁如  
之謂也柔順而中正則動足以達其道故貞吉在  
幽而不失正无應而不邪則靜足以致其誠故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无位有應則欲行不正則不

足以重已也有位无應則欲誠不誠則不能以動人也

六三眾允悔亡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初六有應而无位獨行其正而已故罔孚六三體順而麗明含章而應上其志上行者也故眾允罔孚則人未與故裕而後无咎蓋欲有處也眾允則人應焉故雖有不正之悔而亡也蓋无所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遯尚剛晉尚柔剛之性速柔之性止故遯初則上麗則肥晉六三則悔亡九四則貞厲遯欲速而晉欲難故也九四剛而趨上動乎幽而有求也鼫鼠之謂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眾允而後悔亡者在三而上行也无待於外而悔亡者在五而中行也初在下而爻命故進退有裕五得尊位而不有之故失得勿恤有裕者道也勿恤者德也貞吉者性也往吉者行也无不利者非特難用伐邑而已方其裕也有以處已則无咎而已及其失得勿恤則德尊而光也故往有慶

上九晉其角難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難用伐邑道未光也

炎上而普極剛上窮者也故晉其角剛不得中而在外則不可以大事也故難用伐邑不應而伐之其危乃光也故厲吉无咎剛以進不能大有為而卒於伐邑而已故貞吝晉之道惟柔為不窮惟中為可以无不利惟有應為可以自達而上九皆反之故其无咎也

明夷

明夷 上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

周易新義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刊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則明者傷也明者傷則暗者在上暗者在上非自昭明德之時也故與暗者異體而遠則為文王之明夷一卦之成體是也文王之明夷可以有為也故蒙大難而不懼惟不可疾正而已者聖人之事也箕子之明夷不可以有為也故內難而不愛則利艱而已矣者仁人之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上下位也眾寡人也臨下而以煩則擾而无益於治故簡者臨下之道也莅眾而以明則察而不足於寬故用晦而明莅眾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時惟剛為能辟惡其性果故也惟柔為能剛者其德明故也夷之難在上而初九最遠之宜下而不宜上者也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宜上前就下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利而辟難速雖其應亦棄也便以應而從上則犯難亦淺矣故有攸往主人有言退則辟難速進則犯難淺非盛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此主人我所得也婚媾我所親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柔在下體以麗而承九三明夷夷于左股者也左下也股一體之輔也九三雖有南狩之志而猶未離於下體六二智足以拯其危順足以附其明拯馬壯吉者也馬地類而能行也此大輿所以擇士而輔周也故曰順以則非去以義則任不足道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此文王之事也以位則蒙大難以德則明而大有為雖與上六應而明足以誅暗強足以制弱所謂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也紂猶在上而已實服事之內文明可也疾貞不可也南明也狩大田也得力能制之也大首謂紂也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左者腹在下而有所容也九三之象也門庭者在左腹者也九三麗而不辭六四棄其同體而從之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微子之事也其獲心也于出門庭則不待入于左腹矣獲難辭也非其志也紂方虐故也意非其志也迫而後動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以位則此上六而遠九三箕子之明夷也以德則柔順而中正箕子之利貞也方是時比干諫刺而死則其迹雖正而不利微子去之迹雖利而不正者箕子而已故其雖晦而其實不可息也雖然三人者其初為謀則各稱其義而制行故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其終則同歸於仁而成名故語曰商有三仁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周易新義

禍蓋不待終矣

家人

三三家人利女貞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止而麗乎外旅也人而麗乎內家人也家人之成卦有所謂男女有所謂父母有所謂家人有所謂家道六二柔而麗乎內九五剛而巽乎外此所謂

男女也而獨曰利女貞者貞始必自內也九三在丙而女承之者母也上九在外而男承之者父也

此所謂父母也而所謂之嚴君者以威而濟恩也謂男女者其人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則合乎天地之大義陰陽各得其正者天地之大義也

父子兄弟夫婦其道也故男女正而父母嚴則父子有仁兄弟有義夫婦有禮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風所以具仁義禮智由是道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非法而言則有所苟非可踐也故欲有物道而行則為過不及非可久也故欲有恒言有物而行恒者修其身以齊其家者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家人之道止始而已始之不正而欲其終之正也不可得矣故初九以剛而在家人之初則因其志之未變而為之閑閑者畜其內者也過此則有可防而已故雖未及中而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以柔巽為德而麗乎內无攸遂者也五正位乎外而已以中應之无非無儀而惟酒食是議在中饋者也以順則不失德以巽則不失職貞吉者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中正以治內者六二也中正以治外者九五也故不失所謂節九三正而不中者也正則其性盡而其剛太嚴太嚴則恩有至於傷行有至於危家人嗃嗃太嚴也悔厲之傷也厲行之危也猶未失節也故曰惟其不中而不反故失節而後吝家人者我所有也婦子者比我而承我也嘻嘻嘆辭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此居家理其治可移於官之時也以正得位以柔得陽自內而達之外富家大吉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此齊其家以及其國之時也夫為國者必有其道治外者必有內助九五正位乎外而六二為之助以位則內外正以德則剛柔應以王德假有家者至此周南之爭也閑有家者其始也假有家者其至也至者則无加奈何所恤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志未變而能閑之者善正始也其道不窮而能終之者善成終也善正始者无尤修身而已善成終者无尤反身而已剛而已也巽所謂反身而成德所謂有孚威如者家人有嚴君也則其終焉

三三睽睽小吝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水火相逮男女相求自然之理也故其未相遇也則為未濟其既相遇也則為既濟澤之與水非相逮也少女之於中女非相求也故其相遇也則為

睽睽之時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睽之六爻起疑似而招陵犯者六三為甚蓋過中失正而才不足於位也九二大五雖失正而得中初九九四雖不及中而才有餘於位得中則有字才有餘於位則眾莫犯也六五則以柔得中而悔陽在下而悔亡眾莫犯也六五則以柔得中而悔亡德足以有孚者也初九守經而不知權成德之君子也方睽之初雖以無應而失道而九四同氣相求終能與之無事於求也故喪馬勿逐自復守終以有待也九二乘之則近而不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勢不得不見之故見惡人無咎此知權以有行也知無事於求而不知有見之勢則不足以辟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初九有所見非得已也九二得所遇非所期也睽之時疑者欲信而乖者欲合故有可以无求者有不得不相求者非應也而求之則病失已相應也而求之則病失人故初九喪馬勿逐自復可以无求也九二遇主于巷不可以不求也六五得尊位大中故謂之主相應而相求則是同志而同道也故謂之卷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初九剛而有權故有所不求有所不得不見九四雖道而相與九二雖近而不相求猶足以辟咎也六三則剛不足矣故介乎兩陽之間其志不相得其志不相得則在上者莫為之先在下者莫為之後矣故見輿曳則是乘者无載道也其牛掣材是引我者无順道也不惟承我引我不相得也而應我者亦疑其它矣故其人天且劓則是我之所恃

周易新義

三

以生者欲刑之以絕其通矣故其刑近於疑似而上不足以相信則无初有終以誠守應而无尤上終以明察已相與故有終善處睽者如初可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道欲合而已故莫不有應而能相求者次之有應而疑之與獨立而无應皆所謂睽孤也故九四上九皆曰睽孤而九四則遇元夫交孚然後難遇而无咎初九剛而同德所謂元夫也若无與也出而相求則相遇矣相遇則交孚而其志行雖不得中猶无咎也故睽之時以有應相信為善非應也以相求相信為善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四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也睽之時可謂上下乖離而不相合矣相近而不相得况異志乎相應者獨相應况非應乎不相疑者有間况疑者乎故初九見九二以辟以相近而不相得也六三无初而有中以相應者相疑也六五必待厥宗噬膚而後往无咎以不相疑者有間也宗言九二之親謂言六三之問往何咎者初疑於不合也往有慶也者則人善之也方上下疑難之間而臣能除間以求合君屈己以有求則由是而為泰由是而為同人豈特慶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上九之於六三其初可謂甚相疑其終可謂甚相得矣見其似是而非則以為豕負塗其以无為也則以為載鬼一車者而欲攻之也則先張之弧此之謂相疑稍釋也則為後說之弧其羣疑亡也則

為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此之謂甚相得婚媾也乃以為寇而攻之豈非甚相疑乎其合則如婚媾具和也則如雨豈非甚相得乎雖然皆以明而已矣其用明之過也則至於甚相疑其用明而不過也則至於甚相得故人君者患於用明亦患於不用明患於用明者以用明過則善疑也患於不用明者以用明而不及則不足以善察乎

三

三三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君子之有時有不必用智者有无所用智者有不可不用智者有非智之所及者需之時乾德剛健坎之所不能陷也其不進也待時而已矣此不必用智也坎之維心亨也非信不能也困之險以說也非仁不能也此无所用智也豫之時天下方動以豫而九二則介于石而不動知幾之事也此非用智之所及也蹇之為難也險在前而已矣往而犯之則失身見而能止知矣故蹇之為蹇也險在前也順而遠險則利止而近險則不利必至之理也故坎險也正北方之卦也蹇利西南則往得中以坤順而遠險也不利東北則其道窮以艮止近險也蹇非若困之甚也困則掙焉左右前後無適而可雖大人亦正而已蹇則其險在前所通有利者則是可以有為矣有為而才不足不可以解難也才足矣而莫為之助亦不可以解難也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九五之謂也其才足故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六二九三六四之謂也為之助故也故蹇非小者之所能為亦非一人之所能為百如

蹇未濟之類是濟无攸利矣而終能濟者以剛柔故也蹇可謂難矣而終能正邦者以中爻皆當位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之時有反身以修德者有亡身以立事者反身修德所以處蹇待解亡身立事所以治蹇向解之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之成卦則坎為險成卦矣則所往皆蹇也故曰初以往為蹇以來為宜初六柔而在下最遠于險智足有譽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蹇之時有出以避險者智之事也有趨蹇而犯險者義之事也智欲保身故宜待不宜行義則匪躬之故也故宜行而不宜待六二當位正邦之才而應生德在險之居宜行而不宜待也故王臣蹇蹇進不避險也匪躬之故義不為身也雖非智事豈有宅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來譽者得其名也來反者得其位也蹇之時以見險而能避為智而初六能之此所以得其名也以當位吉而九三尤為近險而內又喜之此所以得其位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蹇非利用之時也蹇不可以利用者惟大人能之而柔者之所利見也故九三來反則內喜之六四乘皆陽也則為當位實柔者有所賴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剛中而未出險大蹇者也二犯險而應之三當位而乘之朋來者也蹇者正邦之時也為臣則欲无

以己犯難故六一以中行為君則欲朋來以解難故九五以中節也者以至誠待之而已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之初則以避患為名故曰來譽譽得諸人也蹇之終則以保身為實故曰來碩碩得諸己也其志不在內而往蹇則其身之不保尚何充實之外見哉其志在內而來碩則雖利見大人可豈惟吉而已哉乘剛逆也以從貴順也

解 象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行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屯者解之始也解者屯之終也屯則雷雨之動滿盈而未作解則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此也與解相困而為終始而蹇之為難進則迫險而止則反身而不行其勢亦窮矣解則凡所謂解者緩而不至於窮此蹇與解相反而為先後也易之道以得中為保常以過中為濟難故坎之九五中未大則曰坎不盈未濟之九二未出中則曰小狐汔濟此中未足以濟難也大過九二剛過而中利有攸往乃亨則濟難者必有所過也故雖未解則往而過乎中所以求解也解則分定矣而猶出乎中則過乎道故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可久之道所解之性緩則有所失而難作難作矣而不以夙救之則不及於道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者敏於事之謂也蹇非可久之故以西南為中解不正則至也故以西南為眾各因其時也大地解而雷

剛中而應大有為者也方難之始辭雖免險而其途久矣而不能无去就之疑故周之戒告商比每以非子小子敢行稱亂惟大絕商比以疑故也九二才足以大有為德足以釋眾疑而解者无不從出獲三孤者也田大事也獲以力得之也三眾辭狐疑物也所謂有攸往以解也无攸往而來復則又得中正之道焉黃者中見於外矢者也直而利於行也正者以中道可久也非可久之道則非其正也乃以速禍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各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在下卦之上柔而不正小人而居君子之位也此之謂負且乘負者以力下道也乘者以德一道也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當君子之器則无德以稱其位而可以取故盜思奪之矣居下而无應在上而

雷雨之動滿盈未足以有解也雷雨作則解救過宥罪乃與民更始之時也若夫問未除則明罰勅以俟之盡則折獄致刑過者罰罪者誅則无事於從寬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剛柔始交而難生則賤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故初九以貴下賤則大得民解則貴賤履位剛柔相際故初六以柔在下上承而外應不待有為而於義為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剛中而應大有為者也方難之始辭雖免險而其途久矣而不能无去就之疑故周之戒告商比每以非子小子敢行稱亂惟大絕商比以疑故也九二才足以大有為德足以釋眾疑而解者无不從出獲三孤者也田大事也獲以力得之也三眾辭狐疑物也所謂有攸往以解也无攸往而來復則又得中正之道焉黃者中見於外矢者也直而利於行也正者以中道可久也非可久之道則非其正也乃以速禍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各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乘陽不足以固矣而又以解為性上慢下盜而無與者也故盜思伐之矣此之謂改寇至故貞則吝以可醜之行而致不可禦之戎其為惡亦甚矣而止於吝者在宥罪之時也

九四解而拇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陽可以有解也而未當位非維有解者也解其所應而已初六小而在下拇之象也解其所應故朋至斯孚使之當位而無不解則無不至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剛中者大人也柔得尊位大中者君子也柔則不固其位不私其應苟有難者維有解而已矣動則吉而有孚于小人小人者作難者也解之矣而無以信之則其罪雖已罰而不孚其上其勢雖已退而不安其所將作難而已矣則不為已甚者其孰能使之退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貪殘而止乎高者隼也險而可以保內捍外者墉也六三之象也人乘墉可也而六三止焉在解而為捍者也上六以柔滅器以震盪時成器而動射而獲之能解悖者則无不利也

損 三三 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 二 益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 二 益可用享二 益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陽為實為恩為強為富故所居則益陰為虛為消為弱為貧故所居則損以乾之九三而居坤之上六則為損下益上以乾之九四而居坤之初六則

為損上益下為損上而益下厚之義也厚則反亨而下有餘雖損於上乃所以致益故成卦曰益損下而益上則亨之義亨則反亨而下不足雖益於上乃所以致損故成卦曰損益則其道下行而民說无疆損則其道上行而上九受其益夫損非以聲音笑貌為也有損而非益其損有孚也而上九受其益此之謂有孚損人而益己可吝者也而所損至於有孚故元吉无咎元吉无咎然後可貞乎貞者非利貞也利貞者若九二是也自有孚以至於己也損之極則益之者至故利有攸往損之以人也若上九是也曷之用二 益可用享損之於神也享奉上之辭也二 陰數也繇遠陽氣之物也有所謂常道有所謂常物常物无時而不用常道无時而不行二 益非所謂常物也故應有時損則益柔非所謂常道也故用即損則益柔而皆不可以為常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行者因於天也與時偕行者成於人也

象曰山下有澤山殺殺澤增肥之意也君子之所性无山下有澤山殺殺澤增肥之意也君子之所性无加損也可損者忿欲而已矣忿者人所有餘而加於人也故懲之於已然有所以遷善欲者人之所不足而受於已故窒之於未然所以改過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益上之道先事而往則替後事而往則忘初九以剛應四益上者也故已事遄往從所應也剛而下勢已損矣而不能有所酌則失損以所居也益不後時損不失前此所以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自求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自求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自求也

九二非正也而利貞者以陽居陰損得其中故也過則征凶則不可損矣不可損則益之者至故弗損益之陽以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夫得之報若九二者或以濟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之道以益上為主以致一為益上九在上而六三與之應六四六五又順而乘之同類以往者也

所應者一而往者三人則上九疑所與三人者雖欲益之而實損之惟六三獨往則得其友所謂致一為益也禮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致一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陰陽均則安陰陽偏則疾物之理也六四陰矣而

又居二陰之中偏於陰也故疾疾則有變而所應在陽損其疾者也柔之性常速故六四使遄有喜然後无咎不若初九之自適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也

以柔居陽而得中能自損者也自損之則益之者不一故曰或益之夫物莫不益於己則雖賢有智而能弗志於養者弗違也况其志乎十朋眾辭也龜者靈於人而其智先知其志不求養者也賢有智之象也其智先知其志不求養則易違人違人者雖眾而弗克所謂好謙也永貞吉者益在下也元吉益在上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居損道之成而益之者至弗損益者損至於有益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往者已所利也得臣无家人益之无家者公爾忘家之謂也六三致一不二无家之臣也友輔我者也臣事我者也六三自下應上故得友上九以下應上故得臣夫益下至於遷國益上至於得臣无家所謂大得志也

益

三三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成卦以能益言之則損上益下也以受益言之則自上下下之也損上益下者以二體也其損在己其益在人故民說无疆此仁而能益於人也自上下下初九也剛來而下柔則柔益之故其道大光此謙而愛人之益无以益下則雖損而民不說况无疆乎无以下下則雖尊而道不光况大乎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二五之德也益常失於有餘而能中正以保常故可以居易而與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巽之道也益之極則元而能體巽以應變故可以犯難除害其性曲直其材善載所謂末道也損之適約而收故其極至於二簋之享益之道盈而施故其極至於利涉大川而其亨則王之與帝也凡此言上下之體也若夫白內而致用則蒞動而巽日進无疆者在己之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者在物之益也在己之益德也在物之益業也德益則日新而為盛所謂益長而不設也業益則富有而為大所謂益裕而不設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常以立本則可久益以趨時則不可為常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者動散之常也故於象為常風雷者終則有始也故於象為益見善則遷所以取益也有過則改所以去損也取益亦益也去損亦益也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大者之才而居益之初動而有應於上上又以巽應之利用為大作也大作者猶曰作大事也下非厚事之地也故元吉乃无咎厚事者與詩王事一埤益我同意作在己事在物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承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在下在益而能損者也益而能損則益之者至故其德則或益之其行則十朋之龜弗克違人道惡盈好謙故益而傷之者至雖立心勿恒凶損而益之者至則承貞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非可以為常也六二至於承貞者中而已矣故承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臣之於君猶王之於帝也受益而能應上亨之道也故於文反亨為厚受益所謂厚也應上者所謂亨也帝之於王君之於臣則有厚王之於帝臣之於君則有亨故天保言下報上由君之上下也俾爾單厚下也俾爾多益益下也有厚下有益下則下得以報上猶王之於帝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有所謂吉事有所謂凶事吉事有常若享于帝是也故中則當凶事多變若殺禮番樂以救凶歲衣布冠帛以撫亡國是也故過中則宜六三不正而過中損己以益人用凶事者也故无咎損則不足益則有餘六三而益用凶事非有餘者也其位在

中爻而能有孚以中行者也故才不足以固其位而其中行足以當事而適時至於在上者告以圭所以能有之也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是也公位之尊也圭德之遠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雖非中正而能用凶事故有孚中行於至吉者用圭有功而上應之也六四柔順而正以承九五非益而有餘也當位而中行也故九五益其志而告公從者順聽之也夫當位而中行承五而從巽不失正而上有依下有應利用為依遷國可也凶事之與遷國皆損下益上者也凶者過中而行之非已所欲也依遷國者從上而為之非已所安也以居則非已所安而為之非已所欲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剛中而應有孚者也欲益者益之惠心者也有孚則能動而巽惠心則其益无方猶有應也故勿問元吉問者小惠也已所私也若問人於他邦是也元吉者已所得也有孚惠我德者人所所得也近者以柔乘我遠者以柔應我皆有孚者也己以有孚惠心人以有孚惠我德非益者而已也乃大得志者也惠者順而從其欲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過中則厲非安其身而後動者也益極矣猶允而求益非易心而後語者也六三與其類以惠五之德而已責其應非定而交其後求也故民莫與所謂莫益之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所謂或擊之也雖立心勿常亦况常乎言不可以恒也夫問已



以柔物使兩儀不安者偏辭也合彼己以爲一而  
中行者恒之可久之道也故益六爻在內而未及  
中者利出爲大作在外而未及中者利用爲依憑  
國在下而中者受眾益而享上在上而中者受益  
之在下而過中者能中行則其公用在上而過  
中者雖立心勿恒亦凶也爽无方故曰之自外來

周易新講義卷第五

周易新講義

周易新講義卷第六

宋 龔原 深甫 撰

夫

三三 夫揚于王庭字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  
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  
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字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  
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其人雖不順也而罪不極夫可決也其罪極矣而  
助我者不眾亦未可決也方夫之時柔乘五剛而  
不順罪可謂極矣五剛同力以決之其助可謂眾  
矣然後以順誅逆以眾治寡其勢猶決水而下也  
孰禦之哉故曰夫決也剛決柔也未嘗勝以力也  
而其道足以長君子而不亢其勢足以通小人而  
不爭則是健而說決而和者也王庭者眾君子之  
所會也揚于王庭訟言而眾奔之也蓋公以治其  
罪也治其罪而已矣未足以服其心也字號有厲  
信以服其心也惟信以服其心故雖危乃光也蓋  
中而已矣則未光也又以五剛而決一柔其道剛  
非私揚于王庭可也其事則未大告自邑可也剛  
過中則有厲兌向力乎□□□□□□力窮  
也方是時也君子之道□長矣而未通決而□□  
□□□□不能作險而五剛可以成□□□□攸  
往者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決以眾濟事而祿所以叙其功故既夫則施祿及  
下眾所同也居德則忌眾所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皆初九也大壯未夫則壯于趾自壯也夫則志行  
壯于前趾有所以決也然在下則不足於位尚往  
則不足以勝小人也適所以爲咎而已

周易新講義卷第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惕心之變常也號聲之變常也莫夜陰盛也九二  
方夫而上无應則未足以決小人以中道而止乎  
陰則小人不能勝蓋變常以變之則防患之道至  
異乎往不勝爲咎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有可以夫之時而非可以決之位不可以夫也有  
可以決之位而非可以夫之時亦不可以夫也九  
三未上行也而趨於動志於夫也而不當位又與  
上應焉壯于頄而已頄者上體之无爲也故有凶  
君子則不累於應矣故夫夫雖夫夫也而不失和  
故獨行遇雨若濡雨言曰濡言行也眾行皆欲決  
也而已獨若濡則有曼之者矣惟其則與□和而  
志在於夫故終无咎若九三者可謂決而和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臀者下體之无能爲也衆狠而不順可強而□□  
前也九四居陰而趨下也无志於夫而不進者也  
衆剛方進而□□當其路故居則无能爲而衆侵  
之行則非同志而出於不得已也方是時也牽強  
而前焉則不當位之悔亡矣而用智不明雖聞言  
不信也其能中行也

九五克陸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莫性寒而材脫善生於澤而在陸則在所易去也  
上六之象也九五勢足以夫之而不服之以字號  
則爲已甚矣故中行而後无咎夫在上而中行則  
尊而光九五僅以免咎亦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乘陽而過中无號者也君子之於小人不盡其道

乘陽而過中无號者也君子之於小人不盡其道

以治之欲其服而已上六猶能應陽也故終有凶

婦

三三 婦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婦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婦之時義大矣哉

女陰而從人也后繼世之君也此婦之成文所以言陰出遇陽而繼之用事也內者陰之所也外者陽之所也陽主出陰主人此婦之成卦所以言陽內入陰外出而相遇也故曰婦遇也柔遇剛者柔之為道為靜為弱為內為入其於陽也則待唱而應從一而終者也今婦之柔則動而之外出而遇

五陽其志欲變剛而後已女壯者也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與長則智不足以察其幾禮不足以別其謙自此而為遜自此而為否而卒於剝矣蓋柔常積微而后勝陽故陽以早辦之方履而則言堅冰至方遇剛則言勿用取女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合二體而言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措二五而言也方夏之時純陽用事則品物咸亨言亨者通也一陰生則萬物同咸矣品物咸亨言咸者矣

也此天地之遇也剛遇中正則君臣之遇也皆在下也以一柔而遇五剛則與剛異德而欲變剛以從已壯而失所遇也故有攸往見凶况欲大行乎以剛而遇中正則與剛同德而能從剛以治人異而得所遇也故天下大行言莫之能禦也豈特利有攸往而已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天下有風萬物之所遇也以一人而臨四方勢不可以家至而人說施命以誥之則莫不遇矣后者有所繼而出命者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姤之初六以天言之則履霜之陰也以人言之則勿用取女也以物言之則蹢躅羸豕也皆小人之謂也金者剛而能化也柅之為物能制柔而口口口口也九三之象也九二乘初而初六以柔承之繫于金柅口故也口口吉吉者不止有利而已無所繫而有攸往則有應故見凶見凶者言不待其行事當之而所見已凶也羸豕未壯也豕獸之微也字蹢躅者其口口動也羸豕未壯也猶蹢躅而難制則其壯也有與陽戰而口口口交柔道牽也者欲制之於初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賈也以剛束柔以上臨下而初則承之包有魚者也包者中有所容也魚之為物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民之象也一陰方長而制得其道故以仁則无咎民方正夫一而四來焉則上以分民為謙而下以二君為疑故以義則不利賓賓者自外至而我所敬也九四之象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固位以乘二乘二以爭初二而已得中初已從二勢不忘尊者也故為二之所侵則臀无膚无膚言其才无能為而居不足以安也智不能辨之於早至侵而後行故其行次且言其欲之不能得而有所不獲已也過中厲也行則未牽於初故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二之於初位足以乘之德足以有之善近民者也故包有魚而莫違况有命乎四在上而遠初則口爻不足以得民故包无魚而起凶况有征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自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性剛九二之才也瓜能蔓而實脆初六之才也自杞包瓜則在賢以制小人也任賢以制小人則我尤為矣故以德自處則為含章言中正而有待也應時而造則為有隕自天言光大而无私雖含章也而不舍命雖不舍命也而含章所謂君哉舜也如此而已柔一也以其好動而未壯則曰羸豕以其在下而善蔓則曰瓜以其眾而巽伏制得其道則易制曰魚

上九羸其角吝无咎象曰羸其角上窮吝也

以剛居上而无應婚其角而上窮也其變不足以趨時而有吝然不肯婚非其應故雖過中而无咎

萃萃者聚也假有廟則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反於渙而廣口比萬物之生初散而終聚渙則散萃則聚比反於渙者口口口口不比而萃則萬物同焉比廣於比也順以說者眾所聚也剛口口應者有以一之也故其初也聚則亨不必見大人也王假有廟致孝享而已不必用大牲也其終也利見大人亨利貞不在聚為亨而已也致飾於其所聚而聚之以正也乃制禮作樂之時也大牲吉口口假有廟而已也利有攸往又不時利貞而已也方物之聚也口口口所及也故致孝享以盡人道其極則萬物之盛有天命矣故幽則備禮明則大有為所以順天命也故易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惟萃之時為盛而先王之於是時也財用足

而百志成惟周公成王為然方周公之初營洛也  
 所祭者羊一牛一豕一而已及其既營也則始用  
 駢所謂用大牲吉也以惟則備物足以告神以頌  
 則豐年足以講武所謂利有攸往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兵作於睽假於萃偃之久則弊故治其弊而新之  
 者除戎器也其除戎器也非思患而預防之也亦  
 戒不虞而已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方萃之初柔者應剛有孚者也不中而與其明  
 進則疑四之不應已也故不終不終則志不一故  
 乃亂順而說則不能不聚也故乃萃萃而從應理  
 之正也故若號一握為笑勿恤而往則无咎號愛  
 之形乎聲也而勿恤則内无所愛矣一握所執小  
 也而往則能大有為也為笑非所謂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萃之時有聚而志亂者初也有中未變而未聚者  
 二也上方有位而已則在中而未變有待而后萃  
 者也故引吉无咎非往无咎也此通於人者也孚  
 乃利用禴則通於神者也禴祭之薄也薄祭而利  
 用者至誠而有應也柔順中正所謂至誠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以順承四欲求所聚也萃如如四時則應初非已  
 所求也故嗟過中而失正故居則无攸利皆有應  
 也而上六獨无所與則中巽而與已故往則无咎  
 夫萃道利正而所從非其正亦小吝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周易新義

在上而未及中以剛而乘眾陰上則嫌於有為之  
 君下則疑於方聚之民故大吉然後无咎以位不  
 當故也非引吉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承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未光也  
 漢則欲正位以一已散之民故漢王居无咎萃則  
 欲有位以馭方萃之眾故萃有位无咎順以說者  
 萃也而柔乘之而不能有位其无咎乎然有位而  
 已其志未光則不能虛中矣故匪孚惟剛中則元  
 承貞也故其悔亡元仁也仁則有所與之非有位  
 而已也承貞則有孚非所謂匪孚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柔應剛而後无咎皆无應也六三在下涕  
 洟則不能无咎也齋咨口口咨者也涕洟則甚於  
 出涕口  
 升  
 三三上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  
 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  
 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止而巽漸也漸則有止之道故其極亦漸于陸而  
 已巽而順剛中而應升也升則无所止矣故其極  
 至於冥升此雜卦所謂升不來也陽上而陰下位  
 也陽降而陰升時也故象曰柔以時升有可升之  
 時而无以可升之德則雖升必困故順而巽剛中  
 而應是以大亨然小者待大而後正柔者待明而  
 後行升而不見大人則外失正而內可恤故柔以  
 時升剛中以合德然後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夫升  
 之為卦以柔為主者也柔而用晦則不及剛而以  
 明行則過故以柔而升以明而行然後南征吉而

周易新義

其志行若初六之允升能用見大人者也上六之  
 冥升不能南征者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升以時漸以位地中生木非木漸也木自下而升  
 也順德者因性循理而无所於逆也積小以高大  
 者所謂聚而上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自下而上曰升動而人信之曰允初以位則下以  
 德則巽其得時可升也九二方以剛中上應己能  
 以柔承之其責諸人可升也故人信之而不以為  
 妄合志而不以為疑雖非柔道之常也而為升雖  
 在下而无應也而大吉進欲難故初罔孚至於六  
 三而後眾允之升則不以漸非難進也故初則允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以剛巽乎中以柔應乎外不待吉无咎而後孚也  
 當位而孚也其孚不獨大亨而已其孚乃利用禴  
 也萃方聚故柔得中而應者乃利用禴升以柔故  
 孚乃利用禴者剛中而有應也以剛居柔則約道  
 也故居雖不正而其行无咎升雖可恤而其孚有  
 喜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邑易而小之也虛无人之辭也剛得位而不中其  
 升有進而无阻故曰升虛邑湯武之事也有剛在  
 前與夫所從非其應皆不能無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有承而无應時未可以升者也柔正而承五順事  
 者也故曰王用亨于岐山文王之事也岐所有之  
 國也以言其位也山者地之高以上而物附焉者

也以言其德也蓋知時之未可升則能順事後天而奉天時者也是以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以柔得尊位大中其進至易而有口貞吉升階者也階者以禮而升也此堯舜之事也允升大吉升

口口也貞吉而後升階者吉尤待於升也升自下故欲上合志口則人口合也乃大得志之特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柔而上窮冥升者也冥升則不來故消不與陽相

應口故不富此以位而升者也上則其升息而不利序卦之所謂口口太元之所謂山顛靈也

愈升而愈不息者正而已矣故利於不息之貞乾之所謂自強繫辭之所謂日新也故有曰永貞有

曰乾馬之貞語性也有曰不息之貞有曰幽人之貞有曰武人之貞語行也

困

三三 其下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

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之在前需而不進可也見而能止可也困之險也剛皆揜於柔則是與險相遇而无所逃之也故

惟險以說也則困而不失其所亨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君子能之非小人之所能與也惟剛中而不能為也則困而不失其正困而不失其正者惟大人能之非君子之所能與也其上則性不足以順

之其次則行不足以安之尚口以為說也而不能通則是有言不信也所謂小人尚口而窮者也故

易之剛中雖一而其趨則不同行為而出險者坎也有為以濟弱者太過也貞而已矣其惟困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非君子之常也盡所以防患之道而不免焉則足力不可以有為也致命而已矣致命則是行尤難而可也亦遂志而已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有能為之才而上无應未終困也位雖在下也而才足以上達亦未終困也初六无能為也而所居

最下而不中則是待正應而後達也九四隔於二焉而勢不足以庇之臀困于株木者也

在下矣而又趨下則不足以達入于幽谷者也雖有應也其能見之乎所謂三歲不覿也臀者下體而无能為也初六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之所在有以失所欲為困者九二之於酒食是也有非所欲而得之為困者上六之於籠籠六三

之困于石是也九五有養物之材而九五所待以為養也而九五方困于剛則勢未足以致養故

困于酒食朱紱天子之所以飾下也九五之象也剛中者不終困而九五方用應之朱紱方來者也

非三歲不覿也九二終上應於九五利用亨祀者也亨祀臣禮也非入于幽谷也此其位在中而後有慶也故征則凶失所謂慶也有志出險則非可

咎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來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止而不動者石也剛而善傷者蒺藜也六三處非其位進而求應則上六之柔不動故困于石非所

困而困也退而止焉則九二之剛不以乘放困于蒺藜非所據而據也雖所居在內而无所應於上

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惟趨口口口故莫不明於初六莫不祥於六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者久而後通也故无應者徐而說有應者來徐甚者三歲不覿也九四應志在下而畏九二六三

來徐徐者也九二方以剛動而為之阻困于金車者也九四亦剛也而有所畏故九二終不困已

也故有終

九五剛別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剛別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剛絕通別絕行九五材足以通也而上揜於柔剛是上剛之也其行足以行也而下乘剛則是下別

之也九二方以朱紱飾上而不應困而赤紱者也初雖不通而終則相覿雖小人不能問乃徐行也

以中正免困而獲應則是其道可以受福於神明矣利用祭祀者也君之於臣不惟養之而又飾之

故五為酒食為朱紱君則待臣之飾而已矣此所以困于赤紱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之不能自立與天下不可乘剛也尙矣况困之時乎故上六牽於六三之柔則愈困于葛藟者也

九五之剛則不安困于臲臲是也然進无所揜而困者將亨可進而求吉之時也其自謀也猶曰動則悔則悔乃所以有悔也故居則未嘗征則吉

井

三三 其下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繡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繡井未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有功也贏其瓶是以凶也

水於地中无所不通鑿之則為井道於天下无所不在得之則為性故易井以喻性異乎水而水上水井猶之所得深而能施然後成性也成性則成體而无以養之則其用不足以日新故曰井養而不窮也有以成育以養而不窮然後可以涉事而有常故曰改邑不改井邑有事之地井德之地事則趨時而為之其因革增損猶邑也德則立本立木則有常而不變雖事之趨時不同一於剛中而已矣夫剛者窮而能通中者通上下而不一則是善變者也而能有常者惟善變乃能不變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剛則无欲中則不偏由剛中故能无喪无得在己善分定故也往來井井在人者施普故也此内外皆得以剛中而有功也汜至亦未繙井贏其瓶凶者未有功也此九二雖異乎水而水上水而无以出之也汜至者人未得其利也未繙井者已未終其事也而贏其瓶所謂幾成而失之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以出為功也勞民勸相者勸其民而作之也逸居而无教則民廢而不興故因其能而勸以功因其性而相以道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此不能達其性也性之初若泉之始出則蒙之天下則隨而通所用而足初六陰也其性趣下而止於下井泥不食者也泥者可濇而清也時所未舍也於上无應以引之則泥亦亡矣故為舊井无禽舊井者已廢而不可用也无禽者言其已亡離禽不食也况人乎此孔子所謂下愚不移也

周易新說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此欲達其性而不由其道也性出於命德出於道以性至命以德至道行其所无事則智矣不由其道而以人為旁行是以智為鑿也九二有中而不能以出為功井谷射鮒者也谷者水注也鮒物之在下而汙也非所與而與之雖引而上亦敝漏而已矣此孟子所謂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以正養其性而達之於行也剛則无欲正則无邪雖在下體而能以直養氣順而通之至於富貴不能播貧賤不能移故曰井渫不食與井泥者異矣其德正故為我心恻誠足以感人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其位應故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明足以趨時也在陽而不雜於陰可謂誠矣有應而能以不求求之可謂明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此以正修而性而歸之於道也性未嘗不由道而旁行者任情以動而无以防之故也有信以治其偽則生於內者誠有禮以治其怠則作於外者善雖未足於德施而其私淑艾也物有不能動其心矣六四在上體而性趨下不以出為功而能靜以正故井甃无咎修井者與井各者異矣

九五井冽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性之復也萬物復乎北北者天一之所舍而天一者水所生其源湛然未與物則其地冽其泉寒其靜无所雜則足以觀萬物之復其動无所係則足以應萬物之求故井冽寒泉食以中正也中所以應物正所以得己此之謂德性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周易新說

此性之大成也大成則以斂藏為體以施散為用居其所遷之時也居其故而遷與遷之而以其私皆不足以通天下之故勿幕則无所不與无所不與則有孚元吉有孚者其信有諸已也元吉者其善可欲也此井之以出為功也故井一也或收或冽或甃或渫甚則塞而泥鑿而谷猶之性也或塞之或治而通之或順而修之以至復在中成在上故其才皆不同也

革

三三 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日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水火相息天理也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人情也天理出於自然則息之而已人情則出於或使故勢不得不服之也革之為道有出於自然者如水火相息是也有出於或使者如二女不相得是也難與處始者民也而革之道或以息之或以服之則人有未孚者矣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也始文明而終說以至大亨以正革而當者也孚革之始也故動而信之當革之終也故止而所悔亡矣革寒以為暑暑以為寒非天地之節也革夏以為商革商以為周非聖人之因也因與革雖不同而順乎天應乎人一也猶革與節雖不同而四時成亦一也理如是則順之无時而非理也情如是則應之應之則有時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人事也而有時歷天時也而有數體而行之者聖人也治而明之者君子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者有為之時也初九剛健而文明在下而無應  
不可以有為也以剛乘柔不夫中順蒙用黃牛之  
革而已黃牛中順之象也而革者革之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已日乃孚君道也已日乃革之臣道也六二得中  
而應上雖可以有為而勢不可以先事已日乃革  
之者也革惟剛為能而六二者柔得中而已矣故  
征吉无咎征吉者有誠以濟行也有誠以濟行則  
行有嘉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在上者剛中在下者柔中革而當內也九三上六  
則征者凶也九三不可以過矣故貞厲在上而不  
失正則材足以革物故革言三就有孚虎變者以  
德為吉也雖未占有孚可也革言者以言而革者  
也雖其正足以立信於眾猶以正而後信也三眾  
辭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之於民革而信之故已日乃孚臣之於君信而  
後諫故承上而无私與然後不當位之悔亡不當  
位之悔亡故有孚改命吉革言三就者下不言之  
也改命吉者上信之也如治皮焉曰革則其為功  
多改者有所治而已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龍陽而生仁也虎陰而殺義也仁則順理而已矣  
義則有革而不因也九五以剛中華大人虎變者  
口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六二實上應上應之未占  
有孚者也物故而後有革革速而後有變變而後  
成文文明无不當也炳者文之盛也蔚者文之茂

周易新義卷六

七

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變而不得尊位大中之文蔚然而已非虎變而炳  
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而已非有孚革其心也革  
道成矣則不可以有為故征凶非行有嘉者也欲  
以柔而止於當也故居貞吉非貞厲者也

鼎

三三上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成形其下則趾其中則實其上則有耳有鉉  
有蓋而鼎之成卦亦然有合以覆其上以承  
其下有實以塞其中故曰鼎象也言與鼎之成形  
同也鼎之成文其上舍陰陽之精而其下則折木  
以炊也鼎之成卦徒有象而不用則鼎與物等而  
不足以亨飪故二體離火而巽木可以相與而  
成功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言與鼎之為文同也  
易以井言德性以鼎明才器德性在己也無待乎  
外而足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得也才  
器有小大在人之所用猶鼎之有小大各隨其量  
而有所受也故體用不具不足以為成鼎木末不  
具不足以為成才鼎之足以亨飪猶才之足以致  
用也而聖人之用人猶之鼎也鼎之為器小而聖  
人用之上則可以享上帝下則大亨以養聖賢其  
用人亦然故上可以與事上帝下可以與養天下  
此自亨飪而言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此自成卦而言也巽伏也而二體之  
合至於耳目聰明柔言以巽行已而能資諸物也  
柔下也六五至於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言以

周易新義卷六

七

柔立本而能趨時也此所以元吉亨元仁也柔巽  
之德也以元而吉亨則與否之初六貞吉亨者巽  
矣鼎才之用也故元而吉亨否則有才而不用其  
吉亨也正而已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凝命用才之法也位有小大正之使有所正  
命有貴賤凝之使有所定位不正則差命不凝則  
亂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  
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諸卦以爻為人以位為時鼎則以位為鼎以爻為  
實而六爻各因其人之才初六未得中而知權者  
也九二得中而知量者也九三則得正而不知權  
者也九四則失正而不知量者也六五聖人之應  
變也則權不足以盡之上九聖人之立本也則量  
不足以盡之知權者能變知量者有常應變者无  
方立本者不易曰才之不同也初六鼎顛趾利出  
否反常而除惡也得妾以其子違正而與利也量  
以陽為實而初六以陰居下顛趾者非其當而  
為之者利出否以從貴也否者所惡也故曰反常  
而除惡得妾違正无咎者有子足以與利也初在  
下而賤者妾也九四應之以其子也故違正以與  
利此之謂知權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  
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陰鼎有實者有應於五而五為剛所問我  
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者也二陰位也而陽居之則  
鼎小而實有餘實有餘則不可以外受故已欲慎  
所之應以不能即為吉來則敗已雖疾為仇猶中  
孚六三得敵也此之謂不知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居下卦之上鼎耳也以陽自處不能虛中以受鉉鼎耳革者也雉物之文明者也背陽之施也保常守正久而後通方雨虧悔者也方非今辭也虧未能亡之也其智雖未足以知權而其異至於不失正故終吉此之謂得正而不知權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正而上近君德薄而位尊也上承下應而不得中智小而謀大也以不足之才而受有餘之實力小而任重也故為已則鼎折足為人則覆公餗以至其形渥凶渥而為盈他而為來妄欲有為信如何哉此之謂失正而不知量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柔得尊位大中其美有所見虛有所受鼎黃耳者也受九二焉而柔足以有容剛足以自舉其才足以越時應變所謂金鉉也者其性從革其聲善應剛而能化者也鉉者能舉鼎以行也所居雖非正而能應變於外故其中則利貞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始條理也者智之事也聖人之應變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人之才一於剛則亢一於柔則弱上九剛過中矣而能乘柔以爲卑其剛有資於柔而不亢其柔有資於剛而不弱剛柔節者也制中之謂也故為玉鉉鉉者溫潤粹美剛而不變者也孟子所謂聖人之事也智以應變故隆殺如金聖則立本故不變如玉應變道之用六五在中之謂也不變者道之體上九在上之謂也故其成在上則大吉其應在下則无不利利貞不足以言之也非性之立本也

周易新義

其終欲致用故上六言井收勿幕鼎言才之趣時也其終則歸於性故六五曰金鉉上六曰玉鉉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上陽之所也下陰之所也陰陽各得其所焉則勢不得不止分定故也艮之成卦是也陰陽各失其所焉則勢不得不動分未定故也如震之成卦是也故艮爲靜而震爲動動而起則亨矣故曰震亨言无待於外也剛性好動而常失於暴則其用欲反諸已故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則爲恐致福言人而反諸已也初九之才也夫樂天者得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動而能懼則是畏天者也畏天則可以加諸人矣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則爲驚遠懼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言出而加諸人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者動於誠心也修省者形於行事也重震之象也動於誠心而不形於行事未爲臨事而懼也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之道莫善於自反莫不善於征凶初九居動之始而能以剛下柔自反而懼者也故其恐致福非喪貝也其後有則非遂泥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方動以進而已則已之震來厲者也安其位而不動則初作難而喪其所寶億喪者進而托九五以爲主則已之所喪可以勿逐而自得矣故躋

周易新義

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方動則欲自反方止則欲自行交相養之理也六五九陵也自一即五自五復二七日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中可之欠地也故動得中則安不得中則危而六爻莫善於億无喪而億喪貝次之莫不善於震索索而震蘇蘇蘇蘇之蘇蘇動不可久也位不當故也不固其位而動焉猶足以自善也故震行无青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亨者動則亨也震遂泥者自此而不通也以剛而動動而在上在上矣而止於陰不足以驚遠懼邇也故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无所之來无所應危行者也非安而行故也震往來厲止乎尊位大中其勢足以主天下之動也故億无喪有事聖人之大寶曰位則喪貝者以其位言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主則不喪匕鬯者以其事言也九五无喪有事可謂保國之君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君子之動求而已矣上六不能求之於動之始而求之於動之極則是中未得也故震索索者有求而未得之謂也視矍矍者方懼而有求之謂也有求而未得與夫勿逐七日得者異矣方懼而有所求與夫億无喪有事者異矣甚危矣而極動則性不足以得志故征凶與夫行无青者異矣惟其乘剛而知懼先事而知於不于其躬而于其鄰故凶无咎以柔乘剛而不畏焉則其凶也乃自取之爾

周易新義

故畏鄰可止以求婚媾則有言而莫應矣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震從辰從雨者動欲及時而澤欲及下也艮從自從上者其視反入而自內以觀復也以方言之則其位在東北而萬物之所終始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先止而後行者始於艮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先動而後靜者終於艮也光動物也動之道也明靜物也靜之道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此艮之謂也故卦辭曰艮其背又曰艮其止背者无咎爲之所也言止其所可止也此一卦之體也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上下敵應不相與此六爻之用也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者制得之辭也見者交際之辭也庭者人所聚也人之所以離其所而動動而相與者凡以有求也有求則有義以相制得有禮以相交際矣故艮則止其所故其身雖至近而不相制得其六爻則不相與而應故其人雖有在而不相交際非失可止之時或止之非其所則爲否爲亂矣其能无咎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者取彼而合諸此也山即止矣而艮兼之止之至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曰磨磨作聖思者无不通也而能不出位蓋知有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則靜者柔之常也然居非其所止則不能无動艮之初六在上而止以同體則无承以異體則无應以靜爲常者也故曰艮其趾

周易新義

趾在下而行也雖未及中亦无咎矣時止則能止故未失正未失正故利永貞所謂以靜爲常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者脛上而動者也六二上承九三宜以動者也而當位則止艮其腓者也剛上而柔下則柔爲隨而剛拯之而九三以剛亢止於上未退聽以拯已不拯其隨者也以進則不得拯以退則不能違其心不快者也雖變則遠之未足於乾之初九而能以柔乘剛不至於我其心不快異乎旅之九四爻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者上下之所同也夤者上體之接乎下者也心者體之主也在四陰之中上下之所同焉者而能止故曰艮其限雖爲上下所同而陰陽各止其夤不相爲用故列其夤上下不相與之時而所居不得中不安其所止也故其危薰心不止不快而已易之言凶至於滅頂者其行過也其厲至於薰心者其止始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之形信故侯執信圭躬之形屈故伯執躬圭六四之與初六其爲止同而柔順柔順達與上體躬者也不惟艮其身而已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君子之行己也其顯有補伸其微有語嘿而爲之節者艮也六五以柔含章以中制行无累於應則所止不爲屈伸而已又能致精於語嘿之間也艮其輔嘿也言有序語也此之謂以中正以中正者中以行正也故雖不正而悔亡與未濟之九二正吉中以行正同也

上六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者地之德敦者地之中又加隆焉爾雅曰邱陵爲敦書曰敦德易曰敦乎仁蓋仁與德皆言敦良以陽在上而能終於止敦良者也靜而能止可也其質助矣而能止止而能終非敦良不能也故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巽而順者升也不特進而已也止而巽者漸也自此而之進之進也者女歸吉之謂也女歸待男行故也其進得位也其進以正也利貞之謂也其位剛得中而其德則止而巽故也故漸之爲道有成位而後有功有成德而後可以正功正功矣然後不窮也之進也而不得位得位也而不出止雖謂之窮位可也其能正邦乎不能正邦雖謂之不能一朝居可也其能不窮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生木以時升也山上有木以漸成也居賢德以漸者修爲而後得也善俗以漸者久而後化成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楊雄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鴻漸也故其進有時其行有序而漸之六爻加之而有不同者干者水在上也未得中也木者主達也在體也皆一卦之上也故取高平之陸惟五爲高平而大也故取大陸之陸也厥則乎而平也二得中之象也初六之位而未得中漸于干者也美在下小子也非九三之夫也未得中厲也非六二之妾也之進而

周易新義



四不應故言止而漸也故无咎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衍衍吉象曰飲食衍衍不索飽也

柔順中正安而不危鴻漸于陸也進而上應之德足以稱所養飲食衍衍吉也衍衍進而樂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剛得高位鴻漸于陸也无應則可以止矣而猶之於進則其動而不反夫征不復吉也二不歸其應

而志從三則不可以有功婦孕不育也无應而尊人之應則寇之招也惟順以相保也故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木之與上上而承之也六四之進而在上以順而承剛非所安也故鴻漸于木比乎兩剛之間雖

疑於所與而於卒捨乘剛之逆而從與上之順則是順以巽者也故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剛健而在尊位大中鴻漸于陸也二雖為應而三隔之則其勢未即合也故婦三歲不孕中正相與

而二方之進非終不孕也故終莫勝吉漸極高矣而下有配之者此所以得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極進而上窮者其才順而巽也故晉其角漸極矣猶不失其平者其才止而巽也故漸陸其進也以

漸而不失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其序與三同所而无不孕之婦與眾同進而无可累之位下之所視

周易新講義

以為法也故其羽可用為儀吉

周易新講義卷第六

周易新講義卷第七

宋 襄原 深甫 撰

歸妹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西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兌少女也震長男也

以方則東西相配以位則內外相從以人則少女而歸長男以才則說以動婚姻之卦也咸則少

男女相感以通恒則長男長女相與以久睽則二女相違革則二女不相得皆非婚姻之正禮也

婚姻之正禮男娶以三十為正女嫁以二十為正參兩以相成有若歸妹少女歸長男是也家人象

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以位言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以情言也陰在外所謂位也說以動所謂

情也在陰陽則相交之道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與者有所待而起也在男女則終始之道

也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男成於冠終於婚女成於笄終於姻男女之道終則父母之道始此禮之

正也故立卦曰歸妹其位不當而失正其柔乘剛而不順此一卦之才也故繫辭曰征凶言其體也

无攸利言其用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男女不以禮合則不可以終不可終則敝矣若詩谷風之類是也故君子以事則承終以理則知敝

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豈有敝哉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娣者從嫡而非正也初九在下而无正應歸妹以娣者也剛以順承上則非中行乃娣之常也故征

周易新講義卷七

二

則吉以初承二則為婦承簡以二承五則為嫡承夫所謂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不正而上有應不足以與明者也故曰眇能視以剛得中而所說在內未變常也故曰利幽人之貞

履之九二無應則幽人貞吉歸妹之九二有應矣而不足以與明則非幽人也故利幽人之貞猶巽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須待也六三不正而乘剛失歸妹之道也欲求正

應而為娣則上不與而志未得歸妹以須者趨下而能反則可以承非正應之九四及歸以婦也婦之所承非正應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行待而行也

在動之始歸妹者也未有應愆期者也以陽居陰動而能止有待而後行者也故曰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柔而應陽帝乙歸妹者也與詩王姬下嫁同意六五在上歸妹之為女君者也九二在下以歸妹之為女娣者也二以陽處陰婦之盛者也五以陰處陽女君之謙者也謙而退下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良衣上飾也君也袂者體乎衣而為用也猶之接乎君也皆接乎君也而二為良嫡無妬忌之心焉耳月幾望陰盛而不亢其位在中而以此行之與謙尊而光泰之六五行願同故吉也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封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實承虛筐也

上六之於六三非相應也六三以陰居陽非夫也士之未娶者也上六以陰在上非婦也女之未歸者也上六失為婦之道而不得其所承故曰女承筐无實六三失為夫之道而不得其所御故上封羊无血羊狠也此之謂无攸利

豐

三三上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豐者明以動也則是光明盛大之時也故其德亨无所蔽也其事則王假之尙大也其時則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能九變乎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所以勿憂也故豐之時在日為中在月為盈其初雖尙大而其終窮大惟與時消息然後宜之也

象曰雷屯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者刑故无小之時也故折獄致刑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遇非所期而見也配我與之也豐者明以動之時也初九趨上而善應與四同德而非應遇其配主者也明盛與四均而已能下之故无咎過之則災矣以明趨動得時而不可行者也故往有尙以柔則得疑疾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所以蔽也曆法有章有蔀蔀以部之章以明之而六二在上亦曰蔀其家夫謂明蔀則闕物之

情也六二體幽而居陰不能明以動豐其蔀者也日中豐之時也斗者宅乎中正昏而後見而人所取正也六二之才也其體幽不明矣而又在上者不應往則不足以信故得疑疾疾者心不明之失也能有孚以明志則上信之而吉矣何疾有哉六二柔順中正而善麗有孚者也

情也六二體幽而居陰不能明以動豐其蔀者也

日中豐之時也斗者宅乎中正昏而後見而人所取正也六二之才也其體幽不明矣而又在上者不應往則不足以信故得疑疾疾者心不明之失也能有孚以明志則上信之而吉矣何疾有哉六二柔順中正而善麗有孚者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者有應於上而後為澤也沫明之微也猶日昃之離也九三以陽居正其才可以大事而豐其沛者而非所應則施不行豐其沛而已右上也肱者輔上體也上六不明雖有輔上之才終不可用也故折其右肱无咎不可用也而與之有為則人違之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二雖當位而不明九四雖明而不當位故以位則皆曰豐其蔀以其才則皆曰日中見斗六五柔而得中其德常易者也趨上而承之故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易有含章有來章含章者有待而發也來章者資諸物而為用也方光明盛大之時而六五以謙符盈不自任下九四之賢以成己所謂來章也故在日不昃在月不食其成功有慶其成者有譽以動則吉此成王假樂之事也

上六豐其屋闕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二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闕其家也窮夫則无以下人體幽則无以知人

闕其家也窮夫則无以下人體幽則无以知人

故九三之賢人不為用而自藏至於三歲不覲凶也辨者失所安也戶者九三之象也豐之時時以動者也故以暗趨明雖非正應亦吉以明趨暗雖正應凶也

旅

三三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大而麗乎內則所謂家人內也止而麗乎明則所謂親寡旅也其義則從人而不自用非剛者有為之時也有柔而已矣六五之爻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是以大亨小亨者柔之道也以內外之體則內有所止而麗乎外是以旅貞吉蓋其貞者可以旁行也孔子嘗為旅矣或絕糧於陳或伐木於宋甚者以兵圍之然而應國應聘外不絕物內不失已得之不得曰有命體此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者君子之失所也刑獄者小人之失所也君子因已之失所而推之於小 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離也慎長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之六爻有以柔未得位而旅之心不快者九四是也 是有君子之旅者六二是也有聖人之旅者六五是也 有雖未在上而失於與下者九三是也有雖不與下而失於在上者上九是也初六旅而在下柔而不中止而不麗於明旅瑣瑣者也瑣瑣者所利之小也上雖有應而才不足以自達九四又趨上而不與之交斯其所取災也災者口以壅之也此以柔未得位而旅之志不通也不止心不決而已

周易新說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者所息也非定舍也資者所有也无與之謂童有承之謂僕六二以柔得位而不失中旅即次者也陰而无應不敢顯其所有於外懷其資者也不政自居成德以旅與下而卑順中正以承其上得童僕貞者也此君子之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柔得中而无與則旅即次言方得其位而可止也剛不中而與下則旅焚其次言雖已得位而不安也下无所與而上无所應喪其童僕貞也故厲此旅之雖未在上而失於與下也與下者欲得人也 故其義喪在上者欲安宅也故其義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以陽而止於陰未得位者也故旅于處處者非定居也與野處同也陰止而靜是以為利陽剛而動足以為用故得其資斧資者利所在也斧者用所在也雖有所麗而未及中雖有所應而未相與故我心不快者剛所有也此以剛未旅位而旅之心不快也其志則未窮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二懷其資而得正者仁者之旅也九四懷其資斧而心不快者智者之旅也雖仁智不同向有懷於心則一也六五射雉一矢亡則无所懷者也无所懷則不累於器聖人之旅也雉文明之物也一矢者器也以射則不必獲也一矢亡者雖不必獲之器亦不存也解欲解悖故公用射隼獲之无不利旅之射雉不可必獲也故用我則一矢存捨我

則一矢亡不累於器也以不必獲之志為旅而又 不累於器則在上者必速之也故終以譽命終者 不必其時也以譽命者不必其德也夫子之德盛 矣而至於足那必聞其政者乃以溫良恭儉不爭 而已所謂譽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者不宜上也巢者託於高而危也以剛居上而 无位鳥焚其巢者也最在於外旅人也方其剛乘 柔而得志故先笑已而下不應故後號號與同人 九五相反者也剛而在上无所難也而已則趨上 而過中失順故喪于易凶與大壯六五相反者 也此旅之雖不與下而失於在上也家人反旅者 也故家人以居則得所以道則得常在內者无敗 遂而在外者假有家旅則失所矣故在內者有次 在外者有處而其危有巢失常矣故有得有喪有 存亡亡而其極至於焚也

巽

三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兌之反對以柔而已矣見而有以說萬物者兌 也澤之性也伏而有以入萬物者巽也風之性也 故巽以伏為體以入為用在天為風在君為命卦 之上下內外如之者所謂重巽也重巽則為隨風 為申命重巽以申命一卦之才也是以小亨言巽 不可大事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二與五之才也 是以利有攸往言立本雖在柔而有剛以濟之也 柔皆順乎剛初與四之才也是以利見大人言初 之所利見者二而四之所利見者五皆剛中大人

也剛於中正故言巽柔於剛故言順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重巽者有定體可以申命而已矣隨風則其用廣故上以申命下以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其性進退其行不果者巽也初六退則伏乎內而進則承乎陽其性行巽者也故志疑則進退志治則利武人之貞武人果者也果而能巽者武人之貞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人所安也史以言事神也巫以藝事神也紛若非一人也九二懼巽居陰下比於初其為巽過甚非所安者也故以事人則失禮而勞巽在牀下是也

以事神則得中而當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是也先王之制禮欲使設之當而已矣用巽於所宜用豈有咎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復欲反其所故六二下仁則吉六三頻復則厲厲者不安其所也巽欲剛巽乎中正而後志行故九二九五則吉九三頻巽則吝巽者剛不得中而後巽不得已之辭也志窮反志行者也故雖正亦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而乘剛悔也惟居不失正也故悔亡也柔不可大事也惟動而巽乎剛也故田獲三品利武人之貞內也田獲三品外也三品有功之盛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三之吉位正当中也

履柔也故九五位正當則厲巽亦柔也故九三則吝九五則悔然九三不中故卒於吝九五則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貞吉悔亡與萃之九五元貞悔亡同也柔在下而承之故无不利此人君由人命行大事之時也非常之命黎民懼焉以剛行巽則未能人故无初萃於志行而其往剛也故有終

惟有終故能先事而有所圖後事而有所戒先甲三日後庚三日是也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蠱之无亨柔也故圖事之先後皆以仁巽之九五剛也故圖事之先後皆以義以仁則稱甲以明有始也以義則稱庚以明有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皆巽也九二居陰而下比上九過中而上窮皆非所安也故皆曰巽在牀下不得中不足以利己故喪其資過於巽則不足以制物故喪其斧此所以不如旅之九四也以爲正則凶所謂正乎凶者也

三三兌上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萬物致役乎坤則勞而說者小息之時也勞而小息則說者兌之意也故无所擇而役物者天道也

有所辨而說之者人道也兌則入於人道矣故說卦曰兌說也雜卦曰兌見也凡以剛中而柔外也柔外而已矣无剛中以主之則所說不足以得己

剛中而已矣无剛中以主之則所說不足以得己故剛中而柔外則說以利貞柔外也則所謂亨也剛中也則所謂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文王之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周公以之其盛雖未足以得其心而其大亦可以盡民力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人之相麗以爲說者莫善於朋友講習故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者以說爲道也以說而與物交則近於同故剛欲擇所說而柔欲自守也剛而不擇所說則淺者至於疑甚者至於厲柔而不知自守則其來趨下引而從人无施而可者九二君子也初說而承二和說者也非同之也故其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剛中而无應无應而能說信志者也非說六三而與和之也九二君子也而初九承之未疑也六三小人也而九二承之則可疑信雖可疑而其志信焉是以其動吉而不正之悔亡也

大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者不向上往而與下剛中而柔外然後說以利貞也六三失位而不中承上可也而以來爲說非說以利正也以不正位者也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行慶也

商者擇所利以爲說也九四在六三九五之間三爲邪五爲正疑於有說者也故商兌未寧六三比四而承之猶賓主之有介也然三在下而乘剛故雖爲介而有疾有疾則不能即我不能即我則我得一志於承五所說正矣故其初有喜其終有慶與鼎之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同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当中也

剝者小人之所以消君子也上六柔而不中下六也九五以剛居位不能損己以應九二而承上六

學子剝者也君子之於位方亂則欲有之方治則欲忘之其於道也剛則濟之以柔柔則濟之以剛九五純剛而无應可謂位正當矣故有厲天下之理雖止於當而有當不足以成功者必離當焉若兌之九五當不足以成功者必與夫履正屬同意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來以性言引以行言在上而无應於下自守可也五无損已尙賢之志引之則說以隨引兌者也在上而引兌與在下而孚兌者異矣故未光也

三三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屯與解同體而爲終始也故動乎險中曰屯動而免於險曰解言屯之難解也渙與萃異體而爲先後也故巽而免於險曰渙順以說剛中而應曰萃言險難散而人物聚也渙從兌人爲也旁從水天理也解者有難而我散之也若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是也渙則與難相離而已老子所謂渙若冰將釋是也下險而上巽異而免乎險渙之所以爲渙也九二則剛來而不窮非訟之有孚而窒也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非困之剛揜也此渙之所以亨也夫萃而假有廟可也渙非萃也而假有廟者王乃在中故也險難方散而王乃在中以孝先之此所以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先王也九五之才也利涉大川未能利有攸往也上巽而下坎乘木有功之時也渙亨者渙之始也利貞者渙之終也兌之說以利貞中孚之中孚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皆以其卦之體則渙之所以利貞者亦若此而已矣

周易圖說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予于帝立廟人有仁義之性斯有尊尊親親之心推尊尊之心以至於亨帝義之至也推親親之心以至於立廟仁之至也仁義之至所以得人之誠心豈特法制之得其身而已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蹇之險在前故往則爲蹇來則爲利渙之險在內故初六則用拯馬九二則奔其机六三則渙其躬皆欲出而之外也九二剛中而在下馬之象也初六乘之以出險用拯馬者也二得拯初得隨故其才壯其動吉凡以順故也與明夷六二之於九三同也在險之下而不能順則入于坎窞矣

九二渙其机悔亡象曰渙其机得願也机之爲物在前而尊者之所憑以爲安也五之象也九二果於去難離悔亡矣其所居而奔於五五以同志而不拒焉不相出險而得願而不當位也故曰渙其机悔亡奔者速辭也剛之性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蒙之六三宜從上而從下不有其躬者也故无攸利渙之六三宜趨下而從上在險而應外仁足以不固其位智足以不失其時渙其躬者也故自非正應而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躬所以行已羣所以與物渙其躬則无已渙其羣則无物六四離在下之陰位而致一以承五渙其羣者也故其羣无吉渙之時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近則不比三以遠則不應初其感物无所思其應物无所係渙有邱者也故其義則匪夷所思其義也至於夷所思則其光大也異乎朋從爾思

者矣羣我與之同也夷我與之等也四次於五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順常理而告之者命也以患害告之而使之有警者號也九五剛異乎中正當險難方散之時而二陰質承之非中命而已出大號而當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汗者出而不反者也險難方散而能以王德居正位非有邱而已正位而定天下也故曰渙王居无咎居者利貞之時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渙之險在內也故以動而上順而離羣者吉以止則得願而志在外者无悔與人則正位而遠害者无咎上九與六三爲應者也從內之應則已傷矣故渙其血然而以巽爲道則疑於不能去雖去矣而疑於不能逖出故去逖出无咎去者離之也逖者遠之也出者反其性也巽入也故出爲反其性

節 三三上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相與而无以止之則分守雜而不明萬物之情也故雜卦曰節止也兌陰而在下坎陽而在上剛柔分也此之謂節在下者剛得中在上者剛亦得中剛則善變而不窮中則善通而不過此之謂亨二五之才也柔之道節而又終止則節之道窮而不亨矣故苦節不可貞上六之才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合二體而言也險則能有制而說以行之節之所以行也當位以節節之所以止也中正以通節之所以久也三者節之可貞也非特

也

亨而己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節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人道之節也天地之節以道若陰陽是也陰盛則節以陽陽盛則節以陰其名有分其氣有候然後四時成人道之節以法若制度是也制者因物而裁之也與制節同度者有數可守之謂也與謹度同不傷財者有以生之也不害民者有以利之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者以中制者也物不一則制數以納之物不齊則制度以等之議德則无逸德於心議行則无過行於已皆所謂以中制者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門內以趨外則有出有處在上而臨下則有苦有甘各不同也初九得出處之節也九二以陽在前相近而不相得塞而不通之時也故上雖有應而能慎密不出以為君則不失臣以為臣則不失身以臨機事則害不成而利隨之无咎者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此失出處之節也上雖无應而六三六四在前非塞之也自初至二非時中也趨下而不能出險時極而不能趨時不出戶庭凶者也六三六四門庭之象也故可以出而不則失時不可以出而失則失身二者不可以不知節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其仁不足以安節而其智能知節者也故柔而不當位不節若也趨下而不固位不節若則嗟若也者憂之見乎言也與臨之六三類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此其智不止於知節而其仁能安節者也故居則

靜而正當位也動則亨承上道也方剛柔分之時則下雖有應而不可從從則乘我者作難矣故其亨也與屯之六四異而其時與中孚既濟之六四同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黃中之色也甘中之味也節非人所欲故莫善於甘莫不善於苦九五誠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甘節者也故以位則中以節則甘以居則吉以往則有尚甘節人所說也尚者人之所宜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柔過中而乘陽苦節者也故以為正則凶以趨時則悔亡以為正則凶者非中正以通也以趨時則悔亡者惟不可以正非不可苦節也

中孚 中孚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而不孚則不足以有威孚而不中則不足以有行中孚之成卦也柔在內而剛得中中以有行也說而巽孚孚足以有威也故其大以化邦其微以成物其動以涉難其靜以應天无不可者中孚者至誠也惟至誠為能化所謂其大以化邦也其德則說而巽巽則所人深而所感周雖豚魚亦及焉所謂其微以成物也其乘木舟虛也則外无累於險此其動足以涉難也中孚信也信人道也乃化邦也者信之下達也利貞則天道也信不足以名也中孚以利貞則信之上達也此其靜足以應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則不折獄緩死則不致刑恕己以化人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道以致一行己以虛中感人惟致一也故雖有應而不從惟虛中也故雖在上而未善若初九六四有應而不從也若九五上六在上而未善也初九之於六四應也而四絕類舉五非與己也故虞吉虞者度其不可求則不變其志以求之也與即鹿无虞者異矣志不足以自守而在所應則有尤不燕矣不燕者累於物而不安也非知避就者也與終來有尤吉者異矣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初九之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鳴之以時而遠聞者鶴也子己之類也陰之至幽也九二至幽而言行善鳴鶴在陰也九五以類應之所謂其子和之也九五者有我而吝好爵者也至於親而欲與靡之中孚之至者也爾親辭也及乎我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三位不當不中孚者也與人而不中孚則所應者不相得而反相敵故曰得敵與欲靡好爵者異矣行己而不中孚則其言行无常也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與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異矣得敵者兩相敵也得向者彼向我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中孚者中而孚也六四得位而不中上則近五下則有承有應而不失巽盛而不亢者也故日月幾望柔順中正而无繫絕類上者也故曰馬匹亡初在下而欲虞故有他則不燕匹在上而多懼故絕

望柔順中正而无繫絕類上者也故曰馬匹亡初在下而欲虞故有他則不燕匹在上而多懼故絕

類則无咎不止於所同者也同區而有別者匹也絕類者有而不引之也非失類也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五以剛得中四以柔得位正當以相與者也故曰有孚學如中孚之道虛中而後无所不感故其微

足以及无知之脈魚其往足以犯難涉之大川而九五以剛有值其孚不足焉適无咎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鳴鶴在陰中孚者也其言行以誠而宜上者也故

其利至於靡好爵翰音登于天不中孚者也其聲聞過情而不宜上者也故不貞則貞乎凶翰飛鳥

之象言不在內不在中而愈上也

小過

三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

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四陰位而得中者過也小者過則所過亦小矣故大者之過可也小者而過則非正矣故曰過以

利貞與時行也與升謂柔以時升同也二與五皆以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吉與驟之小事吉同也剛

失位而不中則不可大事也與豐之九三豐其沛同也飛龍乾之象也乾大者之事也飛鳥小過之

象也小過小者之事也上則乘陽此之謂逆下則比陽而承之此之謂順順而資於陽則其音下矣

故大事可小事不可大事以剛柔之位言之也不宜上下者以柔之才言之也可不足於利而宜者

利所生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居身者尚儉

三

山上有雷非大壯之時也小有過而已故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致厚而

救弊也先王之制禮也常以中為大法故行恭者不勞喪哀者不傷用儉者不陋雖賢者不敢過不

肖者不敢不及也及夫內以致天性之厚外以教習俗之弊然後小有過焉故在己者過乎恭在

親者過乎哀在物者過乎儉亦不可以為常也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飛鳥之象也其才以下為宜者也初六小過之始也其性止其位下不可以過也而應上以動

雖未至於離之凶飛鳥以凶者也不可如何者以理言也凶如何者以事言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之才過於私恩而不敢過於公義者也初六小過之始也祖之謂也而妣者以順配祖也九三

下卦之主也君之謂也而臣者以順承君也六二過初而以順配之承三而以順從之在內則遇其

妣在外則遇其臣也祖我所尊也君亦我所尊也祖之恩勝義猶可以過也君則義有餘而恩不勝

故不及其君二者皆得中故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之時大者不過則小者作難矣有以常道治之者有以權道治之者若九三則以常道治之也

在下而應上六止而不失正弗過防之也防所以止外患也不防而從之則伐之者不一矣故凶

者自外至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承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者過則大者屈之時也九四智足以趨時雖動而能靜无咎者也己不當位而與上六同體則非

常道之可防也故弗過遇之權以道治之也權道非得已也故往厲必戒所以謹不虞也然不可

長故勿用承貞蓋與利承貞者反而與不可貞者類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二在下而未上也故能有所過有所不敢過六五則已上也故陰雖盛而施不行位雖尊而不

可以大有為大有者以柔而得尊位大中可也小者過矣而六五又得尊位大中猶為已過者也小

者已過則大者不應則不足於相矣不足於和則豈能離其所而大有為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時也此之謂施未行柔得中也小事

而已矣故曰公弋取彼在穴公盛位也弋小事也在穴者物之動乎陰也九四之象也有以乘之斯

得之矣此之謂不可大有為飛龍在天上治也蓋與已上者異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小過之才柔得中則吉而已則過中柔以下為宜而已則在上過於三而與九四相反弗過過之也

所謂已亢也非若亢龍有悔而已小過終矣而不知宜下則有所厲而不能去故飛鳥離之凶凶則

天人之所不祐也故曰是謂災眚災者自外至而

遷之也書者自內取而陷之也爻之具災者惟復與小過焉復者動而以順行也故出入者无疾

朋來者无咎而迷復者有災書小過者與時行也

故得中者吉不及其君者无咎而飛鳥離之凶者是謂災膏也

既濟

三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能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火也坎水也火上而水下則其用相違而不相違未濟之象也水上而火下則其功相逮而不相違既濟之象也成卦之體有剛亨者有柔亨者既濟之時剛柔正而位當不獨大者亨也雖小者亦亨矣故卦辭曰亨小而兼曰小者亨也利貞者剛柔正而位當也正者各止其位而不相亂也當者各稱其才而不相過也此卦之成體也柔初得中則吉柔終止則亂此卦之致用也以成卦之始則小者亨以致用之終則小者亂此既濟所以生未濟也剛之性善變故乾之上九雖為亢龍有悔而能用九則吉柔之性善止非能變者也故既濟終止則亂易之所謂正中者二五而已所謂正當者六二六四九三九五也是也言位正當者四惟九五為然有以大人吉否之時欲存也有正厲者履之道欲柔也此以正當正已也兌則孚于剝有厲中孚則有孚擊如无咎此以正當與人也天下之理有止於當而足者若既濟之類是也有當不足以成功必離當而後足者若正當而用者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雜卦曰既濟定也定則无患矣无患者有患之所生也故曰思患而豫防之豫防者使无隙而起焉所以定既濟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九咎也易之六爻有以一物之所在言者若漸是也有以

一身之所有而言者若威是也有以一物舉其始末而不及中交者若小過是也有雜舉物而不同者若大過是也有曰以首尾表其初上者若既濟未濟是也輪者以剛動也尾者物之末也初九剛不中才不足者也故曳其輪在既濟之後故濡其尾曳者不能轉也濡者不能濟也然而應上以求濟義无咎者也故既濟者定也非剛中不能勝其任也未濟者欲有為也非過中不能勝其任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婦者順而從應二之象也茀者在車之前而為蔽五之象也六二順而從應九五在前而應之近為三之所乘遠為四之所爭喪其茀者也然而六二中正眾不能陵九五在上亦无偏係雖性趨上而勿逐七日得也七日自應而往反之數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愆也剛過中而得正能有為者也上比五而不應可伐者也以能有為之才當既濟之時而治可伐之罪過中之事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者斷遠也三年克之愆也過中而伐之愆然後克之必有任其事者矣故其正功也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繻宜曰濡濡者自隙而溺載者也衣袽者室而止之也六四當剛柔正而位當之時而上承九五九五又比而從之致一而不私其應初九亦不得其隙而入善載上而不溺者也繻有衣袽之象也衣者上之飾也初趨上四趨下又為正應而不能无可濡之疑也故終日戒戒者先事而致慎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君位也西鄰臣位也殺牛盛禮也禴者薄祭也九五以剛而當尊位既濟之君也其為禮盛者也二以柔在下既濟之臣也其為禮薄者也聖人常觀會通以行典禮方萃之萬物盛則用大牲以順天命所以備禮也物盛者必衰而既濟致飾而盡亨之時也故居之以約持之以損殺牛雖盛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祥以趨時也唐虞之臣禹功為多而舜乃以克儉為賢亦猶此而已時者飾之當也吉大來者福之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乾之上九用九而天下治者也故不可為首而不窮既濟上六終止而天下亂者也故濡其首而不可久此所以入於未濟也

未濟 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者非不濟也終有濟之道焉而時則未濟也以天理言之則水火相逮以人事言之則中男中女相求以六爻言之則剛柔相應所謂終有濟之道也其成卦也火趨上而不下水趨下而不上與既濟反對而不相成所謂時則未濟也既濟之柔得中而在二故小者亨未濟之柔得中而在五非小者也故三曰亨六五之才也未濟之時非過中不能濟也而九二居陰其才不足其志不果未能出乎險中故曰小狐汔濟汔幾辭也九二之才也濡其尾无攸利者初六之才也才而未及中不能續其終者也六爻皆不當位此所以未濟也其上

下內外相應此所以終於既濟也蓋不特中男中女相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亦位之不當也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以成既濟之定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吝亦不知極也

未濟而在下則位不足以行志柔不中則才不足以趨時而以有應求濟亦不知極者也故濡其尾

吝尾物之後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之時非在上者不足以行志非過中者不足以成功九二剛中而未出險曳其輪者也所居雖

不正而由中以行正故貞吉蓋終有應以相濟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事有取諸已而不足資諸人則有餘者若六三是也位不當則不可以有為故未濟征凶能乘剛以

動則足以免險故利涉大川與噬嗑六二乘剛噬

膚同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既濟之時剛柔正而位當故利貞未濟則不當位

故六三征凶而九二九四六五皆曰貞吉蓋不正

則不吉也若九四者貞吉而後悔亡也與初為應

而初則趨下不從震用伐鬼方之時也震動也雖

麗於陰而動足以適時剛足以承五能用武以輔

未濟之君也未濟之道久而後濟故三年有賞于

大國也三年久辭也大國者六五之位也大五以

柔下四而四足麗之受賞者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輝吉也

柔而得中不惟悔亡也至於貞吉无悔也方未濟

之時而貞吉无悔德足以正己也君子之光有孚

吉信足以感人也臨以智知人以柔行中者大君之宜也宜者行也未濟而以信任人用晦而明者君子之光也光者才也聚為光散為暉暉則有孚矣若夫剛中則大人之事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以柔在上終止則亂者也故濡其首厲未濟

之事也未濟以剛在上能窮則通者也故有孚于

飲酒无咎既濟之事也飲酒而知節則有得而无

失不知節則雖已得也必失之矣故濡其首有孚

失是與否之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相反而同

意不知極者失於不進也不知節者失於不止也

易卦以未濟為終而未濟之爻有得有失亦以未

濟為終者也則物之不可窮不獨見於卦而又見

於爻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七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

宋 魏原 深甫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

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自乾坤定以至變化見則自體以致用自相摩相

盪以至成男成女則攝用以歸體然後天地之道

備則人道有所因也故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而

終於賢人之成位乎其中莫非道也一言而盡者

易也兩言而盡者乾坤也兩言者一言之所寓故

繫辭自乾坤而立易乾坤者道也天地者物也道

微而難知物顯而易見則物者又道之所寓故首

章自天地而定乾坤○有道然後有位有位然後

有體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其道也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言其位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言其體也

自形而上則道无方也无體也混然而已矣孰

為乾孰為坤哉自形而下則相因以生相代以

成健者无為而尊順者有為而卑以體則有成形

以方則有定所此之謂乾坤定矣有一定之道斯

有一定之位而位不能自高也必積卑以至高故

卑者陳則貴者位高者陳則賤者位卑高者以所

積言也貴賤者以所利言也貴賤位然後剛以之

動柔以之靜皆有常焉常者體也變者用也剛非

周易新講義卷八

二

不靜也而其常在動柔非不動也而其常在靜此之謂剛柔斷矣定者各有分守而不亂也位者各有形名而不同也斷則其體辨之謂也其體辨然後相與而為衆散相繼而為始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言相與而為聚散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言相繼而為始終者在南兌在西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也陽物也而與陰為羣陰物也而與陽為羣各以其所居之物此之謂羣分也已矣或類聚也或羣分也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其動而生以為得失之報也象者不必日月星辰凡天之所造而有見者皆象也形者不必山川草木凡地之所作而為器者皆形也物極之謂變則變然後成象物生之謂化則化然後成形吉凶因事故曰生變化自道故曰見見則乾坤之妙用顯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變化之始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變化之中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變化之終也有終則有始乾知大始始之也有始則有終故坤作成物終之也故以體則始於乾坤定而終於變化見以用則始於相摩相盪而終於成男成女然後合於簡易則天地之道備而人道有所因矣故賢人之德業亦以易簡序也所謂相摩者剛柔以體而相合也剛摩柔則為震為坎為艮柔摩剛則為巽為離為兌是也與八卦相錯同意相盪者往來以時而相推也若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是也與剛柔相推同意雷震風雨百物之所以生也日月寒暑四時之所以行也乾道成男若為震

為艮為坎皆男也坤道成女若為巽為離為兌皆女也自男女而為夫婦自夫婦而為父子自父子而為君臣凡屬乎男道者皆乾之所成也凡屬乎女道者皆坤之所成也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之前故知太始言以父道始於天地而太極則以母道生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之後故作成物言施氣以生物者在乾而坤則因其成形而作之也知猶所謂良知也能猶所謂良能也太始則自然而乾以易知則乾之德行无非易也太極之於物也亦自然而已而坤之作成物亦以簡能則坤之德行无非簡也所謂易簡者因時乘理无所用其私焉比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故至健而陰不能陷至順而陽不能阻其日新則為盛德其富有則為大業也悖理而動違時而行則險阻之不知豈足以成變化哉故人道亦如之易則因性因性則易知簡則循理循理則易從不因性而強人以難知則其道險而不平何以有親乎不循理而強人以難從則其事煩而无統何以有功乎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道之所同然也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事之所同然也可久則賢人之德德者成己之名也可大則賢人之業業者成物之名也凡此言易簡而欲人體之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凡此言人體之以配天地也天下之理得非得之而得也我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各當其體也成位乎其中者天一地位一人一位是也猶中庸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體乾坤者也體乾坤則其易為盛德其簡為大業而成能能天能地而无不為也賢人者法乾坤者也法乾坤則其易為可久之德其簡為可久之業而成位成位則

以人道參天地而已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敘聖人之繫辭而君子用之也有作卦者言八卦之始也有索卦者言六子之生也有重卦者兼三才而兩之也有成卦者積六畫而成之也至於設卦則因其時順其序而設之所謂序卦是也聖人之於盡意盡情偽盡其言則各因其所盡者言故其上有立象其次有設卦又其次有繫辭其於明吉凶則以設卦為主故於設卦然後觀象繫辭焉晝夜進退憂虞失得所謂象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謂辭也故曰繫辭而明吉凶則悔吝變化剛柔亦明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悔吝積而成吉凶所謂悔吝吉凶亦從而生也剛推柔所以生變柔推剛所以生化指其事之不同則曰明明而後其體定其疑斷推其理之相因則曰生生而後其象見其形成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人道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天地之道也象猶天之垂象也不以言致用而口以示人故吉者得之象也則繫以吉之辭凶者失之象也則繫以凶之辭所以告之也  
 有所謂禍福者有所謂吉凶者有所謂失得有所謂得喪禍福天也其序與書之災祥同吉凶人也其序與書之休咎同失得之與得喪其義亦如之失得者原其所生也故有失然後有得得喪者因其成而已矣悔吝者憂之象也吝者虞之象也憂虞

之序猶所謂得喪也憂在心慮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未為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為是而不改也故積以成凶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生於剛柔進退生於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易也易則其道有陰陽有陰陽然後其時有晝夜而進退從之其體有剛柔而變化從之剛柔體也變化其用也晝夜體也進退其用也凡不繫於故而動者變也而變者陽之事也故主進因其故而易之者化也而化者陰之事也故主退此之謂進退之象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則剛者陽之體也其所居之時為晝猶日之豈乎晝也柔者陰之體也其所居之時為夜猶月之皎乎夜也此之謂晝夜之象也故自此為進退自此為幽明自此為死生以至天地之相為消息盈虛君子小人之相為損益盛衰未嘗窮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所謂道有變動是也三極者以各立為體三才者以相通為用六畫者定體也則欲相通故言三才三才者上下通也六爻之用則欲有體故言三極極者中而已矣此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意也故易有序而不亂爻有辭而不同君子所居而安者易序也因聖人之設卦也所樂而玩者爻辭也因聖人之繫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因其所謂吉凶失得憂虞悔吝變化進退剛柔晝夜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因其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言有合乎三極之道則天人之所助安者言其形也樂者言其性也玩者所好為也觀者所見周也象有定體故其用見於辭變无常形故其應見於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敘繫辭之所言也夫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言亦不同或以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體相與或以物為客或以事明義或主柔或主剛或一剛或一柔或以來往或以出入成之卦體雖上下內外无不具备而象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相明此象之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以動為言也所謂六爻之動道有變動是也爻者凡六之數也於爻從五而重之五者具九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為大妻天則一三五為九九六之數具而卦成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於兼三才而兩之則重卦而為六畫然後有中爻有初上故道无變動則為三才道有變動則為六爻此爻之所以言其變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吉者所以言乎得若元吉在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是也雖其為吉不同而要之皆為得也凶者所以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之類是也雖其為凶不同而要之皆為失也故制字之法以上之口為吉而以不能固命為凶以有度於見為得而以不能執守為失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憂虞是也積而大之則成得失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蓋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為咎而違之也惟隨其闕而補之然後无咎然易言有凶而不及言言有悔而不及吝蓋凶與悔則欲辨之於早故方其有也亦言之吝則固而不改非可无也亦非可有也言之則成吝非有吝而不必无也自言乎其象至言乎其小疵明觀象而繫辭也善補過者明辭之意欲

有所善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列貴賤者存乎位中爻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陽貴而陰賤以位言之則二四陰位也三五陽位也二與四三與五又有貴賤正與列者以序陳其不同也齊小大者存乎卦申象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陰小而陽大以卦言之則得時者為主故大者不常有餘而小者不常不足齊者以時齊其不等也象者方見也小大者器也故爻言變則位言常象言象則卦言器辨吉凶者存乎辭此中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辨者以言別其不一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此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有所辨則有所憂辨者以理憂者以事吉凶有辨則悔吝无咎者亦有辨也故於悔吝各言憂則存乎介介者別其未與物通之時也與物通則雖憂无及矣震无咎者存乎悔申无咎者善補過也震者動以時也悔者不憚於改過也故以思則憂以為則動精可以无悔粗可以无咎言者辭之所命也存者理之所歸也是故卦有小大立本之不同也辭有險易趨時之不同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有險易則辭亦有險易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易有與天地準者天道也有與天地相似者人道也準言大體與之等也非過之也相似言其小體似之也非正如之也與之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是也其用不能无不足亦不

能无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周之也給者約其有餘而係理之也與之相似故不違者凡損益虧盈順其理之自然而不以人為之也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因其與之準推而上之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士敦乎仁故能愛此因其似推而下之也所謂推而上之者何也夫其粗者有所能然後其精有所知彌綸天地之道易之所能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易之所知也夫陰陽相摩剛柔相錯道有變化事有經緯天之文也天之體遠而幽其文則明之故觀以參其文是故知幽之故高下相傾廣輪相維動植之所生形勢之所宜地之理也地之體近而明其理則微之故察以精其理是故知明之故文則雜而見理則別而藏幽之所因疑若難知也而其顯在文猶所謂顯也明之所因疑若易知也而其理在幽猶所謂微顯也幽明者萬物之域也死生者萬物之數也以道則為陰陽以時則為晝夜以域則為幽明以數則為死生故知幽明之故然後可以知死生之說也夫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能陰能陽而非陰陽之所能攝也故无晝无夜无死无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若夫萬物則同制於陰陽矣晝夜之運死生之期始者復終終者復始如循環然蓋未嘗窮也故原始則知死之說反終則知生之說循理而言之則生為始死為終探先後而言之則生之始乃自死死之終乃有生列子所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而莊子所謂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是也故事人然後能事鬼神然後能知死知死生之說然後

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為物言其聚也遊魂為變言其散也五行之數天一而地二水生則火化坎之精者天一之所生而神則從精者也有精有神而後魂也魄也意也各有所藏而人之為人具矣故精氣為物之始也為物則大化密移自嬰兒以至老死死則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降則為化化則因形而盡如月之哉生魄以至於死魄也升則為變變則无不至也如雲之无所定也故魄與月魄同而魂從云云與雲同從鬼者言得所歸也則凡物之化者可知之矣神者无不在者也則凡遊魂之變可知之也精氣者神奇之對也遊魂者聚魄之對也為變者為化之對也故者其事之所因也說者其理之所在也精者可以意通也狀者可以形測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士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所謂推而下之何也夫天地之於萬物无不周也无不濟也而易與之相似則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故中則不過非太高也旁行則不流非太卑也旁行者所謂六通四闢也蓋非中行而已智周萬物聖不足以言也而樂天知命所謂聖也道濟天下仁不足以言也而安士敦乎仁所謂仁也由智周萬物而為樂天知命智之盡也出道濟天下而為安士敦乎仁之盡也故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非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力也凡所謂遇者樂之而不辭凡所謂愛者順之而不逆故不憂不憂者其得在己也安士者其居尊所惡者也敦乎仁者其行兼所愛者也尊所惡則不擇所而

安之兼所愛則不擇物而厚之故能愛能愛者其施在物也推而上之則所知者愈精推而下之則所能者愈粗各從其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言與天地準之成功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言與天地相似之成功也通乎晝夜之道而智又合二者而言之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者形之使有體也圍者制之使有方也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歛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曠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得冲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是皆中節也曲成萬物而不遺則是无棄物也故流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善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長然止冥然行惟晝夜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異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神則有所示而无所屈而以易為方易則生而不生於生而以神為體以易為方者无方之方也故无乎不在以神為體者无體之體也故无乎不為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辨易之為道顯於陰陽而成於德業故有所謂易有所謂乾坤而歸於陰陽之不測也天下之言有所謂極理者四曰神曰易曰命曰道是也四者非同也非異也非即也非離也自其陰陽不測則為神自其一陰一陽則為道自其生生日新則為易自其渾然无間則為命陰陽不測非離於一陰

一陽也生日新非異於渾然無間也其名雖有  
四其宗則一而已故其道始於寂然不動而後感  
而遂通寂然不動則其體小而幽其極則至於渺  
无形深不測所謂陰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其  
體大而明其極則至於蓋天工明萬物所謂陽也  
故自形而上言之則為陰陽自形而下言之則為  
日月為天地自道言之則柔弱勝剛強自事言  
之則剛強者勝柔弱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萬物  
莫不由之者也獨陽而無陰獨陰而無陽皆萬物  
之所不由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道以陰  
陽為體而其用則在善其復則在性故道譬則祖  
善譬則宗道譬則父善譬則子言繼此而有生也  
繼此而有生必有成之者矣成之者終始之辭自  
天言之則善者元也於時為春性者正也於時為  
冬自人道言之則善者仁也性者智也故道為始  
善為繼性為終善以性為體性以善為用善者可  
欲之名也性者可成之實也言繼則知有所始言  
成則知有所生此以理言也或以仁見之或以智  
見之此以性言也夫道雖一宗而性不同得所得  
有厚薄則所見亦如之无見也无不見也則謂之  
君子見而愛之也則謂之仁者見而知之也則謂  
之智者君子道備故為聖為神无不可者仁智之  
見偏故仁者以仁成名智者以智成名不能相易  
也其下則可以知而不知者則謂之百姓夫飲食  
寢興皆具仁智聲咳語言莫非妙用而百姓者日  
用而不知况有見乎此君子之道解也

自道而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所以之人也故  
仁智別而言之其極至於百姓之不知而其道鮮  
言顯諸仁藏諸用所以之天也故仁智合而言之  
也其極至於不與聖人同憂而盛德大業至矣哉  
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智也道以之藏言顯則  
知用之為智言藏則知仁之為體至於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  
為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所以其德日新其業富有  
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所  
謂富有之謂大業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所謂  
日新之謂盛德也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生生之  
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言道德業三者  
之成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有生之謂易  
有日新之謂盛德則知有成象之謂乾有富有之  
大業則知有妙法之謂坤有一言而具一陰一陽  
者道而已矣有一言而盡生生之理者易矣自道  
而後兩言可盡者德與業是也自易而後兩言可  
盡者乾坤是也夫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變化  
故萬物生於天地天地生於易易无體也故不生  
不生則命萬物而无所聽道萬物而无所由此之  
謂生生其易以知太始者成象也象者形之始而  
形者因於生也盛德之事也其簡以示人者妙法  
也法者象之終而効者因於象也大業之事也自  
生至象自象至法極矣然內之心不能无疑故  
極數知來之謂占所以斷天下之疑外之物理不  
能窮故通變之謂事所以定天下之業也疑者斷  
之窮者通之而後可以攝用以歸體陰陽不測之  
謂神所謂體也蓋一陰一陽則有方體有方體則  
有左有右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內有外陰知陰

而不知亦在陽陽知陽而不知亦在陰此之謂陰  
陽不測陰陽不測此之謂神夫易以神為體神以  
易為用故自生生之謂易而卒之於陰陽之不測  
神之體也所以攝用也自闔戶謂之坤至於利用  
出入民威用之謂之神神之體也所以見體也以  
體攝用故曰之謂神即體而正名之也以用見體  
故曰謂之神因用而強名之也自天言之則陰陽  
不測自人言之則聖而不可知不測以深言不知  
以妙言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章自易之廣大而及乾坤之廣大自易之至而  
及聖人之德業自易之行以至道義之門也廣以  
言无不載也大以言无不覆也无不覆載則通上  
下矣故以言乎遠則不禦所謂推而行之謂之通  
矣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所謂天  
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靜而正則貞也不雜故也此  
因其四旁中央而橫說之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  
備矣此因其上下而縱說之也廣大者猶有分也  
備則无不有矣此易一名而具廣大也有易則有  
乾坤有乾坤則大在乾廣在坤乾坤之廣大則易  
之廣大也乾知太始者其道則形而上故所見  
者氣氣斯大矣坤作成物者也其道則形而下故  
所成者形形斯廣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其靜也專則外无所待也非有所施而後化也其  
動也直則前无所屈非資始而後生也此以氣言  
也是以大生焉坤其靜也翕以言其所有納也其  
動也闢以言其有所出也此以形言也是以廣生

焉以乾對坤則乾為動為始坤為靜為生各就其體而言之則皆有動靜皆有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則別易與乾坤之所有也此則合其所有而為配也配者異類而相合也廣大者其生有形也故配天地變通者其動無窮也故配四時乾陽物也

坤陰物也則有義故配日月乾之德行常易坤之德行常簡皆以善繼道者也故配至德陰陽之在天則為道其在人則為善天地者上下之定位也四時者周行乎天地之間也日月者相推而成四時也

皆道之著乎物者也故廣大變通陰陽之義配之至德則道之在乎人者也故易簡之善配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問

无對於物而亦无乎不在者易之所以為大也其生物有體其成物有配者易之所以為至也易有太易有太極太易者其大也太極者其至也大則无方故聖人以之極深而研幾至則有體故聖人以之崇德而廣業自其无方而言之則神而已矣

无事乎禮智也自有體而言之則其智崇其禮卑崇者極高明而日新卑者道中庸而富有乃德業之所由也故崇功天則與天之所以造萬物而覆之者同也卑法地則與地之所以成萬物而載之者同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智崇禮卑而已矣至於成性存存則所謂神也禮智不足言也禮智者可以崇德廣業而已成性存存則為道義之門也雖天地亦得是而生也莊周所謂生天生

地神鬼神帝是也萬物同受命於无而各所形於有受命於无者皆其所受之命而不能自存則至於中絕早墜而不正其成形於有者皆具所得之性而不能自成則至於倍徙相遠而不盡其才惟易為能順性命之理而輔萬物之自然故成其成以正天下之性存其存以正天下之命故性命之理有順而无逆有得而无喪自其自然而出之則為道自其或然而理之則為義此之謂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體也立象設卦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前既終於道義之門故此自擬議為始繼之以八卦之言行而終於作易之知盜也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者理之所藏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內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靜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之象而成卦又有所以趨動也故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會者方合而不乖通者方變而不窮此時也與則有叙而略禮則有秩而詳此所以趨時也趨時有口失則吉凶生焉此所謂之爻而成章象者有所擬象不以言致用而人觀之也故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爻者九六之所處而九六者皆生於五故重卦而又在其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焉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鄰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鄰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

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

易以爻言之有內外有上下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故擬之而後言度其所示也議之而後動教其所宜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變化之所始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變化之所終也在易道則為剛柔相推在人事則為擬議言動此所以變化自生而有成也故次以中孚

中孚

中孚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鄰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鄰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

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

易以爻言之有內外有上下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故擬之而後言度其所示也議之而後動教其所宜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變化之所始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變化之所終也在易道則為剛柔相推在人事則為擬議言動此所以變化自生而有成也故次以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中孚

之九二同人九五大過之初六謙之九三乾之上九節之初九解之六三中孚之九二其言行在內而人應之也同人九五不止言行而已其語默出處在外而人同之也言行至於外而與人同則在己者不可以不慎不慎則不可有始與人者不可以不謙不謙則不可以有終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慎之有始也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之有終也不能謙則充故繼之以乾之上九言其動而有悔也不能慎則縱故繼之以節之初九言亂之所生也充則失人縱則失己皆盜之招也故終之以解之六三言中孚之九二剛中而說九五以巽應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故以况在室之君子或應或違其理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道見乎遠其事也此別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言行之成體君子之樞機而榮辱之主也言行之致用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出則人有應有違發則已有榮有辱其始則加乎民見乎遠其極則動乎天地此所以欲其慎始也慎始則言行在內而人應之同人之九五則與人同者也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者五也處者二也二為陰則默五為陽則語其迹雖相異而其同心足以除間其處雖相遠而其同心足以協德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所謂在外而人同之也與人同故內欲慎外欲謙大過之初六其位則在下可謂錯諸地矣大過而錯諸地已為慎矣而又體柔藉用白茅者此慎之至也謙之九三其性止其德謙已為厚矣而又勞在己而不伐功在人而不德厚之至也由慎之至也故往足以无所失蓋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由厚之至也故位足以有所存蓋德言盛而九三能體之禮在

恭而九三能致之反此而不謙則雖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若乾之亢龍有悔是也不慎則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以至君失臣臣失身雖幾事亦害成若節之不出戶庭則非也不謙不慎則又至於致寇至矣盜思奪之不慎之過也盜思伐之不謙之過也慢藏誨盜非所謂慎也治客誨淫非所謂謙也解之六三在下卦之上柔而不正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故曰負且乘負以力下道也小人之事也乘以德上道也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當君子之器則无德以稱其位而可取故盜思奪之居下而不應在上而乘陽不足以固位矣而又以解為性上慢下暴而无所與者故盜思伐之故曰致寇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易以卦示象以著綜數象有體故卦之德方以智數无窮故著之德圓而神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九之成數又合而為一也此著之體也其用四十有九自分而為二言也此著之用也以著之體合著之用四十有九則五十也故一為虛數四十九為實數而一者四十有九之所生也故道則為太極太極者兩儀之所生也故分而為二以象兩不

止兩儀也凡所謂兩者皆是也掛一以象三不止三才也凡所謂三者皆是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推遷之數也歸奇於扚以象閏積分之數也日之行也每歲餘十二日則五歲積六十日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著數亦再扚而後掛再扚者再歸奇也再歸奇則四營而成易後掛則三變而成爻凡此

言大衍之用數而各有象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天數五一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數一四六八

之盡性也窮神所以為日新之盛德盡神所以為富有之大業至於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知神也窮神者知化而已知變化則知神矣故精義所以入神崇智所以窮神惟入神然後知神變化之道雖不足以具神之成體而神之所為也知變化之道斯知神之所為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者具變化之道者也故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者因天下之動而鼓之也故以言者尚之變者因萬物之化而裁之也故以動者尚之象則藏往故以制器者尚之占則知來故以下筮者尚之四者易之所有而聖人之所以為道也君子則由之也易道也聖德也君子業也聖之於文有聽以耳有問以口然後獨立於上此所以為君國子民之業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有為也所謂言也將有行也所謂動也君子之言未嘗无為也若禮所謂君子有為言之也故言者曰有為為者言之意也動者離靜之辭也起則行矣故動者曰有行行者動之形也言斯有為動斯有行言所以對默至於有為則離默動所

以對靜至於有行則離靜問焉而以言者所謂向  
其辭向其變也其受命也如響此言而有為者有  
應而无違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此動而  
有行者不惟因物能變而遂知來物者非已事也  
遠近者言來物之方幽深者言物之情方靜則見  
受命也如響自加於民者而言也方動則見遂知  
來物自得於己者而言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天德之至而致一者不足言也故其用則  
知其數則一其義則入神其體則合神而其極則  
至於无體有天下之至精然後有天下之至變故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而其極至於无方夫一與二為  
三則參者因成數也二與三為五因偶數也三天  
也參之者入也五天也伍之者入也數起於一立  
於二成於三行於四備於五因三而參之則八卦  
之數成矣因五而伍之則六爻之數備矣以至積  
為九合而為二十有五此之謂變變陽之事錯綜  
其數則天地之數合天地之數合則其錯也有十  
五數而九六七八因之以為體也其綜也有五十  
有五而四十九數推之以為用此之謂數數奇耦  
具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若制器是也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若卜筮是也天地雖有天地自然  
之文而无器以成其形則卒於樸而无用其能成  
文乎天下雖有自然可畫之象而无畫以探其文  
則藏於贖而難形其能有定乎象之用也變若使  
民不僥使民宜之通其變者也占之用也數若當  
期之日當萬物之數極其數者也夫窮則變以通

之疑則數以極之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  
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猶有思至變者猶有為有至精有至變然  
後有至神故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至神  
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神之體也天下之  
理當體而足則无事於思天下之事隨意而成則  
无事於為无思故寂然无為故不動非待物者也  
而物之所待也非求物者也而物之所求也由物  
之所求故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所  
通者故而已矣故者待命而後通神者有應而无  
求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自人道而言則以易言動以神制器以易卜筮者  
之謂君子自天道而言則以易極深而研幾者之  
謂聖人極深故能深能深則能通天下之志而為  
至精況己之言動乎由研幾故能幾能幾則成天  
下之務而為至變况制器卜筮乎深者理之難測  
也不極則不足以制之幾者理之微妙而難見者  
也不研則不足以精之古之人有謂潛心者所以  
極深也不特深而已有所謂闢難於其易為大於  
其細者所謂研幾也不特殆庶幾而已能深能幾  
則惟神矣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  
成至神也不疾者无所即也不行者无所離也不  
即不離而能速能至者至神也故深可以成至精  
幾可以成至變皆有所假者也若夫至神則无所  
假惟神然後成至神也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

前章既辨易有聖人之道而聖人以易極深研幾  
故此先叙易之所為而後聖人以之終敘易之所  
有而聖人又繫之以辭大一至天五生數也地六  
至地十成數也其兆有元其合有中其奇耦相得  
其先後相承以序則有始終以用則有微章參伍  
之則其變化无窮錯綜之則其成有統大則天地  
細則萬物則鬼神无不攝焉此自然之數也易之  
為書亦若此而已矣故曰易何為者夫易開物成  
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開物者猶之生數也  
成務者猶之成數也冒天下之道猶之无不攝也  
无柔近有麗於陰陽者皆物也不易則不生不生  
則塞故生生之謂易所以開物也无微无章天下  
之所晝運而不已者務也不易則不成不成則虧  
故通變之謂事所以成務也開物者深也成務者  
幾也冒天下之道者神也冒者自上而覆猶天之  
於萬物也與非物也而天冒之莫非道也而神冒  
之聖人者道者也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  
成務也故以定天下之業易冒天下之道也故以  
斷天下之疑閉則塞開則通務者事之始也業者  
事之終也成則定斷斯明此易之道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

有易道然後著卦之德六爻之義次之圓者其體  
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著之德也方則有  
所止知則有所能卦之德也圓而神者當體是也



方以智者積以致也故神則无方智則有方无方故常知來亦无方也有方故常藏往往則有方矣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與天之垂象同也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為要故易以資者効以

利之謂也與賦貢之貢同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聖人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為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有心則有思則與物雜而不清故洗之莊周所謂疏淪而心是也有為則出而與物相見而已之利器皆以示人故退藏於密莊周所謂吾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獨也故有貞而无吉凶至於告以吉而使之不失吉凶則告以凶而使不得凶民之所患已亦患之所以與民同也凡此著卦六爻之用也非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因著卦之德而求古人之成能也神著之德也智卦之德也知來者有數藏往者有象知來者未然藏往者已然故惟古之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能與焉聰者於道則洞闢於事則作謀明者於道則見曉於事則作哲以思窮理而能深通者叡也故足以極深而通天下之志以息則往來不窮以動則无所闕塞者知也故足以研幾而成天下之務此之謂德神武而不殺者則不以威刑而服萬物也皇與帝之事也聖武則以殺也殺王之爭也此之謂業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

周易新義

有是德有是業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善權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待合而後與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齊齊者所以齊不一之思與所謂齊心同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也與所謂有戒心同也齊可以人而致一故其德神戒可以出而蒞眾故其德明易之道无方故其用在天下其德也其義也其神也其智也則出於著卦故有所在有所用其所獨在已其所同在民而神明者在德或在天下或在已或在民在民者自體而致用也在已者攝用以歸體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方辨聖人之所以故有可以者以之者雄而言之也自此則合而言之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之道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易之事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總所謂易也闔物成務易之終也闔戶闔戶易之始也戶者萬物之所由以出也先闔後闢陰陽之序也天下之物未有不由闔而後闢者也故戶一也坤則闔之乾則闢之斂散之相須也一闔一闢唯物而已者則謂之變先後之相因也往來不窮唯時而已者則謂之通終始之相乘也此之謂道有道斯有事道則微事則彰道則精事則粗故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所謂彰也故有文而人見之此乾之所

成也形所謂粗也故有分守而人用之此坤之所効也有象有器制而用之則謂之法法者方圓曲直因物而不同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神者无乎不在也在象為器在制為法幽明顯晦死生終始一出一入與物而來與物而往此易之所以為易也故易有之謂者有謂之者之謂者即其體而正名之也謂之者因其用而強名之也故生則易之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成象効法則乾坤之謂闔戶闔戶則謂之乾坤闔闢不測則變之謂一闔一闢則謂之變无門无旁四通之皇皇則通之謂往來不窮則謂之通以至為象為器為法為神皆稱其名然後其實皆有所生若易之有太極以至大業是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凶凶生大業

太始父道也乾之所知也太極母道也坤之所知也方言有所生故自太極為始太極中也故兩儀受之以生兩儀之敵也儀形之匹也天高以覆地卑以載是也有天地則四象生若所生之神物所成之變化所垂之象所出之圖書是也其序或以始終或以上下皆非器也方有象而已變化者道也吉凶者事也著龜圖書始終之象數也聖人或作其物或効其道或象其事或則其象數以作為八卦故曰象生八卦若乾為天坤為地象也陽奇而陰偶數也乾成男坤成女所謂變化也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天下之動有所止而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豐瘡者莫大乎著龜

夫有所生則有所成生者象也成者器也器則有大小矣故自天道而言則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於四時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自人道而言則崇高莫大於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於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豐瘡者莫大乎著龜天道則以法象爲體以變通爲用而縣象著明所以見吉凶以示人也是人道則以崇高爲體以備物立成器爲用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所以定吉凶而告人也崇者聚而高富也高者以卑所事貴也因物而爲用故曰備物制器而用之故曰立成器故富貴爲先聖人求之著龜又次之言聖人待富貴而後有爲而著龜待聖人而有用也賾者理之未發也故探之隱者理之未得也故索之鉤深則探之所不及也致遠則索之所不及也定天下之吉凶者所以通志成天下之豐瘡者所以成務此著龜之所以爲大也崇高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德而居之也著龜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道而與之也聖人之所以爲大者因崇高之利勢而用著龜之成法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之作易窮神而已矣无一物不生於神則无一法不見於易故於天地之間鬼神之所生者无不取以爲法无不取以爲用是故天生神物謂著龜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謂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謂日月也河出圖洛出書謂象數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猶以則之爲不足也則效四時之變化效者彼有法而此效之也又以爲變化者冥運

而難知則又象見吉凶之日月夫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至於彼有象而此象之則盡矣然無可爲之時則猶以爲未也至於河出圖洛出書然後作焉蓋著龜而龜動象數之始也圖有象而書有法象數之終也至於有自然瑞應之圖書則聖人之有待者備矣故孔子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嘆無是時也此之謂易有四象或以爲金木水火或以爲七八九六蓋河圖之一事耳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論四象之所生則曰易有太極論四象之所成則曰易有四象而已此四象者示人也示者象之意伏羲之事也无辭則象不明故繫辭焉所以告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文王周公之事也告者辨利害以倍之也斷者因得失而治之也若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謂繫辭焉而定之以吉凶大有之成卦以柔居尊上九大者之才也乘六五有孚之柔履信思乎順者也而六五又能承之尚賢之時也故天以理而助順人以情而助信此所以吉无不利也知此則定之以吉凶者無疑矣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此自象與卦以見聖人之意見聖人之意然後自乾坤而見易也言者所以達已而應物也言常出而无窮書則述其成意而已意者內藏於心而隨物以應也微妙不麗於形言以發其大端而已故意常有餘言常不足於意言常有餘而書常不足於言其理之精神域之大小自不同也善學者得

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得於意包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可以神解矣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之於易以言不足以盡意則立象以盡之若乾坤之象所以盡健順之意也意有情僞則自此而爲利害自此而爲悔吝自此而爲吉凶而一定之象又不足以盡故設卦以盡情僞若乾坤否泰之作爲是也立象則有成形八卦之謂也設卦則有定所因而重之謂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合象與卦而言也辭者言之用也在已者盡意以至盡言在物者盡利以至盡神利者所以和同天人而无間者也物之所使則與時宜之物之所賦則與時去之大則因革小則損益或制器或立法順人心之所同然以應萬物之求使民有宜而无倦此之謂盡利神者即陰陽之道而不測者也故闢而藏之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其妙无體及夫散而在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在坑滿抗在谷滿谷方與者鼓之方成者舞之至於一曲之幽一芥之微无非妙用此之謂盡神盡者无餘之辭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粗則盡利精則盡神所謂易也故繼之以乾坤爲易之緼言義之所藏也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言義之所立也蓋乾坤者立象之意也成列者設卦之位也一乾一坤則謂之成列也緼者所聚而藏也立者所倚以見也有乾而无坤則有見於上而无見於下有坤而无乾則有見於下而无見於上是之謂不成列不成列則乾坤之體

不全而天以見易不可見則道之先後失序而事之本末不明所謂乾坤者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者道也易之道則陽爲乾陰爲坤相與成列而後易之體與天地竝立而易之用無適而不在人也以上則道以下則器以日新則爲盛德以富有則爲大業而乾盡其爲乾坤盡其爲坤也故易特乾坤而後立猶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乾坤待易而後生猶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是故形而上者爲道即乾之成象也形而下者爲器即坤之效法也以剛柔則有體以奇偶則有數以左右則有方者形也形而上則爲一陰一陽以至於不剛故謂之道形而下則爲仁義爲禮樂以分別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器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事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周易新講義 卷第八

之存乎變故可以一闢一闢推而行之存乎通故可以往來不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道非人不行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言事業非德行則无所止也神而明之道也默而成之德也不言而信行也三者易之所以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

宋 龔原 深甫 撰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蘊於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像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則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像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而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動變斯在其中矣繫辭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中矣一闢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德行作爲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此言卦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言爻也成列者設卦之序也立本者成卦之才也變化者異體也故陽爲變陰爲化變動也變通也

周易新講義 卷第九

則同體者也故有為行者則謂之動往來不窮者則謂之通有以剛立本而以柔變通者有以柔立本而以剛變通者立本者不變趣時者无常非直隨時而已也時之所趨者我則赴之也隨時者後之也趣時者先之也乘時者下之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此言吉凶雖生乎動而靜足以止之也易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者靜而止也悔者動而過也動然後有悔有吉凶不動則貞而已矣故靜勝躁貞勝吉凶方其有吉凶則非貞不足以勝也然貞之為道不獨勝吉凶而已雖天地日月之道天下之動亦本諸此而已矣天地之道以正剛其用足以周物貞明是也天下之動以貞則貞夫一是也自其靜而正言之則為貞自其動而一言之則為一天地日月之道不正則差故曰正天下之動不一則亂故曰貞夫一一之與正非一也非二也所主之不同耳故自八卦至生乎動者離靜而涉動者也自立本至貞夫一者攝動以歸靜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攝動以歸靜則有體而已矣故可以示人若乾坤之簡易是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用也確然示人易隤然示人簡易簡之體也確然堅高也隤然卑順也乾體堅高矣則疑若難而其示人則易易者因性也坤體卑順矣則疑若煩而其示人則簡簡者循理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乾坤之示人皆以簡易則爻之所效象之所像亦以簡易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此以卦體為主也吉凶助事物也內在所此而幽外在所彼

而顯功業見乎變一闕之謂也聖人之情見乎辭一吉一凶之謂也以情則功業者事也以變則辭者常也蓋有動乎內故有見乎外有見於變故其情見乎辭也聖人之心則无思也无為也感通而已矣非可以言也及夫與民同患則吉凶悔吝其言也示人者所謂象也猶曰易有凶象所以示也見乎辭則或言變或言象是也猶曰所以告所以斷也天下之理有隱有見曰變有其中曰動在其中者其理隱也至于動而有吉凶變而有功業又繫之以辭則其理見而示人矣上則自乾坤而至八卦自簡易而歸賢人之德業下則自八卦而至乾坤自簡易而歸之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入之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自天地之有生以至聖人之制器自聖人之制器以見易之為象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所以裁成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所以輔相天地者也天以乾元資始地以坤元資生此之謂大德曰生與所謂元者善之長同也聖人者配天地而理萬物者也元位則為元聖素王而已矣有位則操天下之利勢而无所行而不得志此之謂大寶曰位與所謂域中有四大而王亦大者同也位也故聖人以大寶配之所生者德也故聖人以仁配之在天地為生在聖人為仁故曰何以守位曰仁聖人而有位則人歸之矣人歸之矣而无財以聚之則亦窮而散矣故曰何以聚人曰財仁者德也財者政也義者所以輔德而行政也夫天生之地成之人為之則明之所由

則易新篇卷九

生也无以理之則土之闕散收斂不得其平下之強者奪富者并曰出而无窮故生之有道取之行義用之有禮所以謂理財也理財則天下之用有制度而不困矣雖然財者民所利也以利養民而不能正其辭則民知利而不知義飽食逸居而无所不為故明禮義以道之立法度以齊之有名者如其實所以正辭也辭正則天下之民有分守而不亂矣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然後禁民為非非罔民也所以養善而去惡也此亦天地之理也天地之於萬物春以生之夏以通之通之則極矣然後斂之以秋歸之以冬而華者實銳者擗勞者息亦猶此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若伏犧神農以至黃帝堯舜皆古之王天下者也其守位其聚人其禁民謂非皆具乎仁義者也故孔子順大道之序而陳之以作八卦為始其作八卦也在於俯仰以觀遠近以取而已矣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生生之謂易則萬物之體莫妙於神萬物之用莫先於易无一物不生於神无一法不見於易故合而為渾淪散而為兩儀其變化為陰陽其往來為晝夜其融為江河其結為山嶽以至為人而最靈為草木而華實為鳥獸而飛走其形其色其象其數其動其息其消其長莫非神也亦莫非易也夫自天地之大以至萬物之細皆

於神易斯具神易之體用此伏羲所以有所觀有所取也故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有所觀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所取也觀以達其體取以效其用此所以始作八卦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以伏犧之智且不求諸備物之我而求諸俯仰遠近之間者蓋神无乎不在而易无乎不為故伏犧亦无乎不觀觀之而理當則亦无乎不取也豈特如此而已也又嘗有待而後與上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所謂有待而後與也觀之而後取者以人法天也有待而後與者以天相人也天威象故仰則觀象於天地效法故俯則觀法於地象微而略其粗在文法也而詳其精在理雷震風薄雲徂雨潤凡有象於天者皆象也山上澤說水潤火炎凡有形於地者皆法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其形體其容色皆有相錯之文而鳥獸之文為著故觀鳥獸之文以求陰陽之理山川高下邱陵墳行動植之所生皆有所宜也故觀地之宜以求諸陰陽之義觀鳥獸之文則草木之華可知矣觀地之宜則天之明可知矣近取諸身則四肢百骸耳目鼻口動靜出納凡屬乎性命之理者舉矣遠取諸物則凡有形各有分守方圓曲直精粗小大凡宿乎道德之意者舉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周易新傳

卷九

九

具其色高卑小大萬物陳露此聖智有得於俯仰遠近之間而其象可畫其實可名也故健者為乾順者為坤動者為震止者為艮伏者為巽說者為兌陷者為坎麗者為離其象異則其畫異其性異則其德異此所謂通神明之德也萬物之生雖受命於无者同宗而成於有者異族其性不一則其情不同故本於天者不下本於地者不上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其雜不一而八卦各以其性類之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屬也天下之所謂順者皆坤屬也以至動者屬震止者屬艮說者屬兌伏者屬巽陷者屬坎麗者屬離其類不同則其方不同物之不得其情者可以類求焉此所謂類萬物之情也莫幽於神明之德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幽者闢莫離乎萬物之情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顯者微使人即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物而識八卦之體即八卦之性而知健順動伏陷麗說止之用則易象具矣易之象具則萬物之象具此制器者所以向其象也

周易新傳

卷九

九

改作此則言作結繩而為罔罟者亦各以其序也為者動而有所為也故通於為天下之為而不必作也作者為而起之也在天則雷雨作是也在人則詩之所謂作人傳之所謂作氣是也其用力勞則人不可以久故作從人從乍而神農黃帝堯舜之相繼亦言一設一作蓋莫顯於作莫不顯於設繩則結之木則躋之揉之者作也即結繩而為罔罟即斷揉而為耒耜者為也為而後作者即一物而致精也作而後為者作此以為彼也故罔罟之用緣以佃禽川以登魚隨所取而得猶離之成卦以一柔而麗兩剛之間則小者无不麗也故曰蓋取諸離離者麗也

周易新傳

卷九

九

天下之理其變未極則其法未備至黃帝堯舜三聖人者作然後變極而法備揚雄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此之謂也通其變言其政也神而化之言其道也物之於人其用不能常通其久必窮言其政則昔之所急今之所緩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惟聖人爲能通其變其可者則因之否則革之若四時焉先後之相因終始之相循使民不後時而厭故不先時而作新則其應時即事常日新而不窮此之謂使民不倦不倦者其心也道者因其自然而已矣爲無爲事無事順性命之理而不強其所欲使之生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卒不知其所以然如邱嫂填衍高下肥磽雖不同而居之者莫不宜焉此之謂使民宜之宜之者其性也自黃帝堯舜言之則事也事在民故有不倦者有宜之者自易言之則理也易窮則變通其變之謂也與通變之謂事同也變則通則久神而化之之謂也與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同也理在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有推理以及事者若聖人設歸理者有理與事通者推理以及事者若聖人設卦觀象而終之以君子之動之類是也有攝事以歸理者若黃帝堯舜之使民而終之以易窮則變之類是也有理事通融者凡所謂易是也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君子之於易也窮則變變則通則久聖人之於易也雖理事所主不同而爲天人之所助則一也故昔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皇帝王之序也皇道也帝德也王業也與孟子所謂神也聖也其序亦同也王則內聖而外王帝則內神而外帝皇則內聖而外神也此精粗之體不同也猶傳曰皇

步驟王馳驚其疾徐之節亦不同也至於立氏以相別或以其體或以其事或以其德或以其功或以天命或以人心則不必如其序各隨世之所尚而已故三皇者道也自其道之在天則曰大昊自其功之在物則曰包犧自其德之在火則曰炎帝自其事之在民則曰神農此制器也則稱其事而已矣其德以土則曰黃帝蓋與炎帝同也三皇一也而稱帝者以其道雖在皇而其功向帝也猶堯之在帝而曰放勳者以其功向於王也故皇與帝同體則稱皇帝堯舜與王同體則稱堯舜禹湯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剝木爲舟剝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包犧神農方聚人以財能富民者也黃帝堯舜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能教民者也富民終於交易而退而後食貨足教民始於有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措故衣上裳下示之以有君臣之義也猶之乾尊坤卑之象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天下治則四方之川塗通故爲舟楫以施諸川服牛乘馬以施諸塗剝木爲舟以利載剝木爲楫以利行也猶渙之上巽而下坎以木行險難者也故曰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猶隨之前動而後說也故曰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菲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

蓋取諸夬川塗通則暴客至矣故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猶豫之成卦也二陰以偶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而動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豫之象也故曰蓋取諸豫暴客小害也小害止則居者乃可以治粟而食矣杵臼所以治粟而食也斷木爲杵而上動掘地爲臼而下止猶小過之上動而下止小而有過所以利人也故曰蓋取諸小過渙與隨言來者故繼之以待暴客小過言居者故繼之以威天下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其用相睽而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猶之火動而上澤動下也故曰蓋取諸睽其居者則富之其來者則教之其不通者於川塗以通之其小害則警之以擊柝然後可以治粟而食其大害則威之以弓矢然後可以養生送死而无憾矣然而器以利用爲體而後致用故凡皆制器也若耒耜舟楫杵臼弧矢則言利以體爲主也若罔罟衣裳則不言利者以用爲主也爲罔罟以佃以漁垂衣裳而天下治者皆用之謂也皆利也有曰教天下者其利待教而後成也有曰利天下者所以養之也有曰威天下者所以治之也養之者仁也治之者義也聖人之所以輔相天地而理萬物者仁義而已矣聖人之於物有作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作之古有口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而已矣以上古對後世昔易之事其序所以養生喪死而无憾也穴居者所常也野處者所暫也穴居則非棟宇之逸野處則有風雨之苦故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致高下字以致周以待風雨猶大壯二陰在上以動四陽在下而壯而二陰不能陵也故曰蓋取諸大壯所以養生也待暴客者言其內警則其外足以備人

也待風雨者言其下壯則其上足以應天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不使土侵膚而已喪斯尤數直情而已故易之以棺槨棺以周其內槨以周其外惟厚而美者為隆禮以至其筮有宅其復有封其喪有木喪期各以其情之隆殺而為之遠近之數以與棺槨稱猶澤之滅木以大而有所過也故曰蓋取諸大過所以送死也宮室不嫌於不周所足者壯也故取諸大壯之義棺槨之於死者欲其過而已矣故取諸大過之義治民至於養生送死而无憾則其道備矣其法有以記久而明遠以貽後世者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則易之以書契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別之百官以治事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盡而不相欺也猶夫之以眾明照闇猶五剛決一柔也故曰蓋取諸夬睽以武治也夫以文治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自問吾以至書契以一聖人之才足以成之於一日而必至於五六聖人而後備者蓋聖人因物通變而已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也自包犧以至堯舜一沒一作皆係乎世運而所作之器不必如其先後者蓋繫辭因其制器尚象而言治天下之序如此也故衣裳者所以易羽皮也而不言相易易之象无不有也而聖人所取者十三卦亦以其序盡於此故也然而其通變之道其尚象之智皆取諸易故終諸易易者象也象者言其剛柔相推相易一奇一偶而有見與天之象同也然而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像之也所謂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也與人之

周易新傳

七

像同也聖人之所以作卦以通神明之德而制器以成天地之文者皆所謂像之也有是像則有是才象者有常之體也蓋以上下言也才者不息之用也蓋以內外言也以人言之則股肱耳目方圓上下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者才也故象者象也言易之成卦如此也象者才也言卦之成德如此也合而言之則是象者言乎其象也象之才具而後其動足以應時也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則是象者像天下之象者也故曰爻者微此者也象者像此者也動者形聲也吉凶悔吝者影響也吉凶因於得失故曰生言有本者如是也悔吝者小疵也故曰著言自微以至著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前章既序易象皆具聖人之制作故此辨卦之陰陽又有君子小人之道也聖人之名卦各以其所主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為主故多陰巽離兌陰卦也以一偶為主故多陽所因之故也成卦之所主不同則德行亦不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道也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為主則見以一為君者也以一為君則言貴在一而所賤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二可以為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偶為主則是以二為君者也以二為君則雜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勢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勿恒凶

可力新傳

威之九四懼往來非致一也而致一之道在乎精義利用而已精義者乃所以入神以致用也利用者乃所以安身以崇德也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况利用乎解之上六猶能利用况安身以崇德乎即精義而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於其始寧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否之九五能安身者申利用也豫之六二知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名之復初九殆庶幾所謂精義也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以此四卦者申精義也威之九四思以感初而初應此有思而朋從之也天下則無事於思慮也夫有心則有思而思以有歸也同歸而殊塗則天下何思有慮則有慮而慮以有致也一致而百慮則天下何慮同者道也無是非無彼无此其體至大而无方雖歸之者殊塗而其所歸者則同此之謂同歸而殊塗一者德也其變有形其約有數以奇為貴以偶為賤以奇為主以偶為賓其體至精而不可貳雖所致者百慮而致之者則一此之謂一致而百慮故以思而有歸者則不同而殊塗者乃乖於道也非所謂殊塗也以慮而有致者則不一不一而百慮者乃逆於德也非所謂百慮也以道而殊塗者乃其所自同也以德而百慮者乃其所自一也故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此言天地之自然其往以屈其來以伸皆同歸而殊塗非思以有歸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言萬物之自然其動以求伸其靜以存身皆一致以百慮非慮以有致也相推者所謂殊塗也或明生或歲成所謂同歸也求伸也存身也所謂百慮也或屈以求之或蟄以求之所謂一致也同者合異而為同也一者自己而一也日與月同於生明寒與暑同於成歲所謂合異而同也尺蠖屈也而為伸龍蛇伸也而為屈所謂自己而一也往來者時也故相推相推則有動而其明生者有靜而其歲成者屈伸者形也故相感相感則利生而已矣尺蠖者動而其利生也與日月同也龍蛇者靜而其利生也與寒暑同也屈者猶以求伸則精義者不可不知入神以效用也蟄者猶以存身則利用者不可不知安身以崇德也性命理天之所為也道德義人之所為也理精故欲窮因其在窮而窮之則為窮合彼此而為一則為通理通理則可以窮神義粗故欲精因其所為而精之則見自然之理自然之理見則可以入神入神者初與神異體也故欲入不入則不可窮神窮神者初與神同體也故欲窮不窮則不足以盡神能入而窮神然後可以出而盡神也知精義而已而不能入神以致用者非所謂精義也知利用而已而不能安身以崇德者非所謂致用也即精義而致用即利用而崇德者聖人之事也崇智之所及也過此以往則神之事也乃七聖之所失道商智者之所大迷也非知變化以神者不能與此也窮神者非以神知神也知化者非知變者也凡此崇智之事也崇智以為盛德可也以為道則未也道也者神而已矣蓋非崇智之所及也若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上六非所困也而困焉故必非崇德也九二非所據也而據焉故身

必危非安身也不能安身以崇德雖入于其宮而不見其妻況出而動乎解之初六能利用者也以陰則藏器於身以終則待時而動以動則解而不括以出則獲而有利待成器而後動者也雖高塘之隼可獲沉入而止乎此達於終始善於出入先事而思待時而動者君子也異乎噬嗑之小人也故心不恥不仁行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也故以刑勸其善不威不懲也故戒以懲其惡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履校滅趾是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則小人之禍也何校滅耳是也解之上六利用之始也故曰藏於身待時而動反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否之九五利用之終也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反鼎之九四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天下言利用之終則歸於安身故其序以身為先而位與事次之不正而應上則德薄而位尊上承下應而不得中則智小而謀大以不足之才而受有餘之賢則力少而任重不能安身以崇德則以德為先而智與力次之言理則先精義言事則先利用言利用則先粗者也言精義則先精者也各以其序也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申知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申見幾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言六二之為君子也君子知幾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固六二以言君子之所謂知幾也君子獨居而无交則內忘我外遺物類然於吉凶之外來故无事乎知幾也一與物交則吉凶隨之故上交有人於諂下交有流於瀆其端不齊於毫末之甚微而其末之盛遂至於合抱不知幾而已矣幾



之爲名非於靜生也乃動之微也非逢吉而後見也乃吉之先見也君子之於動所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知幾而已矣故曰知幾其神乎蓋神也者無知也無不知也况幾乎無見也無不見也况吉乎豫之時莫不動以求豫而六二上无應下无承則介于石而不動可謂知幾矣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者理也見幾者事也六二之才可謂體之也故曰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斷者不凝滯於物之謂也故知幾之道體之則爲神用之則爲明知幾其神乎體之也與神以知來同也非若先知幾於神而已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用之也非特萬民之望而已也與所謂爲眾父父者同也微彰者道也柔剛者德也知微知彰故能晦能明知柔知剛故能屈能伸此所以動則善上下之交靜則爲萬夫之望而已矣豫之六二當理則悟聖人之知幾也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賢人之殆庶幾也知幾其神乎則道足以同歸德足以一致故无祗悔言聖人之於天道也殆庶幾則非能庶於幾於庶幾又殆焉故无祗悔言賢人之於地道也殆與庶幾皆訓殆近凶幾近吉吉者象之所願故庶爲眾所願之辭言顏子之行雖不足於先見常近於吉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不足於先見也知之未嘗復行所謂近於吉也故以過言之則不貳以復言之則不違未嘗復行不貳也在復之初而近中不遠者也殆殆庶幾然後可以精義而致一天地綱羅萬物化備言天地之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男女之致一也綱羅與氣同氣者氣相因氣者氣相温相因以爲合相温以爲和則萬物之化也隨而已矣至於男女相爲夫婦然後萬物化生自氣而言則曰醞醞

者言厚也自構精而言則曰生生者言形也凡以致一而已矣損卦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而六三者益上九者也三陰應上則上致疑而有損致一以益上則上得交而爲益傳曰爲物不貳其生物也不測致一之謂也其不能致一者若益之上九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行不招事易其心而後語則言不招變定其交而後求則人與之成其道有全而无損益之上九以剛乘剛乘危以動者也立心勿常懼以語者也莫益之或擊之无交而求者也是欲求益而適有損也非所以致一也故一君而一民者君子也一致而百慮者聖人也精義者所謂致一也利用者所謂百慮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所謂殊塗而同歸也九卦者利用精義之別也要之始於一而終於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雖而不越於稱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前章既序陰陽之卦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而繼之以致一故此序乾坤爲陰陽之物而易道之所自出也夫道无異相言有不同渾而言之則彌滿六虛无處非道莊子所謂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散而言之則與物往來與物出入有所自有所自之者其玄之又玄則爲微妙之門蓋物性自之也其成性存存則爲道義之門蓋道人道自之也左之又左也成性存存也皆形而上也故有自之者至於乾也坤也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下則形之所自也易也者則所謂玄也成性存存也其出入往來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其出入往來无體也而乾坤爲之體以至示有象微有變易之所謂陰陽之卦剛柔之爻皆出焉此之謂有所自者故以爲易之門門者往來出入之所自也莊周曰有大物者不能物而物物者非物也則易所謂非物也其體雖以一陰一陽成名而其實不物於陰陽古之人所謂未始有物者至矣易之謂也至於陰不可以爲陽陽不可以爲陰則所謂成物者也有成物則有成體道散則无往非物故乾純剛而无柔則爲陽物坤純柔而无剛則爲陰物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蓋道之物也乾坤者形而下者也則陰陽之物也形而上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合德者莊周所謂肅肅出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也乾坤者有體是也其序則反乎陰陽者也故以體則乾剛而坤柔以數則乾奇而坤偶以位則乾上而坤下以道則乾尊而坤卑以靜則乾專而坤翕以動則乾直而坤闢以至爲大生爲廣生其時爲晝夜其德爲四時大者與天地準小者與天地相似此之謂以體天地之撰道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道无體也而乾坤爲之體乾以至健資始則坤以至順代終乾以常易知險則坤以常簡知阻易之凡麗乎陽者則乾屬凡麗乎陰者則坤屬也其常者象像之其變者爻微之此之謂以通神明之德體者无辨於同異之謂也通者无間於幽顯之謂也不以一道而作物者撰也天地之所爲也別於道而萬物各以其性得之者德也神明之所爲也乾坤則體天地之撰八卦則類萬物之情體者所別也類者所同也物有成體則有成名有成名則各有所類故凡乾屬者則其體爲剛其時爲晝其道爲變其德爲君子凡坤屬者其體爲柔其時爲夜其道爲化其德爲小人其立本也其趣時也則相爲盛衰相爲消長使人觀其象則知其德觀其辭則

知其變然後違害而就利釋凶而取吉民之所患已亦患之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故世未衰則同乎道同乎道則在混茫之中莫之為而常自然雖結繩而天下治蓋无事乎作易也及夫世衰道喪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情偽相感而愛惡相攻而擾擾萬緒起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作易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試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自易而及乾坤者易立而乾坤為用也故為靜專為翁闢為大生為廣生此則自乾坤而及易者乾坤立而易為之用也故為彰往察來為微顯幽開以至開而當名乾坤者兩言之也其體則合一故天地則體其撰神明則通其德而已易者一言之也其用則兼於兩故往者彰之來者察之顯者微之幽者闢之往來者相因之時也猶所謂死生之說也幽顯者相待之體也猶所謂幽明之故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著卦之德也彰往而察來者易之道也彰者藏之顯也察者知之盡也夫道无不理而理之所在有幽有顯有方有體其度有數可陳而不可亂其下至於人倫之體悉者顯也有氣矣而未有形有象矣而未有用器其上至於陰陽之不測者幽也而易於顯則微之故君臣之際則有進退之幾頓背之細則有陰陽之義所謂微顯也於幽則闢之故天下之至變見於剛柔相易天下之至精見於探著制器所謂幽顯也惟幽顯也故明惟微顯也故神能神明能明此所以開而當名也蓋易以乾坤為龜故闢而無體以乾坤為

門故開而當名山開而當名故辨物正言於顯則備矣原易之廣大則所言遠近而其言之備在乎天地之間辨物之出入故言乎往來幽顯而其辭之備在乎辨物正言之際備者无不足之謂也自設卦觀象為主故謂之繫辭繫者有所屬也以辨物正言為主故謂之斷辭斷者有所辨也夫備者无不盡之辭也自廣大而言則有遠有近而天地之間則備矣可當之名則有可辨之物物則有可正之言故有名則有分分有則實實有則類類而不越言名之有分也開而當名言名之有實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言名之有類也若稱馬以况乾之健稱牛以况坤之順其辭雖近而其旨遠皆所謂類也有類然後有旨有辭有言有事旨者美意也辭者成文也言則有謂事則有理其言雖近而其旨遠者意有餘也故婚媾取女情之至近也而陰陽之消長之數存焉趾黃腓輔體之至微也而君子之行止存焉故言天下之至顯而不

可惡其事雖實而其辭文者物相雜也故所因者自然之質而已矣至於相感而為利害相攻而為吉凶皆剛柔相錯之文故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人道則常以中為主而後有變若中庸是也庸者中之小變也天道以變為主而後能中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則不可為典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此之謂其言曲而中曲者非理之直也形而下者器也故有分守有形名一者不可以為二者者不可以為圓則其事肆而顯形而上者道也故風薄而雷與雲徂而雨潤莫知其變之所以然則其事肆而隱肆故散為天下之至明隱故合為天下之至神也方世之未衰也民同於道自然而已矣蓋无所謂因試也至當而已矣蓋无

所謂得失也易者衰世之意也故因試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可因者困之若无悔无咎是也可試者試之若征吉征凶是也民行不同有可因而不因者有可試而不試者有宜因而試者有宜試而因者皆不足以自達故濟之或因以吉或因以凶或因以吉或因以凶皆失得之報雖同為所患而智有不足以知者故明之明之所以告之也蓋不特示之以象而已濟者所以助之也蓋不特同其患而已

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堯舜為後世則上古者伏羲也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與也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則中古者文王也上古之時為天下者无思也无為也因之而已故易藏乎天惟中古之世衰則聖人不特有所思也而又有所憂不特有為也而又有所慮故易顯乎人與者有待而起也作者因其與而起之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惟其有憂患故設卦之序亦有修德之意若九卦是也履德之基也履禮也基者自下而立也此立於禮也謙德之柄也謙者禮之卑以自牧也柄執而用之也蓋德言盛禮言恭也復德之本也此復命知常之時也稱則與事接本則與道俱與道俱則仁足以復命智足以知常仁足以復命則德之所生也於德為本智足以知常則萬物莫能傾也故曰常德之固也蓋有履而不復則不能常矣故基者人事也本者天理也柄者有為也本者无為

而无不為也常也者立本也有常以立本必有損益以趨時故損則損其有餘所以為修益則益其不足所以為裕趨時之變具而後可以處困故困者德之辨也異乎向口乃窮也向口乃窮者以言為辨也井德之地也地者言所居之常也異德之制也制言所行之有變也困无井則不通故曰井通而困相遇井而无異則无所入故曰異入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蓋卦有德則有體有體則有用故三言之履德之基以德言也履和而至以體言也自履以和行以用言也履者以柔履剛而能說故曰和說而應乎乾則亨故曰至此禮之用和為貴也謙之成卦在九三而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殺眾陰歸之故尊而光尊而光者隆而與人同也復小而辨於物則幽幽斯小矣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然後可以行所謂雜也雜則宜厥而愈久所謂不厭也與退而不緇同也損以自損為先而後人益之故曰先難而後易益之道以進則无疆以施生則无方能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者說也井居其所而遷者施也外剛則見內柔則伏故稱而隱巽為權故能稱其性人故能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以和行則不至於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於失節復反本而靜非知物也故以自知常則終始惟一故以一德

行之始欲和則剛柔不乖德之始欲一一則終始无二自益而己則傷之者至故損以遠害與荀子所謂恭儉者併五兵同也有損而无益則利已而不及物故益以與利與楊子所謂成天子之大利同也君子非无怨也寡而已矣處窮而能通故以寡怨井居其所而遷則其剛足以體常故以之辨義則明也巽稱而隱則其柔足以盡變故以之行權則稱也辨者稱得也行者仁也行不同故濟之以禮知常則一故濟之以損益困者致命遂志之時也故有義有權

易之為書也不可道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有乾坤為易之門則易與矣故繼言易之為書者三章初言易之本體中言易之六爻末言易之三才也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其為書也不可道方消方息方盈方虛或在此或在彼而不可以一方求故為道也屢遷惟不可遠也則雖說天而有近用惟屢變也則雖為書而无懼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所謂无定體也變動不居言无乎不為也周流六虛言无乎不在上下其位也剛柔其體也位斯有常矣而其不居至於无常體斯不易矣而其相推至於相易故不可以為要與者法之有常也要者體之不易也有常位則有典有定體則有要物之理也惟不可以典要也故惟變所適而已矣卦以示人曰畫立以處已曰位剛柔无不容曰虛方其周流而无不在則所謂虛也此

易之道也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凡此易之辭也道則善變故雖有上下而无常雖有剛柔而相易辭則有常故以人則有出入之時以位則有內外之分以人就位常度其可否則後居也此之謂知懼也有所思則齊有所慮則戒有所困之故則隨所感而通之此之謂明於憂患與故其出入必待師保者人道也臨父母而後能致欲愛者情性也人之於易也知懼則能欽明於憂患與故則能愛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反不可為典要者也辭有指故率之言循以往也方有所宜故揆之言擇而居也率其辭揆其方其初也如其終此之謂既有典常也然則易之為書雖不可遠而其為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原始要終以為質此言其六爻之終始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此言其六爻之剛柔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此言其六爻之徵彰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六爻有初有終有始有卒有生有成有疑有議也卦皆有所始而難測故原之原者探辭也卦皆有所終而難窮故要之要者定辭也有終始之定質然後剛柔相錯以成文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時者晝夜也物者陰陽也有一定之質斯有相雜之文則位有初上事有本末本則微微則難知末則彰彰則易知而一見於辭也位有初上辭有始卒知有難易故有所謂擬之

有所謂成之其初方生故辭以指其所之所謂擬也其上則始者卒生者成如人之化如木之就所謂卒成之終也卒成之終則無事於擬矣故易以初上為質以六爻為文以初上為質以中爻為文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中爻者以事則非本末以道則非始終也惟其中而已矣故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所謂雜物也或以中或以正或以過或以不及所謂撰德也是非者事也以體而不一者雜也以道而述作者撰也以言而明之者辨也辨是非者原中爻之始也要存立吉凶者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非為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於動也以象為要則智者觀其象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於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知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象者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所謂中爻者二四三五是也而四位之中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言以柔在三則危以剛在三則勝也此所以多凶也二為下為內為靜為入也以德則柔以道則臣子之分也故多譽譽者以德也五為上為外為動為出也以德則剛以道則君父之分也故多功功者以事也四雖同於二而自內以之外離下體而近上為動為出而不中則非柔之所安也故多懼懼者近尊也二則多譽者遠於尊也先王之制禮近君則嫌於用遠君則无所屈而伸亦猶此而已矣三雖同於五而以位則在下以德則不中以柔則不當以剛則大厲故動則多凶多者非常之辭也以中爻較之則此為多也多凶功者貴賤之等也則多譽多懼者以遠近言也无所待於陰宜貴不宜賤者剛也故三與五以貴賤等之有所待於陽利近而不利遠者柔也故二與四以遠近別之用柔中者多譽則五之多功者用剛中三之柔危則二與四之柔為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為當而二之剛為不及皆所以相明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兼三才故也方其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自陰陽而後有剛柔自剛柔而後有仁義及其為書也故有天道也人道也地道也順六爻之序而已故八卦有三畫而无六爻則三才者方成象兼三才而兩之則九六之數具而其道變動矣凡反常者皆變也凡離靜者皆動也故曰爻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道之初无為也而變動在爻爻以變動為體者也而其等在位等者貴賤之序也故以內外而言則二為卑五為尊以至初

終亦然其位不同故爻之名亦不同遇九而為陽遇六而為陰故曰物物者陰陽之體也物相雜故曰文言自此而成章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言自此而為大業也陰為陰陽為陽所謂相辨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所謂相雜也相雜而當則適稱其分而已矣无過也无不及也惟其雜而不當或過焉或不及焉此吉凶所以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序作易者之倚德則言衰世之有憂慮蓋德者憂患之所據也序易之為書也其辭危則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蓋事者辭之所繫也故有末世然後有盛德二者相為盛衰則事作矣上古事簡而人質其於易也觀象而足則无待於辭也中古則情偽起而文華多而文王與紂以物則相雜以爻則不當繫之辭者所以周世變而同民患也是故其辭危危者方困於險而求安則使之平易者方狃於安而輕難則使之傾其辭則疑於无所容然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微之於无知幽之於无形苟可以取類者皆在所取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離大而有要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上繫始於乾坤之變化以易簡卒於賢人之德業以至成位末章則自卦象而言乾坤自道而見於事業自聖人而歸於德行下繫首章則始於八卦

之變動而卒於聖人之情不事則自乾坤之易簡而言聖人之成能自八卦以至易之情自易之情以至六辭蓋上繫以理為主而始終於乾坤下繫以事為用而終始於八卦也乾坤一也上則言其動靜以至大生廣生者自易而言也下則言其至順至健以至定吉凶成慶慶者自天下而言也易簡一也上則始於知太始作或物卒以善配至德以天而言也下則始於示人知險知阻以人而言也或自易或自天下或自天或自人其序亦不同也出而其明足以阻陰入而其剛足以自達純剛而无柔此謂至健至健則疑若難也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非陰之所能陷也以資生為質以申於陽為事其體與坤同而无所屈純柔而无剛此之謂至順至順則疑若繁也而德行常簡以知阻非陽之所能止也陽陷於二陰之間則為難故陽之陷在險陽唱而陰和陽尊而陰卑陰出而非其時則為陽之所止故陰之所陷在阻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无首可謂知險也坤之上六知一陽之生則能用六而承貞可謂知阻也常易以知險常簡以知阻乾坤之所知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則乾坤之所能也以易知則有親以易從則有功此人心之所以能說也知險而陰不能陷知阻而陽不能止此諸侯之慮所以能研也心者有思之所生也故能說則慮慮者有為之所生也故能研則精諸侯者以為上則君以為下則臣有為之盛也精則能說粗則能研故靜足以定天下之吉凶動足以成天下之亹亹

變化生於陰陽天道之盡也云為生於言行人道之盡也云如雲為如為制字之意也祥者福之始見吉事有祥探其始也器者形而下者也象事知器要其終也此事之已然也占事則未然者也知來得之於未然者也天地設位乾坤之定體也故天一地位一而乾坤之尊卑定聖人之成能乾坤之妙用也故不特成位乎天地之間而已至於能乾能坤无所不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言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也猶與賢之與也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其位而不動則无悔吝任其情而不明則无利害惟其以變攻惡以惡攻愛或以愛用攻或以惡相攻以至於相剋以遠取近以近取遠或以遠相取或以近相取以至於相用以情感偽以偽感情或以情相感或以偽相感以至於相通各隨其事有而當否此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各因其當否而生也積而言之則相感然後相取相取然後相攻別而言之則情者天之所有也偽者人為之也非若遠近之位愛惡之情也此因八卦而言也因八卦則其體備故其吉凶必待剛柔雜居而後見其吉凶利害悔吝必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凡易之情則趨其變而已矣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也將叛者其辭惡中心疑者其辭疑吉人之辭寡惡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故求易之情必自察辭始辭也者所以達情而察物也故將叛者其辭疑辭疑萬物之情親則不叛叛則不親壹者不疑疑者不壹靜則吉躁則凶誣善者反揚善者也失守者反得守者也故其辭亦如之慙者非其誠也枝者非其本也寡則當多則累游者非可據也屈者非可伸也夫言者心之聲而其情常見乎辭由辭以察其情則易之情得矣故上繫以理為主而終於不言而信蓋所以成已也下繫以事為用而終於六辭蓋所以知人也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反身而求之不言而足神而明之不言而喻出乎吉凶悔吝之域其極至於无已尚何事於辭哉故曰不言而信所以成已也以已與人之情不同人之情不同則其辭亦不同而所謂吉凶悔吝利害亦擾擾而走矣欲求其情必以其辭故曰六辭盡所以知人也成已仁也所以盡

性也知人智也所以窮理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序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

周易新講義卷第十

宋 龔原 深甫 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作卦者因於易作易者因於卦因於易者莫非易也故无所不觀无所不取雖神物亦四象之一物耳因於卦者則有成法故以天行爲宗蓍者天行之謂也倚數者九六之謂也因而重之故曰立卦剛柔相推故曰生爻理於義者人道之盡也至於命者天道之盡也生蓍有道幽贊於神明者生蓍之道也倚數有法參天兩地者倚數之法也幽贊者反顯相也顯相者以事幽贊者以道贊非作神也猶贊者之贊也實主之意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生者有所本而爲之也參天爲參兩地爲兩天一三三五九三故參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地一故兩之而成六天地之數多矣而參兩之法取九六以爲用此之謂倚數也倚者有所托而見也方其作卦也具三才之象而已其道蓋未變動也至於立卦則觀變於陰陽而立之也或出乎天或出乎地者陰陽之常也一闢一闔者陰陽之變也故方消方息方盈方虛其交通也或利其合德也有體聖人之立卦也或主陰或主陽或陰陽分或陰陽雜觀其變而爲之也此之謂立卦立者具二體之謂也神明者道也道無爲故幽贊之天地者形也形有數故參兩之陰陽形而上者也故觀變之剛柔形而下者也故發揮之剛柔之爲物始隱而終見始聚而終散也方其隱者發之使明方其聚

說卦傳

者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君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故祖可以之人精可以之天道德義人之所爲也性命理天之所爲也道德者出於性陰之理也故欲和順和者雖異而不乖也致天下之大利是也順者有同而無逆也成天下之大順是也積和以爲順積順以爲同同則九彼无此而和順之迹具矣義者又理之變也故欲理理者有倫而不亂者也皇道也帝德也和順而已王業也理於義而已天使我有是者命也命之在我者性也有性有命則具之者理也道德之體故同於和順理在物性在己在物者甚微而推窮察之可也非可盡也在己者莫非性也推之斯盡之矣則无事於窮之也故以人造理所謂窮理者智之事推之无餘所謂盡性也盡性者仁之事也理不窮暗於物非所以盡其性也性不盡役於己非所以至於命也至命則内无已外无物尚何性理之分哉故以人言之則非智也以无所用明故也非仁也以无所用力故也乃聖人之於天道之時也故至於命則與命爲一其體則爲神其用則爲易以命則命萬物而无所聽以道則道萬物而无所由其緒餘土直猶足以陶鑄堯舜也故天地萬物有成理有常性有正命順其成理達其常性以受正命者易之道也要之此一章以作易爲主也故兩言之則初爲蓍數中爲卦爻終爲卦命三三而言之則生蓍然後倚數而立卦生爻然後理於義而至於命也總而言之則六者之序以生蓍爲始以至於命爲終也蓋聖人之言六通四闢九乎不中理如河圖之數縱橫之皆十五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生著生爻皆歸於義命故順性命之理在乎成卦成章而已性命之序說者不同莊子曰未形者有形渾然無間之謂命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之謂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因受命之節而言也故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於我之謂性與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同也至於性命理者深探其木始而言也故以五行言之則水生而後有火水有定體正而不雜性之喻也火无常形因物而見命之喻也故人之生也精具而後神從之精為母神為子精者性之至者也故在乾為天德神則所謂命也故其舍雖在心而不役於陰陽其成德之序亦如之故歸根然後復本不失性然後能制命也有所謂性命之情有所謂性命之理情者動而見理者靜而隱自理而言則在物者為理在己者為性在天者為命故有可窮者有可盡者有可至者自性命而言之則理者出於性命有可順而已矣故道德有義性命有理義人也理天也統言之則為道別言之則為理道者无彼无此而萬物之所同也故由是而生由是而死由是而終由是而始无乎不在也理則有所在故即此者為是離此者為非有生一也而爪牙角鬣華實之不同有智亦一也而為避就取舍好惡則亦不同所謂性命之理也易之為書順性命之理而已欲順性命之理而不立其道則性命之理亦終於必亂而已矣故有太易有作易太易者以渾淪為體而太初太素藏焉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蓋未有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也故其

周易新說

周易新說卷十

五

體則渾淪而无所待何理之可順道之可立哉

作易者將以順理也故有所待而以立道為體立者立於兩之謂也陰陽剛柔仁義是也陰陽者氣也剛柔者形也仁義者性也三者相待而後立也故言其相繼則曰一陰一陽言其相待則曰陰與陽與者不可偏之辭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則言其所有而已矣故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故必立道立道則不待有是而已矣故隨其所立而名之造始者天道也故以氣言之蓋其幽出於陰其顯成於陽然後能統元氣成終者地道也故以形言之蓋其靜也以柔其動也以剛然後能統元形其生也受天地之中其靈也貴於萬物者人道也故以性言之人者性之柔義者性之剛故立仁與義然後統元誠三者之道合之則一離之則三人之生也无不受氣於天成形於地而有仁義之心一身而三才具此之謂合之則一也天以氣覆而不能載地以形載而不能覆人以其性生于其間或成位或成能各隨其所宜而不出其所份或以為口為或以為三才此所謂離之則之也易之為道天地人是也方其作卦則揲其上中下之謂而已及重卦而作易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內為貞外為悔相待而後立者兩之謂也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則二與四為陰而上亦如之三與五為陽而初亦如之所謂定體也或以剛居柔所謂選用也有定體以為經有選用以為緯故易六位而成章畫以定奇耦位以辨貴賤成卦則純成章則雜三畫者卦之生也六畫者卦之成也物相雜者文也若有經有緯者章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聖人之作易也以人相天故繼之八卦之定象然八卦不自生待易而後生易无定體即八卦以為體方其在渾淪之中雖陰陽之氣未有也況八物乎太極之後則陰陽之氣肇而八物者形矣故陽而輕清者為天陰而重濁者為地上而高者為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為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為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為用也以此為體故其相絕也為定位其相屬也為通氣以動為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與德也則不相體其定位也故其繼為上下其周為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為泰其塞為否其通氣也故其氣為雲其降為雨其凝為冰其降為雹其滅此而彼則為威其殺上而增下則為損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遠也相遠則相至不相射則不相入始雖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為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遠則為未濟既濟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為用若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又縱橫相為用焉而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具神智者也此所以於知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而已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周易新說

五

散之其生欲潤故潤之以雨其潤欲乾故恒之以日動與散所以生之也潤與恒所以長之也長則有極故艮以止之有止則有所說故兌以說之萬物自動而止自止以說物極矣而莫為之君則无主乃亂故乾以君之所以治之也治之而已无以安之猶不得所也坤以藏之所以安之也六子者用也乾坤者體也六子者事也乾坤者道也雷風雨日物也艮兌乾坤象也言物則山澤天地亦物也言象則雷風雨日亦象也此就一體之生成而具入治之可也故始於雷風而終於乾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自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就四時之終始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於震而終於艮艮者動靜之界也人道內聖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乘時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之所出則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所歸則與之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先字其為帝萬物次之而終於神其乘時也自震出而震者東方春萬物草昧之時也至於巽則其位為東南其時為春夏之交而後昧者明草者齊所謂黎齊也黎齊然後長短小大莫不相見離也者明也明也者以相見也所謂南方夏也相見則物成矣故致役乎坤坤者離為西南夏秋之交而其體實為母道萬物之所由生也故物成則各致其所養而為之役而不已則物窮故說言乎兌兌為西方秋所以擊斂而為萬物小息之時也乾與兌交者也於方為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以時則陰盛而將退陽衰而將生陰陽相疑甚則至於相薄故曰戰而陰卒退陽卒生則可以勞還矣故勞乎坎坎以方則為北以時則為冬而萬物之

所歸也有歸則萬物之始也有終者復始矣故成言乎艮艮東北也冬春之交也言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澤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帝與萬物乘時之序也然有合方而言者卦之與方未始異也有言其方之卦者所示之象未嘗同也震東方也則知兌離坎皆方也巽東南也則知乾艮皆維也兌正秋也則正春正夏正之可知也坎北方之卦也則正南方可知也四方者位之正也言方之正則非四方者為四時者氣之正也言秋之正則非四時者為交出乎震則知入乎兌勞乎坎則知饒乎震致養者母道則知致飲者父道也坤為致役則知戰斯致敵也齊斯致一也離也以其才言也即知坎為幽震為陽兌為味西南為眾東北為險矣坤也者地也以其象言也則知乾為天震為雷巽為風離為火兌為澤艮為山矣坎者水也則知巽為木兌為金艮為土而離為火矣相見乎離則知相背乎坎相戰乎乾則知相遇乎離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則向所而作向晦而息宅幽而無為者亦非有所取也兌為說則所謂動盪之類可知矣艮言成則所謂生育之類可知矣坎勞卦也則知離之為乾卦

也皆四時也兌言正秋者收斂而正夫一也皆五行也而坎獨言水者天一生水而藏精於北也皆方也而震獨言東方者出而有方故也皆卦也而坎獨言正北方之卦者陰陽辨故也皆象也而坤獨言地者萬物之所致養而地以包藏畜止為名故也此八卦也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為王相推以為變化相錯以无穷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无時其居无方其實則即萬物以為體其用則妙萬物以為言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言物之序則歸於乾坤此言生物之成功則歸諸大子帝之所用則在於成萬物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序則因帝之所出也獨言艮者以終始非一事也言莫疾者動撓之勢疾也言莫熯者燥之形熯也言莫盛者蓋終始則日新也故以天地為始而六子者繼之自體以致用也以水火為始而天地則不與攝用以歸體也不相繼者相連也而相連者相繼也相薄者相敵也而不相悖者相順也通氣而後相薄相薄而後不相體者相反以為用也相連而後不相悖而後通氣者相因為用也相反以為用故八卦相錯以至數往知來相因為用故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知在理能在事各因其所主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上序八卦之相爲用此序八卦之各有才也其性至剛而其才不息者乾之健也其性至柔而其勢善承者坤之順也陽之性動而又起乎二陰之下善動者也此震之反乎艮也陰之性靜而伏乎二陽之下善入者也此巽之反乎兌也陽明而陰剛陽易而陰險故一陽在乎二陰之間則爲陷以非所履也陽尊而陰卑陽強而陰弱故一陰在乎二陽之間則爲麗以非所附也一陽止乎上而二陰不違之則動者可止之時也故長爲止一陰見乎外而二陽不違之則伏者可見之時也故兌爲說震也坎也艮也皆陽卦而生乎乾也故其才剛極下則動極上則止在中則陷於陰巽也離也兌也皆陰卦而生乎坤也故其才柔極下則伏極上則見在中則麗乎陽也然象於坎不言陷而言險者以陽陷乎陰險於陷也於巽不言巽入而言巽者以巽有順意而入不息謂巽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有是才故可以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馬行不息者也牛順以載者也龍者性動而善變自潛以至於飛也雞者羽屬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爲人爲伏知時而善應也豕則性趨下而卑汚雉則文明而介潔剛而善禦柔而附人者狗也狼而善觸銳而不能害人者羊也此遠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眾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附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也此近取諸身也萬物同出於一道雖

周易新議

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容有一身而具八卦者人是也有一物而具一卦者八物是也伏羲之所以俯仰觀遠近取然後作八卦者亦以無物而非道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上言八卦之成才各有象此言八卦之相生各有名也乾天也萬物之所資始故稱乎父坤地也萬物之所資生故稱乎母乾父坤母此男女之所以生也乾三畫皆陽也故索之而成男若震坎艮是也坤三畫皆陰也故索之而成女若巽離兌是也以索之數則爲一爲再爲三以得之序則爲長爲中爲少乾坤之三畫有男女之道藏焉索而後得之也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木果

故諸陽而成者天也運而无所積者圓也若者首出庶物之謂也父者萬物資始之謂也粹而不雜故爲玉剛而能變故爲金其位西北秋冬之交也故其氣凝嚴而爲寒積寒而爲冰其卦四月也故爲大赤在動物則馬是也在植物則木果是也其性以健而善故爲良馬其行久而不息故爲老馬其形確然者瘠馬也其色有中而正卒於不純者馵馬也剛實在上面不剝於陰者木果也○八卦者類萬物之情其情不可勝言者則觸類而長之故乾爲君則坤爲臣乾爲圓則坤爲方巽爲繩直則離爲戈兵坤爲吝嗇爲均則乾爲施爲平乾爲寒則巽爲暑坤爲涼艮爲溫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眾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積諸陰者地也生萬物者母也廣生也故爲布善成也故爲釜其靜也翁則不施故爲吝嗇其動也闢則无疆故爲均其生物也終始相因而逆其所出者子母牛也其載物也方圓大小精粗无不具者大輿也其質柔所以爲文其數偶所以爲眾其道有終者柄也地之色以黃爲中以黑爲正坤之黃裳色之中也其於黑色之正也由黑以推之則知乾爲立坤爲黃坎爲水離爲縹風生木而青熱生水而赤燥生金而黑猶大輿以見蓋文以見武眾以見寡柄以見本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顛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者陽動以起也故相薄而有聲則爲雷屢遷而極變則爲龍玄黃者天地雜也故一剛變於下則其色玄而二柔變爲前則其色黃專始生則榮矣子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萬物所由以出者大塗也一索而得男者長子也其性剛以動故善則爲決否則爲蹶其色正青其體下剛而上柔剛少而柔多故其剛爲蒼竹爲萑葦陽在內而其氣動者善鳴也二陰在上其色見於外者馵足也其行不礙其形仰者作足也其色在上而爲陰者顛也稼人工之所爲也物之載甲而生者之謂反生以其實在下故也方動而未進也故究其體則三陽爲健方生而未盛也故究其時爲蕃鮮震言長子則知坎爲中男艮爲少男而女之爲子亦猶陰卦言女以見子之爲男也長子任事故在物後女子不同行故歷敘之震之才非健也其究爲健

獨異之性躁也實之究為健則是巽為乾也巽之究為躁則是震為靜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純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素問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者曲直非一節故在地為木其用順而有所入也故在天為風其象則乘於坤而得之故在人為長女此巽之體也絕因形而直物巽之柔也工知時而制變巽之剛也為白者无所入而不受采也為長者風之行也為高者木之升也此體之所生也陰內則退陽外則進故為進退也以巽適事則柔而已矣故為不果无所不入故為臭此用之所生也血陰也髮血之餘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髮之蓬乎上也寡故於人為寡髮二陽在上則於象為廣顙廣者陽之昭著也東方木也其巽於目而西方金也其色為白而金生於己其性勝木故為之白眼此體之在人

也商人執雞則知時而善動故為近利市三倍此用之在人也其究為躁卦合體用而言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憂則憂甚矣故為加憂寒氣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為故為心病惡則傷腎腎傷則耳痛有成形故為血卦言水之周行猶血也有定色故為赤位雖在陰而正陽之所出也成體有定色故在馬為美脊陽之實在中也為亟心陽之性善動也為下首性趨下也為薄蹄行不利也此因於為血卦為赤也為曳者所謂盈科而後進也一陽在內而實則其載重口陰在下則其勢弱其敗乃自取也故其於輿也為多眚此因於為曳也為通者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其形由漸而內明故在天則為月其險善陷而潛行故在人則為盜其中剛故於木也為堅多心此因於為通為月為盜也猶艮外剛則堅多神離中虛則科上槁也水為隱伏則知木之數和火之彰顯金之清潔也其勝為心病則知木之為脾病火之為肺病金之為肝病而震為肝離為心兌為肺坎為腎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龜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其明練物以為體者火也其光麗天而久照者日也雖麗乎陰而其光發散者電也其象再索而後得之故為中女其形外剛而術柔故為甲冑其形上銳而麗物故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背陽也腹陰也大腹者內陰而外陽也其性躁故為乾卦皆外剛內柔也柔之性靜故為離剛之性躁故為蠃蠃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龜則外明而顯幽皆離之象也其卒於木也為科上槁中虛而外乾故也離為乾卦則坎斯為溼坎為血卦則離斯為氣卦

長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

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艮山也止象也以象言則止而近險而萬物出之以出震故為徑路非所謂塗也以體言之則止於上而不動故為小石非正所謂石也以象言之則上實而下虛者門也二陰分而不屬者闕也以形言之實者止於上虛者止於下故為果在人則止於外內者闕寺也止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指也在物則以陽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內者鼠也其剛在外而善噬者黔喙之屬也外剛而已矣木之堅多節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柔而說澤象也三索而得之故為少女以言說神故為巫以言感人故為口舌以趨時言之則為要折反所謂蕃鮮也以立本言之則陰見而有所附陽動而有所決及所謂決躁也素問曰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寒而此於地為剛鹵者外柔而二陽在下故也外柔而有所承故於女為妾二陽在下則內狠故於物為羊自為羊而推則為雞為豕可知也自口舌而言則為指為大腹可知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故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易之為名有易之者有相易者易之者一言也相易者兩言也故自一卦則內外上下相易自乾坤

以至坎離自咸恆以至既濟則兩卦相易雖各有六十四而反對相成實二十有二卦也反對者自兩卦而言也若雜卦是也積兩卦而相易若序卦是也雜卦則反對而不相通序卦則相通而為一說卦者各因其材也故其名辨而不雜序卦則以序而言之也故其事類而相通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乾坤為身之門也卦以象則以乾坤之道序以事則以天地之物屯者盈也言其所以次天地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言其所以有蒙也屯則蹇蹇則盈故曰盈此以雲雷言也以文則中在一下而屈故曰物之始生此以草木言也蒙者蒙也言其體則蒙也非蒙之而蒙也猶比者比也非比之也刺者刺也非刺之也蒙之文從人物之稱也以蒙言之也稱者未之成也此所以欲養也皆需也而飲食者凡人之所需也故萬物之於天則以雨為需人之於君則以飲食為需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飲食者人之所大欲也不得其欲則訟莊周所謂以禮飲酒者常卒乎亂也訟必有眾起者險在下故也眾必有所比者坤在下故也故曰比者比也非比之者也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師者眾也以人言也比者以情言也比則樂樂則忘返矣故以情相比必有所畜物畜則萬物盛多而禮之所由興也故曰物畜然後有禮所以和行也物畜然後可養養者所以成其性也樂育之謂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運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履虎尾危也故履而泰然後安安者不傾之謂也通者不窮也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消長之說也自陰陽之變化晝夜之闔闢以至天下之一治一亂若有數焉於其間未嘗或爽也否則與人異故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同人則與人同故通天下之志而必歸有大而能謙必豫此持盈守成之君子所以成假樂也以喜 人者必有事此无思无虑之聖人所以追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豫所謂喜也有事而後可大其大在物也得其所歸者必大其大在己也臨者大也以所臨言也豐大也以所積言也物畜然後有禮言禮之所出也履下道也物大然後可觀言觀之所在也上道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萬物相見之時也物不可以苟合賁以飾之詩書之光禮樂之容重服之彰所謂飾之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若周公成王之時是也方是時也禮義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可謂致飾亨則盡矣蓋致飾而後亨之道盡亨之道盡剝之所由生也剝者剝也言君子之剝也則剝之者小人也陽上而陰下理之正也自姤而上則失正矣故剝窮上反下而後復復則陰陽各得其正而不妄老子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於常之時也比必有所畜言物之所畜也有无妄然後可畜言已之所畜也无妄者天之命也萬物之所聽也故有无妄然後可畜物稱不養不養則不可動也養而後動則其體大故受之以大有過其信者必行之則其用小故受之以小過者有過於物而已矣有過者方其有所濟而未有所陷大過則過之極矣故不可以終過而受之以坎坎者陷必有可麗與眾必有所比此必有所畜同也離之為麗離乎此則麗乎彼也渙之為離者蓋聚則相合散則相離也故理之所必有而不使之无者以相因而受之也有事之相後則不能使之无者以相待而受之也以至物有所待則不可不受勢不可久安能不變未嘗不以其序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天道也下經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人道也咸恆者震兌艮巽之所成而雷風山澤者天地之用也未濟既濟坎離

之用孔子之序卦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為始以序上經所以明天道也故其卦象亦以體為主若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是也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以至禮義有所錯為始以序下經所以明人道也故其卦象亦以用為主若雷雷兼山隨風鹿澤是也男女天性也夫婦人倫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上下所離之定位也禮義者所錯之成法也禮義始於夫婦夫婦始於男女坎離者男女之序也感恆者夫婦之道也咸則少男少女感莫如少恆則長男長女久莫如長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道之正也不可久居其所者物之變也故受之以遯遯者求遠小人而已欲潔身而不仕則廢君臣之義故物不可以終遯遯反壯者也以人道言之則成功者去以天時言之則大化有四故不可以終壯明出為晉則晉者日也而進者人也明入為夷則夷者日也而傷者人也以人屬者迫思難相棄以天屬者迫思難相攻故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人之道以和為主以嚴輔之則其終雖威如而不窮以和而已則其所以為和者乃所以致季也故家道窮必乖蹇難也則解之時易解緩也則蹇之勢急緩必有所失者不能夙之謂也損而巳則虛故必益

益而不已則益盈故必決決必有所遇者小人不以間君子也物相遇而後聚者自三以往則成眾多也傳曰躍於禽合於合登於升故聚而上者謂之升刺自下而窮上則陽盡矣故曰剝窮上反下而受之以復復命也所謂德之木也困之道不必自下其在上其在下皆困也故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性也所謂德之地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以內外言也家者吾之所安宅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以下言也井者吾之所得也反吾之所安宅則明斯完矣反吾之所自得則窮斯通矣井者立本者也革者趨時者也立本必以性故改邑不改井井不可改而井之道不可不革故泥則不濡而善井則不食也趨時必以材故革物者莫若鼎鼎者器也國家之所寶故主器者莫若長子有所謂家道有所謂井道有所謂夫婦有所謂長子各因其序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者良也則物不可以終止而動之者漸也晉者進也以晉而進也故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以漸而進之也故進必有所歸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未濟

說而後散之者其散後於說也審而信之者其信不有節也故已有節則足以信人无所待於外也信者有諸已也不必信者非有信者也夫大者之事也有其信者必信也小者之事也夫變化之相生晝夜之相隨五行之相繼四時之相推其無端如環其不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者易而已矣故有生者有化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未嘗生故能无不化未嘗死故能无不生此萬物所以日新而无窮而序卦之所以始而復終終而復始卒於未嘗終爾故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未濟焉則所謂終者未嘗終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剛坤柔體也乾健坤順用也雜卦言體說卦言用微顯屬幽也

比樂師憂

比則相親故樂師則在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上臨下以下臨上觀以已觀物以物觀已故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善

見而不失其居者越時以為行也不見則不足以制眾不居則不足以為主雜而善者資物以為材也人見之故見已積之故善

震起也艮止也

起者生於動也陽在下故也止者主於靜也陽在上故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終必益則損者乃盛之始也益之終必損則

益者乃衰之始也損益者其漸也盛衰者其成也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莫非時也而大畜者時之盛也君有以畜臣有以  
進賢者尚健吉止古之君子所以欲得其時如此  
而已大有則君不尊臣不用矣妄作凶者人也無  
妄災者天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聚而上也故往升巽而順也故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之意在卑則不自重故輕豫之意在樂則不自  
勤故怠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  
噬嗑食也言其除開則為頤也賁無色也言其色  
色者無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柔之說在外故兌為見柔之入自內故巽為伏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  
順理為隨宴息之時也所以無故反常為蠱有故  
之時也所以欲飭

剝爛也復反也  
爛剝之極也雖碩果亦爛也反復之初也雖陰亦  
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晝也未及乎日中也則進而不亢故錫馬蕃庶  
所以賞之也明夷則明者傷明者傷則闇者不可  
久也故上六後入于地所以誅之也大立曰晝人  
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與此同意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故通二卦之剛皆拚於柔而无所逃故  
相遇

咸速也恆久也  
咸感也言其初之情也咸速也言其終之效也速  
莫如咸久莫如恆  
渙離也節止也  
渙所以散之也故離節所以制之也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蹇則急解則緩蹇則難解則易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睽外也利女貞故家人  
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  
陽與陽陰與陰類也泰則陽下而陰上否則陰下  
而陽上反其類者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非用壯也勢足以勝小人則止亦非好遯也  
勢不足以勝小人則退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大有眾也自所有而言也同人親也自所同而言  
也有期无不廣同則無彼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變而有之革去故之謂也當而利用鼎取新之謂  
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者之過所謂分也小者之過所謂過也中而不  
孚孚而不中皆非所謂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故者口本  
有之也方豐  
故曰豐多故也至旅則本有之者也  
曰親寡而為旅口豐而多故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上而坎下言其性也與書所謂火曰炎上水曰  
潤下同

小畜寡也  
柔為君故大有則眾柔為臣故小畜則寡  
履不處也需不進也  
履以往為義故不處需以須為義故不進

訟不親也  
訟非同人也故不親

大過顛也  
本末弱者大過之所以為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其遇者非困之相遇也柔遇剛也此之謂姤其得  
於進也非晉之進也女歸待男行也此之謂漸

頤養正也  
頤正吉故曰養正

既濟定也  
既濟亨小故曰定止者自止也定者止之而定也  
定之而止也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始於筭終於嫁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中女也  
而趨上坎中男也而趨下非相求也故曰未濟男  
之窮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所以  
剛長乃終而後於乾也雜卦之義或原其始或要  
其終或因其體或備其用與序卦相明者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所以  
剛長乃終而後於乾也雜卦之義或原其始或要  
其終或因其體或備其用與序卦相明者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所以  
剛長乃終而後於乾也雜卦之義或原其始或要  
其終或因其體或備其用與序卦相明者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十

周易新講義十卷宋龔原撰原字深甫又字深之遂昌人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志著龔原易傳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卷數同晁公武讀書志載為二十卷二字疑誤晁志有云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歐南仲註易偕行于場屋斯知當時盛傳於世矣若李衡義海撮要趙汝梅筮宗李簡學易記熊良輔本義集成童季真會通往往往援引龔說互有出入而又載今本不載之說按宋志又著龔原續易義十七卷則其所取各書援引而今本不載者或當出於續義此書在元時並存焉若永樂大全所載則皆龔會通康熙折衷亦似非原書據出及查文淵閣書目未有是書宋彝尊經義考亦註為未見乾隆四庫總目獨錄歐南仲講義而不錄斯編則書之失傳一定無疑矣本傳云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抹不少意尤嘆曰王氏習氣尙爾邪龜山揚氏曰深父說易元無所見一生用功都無是處果然其人與書無足貴重也但以宋代古笈存世頗希殘簡零編尙然寶愛況一家完帙亦可據以證見王學一派則在好古家或所不廢固較以付活版文化五年夏四月天澤山人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周易新講義十卷提要

阮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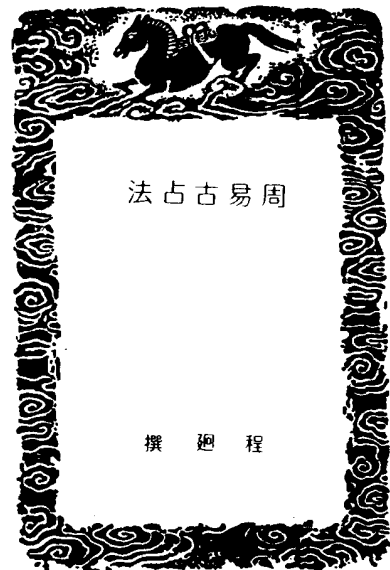
宋龔原撰原字深甫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官至寶文閣待制事蹟詳宋史本傳宋龔文志稱原著易傳十卷續解易義十七卷朱彝尊經義考則云未見東都事略龔原著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并載有鄭浩一序按所云易傳疑卽是龔見氏體書志云宋王安石三經義當時俱領學官獨易解以爲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又有龔原耿南仲註易並行場屋考之宋楊時之說曰龔原本王學一派其人其書似無足取惟宋時古笈傳世絕少而此書完善猶存李衡龔海樓要李簡學易記趙汝梅益宗多取其說且耿南仲書已收四庫茲補錄出亦未可偏廢矣

周易新講義十卷宋龔原撰原字深甫又作深之遂昌人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志龔原易傳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卷數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二十卷二字疑羨晁志有云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偕行于場屋斯知當時盛傳於世矣若李衡義海樓要趙汝棋筮宗李簡學易記諸良輔本義集成董季真會通往往援引龔說互有出入而又載今本不載之說按宋志又著龔原續易義十七卷則其所各書援引而今本不載者或當出於續義此其書在元時並存焉若永樂大全所載則皆襲會通康熙折衷亦似非原書揀出及於查文淵閣書目無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亦注爲未見乾隆四庫總目獨錄耿南仲講義而不錄斯編則其爲失傳意當無疑焉本傳云王安石改學枝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挾不少袁光嘆曰王氏習氣尙爾邪龜山楊氏曰深父說易元無所見一生用功都無是處果然其人與書無足貴重也但以宋代古笈存世頗希殘簡零編尙可葆愛况一家完帙亦可據以證見王學一派則在好古家或所不廢因較以付活版文化五年夏四月天瀑山人識

司馬斤等編按

粵雅堂叢書

周易新講義



法占古易周

撰 程 迴

周易古占法上

沙隨 程迴 編

四明 范欽 訂

迴嘗聞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伯淳曰此加一倍法也其說不詳見於世今本之繫辭說卦發明倍法用逆數以尚占知來以補先儒之闕庶幾象數之學可與士夫共之不為識緯瞽史所惑於聖人之經不為無助也昔陸績讀宋氏太玄曰太玄大義在撰著而仲子失其指歸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迴亦以是論易紹興三十年夏五月沙隨程迴題

太極第一

太極者乾坤未列無象可見大衍未分無數可數其理謂之道其物謂之神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者非也太極與道不可以差殊觀也是故道之超乎象數則為太極行乎象數則為乾坤一出一入皆道也雖然以時論之不必求諸天地開闢之先今一晝一夜陽生於子

陰生於午蓋有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也太極者大中也非若日之中而有異國之中而有外位之中而有上下太極無方無體其所謂中者因陰陽倚於一偏而後見也先儒謂天地未分元氣混而為一老子謂道生一是也故說者謂太極已見氣也非無也胡不以在物者驗之乎當乾未資始惡可謂之有氣未麗天一惡可謂之有一故一物具天地之理明乎此則可以探易之原矣

兩儀第一

兩儀者乾坤之初畫也大衍三變而得之者也爾雅曰儀匹也言陰陽之相匹也自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其麗於數者皆遞升而倍之則兩儀為乾坤之初畫可知矣劉牧以一二三四為兩儀既兩矣而四之可乎先儒以天地為兩儀或謂天地為乾坤之象四象所生八卦之二爾蓋不知兩儀為乾坤之初畫八卦為乾坤三畫之相變故也

四象第三

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大衍六變而

得之者也所以配陰陽老少之分也劉牧以九六七八為四象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謂之九六七八矣即數也非象也先儒以金木水火為四象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是四者既有定形嘗以配乾巽坎離矣即器也非象也或以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為四象然上與兩儀下與八卦不相連屬故曰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

八卦第四

八卦者乾坤初二三相錯而成也大衍九變而得之者也既已小成則三才之理備矣配之以八物位之以八方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具矣

重卦第五

陰陽之運極六月而反此八卦不得不重也今每卦之下曰某下某上是三畫之卦相配而六也然麗於數者亦遞升而倍故以兩儀乘八卦至四則其別一十有六此大衍十有二變得之以四象乘八卦至五則其別三十有二此大衍十有五變得之以八卦乘八卦至十則其別六十有四此大衍十有八變而成卦也

變卦第六

六畫既成六十四卦既具若夫極數之占則有變卦存焉其初列六十四卦以兩儀乘之其別一百二十八其二以四象乘之其別二百五十六其三以八卦乘之其別五百一十二其四列內卦之數復以兩儀乘之其別一千二十四其



五復以四象乘之其別二千四十八其上復以八卦乘之其別四千九十六故朱震曰周易以變者占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九百六十此皆出於加一倍法也之中六九十六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

占例第七

六爻不變以卦彖占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春龜左氏傳昭七年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曰利建侯值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者是也

一爻變以變爻占

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論乾曰其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莊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昭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他倣此

二爻三爻四爻變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

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數不純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故舉其純者而言皆八也下章詳出

五爻變以不變爻占

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周易占法

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八二不變也劉禹錫謂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是也然謂八非變爻不曰有所之史謂艮之隨為苟悅于姜者非也蓋他爻變故之隨惟之隨然後見八二之不變也杜征南引連山歸藏以七八占其失遠矣

六爻變以乾坤二用為例此占法之大畧也若申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此六爻皆變也

占說第八

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曰利建侯屯初九無位而得民重耳在外之象九五雖非夫位而所承所應者皆嚮初九惠懷無親之象至豫則九四為眾陰所宗無有分其應者震為諸侯坤為國上重耳得國之象利行師一戰而霸之象九四總眾陰以安土如簪之總髮以莊首重耳率諸侯以尊周室之象或謂古冠服無簪弁服之筮是也按鹽鐵論曰神禹

穆姜比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僑如敗遷穆姜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附下體六二隨九三當艮止之時上下不相與不見拯者也艮之隨亦隨之艮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應九五順也宜應而失乘初九逆也宜失而係且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不可出矣

閔元年初畢萬筮仕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昭七年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之比史朝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孟將不列于宗其筮同而占異者事不同故也非忠信之事遇黃裳元吉及以為凶則占法大槩可知已矣

孔子筮易遇賁愀然色不平貞離文明柔中而當位其君位止而不應此聖人道不行於當世之象

孫權聞關羽敗使虞翻筮之遇節之臨占曰不出二日斷頭節自泰卦中來乾為首九三之五九遷二位故有是象

緯書有以世應占者以八純卦自初變為某官一世卦以至於五其上爻不變復變第四爻為遊竟其後舉內卦三爻同為一變為歸竟是故一卦變八卦其不相通者五十有六按易經六爻皆九六用變今乃上爻不變五既變而不復自四而下所復不同體天地之撰配四時之變通者如是乎以其為數不密故不得不用六神以配時日由是與辭象乖矣陸德明引此以附易音辨劉禹錫解貞屯悔豫之說非也若納甲卦氣之類皆出緯書不能合于正經今不取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

也

大衍初揲一三三者為少初四者為多是少者三而多者一也或以錢寓多少之數雖適平而非陽饒陰乏之義

奇數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數有六有七有八有九而五與十不用故成易者無非四營也

或曰九變六六變九非也九當變八六當變七何以言之國語董因為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謂

初二三以九變八而四五上不變為八故曰泰之八也唐人張軾作周易啓元曰老陽變成少

陰老陰變成少陽蓋與此合

八衍卦數七衍著數九六不極其衍故發揮而為爻

貞者靜而正悔者動而過動乎外豈皆有悔哉曰有成懼之義焉

大舜志定謀同然後用筮楊雄曰不以其占不如不筮王通曰驟而語易則玩神其肯一也

一卦變六十四卦一文變六十四文謂如乾初變姤則自二至上亦變姤之九不待本文變而後謂之變也二篇之中其變二萬四千五百七

十六謂六爻各四千九百有六天地數衍文數一不用二衍三四衍十六五衍

二十五六衍二十六七衍四十九八衍六十四九衍八十一十衍百以上積為三百八十四文

著四十九分於兩手掛一於左之小指以左手之半四揲之歸其首於初揲指間也復以右手

之半四揲之再初是為十有八變之一初揲之

初不五則九第二第三揲之初不四則八八九為多四五為少三少得老陽之數九三多得老

陰之數六兩多一少得少陽之數七兩少一多得少陰之數八皆取過揲之策而四之也

第一揲左手餘一或餘二或餘三則并掛一與別手者共為五是少也左手餘四則并掛一與別手者共為九是多也後得九

第二揲取第一揲所餘之數或四十四或四十四復分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初又再初以求

之左手者餘一或餘二則并掛一與別手者共為四是少也餘三或餘四則并掛一與別手者

共為八是多也或第二第三揲不掛一於文則陽之變二十七老陰一少陽九少陰二十七於十有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蓋不通也

第三揲取第二揲所餘之數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如第二揲求之左手得一二為少三

四為多是故三少之餘其策三十有六故四之而得九謂掛與初者十有三也三多之餘其策

二十有四故四之而得六謂掛與初者二十有五也兩多一少之餘其策二十有八故四之而

得七謂掛與初者二十有一也兩少一多之餘其策三十有二故四之而得八謂掛與初者十

有七也

以上三變然後一畫立其三變之間其別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

是故以四營之而得一二三七之數皆天數也著得天數故能圓而神卦得地數曰兩儀曰四

象曰六爻曰八卦故能方以智今詳推變數為

之圖只點左手初數其掛與右手即此可推皆自下而之中自中而之上以做爻畫云三少為

老陽者十二謂四營得天三之數積有數一百八其策四百三十有二

三多為老陰者四謂營得天之數積其數千有四百其策九百有六

兩多一少為少陽者千謂四營得天五之數積其數百四十其策五百六十

兩少一多為少陰者千謂四營得天七之數積其數百四十其策五百六十

兩多一少為少陽者千謂四營得天五之數積其數百四十其策五百六十

兩少一多為少陰者千謂四營得天七之數積其數百四十其策五百六十

右陰陽各九百九十二策合為一千九百八十

有四策是為一爻之變數總六爻之變得萬有

一千九百四策內爻位當三百八十四二篇之

策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位數也者合九六而

一之也策數也者離九六而分之而又四營之

也太玄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并始終七十二為一曰與此義同

一卦變六十四卦圖第十

乾 姤 漸 晉 比

同人 訟 漸 晉 比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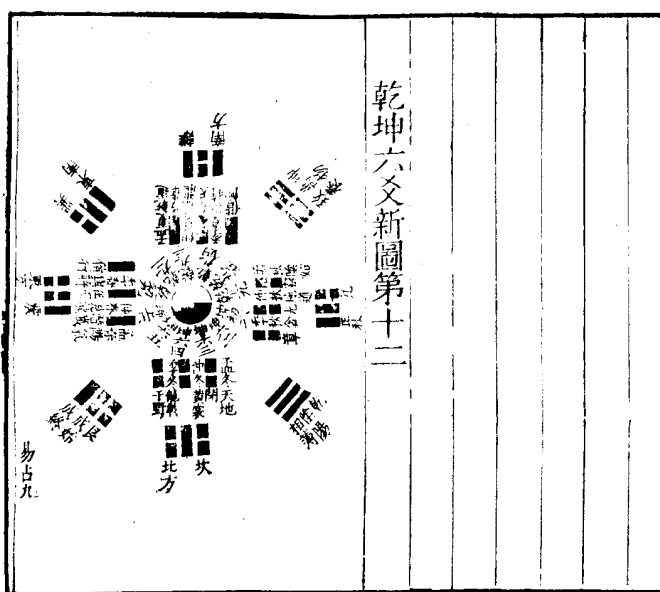
履	巽	旅	萃	豫
小畜	鼎	咸	艮	謙
大有	大過	渙	蹇	師
夬	无妄	未濟	小過	復
家人	困	蒙		
離	益	坎		
革	噬嗑	屯		
大畜	隨	頤		
中孚	蠱	解		
睽	賁	震		
兌	損	升		
需	井	明夷		
大壯	既濟	臨		
	節			
	恒			
	豐			
	歸妹			
	泰			

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第十一

天一	生木	土	宮	地二	生木	六月	徵
天三	生木	正月	商	地四	生金	八月	羽
天五	生土	三月	角	地六	生水	十月	宮
天七	生火	五月	徵	地八	生木	七月	商
天九	生金	七月	羽	地十	生水	九月	角

右各以所壬之方而生五行而土寄壬於辰其成數皆在生數之後以其周流於十二辰也自天一至地十順序生之則與律呂上生下生之

說相符而虛無射仲呂為畸數故十二律能生六十  
 今以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考之黃鍾為宮下生林鍾徵又上生太簇商又下生南呂羽又上生姑洗角此天一至天五數也林鍾為宮上生太簇徵又下生南呂商又上生姑洗羽又下生應鍾角此地六至地十數也故二均獨無無射仲呂之聲以十二律各五聲考之無射自為宮為夷則之商蕤賓之角夾鍾之徵太呂之羽仲呂自為宮為夾鍾之商大呂之角無射之徵夷則之羽故二均竟無黃鍾林鍾之聲故曰無射仲呂為畸數也



圖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居天之中之半其勢西北高東南下乾天也乾之三畫位乎上坤地也坤之三畫位乎下三也者三才之象也然天有十二次陰陽極六月而反故重乾之三畫於東南方重坤之三畫於西北方然後乾初九位乎寅伏于地下經曰陽氣潛藏是也處艮之位前萬物成終始是也九二見于地上見龍在田是也九三春時已成而陽方上行與時偕行是也九四華春而為夏乾道乃華是也九五位之中飛龍在天是也上九夏時已成而陽已極矣與時偕極是也坤之初六配孟秋之月陰始凝是也六二應地上而當正秋之時地道光是也六三一陽猶存而伏于地下含章是也六四純陰用事天地閉是也六五處中居下黃裳是也陽生於陰中文在中是也上六陽將位乎內陰已極於外龍戰于野是也是故二五中爻位四方之中矣雖然陽生於子故坎位焉陰生於午故離位焉陰陽歷三月而後位以其被於萬物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時焉此連山所以首艮也又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此歸藏所以首坤也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丘之言以為旦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曰陰陽昏曉會於長時此說與易合舊說不同者不暇辨也或難之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大象何以稱至日曰冬

至乃先王朔巡狩之時是日閉關無是理也王曰元后諸侯曰羣后通諸侯言侯無省方之禮也然則柰何曰春秋公行書至自某者八十三先王於至之日閉關后於至之日不省方是也如今之歇泊假是也然則何為商旅不行曰出入關者給納傳符關吏有假則商旅不得行矣是故陰陽生於子午已見於坎離之畫若畫震兌於東西亦見乾坤始於寅申也

周易古占法下 古周易章句

沙隨

四明 范欽 訂

天左旋一日一周天日月五星右旋期三百六十五度崎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崎一歲日月相會者十有二故天有十二次陰陽中分所以乾坤皆六爻也相變而為六十四發揮而為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當期之日兼閏而除小月六日著法四營蓋法四時也王弼謂伏羲重易伊川先生曰舜典曰龜筮協從則重易尚矣司馬遷楊雄謂文王重易者非伊川先生曰著之德圓而神猶日月五緯也卦之德方以知猶二十八舍也

王沈之問六虛介甫曰位虛而爻實之

或問三極迴曰三才各有不倚於一偏處

伊川曰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以臨

川只在上九一爻為非

先儒謂物理深義理淺王泉俞先生曰物理義

理不可作兩般看

迴言易文之變建康李大諒曰易有活法自此

始如巽之九五變蠱乃與蠱卦象相通先甲

先庚是也先儒言變只在蠱之六五爻也履

六三應上九然後九五大君以剛健夬決以

決其履也九五曰夬履六三曰武人為于大

君此以應言也睽六五曰厥宗噬膚舊說皆

以九二為宗而不知九二變噬嗑此應爻自

變也漸初六曰小子厲有言舊說皆指九三

長為少男為小子然初六艮之止體本不應

四非有乘九三之志而三乃疑其見乘故危

之以言謂之小子非禮法之所在也實不能

相加也此以應爻之情言之既濟西鄰雖曰

六二自是九五君爻處之六二之時不當言

九五之君不如六二之臣故小象以時言之

紹興中經筵講願象

光堯曰自常人觀之慎言語所以省禍節飲

食所以省疾人主則凡自內及外如言語皆

不可不慎自外及內如飲食皆不可不節

葉石林言易中唯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為難知

迴謂十有八變成六爻每爻蓋參以變故通

其變則陰陽相錯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之數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伍以變綜其數而極

之遂定天下之象如織婦之用綜合衆經相

間而上下之也

建陽丘程字憲古嘗賦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

誰知易道畫難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

青欲畫風憲古之學傳鄭東卿迴謂易起數

以定畫因畫以生辭因辭以明象立象以畫

意

繫辭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

悔王弼畧例乃曰罪自己招无所歸咎亦曰

无咎不知何所依據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

若无咎謂過而不知節能嗟怨自治亦得无

咎嗟與戚嗟若之嗟同象曰不節之嗟又誰

咎也與出門同人之象同唯王介甫於此不

用王弼畧例

玉泉先生曰泰小人之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漢志曰商道池文王演周易周道徹孔子述春秋必有其傳也繫辭曰其衰世之意乎

迴嘗解坤之六二曰以敬養其直於內以義行其方於外或曰不若先儒敬立則內自直義形則外自方且曰直方無體可據對曰外不方則害內直義不立則害內敬見於正心

義見於行事實相為形未嘗無體也

井谷射鮒舊說為蝦蟇子然古書未有以鮒為蝦蟇子者今考爾雅等書宜作鮒為贏蟪輸

郭樸曰蝸牛古今注曰陵螺廢井中多有之莊子注鮒小鱗煩師古注急就章鱗乃鮒魚

載鬼一車舊以為鬼神然易之為象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見鬼神載車豈物之宜哉今以為鬼方之人所以疑其為寇

而先張之派也本朝復美曾曰鬼章猶以鬼為氏

恒上六振動以為恒不恒其德者也九三以當位之剛自下應之爭救之者也上既不恒安

能容受故羞辱及其所承此陳之洩治唐高宗時褚遂良輩也語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巫醫治疾者也若九三自不恒其德豈待正

固而後吝乎論語古注與此說同

其形渥渥厚漬也公餗所以養賢九四上不得

君既覆養賢之鍊而膏潤於已者獨厚所以凶也所與者才弱不勝其任故以折足云是亦九四不勝其任也

無祗悔中說薛收問地祗子曰示之以民此其義也詩序以鯀為矜漢書刑法志哀鯀折獄却以矜為鯀古書以祗為示今復以為祗亦如矜鯀二字可以互用也韓康伯曰祗大也古無以祗訓大者先儒以為祗然皆改本字

矣

迴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天地之心達乎外者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天地之德蘊於內者

也不必論動靜

聞人茂德先生謂迴曰頃在京師見人問張無垢曰如何天在山中無垢曰是洞天也迴曰

此是戲言天之氣在山中所畜者大也如天地交泰亦以氣言

以六居五以九居二者為卦一十有六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

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唯常卦則不然常從所應漢元帝似之迴嘗為書以上王

刑部刑部名自勤字茂德分水人

芮祭酒國器謂包承小人吉且曰小人不當有吉蓋楊文靖公之論也如王允之於董卓是

也迴曰包承之事在小人則吉如婦人吉女子貞之類在大人則否而亨孟軻所以聞王

命而不果朝也此事甚難非汎言君子者所能堪故以大人處之上饒公汪先生與玉泉

書曰程可久大不以為然玉泉易說與迴畧同

井雖以汲井為義然亦有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舊井无禽勞民勸相是也舊以禽飲不擇

潔豐鎬之井至深禽獸安能即之

天形如雞子二十八宿布於中規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大象曰天行健所以寓重乾之象

大河出戎虜經中國注渤海是也勢西北高東南下也故地勢坤所以寓重坤之象

北方之氣至陰之中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

罔與冥所以入純卦中獨冠以習

記曰不耕穫不菑畚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

腐儒之謂也皆未見彖象文言時為此異論迴嘗謂古人思慮之微猶不出位舜命禹治水

故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同禮曰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不

在其位者何以任其責玉泉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不出其位凡出其位者不思者也

卦爻之辭皆古人已行之事故曰彰往蓋以高宗帝乙岐山箕子之事微見其端或以岐山

箕子事在文王後乃曰周公作爻辭若文王之前聖人有辭安得不用况文王者乎如恒

九二解之初六萃之九四大壯之九二皆未有辭故小象略發其義

繫辭多古先聖人為易之辭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類是也子曰者以別孔子

之文

晁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

迴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邵康節

百源易次序同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自言得王韓手寫定本如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

學者當本末具舉小學亦不可廢小象有聲韻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下音戶與詩在南山之

下同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咎音各繇之各讀為上聲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慶音羌古人文

字中多此類蓋四聲與切響皆借用不可不知也明辨晷也與明星晰晰之晰同音制

卦反對者理亦反如否泰既濟未濟是其章著者也爻之變者理亦變一爻變六十四人雖

初不出初二不出二然乘承而有愛惡應否而有用舍各隨其時非一理之能該故曰天

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隋煬帝來江都筮易遇離之賁乃以離宮為寺名曰山火取卦象也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

十五里地名灣頭其辭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王觀賦詩曰不須談賁卦興廢古今同觀字通叟

顏亮入寇會稽士夫筮之遇蠱迴為占之曰內

卦巽初六巽於二剛惟柔巽者能發為剛故初六利武人之貞至四則田有獲矣田有獲者用武而有功也外卦艮上下不相與以剛上窮其變隨隨內震為動為威怒外兌為毀折隨自否卦中來斷乾之首墜於地下當殺亮

玉泉先生為都督張魏公筮遇蒙之未濟其伏卦有震用伐鬼方之言魏公書曰程君於此

學却是曾留心也衰晚日媿罔功但辦此心一聽之天

魏公罷都督府俾屬官李侍郎椿筮之遇頤之賁李曰雖不再用却無他慮以之卦有終莫

之陵也李字壽翁洛州人

迴初寓餘姚僧舍筮之遇巽占曰有風火之恐而不及害未幾舍比火發焚十餘室至寓舍

止縣取綱維與遺火僧杖之其占曰巽為風互體離為火充為毀折變震為驚懼初六為

內卦之主不與離應故曰不及害巽為寡髮重巽二僧之象反對重兌兌為決二僧受杖

之象

李郁光祖曰易有辭同而旨異前發而後明舉此而見彼者多矣大抵有類於春秋學者有

得於此則春秋庶幾矣

荀爽於說卦添物象以足卦爻所載者查元章曰通論類不須添不然更多添亦不盡小象又誰咎也三其二爻辭有无咎字當如前說三條獨解之六三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其爻中不言无咎雖罪自己招與王弼略例不同

小象稱固有之也者二言貞固乃有是无咎也說卦於乾坎艮震四陽卦為馬者三獨艮不為

馬以艮止非馬之性

說卦震為長男於坎艮不列中男少男有尊嫡之義

紹興三十一年沈丞相判明州時顏亮入寇聞有窺海道者沈以易林筮之遇比之隨曰過

時不歸若悲雄雌裴徊外國與叔分離亮前此來洛中留金虜王守國及虜馬飲江為其

下所殺而今虜王代立所謂與叔分離者乎然其書於乾之姤曰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

時順節民安其處皆不與潛龍之辭合乾之同人曰子號索哺母行求食返見空巢皆我

長息亦不與見龍之辭合其泰之豫曰東鄰好女為王妃后莊公築館以尊主母歸于京

師季姜悅喜其用事蓋誤也莊公築館豈妃后事邪其文不逮太玄遠甚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作明忌嘗為說曰居德不一出一入也上六近君眾君

子決之當知投鼠忌器之嫌芮國器曰禮運百姓明君而自治也其明亦誤作則蓋八分

書石經而明字從日頗曳其兩旁歲久剥缺所以侶則字也不見是而無悶朱新仲舍人曰見人所行不是吾無悶焉此心潛法也若為人慟哭流涕身安能潛我方潛而未見人

孰非之此正義中意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倡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公之意欲用晦以來衆論

坎在內卦或曰有水或曰無水或曰出泉或曰雨作或曰水違行之類殊不以一義該之他象皆然非訓詁之家言象者所能及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乾坤見之繼之者善也即四德見之成之者性也即利貞性情見之或曰易占法中有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於易何用曰此所以辨六爻圖乾初始於寅舊以黃鍾配初九故也

漢儒引易曰君子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也亦猶先儒引左氏傳爲春秋也近世儒者舉此十六字附于坤卦文言之中曹建大不謂然而黃魯直爲大易傳不知何所本也

張叔潛知達州筮之遇否張不樂爲解之曰坤爲國土上承于君吉占也但以否故不召還爾成資復得劍州又得隨州

丙公以司業召先筮之得亢龍有悔之爻次年卒爲庚寅年

或人占婚姻筮之遇小過不知其占再筮之亦得小過而占之曰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互體爲歸妹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約而半

之得五千七百六十是謂中數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饒一千一百五十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乏一千一百五十二策右列饒乏數以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十也者自甲至癸以當日少陽爻五千三百七十六乏

三百八十四策少陰爻六千一百四十四饒三百八十四策右列饒乏數以三十乘之則復得二篇之策三十也者自朔至晦以當月

或問乾坤動靜曰乾動而坤靜有常也方乾動而直坤乃順乾而行故其動闢及乾化既終乃靜而專而坤用事坤亦靜而翕

童蒙童觀宜作僅童僕宜如字

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迥謂一變爲七其中有六七變爲九其中有八九復變而爲一其中具天地之數然不若只爲易不必偶合他書

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訓爲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迴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即弁服之笄也

武人爲于大君古今訓詁之家未有能彷彿者王沈之問介甫曰議者以謂上九爲大君六三應於上九有用於大君之象介甫曰武人以有爲爲大君用舊說以陵武加人欲爲大君尤不近理蓋六三應上九則陰柔乘衆剛故九五大君以剛健夫決六三之履耳故九五言夫履六三小象言志剛也者以此

先儒曰七八卦數九六爻數沈存中筆談曰卦爻之辭皆九六惟連山歸藏以七八占迴於

古占法中辨之矣然七八之數必將馴致於六九謂其無朕易不能言者非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謂聖人成天地之能也易有陰陽而道行乎其中非是元氣中列而爲三才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太玄

三摹以準三才者宜非是蓋律數三紀布於十二辰紀分四辰初不自太極中分

蜀人馮時行字當可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李舜臣仙井人字子思亦有易傳

元城先生論易曰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義理則耻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

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伎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顏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邵堯夫曰誰信畫前元有易畫之前豈無天地陰陽乎或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不知何故發此語

近世儒者言尼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此義雖精而與易象不合廟堂豈初九之位乎

迴與南康使君朱秘書論太極曰一室之小六合之大春熙之而溫秋肅之而涼晝而明夜而昏其體定不隨溫涼昏明之變化也推之於一身之近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然

或問性命迴聞於師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故乾為君坤為臣者命也畫君道畫臣道者性也其他上下交際皆然譙定字天授涪州人嘗授易于羌夷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嘗過武侯廟觀八陣圖謂必本於易嘗見伊川先生于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迴伯舅和國許公薦于朝授通直郎扈從維揚先是胡原仲嘗與定游從於京師劉勉之為作傳

迴謂凡乾道資始者皆有可見之象也鳴鶴在陰則擬易而為言者也藉用白茅則議易而為動者也下文七爻乃發明言動變化之義不必求之於深遠

迴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曰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或謂明道先生道德嚴重不當輕易之迴曰楊修曰吾家子雲老不解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蓋有來處也聖如仲尼門人猶字之

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此文王之時二南國君從周召者也故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豕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時之義大矣哉非文王孰能與於此

无妄六二小象曰未富也蓋本文以耕穫留畜為辭不耕不菑方聽九五倡始未暇為富也小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家語記孔子曰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爻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日有十辰有十二相錯而為六十其間之日六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其意義則事物之始必飭其終必蠱伊川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先後甲者屢提其始而飭蠱也如商人每稱成湯周人每稱文武唐人每稱武德貞觀間皆此義也六十之間庚之日六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於事物過中則屢施之號令所以防蠱也巽九五之爻變蠱先儒論爻變只變蠱六五今乃入蠱之繇辭其意義特精深此類不一蓋於前章論之或問古人罰弗及嗣書有孥戮之文何也迴曰易謂小懲而大誡故誡之辭可過也玉泉先生再三稱之曰不着仁心安能測知淺深也哉然先儒謂懲治小罪而大罪知誡不以為誡告之辭當有能辭之者先是建炎中某公謂玉泉先生曰圍城中人大者宜誅三族小者誅其身不如是不足以振起衰弱先生曰若解逅令弟在圍城中公置太夫人於何地某公愕然守書曰誠言警也則迴說為是坤地道也為均里井之義

先儒以西鄰禴祭為文王東鄰殺牛為紂然文

王與紂非既濟之時

伯舅和國易傳曰乾元一陽也坤元一陰也迴謂乾內卦三爻配元外卦三爻配亨內卦變配利外卦變配貞其四時變通之運如此

先儒曰序卦非易之蘊朱待制新仲嘗謂迴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而其間臧反對卦變之義其雜卦之末又出一卦特立之義

易有无悔有悔悔亡又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而卒不悔悲夫乃以龍亢為非有悔為善以有悔為善則無悔為不善乎

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文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聖人之言遠如天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陽數饒其體大陰數乏其體小在人則如孟子所謂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玉泉先生屢言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己之公其言本王景山儒志所載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謂列貴賤者存乎上下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言偶與大有上九爻同實不相謀

某公讀迴古易占法曰兩儀者乾坤之初畫也

迴



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曰方其為兩儀四象時未有乾坤之名迴曰春秋公羊傳富隱公時公子翬謂威公曰吾為子曰隱矣漢紀高祖嘗繇咸陽蓋借後來定名稱於前日也

先儒曰周以建子為正夫陽之始十千十二辰之端也日月初躔為星之紀而其辰在丑故商以之為正夏正建寅人事之所始也仲尼取之矣迴曰易良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兌正秋也則夏王建寅可知不可但言便於人事

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而辭象變占皆易中之一體主於一則用其三至秦指為卜筮之書豈秦人以巽言對暴君俾得不焚抑所見者然邪近世郭兼山乃曰周易古者卜筮之書是襲秦人之繆也  
伏羲文王孔子之為易由略以致詳未嘗有異道也後世訓詁所得有淺深或支分派別乃入於讖緯壬遁之學耳故曰前聖後聖其歸一揆

漢東萊費直序焦延壽易林曰易者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推此言之繇辭說卦所以為未盡也故連山歸藏周易皆異辭而共卦雖三家並行猶一隅爾  
隱者書曰無窮妙義盡在畫中辭外見義方審易道則觀象識辭可以知變占矣

杜欽巽於王鳳以剛巽柔故小象謂志窮吝也

周易百法

伊川先生序易傳門人曰太漏泄天機此未得先生之意者也乾坤示人以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初未嘗祕何漏泄之有  
也  
比之初六曰終來有他吉子夏傳曰非應稱他

子夏易傳京房為之箋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為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熙寧中房審權萃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本贗  
奇數一二三四策數六七八九五與十不用變數九六卦數七八陽升而陰降九六者易數之窮也

水火字立坎離之畫古文以字亦坤畫 或曰木字離合巽畫  
迴隆興甲申易傳成筮之遇巽之恒淳熙癸卯將為文史評遇大畜  
未濟之九四應於初六患在內也既濟之九三應上六患在外也患在內者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患在外者如抵掌於伊吾之比者矣  
莫子齊為會稽校官忽問迴曰邵康節云宋四世而盛九世而中興何以知其然對曰周公曰商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是以聖人為易必於道德而不必於數有以是意告上饒公汪先生者先生曰若以此論康節則待康節亦淺矣

碩果不食井潔不食兩不食字辭同而旨異前不食字謂陽實碩大不侵食於衆陰也後不食字言君子之才既已修治而不為時用前為美後為恨  
迴謂良為果蒹在草曰果蒹故曰上實而下柔也舊說木實為果草實為蒹為二物然則與乾為木果者何以分別也說文曰在木曰果在地曰蒹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蒹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蒹皆指為二物也幽詩曰果臝之實亦施于宇則為一物可知若木之實豈能延施于宇邪近世有江濠才孺曰肉在內殼在外有包裹之義者謂之果核在內肉在外者有裸露之義者謂之蒹此由字說中來皆臆說也  
待制程昌禹建三年守蔡州屢挫羣盜敗虜人初令術士趙井筮易並置之无妄趙曰吉俄除鼎澧鎮撫使時中原甚亂蔡人盡隨待制渡江復破楊么鍾相李合戎等劇盜蓋利用為依遷國之爻也見劉瑞祐蔡鼎紀實錄并占  
曰吉蓋以典利而且无妄軍必捷不出三日克在西南井未能知遷國之義也  
京房易積數曰初為下貞二為中貞三為上貞四為下悔五為中悔上為上悔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今傳注未有約象之名唯術家見之  
乾九五下應坤六五坤六五上應乾九五如舜湯得臯伊故臯伊為聖人之耦  
曹建立之以无妄名齋迴告之曰无妄有正與

匪正先儒以无妄對有妄者非若為齋名於理未安建玩釋經文大以為然又之建殘趙成玉為作行狀晦翁朱先生作墓表皆曰立之以无妄名齋豈不果改邪

繫辭論易言非夫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似指文王也內無睿知為之主宰則視聽接于外者必惑是以書稱堯舜聰明故耳目聰明皆聖人極則之德也其曰古之云者非見而知之

都聖與少卿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如觀之九五不言觀我生君子无咎獨論刺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推象數過當

孫皓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三四五變也以乾變坤內動而外止尚廣謂青蓋入洛者如此彖言象者三剝也再也小過也然易者象也無非象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王介甫曰安土則不擇也而安之司馬公謂仁者求諸己不求諸人安土敦仁則內重而外物輕乃能自愛迴曰君子敦乎仁愛則使下民安土彼土政煩賦童子田萊多荒民卒流亡者以君子不用仁愛故也

解九二曰田獲三狐劉彞傳曰狐者性疑而情姦晝伏夜動小人之道也其說若有思致然未濟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蓋謂九二也則不見情姦之義

六爻不變以卦象占一爻變以變占此諸家言

占例之所同也然巽之九五變入蠱卦象履之六三其凶在所應此非例之所能拘故古人三人占許為別說蓋易變動不居非一理之能盡也當因所問而推其義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介甫曰內隱而外顯今章句曰指易之書言之蓋爻象動乎易書之內吉凶見乎易書之外也

沙隨卜筮圖

謀及乃心  
自竹度  
不離於道  
不害於義  
後筮  
揚雄曰不執不筮  
謀及卿士  
是皆識古今知道義之人  
次有大疑  
苟與我謀豈以不義處我哉  
謀及庶民  
彼至愚而神  
此可告彼皆乎焉其言道理者辭矣  
謀及卜筮  
鬼神聰明正直而一焉吾齋戒不敢褻諸告必不我欺  
周易古占法卷下

周易古占法書後

董真卿曰迴字可久號沙隨雅陽人登隆興元年第當為德興丞以女妻董煥卒老女家今墓在焉外曾孫壽民謀表章之初嗣邑庠朱文公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文公嘗稱迴為博雅君子迴作古易老曰上篇曰下篇曰象上曰象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曰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易書之外有春秋顯微例目浙江通志程迴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嘗受經學于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博

胡一桂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二呂氏合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為不同耳

歐程氏周易古占法

錢大昕撰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即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于鹿山王保嘉禾聞人茂德嚴陵歐陽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博也又稱聞人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迴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于某某是誤似爲迴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即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初家甯陵之沙隨後徙餘姚受經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松樑隆興元年舉進士嘗爲德興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後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章句外編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篇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卷上卷下字耳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其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尚占知來大旨備見於自序後朱子作啟蒙多用其例吳澄謂迥於朱子爲丈人行朱子以師禮事之云

周易古占法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後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章句外編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篇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卷上卷下字耳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  
羅氏目錄有書鈔本云首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二篇曰太極曰兩儀曰四象曰八卦曰重卦曰變卦曰占例曰占說曰揲著詳說又圖三曰一卦變六十四卦圖曰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曰乾坤六爻新圖其雜論易說及紀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即於是行下題古周易章句外編案陳氏書錄解題有周易章句十卷云云則外編附於章句與占法顯分二種此蓋由撥拾殘廢者屬合之也天一閣范氏刊本與此同玉璠案提要兩稱十一篇誤陸氏藏書志有范刊周易古占法三卷並載紹興三十年迥自題其標題及卷數與羅說異蓋誤了氏藏書志載范刊本標題與提要同亦未晰

胡玉璠撰

周易古占法



易原序

即易求易，設有見焉，則不越乎乾坤之變耳。夫子之所以論卦也，既從元易之初，而言其所由播，又從有易之後，而究其所由復，顯學者少能反隅耳。易之播復，既不可見，則象數編緒，恐无宿矣。太極之一，既不知其以何爲一，則遂折而入于天一也。妙物之神，既不知其終與一會，則遂付之易外也。天地五十五數，洛書紀其全，河圖著其變，大衍又極其變，凡其增損離合，由不齊而宿之于齊，其必有道矣。而參言其宿者，絕少也。則是裂一易而四之，亦无害也。噫！此易原也。置此而他談，雖詳抑末也。況末之不完，又其多歟。于是四象之四，參五之參，因二之二，遺數之道，三人一人之損益，天五地十之隱見，陰陽分明之有初，卦爻變與不變之所起，皆易總也。考求諸家之說，則往往各是其是，既已无所統一矣。而其所立之則，推諸經例，設有不通，率皆沒而不說，則易旨何由可明也。又況別有因誤生誤者焉。于是別異四卦，謂震、巽、艮、坎以信其分爻當日之說，竊立七數，以變夫揲筮用四之則，諸如此類，未易究舉也。予夙嘗不安于此，淳熙辛丑，歸自泉南，僑居吳興奉祠，凡四更年，多病罕出，適得其暇，力深探竟討，乃粗有見已。而反諸先儒之論，率多不合，始亦未敢自信也。揚子雲曰：兼善清亂折諸聖，夫子之立，繫辭說卦也。正與一易立爲權度也。予焉而求其衷，則有宿矣。使諸家之說，協諸夫子而協歟，則無問乎何人，無問乎其說之當行乎否也。予皆主而用之矣。如其未也，則予不敢舍夫子而說隨也。嗚呼！其亦不量也矣。疑衆人之所不疑，不主

易原序

一

八傳，而務求其初，思而未達，至忘寒暑寢食疾病，及每有得，則心開神王，不知世間得喪，而身之疲老也。書成，名曰易原，易之原未易見矣。姑識吾志焉耳。世必有知道者，而加取舍于斯矣。苟知我乎，其將在此，而或罪其不量，亦不逞恤也。苟有達識之士，得易之衷，而與之是正，則予亦樂聞其誤也。吾求達于易焉耳。其說之出乎人我，尤聞也。若夫審非易也，而易之象數寓焉，苟其標歸失指，則理亦隨長，故別爲著說，以明之。說雖致察，而稱謂雜復，易以相亂，故又加立之圖，圖成而數著于象，凡其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皆可卽此以求矣。不謂卦爻在是，而易亦止是也。新安程大昌序。

易原序

二

易原

提要

臣等謹案易原八卷，宋程大昌撰。大昌字秦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瀛圖開直學士，諱文簡。大昌學術深于諸經，皆有論說，以易義自漢以來糾紛尤甚，因作是書，以貫通之。苦思力索，四年而成。宋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于錄。陳振孫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之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于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者不合。復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書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于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傅足初无不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言。其參互折衷，皆根據大傳，旁通交推，于易義實有所闡發，不徒文詞之辨博已也。其書久无傳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故宋蘇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採掇得百有餘篇，尙爲完整。謹釐訂編次，分爲八卷。大昌高賈圖說，嘗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脫佚不完，已從永樂

易原 提要

三

易原 提要  
大典考輯補正。今是書。爲真經成編。數百年諸儒未見之本。重得表章傳世。庶俾大昌探述之苦。心藉以不泯焉。

### 易原目錄

#### 卷一

##### 河圖洛書論

- 一 河圖之圖 五行生克附
- 二 河圖所起
- 三 河圖所起
- 四 洛書圖并說
- 五 五行生克異序
- 六 五行相克之圖并說
- 七 五行生克相濟
- 八 五行生克之原
- 九 五行生克之理
- 十 漢志五行生克
- 十一 漢志五行相克應河圖之圖并說 係河圖位序與洛書不同

易原 目錄

#### 四

#### 卷二

##### 論十八篇

- 十二 五行相生遇三致克之圖并說 用洛書五行位序與河圖不同
- 十三 漢志五行生克譜凡五
- 十四 圖書入易
- 十五 參伍
- 十六 一期節候累五而三河圖寫其數
- 十七 易川河圖參伍立數
- 十八 易數以合期爲準
- 十九 逆數
- 二十 圖書日書象斗
- 二十一 三數始異終同
- 一 五爲變始其數不定
- 二 七之立數不常
- 三 五行主五道十
- 四 土數不可虛加
- 五 太元无十
- 六 古數主九
- 七 列子九變圖
- 八 列子言河圖
- 九 列子言河圖
- 十 五行生位本是王位
- 十一 八卦无土卦圖
- 十二 八卦不立土卦
- 十三 八卦分載土德
- 十四 分爻當日途至別異四卦
- 十五 分日應五行
- 十六 立分當日
- 十七 六日七分
- 十八 分爻記日之誤

易原 目錄

易原 目錄

卷三

論數十八篇

- 一 本數用數設數
- 二 設數
- 三 本數凡兩譜
- 四 用數凡三譜
- 五 設數凡七譜
- 六 用數設數之別
- 七 九六倚數名爻
- 八 答設數問
- 九 皇極無數
- 十 圖數已入八卦自用圖序配卦之圖并說
- 十一 八卦分朋之圖
- 十二 六卦分朋附乾坤
- 十三 卦數
- 十四 三數為大衍可取四策

卷四

論一凡七篇

- 一 諸家說虛一異同
  - 二 誤以實一言借一
  - 三 老子說一本易惟王弼能知
  - 四 王弼說虛一
  - 五 易以一為祖以神為至
  - 六 一神
  - 七 一能無為無不為
- 論二凡五篇
- 一 因二明失得
  - 二 事物悉載二
  - 三 易總數悉用二為致變之地
  - 四 六十二卦奇耦多少凡四譜

論三凡八篇

- 五 卦序
- 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 二 天地男女兌艮
- 三 三人損一人得友
- 四 陰陽之合為三
- 五 實三設三
- 六 實三設三
- 七 三損一得友象適在損
- 八 二之取象以陰陽配對不專用數之多少

卷五

太極生兩儀論七篇

- 一 陰陽未分為一
  - 二 老子明一為太極
  - 三 一非數
  - 四 借數明一
  - 五 老子以同獨明一
  - 六 老子以同獨明一
  - 七 易書无太極
- 兩儀生四象論六篇
- 一 劉牧以一二三四為四象
  - 二 七八九六非四象
  - 三 易數皆本四
  - 四 五行未為五材故可象
  - 五 諸家言四象
  - 六 劉牧言四象
- 四象生八卦論十二篇
- 一 八卦分成四氣
  - 二 八卦配四時圖 四正四維唱應并說
  - 三 參天兩地

易原 目錄

- 四 五不爲象
- 五 五不爲象
- 六 四象取象不在天五以後七八九六不主四時
- 七 七八九六非四象
- 八 易數迭爲相應
- 九 九六生七八圖
- 十 九六生七八
- 十一 合爻成卦分爻名七八
- 十二 二四函五

卷六

-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 辨張氏述衍
- 著法
- 分而爲二 掛一
- 歸奇于扚
- 卷七

卷七

- 孔穎達撰圖
- 畢中和圖
- 撰著說
- 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
- 二 掛一以象三
- 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 四 歸奇于扚
- 五 揲四出扚
- 六 扚
- 七 張程始正唐人以扚爲策之誤
- 八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 九 三大揲出扚掛一歸奇出策成爻之序
- 十 準策畫爻

易原 目錄

九

易原 目錄

二

易原 目錄

- 十一 四營而成易
- 十二 十有八變而成卦
- 十三 孔穎達說掛扚
- 十四 劉萬錫傳畢中和撰法

卷八

- 論卦二十六篇
- 一 重卦非文王
- 二 設卦占卦之別 案自第三篇至第十九篇原缺
- 二十 古筮議卦無引及三卦是一重卦止于一變 案自第二十一篇至二十三篇原缺
- 二十四 著卦與重卦先後之序
- 二十五 聖人不專用占
- 二十六 春秋時取卦不以占
- 附一篇
- 辨疑四篇
- 一 邵鄭復姤生卦
- 二 古卦以數同相比與邵鄭異
- 三 邵鄭異同
- 四 邵鄭本之卦而不用之卦
- 乾坤之卦圖
- 復姤之卦圖
- 乾地六子圖

二 河圖所起 案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說易原三篇，其一為河圖洛書，而無一河圖之說。劉牧易數鉤隱圖所載河圖九位，朱震曰：本出陳搏四傳而牧受之。此圖之附著五行者，則予之所明也。案新安文獻志：此圖，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子圖書固所兼法也。周人賈藏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義則其文，以畫八卦，請之河圖，皆歷代實傳之。案新安文獻志：又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川，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次。案新安文獻志：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虞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保其真，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也。案新安文獻志：無歆又序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合案新安文獻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耳。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欲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遠異如此，予于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无定證也。然而劉歆專佐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欲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曉也。

三 河圖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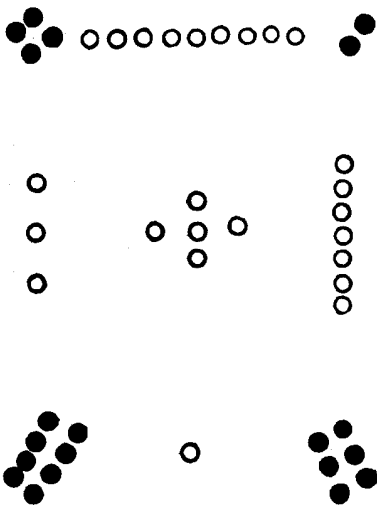
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于卦畫，卦畫之智，發于圖書，易謂書契取夫為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方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謂書契取夫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末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搏之徒，生一二十年後，何從得之也。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无有不為十五，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所能偽為也。劉李之言近也，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而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无往而不為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之作乾鑿度者，實嘗親見其志也。案新安文獻志：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為宿，蓋于圖乎得之也。乾鑿度也者，世儒多有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而亦自乾鑿度出也。晉人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為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乃始。案新安文獻志：託為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不可曉也。案新安文獻志：作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皆為十五，正符陳搏所傳，則其來已古，可篤信耳。且說易者，莫古于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也，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證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況造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易原卷一

河圖洛書論

一 河圖之圖五行生克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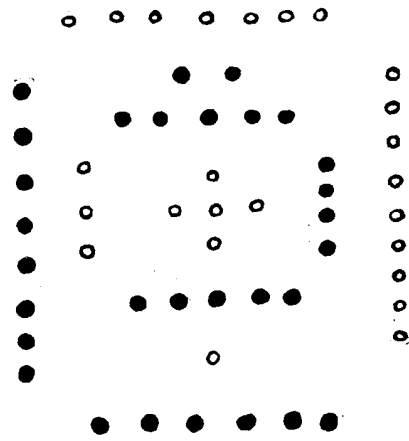
易原 卷一



宋程大昌撰

案劉牧易數鉤隱圖以四十五有五為河圖，五十有五為洛書。朱子作易學啓蒙，用數元定之說，因互易之，並列於水義，大昌蓋遵劉氏鉤隱圖，故與程蒙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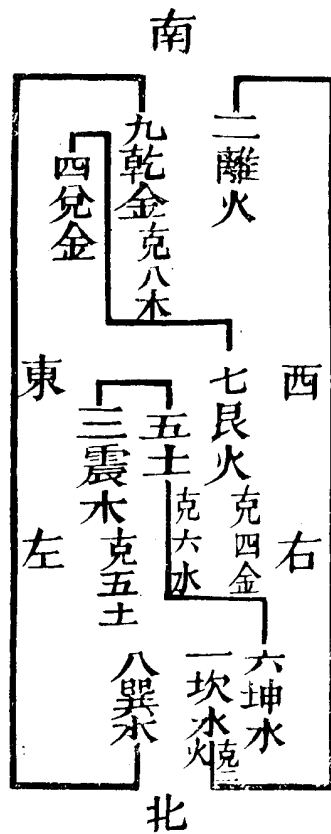




右洛書圖亦傳也。易之天一以至地十。正此書之數也。揚雄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雄蓋見此書。而得其駢立之位。故曰宗。曰朋。曰友。曰道。曰守也。

五 五行生克異序

圖書之寫造化。固皆天地五行之數矣。而其並數立象。有不同者。應八于四。而生成相變者。書也。書之五德。則皆即東南西北之五位。而以序相生也。極四為八。而羅立以宗一五者。圖也。圖之五德。則又循北西南東中五位。而以序相克也。均之其為模肖五行焉。相生者。順天而自左旋右。則四時迭進之序也。相克者。逆天而自右轉左。則五德交濟之原也。何謂順木火土金水。次比而為春夏秋冬者。是其左行而右旋者。正與天合也。何謂逆處土于中。而水北木東。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與生位相反。則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與天反也。革天行之序。而致其矯。夫是以命之為逆也。故易之取數也。无不參四而增多。即寫四時之序。進之。而至于八八。其卦者。其制變也。率皆本五而致衍。則依放參伍。以成文定象。而制其生。使入于成者也。故圖也。書也。皆易原也。



右河圖自有本序。今用五行之數。附著八卦者。貴其相克者之與卦數。亦皆見前可考也。相克之次。歷土水火金木五位。而序求之。則其自右旋左者。皆其展轉相制者也。至震木而復克中土。則其序一周矣。

七 五行生克相濟

五行之既為五材也。遂可舉未明本矣。兩露之于木。薪積之于火。是其能生者也。木受斲而材。金就冶而器。是其能克者也。諸如此類。生克之理。信而有證矣。然所談不過形下之器焉耳。及夫能生能克者。其理必有所既。既生而復克也。其用必有所著。則是超乎器而為道者也。理之及此。則罕有究而言之者也。蓋嘗深思其故矣。有陰有陽。然後有交有變。故陰陽二者。未嘗或能偏無。而亦不免偏重也。惟夫造物者。兩存消息之機。對出盈虛之則。陽進則陰退。陰盛則陽起。故剛柔盛衰。相倚以濟。生生不窮也。古語曰。天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人見其抑陰若陽而退之也。則指以為能克也。又見其舉陰若陽而進之也。則指以為能生也。要其實致。則皆不離乎更盈而迭虛者也。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又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此二者。生克對起之理。甚明也。蟻屈其體。而後有以信。則克能致生之理也。橐籥之不嘘。則無以再致其氣。是生亦能資克也。有生有克。故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造化遂以對出也。然則生之與克。同機括而異形。見耳。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則其克非生也哉。

八 五行生克之原

循五德以求其故。則其生其克。大抵週三則變。週五則復也。五之復也。循生數而造極。則遂反初也。三之變也。革其生序。而救其偏重也。是為同一機括也。何謂至五而復。天一之水。主右為向。而歷木火土金。迭遞相生。蓋五而後再返其初也。故五德周竟。而一水復起也。他四行之回復。準此可推也。此可以見其有增無損矣。何謂至三而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則三矣。故水輒克火也。火之所生者為土。已乃轉而生金。既而火又自克其再傳所生之金也。亦已三變也。金水木具。而金遂克木。木火土具。而木遂克土。土金

水、具而土遂克水、則皆遇三而變也。三而必變者、可以見其盛而必抑也。若舉生克之理、而驗氣節之序、則周五而復者、蓋今歲之除、嗣歲之初也。四時皆竟故也。遇二而變者、中分一歲、而其寒暑相更者也。此皆其生克、可以事驗而效言者也。惟土之寄于、不可繫約、而理亦不出乎此也。且夫生之與克、疑其不容參合矣。而圖之始北、而自右向左以旋也。循五德求之、則比比相次者、皆其相克之位也。書之始東、而自左旋右也。從八列求之、則列八相比者、皆其相生之次也。左右雖異、合而言之、則其生其克、皆以序應也。然則河有圖而洛又有書者、蓋天地以此互寫生克、而啓悟聖人不厭其詳也。洪範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書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圖序也。方其紀數、則用本然之序。故初一之五行、自水至上、顯顯五行耳。无所預乎人力也。及其致用、則相克之理、實效乎人。其曰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致用之謂也。故劉歆約此類而槩為之言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九 五行生克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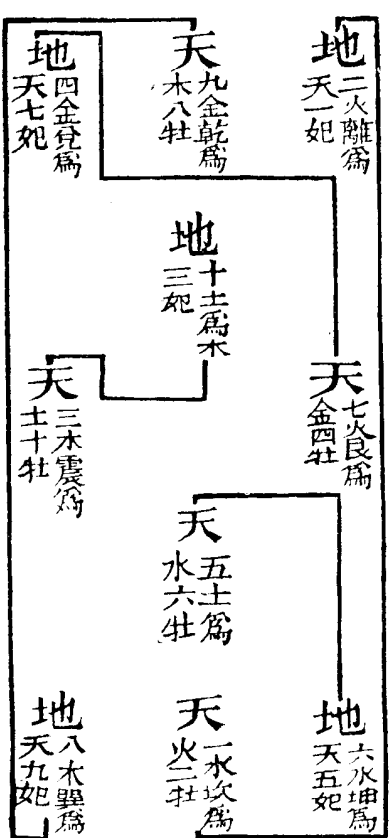
斗杓所建、而當亥、寅、巳、申、則四行所生之月也。謂木之生于水也、以其從亥至丑、更冬序者三、而其生始著乎寅也。是為水能生木也。驗之以事、則土膏雨滋、而木以成質、是其顯而可見者也。類而推之、火之自寅而巳也、金之自巳而申也、水之自申而亥也、皆一理也。惟土之生、雖寄體乎更迭之序、而四行之類、以成體者、實不與四行均敵也。其曰火能生土、木能克土者、非夫火力誠能盡予之以生、而木力盡能致克也。方且推明回復之理、則不容不以序言也。亦猶乾坤實生六子、而著諸八卦、則分位就列、反與六子周匝相次也。今日即五行以成五材者、而求其生克、則易明矣。回山迤隄、能障怒水、是水固嘗見克于土矣。木根上行、壤地為之墳起、新舊再種、則地方為之退減、則木力亦能克土也。此其為生為克、誠有狀也。月兩皆水也。若起回復之序、而繫言其祖、則天下无不土自根之木也。則土固不止于生金而已也。茫茫九土、皆非灰燼所化也。則土生豈專資火也。今謂土獨生金、而火能生土者、結從五生五克、而取一理、以明回復焉耳。而四行之生、之克、无不資藉土力者、乃其正理也。若夫書之敘生者、則固協諸四時、而見易矣。而圖之致克者、則常先乎四氣、而難推、故當別白圖理、而詳言之也。

十 漢志五行生克

漢儒常言五勝矣。最為明審也。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合、而陰陽異位。故曰：妃以五成也。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柱、木以天三為土、十柱、土以天五為水、六柱、火以天七為金、四柱、金以天九為木、八柱、陽奇為柱、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也。水火也。此正從遇三之變、而命其克制也。夫水為火性、能制之謂也。火為水妃、受制之謂也。此其立喻、兼生克而參言、最為得情也。柱之能制、妃之肯聽、則其氣類同、而肯相受。故其克制得行也。蓋木也者、資生于水、而火也者、又資生于木也。以其所從得生者、而還以制之、是皆其以氣類相成者。是故火之性、必屬乎水、而不屬乎土也。水之妃、必屬乎火、而亦不屬乎土也。既其隔三、而資生、故亦隔三而受制也。他四行可以類推也。其說之異于圖者、兼用天地十全數、而又于陰陽乎詳分妃柱焉。則

漢儒求以終竟其說云耳。其實一土不容分二也。至於更三而變者、則五德迭相資生、而凡生克之理、皆不相戾也。圖雖極于九列、而一土之五、既能生金、尋亦為木所克、則循三而數、皆與河圖之九位無忤也。今事為之圖、以便稽證。

十一 漢志五行生克、應河圖之圖、并說。係河圖位序、與洛書不同。



河圖本无十位。今將援漢語、以明遞克。若非悉列妃柱、其狀不白。于是用洛書十位、具配五克、使生序遠在十位者、明、而後遇三致克之序、始可得而枚數也。

十二 五行相生、遇三致克之圖、并說。用洛書位序、與河圖不同。



右五德。德皆互生互克。往來交午。故于五德。亦皆假立三位。使克彼與見克于彼。生彼與見生于彼。不相揉雜。然後隔三之為克位者。始明也。猶恐未竟。再取漢語。疏列于左方。使之易考。

十三 漢志五行生克譜凡五

天一水生地八木。地八木生地二火。自水至木。自木至火。凡更三德。則皆以序相生者也。相生之序及三。則其第三位。遂見克于初生之位。故三生而克見也。何謂三生。曰水生木。木生火。是之謂三生也。故水之能克乎火也。是隔三而命克位也。其曰克者。非有的然可指之迹也。大抵一年之間。寒暑相變。最為大節。故謂水能生木。而又克火者。主冬之能生。而夏實受克也。既取其能先春以導陽。而又能先秋以變陰也。率以半卦為斷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者。由此而可類推也。土之生金。而又克水也。其為半卦之間。能起陰而又能發陽。亦猶是也。秋金冬水。俱為陰類。而其克金者。必以火。則本所從得生。以見其所從受克焉者也。若夫土也。者實常該乎四行之上。而貫乎一卦之久。雖循序以言。而曰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其實即夫可以形求者。而言之耳。若要其實。則四行之大。无一行焉。而能不資土力。故一卦之間。亦无一日焉。而不載土德也。是故惟土不可以定序而言也。

天三木。生天七火。天七火。生地十土。自三木。而為七火。十土。是為遇三。故漢志云。木以天三為土。十牝言木能克土也。

天五土。生地四金。地四金。生地六水。五土。四金。六水。三也。故漢志云。土以天五為水。六牡。天七火。生地十土。地十土。生地四金。七火。十土。四金。三也。故漢志云。火以天七為金。四牡。天九金。生地六水。地六水。生地八木。九金。六水。八木。三也。故漢志云。金以天九為木。八牡。

十四 圖書入易

易雖不言何者為圖。何者為書。而意指所及。可究考也。其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歸諸十全數。而成變化。行鬼神。又歸五十五數也。夫此十全數者。五十五數也。則皆洛書也。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之參伍。即十五也。通參伍而三之。則四十有五也。四十有五者。河圖也。然則天地之間。明而為物務。幽之為變化。大而為天地之文。廣而為像物之象。皆不出乎圖書所寫之數。則夫作易之初。雖曰。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莫不有得。而其機要出于河洛兩圖者。特居其絕也。此圖書入易之凡也。詳見五論

十五 參伍

參伍者。取一五而三之。以為十五也。猶參天者。取天數之一三五者。兼而用之。以為乾九也。用參天之法。以觀參五之則。而五之錯乎三。以總乎四十五者。可明矣。而說者。傳致大難。恐失統也。且夫圖之三其三。列而縱橫。旁正。可以羅絡而數者。悉皆十五也。是其錯而可綜者也。羅絡者。其錯也。會三五以為十五。而又三其十五。以為四十五。則皆綜也。若其錯綜所及。則功用不勝其廣矣。天地十全數。奇耦相間。固有文矣。而其相交相變。以極乎萬有千策者。非藉此之錯綜。則陰陽不能自形乎象數。則夫子謂通其變。遂

成天地之文者。用此理而通。用此通而成也。推一五而三之。以為十五。十五已見。又從而三之。則夫始而象四變五也。已而為參兩之九六也。已又為七八之六子也。則八純卦已成。而六十四者。悉有其象矣。已又取八純卦者。疊竄而八之。則凡天地人物。事為吉凶。何者當為何象。何象當生何驗。遂皆可以堅定也。夫子所謂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如此其極。而如此其定也。故聖人尊尚變五。謂其功用該實一易者。皆圖數也。

十六 一節節候累五而三河圖寫其數

參伍錯綜之象。雖著乎圖。豈自為若數也哉。一氣令。莫非基乎五而變乎三。故發揮其情。而寫諸象數焉耳。何謂基五五日而為一候。七十二候而成一氣。三氣而成一節。則又從十五者而三之也。三其十五。即四十五矣。四十五者。具一節具。一節具。而一基之日。居其八。一矣。故圖之立。則不獨演五及九。而不可復演也。三其參伍者。既能以一起八。而亦不事更演也。今取圖數而乘氣令。則知其應矣。一五中立。而錯出為八。所向莫非十五。夫非一候而三之。以為十五者歟。三其三列而十五者。凡三出也。非其乘三氣以成一節。而為四十五者歟。以此之四十五者。而致參伍之變。于八初卦之間。則凡圖數之一周也。其于出震終艮之序。正居八分之一也。是為八重卦之一也。以一槩八。而一基之卦。為六十四者。悉具。可以通而極之。固自不事再變矣。而前謂不容他變者。又有深理也。變之極乎三。其參伍也。是五數至變之極也。何以知其然也。五雖得為變始。而九實常為變極也。主五而及九。則始變之五。既已九出矣。運五之九。亦又九變也。是兩皆變極也。若強益以五。則四十五者。遂為五十矣。夫四十五之不為五十五也。藏地十于四行。而不使不變之十。贊出乎其間也。何可更于其上。益五以為五十。而強裁地十之半。以入變中也。故圖之極于五九也。自立則以至應用。不可少少增損也。至夫大衍之出別為設數。則其理又非正用五行矣。不可樂言也。詳見

十七 易用河圖參伍立數

參伍之入易也。大率三變也。以四象而遇天五。是其初也。夫其四象。析數則既十矣。益以天五。則十五也。是參伍之初入乎用者也。取一三五者而參之。以成其為九九出而乾見矣。取二與四者而兩之。以成其為六。六出而坤見矣。以九合六。又十五也。是參伍而再用者然也。九貫生七。震坎艮。出焉。六貫生八。巽離。兌出焉。則參伍而三用者然也。總而言之。一變而四象遇五。功用以始。今著之所著。凡撰數出策。無不立本于四。而聽變于五者是也。二變而九六有象。乾坤以成。則易之蘊。於是乎具矣。三變而七八對峙。六子以生。則八卦具。而可伸之以為六十四矣。六十四者。具而易成矣。夫子嘗謂小成之變。引伸類長。而天下之能事可畢者。其原亦出于參伍也。是皆聖人發智于圖之錯綜者。而定著合期之象。以成其為易者然也。

十八 易數以合基為準

易數之得天也。以參伍也。從一五而參之。至為四十五者。凡八。而其數遂為三百六十矣。從五日一候者。

積而及乎七十有二也。其數亦三百六十也。三百六十者。一暮之日也。出處終始。則其分寫此數者也。然則一暮之氣。命固該乎此。而一易之象數。亦其乎此矣。是故乾坤之策。其數固為三百有六十矣。乾坤一索為震巽。而震巽六爻之策。亦三百六十也。再索為坎離。三索為艮兌。其六爻亦皆三百六十其策也。此八重卦者。行乎五十六卦之上。而其分策以為卦體也。莫非合暮之數也。故易之立數。雖其深蹟難究。而竟以合暮為成也。

十九 逆數

夫子列敘八卦相錯。而繼為之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正參言圖書成易之由也。往者。指氣所趨而言也。易之廓四為八。而出震終艮者是也。從其往而數之。則皆傲天而左旋。故其數遂為順數也。來者。迎推四氣於未然者也。闢之三。生致克。而寒暑可以前知者是也。其生其克。實相矯革。若不翻變書序。則尤由可以參伍也。故著之于數。則為逆數也。于是總一易而言其凡。則參伍之成。為九六。九六之派。為七八。九六七八。錯出而為八卦。八卦又從而八之。則易成矣。此逆數可以成易者。其序然也。若稽其逆之所始。則三生致克。而一歲之間。變暑為寒。反寒為暑。是其放以立數之要也。細細推之。則三其五日之候。而為一氣。三其十五日之氣。而為一節。亦其五行遇三致克之積也。何者。十日之運。是五行之再周者也。日之運。而及五。則五行已具一周矣。以一周之五行。而又三其周。偏焉。則三而致克者。其理亦可準五德以推也。故三候而變為一氣。是一逆也。三氣而變為一節。是三逆也。三逆而成一節。八節而成一歲。則一暮之數。莫非成乎積三之逆也。故夫子樂謂易為逆數也。詳見論三

二十 圖象曰書象斗

大元之測天也。其別有二。順天而推。則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逆天而推。又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二者全相拂異矣。拂異之間。矯革行焉。其相須以濟者。正在是也。故太元又從而明之曰。日之南也。右行而左旋。斗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然而逆順合也者。正其生克之能。相資者歟。故書數率同斗運。而圖數則略如日行也。是圖書也者。正造化秘蘊。而天地寓之象數。以發悟聖人者也。聖人既得此象。則又立意立極。以垂法萬世也。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是其致也。是故著龜之神也。天地之變化也。天文所垂之象也。河洛所出之圖書也。四者均在所法。而亦均在所示也。就四者而別言之。惟著龜位乎有易之後。自當從卦爻以求。而其天地之出變化也者。即四時之生之克。是其都會也。天之垂象也者。即斗日逆順。是其綱要也。圖書也者。又其生克之著乎象數者也。及夫會四者為一。而著諸易書。則大衍又其總要也。此一易之凡也。

二十一 三數始異終同

三數雖異。而終歸一揆。故可會也。圖之周迴八列也。固嘗變置火金之位矣。而揆以書之疊四。則雖更易。而四行之生成。自相次比者。原不至于離析也。是故三八之木。一六之水。仍其相依赖于東北。而四九之金。二七之火。亦皆相倚于西南也。惟其相克之與相生。必資變以致其成。故其布列命方。不容不異焉耳。

而無害其為同也。若夫圖以入衍。衍以成卦。則四正之位。仍是書序。未嘗紊亂也。乾坤艮巽。雖略變圖位。然而反諸天地生成之序。與夫陰陽分明之理。則皆協合無間也。木水處乎東北。則三八一六。既相附以立矣。金火位乎西南。而四九二七。皆聯比無爽也。以是知圖書本為一理。而聖人設數。以追寫其妙。乃能如此之精也。嗚呼。微哉。詳見論數。八卦分明。

易原卷二

論十八篇

一 五為變始其數不定

一水三木。受數于天。而未有得乎地。二火四金。受數于地。而未有得乎天。若夫五。則天生之地。承之地。天于此乎交。變化于此乎起。則與向之水。火。木。金。絕異矣。自有此五。以後奇耦皆變矣。向之得一者。合五為六。而水行遂成矣。以其生于陽。而成于陰也。向之得二者。合五為七。而火行亦成矣。以其生于陰。而成于陽也。木三金四之得五。而成八。成九者。亦皆一理也。漢志推說五行生克。而曰。五位皆以五合。而陰陽易位者。正指此也。詳見五行故五者。天地生成之衝。變化之始也。非如四行之質。一受定形。而遂不能流變也。方其應感。則五之氣。固已分播于所主之方。及其凝聚。則五之體。又皆隨著于賦物之地。故五能貫四。而四亦載五也。從其播而命之。則一五固可該四矣。隨其著而言之。則四之成體者。亦可指為五之託體也。是以五之為數時隱時見。而多少不可得齊也。河圖一之。是示其生于本數。而寓其成于四行也。洛書有五。而又十。則本其生以為已生。而收四行之成。以為已成也。則其多少不齊。皆不害其為紀實也。大衍者。本五行之數。而追其變。故雖依並五行。而非正以五行為用也。故五十數者。所以多于圖而減于書也。至此則當從設數求之。不可概泥定數也矣。詳見論數。

二 七之立數不常  
 河圖之一其五者何也。四宗乎五。故成并于生也。土之生也。受其奇于天。而會其耦于地。其子然而獨立也。以至該之體。擅至中之位。故能四面受感。分氣而應也。播于四時。散于萬物。无所不該。亦无不備。遇水火則與之爲水火。值金木則與之爲金木。氣分子此。質成于彼。故凡四之成材者。皆五之委形也。所謂寄旺四季者。正其凡最也。故成數可以并乎生數也。圖之特出一五。而寓成于八列。不自著十者。正以此也。天地所布。洛書所寄。既有一五。又別出二五者。何也。一五之君四氣也。其理固无異于河圖也。然而四氣得五。而變數既增多。四行亦益闊大。則其增立二五。正收四行之成。而總之于已也。百昌皆主于土。而反于土。人物禽獸。凡有形質。而榮然神奇。莫不終于泉府。而復乎壤地也。所謂木落還蕪其木者。特從速化而易見者。舉以爲况耳。類而推之。何時而不有此物。何物而不復乎此土也。則土雖不能自生其質。而四材亦能與之爲質也。是雖下同四行受五之例。而兩其五以識成。亦有其理也。

三 五行主五遺十

一五中土。授四行以生。而不居其成。此正理也。土无生土之理。故五土之數。不當更增二五也。天地洛書。土皆有十。而圖獨无十者。五能變而十不能變也。圖之所主者。制變之元。則一五之外。尙无二五。况可重之。不可見。故圖惟一五也。不曰自一而萬。无所用十也。若究求制變之元。則一五之外。尙无二五。况可重之。以及于三五也乎。故古書之並數言變者。皆極九而遺十也。呂氏月令。即周公時訓也。其繫五行于四時也。冬六。夏七。春八。秋九。皆成數也。惟中土則不十而五者。亦以變言。故不著其成也。黃帝岐伯之講明五德也。他皆紀成。而中土仍自紀生也。又從而明爲之言曰。五常之德。土數常生。釋之者曰。正土不以虛加。此最知本也。加者。一之加五而爲六者也。二三四之加五而爲七八九者也。皆其主五而加焉者也。四行本无其成。而皆資成于土焉。故四行之數。悉可隨加也。若夫五之爲土。則正土也。既自爲土。誠使更益一土。則決不能有所攀息。故地十之十。名爲虛加也。

四 土數不可虛加

五行造化。其底蘊難究矣。五材也者。皆疑五德以成其質者也。從其疑。以推其所從得疑。庶其可以循影想形也矣。今夫雨泉之水。五金之金。木之得土。火之得木。皆孕體于地。而得此形質者。是異類能生異類之驗也。九仞之山中。天之臺。長城千里。其培積非不厚且多也。而常開止。蒼休役之後。復有毫毛增長。如世傳息壤之怪乎。則同類不能自相生育。其驗甚明也。其曰。正土不以虛加者。言因土得形。而可以形加者。皆非正土也。故天五可以總變。而地之二其五者。不能也。黃岐之論。又曰。天有九宮。不可至十九宮云者。五行遊變之方也。正並圖之九位。而立爲此名也。故循五行而言者。常至九而極也。蓋洪範之言五行也。鹹。酸。苦。辛。甘。者。五材之已成五味者也。既其成味。則不可復指爲生矣。然其列數五數。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遂皆舍其成而言其生也。是亦黃岐周公之意也。及其著稼穡于土行。而反援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四者以自例。正欲著其重穀之意。以成養民之德焉耳。然而稼穡出于人力。終不與炎潤之類。實

爲本性者同也。故四行之疑聚也。其有性可名者。率能蔽以一言。曰炎曰潤之類是也。而土爰稼穡云者。于是乎可稼可穡焉耳。此即因其質而別言之者也。禹于此亦遂別類一撫出五行之外。而命爲六府。知其不可強以傳致也。然則五行也者。禹能增一穀而六其五矣。終不能正歸其甘于土。此非不可虛加之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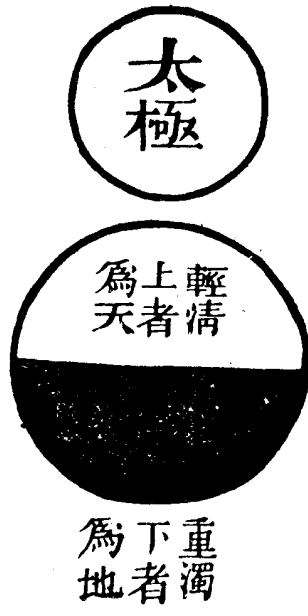
五 太元无十

太元五行。其生成位置。全與洛書數合。其言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夫宗。朋友。道。皆以耦言也。正今圖之生成相製者也。其成數多于生數。則皆經五而加焉者也。若夫五五相守也者。揆以今圖。則其一一列。已自爲五。其一列。又自爲十。不止于兩五而已也。雖以五五之外。不言更有餘數也。豈有隱天五千數總。而獨析地十以爲兩五也耶。然雄之書。有五无十者。觸類皆是也。充其三方而九之九九而八十一。是其具九贊以成其爲元者也。而九贊亦遂盡九而止。不更演也。至于四行記數。則水火。木。金。皆兼生成兩數也。土之五五。雖皆駢立兩五。亦不正名爲十也。其意實存能變之五。而不主不變之十也。又其推天地人體屬序之類。皆至九而極。則雄其有得于列子究九者歟。而古之名事名物。率以九紀。又可觸類而推也。

六 古數主九

上古之世。治道人事。多以九名。如三皇之世。九邱。九履。堯禹之世。九州。九官。九疇。九功。九歌。九德。九鼎。九共。黜陟之用。九載。蕭韶之極。九成。皆九也。不以十竟也。周制之存乎周官者。特詳矣。而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九節。九命。九夏。九筮。九祭。九珍。九伐。九畿。九服。皆不于十取數也。總而言之。能六卿六屬。已象天道。而必增三孤以爲九卿。亦其理也。九州雖嘗患其太廣。析爲十二。無何復九。終三代不能易也。此亦一理也。又若九疇之別類也。符徵。既已合爲一疇。五福。六極。又復合爲一疇。推原其意。殆謂吉凶雖反。而事類正同。故合二爲一。一疇也。然則五事即五行之在人者矣。三德即皇極之應變者矣。則夫五事之與五行。皇極之與三德。亦當合爲兩疇矣。而何以遂離爲四也哉。用此理以推禹意。則夫九疇。或離或合。義例不同。而必欲遷就以成其爲九焉耳也。古人尊九。乃不謀而同如此哉。

七 列子九變圖  
易以故 无形時時



陽數凡五變

一三五七九

陰數止四變  
地十不入變

二四六八

右列子言一變為七七變為九者蓋以天一至天九者而言之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皆有形矣而水居其首故一為形變之始也形變至九則天五之氣周行乎四德者已極乎此而不可他變故曰九者究也按列子作九變者究也九復變一則金實生水也金九而水一故也若夫輕清而上者為天重濁而下者為地則其別自更端以言人事者耳故繼之曰沖和氣者為人則列子之指形變者蓋自天一而始也

八 列子言河圖

列子之言數變曰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復變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此正疏說太極不入形變而河圖數當極九者也此之謂一蓋實天一之一而非太極之一也是取其已形者而言之也至夫易无形時也者乃始正指未形之太極也易者夷易之謂也非變易之易也天地已判乃始有形故一為變始而夷易无形時之地方且混淪无朕也則安得有變可言有一可數也夫非太極而孰能與此也張濬釋列子云不知形下一字按字書讀如坤以辨因起及乎夷易无形時者又動而至子可以生物也則天也者實為形始而一也者實為數始也至此而後其形時始著也故夷易所變之一乃為有形之一而太極渾淪者未嘗著形而亦未及乎變也

九 列子言河圖

一遠變七七遠變九九復變一諸家皆知其為易發理而无有能言其宿者惟張滿之言為得也曰一變

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夫一三五七九者陽之全數也二四六八者陰數之對變而包乎陽數之內者也既其從陽數之會舉一七九以該三五則夫二四六八亦皆包乎陽數之內矣不待枚數也若夫十非不預變也能生成四行而不肯自為四行故仗五以出變而十之為數遂暗寓乎四生四成之列也是以數變者以九為極也以天地十數之效乎四時者觀之冬水春木夏火中秋金印其一三五九形變之序矣秋之金其數九而九不變十也乃復變水水之數一是一九復變一也者復從形變之初循環再起者也故凡列子此語專以發明太極之无數而河圖之无十者也若用无形時之夷易反以易變易之易亦則失之遠矣而理亦不貫也蓋列子此語惟從易理以求則遂可曉而合易則无見也予嘗深探老氏一教見其綱條悉自易出而其往相與極口詆訾孔子則遂疑其符見繁辭太極兩儀之序而恥其不能終成一家則遂立詆以自文也

十 五行生位本是王位

謂天地五初數為五行初度後五數為五行增數古固有知之者矣至其名先五為生名後五為成則至漢人實始詳言也然而四氣所生自直亥寅巳申而一二三四之直子午卯酉者乃四氣于地耳然則漢儒何所取則而萬世何以无議也是特主五以推變化而不專為四氣發凡也蓋神龜占陳以五德言之謂其興復之數當在五年故漢儒訓釋其義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也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也凡其言五行生成至此而加詳矣審求其理實皆以變五為成而四時生王非所專主也若從五行生成而推易數之生成則泥矣

十一 八卦无十卦圖

- 地六水坤 地四金兌 天九金乾
- 地二火離 天一水坎
- 地八木巽 天三木震 天七火艮

十二 八卦不立十卦

四行之在卦也其有數可數者巽八震三之為木離二艮七之為火兌四乾九之為金坎一坤六之為水總而計之則為四者凡十是四行生成短長相補合而數之可及四十矣至夫天五地十也者四行依之以成其體者也乃遂无卦可立无數可推以較天地圖書不獨无十亦且无五矣此正大衍受河圖減五之則而定著以為卦數者也夫五之无也豈其八卦自能變化也哉土之施德乎四行也其功用至于可爻可卦則五也皆藏乎四象已成之畫矣觀易者苟其于此有見則夫卦之六十有四者雖无主士專立之卦而受之三百八十有四者亦无一爻焉而能不載乎士也安用局乎卦爻而下與四行同體也哉故說卦枚數八列名數而曰此其秋也此其水也曰秋者不過域乎四時曰水者不能外乎四德也而土也元不隸時亦不著德以見其該也及夫卦之已成則不問何卦凡六其爻者率皆指五以為宗主則

五亦不能終藏也。此致甚速也。予既得此理矣。于是始從无卦无爻之地。而探求夫天五地十之所存也。

十三 八卦分載土德

土之用事。何復隱顯。不主故常。故自開書以及大衍。立數寫符。則皆時多時少。不可準度。說者病其无居。則遂依時日以立分際。故其言曰。土王四季各十八日。此其為說蓋深明乎四行之載土。而土五之能昌。四也。故于一時之九十日者。五分而取其一。以為土日也。合四時所取各十八日。而彙數之。則其為日。蓋七十有二也。積七十二者。五而為當其日。則是土之一德。亦常居其五也。此其分際。確乎其能得五。士該四之分矣。第其于四季中。別取一十八日。以為土日。則或執而不通焉耳。然其意可師也。若能放之。而求土數于分五隱一之地。則五雖不自立卦。而卦皆涵五也。惟夫讓易者。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遂欲以三百八十四爻者。均配乎三百六十日。于是以一爻配對一日。而餘遺二十四爻。无日可配。則又多方其說。而反以汨易也。

十四 分爻當日遂至別異四卦

分爻當日。皆經生以意言之。初无依據也。其說或曰。乾坤坎離者。天地日月也。或曰。坎離震兌。分主四氣而運行之。不自囿于五行也。或曰。八初卦之爻。既為卦祖矣。及其疊初卦。以為重卦也。本氣用盡。而他氣迭起。則夫八純卦之本爻。不更入用也。說凡三變。而皆離除卦象。乃得傳會乎二十四爻之不用也。此其為皆不通也。且以易類推之。乾坤之有用九用六也。為夫六爻不足以盡其意。而遂別設二用。以教充戰之遇也。則八八相承。而為六十四卦者。卦之與爻。率皆相須。以承四氣。安有虛卦虛爻。不麗于用者耶。且其謂乾坤不用。納其稍稍並本矣。坎離者。水火也。何為而不入于用也。若曰。水火者。日月也。日月可以該他卦。則震雷巽風。其用狹于日月。而水火二象。亦何從而得生成也。若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日月者。陰陽之著象。而可該他卦者。則夫山澤通氣。氣非陰陽也。雷風相薄。雷風非陰陽也。而執與為體也。至謂震離。坎兌。分位四正。可該他卦。則乾坤豈不該于四氣也耶。夫乾坤兩卦。不止六爻皆用。而又增設兩辭。以極其至。則四卦之爻。安得不用也。又謂八卦本氣不用。可虛諸用外。則夫八初卦也者。皆以六爻入諸六十四重卦。則既分應氣令。无一盡可除也。夫既无盡可除。則其本氣何嘗用盡也。凡此數者。皆易之大節也。而其无宿。且猶如此。予故詳思其意。而得其致誤之由也。蓋夫子之言策也。曰。乾坤之三百六十者。可以當一基之日也。此其所指。則乾坤十二爻之策也。初九與乎六十二卦之爻也。若其策之在卦。則夫萬有一千二百五十者。夫子明以配對萬物。而未嘗用以配日也。此其為誤。自當質夫子而正之。不當襲誤生誤也。

十五 分日應五行

累四時之日。而每季取十有八者。以為土王之日。其為分四載五之理。固甚速矣。而分日寄王之說。則泥也。姑以序序而例其餘。則可見矣。夫德用事。則凡九十日發生者。莫非春也。孰使春而能出此之生。則

土德其實為之也。凡其死者。苗枯者。榮則春。而土之授春以生者。莫乎其无朕也。苟欲于九十日之末。別取十有八者。而曰。此土德之寄旺乎四季者也。則又當別存七十二者。而曰。此木德之實旺者也。其說若可聽矣。不知立何為際。而名何日。以為土王也。又不知十八日者。安得別有奇力。以自表乎木德之外。而云不為木王之日也。然則十有八日云者。吾知其說矣。約其分際。猶曰。五德者。率方而均計。則土力當居其一也。惟其日之三百六十者。分當為一卦。故其分際可數。因得借之。以論率分焉。若師其意。通其泥。常于土德隱而不見之地。五分四德而取其一。以明土力。則凡五之能該四也。四之當載五也。皆有宿矣。而三百八十四爻者。亦可隨卦當時。而无所贅。凡其傳會之說。皆遂可徵也。

十六 立分當日

十六卦而當一時。則此之九十六爻者。皆當隨時用事。如在春則皆為木德。而在夏皆為火德。其類可推也。積而致之。歲竟則四其三月者。月仍各以九十六爻。為四德分王之日。而土德之居五。一者。自在其中也。蓋四德也者。尤一日焉。可以離土。則是三百八十四爻也者。亦无一爻焉。而能不載乎土也。土之兼管四時也。其力雖散。而薄然而合。四時之薄。以概一時之王。則總三百八十四爻之力。十當據其爻之七十六而奇也。此非製其術矣。而專以爻計也。五其分而均計之。无所寄算。姑此率爻而言也。若夫當日之卦。則自有定位矣。卦有定位。則爻亦隨卦以隸乎四時也。以此立則是。每卦每爻。悉皆有土。不至如分爻之執泥也。

十七 六日七分

分爻起于爻卦。而卦之當日也。其說出于易緯。謂以六十卦。而分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一卦而當六日。則六七十卦。已為三百六十日矣。然尚餘五日。以及四分日之一者。未有所宿。則遂用此之五日。有奇者。折一日。以為八十。積四百二十。而五日有奇者。乃始有宿也。故六十卦者。既皆全受六日。又當別受七分也。此其所從。以為六日七分。之則也。後人因此而推廣之。則不止分卦而已也。乃遂至于分爻也。然嘗審而求之。則知其破碎无理。當不足尚矣。何者。秋冬之氣。不可以入之春夏。亦猶陰卦之爻。不可入諸陽卦也。今也不分四季之屈信。不立八卦之分際。概以一日折為八十分。而凡卦均受七分。固可以傳足乎周天之度矣。而其大不通者。勢必至于分卦以出卦外。則必有卦陽而爻陰者矣。亦有卦陰而爻陽者矣。其為破碎不待多辨也。

十八 分爻記月之說

一卦而均傳七分。積十一卦。有奇。而八十分始足。則是合六十七八爻之餘分。始能共當一日矣。然而推之不通也。自垢至坤。凡卦皆趨乎坤。則皆陰能消陽之卦也。自復至乾。凡卦皆趨乎乾。則皆陽能消陰之卦也。卦能消陽。則其爻不能以直乎陽。卦能消陰。則其爻不能以直乎陰。此不難見也。今其積八十分。以為一日也。法當跨涉兩月。則其六十七八爻者。亦當通十一二卦而參取也。設若時月適在漸復之爻。則夫十一二者。必有以陰卦陰爻。而直陽日者矣。亦有以陽卦陽爻。而直陰日者。此乃自用其分爻之

指以明分爻之失，而破碎卦體，乃遂至此，他固不足深論也。

本數已具而未入于用，用數未起而人未知其所用，則本數也者，雖曰實其有之，其亦徒數而已也。若夫何數可以入用，何數不可為用，則皆不容其意，徒擇也。聖人也者，探其精要，約其歸宿，別立一數以斂散之，使不可得見者，皆形見于所立之則，而其參差不齊者，又皆終會于一，是設數之所由起也。設數云者，本无此數，而以理規立也。正夫子謂言不盡意，而設卦以盡其意焉者也。此其設卦，則正從設數以出也。易本无卦，天地圖書亦本无大衍一數也。是故聖人之設為大衍也，其數非數也，虛一之一，非水也，象兩之兩非火也，八卦之八，非取象于巽木，而七八九六之在者，亦非水火木金之成也，皆其本无而規立。夫是以名之為設也。是故本數猶川也，用數者，知川之可浮，而即焉以行其舟者也。設數則出舳艫之外，置維楫以掉縱之者也。今從三數者，各立之譜，而明其以也。

三 本數凡兩譜

天一至地十折數為五十五，數讀如

右皆竹有此象，乃立此數以記之，推而極乎百千萬億，皆記實也。自有此數，而後世之欲名事物者，其多少先後，率資此以命其序也。天之十日，地之十二辰，卦之六十四，經禮之三百，刑刑之為三千，號物之位，而為萬皆記實也。記實也者，一二則誠有一二，千萬則誠有千萬，第第相次，不可少損損之，則闕不可少益，益之則贅，以是知形變之一，既其得之于天，說者乃欲即之以求生兩之太極，確乎其誤也。用數本者之別，詳見於天地譜。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右此五數者，五行成數也，而凡易數之出于乾坤者，元非此之五數也。其用已統于四象故也。乾坤之初為九六，九六之出為七八，其為九六七八，同書竝立，此立名矣。然姑且依以為準焉，是倚數也。倚者依也，實非正以為用也。故地六以至地十，此五數者，不為用數，而仍為本數也。

四 用數凡三譜

河圖一至九

洛書之自一至九，自水生以至金成，皆以本數居本位，以其未入于用故也。至圖數則異矣。變西金而位之于南，變南火而實之于西，以著其相克之序者，是其用也。則夫火之二也，已遂為克金之用矣。金之四也，又已為克木之用也。是已非其本然者矣。然則天之示此數于圖也，亦既明言當用之機，以昭示夫人矣。詳圖而凡聖人之擇數以入乎用者，未必不發智于此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自一至五為天地五初數，自六至十為天地五後數，概而言之，則十數者，莫非五行矣。析而求之，則五初數者，五行受天地初氣，而純一不雜者也。无方數之變化，莫不皆從五後數者，亦皆資始乎此也。故易之取數，无不用四，其制變無不用五者，立本而該末也。是故方其未用，則為本數，及既入用，則為

易原卷三

論數十四篇

一 本數用數設數

水火金木土，初亦無數也。而其生或遞相輸灌者，有漸有積，聖人既知其度，而無言可論，故必立數以紀。而後初終漸次，學者始可序求也。然則五行也者，蓋其託數以記實，而非因數以得體也。故天一之一，其在十全數中，固嘗為一矣。已而見諸著象，則包乎象兩之中，向之為一者，不得復專其一矣。安可見其在天為一，而謂天下之一，皆在是也。洪範五行，水居其一，即天一也。此其為一，特以冠五行而首出，故名之曰一耳。而五紀八政亦皆有一也。歲也，食也，是皆一也。若見五行之一為水，而謂五紀之歲，八政之食，皆為一水，可乎不可也。故凡指天一以為太極之一者，如執歲食而言一水者，是皆不能隨事索理者也。于是易之言數，雖不一途，而其立數之原，則派別為三，不可雜已。何謂三曰：有本數，有用數，有設數。本數也者，自然而然，天地之十全數是也。及其載之洛書，亦此之本數也。用數也者，倚本數而致功用也。河圖倒易水火，以明克制，則本數之為用數，此其發端也。惟夫四象所象之四，參伍所倚之五，則皆直取天地五初數以為之用也。及夫三兩之成而為九六也，九六之派而為七八也，天地元无此數，而聖人設焉，以追寫變化者也。凡此之類，皆為設數也。



用數也。

參天兩地

竝天之一三五而合其數以爲九。竝地之二四而合其數以爲六。天地固有此數矣。聖人知其可用而差擇用之。此其所以獨爲用數也。然地四以前四全數者。既管用爲四象矣。天五一位。其獨爲五者。又審立爲變祖矣。至此而又參天兩地。則遂再入于用也。此有以見五初數之該。徧事物物。无不由之。以出也。故亦不容不以此爲用也。或疑一數不當兩用。則泥矣。

五。設數凡七譜

大衍五十。

五行之五十五者。實有五十五象。故竝實有以名實序。今損其五以爲五十。則天地本无此數也。直以推測所至。後先漸次。无所云識。故借實數以識虛象而已也。故衍之所及。上不爲五十五。而下不爲四十五者。以虛攝實。聖人設數之智也。詳見後

參天兩地。

三數之別。惟于參天兩地。可以兼攷也。蓋一三五二四。天地元有此數。是之謂本數也。知一三五之當用。而參之。知二四當用。而兩之。則五初數者。皆入于用。是之謂用數也。一三五本不爲九。二四本不爲六。今其參之兩之。而合其數以爲九六。而九六遂爲一易卦祖。則是本无此數。而設爲之也。

虛一。

五十數之總。有一數焉。不入四十九用。故後人以虛一名之。而實无此一。姑借一數之能始萬者。以形容太極所奠焉耳。而聖人猶不肯正以一名。則可以見其不爲實有也矣。惟其元非實有。故可以虛之。而无闕也。楊氏蓋嘗則其理。而著爲太元矣。其曰。一元都覆三方者是也。一元之覆三方也。三方者。入八十一數。而一元未嘗預乎九九也。此正放太極之一。而立爲此則也。則安可從實有而求太極也。

象兩。

此之象兩。蓋借地二記二之名。以識著象焉耳。故兩儀之位。正次虛一。是天地皆在象兩之中也。則其謂二也。豈從地二得數也哉。夫是之謂借數也。自此以下。凡其借實有之數。而名擬設之象。皆放此也。

象三。

所象之三。三才也。而非取諸天三也。掛一于分二之後者。以象夫人之參覆載而爲三也。及其記策之爻。既已疊三。則自下而上。地人天相次而位者。是其三也。六書既重。則又象三才而兩之矣。

八卦。

自天一至地八。數非至此而始變。又非至此而變極。直取四時之氣。起四正而周四隅者。其方面凡八也。故遂倍四爲八。以識其位。而一非之數。悉有隸屬。是正借八爲數。而名其有耳。

用九用六。

凡卦六爻。交既六。故爻辭之與小象。以莫不六也。聖六十二卦悉同。而獨乾坤二卦。上九上六之外。復有用九用六者焉。有辭无爻。有意无象。此在易書。則設數之尤著者也。他卦不設。而乾坤獨設者。他卦之剛柔已具。則雖直循見數。遂可致用無闕也。至夫純乾則純于剛。故積九而龍亢。純坤則純于柔。故積六而龍戰。且戰何可無救也。其曰。羣龍无首者。用剛之道。貴乎應而不倡也。是謂能用其九也。利永貞者。雖其立體當順。然必能不爲隨。乃云善用其六也。是皆本无此爻。而以意立用。此其所以爲設也。洪範三德。于剛克則沉潛之。于柔克則高明之。沉潛高明也者。畏剛柔之過。而立則以致矯者也。若夫正直也者。則常不剛不柔。行其所无事而已。不必更立沉潛高明二教也。然則沉潛而用其剛。高明而用其柔。夫非用九用六之意乎。

六。用數設數之別

聖人贊易。虛後世雜三數而混言之。蓋皆從用數設數。而別言其用矣。第其言微隱。可以意會。而不可以數求焉耳。六十四卦之內。從方體而言。則曰。裁成輔相也。裁成輔相者。所立在此。所因在彼。則是後乎天地而奉之者也。出卦而言。无方无體者。則曰。範圍天地之化。範者。器之樞也。圍者。周物之身而製度之也。曰。範圍。有包括天地之象焉。則是聖人先之。而天地莫之能違也。此用數設數之別也。而設數所起。又有夫子之語。可以推證者矣。則予前嘗論設卦之類。設數者。皆以其本无此象。此數而擬意爲之。故得名之以設也。

七。九六倚數名爻

設數之用。至能樞縱天地圖書。使其異數合爲一數。此聖人擬物之智也。而其齊不齊。以入于齊者。正在九六七八所倚之數。所名之爻也。何者。天地十數陰數常多。陽數常少。如天一而地二。天九而地十。是以其則也。夫其陽之必少于陰者。在天之象。必少于在地之形也。以虛實疑散。而分多少故也。使聖人于此。不能別立推測之則。而于陽徑取其少。于陰徑取其多。則夫數之在陽者。與夫爻之爲奇者。率嘗爲陰數之所蓋冒矣。故聖人之于倚數也。別有樞縱之道焉。十全數者。五陽五陰。因嘗對出矣。陰之進則極乎十。而陽之進僅及乎九也。此其爲極一也。而聖人之倚數也。在陽則取其極九。而陰之極十者。不取也。非徒不極乎十也。引而伸之。直追天五起變之地。數可退。乃始取諸地六。此其立爲抑陰舉陽之則者。亦已至矣。及其名爻立義。又益有異也。乾之一其書也。以象天一也。其數實一而已。而遂名其書以爲九。坤之兩其書也。以象地二也。其數倍一矣。而又名其書以爲六。是又抑陰舉陽之甚者也。于是反本末而對推之。方其自然而然也。陰之多常過于陽。及其抑多舉少。而及乎此也。則陽九之于陰六。率常贏三也。積而多之。陽又太張。而陰又太減矣。于是又于九六之派。而有相補相除者也。九雖比六而多其三。然九之出而爲七也。遂已。明損其二矣。六雖比九而減其三。然其出而爲八。則遂明增其二也。此皆其立數以矯偏。而對施盈減者外也。設數而及乎此。則天道之張弓也。較量也。尺繩之屈信也。其中有機。聖人率皆攬取。以入乎設立之數矣。夫其出天地而加範圍焉。其非此類矣乎。

八 合設數問

或曰實有之數自然而然者也。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今謂聖人而能設數。則是自然者可以便然也。曰子固言之矣。本數猶舟也。而設數則出舟外。而立維楫者也。順行舟之理。而求其可以操縱者耳。非外立一則。而拂其當然之理也。是故聖人之設數。減陰派之十。而立名以六。減陽派之九。而定數于七。非其真有所創也。既已極陽數而取諸九矣。又遂從六派而取其八。亦非能有所增益也。是皆因其自然而然者也。惟其知所參擇焉。而措之于數。以寫其真多益寡之機。以成其抑高舉下之則。以求權夫太盈太減者。而使一陰一陽之道。見乎算立則之地焉耳。而其于多少之自然者。元无一毫變動也。至此而後知夫聖人之設數者。其範圍之妙。能超象數而幹象數也。然則設數也者。豈其舍其自然而強以使其然也。此與設卦以肖陰陽者。其理正同。故子嘗援之以明設數之所自也。

九 皇極無數

洪範八疇。其族類皆可枚數。而皇極一疇。無數可命也。謂其不著事功也耶。其派流所播。與人為德。則其德已三。與事為福。則其福又五。而皇極不肯自別于五若三也。此其意象。殆且函萬于一。是人事中之太極也。故其列諸九疇。雖皆序次在五。而此之一五。實能該乎九疇之九。非五數之所能域矣。則夫太極之強名以一。而實不為一者。又其象也。若夫天一之一。則特五行之一。水焉耳。五行之五也。水其一也。以一并四。而相與為五。蓋以實數而紀實象也。如曰。虛一之當屬乎此也。則火。金。木。土。直四行耳。而安得云五也。總其該而言。又如九疇而去其五行。則八疇耳。強名為九。其又可得乎。故天一之不可虛也。既已入于形變矣。形在焉而數與之俱。不容割去也。若夫太極也者。總統五十。而不自預乎五十一之一也。則古聖人之乘一。無迹者。其類尚可意逆也。堯舜相與語。泯迹狀而傳心。尹湯所協德善而居。總孔子所貫。又非多學而能識也。則夫一之所寄。其真有耶。抑其無也。此王弼之謂非數。而數以之通者也。五三六經。孔子要妙。實皆在是。弼豈偏宗老氏者耶。

十 圖數已入八卦。自用圖序配卦之圖竝說

二離火 七艮火 六坤水  
九乾金 一坎水  
四兌金 三震木 八巽木

右圖序雖皆改變書序。然其於五行生成。仍自相屬也。水之坎一。坤六。火之離二。艮七。金之四。兌九。乾木之三。震八。巽一。生一成。謹相聯綴。元不判別也。

十一 八卦分朋之圖

地六水坤 地四金兌 天九金乾  
地二火離 地十土 天五土 天一水坎  
地八木巽 天三木震 天七火艮

十二 六卦分朋附乾坤

始吾見八卦之亦惟四正得位。而其行列。布乎四維者。既非循書。亦不用圖。久之未解其故。變得坤象分朋之理。而求諸六子列位之次。見其陰陽皆以類聚。而遂欣然會意曰。本乎天者親天。本乎地者親地。則天地氣類之真也。于是又有以見。八卦分主四氣。亦非聖人以意定著也。何者。震。坎。艮。三陽卦者。位乎東北。无一陰卦。而能附出其間。是為東北之朋矣。而乾亦位乎轉北之初。以統洩之也。巽。離。兌。三陰卦者。立乎西南。亦无一陽卦。而能附出乎其間。是亦西南之朋矣。而坤亦介乎西南以受之也。夫謂我朋者。我之所主也。則我之謂朋者。主我者也。故東北之朋皆主乾。而西南之朋皆主坤。推極其致。則九質生七。故三陽卦皆其男也。六質生八。故三陰卦皆其女也。男女父母。其取義固重乎質主。要皆準氣類以言氣類而已也。則夫乾坤之得為天地也。以其凡陽凡陰皆自此立總也。于是又有以知天五聚著乎乾。而地十聚著乎坤也。故凡陽附乾。而凡陰附坤也。其位序方面。亦自可推也。夫惟陰陽各附其類。則復乎天地奇耦之初矣。凡天地之數。在書而全。八衍。入。而減。及其會耦為一。乃遂彼此无二。此非天地至理。出乎自然。而復乎本然者歟。故卦象至此。而易遂以成也。

十三 卦數

夫子未嘗正言卦數也。獨于說卦命坎為水。故論數者。得以知坎之為一。而離震兌之當為二三。四也。非必他證也。以類而推。則一行可推四行也。然則乾九。巽八。其必從說卦之謂為金為木者。而命之為九。為八也。矣。是亦夫子之言。故亦不必實辯也。惟夫配坤以六。配艮以七。說卦既无明指。又且坤既為地。而復以水配。艮既為山。而復以火配。人因疑之。此不足疑也。易象變遷。蓋有不勝其言者矣。故皆舉一以告。而待夫悟者之反三也。若謂坤地所包者廣。而不當為水。則乾天愈廣矣。而何以局乎九金也。謂艮為山。而與火不當同屬。則夫堅多節者。亦已屬木矣。既可為木。何以不可為火也。于是後世公易起算。如十日。十二辰。五聲。六律。陰陽太一。雜然各立一數。以自成一家。不容參合矣。而其五行真數。載諸天地圖書。以及卦象者。未嘗少少改變也。如三八之木。二七之火。不以其何地何用。凡其得數。在三。在八。則皆仍為木也。及得一六。亦必為水。而四九亦必為金也。故由其得數之末。尚可知五行之為何屬也。是夫四正得數。稟諸五行。而事事物物莫不由之以出。故亦未嘗輒異其初也。若大衍所衍。固其本諸四象之與天五矣。而其自出之變。則設為一二。而一二非水火。設為三四五。而三四五非木金土也。若衍衍數以言本數。猶用日辰聲律之類。而言易也。

十四 三數為大衍可取四策

四策之可以成卦也。惟五十數。而後四无一闕也。蓋皆進而取五十五。退而取四十五。悉用大衍善法。虛一掛一。而後四四數之。凡其五十五者。已自全不應策矣。而四十五者。則三策中有六七而无八九也。何者。四十五既先虛一。已而又復掛一。其用止于四十三。著耳于四十三者。設使三掛皆少。又當去其十二矣。則其在而為策者。但為三十有一耳。則夫三十二而為八。三十六而為九。无由形見乎四策之內也。

故夫大衍之四策，因其取，則于圖之參伍者矣。不圖之用，而別設五十以爲之總者，蓋惟增此五數，然後數之在著者，七八九六，隨占隨得，無有揆足而數不足者，亦無有劫見而策不應者。詳見漢書百占百成，悉不虛擲，亦无一擲，而能別出他數，以與七八九六相亂也。暨夫四十九用，既已周其止存一位，以奠太極耳，其无一弊虧也，則是大衍也者，其于應造化而出爻卦，莫之能尚也，故易之卦數，悉出于此也。夫惟非圖非書，而圖書得之，乃始可成，此聖人範圍天地之妙也。

### 易原卷四

#### 論一凡七篇

一 諸家說虛一異同 原原本本說虛一，曰：虛一，他書校補。  
古今推大衍而傳者，如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顧歡、韓康伯、董遇、孔穎達、近世劉牧、胡旦，皆其自出機軸，追想易本，非不力也。然其推說五十五者，已自罔視不定，故朱震輯衆說而折衷之，歷証其迂且違者，皆有歸宿，已而自致其說，則明稽鄭康成之減五，暗用沈括之虛一，意蓋厭諸家膠執，而欲圖機以通造化，其思精矣。然以其說而求諸易，多不合也。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五十之數，蓋乾鑿度語，亦京房語也。而揆天地五十之外，尙餘一五，未有所宿，遂謂五行之氣，流通乎五十之中，故其流通者不可得見。此其意，自以爲得減五之以矣，而不知等爲五行，中又自分子母，母能該子，則一土固能通諸四行矣。子皆受氣于母，而不能自出氣變，則水火木金，安能透相該貫也哉。則又何自而能流通隱見也。又其所取日律星宿也者，特以己意決擇而傳之，若訟類以求，則氣數物象，與其所取相當者，尙不乏也。試以其類而增減之，則其增也，既不覺其減也，亦不覺少，非有確定不易之理，則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亦何異也。震因其說，而遂采之以爲數本，則夫三大數者，或一其五，或三其五，又或衍五而十，凡其何以參差不齊者，震皆不能致察，則失其本故也。括之言則曰：四十九者，聚之則一，而四十九

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靜則歸于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也。震又因括說而廣之曰：五十去一，則一在四十九中，使四十九去一，則一在四十八，其說皆未確也。

#### 二 誤以實一言借一

一之可虛者，爲其借數萬名，不與實有之數，相次相比，故虛之而无所闕也。若夫天地之十全數者，實著其位，實致本用。詳見原論此其爲一，是天一之與地二，相次而可以枚數者也。虛之，則五行遂且无水，而十全數无一遂无所發始也。如之何其可虛也。劉牧之虛天一也，朱震固已証之矣。曰：若謂天一居尊不動，則策者當置一策以象天，不當言其用四十有九也。震之証牧似矣，而謂一在四十九與四十八中，則又大非也。震于衆著同爲一握之時，以其同而未分者，命之爲一，此全誤也。抑不思虛一之語，起于五十數者，闕其一而不以入著，故得名以爲虛也。若在握所有止于四十有九，是直四十九耳，本自不爲五十，則亦本无此一，而命何爲虛也。是說也。孔穎達其實倡之，故謂皆不得其解者，多折而歸之也。苟如諸子所云，虛數在四十九內，則易之立文，當曰：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其用四十八也。此无他，不知設數本數之別，而從定數以言虛象，方欲不虛其一也。其總五十，而其用止于四十有九，是明遺其一，而无以究其所之也。必欲別指一一而虛之，以應易文耶，則出四十九用而求之，茫乎其无取一之地也。故不免支離其辭也。且震之言又曰：凡有數者，莫不有一，一之所在，无往而不爲萬物之祖。夫謂一爲萬物之祖，意指太極也。故无間乎四十九四十八，而一皆可去也。雖其可去，而一之爲一，亦无乎不在也。然究其所從言之，一，則非太極萬之一也。其言曰：凡數莫不有一，一之所在，有類者，皆是也。正劉牧所謂在天爲天一，在乾坤爲初九，在十日爲甲之類也。是謂冠冒同類之一，而非該總萬類之一也。正震之所譏，而又躬自言之，此古人所以嘗論于自賤也。與若夫易家者，流用天一以爲太極之一者，十人而九，不止此之數子也。姑即其有識文者，從而正之，以期易本之有明耳。讀者用吾言而求諸三數，苟知夫殊塗而同歸者，率以太極爲宿也，則虛一之不爲天一，自如白黑也。

#### 三 老子說一本易惟王弼能知

王弼之釋大衍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夫從五十全數，以觀四十九之闕一，而知夫所虛之一，是爲太極。蓋已深得易旨矣，而曰不用之數，非數之數，尤其深明道總也。世之溺象數，而不能通諸易理者，率常以虛无証之，此特習聞老氏科條，常與儒性，而不知其書本自易出也。夫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蓋易繫贊明數變之功也。夫惟數變已定，能使體易之君子，未與物接，則派思爲子无有，及其應感而動，輒能指酬酢于善，則夫太極之散而在易者，尙能使不用之用存乎。

#### 四 王弼說虛一

是理也。惟老子得之最深，故言之最該。其曰：无爲而无不爲者，不專爲易著發語，而王弼能知不用之用，非數之數者，正從此語而得其流灌之以也。故夫用著之四十九者，萬物也。五十而虛其一者，能生兩儀。

四象八卦以及乎萬物而不見其生之迹者。是也。故其能生者。在易爲通。在著爲用。在老爲無不爲。其不自生者。則太極之生立獨而易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也。思爲皆派。即老氏取之。以立無爲無言。無事無味之目也。其在孔孟。則舜之無爲。禹之行其無事。堯之順帝而不識不知。文王之饒天而無聲。無臭。皆是也。從其不自生而無所不生。不自化而無所不化者。合而言之。則妙萬物而神者也。聖人亦慮其理之起乎象數。而卦爻之語。所不能包也。蓋嘗對爲之言曰。神无方而易无體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夫有方有體。則皆物也。雖天地陰陽亦物也。用不離物。而功超物表。則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是運雷風水火而坐收動。撓煖潤之用者也。故六子投于乾坤。而說卦之于妙物也。不以天地入六物之列也。是故易以一爲祖。以神爲至也。善乎晉人孟景翼之論一也。曰。一之爲妙。空元絕于有境。神化膽于无窮。爲萬物而无爲。處一數而无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推此言也。而入諸易。則太極之該衆萬者。有則可求矣。

五 易以一爲祖以神爲至

一者。從虛出實。太極以之生萬者是也。神者。積實化虛。以可測之積。而致不測之用者是也。故妙萬物而言之也。變化運乎冥冥。固難究言。而卦爻之理。苟不達諸性命人事。則易爲无用也。于是借人事可見者。以推天地之難見者。則倫類相朋也。蓋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未爲兩。有太極之象焉。及其發也。喜與怒對。哀與樂對。類而推之。有仁則有義。有禮則有樂。有上有下。有是則有非。諸如此類。則昔之一者。皆出而分爲兩矣。自兩以往。涉迹轉多。則去一轉遠。故信善美大。自二中四下者。積而上之。皆求及乎化也。苟及乎此。則皆會其散。而返其初矣。及其初用既至。不散而會。則一之謂也。一則信善美大。皆无可見之迹。而隨感出應。有一能生萬之象矣。當仁而仁。欲義而義。遇禮而禮。智而智。人莫見其勉且行。而其德之日出者。蓋皆泛應而曲當也。此正伊尹所謂一而日新者也。凡其日新之地。化而不膠。故迹之所出人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在孟子。則謂之聖不可知。而在易則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是皆人事之本乎天理。而可相發明者也。從易道而對言之。則自生善立卦。而推極乎盡性至命者。其理一也。王弼曰。太極者。无稱之稱。蓋有見于一未爲兩之初。其理遠矣。而劉牧說之。未廣和之。則皆无見乎一且神者也。則其議之宜也。蓋牧震之所長者。象數之中。精義入神者。固在而二子之言象數。則亦不出乎象數也。宜其不喻无有之真也。特不知无思无爲者。果如聚塊積塵。全无心思作用也乎。于此无見。宜乎求太極于有形无形之間也。故王弼之學。遺數而師之學。泥數遺數者。理不異數。尙可推而達之也。其專于言數者。則直數耳。而遂有不與理會者也。故易指帝至于偏倚也。

六 一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在象數之中。形焉而上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則不獨形而上之。且出象數之表矣。若夫著者。有數可數。有象可稽。未至甚蹟也。而聖人之言著數也。則皆盛稱其神矣。于大衍則曰。可與祐神于變化。則曰。天下之至神。既謂著之物神。又謂著之神者。此非專以贊著也。易寓于數。數寓于著。易神著亦神也。故嘗論之神生于化。化生于變。變生于剛柔之交。凡陰陽之遞代。寒暑之倚伏。皆其物也。交

而變。變而化。則无轉爲有。舊革爲新。人見其速且至。而不見其疾且行也。是妙物而不囿于物。本乎陰陽而不可測度者也。有其效而无其迹。是以命之以爲神也。夫其既神而迹派者。不容言矣。而陰陽之交且變者。其消息有初。對代有漸。盛衰有序。從其初且漸漸而序者。次比記之。夫是之謂數。數具而神藏乎其中。故易自一陰一陽以後。則皆數之可紀者也。自陰陽不測以往。則无數可紀矣。有數可紀者。易書也。不出乎兩相變易也。无數可紀。則兩相變者。皆派其迹。而无不爲者。皆不見其爲也。殊者同。百者一。則能復乎生兩之初矣。故曰。以一爲祖。以神爲至也。然而書法既傳。知理者悉能有見。則豈人人而能神歟。聖人言其可以神者。而待夫人之能神者也。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七 一能无爲无不爲

列子之論生化曰。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消自息。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謂之生化。消息。智力。形色者。非也。此正指太極之運生化而能无爲者也。其語蓋出于易也。下繫之論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推其極致。則窮神知化者。可以由此其有得也。此易之言一以達乎神。而列子得之者也。其曰。自生自化。自消自息。而無生化消息之者。則何思何慮。而順往來屈信之自然者也。夫其可以无思无慮者。亦非委其具而付之自爾也。日月寒暑。與之爲役。而已得據其總也。已據其總。彼效其詳。已則无爲而尊。彼則任責而勞。彼常往來。屈信。遞代。而此則坐收。生明。成歲。之利。即著之所著。虛一不用之象也。夫一雖虛于用外。而兩儀以至六十四卦。皆受此而致之。分掛樸歸。以成其爲萬有千餘之策者。是其所謂无爲而能无不爲者也。是正生化。消息。智力。形色。若不出諸己者也。故人不見其爲。而常有與之爲之者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而不知之。謂之本根。此又即列子之言。而詳陳之者也。陰陽四時運行得序。不形之神。存乎其間。則立與易之變化生神者。言之矣。萬物皆受生育之德。而不知其孰爲之。是見四十九。而无見于一者也。覆載之內。萬物之象。皆受生焉。安知兩儀之上。更有兩生儀者哉。此太極也。故莊子指之以爲本根也。孰謂老子之徒。專于談虛也哉。

論一凡五篇

一 因貳明失得

易生于二。立于兩。故一出而兩見。兩見而一藏也。暨夫變兩之極。化而及神。則混異爲同。向之兩者。亦遂不一。而一自復矣。此合易之始終。而究言其播復者然也。若夫易之名書也。專以變易言之。則凡象若數。雖其屢屢變。而皆不出乎兩相更迭也。非兩則无變。舍變則无易也。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兩之可以出變者也。又曰。一闢一闢之謂變。是兩之終能成變者也。用此求之。凡其相錯。相雜。相得。相易。相薄。相厭。相盪。相推。相成。相攻。相取。相遠。相悖者。莫非以兩爲體。而形見乎相交之地也。人而知夫兩之所當而措焉。則可以常吉而不凶也。苟惟不能參觀。而倚于一偏。則其敝必至于知得而不知喪。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故夫子之言易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貳即兩也貳之可以濟民也即參彼我而裁可否之謂也其為失得之報則用兩之當否有以取之也故聖人于此焉而務白也

二 事物悉載二

極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事為之夥而其形體情實無有不相對者也寒暑日月雷風晝夜山澤水火君臣父子夫婦牝牡道器剛柔仁義治亂進退生死吉凶榮辱有萬不同而無有孑然獨立者也夫其每出必兩者何也陰陽其實為之也陰陽之未出也太極則其總也及其既出也則天地其初也事事物物無有外乎天地而自生自立者矣而天地又從太極而受陰陽焉故事物之無不有兩者其源實出于陰陽也于是究其極而言之天之陰陽即地之柔剛人之仁義而卦爻之乾坤也四易其地四變其名而皆不離乎兩也故兩之播也不可勝原而兩之所從為兩則一陰一陽正其總也六十二卦无一卦焉而不載乾坤則何事何物而非兩出也故說兩明而易之本末著矣措兩明而有得无失矣宜乎聖人之濟物者務明乎此也

三 易總數悉用二為致變之地

易一數固不用四矣然究循其本則直倍兩耳天雖有一有三而同性為陽也地雖有二有四而同性為陰也四時之四亦終總于寒暑也是四者皆其即兩而倍焉者也易卦用八八其八而六十四焉則又從倍四而加八焉耳其祖尤不自兩也不獨此也掛一之象三純卦之費三則二既成三矣而聖人又益兼三才而兩之乃從六爻之六以求成其為易則雖用三之後猶復以兩為宿也與後論故聖人作易也措兩之理既具列諸附卦之辭而其明兩之機尤著乎立卦之序也凡今六十二卦其先後相綴无非取諸奇耦相同者是其則也今譜列左方

四 六十二卦奇耦多少凡四譜是卦之本序

- 連四卦數同凡二十八卦
- 三屯 四靈 五需 六訟 七師 八比 九小畜 十履 十一同人 十四大有 十五謙 十六豫 十七蹇 十八大壯 十九夬 二十五晉 三十六明夷 三十七家人 三十八睽 三十九蹇 四十九革 五十鼎 五十一震 五十二艮 五十三漸 五十四歸妹 五十五豐 五十六旅

- 連兩卦數同
- 十一泰 十二否 十七隨 十八蠱 二十一噬嗑 二十二賁 三十一咸 三十二恆 四十一損 四十二益 四十七困 四十八井 五十九渙 六十節 六十三既濟 六十四未濟

- 十九臨 二十觀 二十三剝 二十四復 二十五无妄 二十六大有 四十三夬 四十四姤 四十五萃 四十六升 五十七巽 五十八兌

前一卦與後一卦數同凡六卦

二十七頤 二十八過 二十九坎 三十離 六十一中孚

五 卦序

卦自有理而二十四卦悉以奇耦數同者次比為序是其理著乎數而聖人欲從致變之地主其同以究其變也于是數同而類別者則多至于四卦而其無類可比獨為一卦者猶隔卦相匹也是六十四者无一卦焉而不與他卦奇耦相配者也以是知聖人之因貳而明失得者其于因數致察如此其密也序卦之自乾坤而極未濟也率皆相受相入而于其未特為之言曰未濟易之終也夫其指未濟為易終則是六十四序者作易之初既已定著之矣非夫子以意推說也蓋致變之地必屬乎此而三乃有措也

論三凡八篇

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天地圖書之外別有一二三三者焉非復五行之一二三矣是謂聖人設為之數也此之謂二也一陰一陽是其總也倘其有迹可求也至于二之立總而生三也三之合二而出變也則皆居虛而難究故太極之一子既不憚辭我矣而三之為三凡易之合兩起變者莫不屬焉可謂要且該矣而予之論數未暇亟言者慮其名稱相混反以紊經也然則孰為三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語雖始老氏而理本易出也一之為太極也子固數言不待申復矣自二及三夫子固嘗極言其總而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夫其天地也是為兩矣兩之合也別有絪縕者出焉既不可分以屬天亦不可別而為地又不可斥諸數外則安得不參乎二而成其為三也凡易之從二出三者其象皆總乎此也故夫子隨舉男女以配對天地而期夫人之類求也然則男女之構精即天地之絪縕者矣絪縕者與天地而三而其化既可醇矣則夫構精者合男女而三其化亦可由此以生也凡天下事事物物從交而變從變而變者莫不出乎此三者而凡三之類悉可放此以推矣

二 天地男女兌艮

男女云者以人言也人雖可名以物而物理不同乎人也今于男女構精之下嘆萬物化生言之猶曰男女構精者其理即萬物所從化生者也蓋舉隅以告而期夫人之類推也若其所宿則天地男女也者實指乾坤六子以爲之原也故作交辭者從損之兌下艮上按象而爲之言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甚言陰陽相二而乃有三可變也且夫男女也者陰陽之賦乎人者也以類觀類則凡分派于陰陽而兩相配對者莫非男女相二之理也二在而三自形其于禽獸蟲魚凡有血氣者則皆

以牝牡相二也。而精者自參其間也。其在日月、兩霜、露、雪、山川、水、火、草木、凡因氣凝聚者，則以陰陽爲二，而二之交，亦卽爲三也。及其書而爲理，屬而爲事，則夫剛柔奇耦，利害當否，凡其彼此參互之際，無不因三以致其成也。故論二明而三始可推也。牝牡而精，卽陰陽之騰降者，是其理矣。人事之有利害也，利害之相成也，則亦天地細繇之理也。細繇之在天，地，蓋其二氣方交，而欲變者也。自此益進，而至于凝結，則形質具而爲物矣。迹狀著而爲事矣。極天下之大，而凡事凡物，莫不因交以出變故。亦皆因三以成體也。此其三生萬物之則也。且夫三之距離，數之相絕，不勝其遠也。而老氏之言道也，一之生二，二之生三也。尙其可以序求也。三之所生，不至聯比爲四，而遂隔越爲萬，豈一其三者，遂能生此之萬也哉。凡萬莫非三出焉耳。致之于易，則凡有形質者，莫不資生于三。其理甚著也。予故謂此理之爲易理，而非老氏臆想也。

三 三人損一人得友

大傳既發細繇精之理，乃始正引爻辭，而爲之明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言凡從陰陽而得實體者，尤適而非二也。實有之象，莫著乎人矣。三則損一，是損三而就其爲二也。一則得友，是益一而成其爲二也。損益之間，率以及二爲底止。夫是之謂致一也。蓋易一畫，莫非主兩起變，卽皆以二而爲底止者也。於是天地男女皆二也。二具而三自形，則從二得變者是也。故老氏表發其理，而立爲二能生三之論，以補三聖人之所未言也。若夫易之從二言三，而三能成物，則不勝其多矣。而皆有可以案故而求也。方其言總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一陰一陽，而道自隨之。是其三也。人之所爲，又能繼道，而時當則爲善矣。是善之資生于三者然也。及言卦本，則又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又用乾坤易相參而三也。易立而六物可紀矣。及其參會同殊一百之理，又嘗從日月寒暑，屈信而明立分際也。其言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夫日月寒暑，往來屈信，其非二乎。兩體對出之中，有相推相感者焉。如細繇之非天非地，而實別爲一理也。則安得而不三也已。又從其相推相感者，而致諸可以成物之地，則誠也。明也。利也。悉皆隨之以生也。是物雖有萬不同，而無不稟生于三也。十三卦之敍物也。凡棟宇、弧矢、舟楫、衣裳、書契之類，無有一物而能自出一用者。故夫子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然則器之成也，雖其形而甚下，猶須備三致三，而因三成質也。况其形焉而上，與之立總者乎。

四 陰陽之合爲三

易象既成而爲書也。陰陽之交，有互體相入者焉。凡曰：相錯、相雜、相得、相易、相盪、相推、相摩、相資、相感、相攻、相遠、相悖，是皆合二以成其互者也。二其分也，互其合也。分之外有互焉，則不得不三也。原其始，則皆陰陽而交焉者也。故老氏于三已生物之後，又嘗卽其所形，而明其所始矣。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夫且負且抱，是二之相交者也。負抱之中，有利焉。則萬物之所從爲物者也。莊子又推本

此理所出，而明言之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發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亦指夫肅肅赫赫之交者，以爲兩而兩之通以成和者，爲三也。兩以三出，而物生矣。是又卽三之未及生物，而與老氏之語，本末相成者也。

五 實三設三

夫子于乾坤出易之地，其言三尤爲詳審也。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無二則三不可見也。乾坤易，言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又言三不可見，則二遂覺于無用也。夫乾坤天地也。天地安得有毀也。曰：陰陽助陽無陰佐，或者偏用陰陽，而失其交通成和之理。如乾亢坤戰，亦皆未免偏倚于一也。則下乎乾坤者，其爲毀特易也。是言陰陽兩對之間，而輒毀其一，則遂無地可以出變，三無從而生也。三既無託以自形，則二之可以出變者，亦遂窒塞不行矣。故二毀而三遂息也。夫子之言三也，蓋如此其該且悉矣。然謂三行必損其一，而三人必及于疑，則又不足常恃。此其故何也。曰：是有妙理焉。有實三，有虛三。實三也者，其象其體，可以枚數及三者也。積三畫以成初卦，兼兩三以成重卦，卦一象三之爲三，才六其三，據而爲十有八變，皆其實有此三者也。爲夫體質已具，故云六物，既曰物矣，則其功用所及，不能越出形範之外也。今由六物而推其象，則凡爲人爲器爲事爲類，盡其所得定體，而以數數之，可以及三者，是皆不能自運，而有待乎運之者也。世之知道者至此，而能與之揣切增損，然後功用始白。于是畫既三，而又重以三焉。人既三，而必損其一焉。人已一而期得友焉。皆其曲從陰陽至理，與之調適其偏，而求以追明乎出變之祖者也。

六 實三設三

虛三也者，本無數也。以化醇化生之則，次第求之，其序則當在三，而此三實無形質也。于是循數物之數，率十以言，則夫自三以降，歷四五以及九十，自當次第而老氏道序，殊不其然。蓋三外徑以生萬，則此三者固無在三之實，而實能攬擅生萬之用，故得目之以爲虛三也。然則既曰三矣，則有數可識矣。而尙得謂之虛乎。曰：不獨三也。自造化未爲萬物已上，一也，二也，三也，皆借數也。故雖天地、男女、寒暑、日月，往來屈信，凡其數實在二者。夫子亦不嘗正以二名也。其所謂二，則凡有陰有陽，不至偏乏，則雖數過乎二，亦爲一易。因武濟民之本也。于是復之五耦一奇，得爲有陽之卦，而坤之純耦，積爻至六，乃遂嫌于無陽。卽其理之甚明，而可例者也。此其爲二，豈可循實數以求也。于是卽虛二而推虛三，則三之有其次，而無其質者，其益益妙也。率此而上之，太極據生兩之表，而不肯名一者，其象數益虛矣。嗚呼！微哉。

七 三損一得友象適在損

三而損一，一而得友，此損卦一爻之辭耳。而夫子引之以該一易者，何也。一三二變化之原，效乎變卦重卦者，象適聚此。故夫子卽之以立樂也。損之得爲重卦也。台良兌以成體者也。類而推之，此六十四卦皆與損同。故其一而友得者，可以通諸一易也。卦初无良，因乾之三交乎坤也。而遂以一奇二耦爲良也。初亦无兌，因坤之三交乎乾，而又以一耦二奇爲兌也。是兩卦初變以爲六子，而凡卦變，莫不皆然者也。故

其三而損一者，亦可通諸一易也。于是從卦以求一人得友之象，則夫損之積爻，而至于六三，即兌三畫之奇耦，其用已竟矣。自此而上，六四以及上九，則自屬艮而不屬兌也。卦法自上而上為往，兌之以其六三，而聯屬乎艮之六四也。是其二卦上行，而別與一卦相得者也。故其為象，正如一人行而得友也。于是又從變卦以求三行一損之象，則夫坤之初卦也者，其三畫本皆耦也。及夫出而為艮，則三耦變一以為奇矣。乾之初卦，其三畫本皆奇也。及其出而為兌，則變一以為耦矣。是皆三畫之出而變損其一者也。故其象為三行而一損也。夫此四象者，雖形于損之六物，而八卦之自始及終，悉包乎六物之內，故爻辭之與大傳，得從一爻之語，以該明一易也。

八 二之取象以陰陽配對不專用數之多少

易之謂二本无定數，而凡能兩異相兼，乃得為二也。其在造化，則以兼有陰陽為二，而陰陽之或多或少或不間也。及其入畫，則以兼有奇耦為二，而奇耦之或多或少或不拘也。及其畫而成卦，則此卦彼卦，又復為二，亦不以奇耦多少為問也。是故乾坤初卦，各以三畫為父母，是皆以三畫共象一人矣。及其分派而生六子，則三畫各為三子，則又以一畫而象一人也。若其既已重卦，則重乾六爻，乃遂共象一君重坤六爻，亦遂共象一臣是交畫之自一及三，自三及六，凡其一也，三也，六也，皆可取以象一人，元无定也。夫子之論象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凡易之為象，取其可以擬似而已耳。非其體實實然也。則夫象類之或多或少，或可膠泥也。所可知者，必其兩相配對，乃能彼此交濟以開物成務焉耳。故聖人深論易理，而曰：因式以濟民行者，本陰陽以言二，而遂諸人事，以見凡三，悉生乎二也。未及乎二，則偏而不該，苟過乎二，則贅而為礙。故乾坤之三，必損一者，純奇須耦，而純耦須奇，乃能生生不窮也。是蓋以奇耦對出為二，而不以三畫為拘也。兌必合其是，少女少男和會而成二，夫二奇一耦，與夫一奇二耦者，皆不收數而拆配也。雖夫子至此，亦不肯發機，獨告而繫以致一為言，使人思夫三則損之，以及二而一又益之，以及二者，其所歸宿，率以一人行三則疑也，是亦一理也。一人也者，乾之一奇，坤之一耦，皆其象也。乾以一奇入陰，坤以一耦入陽，皆得為行，不必更拘三奇三耦之當為三人也。且即其三奇三耦以求疑，則其疑可言矣。位置已定，无所交感，爻畫率若凝立不動，則无所于決矣。夫安得而非疑也。其在重卦，則夫兌爻畫既管兼三而重六，其體已足。若使艮兌之外，更有一卦，如震離之徒，儻立其側，則此焉山澤兩象，既已對出，則損之卦地，已自无可容受，又安得而不名為疑也。故小象之疑，即大傳一致之反也。

易原卷五

太極生兩儀論七篇

一 陰陽未分為一  
天地已判，變化已形，尚其不可俄測俄度也。則前乎此者，茫昧無朕，獨以何見而命為太極也。曰：是有理焉，非億之也。兩儀之出為四象，四象之出為八卦，是易序矣。而凡有象有卦，則皆以兩為初也。夫其出焉而初者，可以命之為兩，則夫未出而該者，不容不命為一也。其曰太極，猶言天地陰陽未得為至，而此能獨至也。若夫一氣判而為兩儀，則陰陽既已對立而二矣。其力可以施生而未遽名為天地也。其象當為乾坤而未遂畫為乾坤也。有兩之儀無兩之形，是陰陽初分而未凝於物者也。四象也者，木、火、金、水，位在四正而未為春夏秋冬者，也是陰陽之已出，而將為四時者也。至於八卦所紀，則是四正之氣，周徧八方，而後世命為八節者也。故其立為震、巽、離、坤、兌、坎、艮，八其名而八其列者，乃其序也。至此而後陰陽始著於卦畫矣。然則自無形而及于有形，自紀數之少，以及乎紀數之多，皆不出乎陰陽之源派也。所謂易道陰陽者，是其凡也。然則由易之所成，以要其所始，則夫據生兩之地，而能與之為初者，其當為未分之陰陽也。豈不昭然可想也哉。故太極所奠，惟繫辭發之，而循五經以達論孟，皆未見其嘗言也。

二 老子明一為太極

夫子亦嘗言一矣。皆有天地後。總統萬物之一。非太極未為天地之一也。其曰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則皆並人事以名之耳。若其未麗事為能生天地而不為天地。則實未肯明以一名也。夫子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中庸曰。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此二語也。固嘗繫乎象數之表矣。而其所指。亦皆從天地已得一後。模擬其似焉耳。若超出象表。而究出天地之所從始。則皆未之肯言也。子故曰。太極之一。求諸五經論孟。未有明說也。此非聖賢有所秘也。寓道于器。而藏性天於文章。以期天下之自得焉耳。老子意見。既已窮極造化。而又慮夫學者之迷本也。故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其究極始末而竭告焉者也。一太極也。二兩儀也。易之太極。理當為一。而未名以一者。此語既出。而人始知其可以會而同之也。

三一非數

老子慮此理之未白也。則又申言夫一之無乎不在者。而曰天地谷神侯王。位置不同。而皆分稟此一。以為清寧盈虛貞焉。則是一也。蓋皆隨在隨有也。此其為一無間乎幽明大小。而皆能與之為祖也。然則天地也。地也。方且與人物均受此一者也。則天地安能反生此一也。諸家指天一為五十所虛之一。則是以變形之一為太極之一。其原既誤。故推之無或能通也。詳在列傳。是以老子之明此理也。立一以為始。立二以為承。而立三以以致極。自三以往。繼其下者。遠為萬物。則其為一二三萬也。則易之本數。自一至萬。次比而不可闕一者。全不侔矣。則安可混為一則也。見論三。又見于所著易老通言。列子尚慮若語之簡而難明也。則自作之問而自為之答。以究極其詳也。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大有形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于是列敘未有天地之先。形氣體質。具而未離者。命為渾淪也。渾淪之動而為形氣也。體質之具而為形變也。其輕清而上者。自名為天。重濁而下者。別名為地。則夫渾淪之函陰陽者。出焉而二矣。大惟有清而又有濁。有上而又有下。是向者一而今者二矣。然則清濁未分。而渾淪無間。其非一與。已分清濁。而有上有下。其非兩與。課二子語言。殆如隨易立訓。而其發揮焉。特不肯明以易言耳。是所謂深於易者。不言易也。世人見其別立軌則。期以自成一。家言。則遂斥之。儒外。然魏晉間。知道者。已深知其理矣。故常繫易老以爲一稱也。凡今世之能說易者。率皆濫取世傳。以為己出焉。是特立彰求形者耳。而老子則直究其形矣。是故可尊也。

四借數名一

數者。因紀物而有也。無物可紀。則無數可命矣。太極也者。本無其實。則固不可繫之以數。而名之為一矣。然太極之能生天地也。惟聖人而後能得其以。自非聖人。安能聞言。輒解也。聖人其亦有愛乎此矣。故不免借人人可識之數。而發造化難言之妙也。此借數名一之所由起也。何以知其為借也。曰圖書命數。雖其多少。或有不同。而次比已定。則五十五者。不可損為五十有四也。四十五者。亦不可增為四十有六也。皆其實有此數。不容替闕故也。若夫大衍之五十者。其立數固本天五矣。然其為五十也者。元非實用天地五十五數也。故一非生水之一。而十非生土之十。則可以見其不為紀實之數矣。是豈可從實有之數。

以求其宿哉。且其分著象兩之上。不立一數。與之為始。則固示人以其可闕之象矣。象四而下。又遂虛五六七而不用也。直至借八以名八卦。而後八始入用也。是所借八數。半用半不用。而元不之事也。則凡大衍之數。豈其自一至萬。不容中闕者耶。又四八策中。每得一策。且如三十六而為乾。則自三十六外。皆為劫數。劫數第以識閏。而不全為用也。是四十九中。其所虛者。不止數數之一也。今見其所虛者。為一。而不知此一之非實一也。乃遂從借數以求實有。而指天一之為此一也。則推之如何可通也。老莊列三子者。蓋恐流傳滋久。誤而求諸實數。則夫太極也者。將遂淪於有形有體之域矣。故嘗更迭發明。著諸其書。而世人罕覺也。

五老子以同獨明一

老子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又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此兩者同出夫天也。地也是其二也。此既為一。則生此之二。而能與之為始者。決當為一也。至其謂同者。則取有無未分而混然者也。獨則又子立無名之象也。然則同也。獨也。擬數而言。固可借名為一矣。離數而觀。則遂不復為一也。故取同獨一。殊名而共義者。參錯言之。使人悟此一之非數也。子故于此有見。而云借一之非實一也。列莊二子。固其師老耆矣。而申言同獨之為一。則又附事出理。愈益明白也。列子之言造化也。曰。生者不生。不生者疑獨。及言道德。則曰。多歧亡羊。多方喪生。惟反同歸一者。為無其弊。是又用一同獨三語者。遞相發揮。而明乎一之非數焉者也。莊子曰。物物而不物于物者。是為獨有。則是用超物者為獨也。又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成。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性反修德。德至同。初初亦用反同復初者。以形容夫一之為同為初也。故言及乎道。而前聖後聖。皆歸一揆。無分乎彼此也。

六列子以同獨明一

列子固嘗極言陰陽剛柔仁義。而會歸于一矣。曰。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是既明援易語。以會諸其書矣。雖其立教。常欲自成一。家。而此語一出。安能終掩其原也。及其言數之播復。則全是釋易也。一之變七七之變九。固河圖矣。而夷易無形時者。詳見論。能生形變之一。則正指太極之生天一也。此其為書。何往而非易出也。詳見論。是理也。惟王弼能于易老左右采獲。故其釋衍最精。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其言深得易理。而世無悟者。患在以實數說借一。故弼語反棄也。

七易書無太極

或曰。夫子自言易有太極。則非無矣。而弼之所訓。乃曰。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于有物之極。而明其所由之宗也。夫夫子明以有而弼乃推而入之于無。是以諸家多致疑議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以辭害意。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其執滯如此也。夫子此語。主變易而發也。易理之已著乎變者。皆其為物而可見者耳。非其役物而制變者矣。故凡乾坤立畫。以象天地陰陽。是直已傳形質。而事事物物。無不為兩者耳。非其能生此兩。而造夫無可增加之極也。其曰。易有太極者。猶曰。變易之道。固有立乎其極者焉。



則凡象兩象三象四以備乎八。固皆由此出變也。是為制變之祖也。不曰易書自能有此之極也。蓋易之變也。有書而制變者有理。六十四卦之爻之辭。則書也。制六十四變而居總無為者。則其理也。故繁辭之言易也。生者倚數立卦。布爻則皆指夫有狀可書者矣。而推致其至。則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居其成也。是卦爻以上。更有理有性。且有命也。理也者。言其所以然者也。性也者。言其所已得者也。命也者。言其所從來者也。是不獨欲窮其書。而必欲窮其所為書也。然則變易之所起。尚在兩儀以下矣。孰使兩儀而有此變者。則必有命之者也。故太極當為變祖也。若曰太極立不變之地。未嘗肯入于變。不當與數變同言。則非圖機之士也。

兩儀生四象論六篇

一 劉牧以一二三四為四象

兩儀天地也。天以一生水。三生木。地以二生火。四生金。水、火、木、金。有其似而無其體。是之謂象。本其象之所出而言。故曰兩儀生四象也。古今通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則在地六以後。獨劉牧取諸天五以前。是二說也。固皆祖天地而本五行矣。予以經考知。牧說之合易者。其據凡四也。據著之法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也者。方其在數。則為一二三四。及其播氣。則中乎冬。夏。春。秋。入之于卦。則為坎。離。震。兌。故一坎直冬。二離直夏。三震直春。四兌直秋。此四位四氣者。人更萬古。經更萬說。而四數者。未嘗少變易也。則據四所指之四時。安可易四而使之也。牧說之合易者。此其一也。

二 七八九六非四象

六七八九。固為四行成數矣。諸古書如月令之屬。亦嘗取而入諸四時矣。然其所云。六七八九者。乃其陰陽經五而既足者。故從而立數以識之焉耳。非如一水。二火。三木。四金。自能授氣于四時。而不受四時之氣者也。則雖嘗以入諸四氣。而不得正為四時也。詳見論五。及乾股夫子之言易序。既嘗以四象次兩儀。是天地之生四時也矣。已而猶慮其未明也。則又綴辭其下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以示次天地而為四象者。正為一冬。二夏。三春。四秋。總之可名為四。而非四數以外。別有一四也。則牧說之合易者。此其二也。古今又有命四策之六七八九。以為四象者矣。為夫易之書。爻象卦。悉自此出也。殊不悟四策之數。乃其受諸四時者。即四營成易者。是其則也。四營之所以必四者。揲四之象。四時者。即其起數之原也。四營既成。而後七八九六始出。則四策之數。安能先乎春。夏。秋。冬。而與之立則也。詳見此。夫惟四策。反依四時以得數。則牧說之合易者三也。若夫一二三四。當為四時正數。則夫子之言。又有可據者矣。說卦之以卦配時也。明立四位。明分四氣。其端緒甚明也。曰。兌。秋也。兌。正為秋。則坎。冬。離。夏。震。春。不可易而使之也。又曰。坎。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坎。既為水。則離。火。震。木。兌。金。又可見也。夫坎。離。震。兌。其德既為水。火。木。金。而水。火。木。金。之數。即一二三四之位也。則夫揲四之象。四時也。夫子實用一二三四正主其象矣。經生乃謂七八九六。與之相當。是欲更夫子之所配。而易以乾。坤。艮。巽。也。雖甚昧者。亦知其不可也。此牧說之合易者四也。凡此四者。皆即易言易。而四象所屬。明白如此。故予不敢令夫子而順世傳也。

三 易數皆本四

有天地陰陽。而後有四時。有春。夏。秋。冬。而後有萬物。易之所寫者。造化也。造化之所託者。萬物也。人而欲撫造化。則必從其所出者。而求之。而寫之。則無一或遺矣。是故著之首尾。四者。本所授以隨所受。冀得母必能知子也。分二之後。數著定策。每揲必以四者。四也。凡成一爻。必取其于四營者。亦四也。揲足數。積四數之。以出七八九六者。亦四也。隨策畫爻。而立卦以極乎八者。倍其四也。八其卦而八之。以為六十有四者。從倍四之八。而又八之者也。莫非權輿于四也。于是細而推之。得策三十六。而累四數之。知其為乾者。九其四也。得策二十四。而知其為坤者。六其四也。得七而為二十八者。四其七也。得八而為三十二者。四其八也。亦皆從揲四象四者。以出。縮也。自此以往。演乾坤之策。以追其歲之度。會爻策之數。以當萬物之數。莫非本乎四也。凡其謹守此四者。以四氣四中之象。得天地四初之數。而居四方正中之位。故可以總物原而該數本也。凡易之他數。隨事遷變。不常其度。而四行之四。未嘗或改。蓋以此也。四出於兩以爲體。若相其穿。詳見論數。

四 五行未為五材。故可象

孔穎達疏經。大率多仍先儒。故雖指七八九六。以為四象。而其所謂四者。仍指水。火。木。金。則亦不離乎五行矣。然詳味其言。孔蓋兩存其疑焉耳。予嘗因其取數于土。而測知其微也。孔之言曰。土則分王四季。故惟曰四象也。夫其立土以對四象。不揲十而揲五。則固舍成數而就生數矣。五行生成。皆一體也。孔之主土言象也。既取諸生。則水。火。木。金。不當獨取於成矣。今其生成雜取。則是存疑示後。而不敢專主七八九六。以為定則也。王昭素。胡旦。劉牧。朱震。因其指四行為象。則皆非之。而牧震同辭曰。金。木。水。火。有形之象。安得為象。此又泥辭失指之甚也。繫辭之言象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形容而已。非真有取乎體質也。其曰物宜者。惟其宜焉。而擬以為象。正如兩儀。固可以肖象天地。已而求諸陰陽。則陰也。陽也。亦可象兩也。求諸乾坤。則乾也。坤也。亦可象兩也。既曰象矣。則以肖似言之。安可執五行以為五材。而謂形質不當取象也。則四子之說。穎達。又皆失之也。

五 諸家言四象

此數說者。雖異。而猶並四時乎取象。其失未遠也。若夫莊氏。則曰。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語不本經。而率意以言。穎達既已非之矣。易繫辭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或亦有援此以言者。特不知此之四示。乃其著書而垂世者耳。非兩儀初生四象之謂也。此其為四。即書龜也。天地變化也。天象也。圖書也。是其四也。著書受易為數。而非能與易立數者也。則自不得在生卦之列矣。既曰。天地即兩儀是矣。天地變化。若居四象之一。則是兩儀自生兩儀也。王昭素曰。象。兩象。三象。四象。其象凡四也。胡旦曰。此聖人著法也。非由兩儀而生也。且之言是矣。而自出其見。則遂曰。陰陽剛柔。其象可四也。此大誤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爻之剛柔。即卦之陰陽也。今取剛柔陰陽。匹而四之。因以命為四象。是謂水火燥濕。可以配對為四也。是數說者。固皆不通矣。而支離及此者。則皆不安乎七八九六之為四時也。

故遂轉而他求也。

六 劉牧言四象。

予以經考而知，惟劉牧之說，合經而可據也。其言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易，四象備其成說，而後能生八卦。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矣。諸家惟朱震因牧之說，始疑坎、離、震、兌與四時相應，亦嘗微以佑牧，而不能確也。其說曰：揲四之象，四時者，坎、離、震、兌，此六七八九之數也。夫坎、離、震、兌，不為六七八九，不難見也。朱氏兩言而兼言之，亦猶孔氏以不敢自主矣。至其立為坎、離、震、兌，四時之圖，則明為之言曰：坎、震、離、兌，四時也。氣數時日，自有之序，不容改而後之也。則前語之為存疑益明也。然則推四象於地四之前，有如牧者，亦可謂確乎其有見矣。所可惜者，揲四之象，四時，夫子自有明則而牧不知援以為據，故震、離、坎、兌，誤為相說，遂亦不敢堅主也。

四象生八卦論十二篇

一 八卦分成四氣

卦之八也，前不為六，後不為九，何所取之，取諸倍四也。四之必倍者，四氣行乎四正四維，而其為象，必當列八也。然則八卦所起，其源流可考矣。自太極而兩也，以其全而分二也，自兩儀而四也，則二氣者，又遂分四也。四氣者，有唱有隨，故其四者，又遂為八也。是以震、離、兌、坎，與夫巽、坤、乾、艮，不得不耦出而錯立也。善乎乾鑿度之明易序也，曰：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推此言也，則二四六八之更相灌輸，其序甚明也。已而又取八卦而分唱隨，則曰：震生離，兌收坎，藏以言其唱也。巽坤乾，艮仍四氣而散之，而養之，而制之，而終始之，以言其應也。是正夫子出震終艮，八卦更迭之序也。既著其序，然後辨方命位，明列先後承乘，則其唱隨之則，又益白矣。命坎、離、震、兌，為四正，言居四行正位，而唱發四氣也。命乾、坤、艮、巽，為四維，言居四正隅角，而據達四氣也。四正也者，即夫子之謂東方也，南方也，西北方也，四方正位故也。四維也者，則夫子之謂東南也，西北也，東北也，西南也，以其居于隅角故也。然則四正者，非四維之唱也，歟。四維者，非四正之輔也，歟。故易謂四象生八卦者，蓋夫子之言，得乾鑿度而益明也。

二 八卦配四時圖 四時四維唱應并說



右內一重為四正四維，是八卦之位也。外一重生散長養，收制藏終始，是八卦之功用也。說皆出于乾鑿度也。以其語明，因取一歲而八其節者，附著以致其詳。觀乎此者，足以知四時之主，四正而四象不屬四維也矣。易之出震終艮也，蓋其補足書序，而以八節成四時者，是為一期之日也。

三 參天兩地

夫子之極言卦始也，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夫有變可觀，則是立數已定，而其奇偶，可以遞易者是也。即今八其節而八之，以寫肖一歲氣節者，是其成也。若夫參天兩地也者，知天地五初之數，可為數本，而參之兩之，以求夫可用之數，當何所屬者也。故夫子著之以為卦始也。參天云者，並天之數，一三五而成其為九也。陽主進九者，在天地後五數中，陽進而極者也。謂自一而往，愈進。故聖人畫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為九，命其卦為乾也。兩地云者，並地之二四而成其為六也。陰主減六者，在天地後五數中，陰退而極者也。致變之初，故云退也。詳見論數。故聖人畫耦以象乎地，而名其爻為六，命其卦為坤也。此其倚數以成九六之初也。及其九六既具，而六子也者，又從六九而得七八焉。則奇偶相參，八純卦者立，而六十四卦由之以成矣。則卦數在易，無有不生乎天地五初之數者也。九六生七八

四 五不為象

參天兩地以成九六，則夫五者，亦居其一矣。而生卦之象，獨不數五何也。五，土也。分氣以為水、木、火、金，而不專主一德也。故一二三四，有象可像，而五之隨感出應者，無定致可像也。下繫之言易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是語也。蓋數變之已著于卦。而猶屢遷不可執據。則夫天五也者。又其出變之元也。奈之何而可象也。歟。故五之不預四象也。非不及象之言也。過乎象之言也。方其倚數。則五初數者皆在所倚。今其參之兩之。而皆于五初數乎取則者。是也。及其言象則四行可像。而五土不可得像也。四時無土。月而八卦無土卦者。是也。詳見五。然則五之能出變其果何以也。曰。天之一也。三也。其皆以純奇屬天。未及交乎地者也。地之二也。四也。又其以純耦歸地。而未及交乎天者也。迨夫數之運而至五也。奇因屬天矣。而土于此乎生。則是天之奇數。方傳乎土。而正為地體也。故土之一位。有地有天。非如四正之位。天奇地耦。判乎其未會也。夫惟奇耦既已相會。地天又已相得。此其為象。蓋如重卦之屯。繼乾坤而首出者也。乾六其奇。坤六其耦。天陽地陰。非不各極其至也。必待重震坎以爲屯。而後奇耦始能參會也。故象辭命為剛柔始交者。其理正與五之奇耦始合者。同為一理也。故天五之五。所以遂為一易交變之始也。屯雖不能總統卦變。如五之該。然而經緯草昧。是亦陰陽交而吉凶見。大業遂可因此而生者也。其理又與五之起變。正相符也。

五 五不為象

一三五合而為九。二與四合而為六。則成變之初也。九與六其中皆蘊一五。以較四象。曰一則專于一。曰二。曰三。曰四。則專于二三四者。其體質不侔矣。自六而後。益推益廣。以及于萬。亦莫不然。則天下之變。無非本五也。故易象皆出于四。詳見兩儀。而易變皆出于五也。詳見圖。夫其有象可像者。水火木金。皆有定位。亦有定時故也。其不可象也者。變動周流。不可攝擬故也。故劉牧立論謂五無定位。而遂不容做象者。有見乎此也。是理也。夫子尚其明著其則矣。說卦之微四時四德也。配于坎以槩乎離。火震木兌金而土不著方也。明兌為秋。以槩乎坎。冬離夏震春而土不附時也。此正土不著象之明驗也。夫子言之。非後人所增損也。由是觀之。牧之言其皆有本。惜乎不能充其理焉耳。若夫牧之論象。并生成言之。則又不知變之奇卦。專出乎五。而七八九六之入交畫者。本非有取于四行之成數也。然則牧之言是。殆得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者歟。

六 四象取象不在天五以後。七八九六不主四時

天地十全數。莫非自然而然而然。皆可則矣。而取數必于四。制變必于五者。即本以該末。故末不能離本也。天下萬物。無有不生于五行者矣。而前乎天五者。則皆五行初度也。受天地初數。有其象而未著乎質。不為物變所難。故水火能生春夏。金水能生秋冬也。而土也。又能該四者。而授之以生也。則天地之間。雖其方健。有萬不同。而何事何物。能不受其管攝也耶。故可宗莫尚乎此象也。若夫天地之六七八九十也者。五行于此乎成。其亦要矣。而皆非四時之謂也。六七函五。而一水二火之氣。于此乎足。八九函五。而木三金四之氣。亦于此乎始足也。則漢志謂五行大數者是也。以其並五行而言。故世儒亦遂援之以言四時。而四時本無此數也。詳在圖。若究其何以名之為成。則數之本奇者。得五而成。其為陰焉耳。數之本耦者。得五而成。其為陽焉耳。而非四時之外。別有七八九六之象也。是故六七八九。固可以紀四行之成。而一

三四之生四氣也。其已久矣。初無所待乎此地也。故夫子之配四時也。以震三之木為春。而不以巽八之木為春也。類而推之。則艮七。坤六。乾九。其不能為夏。為秋。為冬也。亦已審矣。七八九六。既其不為四時。則撰四之象四時也。安得越取六七八九。以亂其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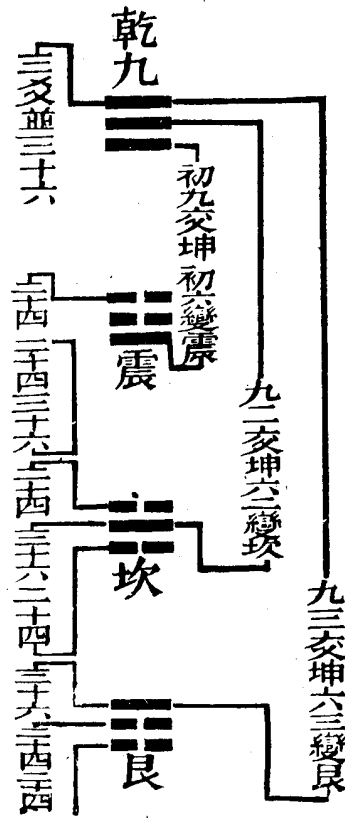
七 七八九六非四象

著策之有七八九六也。自從大衍衍而得之。所謂倚數也。倚者。依天地本數以立其則。而非直受其數也。是故衍數之與本數相戾者。可考也。衍之一二非水。火。而其象三非木。象四非金也。然則衍之一二三四。既其不應四行四初之數。則夫七八九六也者。特其記策之數耳。豈嘗正為四行四德也。予既得其以。而病其清雜也。故釐其名而異之。命大衍為設數。而求別乎天地圖書之本數也。詳見論數。且夫易以變易為體。凡其隨事取數。至不常也。是故卦之有數。本宗五行者也。而六爻既盡。其初爻之當為一者。自為本卦之一。而不為五行之水也。又其著數。正寫卦數者也。而八卦之八。亦遂不為巽木之八也。並此而推夫數之所出。凡其麗諸日辰。播乎星辰。派為樂律。流為方技道術。百出百變。而各自為數。無一之能同也。惟夫坎離震兌也者。其出數之為一二三四。其疑氣之為水火木金。其配時之為春夏秋冬。蓋自初有天地圖書。以及既成八卦。而此四數者。常與四正四行。謹相傳著。無時而或他故也。此足以見四時之不可他易。而四正之異乎四隅也矣。至夫卦數之與策數。雖其偶有同者。如坤之六。艮之七。以至震八。乾九之類。驟而觀之。似可參合于八卦所得之數矣。審而求之。則有異也。九之策專于畫乾也。六之策專于畫坤也。尚可援之。以為生卦之證矣。若夫策之七者。遂當為震。為坎。為艮。而卦之以七為數者。乃獨屬乎艮之一卦也。八策之當為巽。離。兌。而卦數亦惟一巽。獨擅其七也。凡如此類。足以見其策之七八。不專屬乎艮。巽之七八也。况又有甚易見者。坎一。震三。離二。兌四。已嘗據四中而配四數矣。則雖更有七八。安能攬四正而入之也。凡其言此者。皆不悟大衍所衍。特其倚五行以立之說。而非受其數于五德者也。故皆執漏而不該也。

八 易數迭為唱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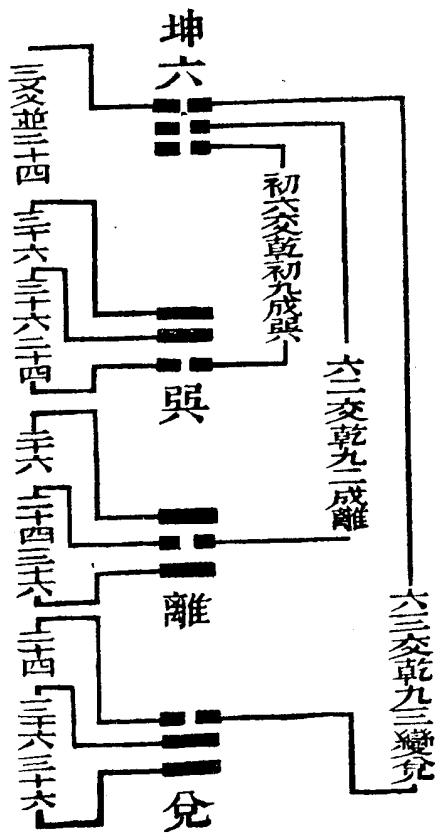
或曰。八卦也者。乾坤與居其二矣。今以四象屬之。震。坎。兌。而曰四象能生八卦。則是四子反能父母。乾坤也。此不然也。天地萬變。固皆不外乎陰陽也。以一陰一陽。而萬不同之變。皆出焉。是其取象必皆循環往復。不一其主也。陰當時則陽為客。陽用事則陰退聽。必先明其孰主孰客。然後互為彼此者。始可別其唱隨也。當其定著卦始也。本天地以臨四氣。則乾坤固生六子矣。及其主四氣以推變化。則四初之氣。該乎八方。而乾坤所位。乃其八方之二焉耳。安得不並體為八也。夫子已恐後世求之無要。故嘗明示賓主于說卦矣。當其列言八卦之出震。終艮也。是本氣序以為之主也。故八卦列數為八。而不容別出乾坤兩位也。至其本卦性而言其以。則巽矣。兩日之潤。煙。雷風之動。散。艮兌之止。說。六子之功用。亦已廣矣。而夫乾之君也。坤之藏也。實能翕張此之六物。而制其命也。則其位雖離六子。而道實貫之也。惟其因事記變。不一其體。故每言而無不同焉耳。

九 九六生七八圖



十 九六生七八

九六之生七八也奇耦交而盈減變也凡奇交皆九而其一爻之策三十有六凡耦交皆六而其一爻之



策二十有四故以九較六其盈減登降皆以三也三其九而為乾則其三奇交者積策之多至于百有八用以比六則進而盈之之極也三其六而為坤則其三耦交者得策之少至為七十有二用以比九則退而減之之極也及其九六之爻有交變則盈減之數亦隨爻而異矣乾來交坤則坤之三耦者其一遂變為奇故隨爻數策則兩耦者當為四十八而一奇者當為三十六也合焉而數則八十四也八十四者均諸三當則其每爻得策皆二十八也二十八者四其七也以其每爻得七故云九能生七也及其成卦則震坎艮三陽卦是也至夫坤之交乾則其三爻之兩奇一耦也合而言之實九十六策也以九十六策而均諸三爻則每爻皆三十二也三十二者四其八也故云六能生八也及其成卦則巽離兌三陰卦是也于是乾之三交乎坤而取數皆當為七也是父焉而三其男者也後世命九為老陽而名震坎艮以為少陽者正撫易而為之言也坤之三交乎乾而取數皆當為八是母焉而三其女者也後世命坤為老陰而名巽離兌以為少陰者語亦易出也世皆外易而談九六七八故立說雖巧而夫老少之名盈減之度終無歸宿也

十一 合爻成卦分爻名七八

分策畫爻者並養生卦之本法也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則兩卦爻策固皆分數矣而二篇之策總會以為萬有一千二百五十也者則無分乎乾也坤也是策數亦可合數也當其分也乾自乾而坤自坤也及其合數也乾坤既交而九六七八雜出則其卦變為它卦矣其當為震艮坎者不復為純乾之交也當為巽離兌者亦不復為純坤之交也則六卦所畫之爻乃六子之爻而非乾坤之交矣故雖會九六以為策總而必分全策以均三畫也九六之變為七八者此其理也後世以十二律配卦氣而其律管分寸視上下生以生增損者其法正祖乎此也黃鍾九寸而下生林鍾則林鍾所得止于六寸為夫陽既為陰則分寸隨陰而減也林鍾上生太簇則太簇遵為八寸以陰既變陽則分寸亦隨陽以增也夫其陰陽已變而分寸隨之即制律者能師易意而立為此則者是故黃鍾之九至林鍾而減為六林鍾之六至太簇而增為八其于九之降七六之升八又一類也此造化至理聖得之而能作賢得之而能述非其知巧之所驚為也

十二 二四函五

或曰子以一二三四也者得五始成變則參天之三五而成其為九是固有五矣兩地所倚不出乎二也四也是未嘗函五也然則徒二徒四亦豈害其為六也哉曷嘗必待遇五也曰此當即變言變而不當守常論變也易之象數未變則從本已變則從變是一畫通例也方二四之在地也二則專二四則專四是其本然之數也及其二與四合則始而判然者今遂合而為六矣既已為六則六中已自函五安得而云無五也且如河圖之五其九者元無十也參伍以變而其為十五者自成乎錯綜之地也三其十五而五其九又遂成其為四十有五也夫其圖本无十也為夫合他數而十之遂可名以爲十况二四皆為地數而謂六中无五也乎此理固明然而不辨則人以兩地无五者為疑也疑則五之制變者近乎臆說矣

故不可不諭。十九數之上。闕一數而無著。兩儀四象之表。立太極而無數。則是四一九數。象固始兩。而乾天坤地。又其以兩為受生之始者。也是著易象數。皆極乎兩。而其上無一也。夫惟有兩無一。而別有生兩者焉。則夫太極之位。雖不容徑以數數。而其超先立獨。象固為一。不可掩也。此聖人舉隅。而期人之反三者。其徵指固如此也。凡今為著易虛一者。皆後世之所追言。而聖人未嘗肯以一名也。象固為一。而不肯名。聖人豈有其斬而不盡也。與似數非數。不容正以數紀焉耳。故凡即定數以虛一者。皆無見乎非數之數者也。

辨張氏述衍

三大數者。諸家率多分派立說。惟張行成氏。嘗會三為一。而寫其以入著卦。此於訓易固甚知本矣。又其立則運算。自初及終。往往犬牙相入。則甚可尚。而詳駁其歸。多與易異也。衍之所慮者一耳。張氏之說。則既三變其指矣。天一是其一也。掛一又其二也。七七四十九。著之外。當存一著。可以應五十數。而元不入用也。又其三也。如此則是五十之所慮者。不止一數。乃遂至於三數也。三數皆去。則是五十而去其三也。五十去三。則是四十七而已也。非四十九矣。若夫天一之不可虛也。予既屢辨之矣。辨在後篇。而掛一之初。雖不在分撰之數。然卦以象三。與夫歸奇于扚。其在四營成易中。實居其半。安得名為不用也。既麗于用。則安可名為虛也。夫虛一也者。本以象夫太極之獨立無耦者耳。既其象三。則何可云一也。易之象三才而兩之。正自象三以始也。則又安得可虛也。夫虛一易之總也。于其總焉。而迷其宗。則凡其觸類而長者。皆未敢特以為信也。

易原卷六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十全數也。取天之一三五七九者。而折數之。則其數二十有五。又折地數而數之。則二四六八十者三十也。凡五十有五也。洛書所著。正其數矣。而河圖大河。則皆以差降殺。遂異乎天地之本然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衍之為言。引而伸之之謂也。天地本數。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自其衍五而及乎十。故五十以外。不更有五。其別可見也。然則既以名衍。則實人者為之。非其本然之數矣。世常即本數以求衍數。故天一之一。遂為太極之一。如之何其可通也。然而衍獨祖五何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各守其有定而不動。故其數無變。無變則不容推衍矣。積而至於天五。則剛柔參會。有感有革。變化於此乎始。故遂祖之以為變元也。自一五而衍之。以及乎十。則五凡十變矣。比物醜類。自未有天地。以至既為萬物。象率皆此。不惟不必更衍。亦自不可復衍。故遂命為大衍也。曰大者。至極而無以加也。十其五而後始為大衍。則一其五以變者。是為小衍也。命名之意。端緒可考也。其究五十。而五十不皆為用。且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者。有非類之類。寓乎其間。不可槩以數言也。夫子之繫易也。因常立易。故以對審序。而期學者之有悟矣。是故四

張氏亦疑天一。暨地二。以下更相承續。苟去其一。則五十五者。闕而不備。于是別采奇說。立合數以附本數。使夫天一。而遂有兩一者焉。則雖虛闕其一。而別有相合之一焉。不至虛闕也。故其言曰。天數二十有五。合之則五十也。是附並天之本數二十五者。而別立二十五數。以為合數也。既其二十五者。駢會而出。則夫冠數之首。各皆有一。是謂兩一也。兩一既立。則遂別有一一。可得而虛矣。故其言又曰。自一一而起者。用在地上。真一本藏也。是取本數二十五者。配屬乎天。而合數二十五者。謂可以分隸乎地也。子是命本數之一。謂為真一。而命合數之一。以為附一。則附一代天。而真一可隱也。故其言又曰。一與一。一遂不見。一非地上之數。以其不用也。是分明有兩一。而以其一一為可不用也。此其為說。益並五位有合者。以為宗本。故當主易語以與之辨也。易語明而誤自見矣。

易之言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之謂得者。地得天一。而為二。天得地二。而為三。推極乎十。則天地五位。莫非相得。乃能成數也。是其五位交相得者。然也。至其言合。則不該乎十位矣。一能合六。而不能合七。三能合八。而不能合十也。所謂各有其合也。此其言合。皆在五十五數中。而張氏言合。乃數乎五十五數外。則其異易者一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易固取具於五十五矣。今而擬增合數。則是五十五者。不能自遂其成。且行而猶必有資於外也。則夫子之贊十全數。而曰。可以冒天下之道者。如何其冒也。此其異易者二也。五十五者。天居二十五。而地居三十。凡天皆陽。凡地皆陰。不可易也。今純用天數二十五。以為之主。而別立二十五

以爲之合。則此之五十者。既出乎天。是皆當屬天矣。不知憑何立義。而曰。本數當爲天之陽。而合數當爲天之陰也。此其異者三也。既用頤增之三十五者。以合夫本數之二十五者。則此之共爲五十者。已自充滿大衍之數矣。而天地之三十。與天地之合焉。而爲六十者。乃遂深出五十數外矣。張氏已度其無所于置。又遂指此之六十者。以爲六十卦本。不知據易何文。而立此分齊。遂裂卦書以爲兩法也。正使六十可應卦數。而成易之卦。乃其六十有四也。本易何語。而刊去四卦。以遷就其爲六十也。此其異者四也。

其言著也。曰五十者。著數也。四十九。則五十之中去一也。又曰。天用極于七。七七得四十九。五十之中。自然虧一。故著去一而卦去四也。此其意。正以七七充滿四十九。而七七之外。有著焉。元不入用。遂可援之。以爲太極位置也。此又無據也。詳求易文。固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五十者。數之總耳。未必每數皆有一著也。及其即四十九而言用。則曰。分。曰。掛。曰。揲。乃始形容著策散之狀矣。是一數明有一著也。至其不用之一。則終于漠然不著形兆也。即此求之。是數之入用者。有著而不用者。無著也。夫有著而不用。乃始可以言虛矣。本不立此一著。則真無耳。正使七數能起著數。而五十之總。本自無著。則安得命之爲虛耶。且夫著之策。悉從揲四而分。經文甚明。不聞別有一法。專言用七也。四策之中。固有七矣。然正與九六八相參而出。非四十九者。顯顯主七也。又况七生於九。則夫七者。反從乾策得數耳。乾之策。四其九而三十六。乃自主四用九。何嘗用七也。不獨乾九然也。七之得爲七。亦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者耳。皆不外乎用四也。則用七之說何起也。此其異者五也。五皆反易。使其運算。每推每應。亦失其本矣。而又推驗或差。則不免旋加增損。不與初則相應也。耶。此無他。皆起于誤認天一以爲虛一。故說愈多。而原愈失也。子非樂與張氏致辨也。他人分三大數而異之。與之辨焉。而徹猶未遑爲易助也。張氏合三爲一。若與之辨。而得其解。則三大數者。悉有歸宿。而易總明矣。故不容但已也。

著法

分而爲二 掛一

四十九著。分左右手。握之。是爲分二。取一著。掛左手小指。是爲掛一。凡言分二。皆信手折開。隨兩手所得多少爲數。揲者數也。也以手數著也。分二既竟。先以右手數左著。是名第一小揲。揲竟。又以左手數右著。是第二小揲也。每揲皆四。揲四至盡。所餘或一。或二。或三。皆名爲撈者數。之餘也。其或數四。欲竟。而最後所計。亦是全四。則此之全四。亦當爲撈也。凡遇撈別置一處。更不再取爲用。候六小揲皆畢。成三大揲。始取著之。不皆爲撈爲撈者。隨多少數之一。著即爲一策。

第一小揲。係將分二而兩握各半者。先以右數左著也。此之數左既畢。始名六小揲中。第一小揲也。易以數著爲撈。有兩等。每以左手數右。又以右手數左。則交揲之揲也。予前命爲小揲者。是也。每左右交揲。已嘗一周。乃去其爲撈者。不數。再以見著分二。而又左右撈之。既再見撈。亦去此撈不數。又取見著而左右

撈之。又再見撈。則左右交揲者。至此凡六周矣。乃始取在手見存之著。而數以爲策。隨多少著以爲爻。是爲畫爻之揲也。故予命爲大揲。以別異于左右交揲之揲也。凡左右交揲者。一周始爲一大揲。經三大揲。乃成一爻。此三大揲者。乃十八變中之三變也。聖人知易之奧而難明也。故其立象措辭。率常本隱以之。顯于爲此說。既不主文。亦不惜語。復者。期于隱者。易顯耳。

第二小揲。係以左手却數右著。候積四已盡。以其餘數爲撈。與左撈同置一處。此兩小揲皆畢。始名第一大揲。則六經小揲。乃爲三大揲也。三大揲足。乃用見存不皆爲撈之著。數以爲策。

歸奇于撈

第一大揲。其左右著都數盡。其撈又已別置。始取小指所掛一著者。而混諸左右兩撈。是謂歸奇于撈也。掛一者。以著掛指者爲言也。歸奇于撈者。取掛指之一。而入諸兩小撈之餘數也。奇者。無與正耦之稱也。故此所歸之奇。卽先來所掛之一也。

第二小揲。既見撈數。又嘗以此撈歸合于奇。則是第一大揲已具矣。其第二大揲所用之著。卽其已經兩小揲。而不爲奇撈者也。其撈法亦先分二。隨以此兩握著。左右交互撈之。揲竟。撈見。是爲第二大揲也。其第三大揲。亦猶是也。其異者。初一大揲有掛一。而此之兩大揲者。但分二不掛一耳。其數既難語。易復極。且其所撈多少。未可前定。今用純乾一爻。當得策數。分三大揲。而謂之干後。庶可因其已成交象者。而立爲之則。以例夫七初卦也。七初卦具有其爻。而後案爻位以出卦象。則五十六卦倫。票皆在是矣。

乾交第一大揲

置撈左三。

掛一 左手小指銜一著

不爲撈之著 十四 凡四十四

左餘一右餘三。是四撈也。初一大揲有掛一。故合而爲五也。四十九著。除此五數外。其不爲掛撈之著。當爲四十有四也。其第二大揲。止用四十四著。分二而數之。更不再取已嘗掛撈之著也。

乾交第二大揲

置撈左三。

無掛

不爲撈之著 十四 凡四十

四十四著。至此又去其四。卽第三大揲之當撈者。止有四十著。

乾交第三大揲

置撈左二。

無掛

不爲撈之著 九 凡三十六

乾交第三大揲。無掛。合兩撈共爲四。

四十著又去其四則夫不為奇劫者止有三十六著至此而六小揲皆足矣六小揲足則三大揲亦遂周足也自此以後其見存不為奇劫之著乃始正為策數也以此之策積四數之其為四者凡九則所得者正三十六策也九其四者固三十六矣而乾之爻數九故得用三十六策而畫之以為乾之一奇爻也重卦之後一卦六爻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也

右係乾一爻策數放此推他卦之爻凡其得策而二十四則坤爻也二十八則震坎艮之爻也三十二則巽離兌之爻也其分揲掛歸悉可隨數而記其策以成卦爻也

### 易原卷七

孔穎達揲圖 孔之揲法不與易原今用其說為圖其說具存可備參核

第一大揲係用右手數左著一掛一當共為二

孔氏謂此左著揲便為第一大揲則其乖誤之由也今取其誤揲者立圖以正其失而策劫多少不可預定則蓋因前純乾一爻之策以立凡例例立而他爻悉可類推矣孔之說固不能知乾爻當時之策姑借乾之劫策為言免辭費耳

第二大揲係用左手數右著無掛其右劫為三止有三劫

右按正義揲數劫出策之例曰易十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其謂三變者明列第一揲第二揲第三揲而總之以為三變也此其所記三變與易合矣而所從識變則誤也其言曰既分天地天子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數天之數是為一揲則是用右手數左者便名之以為第一大揲也又曰以四四數地之數又為一揲則是以左手數右遂為第二大揲也夫左右手交揲者既已命為兩揲猶當更出一揲乃可應三變之數則遂確然礙誤推衍不行今別出于後

第三揲先揲左係以第二揲不為劫之四十四著分在左者以右手揲之其劫當二

孔氏既命兩小揲為兩變矣則所闕者第三變耳又以四十四著分二數之既其左揲所劫又復為二則

三大揲皆足而三變已竟已可畫之為爻矣而其右握半著尚未經揲也爻已成而著無所實其勢遂當棄而不用矣夫惟以著出卦而著不盡用遂有棄者此其為誤不待他辨矣則安可循其法以求通乎易也

#### 畢中和圖

三指皆銜一小指併掛三奇

案畢中和法誤全在于祖襲孔氏而已孔氏以三小揲為三大揲則是指一大揲而半者遽云三變已足也夫惟論揲既失其本故其推衍輒皆礙泥而畢氏又以其三小揲所出之劫分列三指又三劫皆出掛一則又因誤增誤也

#### 揲著說

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兩兩儀也兩儀者天地也數之五十者既虛其一以象太極遂以四十九著分左右手對握之是從虛一之後分以為二如太極生兩儀然也

二 掛一以象三

從左握取一著掛之左手指間故曰掛一也三者三才也所掛之一與左右握而三者象兩儀之大而人參其間也故易之未重也乾坤之爻皆三其畫而與天地人相應正本此也

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者猶數上聲也自數劫數悉皆積四數之故曰揲四也四象論

四 歸奇于劫

奇者所掛之一也既左右數而得其劫矣則取掛指奇著混已劫者而別實一所是謂歸奇于劫也

五 揲四出劫

四十九著既分兩手先以右手數左著而疊四計之至全四已盡其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皆謂之劫也全四盡矣而最後一揲猶是全四亦當為劫也故劫者盈四之外所餘之數也得此餘數則遂別而置之矣已又以左手而數右著其當揲當餘悉如左法其有餘劫則亦皆左劫同實一所仍以掛一合諸此之左右兩劫直待三大揲俱竟乃始取夫不嘗為劫為掛者而數以為策此揲法凡劫也若其所從為揲則大小有異矣左之數右右之數左則兩手交揲之揲也每左右交揲既竟乃始見劫凡三去其劫而其存者乃始為策策見而後三變皆足三變足而一爻成其在十八變中則此之三變始得畫為一爻也故左右交揲凡六周徧而為生爻之揲者始三也此二者語複而難明孔穎達坐此致誤于故別其分際而異其名稱凡曰小揲者皆左右交揲之謂也曰大揲者總兩小揲之成以為一揲也此之一大揲蓋十八變中之一變也用此致別庶其不雜也

#### 六 劫

劫者數之餘也。古劫亦為防考工記。輸入以數圍之。防指其數。鄭氏曰。防三分之一也。劫又為仍。王制曰。祭用數之仍。鄭氏釋之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也。劫又為測。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測。鄭司農釋之曰。讀如易記者之劫。太元則遂直書為芳。范望釋之曰。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為芳。蓋以識之也。合古語考之。則測劫仍芳也。皆以為餘義也。至唐人始謂書之術指者為劫。故舉中和。又有第一指。第二指。第三指法也。張載程頤。不安其說。而皆本太元之語。以劫為餘。今會古語以求經指。而皆與之合。則張程之說信。而畢氏誤也。夫古謂餘數為劫。以其分合。皆屬人手。故字亦從手。不必掛諸指間。乃始為劫也。繫辭言歸奇於劫。是奇與劫。明為二事矣。又言再劫而後掛。則劫與掛。亦二事也。孔穎達正義。以左右兩手之餘。為劫。復為奇。為四擲之餘。則是奇與劫。當合為一。而易語何緣兩出也。祖家祖疑祖。此言之已知。張程二子。說經有指矣。

七 張程始正唐人。以劫為策之誤。

自唐以前。孔穎達。舉中和。皆誤以劫為策。又以策為餘。皆失之也。至張程出。乃始正之。此兩論者。不必他辨也。乾之二百一十六策者。夫子固已名之為策矣。而此之二百一十六策者。乃其積六爻所得。而會言之也。一爻三十六。故六爻二百一十六。則張程以見存之書為策。其語正與夫子合矣。若孔舉之論。則誤也。十八擲者。當有六掛。六掛自為六擲矣。而夫子嘗言。歸奇于劫。以象閏也。若果以劫為策。則二百一十六策之上。當更增六掛之六擲也。是其策當為二百三十有二也。此數也。可數焉而知也。則孔舉之言。不合易甚明也。

八 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天度多于日。故歲歲常有餘度。大率首尾五歲。則置再閏以受之。所謂歸餘于終者也。著之總數。猶天之有度也。故其掛一之一。與夫既擲之劫。皆溢策數之外。正如日躔不盡天度。而積餘以成其閏也。故五歲再閏者。舉其凡也。載攷古歷。大抵前閏後閏。多以三十二月。而離立相望也。假如第一閏在甲年七月。則第二閏在丁年二月。第三閏在己年十月。第四閏在壬年六月。雖數疏不皆如此之齊。結舉四閏。而率其大致。則三年間。常以一年過閏。兩年無閏。故著之三大擲。而才用一掛者。固以此為象也。初年過閏者。第一大擲有掛者也。繼乎閏之兩年。而皆無閏者。則第二大擲。有劫無掛者也。夫聖既用掛一。識閏矣。猶恐夫人之未察也。則又從而詳之曰。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以見前之歸奇象閏者。第一大擲之掛也。後之再劫而後掛者。必待夫有劫無掛者。率至於再。而後始復有掛也。通前後言之。是三大擲皆周而第四大擲。乃始再掛也。凡掛皆一。而一即奇也。奇之象即閏也。此聖人借閏記掛之詳也。

九 三大擲。出劫掛一。歸奇出策成交之序。

凡左右交擲也。偏在十八變中。姑名一變。在三大擲中。則名第一大擲也。自此更有兩大擲。乃成一爻。方其三大擲之已時。一欲再也。凡管記劫之著。自存一處。不入第二大擲數內也。第二大擲。既已見劫。其記劫之著。亦不入第三小擲數內也。須三大擲皆竟。其見存之著。不嘗為劫者。隨多少數之一。著即為一策。

至此而後方名策數也。凡三小擲者。其分據記錄。或左。或右。或先。或後。皆同一法。惟第二大擲。第三大擲。悉不掛。是為異耳。其曰再劫而後掛。言歸奇之後。兩經記劫。乃始再有一掛。故凡其當掛者。是皆三大擲中。第一大擲也。三大擲中。後兩大擲。皆不當掛一也。諸家或有書掛為卦者。下文十八變成卦。始為爻卦。而此之掛一。與夫再劫而後掛。皆取諸指間。以為之義也。則當再劫而掛之時。未逮及乎成卦也。是凡書掛為卦者。皆誤也。

十 準策其交。

枚數事物是謂數。得數而記之。以著是之謂策。諸家多雜揉其名。則經指全失矣。名既亂。則實因以紊。不可不辨正之也。天地之五十五。河圖之四十五。大衍之五十。著之四十九。皆謂之數。不得為策也。著既撰。盡去其奇與劫者。不以為數。而數其著之不為奇劫者。是名策數也。易曰。乾策若干。坤策若干。是也。奇劫與策。常以多少。對分四十九數。奇劫多則策數少。奇劫少則策數多。率而計之。則不過四大數耳。凡初一大擲。合奇劫得五。第二大擲。獨數。上擲。劫數得四。第三大擲。亦獨數劫數。又遂得四。此世之所謂三少也。三少三多。與夫一少兩多。一多兩少。凡其少多者。其劫數也。奇劫者。著之不為策用者也。子之所是者。皆法也。則其數多少。當以見存記策之著為正。而後仍舊語。以奇劫為數者。策與奇劫。當對分四十九著。奇劫有數。合此三者而數之。奇與劫居十三。則四十九著。而策數亦可得數也。當其對分四十九著。子故因之。合此三者而數之。奇與劫居十三。則四十九著。所存者三十六。以四四數之。其為四者凡九。九四三十六。是為得三十六策也。九者乾數。是為乾卦一爻之策也。合重爻之六而言。則其策二百一十六也。此其四大數之一也。第一大擲。合奇劫而得九。第二大擲。獨數劫數而得八。第三大擲。又獨數劫數而得八。世所謂三多也。合此三者。而奇劫既居二十五矣。則四十九著。所有者二十四也。更以四四數之。其為四者凡六也。四六二十四。是謂得二十四策也。六者坤數。故為坤卦一爻之策。合重爻之六而言。則其策百四十四也。此其四大數之二也。世之名兩多一少。而為少陽者。謂三大擲之間。通其劫數。有一箇九。有一箇八。又有一箇五。亦二十一也。此正此數也。因數論數。語繁則理素。或有二箇八。而又有二箇五。亦二十一也。奇劫既為二十一。則存而為策者。二十八也。四七二十八。故在易數為七。而震坎艮本之以成其卦也。此四大數之三也。世之名兩少一多者。謂三大擲之間。通奇劫有四五。而又有八。則十七也。或時有兩箇四。一箇九。亦十七也。奇劫既為十七。則存而為策者。三十二也。四八三十二。故在易數為八。而巽離兌得之以成其卦也。此四大數之四也。四大數既具。而八初卦可交可畫矣。八初卦既出。而五十六卦。亦遂可重矣。故四大數者。易卦之所從出也。

十一 四營而成易。

孔穎達謂四度經營是也。而不指子何者為營。何營而四也。韓康伯曰。分二一也。掛一二也。揲四三也。歸奇四也。故孔氏因之。而不復申言也。易者。以變易為義。但一事而前後相變者。皆謂之易也。四營既足。計其歸揲。方為第一大擲耳。未及乎三劫而出策也。而未能遽以成交也。而遂云成易者。蓋四十九著。既置劫歸奇。依前後兩大擲者。皆從已減之劫已掛之一。而數見著以為之數。是其變易之理。已蘊于四營。



之初也。且如乾爻第一大揲已足。則左一右三。與夫小指之一。共去四著。而第二大揲之著。止存四十有四也。則四十四者。已異乎四十九之全矣。為夫變易之已成于此。故命其所始。而曰成易也。非謂易書遠成乎此也。易子四營之下。繼為之言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十有八變者。積三大揲而六之者也。三大揲者。凡六。而後積六爻成一卦。則四營成易者。爻猶未及成也。而安肯遽云。能成重卦之易也。然則其謂成易者。蓋指變易之理而已也。或疑此語太蚤。此泥文無見者也。乾坤之能為易。固為其奇耦已具。則變化遂且藏蓄于此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以其陰陽既已有象。則變化亦遂有地也。非謂乾坤對列。而義文之書。遂成乎此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豈誠有毀也哉。剛柔之用。既失其宜。則交應之位。亦紊其常。故曰。易不可見也。變易之道。不可得見。則乾坤無以周乎六十二卦之上矣。故易之毀也。成也。必其做此以求。乃為有得也。若謂一爻方成。易則隨具。無是理也。劉朱二子。執易有太極一語。而求太極于易書之中。蓋昧此也。

十二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大揲既足。而隨策畫爻。是著之三變。已成一爻也。重卦成卦之後。一卦皆六其爻。故有十八變。乃成一卦也。變即易也。欲異其文。故曰。十有八變。十有八變者。猶曰。十有八易也。其例則如掛一之一。即為歸奇之奇也。一之與奇。名異而實同也。聖人推原三變于四營之初。而總合十八變于六爻之成。語簡而交相發也。

十三 孔穎達說掛扚

正義曰。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子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之。天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扚。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之地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揲。而總掛之。是再扚而後掛也。程子曰。孔氏命餘數為奇。謂掛于指間為扚。固有非之者矣。而吾亦未遑必其言之非也。然既不以奇為一。則夫掛一也者。求諸易語。未見歸此。一于何地。而孔氏元無所據。遂合掛扚為一。已非易指矣。況若並掛扚以為一義。則夫易謂再扚後掛者。猶曰。再掛而後掛。聖人著語。恐不肯如許也。用張載之說推之。則奇者一也。扚者餘也。揲四既竟。乃始有扚矣。乃以所掛之一歸之。則易語之謂歸奇于扚者。確乎其有宿也。以此見孔氏之子。掛扚二義。既不得其辨矣。而其揲法。又自與其所記策數乖戾也。正義下文。申記策數。謂三變中第一變。是從左右著交數已竟者。而名為一變也。是通三小揲。乃始成其為一大揲也。而孔之揲法。則遂以左著為第一大揲。以右著為第二大揲。則其為第三大揲者。固當再取不扚之著。分為二而數之矣。此既分二法。當先數左著。左著既竟。則在孔法中。已是第三大揲矣。而其右著。猶有一半在手也。不知此之半著。其將安歸耶。方欲再數。則三揲已足。無所用數矣。則此半著。遂當棄諸不用而已。不知在易名為何法也。故子詳觀正義。三揲所得之數。四數所定之策。皆與義合。而獨于三揲出數之初。全與易戾。孔氏實問諸知著者。其人告以三揲得數之實矣。而其三揲所從出數者。不肯盡以實告。此挾術者之常態也。不然。則孔氏揲法。既已先誤。安能以戾易之揲。而出應易之策也。

十四 劉禹錫傳畢中和揲法。  
 第一指。餘三。益三。餘二。  
 第二指。餘三。益四。餘四。  
 第三指。同第二指。

右揲著數。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法人。故同天。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  
 第二指。遇二益二。并掛一。為三。與一。同。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三。與一。同。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連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乾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掛一。  
 第二指。遇四益三。與掛一。  
 第三指。遇四益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連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

右劉禹錫著畢中和揲法。凡七八九六。各立之。謂今姑摘此三者論之。以概其餘焉。其程子曰。孔之說揲。既誤。而畢又因誤增誤也。蓋其別凡五也。一揲者。四十九著。三聚而三分之。以管三更其揲。故云。第一。第二。第三。揲也。孔之分左右手為兩揲。而各出一數。子前已辨其誤矣。畢氏又因扚為掛。遂並三揲于三指。則其誤全與孔同也。此其一誤也。至于每遇某數。則益以某數。則尤其可笑者也。易因陰陽以言天道。故揲之四也。以四時為則。而本天五以求變也。夫其揲四變五。自然之造化在焉。故聖人齋戒其心。洗滌其私。虛己以聽。凡其占也。而在四四全數之內者。則錄之。而用以出策。其溢出四全數之外而餘焉。或一二。以及乎四。則皆去之。而名為扚也。其在其去或多或少。惟著是聽。而未嘗敢以己意參焉。故得數則為自然之數。而所告亦自然之吉凶也。易之說。善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尤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問者人也。受人之問。而響應者。善也。如畢氏自以意增益。則是雖管致問于善。而實取決于己也。又其說曰。第一指法地。不問所得奇耦。悉當益使成耦。第二指法天。亦不問所得奇耦。皆當益使成奇。不知何所本而言也。如是則得奇必使成耦。得耦必使成奇。而反本占而異之。全無其理也。此其二誤也。易之掛一象三也。謂第一大揲也。後兩大揲。則皆不掛。今其說。三指皆掛。則三誤也。四十九著。若通左右兩小揲。而計扚數。則四十九者。除其一以為扚。而四十八者之在揲也。左若餘一。則右必餘三。左若餘三。則右必餘一。無有兩遇皆一之理。惟其以右之揲左者。為第一大揲。而以左之揲右者。為第二大揲。而又每揲率皆掛一。則或連有三。然此之兩揲。可以應二指所銜。而其第三指。雖可再取先著。以為揲左之

用而右著之无所歸併，亦由孔穎達之誤也。此四課也。抑嘗取其老陰之譜，而本易語以求之。去其所妄，益計其所實。遇則三遇皆四，並初撰當有掛一正十三也。去十三得三十六，正老陽也。今其三指所益凡十，又增易法所无之兩掛，遂成二十有五。去二十五則策當二十四，正老陰也。夫其實占當得老陽，而以私意增變，遂曰轉為老陰，不既可笑矣乎。此五誤也。而他誤有不必辨正也矣。

### 易原卷八

論卦二十六篇

案論卦二十四字，原本在古學通卦篇上，第一篇反脫總目，通前後諸篇考之，自重卦非文王篇，李春秋時取卦不以古篇，皆論卦，等餘篇俱佚，僅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重卦非文王

案河洛書論及五行生克論，其二十一篇相次，此篇並不相比，不特列一二等目，且校正。

揚子雲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此不然也。世之有杵臼膏契也，蓋取諸益夬也。而益夬乃重卦也。如曰：卦至文王，乃始重爻為六，則杵臼膏契，豈其至周始具也耶？夫子言易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卦之一爻，即著之三變也。十有八變，則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者為總也。而夫三十六者，得為二百一十六也。二十四者，得為百四十有四也。皆六其交而四乘之也。則易之在策，遂已重爻而六矣。豈待至周而創為也。案新安文獻志，作位待周耶。周官之紀三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為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時有見諸先秦之書者，其名則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見夫八卦之為八，已在夏商之前矣。夫易也者，有周本，亦依新安文獻志校正。前世必皆略有其辭，特未備耳。至文王周公，相繼補足，而後卦爻之辭始備。故岐山箕子，遂皆列名乎其間，有以見周人能補志。案新安文獻志，闕而增成焉耳。不曰爻之三，至周而始六也。其書之以周名也。猶言至周

而成也。蓋繼之七月，其正朔率皆用夏，而序詩者，又已明言其為后稷先公之詩，則是未有成周先有此詩矣。今其繫之于周，乃遂戴周為名者，識其入經之世也。子惟周易之繫于周，正此類也。案新安文獻志，也。揚氏因其名之冠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恐不密也。案新安文獻志。

#### 二、設卦占卦之別

陰陽卦之本也。取諸圖書大衍，而著諸爻卦者，皆是也。著策卦之寓也。爻卦皆定，而後寫其數于四十九用焉耳。非其立數之自矣。夫子之說卦也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以著語而抽其序，則著在卦前，變出著後，有類乎著能生易矣。故後人因用四策，而傳會以為四象也。特不悟策之有數，蓋其受之于易焉耳。而非能與易立則者也。夫子說易，而著先于卦者，正為明著得卦者言之。非其追言伏羲作易之始也。且夫天地事物之理，固其著諸卦爻之辭矣。然而皆該言以待擇，非能預主一人而言一事也。世之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如治任適遠者，車馬舟楫，無不畢具，而前途或旱或水，不能預決其用也。必其撰著得卦，而後卦當入用者，始有主名也。故夫子將言卦變，而先之以著者，此其旨也。如以辭而已矣。則夫生爻之語，益又後乎立卦也矣。豈其不待有爻而卦已先之也歟。子是六十四卦，夫子命其德為方言，其已定而不易也。撰策得爻之卦，夫子命其德為問言，能隨事而出卦也。則夫著先乎卦者，是十八變而小成者之序，非伏羲立卦初則矣。案白第三篇，原闕。

#### 二十、古筮議卦，无引及三卦，是一重卦，止于一變

左氏國語，載筮固多，而其筮筮亦詳。蓋自令著以及得卦，而又及夫測卦也。其所得爻畫，與夫推考之說，歷歷俱在。又有又占兩儀，而交相駁正者。凡其所及卦象，與夫相為議論，皆有可以推想其制度之不存者矣。獨考兩書，獨無提出兩重卦已上者。以是知此時，一占所用，止于一正一變，而正變率皆取決于九六之初遇也。故占法六爻之中，有一變而不再變，不與劉氏所說同也。何謂一變而不再變也。曰：初爻遇九六，則初爻固為變始矣。二爻方遇，則二爻為變始。自三及上，凡九六未出，而創始一出者，皆為初遇也。既嘗一遇矣，則再遇者，皆在初遇之爻，以入變卦，別不更自出變矣。此蓋主易則以求變，而非背易則以主少也。案白第二十一篇，原闕。

#### 二十四、著卦與重卦先後之序

子之折卦而論上下也。則夫知著而能取卦者，必有議矣。何者，六爻測義，既自上下，而著之著畫，亦自上下始也。則是下卦之來，反居上卦之先也。苟下卦而果先乎上卦也，則下卦不可命為創來，而予謂剛柔之來自卦外者，皆非也。此大不然也。有作易設卦之序，有撰著取卦之序。予之本象而論卦體也，以易言也。故謂剛柔自下，而外來者，是重卦之初。取下卦于本卦之外者也。故外卦得以先據其上，而迎受下卦之來也。至夫著策之出畫也，固自上而下矣。而其六位已成之後，推測所及，則上卦之當先也。下卦之當後也。仍用重卦之初，則未始著數也。是理也。亦惟泰卦所著，最為明盡也。蓋坤上乾下，泰之卦位也。小往大來，泰之卦體也。著之累畫成泰也。三奇先焉，而居下。三耦繼焉，而居上。是誠下乾先乎上坤矣。然推測

之際。仍以坤之三耦主卦。而指三奇之乾。以為自外來重也。故謂坤之以小而上往也。乾之以大而外來也。仍與重卦之先後。秩然相應也。

二十五 聖人不專用占。案新安文獻志。說易原三篇。此篇直標三字。今按原本有二十五三字。則此上必有闕篇。謹仍其舊。

易之符著也。直為其神。可以代易。而聖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範之斷大謀也。凡己意之與國論。直不自主。而皆取決于龜筮也。夫其構骨枯槁。果可信伏。以及此乎。蓋聖人尊易。而因以及著者也。案新安文獻志。無者也。二。著尊而後易尊也。易之經案。而得不得。著以此也。若求其本。則是以著為導。依新安文獻志。改。而使人向易焉。若其下筮。則未皆全以主信也。古之聖人之欲為。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請枚卜。舜蔽己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豈其專以著定也。案新安文獻志。周公之穆卜國事也。令龜之辭。謂許則歸而俟命。以待其意。不許則屏壁與珪。以為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請。而信疾之不愈也。然則聖人之于人事。卜筮其先後固大有序矣。易之為書。不為卜筮設。然而無著以出卦象。則臨事不知卦之所擇也。故卜筮為用易之要也。若聖人立教之道。則當置仁義于陰陽剛柔之間。不專取成乎卦象也矣。案新安文獻志。如曰師征丈人。吉非丈人而屬弟子。則不吉矣。碩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與。小人以之剝廬也。沿此類推之。則卦同人而人事異。其禍福不專從卦也。故善補過者。終以无咎。而悔亡者。乃遂往无不利也。與。案原本无與字。謹從新安文獻志校補。

二十六 春秋時取卦不以占

春秋之世。有得易意者。不待致筮求卦。而遂以意說卦。至其事之吉否。率皆如言。則直伏理為筮焉。耳。子大叔知楚子之將死也。以意取復頤二繇而知之也。醫和推蠱以言晉疾也。亦非筮而得之也。知莊子之舉師。臨以言晉軍也。史墨之以大壯而言魯難也。卦非出筮而事情曲中。則仁義當否。固可以回轉陰陽也。是理也。聖人則既以明言之矣。而人不察也。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在占前。則得其辭而玩之者。常以仁義為準則也。當于仁義則舉。不當則不舉。此為深得剛柔節適之妙也。若然者。設使性命大謬。雖不逢吉。亦常无咎也。公冶長邦有道不廢。邦无道不數。其禍福之制。在己而不在人也。則夫玩占于既動之後。以較玩辭于未動之先者。其賢否智愚。相去遠矣。此卦筮之微旨也。

附一篇 案原本此篇。應屬論卦二十六篇之上。

連山歸藏不傳。連山歸藏之以不變為占。別自一法。固不可移。而八之周易矣。而又夏商二則。本无變卦。今乃用魯史傳會之言。反周則之不當致變者。而用以為變。予故重疑劉氏之誤也。蓋左氏國語所載。凡其筮而得八者。皆三出矣。小白所得。則屯正豫悔皆八也。蓋在晉。穆姜所得。則艮八也。凡其三出而皆无之卦也。則古謂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者。信矣。然嘗即左氏而推所筮。則夏商兩法。不獨无之卦而已。凡其所引繇辭。若非周之易語。則必周之卦法也。然則連山歸藏所為不傳者。豈非以其徒卦无辭。而難于推用也歟。又非以其有正卦。而无之卦。則遂推釋不遠也歟。大率禮文之事。至周而備。若夏商則皆未及也。故周常詳而古皆略。不獨三書為然也。孔穎達之在唐初。既已不見二書矣。而深

疑夫筮史之傳會。故其言曰。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歸藏也。是孔氏不以魯史之附會者為信也。况又有可疑者焉。既已兼用七八為占。則所得之策。有八亦必有七矣。何由所載三占。皆得八也。此皆理推不通。予故欲如孔氏之闕疑也。

辨疑四篇

一 邵鄭復姤生卦

邵氏雍。鄭氏夫。立為復姤生卦之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子雖不見二氏全書。而朱震所傳。亦已略見梗概矣。然子有疑也。乾坤之能生六子也。八卦之能生六十四卦也。以其本无而創有。故得命之為生也。若夫復姤之得成重卦也。乃其合乾艮坤巽四初卦。以成其體焉。耳。若謂六十四卦。由之以生。則是艮巽反生于復姤也。深求其誤。則有為而然矣。陰陽消長。形乎爻畫。則少者常先。多者常後。二卦往來。故二子因之。遂立為少能生多之則。以至於倒易本原。而不覺也。况夫一陽之積。而極之必成六陽。六陽乾也。一陰之積。而進則必成六陰。六陰坤也。若謂一陰一陽。能生二生三。以極乎六也。則乾坤亦在所生也。此如譜議不明。而叙孫曾之次。于其父祖之先。則誤不待辨矣。而其間議論。有似經而實戾者。是故不可不竟也。

二 古卦以數同相比。與鄭邵異

二子同失。在于以爻變言卦變也。既以爻言。則全用奇耦數同。以為之類。則又展轉生誤矣。易指生乎奇耦。奇耦同。則其氣類。似若可因之。以參求其度矣。而有不可專泥者。為夫位置稍變。則得失禍福。遽以相反。故數同而類異也。聖人之初重易也。固嘗有取乎此矣。今之卦序。自乾坤以至未濟。凡其對立而聯出者。皆以數同之故也。則夫數之同者。實有至理。差擇至精。或以取其相因。或以鑒其相反。意似而理又應。則遂舉以相從。不然則否。故六十四卦。凡以同數聯出者。多則四卦。少而兩卦。未嘗離四也。夫豈不知奇耦數同者。不當十卦。而其聯出。未嘗有及五六者。蓋以取理為重。而以取數為輕也。若夫二子。專于取數焉耳。故予未敢以為合易也。

三 邵鄭異同

鄭氏循六爻以言變。邵氏則極三而止。凡其六也。三也。說雖各異。而其取必于數之齊同。則二子一律也。鄭氏之以六變也。蓋取復姤六爻者。由初及上。而六出其變也。是並乾坤六之卦。而創為此意也。然而以數少為陰陽之初。以多數為陰陽之末。則大父母之六。其奇耦者。反為小父母。一奇一耦之所生。則其論自駁矣。已而沒覺无本。則遂去乾坤二卦。而專用復姤已下。各五之卦。則其誤可以見矣。若夫邵氏之主三而變也。不問乎陰之若陽也。而皆以一畫生兩畫。兩畫生三畫。是取一生二。二生三者。以為之宗主也。世以其言有本。故亦符之。然予攷其首尾。而不喻者多也。夫其立一二三。以為生次者。為夫愈出而愈多。故本其所出。以為之原。而謂少能生多也。今臨遜之類。凡二十八卦。而泰否之類。才十有八卦而已。是以二十八而生十八也。是愈出而愈少也。以較初立之則。謂夫二能生三者。全相悖也。此子之不喻者一也。

六十四卦，八八相入，闕一不可。而邵氏于乾、坤、坎、離，乃遂不以入列也。至于既濟未濟，乃于二十四對中，兩出而重著，則予之不喻者二也。乾坤之三家，重卦之八八中，皆有交變之理，為之脈絡，故六子之生乎乾坤也。六十四卦之生乎八初卦也。其中有往有來，迹皆可攷也。今徒類聚卦數，而以多少相求，絕無脈絡聯綴，則其謂某類自某卦而來者，亦不見其何以為來也。此予之不喻者三也。予既得二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遂求理于易，而別有可以發明者矣，而不敢以不量自己也。

四 邵鄭本之卦，而不用之卦。

乾之之卦，則復、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也。此六卦者，皆序受乾之，以成其體者也。故其一奇之間乎五耦也。子復則在初，子同人則在二，而履、小畜、大有、夬，則此之一奇，亦皆自下而上，間五耦以成其為六卦也。是其序之可攷者也。故二子類聚卦之五耦一奇者，而立復以為變始也。其見蓋出乎此也。坤之之卦，則姤、師、謙、比、剝，亦其六爻之以序出者也。其一陰下上乎五陽，而機械相屬，亦與乾同也。則二子類聚一耦之卦，而立姤以為變始者，所見又皆出此也。故二子論變，雖曰半同半不同，而其釐異乾坤，尊表復姤，使之可以冠冒十卦者，蓋一也。二子之創為此論也，必皆樂其十二卦者之一奇一耦，可以立乎二陰二陽之上，而前值乎三陽以下也。故同立此見，而無所差殊也。已而覺其十二卦者，推焉而泥，不能通諸一易，則遂減去之。其本則而取復姤以冒其上也。故復姤六爻，而邵氏僅收其五者，以其本出于乾坤之六爻，六變而強去其一故也。故凡二子立則，推其依並乾坤變卦，則彼來此往，輪承悉有源派。自此以外，輒皆推演不行。故子反本而思，立為乾坤正變之圖，以明之也。于是先立乾坤兩卦，以該其上。而下復姤兩卦，以加下目之首，則夫之卦，初則遂以昭然而明也。第不審二子別有思與否，世而有深造其蘊者也，則予亦樂開予誤也。

乾坤之卦圖

乾之六卦

履三三乾上

同人三三乾上

姤三三乾上

乾三三

小畜三三乾上

大有三三乾上

夬三三乾上

右乾六爻之出而為六之卦也。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六，其次甚明，兼又六爻六變，无由可以缺一。邵鄭欲信其已說，遂測六、姤、別而置之，以為一陽五陰者之祖，今取復之一卦，與姤卦序立，而二子所立之則，其為出自六卦者，甚明矣。

坤之六卦

師三三坎下

復三三震下

坤三三

豫三三震下

比三三坎下

剝三三艮下

右坤六爻之出而為六之卦也。其序則一復二師三謙四豫五比六剝，是也。餘理在乾下。

復之六卦

謙三三艮下

師三三坎下

坤三三

豫三三震下

比三三坎下

剝三三艮下

姤之六卦

履三三乾上

同人三三乾上

乾三三

小畜三三乾上

大有三三乾上

夬三三乾上

右復姤六爻當出六變，而邵鄭所取，皆始乎再變已下者，正欲表復姤以為變始，故不得不移乾坤而別奠之，以合己說也。此圖既立，而三子傳會之因，按圖可見矣。

乾坤六子圖

乾索坤成三男

乾二求坤二成坎

乾三求坤三成艮

乾四求坤四成震

坤三

艮三

坤索乾成三女

坤二求乾二成離

坤三求乾三成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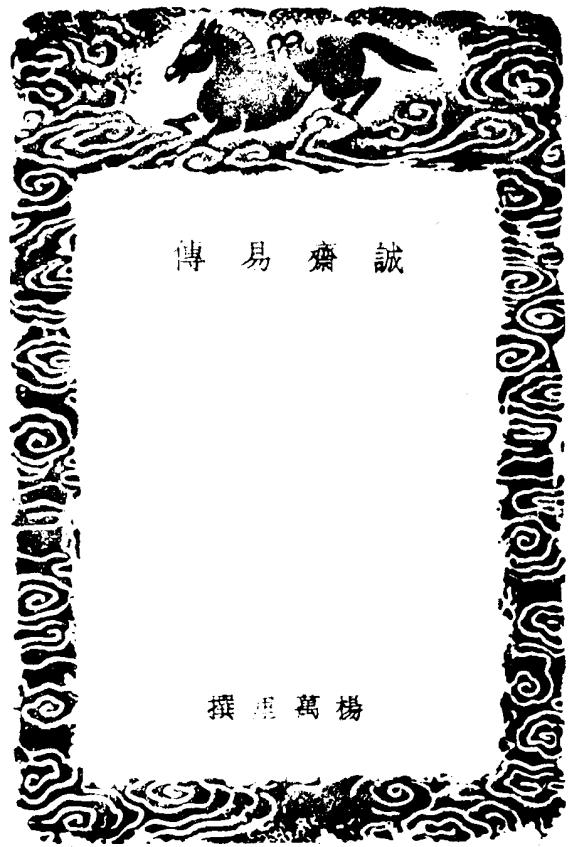
離三

兌三

坤初求乾初成巽

巽三

右乾坤六索者求也以陽求陰以陰求陽凡往而有求則為索也坤之初成三爻也純陰而无陽也乾往求之而初遂變為奇初是一索而變陰為陽也其曰震一索而得男者猶言震之為卦是乾之一求乎坤而遂以變陽者也自此以外如乾之再索三索而變坤以為坎艮也坤之三索三變而成其為巽離兌也理亦猶是也此之謂爻變也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誠齋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諱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啓憂憂憤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會與程傳竝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樸極非之以爲足以發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真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正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秘閣其子長蘅進狀稱自草創至脫藁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樸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誠齋易傳 提要

一

傳 易 齋 誠

撰 萬 楊

### 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愚誤蒙聖恩擢實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竭以效涓埃臣竊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處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而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闕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割下吉州令其家取本鈔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維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奉旨依

### 楊承議申送易傳狀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準本州公文備準省割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微說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微聞於上茲承州牒備準省割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叢爾不肖之孤兒矍然祇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謹父書敬拜給割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

誠齋易傳 狀

一

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 自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抽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儆。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消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豈可暫。應可激。皆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濟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摠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通吾術。擊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心。心。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易傳 自序

### 序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往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取覆祕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為剞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為剞之。彼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體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成形。化裁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元極變。盡隨顯微。其道大備。百用不惑。由是知冠義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動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穩。姜陳文字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繁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況其他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闡關之機。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機。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避元宗。近種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著策龜牘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下筮存。蓋亦以下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隨接漸。鼓琴微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向口。咸乖厥旨。而況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耕小。子生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滿慮。遐思永嘆。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

誠齋易傳 序

先生此傳，耳目開豁，神爽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觀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陋，一旦灑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干國憲，譴竟移開，心以迹危，情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悼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辭危理盡，道直思元，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微倖于愆者，尚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間，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聞有異于晦翁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嘉靖壬寅歲仲春朔，朔野尹耕譔。

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嘉泰甲子四月八日，萬里後序。

### 自序後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與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書，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無除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家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繼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與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王伯厚曰：官之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與？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與？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與？抑已作而未出與？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與？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

### 誠齋先生易傳卷一

#### 三三乾下

宋楊萬里譔

乾，難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為天為君，故君德備天，天德主剛，風雲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好，故亡漢不以成，而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然強足抑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為三三，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八》字，立而聲與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大字作《三》也。

####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且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昃而夕，人強而老，物言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



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然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為天地。聖人具此為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蘊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為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為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為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會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為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為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元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耳。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豈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為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觀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為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為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安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偏。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為。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淵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為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為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為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為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儒於躍則為漢之惠元。僅危待之。躍於淵則為商臣。為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戒也。三子之道。

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秦伯仲雍。伯夷叔齊。則雖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固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二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矣幸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為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說。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象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連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為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乘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止其變也。新故為无常。其化也。消息為无迹。謂有物邪。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邪。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終而復。終始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為變。易為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踏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為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象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然此文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成引此文曰。品物流形。即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

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己為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為我。九二以陽德而出。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待位為樂。而志在大有。為上九以處高為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為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為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者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言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積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為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易。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仁為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恆。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為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為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蠶躍而蟻不隨。濕為火仇。燥為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鶻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象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與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聖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譽極不生。而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無外。姑強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為正。正正為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粹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易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難此。其惟剛健無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止。

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為一章。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蘊於身為德。形於事為行。龍德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渠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下有曰。人非利見不足謂之成。李氏謂學非利見不足謂之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與。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與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三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卦以二為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為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禘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允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三三坤上。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從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為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為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無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為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無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宏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其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直方大之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利，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俟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道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銜，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何氏增訂引此下有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舍而不為，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懼，懼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

剛柔雜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極傷陽，陽極傷陰。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體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元

黃，兩龍俱傷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為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非。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積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紘造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辨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竝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徇用而忘體。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於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各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

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失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無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無專權之素。所以為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體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體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謙齋先生易傳卷二

三三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騁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以下廿一字。從重其。其。會。通。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元。作。泰。助。實。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士。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蕭。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事。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無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留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

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事。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象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我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其說最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為。未可也。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真不為哉。居正有德。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真。王武俊之。雖而朱滔。唐遂以安。林遠君而無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為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為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為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偏於初之剛。而乃為己之寇。上欲觀於君之應。而有近之嫌。故遭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故也。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驕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遲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即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愛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說。宋初從學。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為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魏無知徐庶以之求助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為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恥為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載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錄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閹宦之禍故曰君強臣弱無臣有主去應得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三坎上

說者以蒙為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味句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味也矣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做有求非誦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而達而堅貞其利益執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稱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為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何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為言瀆也再三問者蒙也再三告者亦蒙也問之蒙則昧答之蒙則蒙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後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蒙在蒙初者發之蒙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誠得釋如因得釋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為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未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苛善學欲速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卻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諫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蒙蒙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為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見利而動者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為勿取不以順為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為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學教非實不親四以昏蒙之實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望於通之謂困當於從之謂各學易作從從吝疾者諱醫各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各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與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闕亡取惑是亦不厭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童蒙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蒙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與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蒙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畫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悟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為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為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誦而正自伸。惟誠惟正。無敵於天下。是惟無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孤。蓋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也。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變。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末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象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後雨。繼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為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坎水為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為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潛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險。言出則險。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裕。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望而不開矣。吳淠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過。三進而過於水矣。泥者。過於水者也。雖過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過乎。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鄆。而勝於鄆。楚敬慎而晉否滅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殺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已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寔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為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弱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為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學易記引此文。謂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養萬民。忠信之事也。貞吉者。特之有禮而無。於此何為哉。酒養休息。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凡四十三字。疑李氏酒色之詞。非本文也。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也。康文景得之矣。有險。險則始。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為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為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遇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温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至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與不然。雖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關寺。樂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三三。乾上。

三三。乾上。

需。有孚。望。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遜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訟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狼狽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

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訟訟也。皆止訟也。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答其訟者。而答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易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愆忿而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愆。而不敢於大語。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訟之主。然初與九四為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無訟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歸。來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咎也。不然。撥禍无敵矣。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犯怨。所以不免與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願良之爭。子產兩无所從。齊樂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實之九五剛。

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構。故初六之辨。遠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寶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路。直者伸。枉者媿。何訟之有。賈衣冠而不犯。虛圍圍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僅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棄皆視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

### 誠齋先生易傳卷三

三三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投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與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蓀。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尙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翳馬援。王元。讓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元。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賦。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得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達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任將有應。與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與我，則寇敵難與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法不可以與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與師不以正，徒法也。與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以律，雖臧亦凶，況不臧乎？楚之亂，齊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耳。惟中則吉而無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寡，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謙，強而順，皇甫嵩、郭子儀是也。承天寵者，稟君命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伐，為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俯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壞。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庸而士不服，令變而下不承，則是乘為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鄆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言，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與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饌黍肉之讒，則征為之師不與，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陞之師不舉，與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覆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

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愛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命律，變理陰陽，皆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三三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觀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觀下，則下有歸，下觀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水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事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尚以離離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村，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鄭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為比，得臣位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此。

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觀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澤也。上者不約而就下，下者不期而集，窪，執使之者，故為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觀王，而曰王建萬國，觀諸侯，蓋上之觀下，甚於下之觀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觀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實，質言實，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實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陳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事君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求也，兼德以充乎內，而不顯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逢身，不可為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雖畫同，棋同不涉，與師冕同，轡同不厭，仲尼爾，荀卿蓬麻，皆戒於觀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無鄰事一人而無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半季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無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猶之王政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來者寡矣夫政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意寡何也無取之心也無取之心則曷為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來自去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為天子之政不誠人而人自親故為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易字從學太王去邪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貢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遠豈一而足哉光武與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為愚高祖與而甕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三三乾下巽上

小畜亨

乾下巽上為小畜乾下艮上為大畜畜止也乾進而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別乎小大有力有大小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也制動以靜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真能以止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宏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間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西而郊

乾為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為物散則霽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為不雨乾西

北雲東南故也雲與乎西而風起乎東雲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曠韓愈訟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濟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為密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強故所止者小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孫宏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何謂止其君之善遷上之澤巽上之心是謂止善兩傷祿而楊國忠取善祿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賦愈急告其君以不早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為欲朕失人心劉深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誠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賢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惟而格君之心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身曰必我之文德有未懿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賢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賢生自崖而反矣見賢生且然而況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惟不知泉變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末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為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為周召魯侯與哀貽它居故魯侯化而為哀貽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為自復二勉於復故為牽復牽者勉強之謂曷為其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伴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為商紂拒諫之強昏惠公復諫之狠矣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於六四愈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

行故有與說幅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於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娶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體。唐高宗娶武后。而制於武后。始於紫塵之汗。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之道也。故為血而惕。為惕而懼。為懼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與。抑九五之賢與。九五之賢而已。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盤如實出己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攸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攸如。不獨富也。

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廣於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雖然為善。而幡然不為不善。舉也。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遜畔。而訟自釋。皆富以其鄰不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尚往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者。積之充也。言巽順乎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誠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盈敵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疑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日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凶。况小人乎。故繫象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人臣之願哉。

三三。乾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莫甚乎爭心。而虎為下禮。一行焉。慢斯斯。悍斯斯。爭斯斯。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非心。和悅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應。疚而後樂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為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間。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為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珍其兄之臂。君子不敢商路。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禽獸夷狄。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偽。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象象言禮之可行。交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汗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馮。仲舒下帷之伊。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蓋坦然而無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尊卑掉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易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易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為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嚮之才。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為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商浩不出。房瑄不相。唐君臣之賢。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為。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象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為尾。故避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為尾。而履以九四為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無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夫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待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盡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履執大焉，故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與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履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四

三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為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獲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盡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為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泰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嘗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蘇秦達乎蘇橫，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為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袂，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羣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孤，剛果之才，偏於勇實，其不全，則天下有賢才，幽遠之士，遷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塞於朋主之力，則天下有厄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之行，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僮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傳隕而恭，顯薦賈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為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順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實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威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子惟克邁乃訓爾交修子罔子乘高宗所以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順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覆而為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時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慙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三三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為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利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貞固自守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人用何適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棄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晉於張禹饒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炭秦皇新得號於地皇始於始皇何必見而後悟哉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澁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下不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幽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遺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

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棄二世笑趙高以鹿為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無能為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為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之未幾而誘之者爭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拔茅之象其所拔者羣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其所拔者羣也拔羣者其根不盈掬拔秀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雖兜入而四凶集賈尤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茹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獻獻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順之質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為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恭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說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子有濟否之才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為陳蕃為曹爽為建寧王侯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為魯昭公為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為文宗為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濟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離祉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決心心決无終欲濟否有成而能終其惟有儆心者乎

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無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無微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日躪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微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攬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以喜泰為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顯陛下無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無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三三 乾離上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乎。而獨與人為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乘。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則同而離則其不同大。而離則其不同小。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無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與小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所以為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

不大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為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雖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無乃為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為同之大。所以為利君子。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易言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象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鑿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為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已也。使六二背同已。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是以久而不能與也。桓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與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觀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為我。九四恃九三以為為壙。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己也。六二背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乘大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懷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嶷之忠。內則制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于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因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深婉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上欲開九五之下。豈惟六二忠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管蔡毀且。燕蓋潛霍。光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子。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君臣同。則人舉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無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無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三三 乾上

大有。元亨。

大有。元亨。三三 乾上

程子謂離乾合而為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為火。為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為天。為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無遺照。外無遺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故極於過而揚。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故極於過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鈞鑿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蓋輅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運天下之至遐。表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為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適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適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逾。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流而買於外。趨避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爾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初九。大有之寡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適臣也。孰為適臣。始周之世。外之左右諸

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與。知政守藩。適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適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哲者。明之極。不然。為主父。僕為董。董質為宏。恭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初。故明哲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為大有盛治之君。雖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發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濟然不攬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與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元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縕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適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者。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理。多或寡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慍。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其過謙乎。曰：益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益日錫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躋。德以位資。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者講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為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勤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廢。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

周公公孫頌。頌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受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遠承上之則。下乘勤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遠乘下之則。遠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舉陶子未有知之謙。勿驕主。傲也。渾排。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謙不為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甸。奴。豈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為得志。上六以居高為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與。

三三坤上  
謙。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其焉往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豫說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五

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

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處夫山。謙之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為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處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是盈。岸為谷。谷為陵。然後為虧。益變流之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害也。福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歎而未止。惟其歎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堅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歎而未止。惟其歎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堅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為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為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時，遠之則薄食與而怨伏起，聖人得此，不言而喻，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何事刑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為漢之吳楚，遠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永濟四海，言兵寢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大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變，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身亦凶其身，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髡髻以辨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大言鳴，嗚呼！下應乎上，上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為鳴豫。鳴豫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珍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烏不能萌旦之驕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李宓幾危，虎榮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毋而不能離，賈誼至忠如善宋瑒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所謂遲有悔，聖人不許其遲也。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留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地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為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

動之有濟也。小動納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大有為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乘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與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耽，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效止於恆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姦而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為憂勤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三三，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命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僇功之薦，利有在於邊國，則違齊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雖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孰動而貞也？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孰為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迹，聖人用以隨體，天下以迹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兌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

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遠而不隨乎？而況靜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與？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為義也。執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於變，渝者，變

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冕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觀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穆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為初九者。其動可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而彼說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於睽則遠者不離。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問。而自疎。勢不兼也。故蘧子獨初變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勳。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為遠郭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若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隨。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惟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淵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為徐偃王。靈光。不正則為莽。卓雖不凶。猶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兌之中正。為一卦說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高祖從諫。轉圖。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况可得聞而離之乎。二程以為太王居岐。龜山楊氏以為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三三 象上 象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規。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

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桓以無知。與文以里。平霸。故亂為治。根為飭。源雖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途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能隨其終。則能保其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無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為子而辭其幹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誅。欲尊尊也。南嗣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誓之家。其文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則九二其孰為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寡。體又止。則君非大有為之主。九二雖離剛。實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為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為何時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為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為田常。為意如。為莽。卓為王敦。桓溫矣。求為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為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冕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庸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

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為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為。曹參欲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成清靜事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與。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借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為哉。非已正南面而已。衆賢所輔。君無陰柔。而況剛明之君子。然則閣官之弊。文宗為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為子而不事父與。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為。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為。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為。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為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獻獻不忘君。江湖有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為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為天下之可法。舉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蓀。晨門異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六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象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避而後為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再進然後為避。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夫乾。娠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避。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追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避而有凶。則自野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為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八。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狼而進。進必不順。剛

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愈，說則訕，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與而無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無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沾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陪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憲，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咸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傳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咸湯，先主異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復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變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為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醜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忘誘者昌。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己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與。師德薦仁傑，蕭蕭萬萬，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位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為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為內，志在內，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三三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其猶觀察乎？觀察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為盥而不為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顯肅應於下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連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為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曰：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觀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為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為可責，故吝。童觀之薦，共工四岳之薦，一也。而人不吝童觀，越人之變弓，兄之變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 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無見曰童。童有見而小曰闕。有見而小，其意於無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爲觀。觀子路以正名爲廷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 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爲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六四似觀國之光，尙賓也。

九四 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尙之，而賓其入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尙賓也。

九五 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邪，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邪，其咎將誰歸。故觀彘彘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 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達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己者。吾之德其肯君子耶，乃无過答何也。吾之身不爲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爲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魏，野其身彌退，其愛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愛，小人有位而无憂。

三三 噬嗑，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噬，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用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分而不離，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尙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易嘗贖刑哉，以此明罰教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曰：以典刑，勅法也。

初九 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誠，必至滅耳而獻其誠。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貽以兀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 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爲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爲應，四於卦爲校，二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吳濶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惡哉，亦居大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乘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何難乎六三也。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況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肺，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肺，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爲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其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去其驩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肺，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言直，剛惡者爲乾肺，剛善者爲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蓋去惡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變，怯也，善章疎也，然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 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強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爲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正之德，又得九四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淺，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助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爾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

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強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聽不明。使耳而聽。聽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三三 艮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為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精。文者物之雜。周官書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遠。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蔽。明不及獄。則明不昏。庶政雖也。无敢折獄。良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無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汗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與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間。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取房杜。毋惜賁館。房杜不能。必有。

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矣。情也。諷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譽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其法。隱伏義之世。其法立。其文蘊。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為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自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質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開而疑。疑則怨。怨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諱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羣臣。漢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帛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吝。榮榮。故喜喜。故吉。賁者榮之而舉。喜。喜。孰大焉。百里人而奉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執初九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之賢於高祖。可以為六二。歡而為六五。賀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為各。故曰各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嚴。文王之渭乎。

上九賁。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各而成賁。以自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陋。而固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七

三三 坤上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途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蓋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為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為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

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剝足之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能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內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為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曰：呂強當之。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剝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總而總之也。寵者，心以倖之也。如是，庶乎羣小不為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為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錄過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衆陽剝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所食邪？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廈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叔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致亡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徹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為大輿。

三三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及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

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復而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無疾，朋來无咎，侯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為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為此之心乎。體之聖，履之治，舍之亂，聖惡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湖陰雖冰於地，冰古凝字也古上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溫。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順天時，爻義為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合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九，動而復之初九，動而過而忘反，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為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劑而息，非二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不仁之益。故微會子，子夏不問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髮妻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過六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為頻復，厲，厲危也。非頻復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會通引此文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選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能，伯玉且然而况不為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為獨復。居中得正者，道

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以為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運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強盛，而不警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當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其身。則天災人害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囚，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結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曾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為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遠之，何復之有。象曰：剛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遠也。文質相反是也。

三三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贗之遜，苻堅之師，蘇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為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為主，震之卦以陽為主，下卦為內，故曰為主於內。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為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為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為而能動以天也。天實命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勳，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苻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當堅之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藉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無妄，視雷之無妄，故曰物與無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爾。董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無妄，往吉。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無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成王三年不飛，何邪？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無妄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菑之，爲二者，何必於其能耕且富，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稼而動，即動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遼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幹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菑，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無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三未嘗動而災是謂無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得此無妄之災，既無妄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魚殃，傳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周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無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無妄而災，六三可無媿矣。故災至無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無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無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楚恭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爲得乎。蔡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楚恭王以下皆此乎。楚恭王以下皆此乎。

九四：可貞，無咎。象曰：可貞，固而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無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菴月守者也。

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無妄之至也。無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

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可治乎。曰：有妄之疾，有無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無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故公齊桓侯是也。不治無妄之疾而死者，仲尼、蘧子馮是也。故無妄之疾，無妄之藥，無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無妄之疾，無疾之疾也，勿藥可也。無妄之藥，無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藥肉而遺藥石，藥石無害矣。吾無疾，焉用藥。藥無害，猶不可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無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樂之功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秦和自北，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與師，虛耗自此病。

上九：無妄，行有眚，无攸往。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爲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萬物者，莫迅乎雷。雷萬物者，莫尊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爲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種之，至於六三，處順以屢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觀之而已。上九，人此室處，曰：爲改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宴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三三乾下長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臨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恥爲。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君德剛健，則有進而無息。君德篤實，則有韜而無竭。體而進，進而體，體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無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新，而終古常新，進而無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茲能尚賢故也。其孰爲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賢，上上九而已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卑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君。乾爲君，艮爲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爲能止君之不善，有大入正己之德，而活活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皆皆止而不爲，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正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鷄，聽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而折禽荒，章交盤遊

誠齋易傳 卷七  
不然而三歸之卿能禁六變之禍貨貴之幸能杜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良鶴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  
光天夕則晨山落則榮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韜天道入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  
變至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己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  
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雖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  
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苻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說輓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說輓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  
而止輿說輓之義也它卦二為臣此九二乾為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為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  
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  
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良體而陽德良體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  
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執禦焉而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  
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正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為之防閑  
也初喜其往卒憂其安惟艱惟閑貞在其間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為輿衆陽為衛

六四童牛之牷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特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  
而有喜矣蓋旨酒醴醢之滌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欲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明積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  
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絕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皆豶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  
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為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為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止止羣賢  
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二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竝進道之

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其驩其能  
止之乎

### 誠齋先生易傳卷八

三三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通引作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中四個震象之象也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類齒飲食之象  
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  
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  
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實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  
堯舜不得舜舜憂不得禹泉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為天地養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  
為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實而非偽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慎其出入於口腹其體亦欲  
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  
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情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狗欲，又戒之以必凶。又駭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是與朵頤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難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納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祿，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安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得。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頤，言從初九而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從上九而違常也。丘，上九也。良為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放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正，二也。謀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驟於求養，其任文八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為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頤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頤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進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在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衛青有揖客，辭宜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榮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己。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無為，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為而後為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良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乘陰臣民所畢聽者，故

頤養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傷厲而後吉。果能傷厲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況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良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三三 說上

大過：棟，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廈將顛之時也。下棟將斃，其本弱矣。上棟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為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時，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為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斯才也。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棟也。反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況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為下者順而從，為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未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之反為上六。四陽剛過，故為大者過。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艱。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無悶。故陋巷之窮，乃顏子之達。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案為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廈將顛之世，則廢可與竟，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廈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為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為女妻。初六羸而散散根象也。故為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桷，凶。象曰：棟桷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桷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桷，凶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支廈者，廈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棟。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剛處剛，不為九三之凶，則為九五之不可久。扶傾拯桷之盛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者，何也。窮

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兌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為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為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觀乎其隆哉。退章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說。藏用而相姚。宋退瑜。執誼而相黃裳。漢唐之興也。物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燒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三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為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為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迷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妻失節之婦而復老邪。无恥之甚。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楊氏。以為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為衍曹爽。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故水為坎。坎陷也。險也。鑿險而陷物曰坎。坎用性。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尚。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法地之不可陷。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無復名。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意。游再也。初六習坎。入于坎宮。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宮。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宮。以坎為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穿人者必自穿。險人者必自險。始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官者盛而黨。黨人死而官者滅。初居坎之最下。故為宮。初一爻穴之。

象。皆通引此云重坎之下。故為宮。虞翻之說。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二其美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就。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大濟。不可小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強之位。此小人欲為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微功者也。聖人則曰。新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坎。遇險因欲濟也。然倚奸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祇益其險也。阻且枕。枕。倚也。入於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濟險者。眾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蓋內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游至。則二水合而。澹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特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內无主。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特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權於物。而澳始安。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二。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內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與約。如約信盟誓之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若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為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譚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異。凌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竊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受制於上六之強者與。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強雖強。其窮必凶。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虛，麗於薪則无者有，虛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於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於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鬼結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為母牛，畜養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匪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易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絀然，敬之，无咎。象曰：履絀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且，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絀履之實，雖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文明記此未進下作其非障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以障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絀然，敬貌，猶云踧踖也。禮記以下十二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與，晏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聞問，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為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孫碩膚以之，黃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曹大子閉樂而嘆，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蓋，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為日昃，為大耋，離為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內外重火之氣，故其與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二剛強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強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降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問于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豎而吉與。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始故。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程子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

三三 艮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際，下經首咸恆，咸恆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

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手，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為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

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脛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成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得宜不能食叔幹季氏不能宰子寮。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成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內。所謂足肚者也。其往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雖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說呂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執感而執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敵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敵若何。如賈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廣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鑿。鏡則慮而照。思則索而照。慮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惟無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慮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慮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伸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

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成其脛。无悔。象曰。成其脛。志末也。  
王弼云。脛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閒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成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隔也。隔雖无思。昏情而已。九五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情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成。如一身之脛也。脛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成其輔頰舌。象曰。成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寶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成之自擯自類。

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闕。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成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感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成感之道。豈易乎哉。

三三 重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成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恆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恆。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苟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隳末。皆失恆之道矣。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寒涼者繼之以溽。溽涼者繼之以燥。燥溽者繼之以推。无非由變而恆。恆而變也。天地能變。以推。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恆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恆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恆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乎。故擇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隳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恆者也。其德无恆。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於謙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知止如日繼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非賢之間官不遇侍郎執事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邪。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敵猶弱君剛於臣其敵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為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為恆此婦人之以順為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為君為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公元之世乎。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顧其靜也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恆之世當處靜之時為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三三乾上

遜亨小利貞象曰遜亨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遜而嘆曰遜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遜亨而亨也遜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特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遲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遜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驟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幸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幸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遜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為否也其義為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遜遜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為遜哉大遜遜於朝小遜遜於野舜遜其驩不於歷山且遜管蔡不於曲阜孔子於陽貨同國孟子與王瞞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矚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汗。

初六遜尾勿用有攸往象曰遜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遜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遜九五剛也則又遜九四剛也則又遜故上為肥遜五為嘉遜四為好遜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遜之最後

故為遜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此卦以下為初遜欲在前故初乃為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遜者二遜之主也四陽為我而遜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為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黃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遜之厲有疾懼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遜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魏驍勝機雲之所

以魏張翰也唯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遜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遜小人否也。

遜而誠為好遜隱而偽為素隱好遜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遜之世知遜之早味遜之腴宜於好遜之篇也故聖人許其為君子贊其為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為也微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遜貞吉象曰嘉遜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遜之世其將焉遜而亦曰嘉遜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遜天歷伊周遜天經孔孟遜天意是六遜者遜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上九肥遜无不利象曰肥遜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遜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遜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三三乾上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況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強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

欲去絳灌，南嗣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為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為，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程程之日，舜無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無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沉為自安計，豈大壯九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鬪而狃於勝，喜於鬪，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其角而後已，羸與羸，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父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羸。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過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無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與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濞呂之事，程子云：輹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無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歸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奮奮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為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

三三 離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晝日三接而禮之類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難整矣，坤為馬，離為日，日出於地為晝，二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暗，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迨聲色，不殖貨利，微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登之之謂，故日出如昭，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乾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貽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為之初，未受命於上，當



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黷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黷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據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多中正二字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適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為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下不為六二之大臣上不為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人燕而羣賢至是三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遜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狼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躡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譽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儉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執禦雖然以剛狼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慎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為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遵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熾燭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為日為火離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有自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為貞固聖人知其各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三三坤上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順其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羸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家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為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為蒞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顧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讓而不叩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漸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五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左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舉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闕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

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試別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廣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無紂一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得大首也須暇五年不可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主之與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不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立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達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於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為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對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上六者尊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三三 謙上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執正之男也正女

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象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在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為大而況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皆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雖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兩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偽欺乎言偽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穉三以字從及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穉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逐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逐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雞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則家必墮時則有腐木為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壺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幼然蓋饋祀以事所職正執大焉吉執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姁之明文也褒貶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擇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要自九五上九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其帝之於武其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大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威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

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愛天下之不愛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相交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愛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利於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字者誠乎身。

三三 睽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屬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烟人之散也。物聚則明。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為貴易矣。兌之說屬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運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為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際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編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為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威。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燒。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讎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九二。何也。蓋水火相遺。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曠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編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乎。惡人則无

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倍。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學記。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際也。睽之諸爻。皆睽之際。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真之隘巷。傳曰。行及奔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奔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通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他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觀之。是其遭也。執得而竝。是其覲也。執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竝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饒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退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際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與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兩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誘書。賂伯石。以和。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為中。為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際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狗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東之。而五王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十三字。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際。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剛剛之宗臣以佐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且能合天下之際。而況得剛明之君子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

矣。嗚呼傷之淺也。

上九既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既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已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羣起而不可解者爲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爲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難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既章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一

三三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敵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以

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知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顛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銳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璋陳蕃勸寶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邱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調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無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己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雖與成濟難之大功乎象之言蓋歎九五之无助也與

三三 艮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无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險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

而辭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為。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為也。利未興而有故往。故宜夙為。而不可以不及為。高帝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為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既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句者。遂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威宮。馬武之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多難既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為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靈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宜之朝。則是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子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疏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毋者。小人之賤。通媯是也。準者。小人之驚。遠翼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非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謹矣。易曰：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遇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駕馬。以行於大遠乎。此稱位僭上之甚者也。執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況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超高僭乘。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讓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質。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繼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蓮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曠。而僚佐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為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為解

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奇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奇。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喻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貞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煥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三：見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為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者以從也。大象之德。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偽也。漢文御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不益上。是剝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而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頂踵實而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卻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漸漸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非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移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沈。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免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愍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愍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己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兄弟。弟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堯爲之鄰。无侶於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行則其業可喜也。而只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己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產容國人。議己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默子聽閭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巖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善之君。而其中空洞寬。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貞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能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三三 巽上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而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善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沮。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而況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運坤之初六於己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而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遷善。故復禮。爲仁。大哉益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為兼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與天下之大利，為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然子之即堯舜，與漢即湯武，桓溫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為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顧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纘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為益，而不為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若力可為，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祝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不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為，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為。故陳寶之益漢，訓注之益唐，益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適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不能以自行，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陽，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為益之君，惠明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獲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

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鄆鳩是已。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

三三乾下

夫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向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豎之時也。宜其甚易而無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無傷也。古者執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擊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續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豐。而必戒之以為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躍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小人雖微而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在往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夫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乘陽之助。可以決而無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待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揮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為張禹。孔光。胡廣。趙鼎。避寇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愆。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乘君子之林。而內為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也。君子夫夫。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夫夫。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愆。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臨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子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己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乘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易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易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夫夫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己而汙己也。有愆者。以上六為羞惡而懼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閻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君子夫夫而若濡有愆者也。為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夫夫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暫无咎。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為羊。九四兌之初也。暫。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狠濟剛。宜其與羣陽竝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居柔。於是百鍊為繞指。夫決為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暫无咎之象。欲進而止。則不當剛夫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狠復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為君子。又不得為小人。哀哉。以陽處陽。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莫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莫陸。草之脆。夫。夫。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慎。九五為決小人之主。合乘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故莫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頹吾君夫夫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為光大之憾何也。易中有難。夫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君易決。而決之。奚索。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難。則尊尊則借。借則強。強則難。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實登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遺盜以竊其首。殺之者。夫夫也。遺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刑。亦可羞矣。是足為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上六。上六特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莫陸。馬齒也。故至脆。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天下有地。字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庶其未至於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嘒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夫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播布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爾。

三三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況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剝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家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矚矚而踴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於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繫之於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真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家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家。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象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喜遇之之甚也。喜於遇之之甚。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織則筍。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其甚矣。魚豈為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吾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甚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為漢而不為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善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奉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力爭。能不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奉者。猶幸其不幸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爭魚而傷。故曰无膚。夫之九四。與初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舍其矜而不矜。以下遠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盡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遠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為天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吝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莫哉。其為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荷蓧闕陵。亦然。而況買。誼。仲舒。馮衍之徒。與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三三。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試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真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致散也。順坤也。說兌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益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防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離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為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

固將舍舊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聞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齊為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樂登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登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進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專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為上所引而有所變也。中未變者以下。故獨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以為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請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平而文薄者也。論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感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執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則為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為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為聚。則已備九五之尊。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子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為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象辭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真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鯀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肅宗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

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德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土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土之升也必速。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六四為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天子。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默然若有所未遑也。為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為。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臣有所當為。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衝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閔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繇于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執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執禦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為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為治。君升而為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執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為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為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臾五年。

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體，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若而升為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冥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執當之。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三

#### 三三 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坎兌二字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不能困乎。然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為而亨也。說也。易為而說也。貞也。易為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鳥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徑求困亨之隄，誇以亨其說，俟以亨其說，媚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於天。儀行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甘藜藥，藥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兌為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為澤，以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无水之場壘爾。此其所以為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為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孰能觀之，困之所以亨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驚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覲，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與。初者，卦之下體，故為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鴟鵂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之君子，為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揜。九二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戶庭之不出，絀冕之自來，乘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己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已先，毋己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己正人，非困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乎神，猶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關張能開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為霸者乎。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為赤，故為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則日食。日揜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揜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乘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鄰，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親。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為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靈光之事，邪妻謂上六與已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為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為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郭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閼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卻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客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滯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為

君子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為小人所撈而已。陳平交鋒侯以誅諸呂。仁傑處東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為車剛。故為金。又坎為輿。

九五。剛則困于赤絘。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撈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撈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為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享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為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為爾。一有為焉。孰為小人。利之以剛。剛之以剛。孰為君子。錫以絘。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為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為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其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撈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為二陰之所繫。如困於葛藟之蔓。而不得脫。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臲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遇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剛則為下。惟汜之事。可不戒哉。

三三 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羸乎水。而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汜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畜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邊邑以就井。无邊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何畜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瓶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為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繙。繙也。汜。汜也。羸。繫也。古羸繙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繙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為水。巽為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振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罌銜渡師。其古之

汲瓶之類與。羸。繫字。已解在大壯。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實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實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涿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實。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況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之詠歸。深離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為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羸飲。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射耳。是井不為井。而反為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射之項。而不及於魚鼈之屬。多會谷之不如也。管之一輪。下注而無養人之功。何足以為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驩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羸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潔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溲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為之惻。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恻焉。井不自恻。而人之行而過者。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為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以為井歎也。非為井歎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為君子之不見用於上者歎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掄於物。遠於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帝澤之漁父。微四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齊姬。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為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溫故知新。為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甃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為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

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己之莫已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非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一有兩變接連之象故為整

九五井冽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例而寒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飲作既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觀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蓋汗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後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一闕而勿幕之象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觀大亨以正革而當其備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備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約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順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禮靈寶之革誓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物窮必革亦乘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敵必文寬躬必猛革之為用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歷者食之天舉其大它可推矣歷實乎革者三辰有差歷亦萬變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蠱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

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特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以有為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鬼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日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無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借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缺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為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專於革乎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為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易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違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說故伊尹相湯夏必以五就其敢躍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革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敵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敵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亦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遠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過專者躁躁者衰矣而不為不以為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庶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平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獨不信吾志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與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鑿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卻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兌說之初也人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僥倖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為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為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敵濟敵既革悔革是以敵易敵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符堅之行舉國

論衡易傳 卷十三  
一七九

論衡易傳 卷十三  
一八〇

論衡易傳 卷十三  
一八一

論衡易傳 卷十三  
一八二

之欲動不能動漢文之辭...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

足矣復欲進而未已... 其革之過也。上六居過中之位...

三三 鼎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 革茹毛為火化之初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 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 去惡不盡良庖無潔清之鼎。

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毫之不盡乎... 故為鼎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

其歸冥否惡盡而貴珍之膳來... 六陰而初為陽故君子者陽剛光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鴻鼎。

鼎之有美實天上下所同特以爲享者也... 我即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鼎實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輕而浮。

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 肉之珍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 有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 擊一鼎者聽於耳擊天下者聽於君。

過中必盜。鼎鉅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為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屬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為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賈。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為天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黃中得九二為大臣。故為金鉅。

上九鼎玉鉅。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鉅在上。剛柔節也。

雨既決而雲歸。鼎既薦而鉅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鉅。乃既薦而安逸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而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鉅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為金鉅。粹於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為玉鉅。玉者質剛而德柔。溢酒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處柔。則為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為玉鉅。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為玉。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四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嘗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懼然。必為之恐懼。而願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為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才。美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韓邑。是已。震為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為雷。為動。曰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鬯。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驚也。驚而已矣。過則舍之。徒驚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懼。懼无懼矣。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象辭已言之矣。交家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具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為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隨。隨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遯夷。吾子皮遜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青乎。國之福也。子馮不為令尹。蘇謨不拜司。徒可以无咎矣。抑可以為次矣。以謙者。可以无咎。蓋謙者。非本其位。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內。處至陰之位。百鍊化為繞指。一齊味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珣。珣。任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為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發。撥亂反正。以大有為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為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因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鬪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驚。一則以安。曰。征凶。言往則凶。驚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

則无咎。我躬遠於爾，而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以再三警之曰：汝雖无咎，而鄰之  
 蘇養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  
 晉實以滅，不知乃所以自滅。楚雖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稱，吳亡而晉  
 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長鄰戒者與？震之六三，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婦媵有言，亦謂鄰  
 也。中未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與上應曰：鄰，說者以五為鄰，五君也，非鄰也。

三三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頤，噬嗑如人  
 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陰虛而乘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真，面內而背外，  
 是艮其背不自復見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  
 貞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學。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  
 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得志而弗為，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內，故艮其背，悔外，故艮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  
 字。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為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行也。非行之為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  
 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也。行止聽乎己，趨而  
 耕，踰而避，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  
 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  
 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入面內，  
 而不自見其背，況見己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況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況二山相重乎？山象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  
 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纒袍立，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位也。前  
 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併纒袍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樂，併禮文而喪之矣。  
 大哉止乎。有止而絕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其背，所以絕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絕之  
 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  
 而已乎。

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止，未失正也。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肆之於初者乎？顏子之不違復，止一己之不善於  
 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善書夫之辨捷，而張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爲幾乎聖，而  
 文爲七制之主，止於初之效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  
 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  
 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逐其上之剛，必有順柔之忠  
 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己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借則陰必和，背  
 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  
 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  
 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  
 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  
 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  
 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  
 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腓  
 而良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  
 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  
 夜行而遇于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己見，己亦不子都見也。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  
 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  
 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良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  
 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良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  
 不離闕而不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離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良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  
 背而不動。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惟其  
 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  
 功也。然則學顯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避田之規。大哉學乎。  
 夤，亦背也。厲，亦危也。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良爲門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疏昌邑之穢。楊惲之清。能滅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體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良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棼。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不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類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善而後言也。善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成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良之六五。所以能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止。而偶有口吐而不合之象。故為輔類。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類。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豫。知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三三。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則漸則漸。則速則速。則邪則邪。則妻則妻。則妾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則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為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而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為漸也。君子體之。以此處己。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遠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已。巽為長女。又為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鴻。雲。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棄田委吏而升也。匹夫鬻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無難之節哉。為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懼。武叔。孟子怨。賊。倉矣。良。初山之麓。故為干。又偶立。有江干。

兩岸之象。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衎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與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為。良。二山之石。故為磐。良。為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處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銳。飛必高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二。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羣類。而離絕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悅。視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恥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則汝日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盡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為六四之所因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鄭寄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良。三山之平。故為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漸于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據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于高位。不幸而在剛柔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三。禦寇。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為木。為風。故乘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為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合而無成者。何也。五欲觀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刺通之說韓信。二欲觀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為甚間之所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功業之高。亦如丘陵。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陸。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某年而化。或者不安。則易妄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為陸。鴻漸而至於陸。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為高。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鴻。雲。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棄田委吏而升也。匹夫鬻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無難之節哉。為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懼。武叔。孟子怨。賊。倉矣。良。初山之麓。故為干。又偶立。有江干。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陸。高之極也。不可驟矣。陸則借。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躁於進也。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于自擊。而至於陸。則其高為驟。自陸自木自陸。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為退。上九以剛陽之德。乘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翮集。載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為天下之儀表乎。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寇鄂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為進退。又巽為風。至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良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三三 實上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為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日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為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為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妹者。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之辭也。故兌者。少女麗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而况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為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為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交。又以妹從姊而為廢。愈失之矣。巽為姊。經有兄而无姊。然則麗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與雨。則澤益滋。兄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與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怨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僊。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愛受必無父。為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婚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眇。跛言跛也。幼孤之妹。味者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履也。故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己之娣生惠叔。皆履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為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貞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日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履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恆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歸妹以娣。其猶泰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味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則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閨中貞之賢德。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躍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披綠衣上僭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履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維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以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顧之葛也與。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實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是妹。豈不光華煥燿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己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遜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

調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愛。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遜可能也。帝乙之訓難能也。帝乙之訓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為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與。故九二之為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為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幣以實其器。少妹嗜依焉。備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不暇矣。一妹不足託。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上卦三。有虛筐之象。兌為羊。皆陰。无應。故有承虛无實。刲羊无血。象。上六而在外朝。為許靖。為王衍。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五

三三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王假之。豐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為之。而致乎此也。明而舉照。動而有為。是以致之也。致之矣。為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及。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道。況於人乎。況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无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无逸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无離之電。則臨足而怒不解。无震之雷。則刻印

而銷不隨。折獄致刑。結舉其一。以見其萬。且人命至重。故也。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馮復嘗平世。君子之幸也。顏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當豐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虛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難也。與。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應之運。臣為己之所主。已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災至者何也。時雖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運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啟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傳元帝。而不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豈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則災于而國。小則災于而身。故漢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旬者。旬時。言雖无咎。而未久也。過是。則災及矣。初與四皆陽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為遠臣之所為主。初以運臣為所主。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登。至明不可揜。故疑不可以為鏡。畫不可以為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實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為昏。世无不畫之夜。而畫不能以畫為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揜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畫為夜也。意者。无日而畫。與。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與。然則日中見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節者。有物以揜之也。揜。揜日而見。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暈于外。其賊在內。六二為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疑。舉而見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下猶暗也。況加之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德宗根於柔暗之資。而力為強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於折敵。而莫強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姦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劉蕡為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為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乎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己悅。忠州之貶。終其身而還。贄不以為己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蓋焉。猶不用也。何以答天下之望乎。答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無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上。君子有德而位者也。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洧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為大事而不可為。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

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人為同列。先之而後者誰與。左之而右者誰與。同列不應。其有左臂而无右腋也。一手不能舉樽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惟見其益。而不見其害。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難答哉。无答言无所措手。亦无所歸咎也。沫即味也。三與上應。故平无物不濟。元齡无如睡不決。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撓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為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啟其明也。而況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為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為等夷也。如夷於九縣之夷。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顏離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无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有不可為之事乎。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夫以豐大之時。而柔暗之六五為之主。宜其傾覆非一木之支。決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適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虛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三之志於致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後。能勞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昔也。天下以吾君為柔今則慶之。以為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為暗今則慶之。以為明。何其吉也。舍己之剛。用人之剛。即己之剛。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即己之明也。其小猶為齊威王。而況不為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況得剛明果斷聰明勇知之君而事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與它卦六五異矣。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蔀。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處也。自古小人撓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疏左右矣。故必撓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撓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觀君子。觀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撓之以姦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撓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撓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際天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藏家之撓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燭燭行於室。鹿鹿游於臺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用。而弔成湯之不祀。季述之豎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為人主者。可不戒哉。

三三 離上 離下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內而火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童。亨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自。尚非吉之道。況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教。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變留而不正。則濫去而不正。則適。故旅貞則吉。孰為旅道之貞乎。以為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為得其中。仲尼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貞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柔而在外。故為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旅者人之窮。何大乎時義也。時在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非我所能為也。守我所能為也。聖賢君子。不幸而為旅。盡其所能為。聽其所不能為而已。夷吾。重耳。俱寓於秦。无異寓。有異時。仲尼。陽虎。俱去於魯。有同去。无同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良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棄逐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弦歌不輟。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方且經營瑣瑣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災也。故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秋。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為鄙事。有志窮而為之者。有志大而為之者。故關羽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身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為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儉。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真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齊饗之。齊送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子。股肱則魏。魏。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而執紼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客旅人。而以剛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入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

途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繻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造于境，弗歸。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道於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重僕也。雖貞猶危厲，而況不貞乎。近離故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有剛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雖得資斧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五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國，宜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為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牧之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以下得乎人之譽，上得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與，失其文德，宜之文也。明明天子，宜之明也。側身修行，宜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鴻鴈，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至蒸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之。民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中與也。執御焉，故有德則少康宜王，自旅人而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不可不懼乎。上逮謂德上達天也。離為雉，為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強，至於失高位而為旅人，自取之也。既毀其家，如鳥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後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焉。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擄樊丹之敵，至於覆宗祀，遷虜庭，而亡天下與，凶孰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剛強可肆乎。堯之恭遜，舜之溫恭，湯之寬仁，文王之德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輪遠，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當旅之時，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沒其辭於爻，而列其爻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為主也。故六五獨不言旅，所以有王者无外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又離之極，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喪牛，失天下之象。終莫之聞，高亢自信，不聞其過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慮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壁而不受，胡亥請為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與。

三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為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雖亨而小也。然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苟合，為詭隨，為導諛，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拂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命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從命之象。二風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鼓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遠，風與命令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可為躁，可退則退而不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輕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謙恭柔適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順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鞠躬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下，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率性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禮焉降福，百拜而不為諂，駿奔而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學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二陽覆上而橫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牀之象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詘乎六四柔巽適臣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作巫覡者邪。故雖巽而吝且窮。

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應以不巽而辱。蘭乃以巽而辱。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類巽。猶復六三之類復類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獲三順。獨寬田而獲君。寬客。乾豆之三品也。九五君處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爻也。丙吉有焉。以厲精之宜帝為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為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

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為巽之君者。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無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無初有終者。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無初而有終也。所以無初者。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爭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瞭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木。蠱之下卦巽也。巽為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為秋。於五行為金。於五色為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為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句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巽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無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權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謂見其肺肝矣。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正乎。謂不正。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句。民勸矣哉。

兌。奚而亨。天人說也。夫人奚而說。說利貞也。聖人奚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說。故天說。惟利貞。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通聲色。始革之家。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象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武。兌言天

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無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無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爽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眾友乎。是以君子說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當兌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于上。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疏迷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斷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悅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無附。至疏也。至疏則大利不能懷。至剛則大難不能懼。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宗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戲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禮不安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視其所說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偽妄說人者。絕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之吉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愛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護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遠也。佞偽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聖人之誅盜。輕於誣盜。兌之六三不當是也。夫兌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嚮而不售。己之吉。亦國之吉。嚮而售。己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入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來。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兌悅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悅之時。徬徨

焉。蹇蹇焉。商推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悅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動。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君心之箴規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璣。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都。介隔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其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來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兜。畏孔壬。況不為堯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為懼。下有三陽之乘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雖兜。葛共工。而堯呼。兪言。葛蘇。而堯嗚。皆引兌而未光者與。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位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

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濟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者存乎才。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濟也。其為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內也。坎下者。難在內也。濟亨。內痛。非賤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鄙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孰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子。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為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為魏。項拔勇。操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難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曰利貞。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之大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而不居。難。平吳亡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難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馬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於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至此。然後見才不足為武王。道德不足為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水而不木。巽之德。在風而不木。巽之德。在風。象天地人之謙者。其惟巽之

有道與。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渙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辭。與剛來而不窮。謂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象曰。享于帝。立廟。舉其詳。言不獨歸功於祖。又當歸功於天。享於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逢險難之時。屈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黔婁言善賈。叔山无趾言善舞也。將焉拯。是不然。拯不在獨而在從。不在從而在擇。不在擇而在蚤。初六今何從。從聖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達也。其次從吾君之大臣乎。從之。又不可泛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力者與。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其拯也。所從而擇。擇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賢。賢且有力。而從之不蚤。非所以據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二得九二而從之。於初。吉何疑焉。信從何。平從无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拯難之功。何如哉。六順也。初蚤也。九二。乾交。乾為馬。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僞。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內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辟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褒。妲。斯。高。基難也。勝。廣。元。威。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說。外則无險。无位則无施。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求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六三之渙其躬。散一己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六四之渙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六四近君之大臣者也。六三而為六四。偕矣。六四而為六三。踰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世。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不能散天下羣難之難。非踰而何。然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險散猶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平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不平河

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巽為高。故有丘。

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漢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為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柔之度。為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排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漢王居。无咎。居之為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漢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漢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為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益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漢之終。能為九五之漢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聽與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為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殺懷恕。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六

三三 坎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厥初生民。无窮民也。民笑而窮也。民之欲无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无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修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亨。亨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以立。則葢然不可踰。法一立。則漢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為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修。自傷民以修。自害也。下修且然。況不止於下修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兌說坎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潤。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修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曰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讓。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顏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節矣。一簣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制數度。讓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況為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為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讓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公孫宏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主。虛耗之民。何裨焉。九二。說之主。容說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修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成嗟。慨歎。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崇是已。至見逐於國人。迫歸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節。上六之苦節。過於節。无過焉。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也。此天下所以不震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棺以清德。相會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棺也。承代宗之道也。使棺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強。是三人者。有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子儀。可強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為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是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向天下皆受其吉。康與。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上六居節之極。故為苦節。苦節非不貞也。而爻其凶。果凶矣。夫吉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亡。凶亦无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學者至此。宜覃思焉。蓋君子之行。

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一概苦節。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為真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感不愉。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亡。況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窮之為言。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與。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樂矣。貞凶悔亡之辭。學者勿以其一廢其一。則上六之窮。未為終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節不可貞之辭。家所謂其道窮也之辭。比而同之。使其一意而申言。則易贊矣。夫卦象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石崇也。豈惟易贊也。節之卦。可廢矣。

三三。象曰。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為卦。三與四二柔在內。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為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為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煜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為言。此誠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伎心。素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為者。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成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鳥耳。使无誠。慙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誠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邪不閉。不可與言。存誠偽不去。不可與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責子在初。冢

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書實子之法也。閉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閉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為言防也。無虞戒不虞是也。元無動也。二字作引此文作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貞之外。无非妄學。易記正。一誠之外。无非偽。安與偽。皆所謂有它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幾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天下之同類。是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執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祿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祿於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澤不悅真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處陰也。其子。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水之為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挽也。六三為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軫。緩。在在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巽。故曰得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為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己而不盈也。不曰誠其身乎。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也。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盡。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蓋。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汗。伍文。後不汗。牛。李。馬。匹亡也。絕類上也。謂絕黨以承上。

九五有孚。象曰。有孚。象曰。位正當也。至誠如中孚。可謂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二三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則九五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為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方且惕然如拘。擊而不少肆。默然自斂。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大人萬物之歸已。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擊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

此所以為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謙也。九五雖剛。而為巽順之主。故擊如。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為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真。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為雞。故曰翰音。

三三。象曰。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為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眾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靜而輕作乎。當是之時。君臣必也。自撥其才。互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宜。如飛鳥焉。有所歸。必有所歸。而無歸。凶孰大焉。是故飛鳥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長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大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為。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羨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則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澤滅木。為大過。蓋澤水沒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為小過。何也。此以二卦之時言也。夫雷之聲。其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艮山也。為東北之卦。居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間。而雷聲已發。是反時為災也。故亦為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為過恭。為過哀。為過儉。是三德者。病不過耳。過何病哉。然是三者。豈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為過傲。為過易。為過奢。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為身。

外四陰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躍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如高飛之必速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忠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表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過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傍徨而不敢進窺覷而不得借者有二陽以振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借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過二臣之振已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溫嶠義旗之見指皆遇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安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噴其殿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憲豈從卓然後為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為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借其君之心故聖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居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竝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從要地者又幸而剛分處於內外以過羣小行來之衝二君子者豈以失位而不勉乎聖人既戒九三以過防小人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爾雖失位不當也爾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爾既遇六二之欲越爾而上借而往從之則必厲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爾之真正可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況九三與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至於外一扞衛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庸可觀乎故周公居車不可无召公之為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中此愛莫能助之詩所以一倡而三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西郊公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一、九四相與協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為而澤潤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今衆陰寇二陽二陽戰衆陰陰陽不和一不雨也陰陽均則雨今陰盛而陽微二不雨也陰陽交則雨今震動于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三不雨也雨露發生之母雷霜

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殺地也卦為生卦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為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如初六之遠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棲宿於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為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尸唐代宗竊輔國之首是足為天子之感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為強也然則古之弱主亦曷嘗无有為之志哉六五震之主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則為兌兌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履之幽人為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為女子歸妹之跛眇為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為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孚擊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達吉詩无達詁春秋无達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上六非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其驢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三三 坎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出多難而人無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殺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傲於洪流莫或傲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此鄙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息自盡非克終既濟之才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飭此其為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儆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亂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濟難之才。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大車。涉大川。川將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可。何以能濟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九三在前。為婦車之蔽。蔀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於水。喪蔀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此道棍而不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觀。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躁而觀者。勝負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處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誘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為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為七日得。詩有霍菀。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未濟求濟者。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濟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欲威官。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陵於居者。繻以寇退立。水於宅者。舟以水涸暮。此四夫匹婦之愚所能知也。當無難之時。而不為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涸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敵衣之袽。為室隙之具。以備舟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無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早所不能解。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無患。傳說所以戒高宗也。曰。繻有衣袽。有之為言。不至於求而無之謂。虞翻曰。繻。衣也。袽。敗衣也。繻。或作襦。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無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惟清心寡欲。恭儉無逸乎。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為用大牲。不如禴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奉己也乎。以此坊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二臺不作。而萬戶之宮已斬。此聖人所以為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禴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以柔儲之資。懷元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十七字。從大益增元字。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囊裝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三三。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辨邪正。其防消長。其戒勸息。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必有晷。天地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否。否既變泰。未濟變為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為克終之心。不克終。故既濟為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為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才。如狐之能濟。而慎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濟。而慎其小且弱。故狐幾濟而斃。力不能以舉其尾。如事之幾成而敗。才不能以舉其功。甚矣。兇。兇。房。是已。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二。五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為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為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慎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舜與共。難難處。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質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曠主色。初九之濡尾也。相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二。止曰。曳其輪而已。則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車而馬曳之。或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艱。故九二視初九。可以為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元齡。而

助者十有七人焉。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王導之徒與。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無志者也。有志矣。患無才。有才矣。患無位。有志而無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無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無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德。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迷。謹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降。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宜王與袁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獯豸。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逢未濟之世。為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真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無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體離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與火。雖柔納剛。雖弱猶強。故日之在夏。暗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為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與其輪。以為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二陽。以為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為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邪。

上九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為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為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于飲酒。無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舉邪。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涿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涿水。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七

####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為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推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書。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

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隆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離。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於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禮。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動一靜。至誠無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鶴之巢。無鳥之子。馬之廐。無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散異。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結縵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結縵坤之柔。以坤之柔而結縵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為震。震之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為巽。坎之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坎離。莫之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我之柔者。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也。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薄而無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萬物者。坤之所為也。為其成。莫為其始。此其功之薄而無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符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人之德業。於是為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無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

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之德業。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為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派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无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象。故有象辭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悔吝。蓋吉凶者。失得之影也。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易為象之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易為象之以剛柔。獨不觀之。則復夫。夫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為。而陽退焉。則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為。而陰進焉。吾之變化。一出一入。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則復夫。夫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為。而陽退焉。則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為。而陰進焉。吾之變化。一出一入。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

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跡。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易為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致知。致知之學。有方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無外。安則悅諸心。而非。何謂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無窮。樂而玩其辭。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為主也。至九二。則。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為。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為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

也。宜默而發。則爲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爲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則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中也。至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爻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象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象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象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家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象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爲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天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獨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道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象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蓋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遠遺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善補過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爻悔吝者存乎介。即卦象。爻象之辭。某爻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在於察乎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

悔。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歸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避凶以趨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諳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遯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懷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法也。如太元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備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備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理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無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神。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

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為幽明之故。如是而為死生之說。如是而為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齊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遠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備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通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為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為變。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焉則為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安而無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圖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元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未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一。惟聖人則不一。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晝夜。月往日來。而為晝夜。孰能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夜。惟易之為用。隨用而為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為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太極者。无太極。舍太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动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為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善。有自來矣。荀之惡。楊之混。奚白哉。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可使知之。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虞。其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

物而獨任其愛。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愛。聖人有愛。而天地无愛矣。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萬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為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為遠乎。其近无內。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則正而靜。易道廣大之體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止處靜。以靜出動。是惟无動動。固不正矣。自邇而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倫。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為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生。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乾靜而正也。其靜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是以動而固。不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何為靜。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曷為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為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坤為靜。而動闢也。翕言欲。闢言散也。曷為欲而散也。不見夫囊籥乎。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為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為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無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蓋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為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為聖人。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為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為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為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為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無。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無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為陰陽。在日月為晝夜。在四時為生長養。在鬼神為吉凶。在人為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闢。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穷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穷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穷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穷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待而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

事之變有无窮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通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禮法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子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為亢龍之悔。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為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穷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矣。異端之虛元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元黃。兩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怪。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難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賾而不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嘗言至賾。先繫可惡之賊。未嘗言至動。先繫可亂之訟。擬至賾而後言。至賾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在一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洵而隨。隨而化。化應而淑。淑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遠。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不可不慎乎。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于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無陰。不鳴則不應。鳴則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遠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樞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與主之者。又誰與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開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數彼語。皆所不許也。出處同道。則禹顏顏。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而遊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蕭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兩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慎。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慎者爲之乎。薄莫薄乎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烟。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無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鐘聲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恭矣。允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世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也。陳蕃乞直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也。失身可悼也。機事不密。唐幾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爲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貨。三曰盜名。小人身爲負販之役。而僱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囊。而驟得千金之富。於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三。己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貨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章言易道尚占揲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於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著。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爲二也。象兩者兩儀也。卦一者初揲必卦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即所掛之一也。扚者。一揲之餘也。歸奇於扚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台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六。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扚。營之有四。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爲老陽。遇七爲少陽。遇六爲老陰。遇八爲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爲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著。故可與祐神。祐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爲乎。求之變化。其庶矣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其知神之所爲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

道之神也。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向者尊之謂也。此所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為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無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無遠无近。無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譎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能精於其辭。此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況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吾將一動乎。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其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為之光明。山川亦為之寧謐。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況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吾有為也。有為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無思無為。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成。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籥。無毫釐之差。無頃刻之緩。孰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下筮者。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為而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蓄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

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說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蓋編者。如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姑試錄之。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為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無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尚其辭。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變。尚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變。乾坤闢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變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尚其變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著卦圓方。易之占也。著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著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作來獻下。是也。善聽乎方來之運。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其變。是故聖人以此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此齋戒。則益尊著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繁繁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櫻其方

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易為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靜密。潛之中。樂而玩乎卦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闢闢之變。如是而為變為通。如是而為象為器。如是而為法為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輪蹄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隱然於乎。而參然倚於與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獲吉。何也。著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著之德。則著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著無情性也。而有應之與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與神物者。有舉而無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審卦之德。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於此。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龜策。又曰。易與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於此。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無其人。竊意其為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說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者。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辭。姑試補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古之聰明神武不殺者。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二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爲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三。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其卦乾生焉。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其卦坤生焉。三。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三。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三。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

三。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太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儀之著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爲坤。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爲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水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專業乎。何大乎易書之專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著龜。某爻吉。某爻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著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也。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問禮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爲四乎。爲一乎。爲大乎。爲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義。推而行之。謂之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義。推而行之。存乎禮。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無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無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無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屢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無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執謂言不盡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象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象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執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信乎。故曰。設卦以盡情。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則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而得棟宇。執不鼓舞於棟宇。車馬而得舟楫。執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點與。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事。業。是也。今夫蓬豆。器也。所以秩蓬豆者。道也。吾身之手足。器也。所以使手足者。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童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謂之道。童子之所謂具。即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童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即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者。以无形而使之有形也。形而下者。以有形而使之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甲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八

#### 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辭則曰。陽在下也。命之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乘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者。一曰本。曰時。曰幾。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從而來哉。本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靜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趨乎潛。不潛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趨乎見。惟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為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為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為天地之德乎。一貫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鑿行兩施。品物流行。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其簡隤然也。確然者確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則其外者見而為吉凶。其變者見而為功業。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爻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新德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為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恩之澤者。奪民之財為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也。謹己出令。亦義也。元作謹以出入。禁民為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為聖人之仁義也。然則易之為道。爻象云乎哉。繫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夫。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與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會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

章。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雷為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山為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網罟至於耒耜。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網罟之象。生於離。三三。六爻縱橫結綜。而網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耨取諸益者。三三。震下。郭子儀曰。震巽二木之象。而其象曰。木道乃行。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韓氏曰。噬合也。設法以合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所謂衣。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坤卑。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三三。震下。隨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絡首穿鼻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韓氏曰。取其備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艮下震上。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耨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三三。兌下睽上。睽之上。九。先張之弧。謂下卦初為弧。二為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說之弧。謂上卦之弦。不附於四之弧也。三與五皆二。矢象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三三、乾下大壯上二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操柄之象也。其下四陽柱之象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三三、乾下大過中四交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象也。其兩交缺而短者，棺之前後象也。巽入也。兌說也。夫見狐狸食之以為戚，則見棺槨入藏以為說矣。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為慰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夫乾下而兌上，乾為天，兌為口，昔吳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為無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心，故曰取諸夬。楊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古史曰：斗為天之喉舌。吾亦曰：書契為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餘或不足之偏，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紵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憚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處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檢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愛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溼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感於薰裡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盡斯人人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取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事可不知其所自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韓氏曰：象言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義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為之君，寡者以衆者為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為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為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易曰：慎慎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仲尼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慎慎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咸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慎慎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塗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无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信，龍蛇之蟄，以蟄為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說，幽明之故，治亂之變，皆若是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慮，則何修而獲此與？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義理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處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凍，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陰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為德之至盛者與？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容非與？曰：容者，潛心而神，慎慎者，勞思而獲。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為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為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彌堅，如石之不移矣，向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咸乾陽虎之事，是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器，患无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小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為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九五之交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既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

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况又繫之于木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堯舜之

徽戒三宗之寅畏宜王之懼是也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交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

實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實其貴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爾

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餗敗已

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舉用終日斷可離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

豫六二之交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者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

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

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詔讀生焉詔讀者其富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損六三之交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

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

羿而欲為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

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此

益上九之交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辭真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

恆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鳴鶴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無名懼以語則無助無交而

求則無助此立心勿恆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秦疾之手

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與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其稱

名也雖而不越於稱其類其意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言乾坤其易之編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二卦使學易者知



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與所以哀文王。所以慶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裕也。益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學易而不以易成己。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墟無基則圯。故以踐履之充實為吾德之基。木無本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為吾德之本。基既立矣。廟或齋其基。則又圯。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意或察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恆。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未也。吾豈无一不善。懲忿窒慾。又取諸損。所以修吾德也。修者。修而進之也。吾豈盡善。見善則遷。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臨乎變也。居常而修且裕。或一旦隨變而失之。可無懼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後吾之德益辨而明。遇井而不食。愈烈。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無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繼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自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贊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履遷而不居。周流而無間。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為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見。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見。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見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惟變之所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

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勳與。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無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何飾。而謹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于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為實用。不為虛言矣。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實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家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指示學者學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象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為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交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學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之德。如是而為是非。如是而為存亡。如是而為吉凶。如是而為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矣。存亡吉凶與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學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體。非象辭何以盡之。如乾之象曰。大哉乾元。坤之象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盡在是矣。曰過半盡之謂也。故終告之以學象辭之法。聖人之教人。盡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言二四三五居位遠近。貴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詭。為張禹。為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奇。為漢宣。為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過也。曰二多譽。亦未必盡多君子也。譽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與其為元成。寧為孝宣。與其為安順。寧為明帝。至於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大悉備信乎其備而問缺也。三才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才之別。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道有變。則為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文矣。文物不當其處。於是吉凶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與於中。古作於憂。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與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大抵无冠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為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為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其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便。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以物也甚詳。日月星辰。取諸天。山泉水風。取諸地。石駝左股。取諸身。金矢玉玦。取諸器。瓦甌。取諸草。棟。取諸木。下。取諸木。鷓鴣。取諸禽。牛。取諸畜。牛。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為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盡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恆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行恆簡。健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為。險阻則有情偽。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欺仲尼之禮。顯與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冉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惟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偽。則如日之達。而屋如燭之炳。幽潛執得而通之者。是故其心和說。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簡之緒餘耳。見解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祥者。吉

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萬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交象以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爻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交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所辭也。以情言者。有交辭而又有家辭也。剛柔雜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概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歌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荆軻為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善也。必左右其說。以害之。此不善也。則彼必善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說也。人而躁說。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強聒以誑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伎。或泛為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宏之謂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游者。心未有所主。而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獲乎外。必周為之防。而內必深望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衷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交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所辭也。以情言者。有交辭而又有家辭也。剛柔雜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概舉。

也。特發而明之。揮而散之。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之陰陽既設。爻之剛柔既生。自八卦而為六十四。自六爻而為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之是非得失。萬事於是乎備。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於易之書矣。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淵。林乎。學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淵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蓋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體斯道而充乎己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授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簋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簋奚事。曰。其器殮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為器。而不知其用。或實殮於樽焉。或實酒於簋焉。是得為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置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為三乎。為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也。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之理。非窮理之理。

###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九

####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也。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為至神者。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為至著數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著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著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之言助也。非著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著。而著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無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耳。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為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為爻之柔。聖人無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畫而未重。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當是時。三材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與二為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質言。三與四為人。三義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與上為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雖六矣。尚分陰分陽。未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書績之事。曰亦與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為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易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也。順之則聖。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凶。則小人。則悔。則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後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所謂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來之謂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之得失吉凶。亦

遠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隱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穉生去。晉勝都。士饑。懼吳會黃池。子胥愛而況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順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響也。風者天地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煖氣也。今夫人之一身。響歎暗焉者死。噓呵絕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煖氣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響歎足以鼓動萬物。故響者見。限者數。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噓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稿者滋。瘳者脫。煖氣足以烜煖萬物。故幽者斷。沍者凝。四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說。兌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窮也。造化至此。歲功成矣。天何為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為哉。收之而已。藏者收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發八卦妙萬物之神也。後言萬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釋前言也。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沉墜。何種不備。歲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物實遇之而馨焉。潔齊萬物。莫深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耀。萬物非日。孰與臨照。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觀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冥為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人也。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寶既成。萬生既盈。噤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為用也。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啻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無端之樞與。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孰為此者。蓋有妙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萬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難言也。而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歎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

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為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為治。至於履乾。符闡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邪。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無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為虛設矣。此注。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機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北。既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故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車。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章言八卦取諸物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尊。腹。言容。水。內。有耳。內。有目。外。有目。外。有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陰也。其餘次第推之。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為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蒼。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顛。為多白。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函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闕寺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直爲妾爲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然引物取  
類有不可一一強通者強通焉豈且妄矣

###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十

####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所有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  
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謙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

####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夫婦之道不可以不終久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  
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遁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親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  
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  
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  
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  
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  
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信也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  
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難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  
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  
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順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濟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說

呂祖謙撰

易說上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象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

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虛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身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

致之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無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為善而求為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逾距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忤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物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無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備為萬物之類乎故聖人作而萬物咸覩若

易說

易說

易說

易說

以文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當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富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懸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為近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申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無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作

十分只作五六分多懷不須作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始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為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又須看履字蓋纒踏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作成皆絲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絲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杯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過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

易說

易說

易說

易說

之謂也大凡非心邪念若願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過絕  
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及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  
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卻看得九是寇此  
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  
卻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及卻云屯其  
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一

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  
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  
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  
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

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

需則無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

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作立  
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尙遠也利  
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

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

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小傷又而以九剛陽而  
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我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

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

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

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  
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於血而已耳

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

情慮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  
容舒錢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

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  
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為安閑人之

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於穴然應於一陽則

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  
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

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  
所謂未大失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人事不實則  
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太

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則必有比君  
比師貞貞一、易說

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陵弱欺暴寡人將不能自  
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

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伍之象也比  
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為

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無  
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鑿  
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墮固是凶道然

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  
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

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為此當看伊川說  
不甯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無獨立之理故必皇皇

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眾舍己從人之類蓋  
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

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因易之義  
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因猶及之况于

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

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  
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若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

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  
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

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  
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

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  
缶無一毫虧損自然終來他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  
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幹旋一  
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  
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察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  
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  
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貞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  
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甯  
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  
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  
无終之絲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  
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開本好只後來有少不  
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開有一  
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  
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  
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况以大  
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  
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  
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  
人邪

###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  
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  
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  
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  
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兼辭履虎尾而無  
咎之患自以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  
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  
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  
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  
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  
危以剛狠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  
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義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  
象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  
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  
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  
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  
德若非懷懼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  
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象辭自履帝位  
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  
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  
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

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尊者處尊  
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  
得不生叛逆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  
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  
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  
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  
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  
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  
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  
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條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  
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無咎蓋不爲地  
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法

###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  
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  
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  
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  
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哉成輔相爲聖人則  
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  
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胸中之大地胸中者交  
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  
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常泰之初賢人兼征人  
君不能偏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野人自然奉

連而進如舜之選於眾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又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敵志在內今時既泰所云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退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懸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証可返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尤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呢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

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謙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閒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維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遼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无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方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親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無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為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

實有者卻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無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每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逾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逾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逾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無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無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下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六四無不利為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且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為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卻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伐

上六此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卻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字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則為無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閒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

學每類編 二、易說上 二四 釋疑

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隨財以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

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蓋替

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迷又取義不同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尤咎

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

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

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象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望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

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中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時

宴息曉便起睡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

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知渴飲飢食晝作夜

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

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則交有功官主守也夫率隨人必

得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

學每類編 二、易說上 二四 釋疑

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止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視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能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其又卻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卻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無害不知諸君子與諸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說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

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飲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又言利居貞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又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慮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有孚與無孚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弒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

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

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羸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羸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無事殊不知雖所從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諸媚無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無諸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之為卦取事為論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無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

事也在文為血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為蠱所壞則不必  
修整以此看惟蠱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  
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  
為卦以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  
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難險難無不濟是以利涉  
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卻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  
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也蓋當蠱壞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  
武下如高光皆曰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  
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  
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又後三日而  
慮其將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為事詳審如此此二句  
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  
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  
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修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  
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  
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  
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上之止  
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  
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  
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若弱臣  
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  
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無所主但  
只止而不巽無巽以出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中  
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

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  
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  
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  
方其趨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  
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不准禁濬濬當時朝  
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  
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  
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無窮事當春秋時  
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未幾到  
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  
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  
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  
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  
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  
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  
虛文質剛柔如環之無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  
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  
無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  
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  
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  
日明則無所事矣天下本無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  
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  
則治蠱之法已蠱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  
只有治己治人更無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  
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無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

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  
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即有害  
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  
以無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細看蓋不知戒懼  
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  
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  
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  
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  
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  
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未必  
到得惟於六二卻不可真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  
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  
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蠱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卻如此說此須  
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為厲過當然卻有小  
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  
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也  
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  
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無大過聖人教人既與已  
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  
未到者無一入得道理  
六四過近於五正如子道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謂得  
教三字疑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軌徑往自任必見各



利用獄須是去其開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開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同是被私意開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開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開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開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開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開則自與天地相近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履按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者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于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大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且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宥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直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無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

易說

三

聖賢

我則實無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又為開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開之理也九四為開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忠難木平之時則克難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黃卓為漢大開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文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剛者耳剛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象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無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没人惟不加攷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

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無敢折大抵無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乘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可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九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開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開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開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三

聖賢

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各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責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又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三變為陰初變成陽

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夫之剛決柔

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是也

頤上下二物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訟家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二之爻

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而坤卦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皆自上體來乎

無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初之一爻

為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繇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伊川程氏說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乾為父坤為母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筍進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損方能德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文觀之曰碩果不食嘗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會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通亨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髮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

覆蓋護則枝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眾惡陵鏤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閒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其道入於善心發處

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故出入無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作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入於善心發處便自此進進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為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礙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閒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爾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無障礙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

阻沒蓋為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礙人難以私意障礙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推挫時無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雷伏在

學海領編 易說上 三

地下雖無朕兆之可見無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無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閒關前人之說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

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更猶七月也今總以圖明之

子復一月  
丑臨二月  
寅泰三月  
卯大壯四月  
辰夬五月  
巳乾六月  
午姤七月

學海領編 易說上 四

三

未遯八月  
申否九月  
西觀十月  
戌剝十一月  
亥坤十二月

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無去處動者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者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為吉

不耕而獲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 不菑而畲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獲菑畲則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獲之是認以為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獲前輩言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微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切蓋无

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會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為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不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為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為贊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着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為紅以白為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為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肯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贊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為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為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為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繼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

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忠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為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為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眾不正則反為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為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有為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為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象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為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為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往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無一物能加之今也為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為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為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家恐人以不家食為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

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下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如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入荒之閒皆能蓄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放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己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蹙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特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輟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與說

易說

易說上

象

象

輟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輟輟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上所制而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而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閒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無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肆防閑與衛使無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齧者以有牙也今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吹欬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衝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象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象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贊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閒自有无窮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於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露本與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止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

易說上

象

象

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為可小事而不可  
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傳之任人若資之以有養是繇剛健  
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  
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無戒懼之心則是  
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無剛健之才則是兢兢  
畏懼亦不能為也惟兩者兼備故用天事而天下蒙  
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  
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  
忠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  
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  
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  
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  
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眾人  
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  
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當獨立乎  
彼眾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根蒂乃獨立  
也至此則我反為眾眾反為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為麗是  
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眾中決無容  
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  
為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  
一生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  
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澗而盈則能  
出淵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  
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  
是坎而止於盈也九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  
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  
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  
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  
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  
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  
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  
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  
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  
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  
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蓄養有素乃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  
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  
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  
附麗不知其為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  
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

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一陽之中故上下相輔  
所以為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  
六雖柔弱得五則為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  
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  
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  
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  
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  
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為異殊不知  
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于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  
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  
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  
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則為炎上剛  
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  
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  
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  
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  
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  
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  
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  
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為死生所動矣  
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  
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

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開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無舜禹之心即是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告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尤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取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無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易說下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咸

咸恆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恆卦長女長男故為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家咸感也 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天下而上地則為泰男下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感而無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觀感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

學海遺編 二  
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關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感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入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急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為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閒又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閒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為應如人自有靈智

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朵頤所以謂之觀我朵頤成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剛陽之才可貴以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反肩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成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天者所以成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知貞字貞之一字果判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欲者无有塞遏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懂懂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刑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應止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懂懂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懂懂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著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易說下 聖賢

九五成其脢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成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為成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入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為滕口說也

恆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恆亨終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恆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爲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爲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

易說下 聖賢

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爲天地之常

家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恆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恆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恆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恆亨九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向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常久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無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方道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雷則日涸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止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易說下 聖賢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理同  
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  
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  
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  
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  
未見其為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  
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  
處立猶雷風於起處起也且豕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  
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  
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為士只是在此  
終乎為聖人亦只是如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  
其位此全要入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  
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  
有二三開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  
區區責人之應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  
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  
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  
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  
味大抵人情貴己輕賤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  
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  
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  
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  
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  
之中居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

易說

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無弊  
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  
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三非得形之中  
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  
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  
也中庸曰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  
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已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  
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為正矣  
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  
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  
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  
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  
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  
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  
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  
邪故曰无所容也二又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  
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  
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  
於田野之閒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  
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  
不得其正苟沉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  
一文學者尤宜看如人為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  
案廢寢與勞神弊志亦終无所而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為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易說下

二 聖賢

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為尚今反以柔居上  
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  
順居閨門之內常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  
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  
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  
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為常所以凶也大  
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  
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避

象遯亨遯而亨也象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  
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  
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  
之時亨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  
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  
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  
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  
道亨也俯就則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  
君子愛民之深愛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  
為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  
當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  
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為君子  
二為小人不相應以又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  
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  
二居是輔九五為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  
所行君子愛君深愛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  
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遜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

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為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  
 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為小人固不識時未可去若  
 子固不遠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爾然豈如潔己好名  
 節者知不可為遂忽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避之義  
 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避之時義尤為難識學者看此  
 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避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為矣至利之  
 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避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  
 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消長之時勢  
 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僂遠之  
 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  
 處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  
 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為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  
 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  
 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避則尾在後眾賢皆去而已不去避  
 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  
 身而退若羣臣就避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  
 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  
 避其後卒為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避之際雖無  
 所往亦有道以處之能居下而為祿隱可也易云何災  
 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為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  
 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  
 上為尾以其進而來也避則初為尾以其退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避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

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吻以溼相濡以沫當避之時  
 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  
 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備之  
 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  
 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為威虐莫不  
 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避之時矣  
 九三大抵避者當避即避若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  
 避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避之時是當  
 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奉  
 制而不能決其避是當避而不能避者也若以此道畜  
 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  
 斷之志者必至於疾德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避可如是  
 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  
 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關  
 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避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避矣曰好  
 避者謂九四與初為應雖有應好亦避之而不顧惟君  
 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為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  
 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避哉故以九居  
 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  
 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  
 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必可苟君子進則  
 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  
 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  
 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  
 使入小人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

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  
 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  
 抵入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避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  
 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於退亦非正  
 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但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  
 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矍若隱  
 避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  
 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避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胸中則不能無疑及其  
 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羶終之肥  
 也肥避之肥蓋亦如此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避既極矣不  
 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避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為  
 壯也可知  
 象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  
 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  
 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  
 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  
 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為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  
 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  
 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為壯故曰剛  
 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  
 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  
 編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



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單汗寒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弗履乃為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為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字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而而立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

易說

九二爻參看譬如雖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慮中一人剛而能慮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方明理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為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為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又之君子小人是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狠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難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

易說

易說

易說

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一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達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為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化被乎四表所以為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大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為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甚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為盛大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逆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為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為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柔晉之為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閒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為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閒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

易說

其入道之門乎

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炬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榮燭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曰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爭裕無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

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學每頁編

易說下

三

聖賢

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誠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眾允所以悔亡也又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眾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九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

學每頁編

三

聖賢

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層層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初剛之大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大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許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

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于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于地而已入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大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學每頁編

易說下

三

聖賢

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無所投其刃藥無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己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元文明亦非翰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為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象言文王及箕子至于文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于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為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雜伯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細玩味

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亦未為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為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以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其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子棄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又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得已之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于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得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無湯武之志則稟矣

六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伴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請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為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亂身失國是入于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軌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

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憂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公為義殊不知能思其所思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為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象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垂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為君者止於仁為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無餘事矣象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所在已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大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

易說下

可以飾一時至于在家之人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 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

最當看人能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為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

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急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為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象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為女子說

六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當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吝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甯若嗚嗚此爻又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

欲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富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巽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黯而告之史黯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于子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黯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无一不至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恣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甯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爭讓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效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

易說下

身之謂天下之事無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乎自我出不當任 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位政 千條萬緒無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一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若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閒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于湯故也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易說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無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象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又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忠難之地譬如兩君子當忠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為比夫處睽乖之始而充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為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為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閒相與為敵非特有

易說

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於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為之雖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眾寡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守固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閒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為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眾苟二賢不相孚焉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屬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或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孚乎咸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閒則雖居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為漢相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為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十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文信若一家人方可用我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無咎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誘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戾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戾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歎蒸鬱之遇雨胷中頓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慮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易說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艱爲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慮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爲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爲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家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爲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爲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當看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爲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爲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急情而一無所爲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蹇而往爲戒以知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蹇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易說下

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靜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面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白粵而終不免於難故解費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與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無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摹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家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爲而生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乎凡當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

易說下

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為者必夙為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令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無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為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虛解之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援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靜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易說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入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志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子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常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前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西北乾天	北坎水
東北艮山	東震雷
東南巽風	南離火
西南坤地	西兌澤

易說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固可以安受之何行焉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無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脈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然循循安能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為聖者治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以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過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

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無停待有過便改更  
元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惹覆而不能  
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  
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上受其益六  
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益之為卦  
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又辭多同  
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  
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  
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  
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  
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取人之善合眾善  
而守之確然不移然取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  
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亨于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忠民不須問民之戚如此然  
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特惠民而先問民之  
戚與不戚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  
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乃遠問孟子以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夫  
不利即戎盛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  
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  
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作盡不  
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眾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  
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為事不可竟止而  
不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  
致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

學海類編 易說下 經

利有攸往也  
象剛長乃終也夫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  
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  
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  
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  
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  
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  
莫不皆甚壯也  
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  
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聚順  
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  
凡物之聚最可觀眾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  
塵觀農於畝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  
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  
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舉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  
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  
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無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無也至於其  
所以有所以無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無防則眾生心主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  
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無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得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  
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無所阻礙夫何  
疑哉故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其  
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息之貞  
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  
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蠧  
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違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  
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為兩  
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  
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途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途志  
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  
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真合豈暇思其所以然  
哉惟窮困之時所為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為命  
之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途志所以獨言  
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為義人情愛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  
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  
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家說之義而  
指正體以示人家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

學海類編 易說下 經



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  
 備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  
 欲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  
 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  
 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  
 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  
 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  
 楚莊王伐蕭單士多寡王循而擢之三軍之士如挾纊  
 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  
 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學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  
 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  
 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  
 各隨所觀而見其義主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  
 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  
 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  
 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  
 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  
 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思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  
 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  
 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  
 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  
 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  
 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  
 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

易說

意講習則我見處取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  
 自驗為學之進否觀其處取之樂與否可也  
 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則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又象皆封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  
 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  
 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  
 君也之類

東萊易說二卷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考亦列其名今  
 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羅澤論說集錄之前二  
 卷書賣鈔出以售偽非祖謙所自著也

東萊呂氏古易

呂祖謙撰

重刻古周易序

吾郡先賢呂成公以博學魁儒踵  
濂洛諸賢而起於羣經之微言  
大義咸有發明垂為著述而其  
最有功於先聖者則古周易一  
卷尤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自康  
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後之學  
者取其便於誦習而古本遂束之  
高閣先生旁搜遠紹因嵩山晁氏  
之舊參互考訂定為上經下經彖  
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  
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

傳序卦傳雜卦傳十二篇附以音  
訓而古本易遂還其故今從通  
志堂經解中錄出重梓匪獨為  
吾鄉道學先也抑亦海內窮經  
之士所快觀而欽寶者夫同治  
八年秋八月同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甫謹序



原序

世之為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  
經史而為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  
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為來學寤疑  
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  
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  
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  
者涉恍惚而談无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  
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囊而分能升柴  
而回燼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為之衣飢  
焉弗能為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  
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  
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  
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  
顯之論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  
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  
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  
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  
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  
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  
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上虞李衡  
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  
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  
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  
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  
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  
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

原序

二

夢遠度

顧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通私序卷端真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其事而不真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借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日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尙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眾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龐

東萊呂氏古易

誕虛証而闕卷淫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屬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啟宿諸老舊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廬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估畢或發明經中與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開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序之於未簡至於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滿漢劉剛再拜謹書

古周易目錄

- |      |      |
|------|------|
| 上經   | 下經   |
| 象上傳  | 象下傳  |
| 象上傳  | 象下傳  |
| 繫辭上傳 | 繫辭下傳 |
| 文言傳  | 說卦傳  |
| 序卦傳  | 雜卦傳  |

古周易目錄

退補齋

東萊呂氏古易

宋呂祖謙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上經

案前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篇及

十翼故十二篇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後序曰汲

郡汲冢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

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

尼造之於魯而未播之於遠國也然則戰國時易

固分上下經矣繫辭上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即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

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

於文王作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周易乃合而

為一旦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

哉

象上傳第一

象下傳第二

古周易

步運度

卷亦 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名蓋獨

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既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

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

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

合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

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六經之前彖象不

連經文矣自大哉乾元以下象之傳也自鄭康成

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

象上傳第三

象下傳第四

爻下辭謂之象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

六五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困夷皆文

王後事也故諸說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

績等並同此說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

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

則朱氏之說是也

說卦傳第八

序卦傳第九

雜卦傳第十

周易本義考

周易本義考  
周易折中凡例云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  
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  
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為應復其舊朱子本  
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以  
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  
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為主故列本義於  
先而程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  
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御製周易述義序云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  
所闡釋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一如詩  
義之例仍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  
舊編成復為之序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氏師古注云上  
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孔氏穎達正義云十翼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  
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爻言七說卦八序卦  
九雜卦十

魏志云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滄子俊曰孔  
子作彖象傳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  
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  
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  
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  
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  
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元何  
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

古周易考

二

退補齋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

晁氏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  
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  
案晉太康初發汲冢舊家得古簡編科斗文字  
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為明了上下篇與今  
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  
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  
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  
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  
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  
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八卦中者自費氏始初  
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  
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  
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  
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  
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  
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  
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大元贊與測於  
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也揆觀其初乃如古  
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  
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  
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  
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  
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  
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  
呼他人尙何責哉  
呂氏祖謙書古易後云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  
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

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

古周易考

五

夢選廬

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  
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  
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  
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  
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  
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  
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  
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  
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  
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云按晁氏此說與呂氏  
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  
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  
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  
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  
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  
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  
融為周禮註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  
就經為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為之爾  
故呂氏於此義為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  
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并繫卦末  
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  
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  
經傳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  
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  
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  
此其以為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為夫子所

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為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為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為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為說矣豈非闕哉載周易會通

朱子書臨漳所刊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一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若是者豈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萃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

熙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朱氏鑑呂氏音訓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啟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整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

晉見作哉發傳本傳戲損象之空見作晉爻本傳作晉卦作晉卦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為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心乃有晚歲書談郭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為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薛氏瑄讀書錄云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為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為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開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子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象即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

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子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成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

陳氏廷敬午亭文編云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攷定古經釐為八卷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詞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

古周易考 夢選慶

補刊

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最謬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子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開華化學教論戕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攷其本末顛錯淆亂則尤為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為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製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王氏懋茲朱子年譜考異云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為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冕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

古周易考 上 夢遜 謹

東萊呂氏古易

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補用王本義為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鄒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為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 易記疑云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古周易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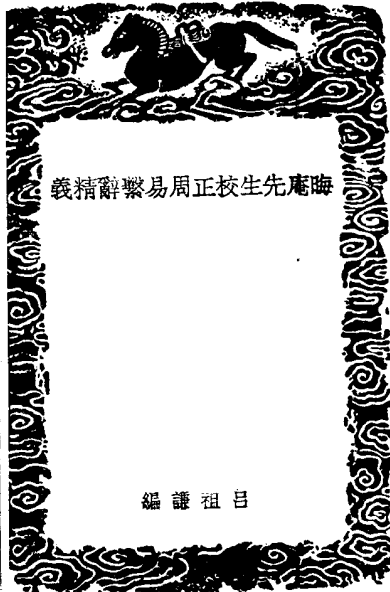
朱 熹

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某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于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漏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董真卿曰呂氏古易十二篇一卷上經第一下經第二象上傳第一象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象上傳第五象下傳第六象下傳第七象上傳第八象下傳第九象上傳第十象下傳第十象上傳第十一象下傳第十二象上傳第十三象下傳第十四象上傳第十五象下傳第十六象上傳第十七象下傳第十八象上傳第十九象下傳第二十象上傳第二十一象下傳第二十二象上傳第二十三象下傳第二十四象上傳第二十五象下傳第二十六象上傳第二十七象下傳第二十八象上傳第二十九象下傳第三十象上傳第三十一象下傳第三十二象上傳第三十三象下傳第三十四象上傳第三十五象下傳第三十六象上傳第三十七象下傳第三十八象上傳第三十九象下傳第四十象上傳第四十一象下傳第四十二象上傳第四十三象下傳第四十四象上傳第四十五象下傳第四十六象上傳第四十七象下傳第四十八象上傳第四十九象下傳第五十象上傳第五十一象下傳第五十二象上傳第五十三象下傳第五十四象上傳第五十五象下傳第五十六象上傳第五十七象下傳第五十八象上傳第五十九象下傳第六十象上傳第六十一象下傳第六十二象上傳第六十三象下傳第六十四象上傳第六十五象下傳第六十六象上傳第六十七象下傳第六十八象上傳第六十九象下傳第七十象上傳第七十一象下傳第七十二象上傳第七十三象下傳第七十四象上傳第七十五象下傳第七十六象上傳第七十七象下傳第七十八象上傳第七十九象下傳第八十象上傳第八十一象下傳第八十二象上傳第八十三象下傳第八十四象上傳第八十五象下傳第八十六象上傳第八十七象下傳第八十八象上傳第八十九象下傳第九十象上傳第九十一象下傳第九十二象上傳第九十三象下傳第九十四象上傳第九十五象下傳第九十六象上傳第九十七象下傳第九十八象上傳第九十九象下傳第一百象上傳

古周易一卷

宋呂祖謙編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  
 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  
 修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  
 二篇自費直鄭元以至王弼遲有移攢孔穎達因  
 弼本作正義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  
 考證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見說之作錄古周易八  
 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  
 李燾作周易古經八篇吳仁傑作古周易十二卷大  
 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最晚出而較仁  
 傑為有據凡分上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  
 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  
 傳雜卦傳為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  
 二卷蓋以一篇為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為之跋  
 後作本義即用此本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  
 言本之大防尤表與吳仁傑書嘗論之然祖謙非  
 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謂偶未見  
 大防本殆得其實矣書錄解題又載音訓二卷乃  
 祖謙門人王莘叟所筆受又稱朱子嘗刻是書於  
 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此本皆  
 無之殆傳寫者遺之歟





東萊呂祖謙編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有言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乾坤之德... 易簡之理...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三極之道也...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有言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乾坤之德... 易簡之理...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三極之道也...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是以自天祐之吉言無不利...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吉言存乎辭... 吉言存乎象...

大有六五有孚元吉元亨利貞... 君子之道鮮矣...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大有六五有孚元吉元亨利貞... 君子之道鮮矣...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大有六五有孚元吉元亨利貞... 君子之道鮮矣...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國... 天地絪縕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地理暋故知幽明之故...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連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言議之而後動動議以成其化也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九九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九九

知盜乎易曰直且乘致寇至者有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寇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瀆誹謗淫冶容誹淫易曰直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子曰君子居則遷其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君子之樞機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九九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祖謙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天之動者也變通者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交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而居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建侯為非曰義

此章論及卦爻之動靜與天地之道。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天之動者也。變通者，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交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而居，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建侯為非曰義。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卷下

五七

與日月相薄以明。以類萬物之情。此章論及卦爻之動靜與天地之道。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天之動者也。變通者，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交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而居，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建侯為非曰義。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卷下

五七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鄭山樓鐫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為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臨卷先生校正忍皆是坊賈所為其東萊一版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詳解九卷二程遺書則併為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為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祐甲寅孟久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以傳本與山陽書局 二二五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詳解東萊堂刊本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折為書而二書又互相攙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為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為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窮截失當謂為偽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二六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易說四卷宋宗室趙善譽撰善譽字靜之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為論一篇蓋為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為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適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為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成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為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羸戒於一陰之生括羸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為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囂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為吉也其論皆

易說 提要

一

易說 原序

一

說 易

撰 譽 善 趙

原序

昔者煇之先公喜易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晚以禁從侍筵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為世寶煇幼而肄業於他經皆略通理義其於易蓋亦成誦至究其說則茫然如擊風捕影莫得窺測時於文字雖復搜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爻為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某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煇雖不得問而自此亦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於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篇伏而讀之犁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非書生巾衍所宜欲易為小本久矣適方開鄖溪集未暇及茲畢工則有餘板乃俾錢之庶以廣傳非特真學易者得為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於場屋間亦足以策勳矣時恕齋既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嗟乎推是道也亦安往而不為民福哉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煇書

易說 提要  
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倘倚易學亦多取之期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象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為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絕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缺頤頤无妄大壯晉際蹇中孚八卦因搜羅成編實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為四卷焉

二

易統論

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為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玄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為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為中者。皆虛容而不允。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玄用三方。存北極以為玄。老陽有三十六策。玄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五為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玄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夫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姤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

易說卷一

上經一 乾五圖

乾卦說

卦之始畫也。奇耦而已。一與一為二。故有奇則有耦。二與一為三。故三畫而成卦。奇陽也。三畫皆奇。純乎陽者也。名之以乾。謂其健也。耦陰也。三畫皆耦。純乎陰者也。名之以坤。謂其順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為偏也。況重乾為乾。重坤為坤。六位皆純。而健順之至。聖人作易。得不為之慮乎。故令乾坤二卦諸爻。皆有惕懼警戒之辭。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誠慮其或偏也。古今說者。往往直以乾坤為天地。而不少致思。亦不復玩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虛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乾坤卦下之辭。與六爻之辭。及用九用六之辭。凡二百七十七字。自飛龍在天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為言。至孔子作象象文。言乃始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大者。以明之耳。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先儒亦曰。為君為父。在九之乾也。為玉為金之類。在物之乾也。乾坤之理。无乎

宋 趙善譽撰



不在。而謂乾坤二卦即天地可乎。初九在下乾之下。九四在上乾之上。皆未進於中者也。故初九勿用之戒。四有或躍之疑。九三在下乾之上。上九在上乾之上。皆過乎中者也。故三有夕惕之戒。上有亢龍之災。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而不偏不倚。則中正合德。而皆有見大人之辭。其所以昭天下後世者。甚明白矣。至如初與四。雖皆未進乎中。而初最在下。其剛健尤戒於輕進。故曰潛龍勿用。曰勿用云者。言其必不可用也。四則出於下卦之上。有時而可進。故雖或躍在淵。而無咎。三與上雖皆過乎中。而上處一卦之極。則健之過甚者也。故曰亢龍有悔。曰有悔云者。言其當有悔也。三則猶在上卦之下。其過未至於甚也。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可以无咎。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辨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為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則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正謂陽剛易過。所以用之者。要不可為首也。六十二卦皆无用九。而獨於乾坤言之。於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六十二卦之九六。即乾坤之九六也。

坤卦說

乾坤雖以陰陽之純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為善。而他爻皆有戒之辭。至於用九。六。又必各有其道。其詳已論於前。今觀坤之卦辭。與夫用六之辭。益甚昭晰。如曰利牝馬之貞。惟恐其順而不貞也。又曰安貞吉。惟恐其不安於貞也。又曰利用貞。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貞而安。安而久。則陰柔庶幾其不偏乎。初六在下卦之下。故有履霜之戒。六四在上卦之下。故有括囊之戒。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无成。有終。戒其須倡。乃應也。上六在上卦之上。故曰龍戰于野。戒其盛而侵陽也。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惟二五各居其中。故二之直。方大。不必智而自无不利。五之黃裳。能處中。一順而獲元吉。亦如純乾之二五焉。若夫履霜。戒於一陰之初。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則亦乾卦交辭不同之意也。由是觀之。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則聖人必為之慮。學易者可不玩味於消息盈虛之際哉。

屯卦說

易始於乾坤。陰陽之純也。而繼之以屯者。九六之初交也。乾之畫。初交於坤而為震。再交於坤而為坎。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畫卦必自下而上。今震在下。而坎在上。則乾坤之交。莫先於此矣。故曰剛柔始交。震動於下。而坎險陷之。故曰難生。此所以名之曰屯。屯而次於乾坤也。剛柔既交。則造化之功見。故大亨。屯難之世。惟正能處之。故利貞。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深以輕犯險難為戒。而利在於求。輔於濟斯世也。故初九爻辭。亦曰利居貞。利建侯。蓋拯難之道。惟剛健而能謙下者。乃克有濟。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又在五爻之下。直濟難之才也。一卦之義。實具於此。是以卦下之辭。與初爻之辭。皆同。卦辭曰元亨利貞。此則曰利居貞。卦辭曰利建侯。此亦曰利建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則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聖人之意。豈不明甚。故五雖以陽剛得位。而在坎險之中。雖有六二之正應。而陰柔非濟難之材。故猶屯其膏。不免於凶也。處險而无輔。又不能以貴下賤。宜不足以有為。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而

乘初五之剛。非惟柔弱不進。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亦有遵如。連如之咎矣。就二爻而言之。六居二為得中得位。故為女子之貞。雖應於五。而五在險中。不能字之。屯難之極。必至於十年反常。而後得正應。乃字言其中。正猶可以俟時。亦利居貞之義也。上六則柔過於中。而居險之極。豈長久之道哉。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六二曰匪寇婚媾。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皆指初而言也。初之下。二雖非其應。而當屯之時。陽下陰。有求附婚媾之義。非寇害之者也。六四雖以陰居陰位。而正應在初。有舍己從人之象。故如班馬之退。以求婚媾。往吉而无不利也。二不應初。則十年不字。四能從其正應。則往吉。而孔子謂之明。益可見屯之六爻。惟以剛健而能謙下者。為一卦之主也。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而以陰居陽位。无濟難之才。而躁動者也。故有即鹿无虞之戒。君子必貴於知幾。而能舍。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安得而不吝。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

蒙卦說

剛陷於險。又在艮止之下。所以為蒙。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卦辭專言童蒙。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謂其渾然固本。本無所蔽。莫如童子之蒙也。蒙之所以亨。而可以養正者。以此。說者皆曰。九二為一卦發蒙之主。羣蒙資之以明者也。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為初六而言也。象所謂以剛中者。為初六之近於九二也。當蒙之時。陰爻必求陽爻。以發其蒙。然惟切近於陽而下之者。則有發蒙之望。六三以陰居陽位。而乘九二之剛。非能謙下者也。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為可應。而不知在己者。无其實。亦上九之所不與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无攸利。六四上下為二陰所間。而其爻又獨遠於二陽。困之道也。故曰困蒙吝。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有謙恭下善之意。而又下應九二。故曰童蒙吉。而象亦曰順以巽也。初六之於九二。亦如六五之近於上九。故有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辭。而象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然猶在坎險之中。不過能自涵養其蒙。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未能盡去諸爻之蒙。僅如子之克家。非可盡專其事也。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焉。其實蒙之一卦。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以其艮止之陽。超乎諸爻之上。能定能應。有以出乎其類。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故不曰發蒙。而曰擊蒙。言能盡去其蒙也。古今解者。但見此爻。有不利為寇之語。因疑其未盡善。而獨取於九二之剛中。亦未之思也。發蒙之道。不過啓其未開之明而已。明固彼之所自有。非發者所能損益也。既已啓之矣。則蒙去而明自生。非於擊蒙之外。復有明以與之也。不然。蒙已去而更求焉。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為仁義者也。故曰利禦寇。言利於去人之蒙也。曰不利為寇。恐其用心之過。而反以害其天也。亦因艮止之義。而為之戒也。發蒙之道。无大於此。豈九二所可比也。卦辭曰初筮告。言童蒙求發於我。當決於其疑之初也。曰再三瀆瀆。瀆則不告。言疑已決。而瀆告之。非徒无益。適以瀆夫蒙也。初六所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言發蒙如施刑於人。既刑則說其桎梏。刑既施而猶桎梏之。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故曰以往吝。言過此則吝也。初筮則告。刑人則說。說其桎梏。所謂利禦寇者也。再三則瀆。以往則吝。所謂不利為寇者也。聖人既於卦辭詳陳此理。而又於初上兩爻推明此理。學者尙何疑。

需卦說

需之爲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九五之剛，離居中得正，三陽又自下而進爲已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不須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亦曰：需於酒食，貞吉。言吉所以爲九五之戒明矣。其曰：晏樂飲酒云者，言當涵養以俟時，非謂晏安以自怠也。蓋純乾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初九去險尙遠，故戒以需于郊而利用恒；二則漸近于坎，故戒以需于沙而小有言；三則切近于坎矣，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去坎水之遠近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遠近之殊而爲之戒。曰：不犯難，曰：衍在中，曰：敬慎不敗，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初則謹之于始，二則中而裕，三則敬謹猶不至于敗，則其爲純乾剛健之戒，豈不委曲詳盡哉。若夫陰爻則欲其而去，而不可以需。故六四曰：需于血，言陽剛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則必爲陽所傷也。曰：出自穴，言當亟出以避陽也。上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言三陽方來，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此兩爻皆言陰之不可以不需也。四居坎下，故言出穴上居坎上，故言入穴。其爲敬慎以避陽剛，則一而已。

訟卦說

訟，上剛下險，有訟之理。天水違行，有訟之象。世皆知之矣。然九二之剛，鑿於二陰之間，而與九五不相應，亦所以爲訟也。剛而居中，則爲有孚，遇窒而惕，則中斯獲吉。孔子曰：剛來而得中，蓋謂此一爻也。曰：終凶者，言雖有孚信，而又能惕懼，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以成乎。故六爻之間，以六處初，以六處三，皆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三有貞厲之吉，以九處二，以九處四，皆陽居陰位，雖欲訟而不能者也。故九二不克訟，必至于失衆知懼而後無咎。九四不克訟，必能自反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惟九五居中得正，爲聽訟之主，所謂利見大人，尙中正也。故獲元吉。上九則健之極，處訟之終，所謂終凶者也。故雖以訟受服，而不免三禡之辱矣。需之九二，陽居陰位，非健而進者也。其位應乎坎之中，而其爻則不應。故曰：小有言終吉。取其在中而能需也。訟之初六，陰居陽位，非健而訟者也。雖已在坎體，而近乎中矣。然陰柔決不終訟。故亦曰：小有言終吉。取其能謹於訟之初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有言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學易者要以此類通之。

師卦說

坎險也，坤柔用，亦順也。兵凶器，戰危事，險莫甚焉。衆行險上，師之象也。行險而順，師之道也。此坤上坎下，所以爲師也。卦辭所謂師貞者，師以正爲本也。所謂丈人吉者，丈人，長者之稱，必不嗜殺人者能吉，而无咎也。夫五陰而一陽，則一陽固羣陰之所宗，然陽居五則爲比，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陽居二則爲師，人臣處此，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故象曰：剛中而應，二以剛居中，而得六五之正應也。九二又曰：王三

比卦說

一陽得中得位，而五陰從之，有比之象焉。陰之從陽，雖不可以苟合，亦不可以後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能久而不失其正，則比之方可以无咎。明九五之剛中爲可比也。不事方來，後夫凶，謂事陰不能自安，方當就陽以求安，而以獨後也。烏得而不凶。明上六之柔剛爲不可所比也。是故易中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也。惟比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於五爲吉。蓋陽剛中正，得時得位，可以爲天下之主，則天下之人，捨九五將安歸乎。今夫六二之於九五，正應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言二自內以比於五，非五之求比於二也。六四當應於初，兩陰不相應，獨取其近而能比於五，故曰：外比之貞吉。言外有可比，則爲正吉，不必應初於內而後爲正也。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非特相比之始，貴於誠信，亦言九五之中，實爲有孚而可比也。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誠信苟充，雖如缶之盈，終來相比而吉也。然而必曰：有它吉者，它之爲言，在彼而非必於一者也。謂初能求有孚者而比之，固不必偏於所應，而謂它之必不可也。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以二比五，則爲自內，以四比五，則爲外，比以初比五，則爲它吉，諸爻之義，斷可知矣。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而不知比乎五，又在比之終，坎之極，所謂後夫者也。衆陰皆有所宗，而已獨無之，是无首也。其无所終而凶，宜矣。六三應乎上六者也。故亦有比之匪人之傷，則當比之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又嘗論之，九五之所謂顯比，以其陽剛中正，而顯然爲天下之所比也。然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而後邑人不誡，吉。陽剛獨用，恐其或過於剛也。知三驅之禮，舍前禽而不致，盡取則用九之道，庶乎其盡善也。大有之卦，柔居尊位而能大有者也。聖人於六五必曰：威如吉，亦恐其過於柔也。于比之剛，而曰：失前禽，于大有之柔，而曰：威如吉，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

世也如此哉。小畜卦說

世之言易者曰：艮在上而乾在下，以艮止而畜乾也。艮陽卦，易以陽為大，故曰大畜。巽在上而乾在下，巽陰卦也，易以陰為小，故曰小畜。雖然乾健上行，而遇艮止，謂之畜可也。今遇巽而亦謂之畜，何也？如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則兌說亦可以畜乾乎？嘗試思之，乾之一陽，初交於坤而為震，故謂之長男，坤之一陰，初交於乾而為巽，故謂之長女，巽者坤之初交，而乾之初變也，故易乾上巽下，則為巽而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巽上乾下，則為小畜，而聖人有密雲不雨，自西郊之戒，蓋六十二卦雖皆乾，坤六子交錯而成，惟乾巽之成卦，則坤畫之初交於乾者爾，其在下也為巽，其在上也則為小畜，曰小畜云者，為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下之三陽，不得以進於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於下，六四獨以陰居陰，而在二卦之中，此其所以能善畜夫陽也。非巽之能畜乾也，坤之一陰，初來變乾而居於四，其柔為得位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然五陽而一陰，一陰豈能中閒乎陽哉？第如西郊之雲陰，徒唱而不雨，爾況乎二五皆以剛得中，而乾健上行，其勢亦安得畜？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今夫乾者陽之極也，復者陽之初也，小畜之時，雖以乾之剛健，亦未可以輕進，故初九欲其復之自道，九二欲其奉以復于中，皆自反之象，陽雖盛而退託於不足者也。至九三則處乾之極，而迫近於四矣，故有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與而說去其輻，言不能以有行也。夫妻反目，言陰陽之必相傷也。九五曰有孚，擊如富，以其鄰，言剛實在中，與九二為類，有孚者也。小畜之時，雖有陰以間之，而二與其鄰皆陽剛富實，而同為乾體，其勢必相連，以進，謂小畜之不能久也。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者，言五以有孚，下接於三陽，而上九又以剛在上，則是尚德而能有成者也。與大有、大畜之上九所謂尚賢同義，向以乾陽被畜而不雨，今五陽交孚，則陽唱陰和，而自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所矣。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之極，如歸之用事，雖正亦厲，如月之幾望，必至與陽為敵，君子亦不可有行也。故詳戒之，欲九五知尚德之有成，而與上九下應於三陽，無使陰得以先唱而不雨也。若乃六四之所謂有孚，非言四之有孚也，謂二五皆其剛實有孚之德，已雖欲間之，而終不能乾陽上進，徒自傷而已。惟傷而知去，傷而知出，以避三陽之進，則與上二爻合志，而可以无咎。正如需之六四，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亦戒其避乾陽之進也。說者但見象言柔得位，遂以有孚為六四之善，而一卦之意，益以不明，其未之思乎。大抵小畜以一陰居五陽之間，又在乾陽之上，聖人慮乾陽之艱於上行也，故於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辭，又慮九五上九之親夫四而不知接乎下也，故于上二陽皆有陽剛交孚同德之意，惟六四則戒其血去惕出，以見小畜之必不可久也。嗚呼！大易之旨，其深矣乎。

履卦說

履之成卦，本以一柔履二剛，而上承三陽，介乎兩卦之間，其所履似危矣，而其實兌說上應乎乾，非如小畜一陰之在乾上也。故曰履虎尾，不噬人，然六三爻辭，乃曰履虎尾，噬人，則與卦辭不同，何也？蓋卦

論乾上兌下之體，故以說應乎乾為善，而有不噬之亨。爻論陰居陽位，而又承乘皆陽，則有不能自量而躁動之象，故有噬人凶之戒。既取其說之體，又戒其失位之見，噬人作身之慮深矣。何以言之？六以陰柔而居三之陽位，又上承九四，而下乘九二，皆陽也。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視履為能，其不逼陽而取禍者幾希。故曰武人為于大君，言如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六三雖履二陽之上，猶在乾陽之下也，而深戒好剛之志，惟恐其不量而妄動也。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言君子之所履，貴乎有素，則當謹於其初也。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言陽剛得中，則所行坦坦，而無險怪之失，上雖无應，不害其為幽人之正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失位之陰，不可不畏也。故惟恐恐懼，而後可終吉。九五剛中得位，而下皆說以應之，不可以真子遠而肆志也。故雖剛可決柔，而正固不能无危厲。至上九則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詳矣。然在一卦之終，處乾剛之極，苟非知所自反，則亦未能盡善。故惟其旋而後元吉，然則君子之踐履，其可須臾不謹哉。故夫履之為卦，因柔之履剛，以為萬世踐履之訓也。而孔子之象尤為詳切。初九之象，言獨行願也，則雖无應而獨行其所願，九二之象，言中不自亂也，則不以无應而汨厥中，九四之象，言志行也，則不以處多懼之地而乖其素志，皆踐履之難，而反求諸已者也。由是推之，所謂履虎尾者，豈特以柔履剛為喻哉？欲君子知踐履之難，而不敢忽焉耳。非說應乎乾而樂循天理，何足以盡此。

泰卦說

以陽為大，陰為小，故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小畜之六四，與乾之三陽，上應九五，故曰有孚，擊如，富以其鄰。謙之六五與六四，上六皆坤體，故曰不富以其鄰，則又以陽為富也。如蒙之六四，獨遠於二陽，故曰獨遠，鼎之九二，陽剛在中，故曰鼎有實，則又以陽為實。今泰之成卦，乾在下而坤在上，有天地交之象焉。故於陰陽消長之理，言之為最詳。曰小往大來，曰內陽外陰，言陰往於外，而陽來於內也。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言來者長而往者消也。六四陰也，六五上六，同坤體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上卦俱陰而无陽，故曰皆失實也。曰小曰大，曰君子，曰小人，曰實，皆具於此一卦之內，則所以發明陰陽之理，豈不明白詳盡哉。大抵泰之為卦，不特取其乾下坤上為乾坤之交，而三陰三陽，內外六爻，實交相為應。初九上應於六四，故三陽同升，而有拔茅彙征之象。六四下應於初九，故三陰翩翩同降，而不戒以孚。此初與四之交相應也。九二上應於六五，故引其類，為有道，而得尚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於九二，故下下以成其政，而得帝乙歸妹之吉。此二與五之交相應也。惟九三上六各居二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處乾之極，天地之際也，所以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戒。上六處坤之極，泰之終也，所以有城復於隍之戒。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而无咎。勿恤其孚，而盡其在我，則可以長享其福。上六之時，不可為也，故雖自告命，而其命益亂，而不免於吝。此聖人所以貴於制治於未亂，而保邦於未危者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先儒之說非一也。然多抵牾而不通，其實謂九二得時引類之道，如此而已。人材有不及者，容之所謂包荒也。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所謂用馮河也。不以其遠

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所謂不遐遺朋也。皆所以引類而配于中行之君也。過與不及。皆无所乘。而疏與親皆无所偏。誠用人之要道。而極治之世。尤不可不留意也。此九二之貴也。

否卦說

泰否雖以乾坤之交與不交為義。然泰則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賈之象。故泰之六爻。專以交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陰雖在外。而九五居中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與衰撥亂之象。故否之六爻。惟三陽爻為善。各因其爻而取義。固與論成體之卦不同也。在否之初。陰雖相連。有如茅茹之拔。然非如泰之可以彙征也。惟守正則吉。而亨爾。象曰。志在君也。言有志於事君。非正不能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又承乘皆陰。陰柔之甚者也。故以包容承順為小人之吉。若大人則寧身否而道亨。豈以承順為吉乎。六三居非其位。而在順之極。其所以包容苟且。益可羞矣。故曰。包羞位不當也。此三爻皆以陰之方進而為小人戒也。至於九四。雖陽不當位。然出於下卦羣陰之上。與二陽同德。而近九五剛中之君。苟得君而有所承命。則可以無咎。而使僑類咸附麗其福也。九五剛健中正。有能休否之理。故言大人吉。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當時警懼危亡。以為安固之道也。上九處乾之極。當否之終。乾極則變。而否終則傾。故先否而後喜。此三爻皆言陽之在上。否極必泰。而為君子勸也。泰之三陽。君子在內之象也。而九二不忘包荒。朋亡之戒。否之三陰。小人在內之象也。而六二乃有大人否亨之辭。泰至於上六。極治也。而城復於隍。若不可以一朝安否。至於上九。極否也。而先否後喜。必有可為之理。消息盈虛之失常如此。宜乎序卦有物。不可以終焉。終否之說也。

同人卦說

同人卦。惟一陰。乘陽之所同歸也。一陰在五。則是柔得中而居尊位。上下之所同應也。故為大有。一陰在二。則是柔得中而有謙下以同乎人之象。故為同人。正如一陽在上卦之中。則為比。在下卦之中。則為師也。曰。同人于野。亨。言遠无不同。而後為亨也。曰。應乎乾者。實合乎天理。則非私意之同也。是故一卦之爻。惟初九居六爻之下。有捨己從人之義。故出門同人。而可以无咎。六二雖以成卦言之。有中正謙下之美。然以爻言之。則正應惟五。而所同有限。故有同人于宗之吝。九三以陽居陽。又在下卦之上。而不應上九之剛。非能謙下者也。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有疑其所應。而欲在人之上之意。安得與人同哉。此所以三歲不與。而无所往也。曰。安行者。言其安所往也。自是以上。三爻皆乾體。尤非能謙下同人者也。故九四之乘剛。有乘墻之象。惟弗克攻。而能自反。則吉。九五亦先號咷而後笑。雖以剛中下應六二。非九三九四二陽所同。如大師可以必克。而相遇。然係應惟二。所同未大。此所以不言吉也。上九以陽處陰。以能同人於郊。庶幾同人於野者矣。然陽在六爻之上。又居乾健之極。終非謙下而能與人同者。僅能无悔而已。象言志未得也。言陽剛自高。終未可以得志也。然則同人之道。其惟執謙守柔而忘己之私者乎。

大有卦說

大有不惟五陽一陰。柔得尊位。有不自滿假。可以持盈守成之義。而離明在上。亦天下之所同歸也。故六

爻雖或不應。而有亨吉无咎之辭。初九九四。皆陽爻而不相應者也。然當大有之時。上有柔明居中不自大之君。諸陽之所同歸。而不在於應。固非相害而為咎也。故曰。无交害匪咎。惟大有之初。能思所以有大之艱難。則无咎。故又曰。艱則无咎。九二與六五。為正應。君能體明執柔。以接下。而君能剛中以任重者也。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居下卦之上。雖重剛不中。然當大有之時。羣陽並進。亦能自適於柔明之君者也。故曰。公用亨於天子。其曰。小人弗克者。言此時此位。必惟陽剛君子而後能得乎君也。九四處近君之位。當大有之時。而能以剛居柔。則亦不敢有其大者也。故曰。匪其彭。彭。盛多貌。言不自以為盛也。非明哲之君子。孰能深知乎此理。故曰。明辨晷也。六五之柔明。固五陽之所交孚。然柔不可過也。故必有威可畏。而後為吉。夫子又慮後世不知所謂德威之威。而或作威以傷夫大有之盛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言平易而无防。附擬備。自然之威。人自敬之。非為高亢崖岸以絕乎其下也。既曰。孚矣。又曰。威如。既曰。威矣。又曰。易而无備。聖人之為天下後世慮。何其詳復切至哉。六五以柔得位。而下有九二剛實有孚之應。所謂履信也。以六居五。得坤黃裳之元吉。所謂思順也。上九以剛在上。而已以柔居下。所謂尚賢也。故於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為大有之美也。然則坤之卦辭曰。元亨。大有亦曰。元亨。坤之六五曰。元吉。而大有推首六五尚賢之美。亦曰。上吉。嗚呼。微哉。

謙卦說

說易者曰。地體卑下。山高下之物。而居地下。謙之象也。然謙五陰而一陽。初在艮止之下。五得柔順之中。二與四皆當位。而比乎三。上六又下與九三相應。五柔皆有卑順從陽之義。故其卦為謙。況九三一爻。謙以陽居陽。而在上卦之下。又艮陽以止為體。亦有謙退不進之象。此謙之爻。所以皆吉而无凶也。以六處初。而在艮下。謙之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六二上比於九三。柔得中正。而有求陽之意。故曰。鳴謙貞吉。上六與九三。為正應者也。故亦曰。鳴謙。皆謂其自鳴以求陽之應也。解者不知鳴謙之義。又惑於上六所謂志未得之辭。乃以六二之鳴謙為善。而以上六之鳴謙為非。是隨爻辭而妄為之別也。象之所謂志未得者。言上六謙之極。猶未以為得志。而下求乎陽也。非以其為未善也。至如九三以陽剛而知艮止。其動勞而能謙者也。故曰。萬民服。六四陰柔得位。而下比于三。為攝布其謙者也。故曰。不遠。則六五以柔順居尊位。其鄰皆陰。而不自盈既富之意者也。故利用侵伐。无不利。皆所以言謙之美也。雖然。師卦不言侵伐。行師之利。而謙之六五。上六。乃詳言之。謙豈用師之道哉。蓋惟謙之柔順知止。而无好大喜功之心。況六五上六處謙順之極。其于用師。必有不得已之意。不然。未見其利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亦以其坤順之中。而後可以言利也哉。

豫卦說

隨卦說

### 易說卷二

#### 上經二 蠱五

##### 蠱卦說

蠱自泰來。大往小來之初也。故蠱以敵壞為義。而治蠱惟陽剛中正。乃克有濟。初陽位也。以六居之。故雖可以幹父之蠱。而厲然後吉。二陰位也。以九居之。故可以幹母之蠱。而不可貞。九三陽居陽位。故可以幹父之蠱。而無大咎。其所以小有悔者。為陽剛而不中也。六四陰居陰位。陰柔之至。非能有為者也。徒增益其蠱而已。故裕父之蠱。而往見吝。六五雖陰而居陽位。柔得中居尊。而下有剛中之應。亦可以有為者也。故曰幹父之蠱。用譽。上九陽居陰位。處蠱之極。有能為之資。而不可有為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爻皆取幹父之蠱。為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故曰剛上而柔下。言其自泰來也。否極則必變。而之終。故隨有隨時適變之意。泰極則有復否之理。故蠱為治敵之卦。設卦命名之義。豈苟然哉。大抵適變不能不隨。而隨常患乎不正。當隨之時。而不知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故六爻雖專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陽居陽位。則必有戒之之辭。至陰爻。則惟取其能比於陽而隨之。蓋惟恐陰柔之不能正也。初九陽居陽位。為動之主。於隨之初。而能有立者也。故曰官有渝。官言其守也。有

蠱 說 卷 二

一九

激言其變也。惟其有守也。故能貞而吉。惟其有渝也。故能出而與物接。故又曰貞吉出門。交有功也。六二當隨之時。而近比於六三之陰。係于小子者也。上係陰。則下不能兼與乎初九之陽矣。故曰係小子。失丈夫。言隨乎上。則失乎下也。六三當隨之時。而近比于九四之陽。係于丈夫者也。上係乎陽。則下舍六二之陰矣。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言隨乎陽。則可以求而有得。惟在于居正也。六三陰也。而比于九四。故求于陽。而有得。謂陰之得于陽也。九四陽也。而比于九五。故能隨九五之中正。而有獲於下之二陰。謂陽之能得陰也。此求有得。隨有獲之義也。六二六三之二陰。上而隨乎陽。莫如九五之尊也。而九四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二陰比之。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五爻皆取人子幹蠱為義。而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其在外卦之極也。其在內。則所幹為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為高尚。其實隨自否來。有變而為泰之漸。故上六曰王用亨於西山。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也。蠱自泰來。有積而為否之漸。故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者也。先甲後甲之說。先儒謂甲者事之始也。先甲則先於此。而究其所以。然後甲則後於此。而慮其將然。又曰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其說得之。若論甲庚而及於辛丁。巫史之言也。仲尼之所不道也。

##### 臨卦說

一陽為復。陽始生也。二陽為臨。陽浸長也。陽剛方長。有進而無退。故序卦曰。臨者大也。言陽之方盛也。舊註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亦臨之義也。當臨之時。剛浸而長。莫能禦也。內說而外順。无所忤也。九二剛得中。而應乎五。不可間也。合是三者。上下內外。彼此之間。无一毫之逆境。人情之所易忽也。故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以八月。有凶於其陽盛之際。而先戒之以陰之將然也。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八變而得遯。遯者陰之長也。陰長則陽遯矣。故曰有凶。惟能於方盛之時。而預知其將有凶之理。庶乎其盛而不驕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陸。无往不復。于姤卦一陰之生。又曰勿用取女。皆聖人先為之戒也。臨之六爻。雖以相臨為義。其實二陽方長。在上四爻。惟與陽為應者。然後足以為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陽在下。而與上卦六四六五為正應。是上有以臨之。而下有以感之也。故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則曰至臨。无咎。而初九曰咸臨。貞吉。六五柔得尊位。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以其應于四。故曰貞吉。以其應于五。故曰吉无不利。然皆感於臨而應之。故皆曰咸臨也。至于六三上六。无陽以為應。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言處兌說之極。以佞說姑息臨下。不足以為利也。上六曰敦臨。吉无咎。言處坤順之極。以敦厚接下。雖无應而无咎也。此又各以其兌坤之體言之也。惟九二之象曰未順命也。最為難解。說者或曰。若順于五。則剛德不長。其能无不利者。必未順命也。或曰。其順之實。已見于未命之先矣。或曰。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其說皆有理。而未盡其實。咸臨之吉。本於剛柔中正之相感。非上之所能命也。

##### 觀卦說

蠱 說 卷 二

二一

臨以二陽方長為義。故在上四爻。惟與二初相應為最吉。觀以二陽在上。而取羣陰觀仰為義。故在下四爻。以其去陽之遠近為善否。初六以陰柔處觀之始。去陽為最遠。所觀仰者淺。童蒙之觀。小人之道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以陰柔在內卦之中。而去陽亦遠。如闕而觀之。婦人之道也。故曰闕觀。利女貞。六三去陽漸近。可以觀仰于上也。然六以陰居陽位。而在坤順之極。有欲進而不能之象。故雖能觀于陽。而未免於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六四陰柔得位。而切近于陽。可以觀仰而親附于陽者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以去陽之遠近而為之等差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而有六二之正應。上九雖无位。而下有四陰。非如乾上九之无民也。惟觀己之剛德。允協于君子。則可以无咎。故皆有觀生之辭。既能觀我陽剛之德。則可以觀陰之必應。故九五之象。又有觀民之辭。先儒釋六三之觀我生。謂動作施為之出于己者。釋九五之觀我生。謂時俗政化之出于己者。其說殊為費辭。要之陽為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為言。陰為彼則陽為我。故生以我為言。至上九不曰我。而曰觀其生。則有高亢作為之意。象所以云志未平者也。說者謂臨與所臨。觀與所觀。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義。蓋因兩或字而為之說也。其義雖通。而考之卦畫。則未盡然。其實臨二陽方進而下。專以陰陽相感應為義。故曰與。觀二陽在上。則以陰求親于陽為義。故曰求。舊註未為不然也。

噬嗑卦說

否一變而為隨者。上九之剛。下于坤柔而為初九。初六之柔。上於乾剛而為上六。下卦為震。而上卦為兌。震動兌說。則否之象變矣。故為隨時當隨。物必說而從之。然不能皆隨也。有強梗以為吾之間。聖人不能不去之。故隨一變而為噬嗑。九四陽非其位。而在中虛之下。震動之上。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之。則非正之剛。不得而問。故噬嗑必亨。而利于用獄也。否之變隨。不過初上兩爻升降而已。剛柔未相間也。至噬嗑則初六之柔。上而入于二陽之中。九五之剛。下而處于二陰之下。六爻之剛柔始分矣。故曰剛柔分。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震得陽而動。離得陰而明。故曰動而明。又曰雷電合而章。用獄之道。莫大乎威與明也。說者皆曰。噬嗑專以除間用獄為義。初九噬陽爻。而在六爻之下。則取下民受刑之象。上九居无位之地。亦為受刑之人。惟二三四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且九四以卦言之。則為問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是皆隨卦爻之辭。而為之說。則不免自相矛盾。以初九上九為受刑之人。固非易之本旨。既以九四為問。而又曰任除間之責。尤非通論也。初九言履校滅趾者。謂懲當于其初也。上九言何校滅耳者。謂不幸有極惡之人。則亦不得已而治之也。其初第欲其警而不趨於惡。故不言噬。其終惡積罪大。則當深懲之。故噬不足言也。要之九四為問于頤中者也。不可不噬而去之也。初九六二六三六五皆噬之者也。此四爻所以皆言噬也。其實自九四之外。初二三五與上九五爻皆當用刑之寄者也。六二以柔處中。宜用刑者也。雖在震乘剛。而幾於躁動。其去惡如噬膚之易。而沒鼻。然柔中必不過於剛。可以无咎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在震之極。動不量力者也。故有噬膚肉。遇毒之戒。隨剛小物之全乾者也。然亦不過小吝而已。五居中。故曰黃。五陽位。故曰金。黃言其中。而金言其剛。所謂得黃金也。然六居之終。

非其材。故有噬乾肉之戒。惟守正若厲。則无咎也。獨九四為問于一卦之內。處非其地。又剛而不中。雖欲噬而去之。而其責難噬者也。故有乾肺之象。肺肉之有骨而最難噬者。雖噬之而得剛直之道。又必克艱守正。而後吉。其言其噬之難也。

賁卦說

賁卦說。賁自否變。故隨則无咎。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為噬嗑。豈自泰變。故豈則必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為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之中。而為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為艮。剛柔相交。以為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上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足以為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事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也。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為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與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為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貞吉。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為文。雖乘剛。亦婚匹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之陽。有賁於在外之賁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幣聘當吝也。謂其獨賁於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為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于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

剝卦說

剝卦說。剝剛則剛剝落。故曰剝。剝自下而上。至于五。則陰柔之盛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惟君子觀坤順艮止之象。故當剝之時。不過順而止之而已。五陰一陽。而為剝。君子所宜忿疾也。而曰順而止之。五陽一陰。而為夫。君子所宜亟決也。而曰孚號有厲。聖人之為君子。慮何其戒謹而不敢忽如此哉。剝之諸爻。所有剝。以足以辨。以廣之別者。以其自下而上也。足者。剝之足也。當剝之初。陰來剝陽。大往小來。而滅沒於正道者也。故曰蔑貞凶。辨者。剝之辨也。以其分上下而謂之辨也。剝。剝而辨。則陰柔浸長矣。故亦曰蔑貞凶。六四之剛。則將滅其身也。故曰切近災也。若乃六三在六四之下。不言剝。而曰剝之无咎者。以其上應於上九之陽。小人之知歸乎君子者也。故許之。以无咎。而象亦言其失上下同類之故也。六五居剝之極。亦不言剝。而曰貫魚以宮人。觀者。以剝及君位。難於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必防微杜漸。當如貫魚便之順序。以宮人之寵。寵之而不假。以權則終无尤也。上九以陽剛而在艮止之上。陰之所不能剝者也。故如碩果之食。將有復生之理。良反為復。剝反為復。則君子可以有行。故曰君子得輿。輿。動于復而極於夫。則小人將无所庇矣。故曰小人剝廬。所以深戒夫小人之進。而為君子地也。

復卦說

新者陽之始消也。消則必復。故震之一陽動于坤下而為復。曰復亨者。下動上順。既復則必亨也。曰出入无疾者。言陽之消長皆以漸也。曰朋來无咎者。言一陽之生甚微。必得其朋類之來。然後為臨。為泰。而无咎也。曰反復其道者。言消而復長也。曰七日來復者。乾一變為姤。二變為遯。三變為否。四變為觀。五變為剝。六變為坤。七變而陽始復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坤靜而震動。一陽動于下而為生物之始也。先儒或謂動靜見天地之心。或謂生物為天地之心。要之非靜則何以能動。非動則何以生物。其實一理也。雖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消長若循環而一陰之生止曰姤。一陽之生乃曰復。何也。復以來復為義。謂其本有也。所以幸夫陽之生也。姤若始相遇然。所以惡其陰之逢也。此聖人任德不任刑。進君子而退小人之意。初九以陽剛為震之主。在復之初。其失不遠而能復者也。故爻辭言无祇悔元吉。而象曰以修身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比于初。其復美矣。故爻辭言休復吉。而象曰以下仁也。六三上无其應。而以陰居陽位。有欲善而實不能之象。故類失類復。厲而後无咎。六四柔得位而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居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象亦言以從道也。六五柔得尊位而下无其應。然居坤體之中。其敦厚足以自成而已。故曰中以自考也。上六以陰居陰。而在坤之上。復之極。下无陽以應之。陰柔之至。不能自強者也。故迷而不復。則行師取敗。以其君凶。久而至于十。卒猶不可以有所往也。然則陽剛之德。君子其可一日无哉。此卦五陰在上。而下惟一陽。初九之復。既可以修身矣。六二比之。則有下仁之美。六四應之。又有從道之善。曰修身曰仁曰道。皆謂在下之一陽。噫。此其殆庶幾夫子所以獨歸顏子歟。

无妄卦說

大畜卦說

艮在上而乾在下。乾健上進而為艮所止也。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易以陽為大。故曰大畜。以別於小畜。然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六四六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為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為義。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惟九三與上九合志。然後利有攸往。考之六爻之辭。斷可識矣。初九曰有厲利已。言健而上進。則有危厲。惟利於己而不進也。需以乾遇坎。故初九之象曰不犯難。大畜以乾遇艮。故初九之象曰不犯災。皆所以為乾陽之戒也。至六四則畜初九者也。故曰童牛之牯。元吉言畜初九之剛。如童牛未有角而先牯之。則易制也。九二曰與說。言艮止在上。乾健不可以上進。如與之說去其牯可也。小畜之九三。逼近于陰。故先言與說。而又戒以夫妻反目之相傷。大畜之九二。則在下卦之中。故止言說。則可以无尤。其言如與之不可以進則一也。至六五則畜九二者也。故曰積豕之牙。吉言畜九二之剛。如積其豕。則牙雖存而无害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與上為類。故爻辭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而象又有上合志之辭。言三陽之進。如良馬之相逐。利有所往。而與上九陽剛之志合也。上九處畜之極。而下引三陽畜極則通者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而象又曰道大行也。言道之大亨。无往而不行。何時衢路而後亨也。然而九三之辭。必言利艱貞。曰與與與者。以其居健之極。雖有艮陽在上。而不可不戒也。與所以行也。衢所以自防也。既利艱貞矣。又必自警曰。閉習於與。而後有攸往。則无輕進犯災之失矣。

此亦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意也。

頤卦說

先儒言六二之頤頤曰。下求於初。則為頤頤。至六四之頤頤。則曰。以上養下。其施光矣。言六二之拂經。則以遠經為非。至六五之拂經。則以遠經為吉。歷考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或牽合其一。二而抵牾諸爻。恐非通論也。要之頤以養正為吉。正以不妄動為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雖其爻之剛柔位之當否。為養不同。然吉凶之大概可決也。初九居震之下。動之主也。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戒。六二陰居陰位。又在震體之中。其動而求養于陽必矣。故反而從初九。則為頤頤而拂經。上而從其應。則六五亦陰也。故曰于丘頤。征凶。丘在上之象。謂六五也。六三以陰處陽。在震動之極。非頤之正也。故不特凶而已。且有十年勿用无攸利之戒焉。凡此皆為震而言也。六四當艮止之初。陰得位而正應于初九。是能止震動而養正者也。故頤頤吉。虎視眈眈。而不用其威。其欲逐逐而私欲不留。養正之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亦拂經也。然居艮體之中。居正而吉也。雖止而不能涉大川。不害其為柔順而能尚賢。故曰順以從上也。上九以艮陽居一卦之上。羣陰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然不可以亢也。故厲而後吉。至於利涉大川。而象以為大有慶。則以其艮止之陽。凡此皆為艮而言也。由是觀之。頤之貴于止而不貴于動明矣。君子所以謹言節飲食。而不敢妄動者。其養正之要歟。

大過卦說

卦惟六畫。而四陽在中。大者過也。陰爻惟二。而分于初上。本末皆弱也。本末皆弱。故有棟橈之象。剛雖過而二五皆剛中。又內巽而外說。故利有攸往。而亨。要之大過之時。不患其不能為。而患陽剛之太過。初六以柔居下。故如藉之用茅。而无咎。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剛柔之相濟者也。故二則无不利。四則棟隆。吉。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位。剛之過者也。故三則棟橈。凶。五雖无咎。无譽。而象有何可久。亦可醜之辭。惟上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非以太過為戒也。九二之陽。下比於初六之陰。故言老夫得其女妻。九五之陽。上比于上六之陰。故言老婦得其士夫。初六柔下而吉也。故九二下比。如枯楊之生稊。稊根也。上六過而必凶也。故九五上比。如枯楊之生華。言其必不久也。九三重剛不中。而所應上六。亦失于太過。故直言棟橈之凶。九四剛而能柔。又有初六之正應。故直言棟隆之吉。說者謂九四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于剛矣。故曰有它吝。殊不知太過之剛。惟恐其不能柔也。九四與初六為正應。以六居初。亦剛柔得宜也。安得有吝。况易中所謂有它者。未有以正應為它者也。比之初六。專比於五。而不應四。故曰有他吉。今九四既取其剛柔得宜。以為吉矣。而又曰有它吝者。以其下近于九三。恐其同類相比。而舍正應。則至于棟橈之凶。故復戒之以此也。不然。九三之象。何以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四之象。何以亦曰不橈乎下哉。

坎卦說

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然剛實在中。有孚者也。外雖為陰。所揜。而心實亨。況重坎之卦。二五爻皆剛。中而合德。則陽動而比。必得其類。而可以出險矣。此卦之所以獨曰習坎。而謂之行有尚者也。先儒多疑。八純卦无增字。往往以習字為衍。蓋坎之為險。非重之則剛中不能。有尚。而无以見出險之理。此所以加習字。而別乎不重之坎也。初六以陰柔在下。則為坎之深。上六以陰柔終。不足以出險。則為坎之極。故初有入于坎窞之凶。而上有三歲不之凶。六三柔不當位。未能出乎下坎。而反在上坎之下。故來往皆不免于坎。而有勿用之戒。九二在下坎之中。有得亨之理。然以九之陽。而居二之陰位。則未能獨亨也。故不過求小得而已。惟九五陽居陽位。又在上坎之中。剛實而中正者也。故雖如坎之不位。未能出險。然陽剛得位。終祗于平而无咎也。若夫六四柔得其位。已出于下坎之上。而上比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也。故雖酒盞之微。瓦缶之器。自屬納此至約。不必階序行禮之地。而其誠意已接矣。深言濟險之功。必在乎君臣之交孚也。大抵天一生水。而為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為義。而乾陽在坤險之中。實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于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為卦。故震下坎上為屯。坎下艮上為蒙。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為需。訟。以坤遇坎而為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居正北者歟。

離卦說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而為坎。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而為離。坎雖陷於險。然剛實在中。故有孚。離心亨而行有尚。離麗而明。然柔在中。故必利貞。而後亨。能如畜牝牛。則吉。此坤之所以利牝馬之貞。而用六坤之道。必在于利永貞者也。是以六居五柔之麗乎中者也。五陽位而陰居之。非正也。況承乘皆剛。不可以不懼。故必出涕洟。而後吉。言出者不恃其文明。而求公輔以爲己助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六五有此而後。王公相附也。以六居二。亦柔之麗乎中也。二陰位也。而陰居之。正也。既中且正。故黃離元吉。而孔子以爲得中道也。言柔惟處正。而後可以盡中道也。履卦以陰履陽。爲義。今初九在下。而六二麗于上。所謂履也。附麗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分錯而未知適從之時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上九明之極。而陽之亢也。附麗之極。不能无未服者。而以太察之明。過亢之陽。臨之。其不用兵者幾希。故聖人以王者之師。而戒之。言王者之出征。非樂于毒天下也。所嘉者在於折取其渠魁。而非必盡獲其醜類。故无咎。蓋不如是。則未免于咎也。孔子從而釋之曰。以正邦也。知所正邦。則豈察察而剛暴者哉。若夫九三陽剛不中。居下離之上。又在六二中正之上。過乎中而不常其德者也。故不鼓缶而歌。則有大耋之嗟。言其哀樂之不常也。九四陽非其位。而居下離之上。又在近君多懼之地。不量力而忘進者也。故雖如離火之炎。突然其來。而適足自焚。不免於危亡。棄絕之禍也。然則先儒謂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麗也。可不謹哉。

易說卷二

下經一 咸至萃

咸卦說

咸。說者皆曰。咸也。六爻雖有不當其位。而陰陽皆相應。所以爲咸。殊不知艮下兌上。內止而外說也。內止則其咸爲无心。外說則无感而不通。以其本於无心。故爲感之至也。是以艮之三爻。皆有應而不能止。爲戒。九四上六。皆以不中而有應爲戒。惟九五剛健中正。在兌之中。而與艮之六二爲正應。然後有咸。其應无悔之辭。則以其應之本于中正。而无心于咸也。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兌。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況。艮自趾。腓。限。震。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膺。以至輔。頰。舌。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爲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何謂拇。足之大指也。何謂腓。足肚是也。股在腓上。故先言腓。而後言股。皆行而動者也。心則思而動者也。輔與頰。舌。則言而動者也。咸雖以相應爲感。要不可以動而有感也。惟膺之在背。非有欲者也。非動而求感者。所謂艮其背之意也。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與艮體之中爲正應。非如九四初六之皆不當位。又非如上六陰柔之至而下應。九三不中之剛。其所咸中正。必无私與。故曰咸其脢。言在背而非所見者。亦咸之則可見其无心之



或為至也。象所以言志未也者。謂有志于成則未也。初六之象曰志在隨人。言其志之動也。初六以陰柔居艮止之始。而上應九四。則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成其得。言其有動足之漸。而所成者淺也。六二以陰柔居艮之中。而上應九五。亦不能止者也。故其動而求成。如勝之行。則先動安得不凶。故曰成其得。凶居吉。言求成則凶。惟靜而不動則吉也。九三居艮之極。而上應上六。有止極而妄動之象。故曰成其得。執其隨。往吝。言不能止而如股之隨足。則往必吝也。此皆因艮體之有應而為之戒也。九四以陽處陰。既非其位。而在兌之初。下應初六。未能至於無應之域。者。故惟貞吉而後悔亡。不然。則凡隨其所感。憤憤往來。而未嘗暫已者。物各以其朋類而從爾之思矣。知物之來各因其思。則一必之間非正。安能吉而无悔哉。孔子從而釋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當正心於未感利害之先。則當然不為物役也。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而下應中之九三。誠之不足。而欲以言語說人者。也。故如成其得。類。舌。徒騰揚其口舌而已。此又以其兌體所應不中而為之戒也。聖人於九四先言貞吉而後悔亡。至九五則直言其无悔。既於九四戒其有思之失。又于九五明其无心之理。則成其可以有心為哉。

恒卦說

說卦曰。震動也。巽入也。巽入而靜。未足以盡常久之理。惟動而不失其常。斯能久於其道。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皆因動而見其常也。象亦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所以鼓舞萬物也。雷厲風飛。可謂動矣。而其所謂恒者。未嘗變也。故君子體震之動而出與物接。體巽之靜而入與道俱。動靜出入。未嘗不易。而所立之方則不易也。方猶所也。不易其所。則于易之中。而有不易者存也。此所以為恒也。艮止也。若無與于感也。然惟艮在內而動于外。斯足以為恒。以是知相感之至。不必動而求感也。巽入也。若可見其恒也。然惟巽在內而動于外。斯足以為恒。以是知有恒之至。必於動而後見也。此皆以成卦言也。非必專取男女長少之上下以別成恒之義也。若夫以六爻言之。則內外之卦。有宜言應者。有不宜言應者。有交應而位不應者。此成之六爻所以有凶吝而恒之六爻亦多凶也。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體也。初六在巽入之下。求恒而過深者也。雖有九四之應。而以陰居陽位。銳於初而不能恒也。故正固則凶而無攸利。九二在巽之中。雖不當位。而上有六五之應。能合乎中者也。故悔亡。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中居巽之極。重剛則不能進。柔則不能退。或進或退。不俱其德者。也。故或承之羞。而貞固亦吝。九四六五。皆震體也。九四在震之下。動之主也。然以九居四。又與初六為應。非可恒者也。故如田而無禽。雖動而無益也。六五在震之中。動而不遠乎中者也。故曰恒其德貞。然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則是尊從卑。陽從陰也。故又曰婦人吉。夫上六在恒之終。而居動之極。又下應九三不中之剛。是以妄動為恒者。振奮不已。將失其恒。凶之道也。嗚呼。知震巽之義。然後可與論恒矣。

遯卦說

先儒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也。在前者先遯。故初爻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在後而不及。是以危也。諸家之說。往往如此。然易于初爻。或曰成其得。或曰壯于趾。或曰其趾。皆以初為義。未有以為在後者。

也。惟既濟之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初六。亦曰濡其尾。則以初濟與不能濟為喻。亦未嘗以初為在後之象也。況遯之為卦。以二陰浸長而陽當退為義。初六陰之方長也。何預于陽而以為遯之在後者。其實遯之六爻。于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皆以遯為善。所以為君子慮也。于初六六二陰之浸長。則皆有戒之之辭。所以為小人戒也。泥夫一卦之名。而不察其六爻剛柔之異。此學易者之通患也。何以言之。首者初也。尾者終也。初六當遯之時。而一陰方長。其勢甚壯也。聖人慮其乘時而不已。于是為之戒曰。遯尾厲。言當遯之初。陰柔雖可進。而終則危厲。如于二陽之長而先戒之。以八月有凶之意。故曰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往何災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革則固也。六以柔順居二。又在下卦之中。所謂黃牛也。執之用黃牛之革者。謂有此中順之德。執之當固也。六二陰既浸長。而逼近九三。所以戒其中順而固守也。勝升證切。吐活切。曰莫之勝說。言惟執中順如革之固。則莫能勝莫能說也。象亦曰。固志也。甚言陰柔之不專妄進也。自是以上。則皆言陽之當遯。宜知幾而遠避。故九三近乎二陰。則係之而有疾厲。九四遠於二陰矣。則君子有好遯之吉。九五以剛中正去二陰。為益遠。故曰嘉遯貞吉。上九以陽剛超乎六爻之上。去二陰為絕遠。故曰肥遯无不利。六爻之義。豈不甚明哉。初六九四剛柔之應也。六二九五剛柔之應且正也。他卦多以有應為善。而遯之九四。乃以好遯為君子之吉。則是不必應于初也。九五又直以遯為嘉且吉。則是不必應于二也。聖人于遯。皆不欲陽之應于陰如此。而象辭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亦謂五之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于應也。亦遯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嗚呼。何其戒謹于君子小人之際哉。

大壯卦說

晉卦說

明夷卦說

先儒言凡卦皆以五為君位。惟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故以上六當之。而五為切近至暗之人。因以六五當父師之任。以明處之之道。是未免以六五之言。而併以上六為君位也。且其說既以六四為近君之大臣矣。而又增父師一爻于大臣之上。其可哉。上六之所謂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以其處明夷之極。故原其初之能照四國。而深惜其後之失則。蓋取日為喻。以見明夷之極。雖如此。然非其本不明也。六五之言。箕子者。不欲於君位而言明夷。故言君子所以處明夷之時者。當如箕子之正其志也。大抵明夷之卦。最為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為去闇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為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為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為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在于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于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為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要之所謂明夷者。不特遭時之昏闇。

人有蔽於物汨于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初九明夷之初也，故君子見幾而避之。六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于甚，而用拯馬壯吉。馬者健順之物，健則能正其志，順則能晦其明，其為吉也何有？初九六二九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體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于六五言利貞于上六言失則，唯六四在坤之初，近明夷之君，故言能獲其心意，則當出門庭以避之。聖人憐憫為明哲之慮也，如此，學者其無惑于傳註之說哉。

家人卦說

家人之卦，不惟九五六二兩爻各得其內外之正位，而六四一爻亦當其位焉。同人之言柔得位得中，謂六居二也。小畜之言柔得位，謂六居四也。今卦惟二陰爻而一居二一居四，可謂陰柔各得其位矣。此象辭所以言男女正，而卦辭曰利女貞者也。豈惟卦辭然哉？六二以柔明居中，故遂无所事，而在中饋貞吉。可謂惟酒食是議也。六四以柔居巽下，故能富家大吉。所謂家之肥也。夫子釋六二之吉，既曰順以巽而釋六四之吉，又曰順在位，豈非女子之正莫大乎順哉？嘗試論之。正家之道，莫若以嚴。象于父母皆謂之嚴君，而王假有家，必歸于剛健中正之九五，欲其嚴也。家人過嚴，則離悔厲而獲吉。婦子嘻嘻而失節，則必至于終吝。欲其嚴也。初九正家之始，必防閑而後悔亡。上九家道之成，威如終吉。亦欲其嚴也。嗚呼！嚴則是矣，其所以嚴者，不可不知也。風自火出，風化自內及外之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風化之實，係乎己之言行也。上九先言有孚，而後言威如，誠信足以感之，而後足以服人也。夫子從而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豈剛嚴以求人之畏哉？則亦在於反身之誠而已。然則言行之不謹，而自反之未至，聖人固无取夫嚴也。世固有嚴于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于上下胥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嚴哉。

蹇卦說

解卦說

解，震在上而坎在下，動而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義。言利西南坤方之得衆，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則无所不利也。先儒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難已解，无所為則當復治道也。有攸往，往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其言大略與衛註同。然求之家所謂得中之辭，則似有未盡其實。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為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往吉，為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蹇其端，而解其詳，不可不詳玩而深思也。夫當既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有應于上為吉，而以无應于上而有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為咎。雖動至于極而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為解也。易言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以其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安也。初六當解之

時，以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六四三陰爻也。得黃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借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別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但能解而得言所解者在下面微也。陽剛而動，故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新孚。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為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上六以陰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車高飛之禽，又在高墻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準高墻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別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為天下萬世訓耳。

損卦說

陽實有餘而陰虛不足，故損。益之卦，皆以損陽益陰為義。損自泰來者也。損三之陽以益于上，故下乾變而成兌。上坤變而成艮，所以謂之損。以其損下而益上也。益自否來者也。損四之陽以益于初，故上乾變而成巽。下坤變而成震，所以謂之益。以其損上而益下也。莫吉于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則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明矣。損下益上，固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此損之名所以不廢於易也。許行謂滕有倉廩府庫，以為厲民而自養者，知損下之不可，而不知易之所謂損也。損之一卦，雖以下卦之陽益于上卦為名，然民體在上，有知止之義，兌體在下，有說順之義。上知止則无過取，下說順則非強從。上止而下說，然後可以為損。則夫非止而說者，烏可以損下哉。益之家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今損下而下亦說，則損之道，豈剝下奉上之謂哉。故損之所謂有孚，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也。上下交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所謂可貞，以二五之正應也。九二剛中，則能應乎上。六五柔中，无求於下，斯可以有攸往矣。是亦以其上知止而下說順爾。曰易之用，謂在上而知止，无所用于益也。曰二簋可用享，謂在下而說順，雖二簋之微，亦以享于上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陽在上，有以先之也。曰二簋應有時，言說應于下，其損有時，而非過于損也。此卦象之大意。若夫六爻雖以損剛益柔為義，亦各因兌、艮二體而為之辭。初九陽居陽位，在兌之始，而應于六四，其損下以益上必矣。損不可過，故戒之以已。事則當適往，酌而損之可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于六五，亦損下以益上者也。說而應乎正，則利過此則凶。故不損而益之則為不失其中矣。六三在兌說之極，居損剛之位，故曰三人行，損一人。言下交三陽而損此一爻也。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九居上而六居三，則一陽上行，六三有應，為得其友也。象曰：三則疑者，言三陽之盛極必損，故疑之也。此皆以兌體言之也。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始，知止而不妄求者也。故初之益上，其損雖疾，而此无過求焉。則彼已已事而適往，此亦无咎而適有喜矣。舊註：古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故曰十朋之龜。六五在艮之中，柔得尊位，下應九二，又剛上而尚賢，故或益之多，雖十朋之龜，弗能遠也。象曰：自上祐也，而不

言九二之應者。益上之爻。止以上九為主也。上九雖在六爻之極。而實長止之陽。非過亢者也。損於必益。而又為益上之爻。故不損而益之。非特无咎。貞吉而已。且利有攸往。而无內外。无不臣服。宜矣。此皆以長輔言之也。

益卦說

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諄諄於訓戒之際。蓋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无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損以下卦之陽。而為上卦之上九。則上九者。損之所由以成也。故上九弗損。益之利有攸往。而六五比於上九。乃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上祐者。言自上九以益于六五也。益以上卦之陽。而為下卦之初九。則初九者。益之所由以成也。故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而六二比于初九。亦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言初九之陽。本自外卦來而為益也。或曰。自上祐。或曰自外來。其言損陽以益陰。則一也。然損之六五。謂之元吉。而益之六二。謂之永貞吉者。益以六居二。陰柔之至。故戒之以永貞也。易中諸卦。或言利有攸往。或言利涉大川。未嘗併是二者而言也。卦辭雖言利矣。而爻辭或未必曰利。則利固未嘗輕言也。惟此卦辭。既併言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六四又曰。利用為依遷國。至於六二。曰。王用享於帝。六三。曰。用凶事无咎。豈非益下則利乎。九五剛健中正。位乎天位。又以巽體而得六二之正。應上益下之主也。故剛實有孚。而惠發于誠心。勿問而自然元吉。下亦懷我之德。而大得其志。此蓋益道之大也。上九以陽剛而處益之極。有求益无已之意。外卦之陽。既以下益而為初九。則上固不可復求益也。故莫之與而傷之者。至而象亦推言益之來本自于外也。是以初九六二六三皆震體。而在下卦。象益者也。故三爻皆吉。而无咎震之成卦。由于初九。則初九震之主。可以有為者也。故在益之時。則利用大作。六二居震體之中。而近初九之陽。得十朋之益者也。而上九。雖九五。故有享帝之象。六三居震體之極。幾於躁動而凶。然有上九之正應。則是有孚也。六雖居三。而應於巽。動必以順。是中行也。是以告于公上。而達其誠。上下之所固有也。雖用之凶事。以濟大裁。亦无咎也。四本陽爻也。損其陽而下益于初。故為益。則四者。損剛之位也。又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六四雖柔。而不失于中行。是以告公上。則九五之所樂從也。四本陽而移于初。有遷徙之象。焉。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亦以其志之在于益下也。然則損上益下之位。其本發于九五有孚之心。而其效見于大作事。帝救賴遷國之際。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知此理哉。

夬卦說

舊注曰。揚于王庭。其道公也。故先儒因之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則當顯行于公朝。然家釋揚于王庭。乃曰。柔乘五剛。何也。蓋大壯四陽也。君子雖道盛。而九五之德。猶未同也。故戒其利貞。而未足以決去小人。夫則五陽也。四爻以陽剛之德。進于下。而九五以陽剛之德。應于上。有剛中之君。以為之主。然後可以出命而決去小人也。曰。揚于王庭。謂必有君命而後可也。曰。柔乘五剛。謂必有五剛而後可以決柔也。自昔

君子恃其公論之勝。銳於誅斥小人。而不量其君之不足。以有為。未有不召禍者。不知易之過也。曰。乎。誠有厲。言雖君命。又當至誠誠號于衆。俾知決去小人之難。而或有危厲也。曰。告自邑。言當自治。以盡其在我也。曰。不利即戎。言不勝其忿。而以兵戎。則適以趣亂也。唯知其難如此。然後可以決去小人。故曰。利有攸往。此乾下兌上。聖人所以默寓健而說。決而和之意也。使徒健而不說。決而不和。何足以成事哉。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戒乾陽之輕進也。今夫之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當夫決之時。戒之尤切也。大壯之九二曰。貞吉。陽居陰位。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言其正則吉也。今夫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當夫決之時。尤戒於陽剛之過。故必惕懼誠號。而後可以无憂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以其處健之極。重剛不中。故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戒其剛之過也。今夫之九三曰。壯於頄。有凶。頄。頤也。壯於頄。則怒之見於面者也。欲決小人。而輕發易怒。取凶之道也。是。小人用壯也。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言君子當其可決而決之。其處已雖已特立獨行。而其待小人。未嘗不和。雖若為小人所濡。而可以有愠。然決之而和。何咎之有。亦所以明用壯之得失。為君子訓也。大壯與夬。皆陽盛之卦。而下卦皆乾。故其爻辭略同。而于夫戒之尤至。可見聖人之心。憐憫于君子小人之際也。九四陽居陰位。又以兌體而乘乾陽之剛。乘剛則不能安。故有繫牛厲之象。陰柔則不能進。故有行次且之象。宜其有悔也。然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則可以无悔。故曰。牽羊悔亡。亦大壯以羊喻剛之義也。聞言不信。則以其兌陰之體也。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有諸陽之助。故其于柔也。當決而決。如莫陸之易去。要必中行而後无咎也。象所謂中未光者。亦恐其決之過也。上六處決之極。小人必去。不必誠號。而小人之凶。可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又所以深為小人戒也。

姤卦說

臣嘗于復卦論立卦之名。以為聖人于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有幸之辭。于一陰之生曰姤。則若始相遇然。有惡之之辭。蓋聖人進君子退小人之意也。今觀姤之卦辭。則此意益可知。何則。陽至于四。畫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而卦辭已曰。女壯。又戒之以勿用取女。象又曉然釋之曰。不可與長也。則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為何如哉。姤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坤一交于乾。而為巽。故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理。然方來之陰。漸長則為蕙。又長則為否。極而至於六五。則為剝矣。剝則其凶有不可言者。故聖人于其微而戒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而姤之卦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其意一也。柅。止車之物也。以金為之。固止于初。則吉也。有攸往。見言浸長不已。則為凶也。羸豕孚蹢躅。言蹢躅。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然其中實蹢躅。不可謂陰之微而忽之也。既言固止之為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為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而又於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魚陰類也。九二比于初六。故言包有魚。則无咎。九四遠于初六。故言包无魚。則起凶。柅。高木而大葉。瓜則生于地者。

也。九五剛中在上。而初六在一卦之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辭。九三重剛而不中。在下卦之極。近於驕亢而不能奮下者也。故居不獲安。而進亦不果。惟自知危厲。則可无大咎。上九以陽剛而居一卦之終。尤高亢而不能奮下者也。故如角之窮。而不免于吝。幸其去陰之遠。可以无咎而已。皆所以爲君子待小人之訓也。雖然。九二之言不利賓。何也。賓者主之配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婚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故議在包制柔而預防之。不可與之爲配。以引其進也。與卦辭所謂勿用取女之意同。獨此時爲然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也。九四之言遠民。何也。文言論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謂下无陰也。繫辭論謂陽卦之奇。陽一君而二民。謂二陰畫爲民也。今五陽而一陰在下。固非无民。九四當與之爲應。而近已爲九二所包。故曰遠民也。九五之言含章。有隕自天。何也。含章者。坤順之道也。九五之制一陰。能如以杞包瓜。則陰必不至于剝陽。而有坤順之美。不然。陰長而無以包制之。則剝道將成。而九五非所利矣。故曰有隕自天。所以豫爲戒也。象曰志不舍命者。雖當五陽之盛。可以包制一陰。而必立制自我。恐懼修省。而不敢忘難隨之命也。說者或謂有隕自天。爲天之生賢。或謂天降之祥。或謂有隕越者。自天隕之。豈未思之乎。

萃卦說

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爲萃。二卦若相似也。然聖人于比之家。止言下順從。以明下卦坤順之美。又言剛中以明一陽之在五。而殊不及坎險之義。至萃之家。乃曰順以說剛中而應。則併兌說坤順二體言之。何哉。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觀之時也。以一陽之在尊位而上下應之。故專以剛中下順爲言。而不及于坎險。非无取于坎也。方其剛中未出于險。則可見天下之始附。雖不言險。而坎險之實寓焉。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事方來。後夫凶。又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說。則不足以爲萃。豈止二五相應而已哉。此所以必兼言二體也。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言君臣陽剛同德之利見也。所謂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萬物盛多而後能備禮也。所謂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上說下順。則動无迷於天理也。是故六爻之義。皆以陰陽相應相比爲吉。蓋當說順羣聚之時。說極則易變。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所當警戒不虞而有惡於不相親也。當萃之初。陰必聚而歸于陽。今初以六居之。則是陽位而陰爻也。故有孚而不終。陽實不足也。志亂而若號。陰柔而不能無疑也。然而上有九四之應。進而相遇。則握手一笑可矣。无憂而往。則无咎。此言初六雖不當位。以有應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而應于初六。故亦曰大吉无咎。象又曰位不當也。六二陰柔得中得位。而應于九五者也。故能引初六之陰。以享于上。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者。言誠意足以享上也。升之九二亦應於六五。則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九五陽剛得中得位。而應於六二者也。故其萃者正應之位。不待相孚而无咎。惟元永貞則悔亡也。比以九五一陽爲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言。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象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六三陰不當位。處順之極。而上无應。其乖易致。故萃而嗟。无有所利。然當萃之時。而上比于二陽。爲可親也。故又言往則无咎。小吝。而象亦曰上巽也。上六陰柔之至。處

說之極。而下无應。其憂易生。故至于齋咨而涕洟。然當萃之時。而下比于二陽。終得其親也。故卦辭曰无咎。而象亦曰未安上也。雖然。九五之萃有位。而象以爲志未光。何也。九五萃之主也。九四之所比。而衆陰之所由以萃也。而其應獨專於六二之一爻。則是有位也。所應爲有限。其志爲未光。豈易所以爲萃乎。聖人慮後世泥于剛中而應之辭。而不深察夫順以說之理。故于九五之象發之。

升卦說

艮止也。坤順也。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內艮外順而爲謙。巽人也。坤順也。巽有不自高之意。故內巽外順而爲升。以其謙也。故曰地中有山。以其升也。故曰地中生木。其爲自卑自下則一也。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吝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利與吉。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以上六之冥升。亦利子不息之貞。則內巽外順之效。雖然。巽在坤下。不言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巽有漸進之義。木之生于地。則亦以漸而已。故又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則非巽而順。安得謂之升哉。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故曰允升大吉。言其必可升也。九二在巽之中。而以剛中應于六五。故曰孚乃利用禴。言其誠之足以享上也。與萃之二五相應。而曰孚乃利用禴。同義。九三以陽剛居巽體之上。而正應于上六。柱无所疑也。故曰升虛邑。言其莫之遠也。六四與初六。雖非其應。而以巽柔上合于同類之坤。非无民也。故如太王之享于岐山。六五雖柔居尊位。而下有九二之正應。故貞而獲吉。如升階之身。夫子于諸爻之象。曰上合志。曰有所言。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无非以其上下巽順之相應也。上六以坤順之終。而在升之極。專于進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然進德則不厭于升也。故又曰利子不息之貞。坤柔惟思不能永貞。今貞而不息。則何不利之有。象所謂消不富者。如不富以其鄰之類。言坤之陰虛也。冥升而不知止。則消矣。欲其弗消。唯不息之貞乎。

困卦說

陽剛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卦惟三陽。而皆爲柔所揜。故曰困。雖然。坎上巽下。亦柔揜剛也。而必兌上坎下。乃謂之困。何哉。天下无常困之理。君子有處困之道。困雖君子之所不能免也。而不失其所享。則必有道也。坎險也。兌說也。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于處困也。何有此聖人名卦垂訓之意也。故夫成卦雖以柔揜剛爲義。而六爻唯陽剛而後爲善。蓋非陽剛則不足以出乎困也。初六以陰柔在坎險之下。故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不足以出險也。六三以陰柔在坎險之極。而又承乘皆剛。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言進退皆不可。而上六亦不應也。九二以剛中而合九五。然陽居陰位。在坎之中。未能出險。故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困於酒食之意。言求可以爲有爲也。朱紱王者之服。利用享祀。言其剛中有合。足以享上也。可以待上之來求。而不可以求合于上。故又曰征則困。而无所咎。此皆因坎體而爲之訓也。九四以陽居陰。其位既不當。而下有初六之應。其柔又不足以出險。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吝。然而曰有終者。則以其體之說才之剛也。上六以陰柔之至。在困之終。說之極。故困于葛藟。于臲臲。然而曰動悔。有悔。征吉者。言動而能悔。其有悔。則往而可以出乎困也。亦以其在

險能說。而困極則通也。唯九五以剛健中正居說之中。為卦之主。而下有同德之九二。善處困者也。故雖上下皆捨于險。如剛則之傷。而不失其說而利也。亦載人臣之職。在困而于亦就。則君能下下者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言君臣相說。則其中受福也。此皆因兌體而為之訓也。九二言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而九五言困于赤紱。利用祭祀。于以見當困之時。唯君臣交孚而後足以有為也。要之五爻皆不言吉。而獨于上六言征吉。處困之道。要俟當時。而不可欲速也。聖人于九二曰。征凶。于九四曰。來徐徐。于九五曰。乃徐有說。而于上六始有征吉之辭。則處困而求出乎困。其可以欲速哉。

井卦說

坎與乾坤。巽。艮。離。兌。交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為一卦。然坎上之卦凡八。惟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為義。其餘震遇坎則為屯。乾遇坎則為需。艮遇坎則為蹇。兌遇坎則為節。坎遇坎則為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於巽遇坎。乃獨以為井。何也。井亦坎陷之義也。以露入而在坎陷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木上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孔子于屯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于需。曰。剛健而不陷。于蹇曰。見險而能止。于節曰。說以行險。于坎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皆示人以處險之道也。于井雖不言險。而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是亦出險之意也。卦既以巽能出險為義。而井又以上出為用。此井之六爻。所以惡下而欲上。其次弟皆可得而言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之下。而無上應。入而不能出者也。故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九二居中無應。而比于初。趨下而不能上者也。故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九三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上。又有上六之正應。故雖井渫不食。而可以汲。能求王明。則受福矣。至于六四陰柔。雖不能濟物。然出乎外卦之上。而又柔得位。故如井之甕。能自修而可以待用。九五陽剛中正。雖未出坎。而為坎之主。所謂天一生水者也。其兼濟萬物。實本乎此。故如井冽寒泉之可食。而象有中正之辭。上六居坎之上。又在八卦之上。水已上井。而可濟物之象。故曰。井收勿幕。言汲取之不可覆幕也。雖然。上六言井收勿幕。而繼之以有孚元吉。則又何也。天一生水而為坎。坎陽卦也。故井之六爻。每于陽爻則言水。如九二之射鮒。九三之可汲。九五之寒泉。皆以水為言也。初六在下。而乃曰井泥。六四雖當位。而第曰井甕。皆言井而不及水。則以其二爻皆陰也。上六雖亦陰爻。而下與九三為應。陽實有孚。而應在于上也。水之上出。莫此為吉。此所以為元吉。而孔子以為井道之大成也。嗚呼。知有孚之辭。為九三而言。然後可以論井養不窮之理矣。

革卦說

革。革道之難也。兌。澤也。水也。坎。險也。亦水也。革之為卦。既取水火相息為義。然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拂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卦辭曰。巳日乃孚。言革之初。未必孚也。曰元亨利貞。則必有悔也。孔子從而釋之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未有悔者也。當革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也。蓋此則革其可以易言哉。卦之六爻。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為善。蓋

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無過舉。故曰。巳日乃革之。可以征吉。而無咎。以九居五。而在兌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無不信。故一時丕變。如虎文之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吉。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當革之時。而必在於內明外說。居中得正。而又上下相應。則革道之難。益可見也。是故初九以陽剛當革之初。未可革而革者也。故曰。鞶用黃牛之革。而象曰。不可以有為。言當固守中順之道也。上六以柔順而當革之終。從九五而革者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象亦曰。其文蔚。又曰。順以從君。言革道之成。君子從上之德。如豹文之類。而小人亦革面以從君也。其曰。征凶。居貞吉者。又言革之不可以過也。至如九三陽剛而不中。故有征凶。貞厲之戒。必革言三就。而能從眾。然後可以有孚。九四以陽居陰位。故必悔亡。而後有孚。可以改命。皆所以明革道之難也。噫。後世好名喜功之說。勝君臣往往厭于持循。易于改作。而不復知聖人所以畫卦垂訓之意。雖欲無悔。得乎。

易說卷四

下經二 鼎 革 水 濟

鼎卦說

易中以畫取象。命名者。唯三卦。頤也。井也。鼎也。其取象雖不同。而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特取象以示人邪。頤取諸身者也。故以艮止震動為卦。井與鼎取諸物者也。故以木巽水則為井。以木巽火則為鼎。其取義雖不同。而皆以上爻為吉。豈非致養之道。必于其終而後見也。就三卦之中。而別之。唯井鼎之義。最為相近。水以汲而用。井為用。故上六勿幕。而元吉。食以亨。而出鼎為用。故上九玉鉉。而大吉。井以陽實為天一之水。故九五言井冽寒泉。食。鼎以陰虛為耳受鉉之象。故六五言黃耳。金鉉。利貞。皆以在上為吉也。井以初六為泥。鼎以初六為趾。皆以在下為言也。井之九二無應。故言谷射鮒。而甕敝。鼎之九二有應。故言有實而終无尤。井之九三有應。故言井渫不食。而可用汲。鼎之九三无應。故言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而其行。舉。井之六四不應于初。故為井甕。无咎。鼎之九四與初為應。故為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否而異其辭也。要之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實而自滿也。九二九三九四。鼎也。皆陽實也。故二以有實而招疾。三以行塞而不食。四亦折足而覆餗。皆以其不虛也。以九處二。陽非其位。而比于初六之

宜其招仇而見疾也。憐在震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正應。初之所不能害也。故能謹所之。則終无尤。以九三。而上无應。陽剛之遇。不唯如鼎之已實。不能有害。其耳亦實而不行矣。故必如方雨而和。則悔窮而終吉。以九居四。陽亦不當位。而在重剛之上。又下應初六之陰柔。不唯剛實自滿。而且折其足矣。故至于覆餗而形渥。三爻之位雖不同。其戒于實則一也。六五耳也。宜虛而受鉞者也。宜虛而以陰居之。又下有九二陽剛之應。是黃耳而得金鉞也。象曰中以實實者。以其居中而虛。所以能納剛中之實也。上九鉞也。以九處上。居陰履柔。而在鼎之終。故剛柔得宜。而有玉鉞之象。此鼎道之成。而養人之功博也。故曰大吉无不利。而象亦曰剛柔節也。若夫初六之在下。趾也。以陰柔而居之。弱而順之象也。然在鼎之初。則爲出否取新之時。故雖顛而將以有用。如得妾以其子而无咎也。及其鼎已有實。則不可順矣。故九四應之。則有折足之凶。義各有取也。

震卦說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而爲震。故震有亨之理。雷滂至則威益加。故震有恐懼之義。要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一涉于動。而吉凶悔吝隨之。則動豈可以不懼乎。誠誠。恐懼。而不敢出聲之貌。震來虩虩。言其動而知懼也。笑言。言其懼以致福。雖喜而不敢肆也。此君子處震之道也。初九一爻。震之主也。又在二卦之初。故其辭與卦下之辭相同。益可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陽剛而動。猶在所戒。則以陰爻而居震體。可不戒乎。六二陰柔也。在動而乘剛。危之道也。故曰震來厲。以柔而動。鮮能無失。故曰億喪貝。以其乘剛之危。故有賁于九陵之象。以其七變而下卦爲艮。則知止而不至于妄動。上巽下艮。其卦爲漸。則動而不窮者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辭。言必至于艮而後可以无失。所以深戒之也。六五亦陰爻也。來則乘九四之剛。往則動極必危。故曰震往來厲。然以六居五。交雖陰而位則陽也。陰陽相濟。而居尊得中。亦可以无失而有爲也。故曰億无喪。言非在中則不可以有所事。亦所以深戒之也。蘇蘇。神氣驚傷散緩之貌也。六三在下震之上。妄動而未至于甚者也。故必震蘇蘇而後可以有行。而无害。索索。自失之貌。震不安之貌也。上六在上震之極。妄動而不已者也。故雖震索索。視矍矍。而有往則凶。其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言未及其身。則當先戒也。婚媾有言。以其在動之極。雖驚懼之早。猶不免於小有言也。甚言動之不可不戒也。若夫九四雖以陽剛在上震之下。然以陽居陰位。又承乘皆柔。陷於陰柔而不能奮動之象。非初九之比也。故曰震遂泥。而象亦曰未光也。嗚呼。孰謂君子之動而可以不戒懼乎。

艮卦說

先儒之旨曰。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或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艮其背。止于所不見也。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艮之取義備于此矣。雖然。重艮之義。則未之詳也。曷以上下卦而分內外者也。下卦爲艮。止於內也。上卦爲艮。止於外也。止於內則私欲不勳。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於外則私欲不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卦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不相應。

內外兼止。艮之至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无非爲重艮而言之也。是故爻之次序。雖以趾。身與輔爲象。其實下三爻皆以止於內爲言。而上卦四五兩爻皆以止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處重艮之極。則有內外兼止之辭焉。初六之艮其趾。止於未動之初也。六二之艮其腓。則不能自止而隨物以動者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不能止於初。而力止於終者也。然初六之象曰未失正。謂私欲之未萌也。六二之辭曰其心不快。九三之辭又曰厲薰心。則三爻皆以止於內者爲言無疑也。六四之艮其背。謂躬之所行也。六五之艮其輔。謂口之所言也。言行。見於外者也。故能止之。則於四爲无咎。於五則言有序而悔亡矣。此二爻皆以止於外者爲言無疑也。動不可過。故震之上六則凶。止不患於過。故艮之上九則吉。曰教艮之吉。以厚終者。言艮止之極。斯能敦厚而有終也。此內外兼止之極至也。然則艮止之學。要必明乎重艮之義哉。

漸卦說

地中生木。謂之升。以其巽而順也。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山上有木。謂之漸。以其止而巽也。故曰漸之進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貴卑退。而與坤順。艮止相遇。又有地中生木。山上有木之象。此其所以曰升曰漸。皆以上進爲義。而尤取於剛中而應也。君子觀升之象。而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觀漸之象。而以居賢德。善俗。則進德之要。非卑巽其可哉。雖然。巽長女也。艮少男也。以男下女。則女歸之象也。天下之事。進必有其漸。然亦有不以漸者。唯女之歸。非漸則不可。故曰漸。女歸吉。言必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其曰利貞者。以二五中正之相應也。六爻皆言鴻漸者。鴻之進最爲有時。而且飛翔亦自有序。皆漸之義也。卦之明漸。以女歸言。象之明漸。以木言。爻之明漸。則又以鴻言。以此知易之取象。要以發明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觀也。于水洊也。磐水中石也。初六六二。皆艮體。不妄進者也。故初則漸于干。小子以爲危厲且有言。而君子之義則无咎也。二則漸于磐。飲食行行。以其居中知止。而又有九五之應。故可樂也。九三在艮之極。而以陽居陽位。止極而動。不能自止者也。故如鴻漸自水。而遠之于陸。无應于上。而比于六四。非其配也。故有夫征不复。婦孕不育之凶。曰利禦寇者。言九三六四雖不可以爲配。然艮止巽順。可以相保而无害。六四自艮而之巽。自下卦而上。卦如鴻之自陸而之木也。柔得位而在巽之下。无所往而不安也。故雖漸于木。而或得其桷。无咎。九五自木之陸。則其漸益高矣。剛中得位。而下應六二。故雖有六四九三之間。而終莫之勝也。九三比六四。故以夫征婦孕而言。九五應六二。而中有間之。故以婦三歲不孕爲喻。皆因卦有女歸之象。而又有陰陽之配。而已升自下而上者也。至上六則曰冥升。惡其升而不已也。漸亦自下而進也。至上九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雖居一卦之極。而在巽之上。巽非好進者也。故雖如鴻之自陸已漸于木于陸。而復漸于陸。則進退可觀矣。嗚呼。君子所貴于巽者如此哉。

歸妹卦說

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配長男。故曰歸妹。然兌下而震上。非男下女之義。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於

漸曰女歸吉於歸妹曰征凶所以垂訓者明矣大抵兌陰卦也陰柔而說則常患乎不正故兌下之卦歸  
 爻多吉而陰爻多凶如隨如睽如兌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之三爻相似皆恐其陰柔  
 之過於說也履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履之六三曰  
 眇能視跛能履此則於初言歸妹以歸跛能履於二言眇能視而三則曰反歸以歸亦以六三之柔不如  
 在下之陽爻也履為君子踐履之訓而歸妹為女子從人之訓其恐過於陰柔以求說則一也雖初二  
 兩爻皆陽也而謂之跛眇何也歸妹之時上下卦皆陰爻為主初二離陽爻而在下實歸妹之象也況在兌  
 體亦不盡專其事故不過如跛能履眇能視而已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為非故併言於六三在歸妹  
 之婦則以跛眇為當然故析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兌體而為之戒也六三陰不當位而處兌之極柔邪以  
 求說賤者之事也古者謂賤妾為須歸妹而以須之事豈婦人之正哉故曰反歸以歸言不若初九九二  
 之婦為正也九四在震之初動之本也婦人以靜正為德動而求歸則非正也故雖歸妹愆期而不可不  
 堅其待時之志也六五雖在震體而居中得尊位上卦之主也又有九二之正應帝乙歸妹之象也其  
 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言其柔中之德不事乎飾也月幾望吉言必如月之幾望則不至與陽敵也上  
 六陰柔之至在歸妹之終而處震之極夫婦失道之象也故所承无實封羊无血而不足以奉祭祀此皆  
 因震體而為之戒也震上兌下雖有歸妹之象而兌說震動皆不可以不戒此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者  
 也

豐卦說

交泰時之盛也初四二五皆以剛柔相應為吉而九三在下卦之極上六在上卦之極則皆有戒之之辭  
 慮其泰之極也豐大亦時之盛也初四二五剛柔離不相應而以明動相應為吉至九三上六亦以明動  
 之極而有戒之之辭慮其豐之極也豐之初九九四皆剛也剛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无嫌于同類也  
 故以初遇四則為配主以四遇初則為賓主庚等夷也亦配之義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尚旬均也言雖均  
 為陽爻而往則有尚也曰吉行者亦往有尚之意也此初四明動之相應也六二六五皆柔也柔則不相  
 應然以明之動則亦无嫌于同類也故以二應五離其往有不應之疑而六二中正上合六五之柔中則  
 二五交孚矣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五應二離六五柔在尊位而能下接六二合章之柔則柔來  
 而有慶矣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九三離明之極也明極則暗故至于豐其沛曰中見沫折其右肱而无所  
 咎沛謂暢慢之風沫謂星之小者也上六動之極也豐極則暗動極則凶至於豐其屋而無所  
 闕其戶闕其無人而三歲不覿因謂者覆幬而致闇之謂豐大其屋謂滿假也謂其家謂昏暗也滿假而  
 昏暗則人无助己者矣宜其无所覿也曰天際翔者言其高亢也曰自臧者言其自取之也大抵豐卦六  
 爻唯初九六五不言豐而皆吉六二九三九四上六皆言豐而有見斗見沫闕戶无人之戒以是知居豐  
 大之時而有其豐者皆非善處者也故卦辭曰勿憂宜日中非中則有憂也家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  
 豐固不能常也雖卦又曰豐多故也則无事之時實多事之基也可不畏哉

旅卦說  
 離下震上明以動也其卦為豐豐之上六曰闕其戶闕其無人豐大者失其居也故豐之反對則其卦為  
 旅以其止而麗乎外也山止而火行則有旅之象止而麗乎外則有旅之義豐極而失其居則有旅之漸  
 此所以名之曰旅也豐在上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居上陰用事也故曰小亨處旅之道莫若正故  
 曰旅貞吉六二柔中得位旅之正者也故有即次之安有懷資之用又有資僕之助則以其正而已六五  
 柔得中而合於二亦旅之正也故能一發而中于離明之德下以得人之譽而上以得天之命則以其居  
 離之中能自上以逮於六二之正也其他如初六九四皆不及于中者也故初則瑣瑣取災而四則其心  
 不快九三上九皆過于中者也故三以陽近離而有旅焚其次之言上以陽處高而有為焚其巢之象三  
 言喪其資僕則視夫得資僕者異矣上言先焚後號則視夫終以譽命者遠矣牛以負重致遠亦旅之  
 所資也今以陽亢太過之故而喪牛于易豈復知所以處旅之道哉故卦辭曰喪牛于易凶而象曰終莫  
 之聞也嘗試推之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有震之感離之明也然噬嗑之後繼之以賁豐之  
 後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為艮止明矣明無時而不然威有時而向止故聖人于賁之象曰君子以  
 明庶政无敢折獄于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不留獄知聖人無敢之辭又知聖人慎而不留之辭則  
 知震變為艮之義矣易言用刑之卦反對相繼者唯此四卦而其象辭切至如此則用刑之際可不謹哉

巽卦說

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畫言之則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  
 陽取其從命之順也以其重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二五皆剛也故有志行之辭巽以柔用事故曰小亨  
 然而剛中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夫巽以柔順為用在上而巽則可以接下在下而巽則可以事  
 上然皆不可過也初六居巽之下卑退而不中故疑而進退然以六居初非專於柔也故曰利武人之貞  
 九二陽不當位而最在四陽之下巽之甚也故曰巽在牀下然剛而得巽之中不失為事上之道故曰用  
 史巫紛若言如祭祀之用史巫可以達誠也九三處下卦之極而又以陽居陽位巽巽體而不能巽者  
 也故頻巽吝言其頻失而頻巽也此為在下之巽言之也六四以柔陰之至而出乎下卦之上能以其柔  
 巽而接下者也故悔亡而下卦之三爻亦皆順之如田而獲三品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之中盡巽之  
 道得位得中而能行權者也故貞吉悔亡无不利雖其命令初有未善亦先後推究極其終始而後革之  
 也故无初有終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陽不當位在一卦之極亦巽之甚也故亦曰巽在牀下  
 非如九二之猶得中也故喪其資僕貞固則凶此以在上之巽言之也世言甲庚之說多矣惟先儒所謂  
 甲者事之始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其說至  
 當不可易也嘗試推之當巽順之時有申命之審宜其出令之不无善也亦不无從也而聖人于九五剛  
 中之爻必及於終始變革之說豈故于此以啓天下後世變法之慮哉蓋惟其巽而後足以行權非巽而  
 行權則自是矣惟巽而中正然後足以更變非巽而中正則生事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曰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善觀易者。要必詳味于此。

兌卦說

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于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為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陽剛實為主于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于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無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及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于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事。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无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實于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為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說

前論比卦一陽居五。而未出乎坎。故為天下始附之時。萃卦二陽相比。而下皆從之。故為萬物成聚之時。今渙之為卦。巽順出乎坎險之上。而二五皆剛中。雖未至于萃聚之盛。而視九五之猶在坎中者。有闢矣。渙散也。言能散夫險難也。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其能濟。故其下之始附也。則為比。其難之散也。則為渙。及其君臣同德。而下皆順從也。則為萃。固自有次第。比雖吉而未至於亨。渙則亨矣。渙之亨。不過四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而已。萃之亨。則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矣。渙之亨。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比而後渙。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坎在巽上。以巽而遇坎也。柔巽不足以出險。故聖人不言險。而取以木巽水之象以為井。巽在坎上。巽而出乎坎也。則險難可出矣。故聖人取濟險之象。而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聖人所以為天下後世處險之訓者。蓋可見矣。初六以陰柔居渙之初。又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濟難者也。故不言渙。而曰用拯馬壯。吉。言必賴乎陽剛。而後足以有濟也。象亦曰初六之吉。順也。以其比乎九二之剛中。故言順也。九二在坎體而陽剛得中。可以少安而俟時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机所憑以安者也。六三陰居陽位。在坎之上。而與上九為正應。有出乎險之象焉。故曰渙其躬。无悔。以其猶在坎體。故所渙惟其躬。以其有應于上。故象曰志在外也。六四在上卦之下。而居近君之位。巽而出乎險矣。故能渙其羣元吉。謂渙而後得衆也。然以陰居陰。柔巽之至。非能盡任渙難之事。故有丘匪夷之思。言未能盡平其難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中。故能渙散其難。而使號令如汗之治。非如六四之猶有匪夷之丘。以

六二

六四

六四

其居王位而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當渙難之終。陽亢自高。而乘九五之剛。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言當已渙之時。功成身退。則可以无咎也。巽之三爻。皆出乎坎險者。于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于上九曰渙其血。去逖出。而王居无咎。獨歸之九五。則渙難之道。非剛中之君。孰能盡哉。

節卦說

人有所說。則往而不能止。以其順境在前也。說而遇險。則知止矣。故兌下坎上。其卦為節。恐其說而至于過也。以及言之。則二五皆剛中。亦節之意也。雖然。渙亦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而象獨言之于此。何哉。渙自否來。九四之陽。來居于二。而六二之陰。往居于四也。陽來居內。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往居四。故曰柔得位。而上同。節自泰來。九三之陽。升而居五。六五之陰。降而居三也。陽升陰降。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否變則泰。渙則將泰之漸也。故於剛言來。而於柔言得位。泰變則否。節則制之于未否也。故于剛柔言分。而幸其剛之得中。義各有在也。節之為言。制而不致過也。于節而又過之。則亦非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初九在兌之下。而有應于上。不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在兌之中。而无應于上。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門庭。則凶。不可出而不出。則不昧於通塞。故象曰知通塞也。出而不出。則為不知時。故象曰失時極也。六三在兌之極。陰居陽位。而又乘剛。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惑。故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言皆自取之。无所咎也。上六陰柔之至。居坎之上。而又在節之極。過乎節者也。太過則苦。故苦節貞凶。悔亡。言貞固則凶。悔則无凶也。孔子以又難答也。釋三爻无咎之辭。而先備以悔。則凶亡釋此爻悔亡之辭。與他卦殊不同。蓋其文義如此。不可得而同也。初則戒之以出。二則戒之以不出。一處一出。各有宜也。三則戒其不節。上則戒其太節。過與不及。其失均也。唯六四以陰柔而應于初。以坎水而就于下。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于節者也。安則无所往而不通。故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而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也。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也。故曰甘。言甘則節之道。其可過而至於嗜人情也哉。

中孚卦說

小過卦說

四柔在外。而二剛居中。柔過于剛也。故曰小過。以全體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以二體言之。則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謂飛鳥之遺音。能順而下。不能逆而上。雖因六畫有飛鳥之象。而言之。要之震上艮下。在小過之時。宜過于止。而不宜過于動也。祖始也。謂初也。六二以柔在內卦之中。妣也。二在初六之上。而柔中。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君謂五也。二臣位也。六與二皆柔。而不如六五。柔居剛位。不及其君也。以柔而居臣位。遇其君也。柔雖過于初。而得妣之中。六與二雖皆柔。不及於五。而在臣之位。故雖小過。而无咎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唱而陽不和。陰之過也。弋而取其在大隱伏之物。弋之過也。六五雖亦小者之過。未能澤物。而居尊得中。動亦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初六在小過之初。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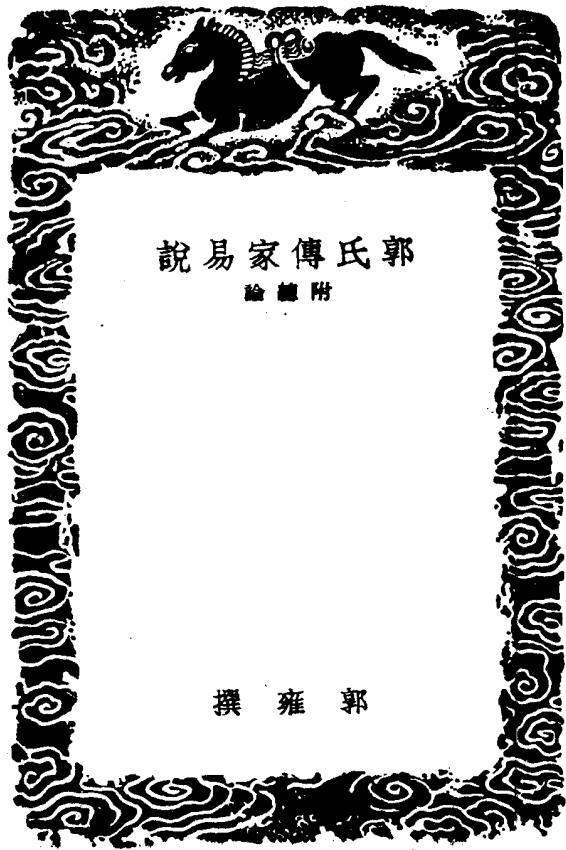
六三

六四

六五







郭氏傳家易說

附錄

郭雍撰

郭氏傳家易說目錄

- 卷首 自序
- 總論
- 卷一 上經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
- 卷二 上經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
- 卷三 上經噬嗑賁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
- 卷四 下經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
- 卷五 下經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

郭氏傳家易說 目錄

郭氏傳家易說 目錄

- 卷六 下經豐旅震兌漢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 卷七 繫辭上
- 卷八 繫辭下
- 卷九 說卦
- 卷十 序卦
- 卷十一 雜卦

臣等謹案易說十一卷。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陽人。父忠孝。受學于程子。著兼山易解。靖康中。為永興軍路提刑。死難。其書散逸。雍遭亂後。隱居峽州長楊山谷。著為此書。乾道中。守臣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後更賜稱頤正先生。遺官受所欲言。乃以傳家易說進。雍是書。雖云本其父說。而實多出子自得。朱子云。兼山易。瀕于象數之學。今觀雍書。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非溺象數者也。雍之言曰。易之為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其說如此。殆與其父意。不必盡同。雍又不以卦辭為家。而謂觀乎象辭者。即孔子自謂其象傳。是說為世所非。蓋循王弼本之誤。不識古本。故至于此。要其學為程子之支流。而其平生自處。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謂無愧于立言者已。乾隆四十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翁方綱

郭氏傳家易說 目錄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種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擊馨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紹興辛未歲仲夏望日。河南郭雍謹序。

###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罕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為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為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為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為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實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為師。斯道為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

### 郭氏傳家易說

#### 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為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為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為六十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為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盡之。實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為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禮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為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為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為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

皇之道，簡于帝，帝之道，簡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為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于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為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為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才之，離為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為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講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調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為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卦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夫易之為義，易通而卦之為義，難得卦也。畫也，蓋自道而一變為畫，因而成象，畫象且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為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致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偶，故有乾坤，窮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為乾，而地道存焉，三偶為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偶，終不可以成卦也。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地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為天文，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著者，分而為二，以象兩，然後卦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為天，天若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王之重為地，地若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

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之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非，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為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為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為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著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為乾爻，三十六為乾策，六為坤爻，二十四為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雖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為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察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象、象、文、言、統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象、象之後，一以人道為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舉，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猶稱三聖者，以此。

繫辭曰：象者，言乎象者也。又曰：象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家，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家，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象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為象辭，蓋以孔子不常自言，觀乎象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家，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家，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皆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象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象，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象，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象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

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為六。文王之象也。次為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為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為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為主。孔子之象。以辭為主。所主不同。其為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為天為地。為馬為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為書。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象象文。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為注。亦用象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弼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

文官

易有象。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為文官。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象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官。觸類而長之可也。案是書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官。觸類而長之可也。案是書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官。觸類而長之可也。案是書也。

繫辭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諸卦之統要。與象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無思而精。皆象象文言之辭。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無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此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說見于後。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相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

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為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為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

說卦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性情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為虎。漸之為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為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序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為三才。離之為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為之說。為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繼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雜卦

卦之性情。與其為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象統之。案原本自論繫辭。至論雜卦。說卦序卦。皆始因言。而後及于雜卦。今已校。則至各章。有與雜卦所載。五異者。就文。書定。不特從雜。言。或據以增入。則註明本文下。

冬為陰。是以四德或為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為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別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變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為天。君父得之而為君父。圖得之而為圖。木果得之而為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象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不見文王無聲無臭。同于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于太極至矣。

初九 潛龍勿用。

爻辭皆以人道為主。龍雖非人。而萬物皆人道之內。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為龍。而稱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為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于有莘。傳說隱于巖野。二老避于海濱。亦皆是道。或喻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

九二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至于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贊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為主。故不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乾法其大而已矣。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之。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為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无心于其間焉。

九四 或躍在淵。无咎。

初居下體之下。潛之也。潛則行而未成。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革。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于可進。而

郭氏傳家易說卷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觀 剝 坤 乾 上 乾 下 乾 元 亨 利 貞。

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為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八卦之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獨異于諸卦也。說卦曰。乾為天。故世之說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為體。乾為用。夫以乾止于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圓。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命。為察。為冰。為大。亦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為一。利貞二德為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

自謙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為未仕。四為已仕。二為應君之臣。三為人臣尊極之位。蓋下卦以漸進。而四為近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懼。近君也。三多凶。危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于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雖堯舜之大。其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

上九亢龍有悔。

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于惕。而莫不善于亢也。亢則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惟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偏覆包含。无所不容。其于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于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不自為首也。是以堯無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他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位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象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蓋非物物而生之。大闢資始之戶。使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太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于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事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象。此有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象。非獨統論一卦之辭。蓋以人事發明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

天行健。而君子自強不息。可像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于民之時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乾乾自強不息也。自強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于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為有位之臣。與二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體乾行健。不為小道也。故飛龍見大人之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強。強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于是戒之。

益贊于禹。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固不止于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唯其不可拔。潛龍也。

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無道至死不變。又曰。邦無道則悶。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無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遠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

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成有一德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于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辞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于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內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兢兢而夕惕者也。修辞立其誠。如舉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辞也。以誠為主。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捨正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于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聖之時。而文官以或躍為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為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為邪也。故言非為邪。龍德在下。而已遠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及時。或躍无咎之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盡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于上。應之于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與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也。猶言微也。如有龍在下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上言龍。下言時。本在時會。行。事。與。事。造。業。大有為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文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也。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于乾元。故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其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寬。居。之。者。期于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成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為九二之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在天為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為危懼之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與事造業之任。故于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天下至大也。非有天德者。不能行天下。惟有天德。故其德有容。无私于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于照臨。其序有常。无私于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于賞罰。是以能同于天。首无相違之道。況于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道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為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充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為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為亢。則于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于四五者。蓋其道難以一義盡也。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健也。坤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象曰。至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辭。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同。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成則順承之道。是為坤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無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無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于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于牝馬者。欲合乾德無疆。故有取于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無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于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于後順喪朋之正。而終于吉者。應地之無疆也。坤合乾德之無疆。馬行類地之無疆。聖人應坤之無疆。此三言無疆之別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無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于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于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慈之于小。宣王慎之于微。詩書有取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于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于柔順而已。又豈能京北喪朋。而行地無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已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

六四。括囊。无咎。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惟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絕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絕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二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也。下本坤之道也。黃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天下人也。昔舜有尤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溫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皋陶。文王有微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闕天奉順。然則黃裳之德。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吉也。二五之爻。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黃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德近君者。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辭。類如此觀之。爻象文言。斯得之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六之道也。進而干陽。逼也。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蓋君臣兩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無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黃而已。嗚呼。上无黃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六五是也。

文曰。坤至柔而动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雖以柔靜為主。苟无剛方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其動也。剛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象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辨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于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辨故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內。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與事道業之任也。直內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內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憂憂憂。保直內之敬也。溫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于四肢。大而發于事業。見于四方。萬里之遠者。無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于正心修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于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于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陰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黃。從其類而言。此周公交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黃。蓋天地陰陽兩傷之意也。

三三坎上  
三三坎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于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其為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賦。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于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于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象。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于萬物。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于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道之故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事。

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于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變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惟動則得天地大享萬物之利。道苟一于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事。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之所以繼乾坤之道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綏。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兩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綏者，經綏天下之事，建侯而不事之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時與事皆當。盤桓，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于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蓋人經綏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于六二。故為在屯之遭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于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虞翻謂：鹿以鹿為鹿，先人曰：如鹿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雖曰：孟子言從禽獸而無厭，書言外作禽，則從禽禽，皆謂田獵，則此不止于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資于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惟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其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云：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愍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信、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雖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于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于險中，豈能膏澤下于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

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施豈能光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康屯之道，莫大于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尤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

三三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之序也。物稱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蓋

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而止，蒙艱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稱也。物稱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思不以其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筮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者則不惑，而不取于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無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利生萬物者，所謂達材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聖德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辨之于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于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而後教化之理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

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為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于柔。五之巽順。下接于剛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于有應言婦。无應言女。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吝。獨遠實也。

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于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吝而可鄙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

上九。擊蒙不利。寇寇利。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于早。終至于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三三。坎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業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言之。乾猶需于五。以爻言之。五猶需于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于不陷。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而始于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需者在賢。雲上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于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恆。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怨。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于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徵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于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于用以接物而已。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陰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遠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于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聽。故雖傷而无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謂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榮征不能退聽。以遠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尤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自然是為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三三。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遠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尤孚。需之妄也。訟而尤孚。訟之妄也。需者。審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如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室之也。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尤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無訟也。邦無道免于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無刑。必也。無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于初者。戒之于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撥患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為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遠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沒齒無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勿失。與通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察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

九二。自下訟上。撥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通竄宜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辨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于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以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始亦通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

訟則四優于二。論德則三優于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意于二之犯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訟獄之歸。虞舜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貴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掖不足貴如此。况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三三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為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于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尤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惟丈人為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

戰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

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謀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可謂善補與師動衆之過者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以容民畜衆。

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畜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畜衆之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于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安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于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于貞也。然失律否臧。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于有律失律之際。不在于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于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

九二。在師中。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

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宜王之北征也。曰薄伐獯豸。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無義戰。聖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福。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恥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史氏既不能舉白于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正。非其才也。位不中。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象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郊戰之類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無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豈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輿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行師得其道者。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他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又于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三三。上。三三。下。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比之道也。非以著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

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況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爲比。得臣位則爲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故此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于此。故師先言貞。師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怨。曰。奚獨後乎。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

象曰。比吉也。比。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象言盡比道之善。惟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載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凡生于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于順。而凶。生于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于道窮之際。每致意焉。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伊川云。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于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謂之所。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于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雖爲十二。合爲六七。卒并于秦。數百年間。吞啗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于人者也。缶之爲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于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于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內與之。同比于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于求應者矣。何咎之有。他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他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爲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惟誠信充于中。能終他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于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于五。是不失己道之真言也。觀初六他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自失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自失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

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比之道也。非以著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

師氏傳家易說 卷一

初六他吉者衆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不知比賢而比于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可以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驚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內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于常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無恤于去來無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爲其徵者言之至于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無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而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上言不事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誠焉是則顯比之吉爲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爲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三三三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爲小畜皆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于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己之道未至于成物所以爲小畜。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于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

之巽志也剛德居申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也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己有必能成物之道蓋其道則爲大畜施未行則爲小畜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己而後可見于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爲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爲來畜于我大小之辨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惟早辨者易爲力而不能早辨者難爲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爲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于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辨之于早至二才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爲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輻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辨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于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于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無輻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于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于成己而後可以成物爲是故也大畜輿說輻止于二也良馬逐行道于三也小畜牽復于二未爲成德故說輻于三不能行也輻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于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者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變柔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爲富不以獨智爲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輝，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于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無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

三三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尤咥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眾，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尤恭克讓，讓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雜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他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者，先定于內之義。素定于內，則隨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己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于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蹙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已志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分五剛之間，勢尤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于上，則不能履于下，視于前，則不能視于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眇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于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于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于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可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為否，恆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美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当也。

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象論中止，故發其光明之義。爻言夬厲，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雜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地生萬物之宜。爲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茹。志在外也。

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爲內。而以澤加於民爲外也。昔堯用舜。而野無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遜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于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瞭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爲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爲中以行願。

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爲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爲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爲臣觀。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于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謂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無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爲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况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爲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介以孚。中心願也。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爲實。陰道常乏而爲虛。乏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鄰者。五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當主坤。言與謙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于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具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爲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二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觀 謙

三三 坤 乾 上 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爲大。坤爲小。陽爲大。陰爲小。君上爲大。臣下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總衆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外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天地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有復姤。然後有臨。臨。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爲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

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庶民者，以祉者，以福天下也。六五之志，在于用柔，今之天下，行用柔之類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秦極必否，故上城復于隍，方是時也。紀綱法度，頹毀將絕，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過于告自邑，止于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亦可鄙也。目秦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隍，君道圯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于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秦有特守之道故也。

三三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絕者存。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于固守己道，蓋不利于固祿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祿，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秦之道也。天下所以為非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絕，謂之无邦可也。此之謂匪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為也。況否之時，小人非唯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而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于早辨，與疎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禮記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雍曰：禮言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也。以无難言之，邦無道毀為恥，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未嘗有意于害小人，而小人嘗忍于君子，何哉。蓋方秦之時，君子勉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于其間，不過速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為害己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為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君子未為無罪，然小人忍于誅戮，一至是耶。

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秦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雖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進，固守且吉，而道不廢于自亨也。亨如顏氏之譽是也。卦象以內為小人，而爻以初為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篠之徒，聖人无取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人與天地合德，其于含容固有余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已屈道，以承媚于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此，不亂羣者，如鷹鷂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為，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沈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以剛健之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命，又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疇類，亦將附曜而獲福也。湯之命見于湯誓也。又曰：肆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王之命見于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也。湯誓曰：予其大賈汝。周書曰：大賈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周之民，非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非湯武之命，將老死于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為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後予后，後來其蘇。此湯之休否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為悠久無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懷懼危懼，若將殒于深淵，仲虺又為之語曰：慎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俛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当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于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見見也。否疑其非則言之，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志行於四，否休于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為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

三三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于臨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于外者。無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无事于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于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無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子欲無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于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為主。故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象言以乾道而行。是為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象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乾之行者。元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大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買不二。國中無偽。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人之道。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无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於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各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于其初也。誰咎者。人无咎我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交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于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象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亦何異于宗黨。同于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于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

九四。乘其墉。克其夬。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于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已見君子志于大同。而小人私于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于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于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于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間。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為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于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與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于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漢帝驂乘之憚。獨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私在于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愜然而笑。以此見其私于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而後相遇。則其于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反至于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他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爻辭所以垂戒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大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者。不能同天下之大也。上九遠于有事之地。故言于郊也。夫同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

三三。三三。大有元亨。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此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

亨利貞則家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蓋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為元始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為善為大而已又曰元之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于成也與而後有疑疑固後于與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無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也故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雅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象釋尤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為屯之時元亨利貞為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于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于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無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為諸卦合則為乾坤矣譬之水焉淵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于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辯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六二不能大者也非其位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包眾陽而有之其道執大于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為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則天而為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為元亨則一而已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明之為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臯陶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巳伊尹論終始慎厥與曰惟明明后而已高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泰誓言元后曰覽聽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后則明為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言于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又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為君之大德亦以見不明為君之大惡也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于不明也大有之象在天為日之明在地為火之明在人為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為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于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盡行夜伏者無他焉其動以明為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于一陰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為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過惡揚善明于人道也順天休命明于天道也堯舜受命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賢者當進之時而已獨在下以无交為害疑于有咎矣疑于有咎而匪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己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無遺賢何患于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威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有無交之害也邦有道穀之時恥于无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實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于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辨哲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時行人彭彭馬彭彭皆盛多之貌蓋匪其旁者盛多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蓋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為臣者皆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為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消患于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為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終至于無為而治君臣廣歌都俞而已其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于上九者非上九之才得此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獨初九卑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如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

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緊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為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賢顯顯無伐善無施勞之謂也然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奔龍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以有終也然一德而有四害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學謙而弗失之矣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良之一隅即有天道下濟之象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裒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寡多益寡之道也寡多益寡見于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君子有為之道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為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而又謙是為有終惟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曾子稱顏淵曰有若無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是謙為滿之反亦有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卑則謙之道也舉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謙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詩曰鳴鶴于九皋聲聞于天則鳴者聲必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也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于九三又非于天之遠况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于鳴以感人于外者也蓋修德于內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于中心故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而為衆陰之主衆陰宗之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為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謙非君子能之乎故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于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

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為主者難以一陽為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也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謙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謙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于中為近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遠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緜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雍曰謙之為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不富非足也與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禮恭之主是以為衆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蓋有不服則征尤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為主有謙之德則无不利其于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于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履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于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疆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為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為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言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儻辭也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為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爻皆以君子為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三三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

馬氏王氏以豫為樂從釋詁也關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以為逸豫又為悅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天下順應為和豫蓋取象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象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悅逸樂備豫為名而和悅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為得之矣考之于卦獨七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繁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為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不應後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内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于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天地于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歟夫順坤道也實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義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伊川曰既言豫順之道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時之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而下十一卦是也豫遊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言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股肱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人曰雷出地奮雷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圓鍾為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圖丘奏之圓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考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雅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屬萬物悅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悅豫之時也樂之出處蓋本陰陽之氣自無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可聞也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鼓則樂無作非春秋則雷無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韻特大而作于天地者曰雷小而作于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徵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闕闕也一闕而雷奮于是乎作樂以通陰陽之氣一闕而雷收于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無樂合于豫之作樂崇德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裁向或有失况知其悅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况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于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辨也志窮凶也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賢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幾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為豫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

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為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為豫也上下無與應不得疑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于不能早辨不終日所以為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文王之治也至于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無逸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特守成而為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無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然有初六之鳴故有六二之介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處豫之道戒在于不能自立而優柔無斷是以馴致必至于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盱視上而悅之非介如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待者失于無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為有悔之道欲无悔者尤他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知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再言悔者一盱一遲皆各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為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此以豫則天下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于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簪則衆陰智由之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邱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為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于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以由豫之為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恆不死雅曰九四以一剛為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為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于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于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由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皆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其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于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初六之鳴未因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因而曰无咎何哉蓋鳴于終者則未必凶鳴于初者則必凶矣冥于終者則无咎冥于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于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非若鳴之意于初也是以其為凶咎

係乎初終而不與于嗚冥之輕重也。

三三兌下  
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隨之主。有隨于內。有隨于外者。隨之主大哉。而隨之則小也。隨于內小矣。而隨于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于內。而柔上隨于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為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于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人事以吉為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概論。

象曰。隨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先人曰。隨不止于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狩。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也。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兌。動說而有隨。王輔嗣以震為剛。而兌為柔。是剛下柔。如咸卦男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于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論爻則言剛柔。隨畫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有不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如堯舜隨于揖遜。湯武隨于征伐。伊周隨于致君。孔孟隨于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曰。禮畫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于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剛來隨于內者也。在內之隨。主于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于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為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于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兌。然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蓋初雖為主于內。特動之主。未為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為出門交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二。初不能動。今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捨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九絕五之志。以急于託初之動。未能兼與故

也。與夫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六二。隨于內者也。六三。隨于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于六二也。時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于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于說。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蓋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說也。雖小有失于內。而其隨之大者。蓋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利居貞。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于斯時。志在于隨。而不在于動。故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為隨之有獲者。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于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于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無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商。不諱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九五之于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安而行之者也。故能無事于隨。不優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于天下。无外內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為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無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屯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先人曰。舍己從人。不勝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服者。至于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文王。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無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墟。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為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至于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拘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于解寡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為維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于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言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宜齊桓晉文之所不

為而謂文王為之乎。

三三以上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數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教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又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癸曰。甲庚之說。自古失之。甚至子論及辛丁為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最為得也。且癸者事也。事之盡弊者也。故傳曰。亂盡為癸。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而留也。故亂則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是以癸為已弊。而大亨居前。勢甚易為也。利涉大川。言其有為之易也。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慮中有濟之象。而癸特言其易于有為也。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始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日。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癸之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癸之先也。新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為癸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癸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為癸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為癸之反。而癸為治之反。二者之象。兼于先甲後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即癸也。

象曰。癸剛上而柔下。巽而止。癸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否泰反其類者也。而癸之子泰。亦有相循之義焉。然泰之道大。癸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之復。先癸而後否。聖人圖變于其易。為大于其細。是以有治癸之道。使不至于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癸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癸之極而治之。則有治無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癸之時。事為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于泰言其命亂于癸。言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于癸弊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弊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天下可運諸掌也。觀傳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也。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治癸之道。特在于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蓋无創業垂統之多難也。

象曰。山下有風。癸君子以振民育德。

先人曰。女惑男。風落山。為癸。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癸曰。癸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為癸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為山矣。所謂天。今弊而為風矣。天

地之道。弊而為山風之事矣。道弊于事。大弊于小。君子弊于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于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于類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非創始之事。蓋嘗作之而弊者。弊而改之。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蓋承父已基之事。又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况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無罪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蓋繼父之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以陰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強之才。而幹陰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強。以盡用其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為力。適中足矣。不可過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固不必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于變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于大悔。而終无咎者。蓋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宜王之詩有箴規。是為小有悔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止耳。亦无大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之才。猶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為難也。裕父非幹也。能因其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蓋才力太柔。未可往故也。繼體守文之治似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備也。

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蓋有譽于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願順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所謂用譽承以備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為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雍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非故為異也。故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與道。不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



之和。為行不同。而同歸于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盡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為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捨本源。循末流。風俗靡爛。委靡而不振。去道日遠矣。此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為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為高哉。蓋必有其道焉。非捨棄食衣藥之義也。方盡之時。大道不明。王侯之賢者。知趨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為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能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盡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于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于幹。非夫人孰能振之。盡之上九。既無絕物之過。又無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為法于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為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蓀。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為我無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為高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為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為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疊之風歟。易于否有彖貞之君子。在彖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同而時異者也。

三三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為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為大。而所臨者小故也。元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于地。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為復。長而為臨。凡八變而得。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遇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于臨首月于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日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為一月。故後世為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別言之。合而言之。其義皆同。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自一卦之象言之。二陽之生。為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九九二二爻言也。自內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故泰中有復。否中有傾。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辨早。而思其亡之戒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以及物為功。故澤為說也。猶坎之水。在上為雲。在下為雨。在地為水。具三者之義。斯為坎矣。坎之為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已。及其為澤。皆兌之功也。然其道亦相須焉。此坎為險。而兌為說之意也。觀雲雷為屯。雷雨作解。澤地為萃。地澤為臨。則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德也。君子法之。以教思無窮。充澤之利也。保民無疆。充地之容也。不如是。則不能大。

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彖曰。咸。成也。成之而應也。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他求焉。可謂行正之君子。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具與求之義者。蓋隨者求也。臨之者與也。重闕求也。大觀與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剛中有應。為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在己。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利矣。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蓋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肯臣。故舜之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九二。以未順命為吉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咎不長者。憂則其咎不能久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成。四以至柔隨之。以至柔隨至剛。无乖爭之變。是為至臨。然位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往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蓋不足以為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數備厥民。實行中也。  
上六。教。臨。无咎。象曰。教。臨。之吉。志在內也。  
有政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為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于君子。而薄于小人。德之盛者也。其有教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  
三三坤上  
觀。聖而不黨。有孚。順若。

觀。聖而不黨。有孚。順若。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聖與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為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況人乎。故聖而不黨。一示于上。則有孚。順若。必見于下。觀而化也。馬氏曰。聖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皆。周人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灌。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于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末也。蠶豆。

之舉。則有司存。是為有司可備之禮。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蓋君子惟誠之為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方盟之時。欲誠于求神。初非有意于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顯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于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意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況人也哉。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于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睥然見于面。垂于背。施于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至于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為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無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然象因卦辭。暨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之道。以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其身。為觀民之道也。卦辭象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小之觀。无不兼統而言。故獨曰觀。而象則首明大觀之義也。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之為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風行地上。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為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教。伊川謂。如春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首巡狩之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象言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教。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為王者之事。非盡象之義者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是也。童則蒙而無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蒙。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事。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為闕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復卦曰。婦人貞吉。夫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為君子之醜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爻。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得其正應。在女子何醜之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為不失進退之道矣。

雖孔子用會行禮。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過如是而已。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光于有德。國之光。莫光于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剛進退。四則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無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尊位大中。居大觀之位。未嘗責天下以必化。唯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入于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為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天下為君子之時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女子之責闕。又无進退之疑。尤賓王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于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謹于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

郭氏傳家易說卷二

上經 噬嗑 賁 大過 夬 元 漸  
三三 噬嗑 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噬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噬者不噬。噬為始也。噬為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噬之終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噬之終。成卦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噬。非无噬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于象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于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于繫辭極其終。蓋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噬為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于噬。而成卦之後。主于噬矣。主于噬。故利用獄。噬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于道德仁義。尤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蓋本噬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為利也。故知利用。特在于有開之時。易之為辭。其旨遠哉。然隨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于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隨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于此者乎。是以聖

人飲慎之而不忽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外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象。蓋具三義。自己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意。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于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無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無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于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盡動全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盡于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于明。必先明其罰。勅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于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于士師。又憲禁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勅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合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內充。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于聖人之旨。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羣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而羣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羣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于爻。以二三四五。為人道之著。初上雖為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陰陽之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以在噬嗑。為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于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為過。何哉。蓋小懲于早。所以大誠于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執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履校之。而沒其趾。大其桎。而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使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于爻。以二三四五。為人道之著。初上雖為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陰陽之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以在噬嗑。為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于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為過。何哉。蓋小懲于早。所以大誠于後。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執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履校之。而沒其趾。大其桎。而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使不行也。

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閹之爻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以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見。而有滅鼻之深者。蓋六二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于用剛焉。乃能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膚。脂肉見義者。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爻。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揮乾物之小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威德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于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為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腊。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

九四：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先人曰：肺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為頤中之剛。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為難聽之訟。在獄則為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失。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備者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于聽之始也。如此之審。于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雍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束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審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于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為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于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為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善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衆羣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較之虞尚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見于乾肺。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蓋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羣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于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于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

上九：何校滅耳。无咎。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于不可辨。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聽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趾。六二滅鼻。上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子以為滅沒也。蓋履校何校。則刑也。履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噬膚之見。而深噬焉。自沒其鼻。用力之過也。此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為刑。滅鼻為刑。滅趾為刑。則上九復不為

凶而初二又不爲无咎也。書注則刑輕刑也。考之呂刑。刑辟爲重。故漢重新趾。同于棄市。方初六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蓋戒之于早。故終爲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戒其首者。安知終不屬于大辟乎。故爲重刑也。

三三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遠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隨。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資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于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之變。無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人曰。鄭康成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纒得之二象而已。故釋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內之于一身。外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子立。兄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于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鳴鹿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遠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釋賁之象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家。皆以卦變爲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爲旅。亦可爲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于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

文也。以剛爲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享賁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爲質而剛爲文也。以柔爲質而剛爲文。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爲主。是爲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天文。天往文地。皆以天爲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爲艮。下體爲離。是爲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以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犧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無得人。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乎天者。觀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于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則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者。有隨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閉之義者。蓋動則開。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開也。洪範曰。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爲開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存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驪。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卑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于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與。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爲貴。與上與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爲之助。則可與于君矣。九三。賁如。滯如。永貞吉。象曰。永貞吉。終莫之陵也。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于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滯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蓋須滯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執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黃離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離自失矣。亦有暗如之質。將受飾之飾。猶六二之須。巨圓之質。皆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體。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貴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姻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

六四。賁于巨圓。東帛。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為賁之主。及于巨圓。所飾遠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感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巨圓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于漁釣。賁于巨圓。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東帛。賁帛。聘聘。伊尹。文王。聘呂望。賁帛。箱篋之意也。子夏傳云。三元二纒。象陰陽為束帛。或以賁為多何哉。馬氏云。賁。委積貌。許叔重以賁從二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于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于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于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巨圓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嘗言野無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巨圓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巨圓。蓋示無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于此。孰美于此。天下之治。孰不本于此。故在賁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子野于郊于陸之類。皆誠為郊野陸。險何獨假巨圓以為質素也。況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質之盛大之時。言質之盛大。無過于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飾于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于巨圓。質素之所。則束帛。賁。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賁小道。豈足以充質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象。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于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于束帛。珍寶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之道。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氏之言。審義。孔氏之象。無待士之文。巨圓之義。幾不復聞矣。

上九。白賁。無咎。象曰。白賁。無咎。士得志也。

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于文明而不可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餼。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實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無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于巨圓。子曰。于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人交止于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無偽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

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于禽獸。故假質飾以文之。文之不已。于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則知循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僿矣。大者。驕奢。佚于其上。小者。放僻。邪侈。于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僿以忠。于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佚。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象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無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為非。既賁之後。乃無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

三三坤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為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勿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明。儉德辟難。難之時。皆君子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無他。說焉。懼君子以直道自任。與小人校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曰。山附于地。剝之象。剝。剝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剝也。自初至五。剝五剛而為柔。剝之極也。一陽順于下。而止于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剝剝。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為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于觀象順止。俟時而已。

象曰。山附于地。剝。以上厚下安宅。

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為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附于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象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于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

初六。剝。牀以足。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剝下與也。故初言剝。牀以足。剝以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況剝其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剝之初而未甚也。所以蔑貞則凶。言貞固不蔑。則尤凶矣。詩曰。載寢之牀。故處牀為求安之道。剝言牀。亦見道之無乎不在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無應。尤以止之也。或近陽而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于早。未有不至于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

者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剝君子，獨六三舍其羣類于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爲无咎，然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爲有得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之下，居牀之上，膚之象也。初二，先剝其所安，而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至六四，災及其身，故直云凶也。繫辭言窮上反下，于此可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爲剝之主，能御衆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免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于我也。雖制于我，而在剝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宮人，宮中之人也。女子，小人皆是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爲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宜矣。方剝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剝之時，而爲止剝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于其間，既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于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蒂之難去者。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剝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剝，易傷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剝之象，有順而止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輿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爲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剝其廬而後已。剝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于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宮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可寵，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爲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無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于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

三三坤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乾坤剛柔，相消長陰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爲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于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爲泰之始，故亨，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速，无遲速于其間，與天之行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獨陽未能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來則有隨有泰，而後爲復之无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

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剝，而于卦爲姤，建亥剝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鶴首以及星紀，凡更七舍，在人之月，亦七易矣。人之月，卽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云七日。猶堯典言曰：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日二之日，皆是也。剛長之初，剝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往，无以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麗下形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亦有不由于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唯曰：復以剛反而亨，則天地萬物，皆有待于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靜，物久于靜，不能自動，是以有待于剛，然後動而亨。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靜，姤主動而非靜，動靜之義，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于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小者視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易之中，一陽爲復，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一陰爲姤，進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皆其出也。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孰爲遲速，故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成功，故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于萬物也，而萬物有心于天地，因其有心于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于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他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爲生物之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象不言大矣，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姤遇之事，有至小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姤言大矣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坤爲靜之終，復爲動之始。雷在地中，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陰之剝也。先王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而人泄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先之，是爭天地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所以閉塞人事，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爲月令者，于仲冬之月，塗闕庭門，築園圍，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爲義，誤以至日閉關，爲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爲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泄之，故至日閉關，以靜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生之義也。何閉藏之有哉。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而言之也。至于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之一也。爻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其義象皆不可窮。蓋聖人卦爻象象之外。不能悉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通之。以極廣大而已。如乾象為天。為馬。豈能居于大小之間哉。故昭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同。一卷之石與山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无間于小大。故觀復之初九。顏子盡之。能不貳過。故不遠而復于道。苟貳過。則遠矣。雖有不善未嘗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悔小。而无大悔也。凡充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充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性。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質。孟子之所以為美。盡下仁之道。復之所以為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為下仁也。然古之人脩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復以初九脩身。六二為下仁。不亦宜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先人曰。先儒皆以頻為頻蹙之類。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謂為頻數之類。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為不侔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于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于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一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蓋頻復也。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闕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以捨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于衰周之際。從夫子于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己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為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蓋成己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與在下君子脩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于其初。則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敦復。優于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自成而已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處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焉。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乖人事。其凶宜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之。況行師用兵之道。尤為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為善。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上六。自不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冥豫成有渝是也。

三三。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判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于覆地。地之于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眚。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觀之。則自天至者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實其止于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論卦之所以无妄者。主于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享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義皆同。然止于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于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象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乘于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于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嗣于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運乎上。雷行于下。无適而非天。故為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雷也。天之所運。是雷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于无妄者也。其茂對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遇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之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于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顏子拳拳服膺。非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于有行。既盡己之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于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

六二。不耕種。不苗奮。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種。未富也。

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蓋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種。苗而奮。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種乎。不苗可奮乎。以是為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己也。誠欲不耕而種。不苗而奮。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遂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為發明。蓋非一意。禮于坊記稱易曰。不耕種。不苗奮。凶。其辭義皆異。蓋果欲不耕而種。不苗而奮。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種。不苗奮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疑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遠。謙順。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遠。則非无妄。况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于動而求止。反欲應于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妄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妄之道。而无妄。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于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妄之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微倖之道。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得。不過于物之利而已。于道无有也。始不若邑人。事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于人。而失于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于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徵幸。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羅陷阱之中矣。可不戒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幾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與道何損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于道何咎。

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皆九四之謂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疾。不可試也。易以乘剛為疾。謙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障之真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蓋深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于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妄无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于是猶欲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為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

三三其上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貞。上合天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于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于事業者。又輝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有剛強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于人。以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不家食也。至于孟子所謂。隳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蓋養賢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于涉大川。為餘事。蓋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大川。優為之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言。以知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



欲多禮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且觀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此盡性盡人性之說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唯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于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可畏。而不知危之為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而脩德。則無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己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寔安為猷。知此。則有厲為利已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于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秉心同意。夫若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脩德。不繫乎有厲無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于治己也。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古之人。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輻。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輻。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无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遯。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謹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輻之道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輻之道也。說輻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輻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逐之象。亦未喻其至也。至于何天之德。則放諸四海。與天道同矣。故良馬逐之。所以合天德之志也。良馬逐。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于用九矣。然自輿說輻之止。至于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右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懼謹獨。終言不愧。

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懷懼。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辨而止之于初者。止于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而充之。其狼戾鬪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牯之象也。言執大于是。哉。牯。牢之也。童牛不必牯而特之。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不能止之于初。如童牛之牯。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或至于有害。當如九二說輻之道。故言豶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為害者。牙也。童牛則止于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期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牙豕已有失矣。豕已陷于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者。自得于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重。蓋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牯。豶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于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于天道矣。止于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上言之。則濶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闢。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牯。則知利己之厲矣。豶豕之牙。則說輻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良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良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于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象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生。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于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然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于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于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象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盡頤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附于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于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無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萬物而人亦受養于形氣之間是以君子謹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于虛者也飲食入于虛者也出而為患者是謹之入而為患者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無也使不為養之患者其唯謹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善者莫善于龜之為物也蓋言語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其而為舉頤之患也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朵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于六四為應捨陽求陰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良之取背

六二頤頤拂于邑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于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頤頤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艱也艱為山而曰于邑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謂頤凶當作于邑頤蓋言邑之所養異乎山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二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于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畏哉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居下而求養于下者亦失養頤之道故謂之頤頤頤一也所以為頤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也故知求養正于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于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

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无咎而為上施之光也且頤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所以養威容于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于內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者虛此頤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頤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孔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象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頤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眈眈其外逐逐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政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頤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朵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能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為光謙卦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

六五拂頤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皆以得其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頤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頤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于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

三三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于用剛也過于用剛所以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于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頹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光網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大過棟橈之時利于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疊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凡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

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象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樑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樑，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過而中，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問咎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是以而有攸往，事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君子于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蓑、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于乾道之落，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于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既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于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

九二：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于枯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爲象，然則聖賢當棟樑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華，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稱之字，他書无見。王輔嗣曰：稱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攝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稱，稚也。說文云：稱，幼禾也。後世作稚，皆同音。如虞言，則爲稱可矣。鄭氏作莢，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莢、莢、莢也。益非矣。說文又有黃華，即詩之柔黃，亦无稱義。獨伊川曰：稱，根也。稱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交重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稱字之疑，其來尚矣。今從根義。

九三：棟樑凶，象曰：棟樑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稱，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樑，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助，以爲輔故也。且任重難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樑矣。能无凶乎。象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爲柔輔剛之義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郭氏傳家易說 卷三

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助，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撓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撓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于三之不能有助，其于大過之道，亦未優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棟隆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助。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于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謹也。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于外，敷榮而已。不若稱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妻，爲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爲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不明爽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爲己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爲，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爲之不可咎于人也。易子諸卦言无咎者，以百數。獨大過上六无咎，先儒之說大相反。王輔嗣謂處大過之極，涉難過，至于滅頂，志在救時，不可咎也。如是，則取義于卦之時，與震之上六，雖凶无咎之義同。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之極，爲小人過常越理之事，履險蹈禍，過涉滅頂，其凶自爲之，无所怨咎。如是，則取義于爻之才，以其才不足而過涉，與節之六五，又誰咎之義同。使上六果以救時而滅頂，則輔剛之言爲得，使非救時而自爲之，則伊川之言當矣。且大過之時，固大矣。卦辭言利有攸往，象言獨立不懼，謂其救時亦可。然未免有不度德量力之失。至于六爻俱无濟時之義，獨有自爲之文，而上六乃以陰柔之才，致過涉之凶，故伊川之言，由是而發。大抵大過六爻，其義皆難通。上六特甚。彖于此義，誠不能決。第考諸卦之爻，有才不足而自任者，如鼎之九四，直以折足而致凶。夫之初九，直以不勝而往，爲咎。竊意伊川先生，取義于爻者，以此。

三三坎上  
三三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易中諸卦，于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象辭也。或者云：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畫浸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浸滅之卦畫爲習字文，于上浸畫一卦，是坎字上十二畫矣。然離以習字浸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

郭氏傳家易說 卷三

郭氏傳家易說 卷三

郭氏傳家易說 卷三

則其既在錄古既出之後，而象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象皆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改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無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揜于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根也。慈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為吾獲陷，而君子每謹其獨，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邱陵，豈地之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象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于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無時險，有時險，故曰：險之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于是。斯為常矣。國家開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于坎險而不能出者，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不為坎窞之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以一陽揜于二陰之中，不能無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于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

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道則遇險，遇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己。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猶來往也。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者，无他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皆命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相征伐。雖二君未實于當時之君，齊命未為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二，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于習坎有孚而已。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揜，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謂雖得中而未大也。

上六：保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之爻，以近中為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也。三與上，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寘于叢棘，為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如何，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茲乎。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力，足以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于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于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離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為義亦大矣，而象不言者，蓋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享此畜牝牛吉之義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先人曰：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文武王宜重光奕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必君父也，摠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下道也，故為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黃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黃中之理，有必至焉。故書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先人曰：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為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于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為樂，故此爻從衆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絕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偽日去矣。是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箠瓢陋巷為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為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于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懷僥倖，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隲于斯矣。自臨禍機，離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離至于死地，而人无傷恒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于進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于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方其不得為己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于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于斯也。其為吉也，亦孰大于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成嗟之吉。聖人虛學者，不知成嗟之明，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麗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而欲威強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謂之出征，正己而已，必不得已而至于戰，不過折獲，非其善類者耳。如纣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惟出于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

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成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為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幽遠旨之然後成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謬矣。

象曰。山上有澤。成。君子以虛受人。

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于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成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成有虛之義也。

初六。成其拇。象曰。成其拇。志在外也。

成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成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成之諸爻。皆不能盡充成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于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為首而初為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氣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于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

六二。成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成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而股而心。而胸膈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膕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股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為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成之道。成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成。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良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

九三。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股。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隨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向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于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辟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成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為之戒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成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于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叔重以憧憧為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盡已聽之可也。而

郭氏傳家易說卷四

下經家人 恆 巽 大壯 損 益 明 夷

三三 兌上

咸亨 利貞 取女吉

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始大。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為言。而象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也。變所以成艮兌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內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

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成之大有。在于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成則未為害者。成道利貞故也。憧憧无定。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為尤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

九五成其歸。无悔。象曰。成其歸。志未也。子夏傳曰。在背曰歸。蓋感于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歸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未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

上六成其輔。頤。象曰。成其輔。頤。舌。滕口說也。

先人曰。易辭近取諸身。獨成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成極于說。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見矣。雍曰。成之六爻。莫善于頤。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為也。然成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

三三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恆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女下。交感之義也。恆男上女下。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恆。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

舉內利以兩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為恆也。王輔嗣曰。恆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恆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為三。以象觀之。恆。亨。无咎。利貞。一也。久于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于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為二義也。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爲震巽。蓋非謂震爲剛。而巽爲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爲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居其半矣。不當獨于成恆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恆。久不已。然後爲天地。利有攸往者。恆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恆。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象言所以為恆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恆之所以為道者。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于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成恆六爻之才皆。

不及。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于象。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猶道也。君子所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恆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為貞則凶矣。不達退速之道。何所利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之道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于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他辭。特曰悔亡。蓋見止于守常。无他事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于德也。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曰入于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于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恆道語之。聖人久于其道。則失之遠矣。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先人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恆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矣。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先人曰。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

三三乾上  
遯。亨。小利貞。

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侵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而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為齊卿。其道皆止于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

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為遜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象言大矣哉。蓋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遜。不然。困窮迭難而已。非聖人所謂遜也。此遜之時義。所以為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于遜而已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遜。則遜之為義。小矣。故特曰。遜之時義大矣哉也。遜之小利貞。賤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遜之為象。取二陰侵長而消陽。君子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遜。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非是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遜之時。畏小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為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取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山林江海。遜世之士多矣。獨遜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臣授受。亦有遜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為之遜也。知其道而遜者。堯舜也。不知其道而固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遜。則寡矣。

初六。遜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遜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道貴早辨。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辨之道。言于初者多矣。而遜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辨者也。故曰。遜尾。厲。遜尾者。遜之後時也。為遜之尾。是為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遜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為厲。止而不往。則無災矣。用靜吉之時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黃牛固志。何哉。方遜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于君。而遜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孔子于定哀。孟子于齊梁。非無應也。而其道不可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為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焉。柔順牛之象也。中正黃之象也。不能執用黃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為于天下。而自喪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為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懼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遜以艮止。故六二止于下。以固志。九三過于止。而係于遜也。係于遜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于家。則可施之于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遜自九四而上。其遜皆美。蓋乾健剛健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遜世无悶者也。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一不待志。將自經于溝瀆。而真之知。又豈能好遜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先人曰。堯舜舜舜。舜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其為嘉遜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遜之世。莫美于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于此。與時為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專于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為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道而處遜世。故无所係好。其于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之疑有。當遜之極。所謂知幾之大人也。遜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

三三。乾上。

大壯。利貞。

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象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于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象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為大壯。徒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隸于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彊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格亡。天德于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于斯可見。況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惟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豕壯。深見小人之情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己。至于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祗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已。然後有無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而後曰悟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己也而教所以成物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于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為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為不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不夫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于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備或為羅罔之罔失之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捨衆剛而與上有承柔載上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然九四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輹當用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為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輹輹同輹輹為輹非也。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之用壯無異于小人。不務勝己于內而欲觸物于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務在克己而喪其羊也。克己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德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己而已。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審于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為己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

三三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曰晉以其明德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貞。不待言而其德可知。彖曰象言晉進也。難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于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義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望之易之卦辭。唯晉

為異專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之親。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為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為臣道。自昭明德。何哉。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于天下。為君為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為過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在卦之初。為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以進退為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于上下。未足信于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為正。不以進退為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于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偃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母字无別義。亦衍字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于人。至三。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于是乎衆允之也。雖非中正。疑于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為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難以為明。為德。而火以暴為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乘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于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死危乎。位不當者。既未進六五之明。又處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為貴。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君道无他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為善也。謂之強為善。亦自昭明德之義。

上九。管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管非止于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可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于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為真。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于此。聖人無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

三三離上  
三三離下  
明夷。利艱貞。

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始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在易卦象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之象。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蒙。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乘人之象。故正文言文王。箕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于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之莅衆者。其象似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于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于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進。是

為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于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不得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于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于前。不欲主人有言于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辨之于初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于明。亦不可一于悔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南方也。狩。敗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相敵。應為至明。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濶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所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伊川以六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者也。獲。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于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于天下也。大學之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治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適所以喪其君之明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飾入之。好淫佚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于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子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此爻蓋言。小人以不正之道。傷君之明為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入君處晦皆同。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之極。一于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

三三 上 家人利女貞

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為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真一家之事而已哉。內之修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乎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尤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惟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外也。修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修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于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聖人防微杜漸。早辨之道也。尚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于初。故能有家而悔亡。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于家道未變之初。所謂制治于未亂。故能終無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亦尤以異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象言夫。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為吉。

九三。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離降。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過于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嗃嗃積而致之耳。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出外。至于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于此。故其為吉莫大焉。然得其吉。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道也。父。父子。子。逆也。象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國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于粟也。孔子于家人之家。言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治國道一而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父道也。父母為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況家國之治。事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之始。在于閑。及其能成。在于信。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修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于明信嚴分。或為情愛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道也。內之則可以正心修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尤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

三三 上 睽小事吉

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無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火性上炎而動。水性下流而靜。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炎下流。不相得之性。上下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連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為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象。先言睽之所以為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王文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睽睽。不害于同事。男女睽睽。不害于同志。萬物睽睽。不害于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焉。然用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而不同。蓋言不同于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蓋言同于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為事道則異矣。

初九悔亡。喪勿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相揚襟。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然與之。倍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為言。是以君子貴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況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于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于時九二之无咎。同于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遠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

睽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輿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面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于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天下之勢。合則乘。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于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于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處睽之世。已為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垂之。故象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于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後有說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尤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無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無角。无之疑也。

三三坎下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塞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塞。故塞為智者之事。塞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塞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

象曰。塞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塞之時。用大矣哉。

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塞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于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于日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以自濟。故蒙塞必止而待人也。塞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至于親戚呼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塞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

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無不當位之失。無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于治己。故大人正己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己者至矣。所以為正邦之本也。塞之時。用以見大人為主。雖乾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屬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無他。修德而已。兼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修德也。蹇利得而朋反身修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于反身修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于至善。故曰。反身修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蹇為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樂。知止而止。則危辱。故言來譽。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與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當君何尤。當君者。好君也。夫當君之德。濟君之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為蹇。六二。以蹇蹇為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于內。故內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馬氏以連為難。故輔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雅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為職。今得其實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求諸己。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象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為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當濟難。徒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內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內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象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

連。來碩者。碩。大也。反身修德。至于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無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為智之事故。

三三。實上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外。為解。解與屯。為內外。亦與蹇。為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于道。難作之際。速于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乎。皆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不為太過。乃得中也。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于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于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坼。然則豈止人難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雷雨之作。无間于大小。美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己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寬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象言解時之大。故象復明其小。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為无咎。蓋于剛柔之交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況難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黃。中也。矢。直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吝而固守益可鄙也凡來寇已者皆曰寇不必盜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輔嗣以三為拇伊川以初為拇九四拘于應初不知朋至斯乎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忠直之臣无所不殺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己以解難如天雷雨無間于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車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車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處器于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

三三兌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名卦之義以一損无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

厚己之意故以損為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上損下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為君子或損而為小人一治一亂莫不有損之謂也文王取損益善為言孔子因之至益則象言民說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于有孚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于有行也易之用

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為僞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禮以時為大故損之時雖二簋亦可用享不以微薄廢禮也與坎樽酒簋二同意故象曰與時偕行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不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兌坤之上六益而為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象言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矣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

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為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僞矣斯言盡之也祀事在所損則其他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未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為不及矣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僞損其末節事儉之意也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享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遇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為損益皆因其時而已

郭氏傳家易說 卷四 一六一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為損象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怒之所積僞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所以為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修也然欲者平居無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畢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于初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象觀之損下為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為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顏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請事斯

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修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于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為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德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爲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三陽也三陽兼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得六三為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縕也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兌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變得其友也

三爻雖皆應而非良兌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盛極必損之道故于六三言此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者己者也先損其害己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于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于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絕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顏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居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為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

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于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修德而至于无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險于此矣上九為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損之道五得其元吉上得其无咎貞利也

三三或上

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修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為善為君子失則為惡為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止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為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為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為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為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損善而上行是以自厚私己之道故與益為異也然自修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水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為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而行而利涉矣神農氏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无疆顏淵有若無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為已事則无損矣惟有損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故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于雷風也損之象言德忿望欲蓋言修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德望忿欲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欲之為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違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于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德望忿欲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論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

遷者善矣故德忿望欲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損益者終始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適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為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為益之始自損而至于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修德則无咎當與利之初故利為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于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于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為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德忿望欲損惡之事尚當厚而不敢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忿未德欲未望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益既遠于益為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為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為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象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于人與鬼神乎在謙之象言天道益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譽之者自外來是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居動之極為益之過者過于益下雖不為凶而用于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于得中而後可以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于患難則固有之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可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于水火之時又如周官行人有購補調委檣哀弔之禮皆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四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求其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

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至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于是為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有惠天下之志。至于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所擇也。猶象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以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慎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于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尚懼不免于擊。况立心勿恆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于求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于極。而莫之與。是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益而至于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其義皆同。

郭氏傳家易說卷五

下經 夬 離 革 升 困 歸 井 三三兌乾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帶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不能退聽以遠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感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况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強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己。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辭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正其罪。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

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于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于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己也。所處在德。不諱法禁之中。躬己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諱閑之義也。惟躬己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正心誠意修身。而能治天下國家者。或謂忌者。禁民為非也。夫之象。以說下為主。無法禁之義。蓋夫之取名。本于五剛一柔。卦象論全卦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為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為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為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之思。故亦通不諱法禁之意。謂之居德則知在我自居之德也。

初九。壯于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四剛過中。已為大壯。況夫之五剛乎。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夫曰。壯于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夫之初九失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初九過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于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夫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呼號者。非其義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夫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皆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剛。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是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頤也。上體也。三往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莫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利。猶濡而有愠。況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夫夫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遇雨之象。夫夫者。上之夫。夫。時也。下之夫。夫。決也。得夫之時。而後決也。大壯于君子用剛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于君子夫夫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夫夫。居若濡。有愠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



在君子夫夫之上。皆以下有無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疑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案自當可決之時以下。原本脫落。字句甚多。今據大易卦辭補。

九四無厲。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為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警無厲。初尤果敢有為之志。故其行次且。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矣。羊狼而無知。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強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嘗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與此。

九五。其陸夫夫。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

剛長至于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于是決之。如決其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其陸夫夫也。初之為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無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無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則光矣。取象于其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上六。其號終有凶。象曰。其號終有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曰。夫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雖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無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為號令。二為號呼。或皆為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為號令。上六為號咷字。最為當理。

三三乾下斷

三三乾下斷

夫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為陰則異。故夫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夫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尤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無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

象曰。姤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無也。無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于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于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于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為天。柔為地也。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

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象辭前言姤之象。後明姤之德。剛得中正。謂五也。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婦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于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王者。后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稱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顏淵柳下惠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苟不能堅固。自制。以待其時。譬如羸豕蹢躅而已。安能有為。有行。則動而不能有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九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為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無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為非。蓋姤遇之時。遇為先也。是以言也。有魚無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之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遇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遇之位。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于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患。况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夫之九四。辭相類者。夫姤三四。反對之交也。與損益二五同。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象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限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限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人君之象也瓜絲絲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木大其陰絲絲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限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限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內有含章之美故見于外者如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吝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于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

三三兌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聖人設教必于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于孝享以為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禮而不薦為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足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為主也是以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化身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亦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象言可見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戒器戒不虞澤聚于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戒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

笑之暫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蓋陰柔不能自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惑于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輪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于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輪也輪祭簡薄以誠為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輪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輪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歎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為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于君得其所聚莫吉于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不充其德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于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于天下也不能信于天下則將有悔矣惟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于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交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于上猶為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惟見大人。故可勿恤。則害已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于卑。汗陷溺之域。故書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人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己者无憂。在己无憂。則害已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澤加于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于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初六居衆爻之下。沈潛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雖然不移。終自拔于沈潛之中。故言允升而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之陽。其升為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沈潛難升之害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無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于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自下而升。至于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狄人從之如歸。市而離。其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階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

上六：冥升。利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在下之難。故初六必合陽剛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利不不息之貞者。冥升于祿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強不息。以進于道。其為利貞。孰大于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于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于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

三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因為難處之時。惟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德。不繫于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況眾人乎。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于陰。不能自伸。故為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惟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惟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一物也。語其為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為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于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則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臀困內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內不能自安。外不能行。內外皆困。而欲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于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人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脫初。故如株木不能脫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惟修德以致命遂志而已。凡卦之初。居下

體之下。故為樽。為趾。為尾。皆一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絛方來利用享祀。征凶。九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象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于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祿未食。君子困于家食之際。無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絛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神。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無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絛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無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亨。凶之道也。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莘野而已。終無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于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于鹿鳴言燕樂。蓋一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無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干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也。宮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于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于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效終焉。至于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無他焉。求濟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于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之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曰。志在下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忘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之象。上下皆揜于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亦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絛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絛者。絛。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朱絛君也。赤紱臣也。九二

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不求之。故皆曰。絛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于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于至誠之德。用于人。用于神。皆可用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于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于君子。則必得賢。用于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吉。行也。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臲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懼之過。徒知悔吝。吝。不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于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井之為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者。水在下。則未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幹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為至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于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脩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于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致。養。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蓋皆繫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飢渴之害甚矣人能尤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無他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無禽時舍也

井泥在下之物也非以潔而食泥則汙穢不食矣舊井無禽汙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性不能自修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無與也

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甃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無上水之實是以為衆所不與也敝漏近于羸瓶無與近于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氏云甃汲瓶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潔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恻也心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修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恻也者蓋言潔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王明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修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修則无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于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于斯故言井冽寒泉食也冽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修潔之食之美者莫善于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不失其性者无他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冽又言寒者冽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可大成盡元吉之道也

三三兌離上

革曰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于道則革不乖于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元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于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有悔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遠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于未革之先說故孚于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不能此是黨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于天下則結怨于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无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黃牛之革黃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無咎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為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為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為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為三就也故進則無凶貞則無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常用黃牛之革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干人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觀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無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彌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素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是也小人雖無德自將亦能革而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為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無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三三離上鼎元吉亨

鼎以器物名卦者鼎卦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鼎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漢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故象辭无吉字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井鼎皆物也象于鼎言鼎象而于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于巽乎水而水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迎天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于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無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成垂拱無為之治者如此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于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凡陽為實而陰為虛九二剛中故為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為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祿厚不免因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為仇既滿而驕則驕為仇既滿而貪則貪為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敬器之戒以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益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戒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為用雖有雉齊鳥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齊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其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誨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慎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于喪身敗事沾汙狼藉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于敗覆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實為也

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黃。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溫。非一于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柔節剛。相與以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于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爲至矣。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來百里。不喪七鬯。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于震。故爲動之始。然乾坤震動之始。其來方與莫測。是以有震動之象。曰亨者。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自震來虩虩皆主人事而言。虩虩恐懼之貌。啞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懼。則長慮卻順。終无危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吉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祭之道。蓋知恐懼修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和樂而未嘗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之也。震之爲卦。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七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七者。撓鼎之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主祭之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也。知恐懼畏天。修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于危亡。苟不知恐懼修省之戒。則危亡必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懼修省于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吉于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矣。故于初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懼修省。況二之乘剛乎。故震來則危厲。而喪失隨之也。跻于九陵。避其來也。不知修省而避。非其道也。故不待逐。而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之復。復則自來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郭氏傳家易說 卷五 一九七

震自初動。六三遠于動者。而能蘇蘇然。畏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害也。不敢自安者。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處多懼之地。陷于重陰之間。无中正之德。以自將。故不能行。而遂泥也。滯溺不自振。又安有光亨之道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象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即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爲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驚歎之辭。說者或爲辭。或爲億。或爲億。其義頗不能通。爲辭近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驚懼。失所處之道。是以志氣索然。而其瞻視。亦矍矍然不安也。能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身。方及其鄰。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懼。未至于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極。得无咎足矣。小言。蓋不可得而免也。

象言中未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爲恐懼之貌。亦于爻義。各有辨也。

三三震上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伊川曰。良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良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良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于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輟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于无欲之地。所謂良其背也。人之有目。欲于色者也。耳欲于聲者也。口欲于味者也。鼻欲于臭者也。至于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于止之道。一身且不獲。况外物乎。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我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施之于人。皆一也。內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與良其背之義正同。

象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其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繫乎時。而不繫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

郭氏傳家易說 卷五 一九九







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以見妹稱君。而婦為腰矣。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天地則有男女夫婦。天地夫婦之義一也。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象以歸妹。為天地之大義。蓋主夫婦生化之道而言也。歸妹。人之終始者。夫婦生化之道。終則有始。猶天地之无窮也。說以動。所歸妹者。孔子先言女嫁。皆曰歸。至此論歸妹之卦。所以征凶。无攸利也。關雎之義。樂得淑女。蓋以德為主。而此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彼既不以德而說。此又不以德而進。是以征凶。位不當者。卦爻皆不當位。是以有不以德進者矣。以少女而歸長男。非以柔乘剛而何。宜其无攸利也。或謂少女說而動。如此。則去淫奔不遠矣。孔子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觀此。則說動者男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衝人作。侯詩。蓋言男女无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此所謂男女不終之敝也。歸妹之義。雖非奔誘。然以長說少。志在容色。失夫婦之大義。其去奔誘不遠矣。是以君子于此。欲思永終。偕老之道。而戒不終之敝也。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所謂永終者如此。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在下賤者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歸之象也。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為娣。故言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娣雖非正。亦足以有行。猶跛者之能履也。故進而佐其君。則吉。恆者。可久之道也。歸妹古之道。非妄為也。故可久。吉。相承者。言娣以進而承君為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賢一否。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為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為利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九二。蓋能獲其利者。非才不足而戒之也。幽人。亦女子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之女不正也。不正之女。人之所棄。故難其歸。而有待也。雖有待而終難其歸。固不若反歸妹之義。而從娣。腰之事也。未當者。居位未當。是以不能有所歸而待也。下卦惟九二得中。有歸妹之象。初居下位。三失正。故為娣。腰。殊不同。而謂一卦皆為娣。腰之象。則非也。娣。腰。非天地大義。安足以盡歸妹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之與四。其不當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蓋六三以柔用剛。又為過中。而九四以剛用柔。有未中之義。

是其所以不同也。以其不當。无應。亦不免愆期。有待而已。其歸終有時。故无反歸之事。象言有待而行者。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求之也。以是知過中與未中。用剛與用柔。其不同如此。所以繫辭言三多凶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得謙下之道。故為帝乙歸妹。與泰之六五同意。此王姬下嫁之象。帝而稱乙。亦言其謙柔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者。君謂妹也。妹以自飾。不以服飾為事。故不如其婦之袂。良也。詩序言。王姬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蕭離之德。則詩人所美者。繁乎蕭離之德。不獨取于車服也。月幾望者。不自滿假之意也。其婦袂良。猶能謙下。而无嫉妒之心。蓋樛木速下之義也。帝乙歸妹。下于其夫也。月幾望。下于其婦也。夫如是。吉孰大焉。故樛木之詩。每章必以福履終之。是亦月幾望而繼以吉之義也。月陰類也。小畜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則月為女子之象矣。其位在中。以貴行者。天下未有不得中。而能謙下于人者。六五之位在中也。以尊歸卑。是為以貴行也。惟在中。故能不失貴行之義。聖人之意。尚德而已。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一卦之極。失謙下之義。无以奉祭祀。則非夫婦之道矣。故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也。承筐无實。失婦道也。禮云。血祭盛氣也。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是以夫婦之道。有不能永終者。以此。聖人貴其知敝。故夫。夫婦。而家道正矣。言无實。无血。无攸利。于上六之爻。皆不能永終之敝也。

### 郭氏傳家易說卷六

下經 豐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三三 豐 上 下

豐 亨 王假之 勿憂 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享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必將至。惟用中道自持。則可尤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噫嘻與豐皆明動之卦。噫嘻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噫嘻亨。繼以利用獄。利于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向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為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月。盈而後有食。是食皆有憂矣。蓋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一三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一四

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為進退。如春為陽中。秋為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象。略及豐大。而書中為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噫嘻動以求明。故雖為雷電。而未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屬于刑也。方動而有明。故明勸勸法。以申戒之。求于明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有為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為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為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為。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有為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為災矣。是以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自為賓。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為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闕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闕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闕之謂也。居明而豐于闇。自致之也。故至于日中見斗。蓋豐于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无信者。生于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為有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捨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闕之義。則惑矣。是其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闕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之。然有為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安動則吉。舍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實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无豐蔀見

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氏謂沛為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沬。昧也。隱昧不明之象也。自蔽其明。至于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為也。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為。今自傷其明。至于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為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右肱。疑于因而无咎也。二十字。今據大易辨言校補。且豐居盛大之際。最為大有為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其明。如豐沛見沬。則其才不可以有為也。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強為之。則其為過甚矣。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不為。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為故也。必言折者。蓋絕其有為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一五

二之豐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勳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為陽剛。特明勳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為。莫適資主。推足于明者。知求勳以為主。居于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為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于外。是蔽于豐者也。蔽于豐。故惟見斗見沫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為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于朝廷。下欲豐于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宮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為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節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待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也。來章章之也。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沫之不明也。章之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享于世。无加損焉。是為章之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長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耶。是為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節其家。固非有期于闕其戶。闕其無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

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

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屋之覆障。非特節節而已。而豐其屋。節其家。又為自厚于一身一家之事者也。于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益之異效。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節家者。固非有期于窺其戶。闕其無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沫。猶有見焉。上六既極。故不覿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猶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為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爭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聞其无人之謂乎。

三三旅下旅小亨旅貞吉

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曰。旅

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于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于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且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于亂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易于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于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于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于卦象。而不見于卦辭。故孔子于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應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于瑣瑣細末之務。則闕于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畢力于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于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于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唯曰。旅幾于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真。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

九三旅焚其資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資喪其童僕貞厲

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資。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于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脩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九四居于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蓋亦安于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異夫童

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修德于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時。而言命不已。蓋未有不得于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豈非人君作旅之義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無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于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無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于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無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三三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彖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無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無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無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星而從。其于申命行事也。何有易于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如則施命。設四方。巽則振民育德。皆巽而亨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不磨不腐。不自逸。其志

決于進者也。初六疑于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己以武人之貞。斯無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之是也。然道雖不一于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于悲。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神明可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于巽。在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過于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近君。志決于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常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巽而尤太過。柔以巽而尤不及。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懼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為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入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庚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人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于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不用子。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先者也。

三三三 兌上

兌亨。利貞。

兌之為說。非有意于說人。亦非有意于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遠是道以隨人。在下者。得其志

而自說耳。使有心于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于其間，則爲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爲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于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悅而誠服，兌之道也。是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卹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于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爲，必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觀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乎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尤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于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于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于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于朋友講習之間乎？

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理，一也。

六三來兌，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安從說，而擬議不遑，是知所擇者也。爲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于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爲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于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不當也。

當兌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先道，則曰：孚于剝，位不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道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楛棘，則爲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于道固无得，而亦未至于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

三三上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爲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爲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離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于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爲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于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爲二，柔自二升而爲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難之中，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二八

水難也。風行水上。則無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于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無不濟矣。是其所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辨之于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為渙難者。初能比二。四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于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為義。故坤之象有取于馬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家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與悔亡。皆去危之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難之時。六三知應于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為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為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而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為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羅于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于其躬而已。故元吉。雖渙散。猶若有丘焉。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則匪夷矣。有丘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荷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德而忘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于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于象。至渙。尤明見于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令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宜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變。故渙其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遠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于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凶因可以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二九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二〇

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

三三。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他道焉。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為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來。剛柔分而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為節。且貴之與節。皆自泰來。其義相類。貴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來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貴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象。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以剛柔皆過盛為義也。是以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也。然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苦節過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之道。道與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節亨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四時成。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三。以柔節之而成兌。少陰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于此可見。故易之卦變。于節為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為主。亦未有不本于天地而來者。蓋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聖人明人道本于天地。故象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无水。困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于外。議德行。所以節于內也。為國為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時也。

六爻惟初為有應。而曰。不出戶庭。无咎者。所以節之也。不知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慎密之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于有應。无應也。應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戶庭。為知通塞。而緊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議德行。于此可見。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門內之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三一

門庭爲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咸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爲之意。此六四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于己。施之于人。皆不以爲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爲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恆。如

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蓋言日進而无已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于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爲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尚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他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三三 兌上

離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爲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子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末見于有爲。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爲可孚。皆曰有孚也。故

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也。在爻辭言之。則言乎其人。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末之別。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

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爲道之信。信爲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爲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爲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于此。即以信爲孚。以孚爲信。不知孚之有別。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虛也。虛已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

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爲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有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

物先。安得謂之孚乎。故子絕四曰：毋我。毋我則虛已矣。是无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質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惟大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爲德。而无私于豚魚。以生爲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于豚魚。則信及者微。而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中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德也。中虛之德。天德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象。二陰居內。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尤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于有知者乎。又況于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治獄聽訟。虛中爲先。實其中則有聞。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凡天下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爲治也。有道以爲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所專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爲治。无適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又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皋陶之言。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皋陶曰：民于五刑。以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皋陶于契之後。非五刑可獨任以治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之先。此蓋虛中之道也。其命皋陶則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知舜之刑。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此則无用于刑也。皋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人之刑。皆不得已而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而後有刑。蓋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則盡乎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後世舍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爲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平。而患網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于是有刳屠夷族之禍。而人之有生。殆大疵之不如矣。又安足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虛。无物聞其中。故其孚最爲近誠。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爲有物。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非安于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也。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道。故尚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之道。與物无聞。況于交感之際。爲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于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必至之理



也。有好辭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和之。好辭猶美道也。吾爾爾靡其道。虛己以容人也。蓋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己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泣。或歌或笑。或能位不當也。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己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甚于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能。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于外。而動于中者也。感于外而動于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己。無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無鼓也。或困之則無能也。或悲之則無泣也。或樂之則無歌也。舉無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舍乘志而獨上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己而不盈矣。馬匹亡。則有鼓能泣歌之象。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象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九五有孚。繫如。无咎。象曰。有孚。繫如。位正當也。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于固結。繫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繫如。位正當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中孚虛己也。虛己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為也。以是為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己而用道于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于外。不知其道已喪于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

三三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亦不能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于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

為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于下。不可過于上。可過于順。不可過于逆。可過于柔。不可過于剛。故不及其君。過其臣。所以為小過之无咎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為泰。否之過不為否也。惟行之過。不夫其為行。喪之過。不夫其為喪。用之過。不夫其為用。是則為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為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為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為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為道之小者。故稱小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卦象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別而言之。固不同。合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舍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雅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遇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為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

九三非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聖人之所以為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遇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于外。守己而不知防。則從或戕于內。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為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舍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期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過之也。或得位而中。期為大有為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則遇為小事。而過為大事。故上六弗過遇之。所以為亢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兩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為遇。亦可小事而已。故言兩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輿而未雨。潤澤之功。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故能有在穴之獲。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二七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二二九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郭氏傳家易說 卷六

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為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陰道已上行而未雨。蓋君臣俱柔之象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于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其斯之謂與。

三三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在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于此。又孔子象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象言小者亨也。所以別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封辭有小字。則孔子象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辭也。且大人于難。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汔濟。為別也。孔子于小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

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于既濟之後。故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寇。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己。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內外无失。又何患于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于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茀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詩有籊籊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也。故伊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為首飾。未詳其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中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德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謂繻為繪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繪而忘敝衣。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于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應。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蓋君子誠之為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享。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

獨為饒。是用享享。禴禴。子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

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滯首之危非可久于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滯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于極則無是危矣

三三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易六十四卦終于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爲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汔濟而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爲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汔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以終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于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于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性炎上而在水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爲用是以爲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于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于吝者得其應以爲之助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爲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獻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爲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健于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強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真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于有爲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爲天子禹八年于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爲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爲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夫婦三四言臂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爲小亨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爲大事矣保乎其人大小不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己而有容故賢者樂爲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于虛己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于九四也爲君之德孰有光于是者乎此其所以爲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衆是以吉也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爲君也微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于得賢而用之則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以爲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爲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六五有孚于賢者故爲君子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于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于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為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乾陽也。陽為動。坤陰也。陰為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為常，靜以不變為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則見于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乾，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效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變化之見，在易則見于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于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于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于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兌是也。在人則女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于易者，有見于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于此。莫先于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于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于坤，坤始于乾，是為大始也。大始以氣言，乾為天，天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為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大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于此。況人

###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于道，于易，于卦，皆无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于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為卦，見之于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乎。是以聖人之道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簡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于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于可大可大。則賢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于天下耳。昧者末之知。故務為艱險。以去其易。務為繁苛。以去其簡。徇目前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于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于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于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于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世。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剛而致。无少間也。此章始自天尊地卑。終于易簡。乾坤之義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于卦。故觀于此而可得也。有晝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于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為主。而象為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為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柔之極則剛。夜以剛柔象晝夜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

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于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于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為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為。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于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著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于易之道也。前章終于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于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也。象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于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大小不齊。而卦齊之。介。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觀卦之象。而卦有大小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于常。則其辭易。之于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自此至知鬼神之情狀。別為一章。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無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易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為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

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萬物出于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為物。物散而變。則復于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于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無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游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于下章。未詳其旨。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自此別為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是以天地无違于聖人。聖人亦无違于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案原本。參天地也。至中庸所謂。二十一字。今據大易神書校補。

旁行而不流。

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

樂天知命。故不憂。

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偽。知命則无欲。憂者。偽欲之所生。无偽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于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窮理盡性。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憂。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為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未易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况窮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于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于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于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

安士致乎仁。故能愛。

安士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己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致乎仁。致乎

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為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天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為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于晝夜。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執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遠。誤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高于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之為體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為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方體耳。故以是終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蓋惟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于此成其大。小其性者。于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為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為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陰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象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地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于斯矣。然經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為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

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也。易之道無體。故隱顯無常。常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無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無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于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無外。無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無窮。無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

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也。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常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主。乾為成象之始。坤則效法于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尤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于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于斯。此易道之用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陽陰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為陽主動。坤為陰主靜。一于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于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于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體。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為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歎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歎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廣大。備于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無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無與于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于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盜之招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賾。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于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言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為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辭也。所以然者。君子于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于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于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身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別爲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議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于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爲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于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戶庭無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而後言者也聖人初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蓋難盡爲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于象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于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爲力行之學歸于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聖人欺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于易也尚且深明于此則天地之間舉無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欺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卑又无足疑者繁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象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于斯其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于後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案原本此節論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後移此處

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于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于歷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案原本云此二十字當在天數五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案原本此節在故再切而後後掛句後故移此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五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合也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凡二十五故曰天數二十有五積二四六九十之數凡三十故曰地數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有數存焉成變化行鬼神所謂幽明之故也變化見于萬物者也鬼神務于四時者也易數以大衍爲宗天地之數大衍之所合也故先大衍而天地次之

大衍之數五十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相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捨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歷災異之學流爲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

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中之獨取五十策爲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筭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傳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數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之道既立則用與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然近世歷家多稱出于大衍蓋傳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說也歷數之學傳會甚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望不能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數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爲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爲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歷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以遷史攷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歷之疎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傳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尙未之有况易乎故易數與歷不可同論也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著之法也揲著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扚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扚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扚也再扚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凡一奇再扚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扚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爲九而其策爲三十六初揲餘八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爲六而其策爲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著之法本无二致因或者誤以扚爲奇又好



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也。乾坤之策。皆取老陽老陰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合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之數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而曰當期之日者。三百六十中數也。二十四氣過之。故曰氣盈。十二月不及焉。故曰朔虛。氣盈朔虛。積而為閏者也。聖人舉中道言之。故曰當期之日。乾坤二篇之策。皆一定之數。出于大衍者也。故大衍之序。先天地而乾坤之策。又次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四營謂分而為二。卦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扚。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卦再扚。共為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為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無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繼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易之作。始於數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言聖人能顯易之道。神易之德行而用之。故可以酬酢天下之變。而贊天地之化育也。祐助也。祐神所以贊化育也。繫辭自首章。至天下之能事畢矣。皆聖人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之事故。以此終之。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即靈神也。故由變化。可以知神。天下之變化。或不得而知。則由易之變化。以知之。知神之所為者。知神之所謂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象。制器用其象。卜筮用其占。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者。故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君子有為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道于易中。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易之無乎不備。可與酬酢也。無遠近幽深。見幾知來。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參伍以錯。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數也。而易又參伍之錯綜之。蓋變與數之所自出。又制其變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于其變。天下之象。必定于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窮盡如此。故為天

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可見者。皆曰文。天下之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為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而運。或生長收藏。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文。如青赤之文。非也。易。尤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易。尤思也。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至于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天下之故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無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無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前言聖人之道四。者。本于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惟深。惟幾。惟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于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向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向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向此道也。聖人向此者。以易為至精。至變。至神。天下無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之道。難窮。不可以一言盡。故此章。又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無不備。故能冒天下之道。蓋言天下之道。無不具于其中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孔子言易道于上。必繼以聖人用易于下。以見聖人。無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為有行。未嘗不本于易。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著卦六爻。各言其德。固非易道之大全。聖人用之。亦所以通志定業。斷天下之疑也。圓而神。故能通志。方以知。故能定業。易以貢。故能斷疑。聖人之于易也。取而用之。左右逢其原矣。貢。猶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無思慮。以滌其心。蓋其酬酢應

變在易不在心。則心無留事。亦無應變之方。非洗心而何。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本于易。微而至于耒耜舟楫。曰杵。曰矢。之用。亦必取諸益。取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無容心焉。是所以能洗心而退藏于密也。彼愚而好自用者。雖竭精神。逞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下之疑。未必能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也。斷天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于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無心受之。亦無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已往。又安能與于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知之君。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為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衆人不知不用之術。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衆人莫之知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尤或不通。故與神物以前民用。則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聖人初無與焉。是以能齋戒其心。休休然以神明其德也。神物易也。前言聖人用易。而不自用其心。故曰洗心。此又追本而言。聖人作易之時。亦無容心焉。因神物固有獨能與之而已。故既與神物以前民用。是乃所以齋戒神明其德。夫齋戒所以洗心也。洗心所以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繫辭論變通。最為易之要道。而人多略之。變通者。易之道也。用易之道也。故孔子于繫辭。三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莫若戶之為用也。固非乾坤之道。止於闔戶闢戶而已也。因闔戶闢戶以明變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則聖人所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如是其至也。然一戶至末也。猶必盡此道。而後可用于天下。後世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其可不盡變通之道乎。故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則變通之道。是乃黃帝堯舜氏得之以治天下者也。可不務乎。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闔之暮闢。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于其戶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于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如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无他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過于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也。四象既生。然後太極分而為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凶吉以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自論乾坤變通。至天生神物四事。皆首以是。故爲言。蓋因洗心齋戒。用易而有是四事。明文義相屬也。聖人洗心齋戒。用易以應天下之務。蓋用易不用心。故用乾坤變通。而至于利用出入之神。用太極兩儀之道。而至于生大業。由聖人用易。備物致用。爲天下利。故與天地四時。日月。蓍龜。同爲莫大神明之德。終言聖人效象天地神物。皆不自用其心。有所則象。亦洗心用易之道也。且天下物理。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槩舉也。然有法象者非一。而莫大于天地。變通者非一。而莫大于四時。縣象著明者非一。而莫大于日月。崇高者非一。而莫大于富貴。備物致用者非一。而莫大于聖人。探賾索隱者非一。而莫大于蓍龜。富貴謂人君之勢位。道必假此而後行。故位爲大賈。聖人亦人也。以能用易。故莫大也。然法象變通著明。崇高備物致用。探賾索隱。皆易之道。而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與聖人蓍龜。得之皆成莫大之德。又以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无乎不備。如是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用易。无他焉。欲不自用其心耳。蓋自用其心。則是有心于成敗好惡。皆私心也。不自用其心。則酬酢萬變。皆取諸易。或收好惡。聖人无容心焉。此所謂洗心也。聖人不獨用易。以酬酢萬變也。凡天地萬物。可則象者。皆則而象之。故天生神物。則則之。天地變化。則則之。天垂象。則則之。河出圖。洛出書。則則之。以見洗心之道。皆有則象。未嘗自用其私智如此。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多不同。至于取緯爲證者。尤非學易之事也。蓋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于河圖洛書。畫于八卦。九疇。成于周易。洪範。其序如此。案原本此節說詞有脫。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所以告得失。吉凶所以斷行事。自易有四象之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別章。疑其錯簡。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橫渠張先生。謂此章宜在立心勿恆凶之下。亦疑與前文義不相屬也。若然。則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自易者象也。至小人之道也。結語助辭多稱也。與所以示也。所以告也。

郭氏傳家易說 卷七

所以斷也。若相類，自備備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上篇擬議七交，自鳴鶴在陰，皆不稱易，下篇十一交，自備備往來，皆稱易曰，與自天祐之文意同。案自亦疑與前文義，今據人易。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易，所以盡言，意易之一書，為言亦備矣。為意亦盡矣。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言意豈苟然哉？所以明乎道，于以見道之難明也如此。若是，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蓋夫子又欲明言意之盡也，且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以備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說可盡也。故卦爻象，象、文言、互為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于是乎極其變通，又盡其美利，窮其鼓舞。又盡其至神，則易之為道，尤遺絕矣。然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者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昧者亦未之知。音案自登，兩然歲以下，原木少數。句今據大易釋言校補。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與易，其名雖異，其道一也。易之道，緼于乾坤，故易之書成，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是，則乾坤有體，而易無體也。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上言成列，下言乾坤毀，易以無體託于乾坤，故乾坤之卦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此蓋言易之道，固不係于有書無書，而無書則易不可見，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道無形，故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而難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見，其不同如是。其為變過則一也，化而裁之，謂如一闕一闕，不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無窮也。如是，則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矣。前言乾坤變通，自言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變通，言聖人用易道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言象爻卦辭，言易書之中，象爻辭卦各有變通也。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言用易之象爻卦辭，亦存乎聖人之變通也。且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物物各具變通之理，天地不變通，則不能長且久，人與萬物，不變通則死矣。故舉人而言之，朝而作，闕之道也。暮而息，闕之道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日无窮通也。苟朝而不能作，暮而不能息，非死則病矣。然則聖人向象制器，制法以利天下，不知變通之道，其可乎？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干天下，所以大過人者，无他焉，能通其變而已。是以聖人以此洗心，不敢自用其私智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皆聖人用易也。易之道，知之則可用，故直曰：謂之變，謂之道，易之書擬諸而後可用，故言存乎變，存乎通，雖存乎此，不思則不得其道。觀夫子之辭，自繫辭首章以及于此，莫不以用易之道終之。以是知易之為書，用道之書也。然易道廣大，以言乎天地之間，无不備，故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可取而用之，以成日新之德，富有之業，又何必焦心勞思，任一己之獨智，而利以有為于天下乎？夫是之謂洗心。

### 郭氏傳家易說卷八

####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上篇始于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賈人之德業。下篇始于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于下篇，是相為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也。蓋始于八卦成列之初，三奇三偶皆象也。爻因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知象始于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于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為書，以象為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自然之象，重之，則有自然之爻，有剛柔則有自然之變，有繫辭則有自然之動，皆非聖人之私意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有剛柔，剛柔相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為難知，故聖人必又繫辭而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生吉凶，凶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于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上言繫辭焉而命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終其言也。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使人知吉凶。悔吝。莫不生乎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者。交之剛柔也。交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所以剛柔為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趨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常吉。匪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趨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月。天下之動。明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蓋則辭止。意之未盡。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三貞之義。于以見聖人之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人以簡也。隤然無變。是為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莫不有所示。故效其所示之謂爻。像其所示之謂象。于是雷風水火山澤之異。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之情。莫不具于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于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微。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列。以及于斯。與上篇首章。互有發明。其歸一致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然位唯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且足以資人之生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號令。禁民為非。以明法禁。此五教五刑之用。有義存焉。然天地易簡。一于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于生而已。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嘗絕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于是斯道明矣。

故世言易始于包犧者。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為始。然聖人必察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內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能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于是乎通。萬物之情。于是乎類。所謂通于天地。應于物類者也。前乎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為天地。雷風水火者。皆包犧法象于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華。及生果蕪。皆地之宜也。為首。為腹。為髮。為心。為耳。痛。取諸身也。白身之外。皆取諸物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蓋取諸離。

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言包犧所以畫八卦。自作結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于萬世也。雖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趨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明大全之道于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為罔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為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于離。故曰。蓋取諸離。離也。罔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而為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

包犧氏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有犧牲。而耨耨。神農氏為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耨耨。則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之象。而其象則曰。木道乃有。耨耨。食木類也。耨耨。木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為道。又以天施地生。其益大。方之義。耨耨之利。是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自用其私智。皆有取于易。此聖人洗心之道也。為市以合民。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于噬嗑。此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是又合之大者。故曰。取諸噬嗑也。方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書象。雖始于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耨耨之教。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為市以合民。亦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于是而為書。曰。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以明雖未有易之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道固已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為書。故曰。因而重之。由孔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其非文王之所作者。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于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誤矣。濟隨諸卦皆同。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時異則事異。于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于事。是以不倦于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亦不過為舟車。曰杵。孤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為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曰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于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之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是之祐。皆聖人有以自致。則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為而治也。能无為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之為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用。以致遠者。道也。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衆人之所用。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象人之所隨。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為之防哉。豫之一卦。本无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于此者。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有實中之象。而曰杵。致實中之利。自神農氏與耒耜之教。杵臼之制。不可无也。故黃帝繼之。萬民以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無孤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乖爭。而孤矢足以威之也。蓋孤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孤矢相睽。則發而為用。睽之至。則為用亦至。故孤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孤矢。異物而同功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之道也。大壯有天之象。而動則人事。故為宮室之象。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非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之世。知節不知禮。故葬親之薄。有至于此。喪期無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為之制禮。然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于厚。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爲棺槨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可過于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者。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爲治也。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爲治也。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之偽。非待君子也。夫之爲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衰。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无窮于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易之爲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而象復見于後。故易之爲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象爻皆出于卦象。已立之後。象所以內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何也。陽以奇爲主。陰以偶爲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陽爲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爲君子。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爲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蓋將致用于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道以用爲大。故聖人以中庸爲至者。道之用也。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盡。推而至于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成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于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必有來。有來必有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理尤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所以屈信相感者。

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于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故日月往來則明。寒暑往來則歲。成尺蠖之屈。知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以寂默而已哉。必將致用于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一己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出于自然者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伸。非精義入神。則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蓋謂繁而見于事業者也。若是則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初九。潛龍升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妻者至親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為而為之者，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于外者，在時是以藏器于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聞，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子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于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于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于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于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履校滅趾于初，然後終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為，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可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无限量矣。則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事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知道則知幾矣。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是以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皆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言吉則凶可知，君子由幾而趨者吉也。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介如石，有无逸之戒。居上居下，尤與為豫者。

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為知幾之君子也。且諂瀆主微也，而鳴豫之凶，有由諂瀆而生者。是其所以為幾也。君子極深研幾，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知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知二也。是皆知幾之道也。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為萬夫之望。橫渠先生曰：常易故知。

險常簡，故知阻。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由此則知，庶幾于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君子慎于持滿之戒，脩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懼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勿恆之人，事无凶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難而不越于稱，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章論易之為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內，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于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于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備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稽其言之類，不過于幾微。禍福吉凶，悔吝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

辭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為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于無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至于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尤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于旨也。辭文者。道顯于辭也。其言屈曲。而發尤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為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交象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易之與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包犧。而興于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為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于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于天下。為帝為王。參天地贊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于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與開斯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為德之基。謙以持之。為德之柄。復以反之。為德之本。恆以可久。為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為德之裕。遷其益己之善。故為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為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巽以申命行事。故為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于內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和而隱。

說而應乎乾和也。辨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恒是以雜而不厭也。德忿望欲。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于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反于道。因恆以不變其德。因損以去其害己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于天人。因井以辨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概。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于有行也。權者。反于古而宜于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權也。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人之于道。不可須臾離也。故于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為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初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焉知懼。則懼其失于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于脩身。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于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因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且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內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內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字今據大易神言校神者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于世哉。然君子之于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前曰。易之為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為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為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實而已。如乾之為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為健。故名其卦曰乾。至于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不之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為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為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撰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說者以二五為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于其上。則下言中爻者。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為人道。雜物撰德。辨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為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為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捨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有得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遠也。象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辯者。觀乎象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象也。

先儒或謂象辭。為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象耳。

二與四同功為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四不若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真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柔則危而剛則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嗣不辨四者為中爻。而反以初上為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為无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才之道焉。故六畫非他也。兼三才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別言之。故為爻。此言六位之辨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于五。六之于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于三。九之于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闕于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過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為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橫渠先生曰。恆易故知險。恆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亹亹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故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為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凡人道變化云為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見。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惟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德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八卦有象而未嘗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象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于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應。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之。相近而不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益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說。以先言人之情偽相感。故此復言凡易之情。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蹇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六者之辭。宜无與于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于道。未嘗出于胸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為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為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知言如此。然後可見聖人之情。



人則无生无復。謂之聖人作易可也。然異乎衆人之所謂作者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 郭氏傳家易說卷九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卦論說八卦之道。而此極重卦而言者。明八卦六十四。終始一道耳。或者言聖人謂包犧也。然以八卦六十四卦言之。則非獨包犧矣。聖人以道幽贊神明。故生用蓍求卦之法。猶繫辭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是道本于神明。聖人能生之。是為幽贊之道矣。故有神明之道。有幽贊之道。有生蓍之道。以道合道。故能生是道也。此言變化之始也。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道終矣。易成而後道德理義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萬物之性。復于天道。故曰以至於命。此章自幽贊之始。至以至於命。蓋明以此道始。復以此道終。有尤循環。實由一道。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也。微顯闡幽而已。天地者。數所由生。陰陽者。變所由生。剛柔者。萬類所從生。故參兩觀變發揮之也。易于道德无遠也。和順顯發之而已。于義无作也。明辨之而已。蓋言象辭之間。其道德與義本諸自然。聖人因之而作易。特載以明之而已。故聖人于玩易之際。復用此道。以窮理盡性至于命也。窮理者。窮天理也。盡性者。盡天之性也。然後不失其所謂天之命矣。是知聖人由道以生易。由易以復于道。非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為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為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于用。是以聖人重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非止卜筮之用。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亦原始可以要終。知微知彰之義。故孔子以知幾為神。衆人獨知卜筮而已。帝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天地雷風。功用與八卦同。故或言象。或言卦。其實一也。動止說又其性也。散潤暄又其功也。君其道也。藏其德也。互言之。知其互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言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天道始於震。萬物從之皆出而有生。生而齊。齊畢出也。至離而明。明則可見。至坤而養。養而後物成。物

成則說乾以純陽居陰地。故陰陽相薄。而戰自出。至戰久。勞于外必歸。而有以休息之。故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此雖萬物之情。實天之道也。故言帝以先之。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無嫌于重釋之也。唯繫齊之義。難通。求其意則齊一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道則道也。易則書也。聖人則人也。獨神為无方。而三者皆有之。故道亦有神。易亦有神。聖人亦有神。非別一物。惟以其道之見于用。而妙萬物者。名為神也。易與聖人之神。皆一也。因妙萬物而言之為神。故曰妙萬物而為言也。觀易則知神之為貴。究神之為言。則知道以用為大。此孔子所以言中庸其至矣乎。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論象。其序與前八方之卦同。獨不言乾坤者。乾坤妙萬物之神。在六子而已。莫疾乎雷。莫熯乎風。其神也。萬物无以加之也。故易皆取神物。以為八卦之象。至乾坤之神。又不得而見之矣。撓散也。澤上為天。澤下為水。澤故莫說乎澤也。天地之間。山之養物為多。故能終始萬物。上言雷風。則艮與山同功矣。下言艮。則雷風震巽同功矣。其義互見。非艮獨異也。六子之象。雖有動。撓。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用。獨動獨撓。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于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況易之干卦。坎。離。巽。豈能獨用也哉。此聖人所以重卦之義也。重之故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乾坤之德。與六子之性情。所以釋八卦之名也。八卦之名。出于包犧氏。上古之言。止于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故乾坤八字。盡三才之道。健順八字。盡八卦六十四之道。然則文王不載之簡編。孔子何由而得之。夫是之謂聖人。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遠取諸物。皆此類也。說者或以巽主號令。離能知時。義猶近之。其言豕處汗濕。狗善禁止。鄙矣。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乾。元首之象也。坤之含弘腹也。陽動于下。足也。順于下。而動于上。股也。坎。幽利聰。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下。垂。兌。為口。舌而上。向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坤。天地。父母。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子之變。自下為先。震自坤變。而

得陽畫于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于初。故皆曰一索而為長男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中。故皆曰再索而為中男中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上。故皆曰三索而為少男少女也。一三三之義。取于三畫之初中上也。王氏云。索求也。自坤而求陽。皆男也。自乾而求陰。皆女也。卦變之義。蓋始于此。文王之重亦无以異也。故說卦首章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繫辭言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于八卦。天之三才。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金玉之于土石。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乾之道。天之形。人之首。皆圓也。寒。冰。西北之位也。大赤。乾剛之色也。馬。行健也。良則善于其道也。老則久于其道也。瘠馬駁馬。未詳其旨。先儒或以瘠為柴。益非也。孔氏又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雖古人有說。亦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駁。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疑无其字。借用駁耳。非駁馬也。又言果實著木。如星之著天。如是則果為星象。非天象也。乾元為萬物之始。居羣物之上。萬物之所資焉。而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為始。亦猶物以乾為始也。然聖人言此。使學者知其道。无乎不在也。此亦舉其大槩耳。安能盡言。天下萬物之象。豈獨類而長之。斯可矣。自人言之。則千夫長。百夫長。夫之妻。長之于幼。亦皆乾也。自物言之。宮室之覆。車蓋之象。亦皆乾也。麒麟之子。走獸。鳳凰之子。飛鳥。泰山之子。丘垤。河海之子。行潦。亦皆乾也。山河雖坎艮之象。方其于丘垤。于行潦。則乾也。至于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孰謂乾之道。又有在于虎狼螻蟻之間者乎。故知其道。无乎不在。特知而用之者。鮮矣。八卦之象。皆然。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為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布均皆猶地之德。釜猶地之化。吝嗇。陰性也。子母牛。養生也。大輿。厚載也。物雜則生。文。數偶則衆。柄。為化權。純陰之色。黑。大赤之反也。八卦之義。最難通。故聖人詳其所象。亦立象盡意之謂也。詳其一卦所為之象。然後可通一卦之義。不然。則乾坤八卦。非親實之三。聖人終莫知其為義矣。惟八卦有象。如此其詳。故雖百世之下。亦可聞而知之也。聖人反覆言八卦于前。又列其卦言之于後。得无深旨耶。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為作足。為的類。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蕃鮮。

乾為純陽。坤為純陰。自乾坤相索。一索而得震。故震為陰陽交變之始。其去乾坤未遠也。是以震備乾坤之象。為其體而徵者。錯而言之。則其色玄黃。玄黃。天地之色也。別而言之。則龍。乾畜也。決躁。乾剛也。夷與大塗。坤之道也。其于馬者。因乾而言也。其于稼者。因坤而言也。其究為蕃鮮。乾也。為蕃鮮。坤也。為萑葦。反生。皆盛生之物。雖為陽卦。陰道盛也。善鳴。動而有聲也。馵。足作足陽動于下也。卦以白為陰的類。陰在上也。此亞乾之四馬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為曲直。曲直為工。白陰也。長高木象也。進退風性也。臭以風而傳。物以進退而不果。陰卦多陽。是以其究為躁。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為多白眼。近利市三倍。未詳其象。

坎為水。為溝洫。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江河澗澗皆水也。溝洫人所為者也。隱伏水性也。矯輮弓輪方圓曲直之易也。加憂心病耳痛血卦。陽陷于中也。坎再索以中為主。中得乾之剛。故為赤。震坎皆有馬象者。得乾德之餘也。美脊亟心。陽在中也。下首。陰居上也。薄蹄。下亦陰也。流物故為通。流不能止。故多眚。離日而坎月也。盜。小人之隱伏也。木堅多心。剛中也。于輿之義。疑當作其于輿也。為曳。易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為輿矣。屯以坎為雲。解以坎為雨。而于此不言者。予以見八卦之象不能盡言者多矣。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繁。為蠱。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離麗也。火日電皆麗物而明者也。坎陽為水。而離陰為火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也。坎艮不言中男少男。離兌言中女少女者。互見也。甲冑戈兵。剛在外也。甲冑自衛。戈兵以外向也。于人為大腹。虛中之陰也。乾卦燥也。繁蠱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孔氏云。科。木上槁。陰中而无實也。與堅多心之義反矣。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為狗。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艮自坤變。故為大塗。艮其小者。則為徑路。艮大為山。其小亦為石。山與小石。如坎水溝澗之義。門闕關寺。性之止也。果蓏亦乾之餘陽也。指亦手也。陽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于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嗑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震之剛動于下。故言足。坎之剛動于中。故言心。艮之剛動于上。故言喙。皆因所索為言也。且坎之為隱伏也。在賢者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為利。則為狗。為害斯。為鼠皆一義而二象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不中則為節。心則利用。節不利。用。二卦之辨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數澤之象。亦為天澤。雨有潤澤之功。故雨亦名澤。別而言之。雨其物也。澤其功也。故坎與兌。義不同也。唯言其功。故凡可以澤物者。皆為兌。又不止雨之為澤而已。八卦之中。三索而成者。皆動于上也。以陽動者艮也。以陰動者兌也。陽動則有口之義。而未見其象。陰動則卦具口象于上。故直言其為口舌也。巫之通神。以口舌而致精誠也。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故可用。以通

神。安非聖人之所用也。口舌之用。非止辯論是非毀譽而已。或附或決。或用以毀折也。附猶誓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則口舌之用大矣。非小人之所謂口舌。類舌之間而已。是以天下說之也。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虛。蓋亦數澤之象。妾為女道之下者也。兌離二剛在下。而卦以上之一陰為主。故无良馬行健之功。而有羝羊羸角之患也。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天下。則萬物復附于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盈天地。聖人之道。亦盈天地。物盡則聖人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易卦三才也。乾坤為天地。惟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為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屯為人事之始。故次于坤。物之始生。屯之始也。其究則盈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于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穉而蒙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物穉不可不養。故无地待聖人以成。能養人為事也。今據大易辨贊為人事也。飲食欲也。欲為訟之始。

郭氏傳家易說 卷十

三一一

689

訟必有乘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必有所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所宜履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否時也。同有盈謙。皆在人事自取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是也。物不可者。猶云。物不能終通終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故有大者同天。無物。可以盈不盈爲謙。

有大而能謙。必謙。故受之以豫。

以謙有大。則絕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暇豫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隨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則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爲隨人。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隨。隨者大也。

隨善道也。喜隨人則失于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已弊之事。弊而知改。爲則可大。故有事復。爲大之巖。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天地可觀者也。聖人與國皆可觀也。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所見而合者。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

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致飾然後享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于斯。其道極盡。則有剝矣。

物不可以終盡。剝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剝窮則降。而必復于道。復于道則不妄。以見小人之剝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子惟誠之爲貴。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

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有所畜。則天道止于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不可動。養大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蓋亦難矣。豈可失所

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所離。離者麗也。

過越非常。則蹈陷害。何所謂陷。必有麗也。或麗于險。或麗于阻。皆爲陷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

有天地然後生。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大。夫婦人道之始。父子君臣。相因以生。至于上下

分定。而後禮義有所歸。舉禮義而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爲急。尤此則亂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日月久照。尚有昃食。況萬物乎。久居其所而退者宜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消息往來之理。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剛過則柔至。進極則必傷。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于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損極則益。益極則決。決。皆理勢之常也。

決必有過。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人之于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國也。決去小人。則君子可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見大人貞。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聚而上進于道則曰升。升不知止則遇困。遇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

歸。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大以謙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窮无所容。其入必決。入然後說。不入則无感矣。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說而後疑。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

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皆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于未濟。然自屯。

至于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于否。居豐則不至于。

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君子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一

雜卦

乾剛坤柔。

六子之剛柔。繫于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于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

為剛柔。

比樂師憂。

比以比輔從順為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有求无與。謂非臨觀之道。有舜在上。必有戴舜。

者是為臨觀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旅皆近困。旅困于已窮。故失其居。屯困于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于有為也。蒙未有所知之時。中无。

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屯之難。見于象者也。蒙之稱著于形者也。

震起也。艮止也。

陽動起于震初。止于艮終。蓋震為一案之始。艮為三案之終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已必盛。故為盛之始。益己必衰。故為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  
大畜時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  
无妄災也。

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咎。  
萃聚而升。不來也。

不來。不知反也。故至于困。來則知止无困矣。  
謙。輕而豫也。

謙。輕己。豫己也。以樂豫故心息。是以君子貴知幾。  
噬嗑。食也。資。无色也。

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資以白資无咎。故无色。无色則資全。有天下之至飾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  
隨。无故也。疊。則飭也。

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為事變。故言无故。疊擊事。特加整治。因飭之而已。言非大有作也。  
剝。爛也。復反也。

小人之道。必害于物。君子必反于道。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  
咸。速也。恆。久也。

咸為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本于外。疑家人本于內。治治家者。必先其身。治天下者。必先其家。  
否。泰反其類也。

否泰反類。而相馴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類也。案。主德。是書第八。傳。謂。故。休。否。之。道。六。十。六。字。校。補。之。今。此。本。非。故。前。數。辭。亦。然。無。須。校。補。蓋。以。主。德。校。證。八。傳。原。文。蓋。列。卷。末。故。雖。復。數。且。滋。清。恐。今。附。錄。于。此。

大壯則止。應則退也。  
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應之退。大壯之止。皆克己之道。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鼎之義。相為終始。是以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為旅。旅則我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

離。上而坎下也。  
上下猶水火之性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為義。非處之道。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違行。相親之道絕矣。  
大過。顛也。

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

柔之遇剛曰垢。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頤。養正也。

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  
既濟。定也。

濟則難定。  
歸妹。女之終也。

女以歸為有終。  
未濟。男之窮也。

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夫定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變也。振遇。夫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于行道。每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簡錯。聖人之旨。莫可詳究。豈雜卦從變而言。其序有不同歟。

郭雍子和。家傳伊川先生之學。初示于兼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子和又以所著中庸易說二書。及兼山九圖相授。其道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廣而充之。求為聖賢。皆有益于德者也。學而措之事業。可以迪哲爽邦。則清靜簡易。悉本諸人情。可無為而有成功。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彼承乏宜春。奉詔書搜羅逸遺。彼不授。輒以雍之學行薦于朝廷。今又以其書傳諸學者。苟有絲髮之益。則愚之志願足矣。彼以斯言寄子和。乃報云。子何為者耶。吾將與書俱隱。幸勿廣也。陸與甲申六月十五日。右率直大夫。知袁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曾伋書。



四庫全書提要

易傳燈四卷

易傳燈一書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散見於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而不著名字。又載其子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於祖謙。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祖謙門人。又有徐侃。徐俸。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為誰也。傳燈本釋氏之語。乃取之以名經解。殊為乖刺。又謂繫辭下傳易之為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譌為夫子之作。以誑後世。亦沿歐陽修之誤。又謂聖人觀河圖。有數有象。以從橫十五之妙。配乾坤九六之數。白紫者吉。黃黑者凶。是直以易數為五行家言。尤未免於駁雜。然其八卦總論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易之類例。如曰大壯大有夬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剖析更為微細。又謂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論易禮之相通。亦有證據。蓋一知半解。可取者頗不乏。雖有絲麻無乘首。固說易者之所旁采爾。

易傳燈提要

四

原序

先君總幹幼年習聲律。自後喜經術而厭雕篆。由是再更六典。紹興初。嘗師東萊呂先生祖謙。說齋唐先生仲友。從宋先生真卿書堂。因見壁間伏羲先天八卦圖象。篤志學易。佩服師訓。晝夜究心。嘗應試清閣。兩預薦書。皆以是經。先君從道義而輕利祿。薄奔競而安恬退。隱居易堂。精研先天之學。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係國家興衰治亂之時用。實慶問。遂作周易大義。繼作衍義。續作傳燈。究先哲之微言。期後學於同歸。去爻應互體等說。越數十載。方脫稿。先君初意。為子孫衆多。皆欲淑以斯文。故作是書。非欲自侈其學也。愚不敢私。即取而公之。悉鈔諸梓。不惟不秘先君之志。而先君之學。亦於是乎傳矣。寶祐丁巳仲春既望。季子徐子東敬繫。

易傳燈序

一



易傳燈卷一

易為聖人明天命之書

宋 徐繼幹 撰

周易一書聖人明天命之書也。國家之興衰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莫不關乎天命。故易書之序之象之爻之辭。非明乎天命者。莫能通其旨也。夫子有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茲夫于年未至於五十之言也。年近五十。上徹天命之妙。由是學易。與易無間。故夫子發明卦象。有及乎天命者。未始不究言也。乾之先天。天勿違。後天奉天時。坤之承天時行。大有之順天休命。无妄之天命。中孚之應天萃之順天命。大畜之應乎天。兌之順天。蓋聖人通乎天道。知天命之關繫若此。故顯言于書也。聖人作象。或言時義。時行者。皆明天命所臨之時也。易之序象爻辭。皆所以示天命。蓋文王泄天機以示於書。夫子述而明之。繼周百世可知也。夫子寤寐義文於千載之上。其窮理盡性至命久矣。固天縱之將聖。何待加數年而後學。天命之秘。不可得而聞。故寧自貶以尊其道。其曰加我數年。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易言人事

周易與春秋皆聖人言人事之書也。春秋言人事於已然。而有褒貶誅賞之旨。易言人事於未然。而有吉凶悔吝之文。其體雖異。其為世教同也。春秋之關於世教。以一聖人作之。而有餘。雖有三傳之異。同不失

易傳燈 卷一

易傳燈 卷一

二

聖人懲勸之大義也。易之關於世教。以三聖人成之。而不足。自漢迄今。歷更大儒。奚啻萬人。而莫窮易之闡奧。其殆言人事於未然者。其旨為難明。與重易之作。聖人託於八卦奇耦之畫。關於重卦上上之畫。以剛柔大小。言君子小人之情。以先後反對。言消長盛衰之數。无非國家歷代之計。故卦之六十有四。言六十有四之天時也。爻之三百八十有四。言三百八十有四之人事也。聖人設卦觀象。其要旨不出於此。而後之儒者。以易道神妙廣大。不可以淺近求也。卦外立義。爻外立變。或言爻變。或言互體。而易之垂世立教。所以為歷代國家之用者。於是諸家異說而不明矣。

三代制度

文王作易。該三代制度。以為易象。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茲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同人九三。言伏戎于莽。以見伏兵之制。如姤九三。言包有魚。以見有包直之禮。巽九二。言用史巫紛若。若吉。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巽六四。田獲三品。茲見古禮。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之禮。既濟。言婦喪其茀。以見古者婦人出行之禮。既濟。言殺牛禴祭。以見古者祭祀有大小之禮。井卦。言改邑不改井。以見在昔井田有井邑之法。此皆文王作易。用三代制度為象也。又如既濟九三。以商高宗伐鬼方為象。如泰六五。歸妹六五。皆以帝乙歸妹為象。如隨上六。言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言王用亨于岐山。又如明夷之六五。言箕子之明夷。茲易象之該古今。彰往察來。其道甚大也。

後學差誤

夫子作十翼。而發明易道。其卦象之幽微。剛柔之變化。要旨妙義。廣大悉備。易無餘蘊矣。夫子既沒。微言已絕。後學淺陋。莫聞天道之妙。至有不明卦義。而暗駁為甚者。奚啻百家。如巫乃舉剛要君之卦。而例作獄訟釋之。如比乃舉柔立君之卦。而例作朋比釋之。未濟象言不當位。謂離之六五也。蜀隱者謂三陽皆不當位。恐未為穩也。困象言剛掩。謂坎之九二也。朱漢上諸先輩。謂三陽皆見掩。亦恐未為穩也。屯初九。利建侯。言震體初九。行正得民。宜建為侯也。非坎體九二。降初。為以貴下賤。得民建侯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九五辨小人。六四之求君固位。不如九三君子之輕於進而得時。非謂東鄰之射。不如西鄰之周受福也。又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朱以坤為鬼方。坎為德。上六之三。為小人也。朱之取象。亦煩碎矣。故有枝離牽合之病。或以爻應。或以互體。或以位為陰陽。或剝削經文。或顛倒辭理。雖諸儒之解。亦有任智臆之患。如乾爻之見大人。如坤象之後得主。未免失於破碎經旨。而況淺學者乎。略舉數端。以覺後學。其詳則見於大義一編也。

先天八卦

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神農氏作歸藏初經。更本包犧八卦。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茲邵康節王豫所傳。以為得之歸藏初經者。遂有圖圖方圖示於人。嘗觀六十四卦之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序。其淺學者。以其圓而難知。卦序之義。若方圖之為圖。其直言八卦所重之上體。各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序。其橫言八卦所重之下體。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序。余因其圖之直。而言

易傳燈 卷一

三

所重之上體爲八卦上體所重之旨矣。余又因其圖之橫而言所重之下體。亦當爲八卦下體所重之旨矣。茲其方圖橫直之所示。伏羲神農作易於天下後世用亦既詳矣。夫子既沒。漢魏諸儒。莫能即此圖以明伏羲神農之教。而外爲交應卦氣互體等說。以釋易。予竊爲易喟嘆也。

後天八卦

後天八卦。非與先天成列同也。其八卦分方。本於洛書五行之數。爲之排列也。蓋五行成數。六七八九。本於五行之生數。成於十數之五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數居中。而一二三四。皆藉土以成體。故六爲水之成。七爲火之成。八爲木之成。九爲金之成。故水居坎。火居離。木居震。金居兌。土居坤。土居四正。而方乾坤艮巽。共成八卦。故劉牧言。金木水火土之成數。生乾坤艮巽四維之卦。然不言六七八九所生之畫。蓋水數六。居坎。生乾。其六除三守本宮。即以三畫轉乾。而畫三連三爲乾。火數七。居離。生巽。其七除三守本宮。即以四畫轉巽。而畫三爲巽。木數八。居震。生艮。其八留三守本宮。即以五數轉艮。而畫三爲艮。金數九。居兌。生坤。其九留三守本宮。即以六數轉坤。而畫六斷三爲坤。茲六七八九。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蓋本乎水火金木之四正。推其數以爲四維之卦。畫也。洛書五行之數。生後天之卦。其神妙矣哉。然則畫八卦之象。與洛書五行之數。相爲表裏。非虛言也。

經卦別卦

易之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自聖人以兩卦反對爲序。卦。而天下學者。遂不知八卦之別。其別爲何卦。蓋每卦有八。八則六十有四也。其每卦之八。有本於乾者。有本於坤者。故聖人有乾坤易門之言。且乾之八。其別爲何卦。坤之八。其別爲何卦。如坎之八。如兌之八。如艮之八。如震之八。如巽之八。其別各有八卦之目。蓋震離兌乾四卦之八。皆本於乾。以乾爲門。巽坎艮坤四卦之八。皆本於坤。以坤爲門。蓋乾之八。乾乘乾爲乾卦。其別則乾生姤。姤否。无妄。同人。履也。坤之八。坤乘坤爲坤卦。其別則坤生復。明夷。臨。泰。升。師。謙也。震乘乾爲大壯。其別則大壯生恒。解。小過。豫。震。豐。歸妹也。巽乘坤爲觀。其別則觀生益。家人。中孚。小畜。巽。漸也。坎乘坤爲比。其別則比生屯。既濟。節。需。井。坎。蹇也。離乘乾曰大有。其別則大有生鼎。未濟。旅。晉。噬嗑。離。賁也。如艮乘坤曰剝。其別則剝生頤。賁。損。大畜。蠱。蒙。艮也。如兌乘乾曰夬。其別則夬生大過。困。咸。萃。隨。革。兌也。八卦各以乘乾坤爲主卦。其乘乾者。則行於巽。坎。艮。坤。而後之震。離。兌也。其乘坤者。則行於震。離。兌。乾。艮。坤。而後之震。離。兌也。八卦各乘乾坤爲別卦之八。予昨以八卦上體。爲八卦所生之卦。則知其別六十有四之旨義矣。夫以六十四之廣大。而會之於八。又會而歸之乾坤。則知易有要領。默識心通。易無餘蘊矣。

乾上八卦乾

乾上八卦乾。乾。否。无妄。同人。履。乾重於乾。二體皆乾。爲積陽之卦。陽極生陰。故乾處於巽。坎。艮。坤之上者。爲姤。訟。遯。否。四卦。皆陰生長於內之卦。姤者。乾上巽下。巽一陰生。而遇陽曰姤。遯者。乾上艮下。艮二陰長。而陽隱曰遯。否者。乾上坤下。坤三陰盛於內。曰否。訟者。乾上坎下。坎一陽自上而來。不克訟。而歸。通曰訟。若夫乾處於震離兌之上者。爲

无妄。同人。履三卦。皆乾處於內之卦。无妄。乾上震下。初九自上而來。爲主於內。所以處陰。陰不爲妄。故曰无妄。同人。乾上離下。乾處於下之中。而與之同。爲衆陽所阻。乾與大師克之。得遇六二。故曰同人。若履者。乾上兌下。乾處於下體。二陽之上。爲柔履剛。兌六三柔不當位。而致咥人之凶。茲乾處於內之卦曰履也。

乾下八卦乾

乾下八卦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乾體皆剛。其處於下者。莫難於九三。蓋乾處乾。兌。離。震之下。曰乾。夫。大有。大壯。四卦。其九三爻辭。皆有君子小人之言。在乾九三。有君子之文。不言小人也。夫。九三。有君子之文。然先之曰。壯於趾。征凶。則知爲小人也。大有。九三。有小人弗克之文。然先之曰。公用亨于天子。則知爲君子也。大壯。九三。則兼言小人君子。蓋乾。夫。大有。大壯。四卦。九三上承九四。其九三在重剛中。以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乾卦九三。獨言君子者。以別小人也。書不盡言。若此之類也。若夫乾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需。大畜。泰。四卦。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謹之義。坤上乾下。爲泰。九三欲進也。而曰艱貞。无咎。言不汲汲於進也。艮上乾下。爲大畜。九三九二初九。皆爲六四五所畜矣。而九三曰利艱貞。言不苟於隨從也。坎上乾下。爲需。九三欲攻六四矣。而敬慎不敗者。不輕於犯難也。巽上乾下。爲小畜。九三爲六四所畜矣。而脫輻反目者。雖爲所畜。義不從陰。故反目不和。所謂密雲不雨也。蓋上遇坤。艮。坎者。陰道至盛。陽未能遽進。非艱難敬慎以俟之。必至悔吝者。若體六四。爲力不足。故至反目。此小畜大畜之分也。君子所宜詳考。

坤上八卦坤

坤重於坤。上下皆坤。爲積陰之卦。陰極生陽。故坤處於震。離。兌。乾之上者。爲復。明夷。臨。泰。四卦。皆陽生長於內之卦。復者。坤上震下。震一陽反於下。爲復。臨者。坤上兌下。兌二陽長爲臨。明夷者。坤上離下。離九三攻陰。爲明夷。泰者。坤上乾下。三陽盛於下。爲泰。坤行於巽。坎。艮之上者。爲升。師。謙。皆坤處陽之卦。升者。坤上巽下。巽二陽一陰。皆遂其升。曰升。師者。坤上坎下。坤用一陽。帥用衆。爲師。謙者。坤上艮下。艮之下體。與坤上三爻。无不尚謙。曰謙。茲升。師。謙。三卦。坤用陽之卦也。

坤下八卦坤

坤體皆陰。柔其處於下體。莫難於六三。三處體之尊。其上承乾。兌。離。震之陽者。曰否。曰萃。曰晉。曰豫。四卦之上。體皆九四。陽也。故否之六三。當乾陽在御之時。其志欲進。故所包者。爲可羞也。萃之六三。當萃聚之時。見畜於下。而嗟其失已。故无攸利也。豫。震體在上。九四當國。六三近四。故肝豫有悔。若當離明在上。六三欲求進也。乘其進得上行矣。若夫坤之上乘。巽。坎。艮。坤。四卦。爲觀。比。剝。坤。上體六四。皆陰也。當觀之時。六三稍近於上。而觀我生進退。其志不堅決也。剝。當小人正盛之際。六三與上下相失。故在剝爲无咎。比。當推戴擇君子時。六三乍賢乍佞。爲比之匪人。故可傷也。獨坤之六三。稍近於上。臣位近上。則懼畏心。故含章可貞。明不專也。

震上八卦大壯

恒 解 小過 謙 賁 歸妹

先天八卦其震離兌乾皆陽卦皆本乎乾為易之門故震乘乾曰大壯震挾震主之剛乘乾有行剛以動故曰大壯而行震坎艮坤之上者為恒解小過豫皆震在上而陽長於下所以處震之壯也恒者震上巽下剛上柔下曰恒解者震上坎下解退震剛於九二曰解小過者震上艮下柔得中而剛不中為小者過豫者震上坤下三陰下震而震乘之為豫若夫震行於震離兌之上者為震豐歸妹三卦皆震在上而處陰之卦震上震下曰震上震已泥而下震來而有則為震豐震上離下震處陰於離之中日中見斗曰豐歸妹者震上兌下兌在妹反妹終於此永終知微為歸妹曰大壯而至恒解小過豫四卦陰所以處壯也震豐歸妹三卦震所以處陰也

震下八卦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震位於坤陰之左坤陰既極震陽以生故陰極而一陽生於下者震屯頤復是也有陽自上而來者如益无妄隨噬嗑是也陽生於下皆持正守己不敢過為屯之行正復之修身益不厚事震之齷齪致福无妄之為主乎內隨之有倫從正皆賢君子之所為也獨頤初九之朵頤噬嗑初九之履校滅趾皆用心過當犯聖人之所戒不无凶咎也然六二以柔乘剛其有難者噬嗑之二屯之二皆據剛處上不能免咎復二之下仁隨二之係小子无妄二之不敢妄為益二之勿克遠皆得其吉惟頤二之顛頤求養於初故為失類之凶

巽上八卦 觀 家人 中孚 巽 渙 漸

巽坎艮坤皆陰卦皆本乎坤為易之門故巽乘坤曰觀巽六四得位於上觀光尚賓故曰觀巽自觀始而行震離兌乾之上為益家人中孚小畜四卦皆巽在上為陽處巽之道也巽上震下為益巽在上而初九自上來損上益下曰益巽上離下為家人離之初九三處六二以正家故曰家人巽上兌下為中孚柔內剛中孚誠化邦故曰中孚巽上乾下為小畜六四得位而畜陽故曰小畜自小畜轉行巽坎艮三卦上為巽所乘為巽渙漸三卦巽上巽下為重巽初六六四皆順剛有為明巽之功也巽上坎下為渙九二剛來而柔上明巽陰之盛也巽上艮下為漸剛上柔下明巽之進有功也故曰漸夫巽之處上始乎觀而為益家人中孚小畜四卦所以處巽也巽行乎巽渙漸三卦以明巽功之道也

巽下八卦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巽人也一陰在下以巽順之道入乎陽其卦凡八學者當觀初六何道以進二陽在上何道以處蓋巽之處於乾兌離震之下為姤大過鼎如自乾來者曰姤一陰之始遇陽也繫身於剛正之物而得所依故曰繫于金柅貞吉從夫來者曰大過初六能自謹以免咎故曰藉用白茅无咎自大壯來者曰恆初六之始求於陽始有所求而望之深故曰浚恆貞凶自大有來者曰鼎初六能出否以從貴故曰鼎顛趾利出否鼎大過之初六質於姤恆之初六矣若巽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為巽為井為蠱為升蓋自小畜變為巽卦小畜之三陽有下復者故巽卦初六利武人之貞以制陽也自大畜變為蠱卦升蓋自小畜變為所畜矣案上更二字疑有誤前言大畜三陽為六四六五所畜矣故蠱卦初六幹蠱以承考也自泰變曰

升泰三陽志在於進故升之初六與陽同升也自需變者曰井需之三陽攻坎為坎所處故卦曰井言蓄水於井不與汲用也井初六泥不見食德不足取也四卦初六皆自上來為志於內隨時以處者也

易傳燈卷二

坎上八卦 比 屯 既濟 節 需 井 坎 蠱

坎上坤下衆陰推戴一陽處九五之位曰比坎九五剛中在上衆陰下戴无一人敢後者故為比比本乎坤為易之門行乎震離兌乾之上為屯既濟節需四卦皆坎在上而陽進之卦故屯者坎上震下其上之坎六四上六輔九五膏澤不流為陰所害下有震初九居正得民宜建為侯若既濟者坎上離下下離攻坎三年克之為德也坎上兌下兌二陽攻坎若節故曰節坎上乾下乾三陽需兌以攻坎六四案需兌二字疑需血出穴故曰需坎二小人得君子上為下陽所攻至需極矣自需轉而行巽坎艮為井坎塞之三卦坎處陽之卦也故井者坎上巽下言以井蓄水不汲用為廢井故絲辭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汙至未繙井未有功巽下二陽皆無與行惻殆如東漢黨錮之禍不見用於君此坎處君子像雷井之不用也若坎上坎下曰習坎重險也上坎上六失道下坎初六失道坎之為患九二九五皆被患者九二坎有險九五坎不盈其為小人患明矣若塞者坎上艮下上坎九五爻為大塞之文坎為君患雖得朋來而未能免咎也下體之艮皆見險能止以為知故九三往蹇來反為內所善故曰蹇也坎體二小人夾輔陽君於上亂政害國議毀君子易以井坎塞卦序之學者可不考哉

坎下八卦 困 未濟 解 渙 習坎 蒙 師

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二陰則為陷者也。其卦凡八。凡坎處於下體者。九二皆自上來陷。故聖人有剛來得中之文。訟之象曰。剛來而得中。故九二爻有歸逋之象。困之象曰。剛掩言九二見掩于陰而致困。九二能以酒食自養。故朱絨方來。言人君以臣服起用者也。茲九二所以為貞人吉也。初六六為困於九二。故六三非所困。而困又處於剛上。所以致不解之凶。解九二自震九四而來。因小人致解。九二直已自明。故曰獲三狐得中直之道。六三處非其分。負且乘。故致寇至。未濟九二自五而來。能與其輪而不行。所以貞吉。初六不知極而吝。六三未濟征而凶。皆害二者也。訟困未濟解四卦。坎處於乾兌離震之下。其皆九二自上來陷者也。若坎處於巽坎坤之下者。為坎。坎蒙師與前一義也。然坤上坎下為師。五陰用一陽帥師。則師九二非有上來陷者也。渙九二象言剛來不窮。蓋六四本六二也。六二上每九四之位。故九四下為九二。有渙奔其機之文。言處於二得所安也。初六之順於九二。六三則志在外。故曰渙其躬。若習坎之卦。上陷人君。而又下陷君子。故曰重險。九二在陷中。故曰坎有險。求小得。初六六三為陷者也。初六失道既凶。六三來之坎坎。為下石之計。終无功也。小人之陷君子。雖能陷其身。而自小人視之。何功之有。清議所不容。必不免其凶也。師九二在下得中。帥師之主。六三處九二之上。又欲為掌兵之權。權不出於一。所以致凶。蒙九二以重蒙求我。而為包蒙納婦。子之克家者也。而六三行不順。不有其躬。而依於九二。聖人所戒也。

離上八卦大有 鼎 未濟 旅 晉 噬嗑 離 睽

離中女。陰卦也。先天八卦。二陽夾輔一陰於中。權藉二陽也。離乘乾為大有。六五得位。上下應之曰大有。自大有本乎乾為易之門。行乎巽坎艮坤之上。為鼎。未濟。旅。晉。四卦皆離在上而陰進之卦。故離上巽下。諸爻未有用也。離上坎下為未濟。九二男之窮。故曰未濟。離上艮下為旅。離之九三。焚之喪僕。故曰旅。離上坤下為晉。晉下三陰。未遂其旨也。若離行乎震。離兌之上。為噬嗑。離三卦。離處陰之卦也。噬嗑之卦。離上震下。有位者皆用噬。而初上則受罪者。離明在上。成動於下。用刑獄以儆於有位。非如乾命震而陰不為安。此噬而後合。幸柔得中而上升也。離上離下為離。九四上九。輔六五以離。王公致吉。其下離六二。黃離元吉。故畜牝牛吉也。若陰者離上兌下。離體二陽。夾輔陰君於上。多疑寡合。怙疾小人。故六三與曳牛掣為睽也。上下睽異。故九四上九。孤立於朝。為小吉也。

離下八卦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貞 明夷

離處下體。六二皆自上來。屬乎兩陽之間。兩陽所以處此陰也。當隨卦而言其義。同人。人之離。乃乾處陰於下之中。而與之同。乾為九四九三之間。乾與大師克之。得與二遇也。革之下離。乃兌之處陰也。革六二在離體。二陽之中。革服于陽。已日乃革之。故征吉也。若離之離。乃上離之處陰也。六二依於二陽。柔處中正。得所麗矣。故曰黃離元吉。畜牝牛吉也。豐下之離。乃震處陰也。六二在離之中。為二陽所處。當豐之時。幽暗不明。不可以往。往得疑疾。有孚發若。若若。家人之離。巽處陰也。離體在下。初九九三。嚴於己。以正家。六二柔順。不能自立。无所遂。但在中饋則吉。既濟之離。陰失位於上。今處於下。故六二婦喪其茀。喪其為飾。无

以為容。勿逐七日。得以中順之道。得所離也。貞下之離。君子小人。往來為文。故六二在兩陽間。得所離為貞。明夷下離。當陽剛誅陰之時。九三南狩。得其大首。而六二自上而下。順於二陽。故用拯馬壯吉。順以則也。茲離在下八卦各有旨也。

艮上八卦剝 頤 賁 損 大畜 需 蒙 艮

艮重坤上一陽乘五陰為剝者。陰剝陽也。陽非可剝也。五陰恃衆而剝之。故艮乘坤曰剝。剝本乎坤。為易之門。故艮行震。離兌。乾之陽也。為頤。賁。損。大畜。四卦皆陽生於下之卦。若頤者。艮上震下。艮一陽上窮。震一陽下生。四陰中成。而主欲頤者。陰陽交泰之卦。故聖人有觀頤自求口實之文。初九不能自求。為小人。所謂致有觀我朵頤之凶。賁者。艮上離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君子小人之相為賁也。損者。艮上兌下。損下益上。損三益上。損剛益柔。為損。大畜。艮上乾下。乾三陽為艮所畜。曰大畜。若艮處於巽坎艮之上者。為蠱。蒙。艮三卦。為陽為陰用也。艮上巽下。為蠱。剛上柔下。與之幹。艮上坎下。為蒙。九二為發蒙也。艮上艮下。為艮。下不求於上。故不獲其身。上不求於下。故不見其人。茲為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所以為艮也。

艮下八卦漸 咸 旅 小過 漸 豐 艮 謙

艮者。止也。陽止於二陰之上。非陰止也。二陰長於下。一陽止於上。學者當究二陰何以為進身之計。一陽何以為處陰之計。而或者以為陽止陰非也。故艮重於下者。凡八卦。其六二皆有進志。九三皆有窮二之意。然究象辭。聖人每非三之與二也。蓋六二用中順之道。固執於陽。莫之能解。六二依陽以進也。九三繫屬於二。故聖人以為畜臣妾則吉。而謂其不可自大也。咸六二之咸。其膝。望陽之來。咸而貴於居吉。則不失矣。然九三隨人。以為畜聖人。以為畜道也。旅六二之即次。進得所安。而九三在旅。為與下之道。聖人所以傷以喪重僕也。小過六二遇其臣。不及其君。得所遇於九三矣。而九三以陰過盛。而乃防之。故致從或戕之凶。四卦艮重於乾兌。離震之下者也。若艮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漸。漸。艮。漸之六二。鴻漸于陸。言進得所安也。九三之夫征而不復。致六二之婦孕而不育。而聖人為三之離羣醜也。蹇六二。蹇進窮之節。而九三來反。為內所喜。而聖人有貞吉與无尤之辭。艮六二不拯其隨。未退聽於九三。而九三之艮其限。自止為道。不復顧於二也。謙六二之鳴謙。心中自得。而九三亦以謙自處。然其相得之情。觀於鳴謙。義可知矣。

兌上八卦夬 大過 困 咸 革 隨 革 兌

兌重乾上一陰乘五陽為夬。決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非可決也。五陽恃衆而決之。故兌乘乾曰夬。夬本乎乾。為易之門。故兌行乎巽坎艮坤之陰者。為大過。困。咸。革。四卦皆陰生於下之卦。若大過者。兌上巽下。兌之一陰上窮。巽之一陰下生。為本末弱陽盛於中。而本末弱為棟橈之象。故曰大過。若困者。兌上坎下。坎之九二。乃上剛掩於二。為困。困之九二。自上而來。掩於二也。剛掩有言不信。初六六三。乃為困於九二者。九二以酒食自養。故能有慶。若咸者。兌上艮下。為咸。柔上剛下。咸應相與。曰咸。革者。兌上坤下。坤三陰下。言人民革聚也。大過。困。咸。革。皆陰生長之卦。兌行於震。離。兌。為隨。革。兌。三卦皆處陰上之卦。兌上

震下爲隨。初九乃剛來下柔。得衆陰之隨。故曰隨。兌上離下爲革。離之二陽處陰。而陰革服也。兌上兌下爲兌。言陰說訟也。兌重於震。離兌之上。爲隨。革兌三卦。言陰之隨。而革且說也。自夫生大過。凶。咸。革。皆陰生於下之卦。以至爲隨。革。兌。而陰隨。革。且說。易序兌於後。言順天應人。厥有旨矣。

兌下八卦。隨。兌。睽。歸。妹。中。字。節。損。隨。

兌者說也。一陰處於二陽之上。處非其所。故求說乎陽。冀得所安也。故兌體重於八卦之下。六三多求說於陽。二陽在下。難乎其處也。履六三履剛而處上。六三能說而應。故免厄人之凶。而論其才則不足處也。兌六三則曰。來兌。來說於陽。所以凶。臨之六三。以二陽之長。則甘臨。亦求說於陽。故无攸利。歸妹六三。反歸爲婦。禮以從人未當也。損六三當得友之時。无所損也。節六三當君子頴長之際。案頴長字疑蜀本亦如是。據彖辭。君子以制節度。謙。德。行。此。或。是。數。度。二。字。之。誤。不。節。而。嗟。無。所。歸。咎。嗟。爲。君。子。所。誅。也。賤時上下不相和同之際。六三疑爲欲行而與曳。欲順而牛掣。雖无初而有終。終則過剛也。身處危疑。據剛之上。處非所安。故疑懼如此。若中孚則不然。疑其攻已。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始欲攻之。終安其所。蓋處位不當故也。

上下二體

文王之重卦。必嚴於上下二體之辨。上爲何卦。下爲何卦。而後立之卦。觀其卦象。繫之繇辭。以明吉凶。其剛柔相推之變。先後反對之序。無不該於本卦二體之內。然後發揮於剛柔而明其爻。非於本卦六爻之外。而即復始。臨。隨。泰。否。六卦。爲之。母。以。論。外。變。也。非。以。互。體。動。爻。之。外。取。象。而。爲。辭。也。如。需。後。有。訟。需。乾。三陽在下。攻坎出穴之卦。訟。乾。三陽在上。一陽歸通之卦。蓋八卦成列。乾右有巽。坎。艮。三卦。其坎者乾之上陽。來陷於二也。故訟卦有剛來得中之文。又有不克訟歸逋之文。朱漢上不究八卦成列之圖。象在其中之語。適因訟曰。剛來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朱以訟者。遯三之二。无妄者。遯三之初。九言外者。皆自外來。主謂初二兩爻。視三則外矣。朱蓋以復。姤。臨。泰。否。言變。而不知非易之變象也。愚未見內體三爻。自分內外也。若无妄卦。乾上震下。其初九有剛自外來。爲主於內之文。蓋乾之重卦。凡八卦。乾。姤。遯。否。无妄。同人。履。皆乾在上。所重之卦。其下體所乘。遯。无妄。者。皆乘三男。其陽皆自上來。而處於內者。也。朱漢上不以乾重卦爲无妄之所本。蓋无妄自否來也。否。坤。之。三。陰。內。乘。乾。而。命。震。以。一。陽。爲。主。於。內。故。震。之。一。陽。自。乾。外。來。爲。內。之。主。由。是。陰。畏。震。威。不。爲。安。而。邪。惡。屏。息。矣。蓋。天。之。命。震。爲。主。自。乾。而。來。而。非。遯。自。三。之。初。爲。无。妄。之。初。九。也。吁。重。卦。之。上。下。二。體。即。有。上。下。剛。柔。相。推。之。象。本。於。八。卦。之。成。列。而。後。有。八。卦。之。相。錯。數。往。者。以。順。而。數。其。往。知。來。者。以。逆。而。知。其。來。非。可。指。復。姤。臨。泰。否。六。卦。爲。之。母。而。忘。爲。卦。變。之。往。來。後。之。學。者。不。能。於。每。卦。上。下。論。相。成。相。感。之。理。而。推。聖。人。觀。象。之。旨。不。得。其。要。領。而。於。卦。外。立。說。或。言。交。應。或。言。世。變。或。言。互。體。或。言。變。體。自。以。爲。立。論。出。於。三。聖。所。見。之。表。蓋。自。漢。以。下。萬。人。一。律。吁。易。道。爲。異。說。所。沮。可。勝。嘆。哉。宜。王。通。氏。謂。九。師。與。而。易。道。微。也。宜。王。弼。之。有。陰。誦。也。

元亨利貞

易言元亨利貞。凡七處。乾坤元亨利貞二處。象謂之四德。聖人无所增損其義也。自屯而下。象皆作大亨。以正釋之。而於利之一字。不連本文也。然後知元亨利貞。卦中自有元亨利貞之德。而文王於貞上。斷之以利於貞而已。此夫子所以不連利於貞。爲卦中之義也。屯曰大亨。隨曰大亨。貞。无妄曰大亨。以正。臨曰大亨。以正。革曰大亨。以正。皆不連利字者。乃知利者文王之斷辭所加也。今而後讀元亨爲一句。利貞爲一句。庶得孔氏之意。

貞者事之幹

易有安貞。艱貞。居貞之辨。又有女子貞。幽人貞。婦人貞。武人貞。牝馬貞之別。其安居與艱。皆以字義爲貞也。其女子幽人婦人武人等。皆以人物爲象也。貞於安。如坤卦安貞。訟九四安貞。貞於居。如屯交利。居貞。貞於艱。如泰九五艱貞。无咎。明夷利艱貞。如大畜九三利艱貞。如噬嗑九四利艱貞。此以字義爲貞也。其女子貞者。屯六二。交言女子貞。又幽人貞者。履九二。交言幽人貞。婦人貞者。歸妹九二。交言婦人貞。恒六五。交言貞大人吉者。困之象。謂九二也。貞丈人吉者。師。家。謂九二也。蓋以事義爲貞者。當詳安居艱難之義。以人物爲貞者。當詳婦人女子幽人丈人武人之義。外有利君子貞。貞。小貞。貞。皆可詳也。貞者事事之幹。能詳究聖人立貞文多等之理。則知利貞貞吉貞厲貞吝者。其義輕重皆可沿而知之矣。

其血元黃

易爻以血爲象。皆以有所傷爲義。非以坎卦爲血也。坤上六其血元黃。言上六與陽戰。兩有所傷也。此豈坎卦哉。需六四需于血。言六四爲三陽所攻。有所傷而去也。小畜六四言血。言去。以六四結知于君。免爲三陽所害。換上九言血。以九陽。能遠害全身。免爲六四所害也。小畜與渙皆巽體。皆坎卦。諸解者。以坎爲血。卦見諸爻。以血爲象者。牽強附會。以坎爲說。吁。亦諱矣。

十年三年三歲七日

易以十年。三年。三歲。爲爻象者。以爻之吉凶輕重。爲久近之數。然十年爲數之至重也。如屯六二。女子貞。十年乃字。言六二有乘剛之難。義不從寇。故久而後反。常乃字也。復上六。迷復。得師。自取其凶。十年不克。所以爲凶之至重也。又如頤六三。拂亂其頤。養之道。貞久於道。雖十年弗用。故皆以十年爲象也。外以三年。三歲。爲象者。比之十年。爲凶之輕。而數至於三。亦羅罪之重也。如同人。伏戎。敵剛。知其義。不可與大師。爲敵。故至三年。不敢與。戎也。坎上六。失事。君之道。微。羅。罪。之。重。也。困初六。坐。受。其。困。致。不。明。之。災。在。下。而。爲。困。於。人。自。羅。其。困。雖。三。歲。不。覿。也。豐上六。豐大其屋。萬敵於家。失道。無助。雖。三。歲。亦。不。覿。也。益。易。以。三。年。言。得。困。之。重。也。外。既。濟。以。三。年。克。鬼。方。爲。德。未。濟。以。三。年。伐。鬼。方。爲。志。行。隨。爻。取。象。各。不。同。也。然。易。象。以。三。數。爲。重。王。三。錫。命。示。賞。功。之。禮。晝。日。三。接。示。康。侯。之。寵。田。獲。三。品。示。得。功。之。多。三。日。不。食。示。于。行。之。義。易。以。三。爲。貴。審。矣。易。象。又。以。七。日。言。者。復。之。七。日。來。復。聖。人。以。爲。天。行。而。子。夏。胡。安。定。伊。川。蘇。氏。諸。解。皆。以。坤。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凡。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故。云。七。日。也。而。震。六。二。喪。貞。勿。遂。七。日。得。濟。六。二。歸。喪。其。弟。亦。曰。勿。遂。七。日。得。小。象。以。七。日。得。爲。以。中。道。也。聖。

人於復言天行於既濟言中道則七日象數易固有則也奚容以私慮度論

利涉大川

文王作卦下辭多以利涉大川為象或言不利涉大川者或以交辭中亦言利涉大川者蓋聖人觀卦象之難如雷下三陽上諸坎險其事至難如大川之難涉必勇往有為則事遂故以利涉大川為象故雷之象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又如蠱弊難拯如大川之難涉必勇往有為則事遂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如訟之鞅剛希冀非望如涉川之難非可勇往利涉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若夫同人利涉大川者以九五與六二之同多有難阻乾與大師克之得與二遇故象言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乾用大師克相過故以利涉大川為象也大畜利涉大川者大畜君子當朝廷養賢之時不家食致吉雖勇往求君有為亦所利也九三爻言利有攸往與上合志即涉川應天子旨也後益卦利涉大川渙卦利涉大川中孚利涉大川者三卦皆巽體在上六四有功故三卦象辭皆言水道乃行渙言乘木有功中孚言乘木舟虛也木即巽六四也六四有功故言水道乃行乘木有功也外爻辭謙初六謙謙卑以自牧雖事之難君子亦可勇往用涉也頤上九既由我頤養於天下難事如涉川之難亦利涉也若夫未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蓋六三當未濟而上征則凶雖上征之難亦可勇往有為而利涉也故未濟征凶而利涉有為也若夫頤六五拂經為頤居貞則吉則不可涉川為難事故言不可涉大川也聖人以涉川為象皆以卦爻事詳之難者立文取譬有利不利其旨深矣後之學者當自考之

甲庚先後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前治後治也未蠱之前前可為大治矣既蠱之後後尤為大治也先甲三日言承前治之統也後甲三日言垂後治之統也故象辭謂終則有始天行也前治已終矣後治今始也蠱所以為元亨而天下治也巽卦先庚三日言申天命未已也旅君失國之先天命已久矣巽君中興之後天命方新也先庚三日天始命於國家者其歷數可謂長矣後庚三日天復命於國家者其歷數尤為長也故象辭謂重巽以申命於三日之先知天命之未改也申其命於三日之後知天命之尤長也巽所以行命行事也成者立為甲庚之圖則非矣

臨八月消

周建子為正月一陽生為復二月丑為臨剛浸而長三月三陽泰四月四陽大壯五月五陽而夬六月乾七月姤一陰生至八月遯二陰浸長則陽漸君子道消故聖人於臨言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後至否三陰盛也觀四陰盛也剝五陰盛也至亥月坤純陰用事陰之消陽至此極矣然後至周建子為陽生之月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一臨二陽長之時至八月當二陽長之卦陰長則陽消故至遯時八月有凶聖人戒之於早也吁聖人立陽長卦名有六日復臨泰大壯夬乾又立陰長卦名有六日姤遯否觀剝重託陰陽消長之序為君子小人進退之候當二陽之臨曷可不存二陰之遯於八月哉聖人為君子慮者切矣

夫婦老少

卦以震巽之長坎離之中艮兌之少可為夫婦而質之易爻不然而蓋卦爻以上下二體所屬剛柔陰陽為夫婦之象如漸九三爻言夫征不復婦孕不育蓋夫征言九三也婦孕言六二也九三之征不復而離羣醜故六二之婦孕不育也又漸九五爻言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九五之君不庇於六四故六四之婦三歲不孕也又如蒙卦六三爻言勿用取女見金夫不利言六三之陰下求九二以九二為金夫不利而相從故小象以為行不順也金夫言剛夫也前蒙諸解作人之多金六三說而從之恐聖人取象之意不如是之屑如金夫金稅皆以剛取義也又如大過卦諸爻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有老少之別者以大過卦則過為象故於爻有老少之辨也九二爻言老夫者言九二也女妻者言初六也九二老夫得初六柔在下而陰生是女妻也故有老夫女妻之象九五爻言老婦士夫者士夫言九五也老婦言上六也上六老婦得九五士夫為可醜也茲夫婦取象又以陰陽老少為象聖者又當詳之

資斧

易自中興之後國家亦多變故矣聖作巽後爻辭言國家時變不一也雖更歷千萬代其應如響蓋天命所係聖人豈隱於易哉巽上之喪其資斧言中興之君太阿倒持優游不斷之象也兌五之孚于剝言中興之後信讓佞遠忠直而得位於上如漢元帝信許氏殺蕭望之之類也渙五之渙王居蓋後世東遷之象也渙上九血去遠害蓋秦時望夷宮中唐憲敬過害之象也遂致節九五甘節往有尚得位中之吉如唐稱國舅國蓋甘言免患之類也傳至屯蒙屯九五位於小人之中膏澤不流蒙之童幼順巽幸免至於需之與戎而小人出穴小人窺穴甫除而訟之羣奸已睥睨於旁巽後大變極矣幸而師比之真人勃興師之用衆比之推戴明陽之建極未幾同人之陰君大有之柔位明陰之建極由巽而訟歷數可推陰陽建極而天命延長不可測矣

无咎

易之卦爻言无咎者多矣聖人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睽初九見惡人无咎見惡人以避咎也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履錯之敬以避咎也茲補過而免咎者也有何咎何其咎者小畜初九履自道何其咎吉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茲其過咎之必无者也無咎者復六三頻復之厲義无咎也解初六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漸初六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初九曳其輪義无咎也至大有初九則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然有不可歸咎於人者如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解六三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節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然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茲取凶之不可咎咎者也有自取其咎者如夬初九往不勝為咎不勝而往咎也有无大咎者如蠱九三小有悔无大咎姤九三厲无大咎有終无咎者如習坎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夫三之象君子夬夬終无咎也易言无咎多端矣非可一義為言也雖均曰无咎易爻變易以質神而明之則存乎人焉乾九三雖危而无咎九四或疑而无咎茲善補過而无咎異乎前之无咎多等者矣

如屯卦坎上震下。坎卦在上。二陰爲五患。而下體震初九。有君天下之德。見而不失其居。則繫辭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茲爲觀象繫辭明吉凶也。聖人又序其卦。使不紊亂。則先後有序。如屯序於蒙之先。蒙序於屯之後。序需於先。序訟於後。師後有比。小畜後有履。皆不可移易。如小畜六四得君。畜制羣陽。其卦居先。迨六四出而爲履之六三。爲柔履剛。於是繫辭曰。履虎尾。不噬人。亨。所以明吉凶。茲聖人序卦有先後之象也。後學不究設卦有重卦序卦之蘊。又豈知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理哉。此章之後。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正謂卦有先後之序。君子居而安之也。又曰。居則觀象玩辭。謂觀卦象。而玩所繫之辭。又言動則觀變玩占。此謂君子因剛柔相推之變。而玩極數所占之得失。其居處變動。無不推易象變易從事。則天必祐之矣。

小大險易

大傳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大言陽剛君子。小言陰柔小人。易於君子也。其辭易。易於小人也。其辭險。易各指其所適之情也。如大過。小過。大畜。小畜。皆小大之卦也。大過。剛過也。象言利有攸往。其辭易矣。小過。小者過也。象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其辭險也。大畜。大者畜也。傳言尚賢止健。小畜。小者畜也。象言密雲不雨。皆卦有大小。辭有險易也。易之所該。豈止此哉。夫五剛決柔。利有攸往。大者卦辭也。剝。柔變剛。不利有攸往。小者卦辭也。姤。言女壯。勿用取女。小者卦辭也。臨。剛浸長。大也。遯。小浸長。小也。泰。大來吉。亨。大也。否。小來不利。君子貞。小也。其辭之險易。皆可推也。又如大有。有大也。衆陽應陰。象曰。元亨。辭易也。比。小也。衆陰比陽。象曰。比。吉。後夫凶。辭險也。卦六十有四。雖乾坤莫不有大小之象。其辭所指。雖乾坤莫不有險易之指。易於大小。則齊於卦。非偏有所惡也。其辭險易。則各指其所之。非偏有所隱也。君子盍可不明其理哉。自漢迄今。莫有一人推明小大險易之理。有能暢而明之。則聖人讚易之旨。豈不備哉。

極數知來

大傳曰。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以下筮者。向其占。君子將有爲。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又曰。占事知來。夫觀變玩占。非極數何以爲占。蓋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此極數通變之言也。成文定象。皆本於此。當時聖人。不於大傳詳參伍錯綜之目。後世無傳。迄今之人。不曉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法。遂啓後世學者。妄爲之說。蓋占事本乎參伍錯綜之極數也。漢京房。關子明。諸儒。別爲法以爲占筮之學。非聖人極數之本理也。

大衍五十

聖人言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爲用。則五十之內。虛一不用。何所象乎。苟用其四十。有九。則聖人亦不必言衍數之五十也。自聖人書不盡言。遂啓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董遇。顧懽。劉牧。諸人。各立一說。言五十之數。初九的當之論。又或者以天地五十五之數。用之爲四十。有九者。而五十之旨。遂

易傳燈卷三

六位貴賤

六位之列。言貴賤也。易首章言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言列貴賤者存乎位。則知爻以位言者。明貴賤也。常致於易。易言成卦。則曰六畫。易言效天下之動。則曰六爻。易言剛柔相推。則曰六虛。易言列貴賤。則曰六位。故知位者。明貴賤之等也。今即乾卦言之。文王畫乾之卦。分乾上乾下之體。蓋有上位下位之辨。夫子象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亦以龍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於是列爲初二三四五上之位。貴賤之等。該於六位中矣。然有下而勿用。貴而无位者。茲爲貴賤之變也。若夫他卦六位。无非以六爻尊卑。爲貴賤之辨。故有位不當。不當位之言。如噬嗑離六五。爲不當位。未濟離六五。亦爲不當位。需坎之上六。爲不當位。履兌之六三。爲位不當。徐卦言位不當者亦多矣。皆以剛柔所處之非宜。而有位次失當之象。聖人繫爻之辭。所以斷其吉凶也。且屯初九。以貴下賤而得民。六二。以柔剛而有難。彖柔當作乘。剛本亦誤。困九二。剛中得貞大之吉。而六三乘剛。有非所據之凶。易明貴賤之分。豈不嚴哉。

設卦觀象

聖人於大傳首章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設卦者。謂重卦也。謂序卦也。蓋八卦皆三畫以立象。於是乎重之。則有上下之象。又於是乎序之。則有先後之象。聖人觀重卦上下之象。則繫辭以明吉凶。

為聖人之虛言。若韓康伯言衍天地之數。所類五十。用四十。有九。則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九數總為一者。太極也。散為四十九。即太極在其中矣。故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坎離兌則六七八九之數也。韓又言虛一以象虛無之氣。朱震謂一者體也。太極不動之數。四十九者用也。總之則一。散之則四十九。非四十九之外復有一。而有一不用也。聖夫謂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九之成數。合而為一也。此著之體也。用四十。有九者。自分而為二言也。此著之用也。以著之體。合著之用。四十九則五十也。故一為虛數。四十九為實數。而一者四十九之所生也。然李泰伯謂康伯述補闕之旨曰。衍天地之數。所類者五十。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數。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愚以為王弼韓康伯言衍天地之數。所類者五十。雖聖人於大衍章。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不會明言於天地數減五。為大衍之五十也。蓋大衍者。為衍易用著言也。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伸之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其言易變化神妙如此。蓋當求之說卦生著之章。即參天兩地倚數之言。研求其理。則知大衍五十之繇矣。非可外求其義。合於五十之數也。如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諸人。皆立異說。求異於聖人。而不即參兩倚數。而求其理。豈知參天兩地。所以為五十哉。然聖人雖不言虛一數。但言其用四十。有九。則知此一者。常周流於四十九之用。其四十九數已用畢事。而元數五十。未常不合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蓋四營十八變之餘。計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策。無不合於四十九之用數也。如三揲九八外。有二十四策。豈非四十九乎。餘皆同也。聖人即策數分老少陰陽。其六九之老者為動爻。而七八不動。其策與乾坤當期當物。尤以異也。

再劫後卦

四營成易。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謂每爻三變。六爻十有八變。蓋初揲不五。則九。次揲不四。則八。三揲亦不四。則八也。其三揲謂三變。初揲之變。分二。掛一。揲四。歸奇。非五。則九矣。至於再變。聖人以五歲再問。故再劫者。仍前分二。掛一。揲四。再歸奇於劫。故曰再劫。此則非四。則八也。至於第三變。聖人以五歲再問。故再劫者。仍前分二。掛一。揲四。再歸奇於劫。此亦非四。則八也。三變則一爻成矣。自五歲再問而下。聖人一言曰。故再劫而後掛。此聖人再變及三變立文。故曰再劫。又曰後掛。其文意周足。蓋再歸於劫。其後復掛一。以成一爻三變之法。明其豈於再變不再劫。三變不掛一哉。先聖劉牧諸公。以初揲分二象。兩掛一象。三即先將左手揲四歸奇。又將右手揲四歸奇。謂之再劫後掛。其二變三變。即無四營之數。其差誤殊非聖人衍易之法也。更程伊川張橫渠諸先輩。知其不通。又變其說。又非聖人四營三變之理。故愚糾其失於此云。夫聖人言歸奇於劫。以象問者。蓋初變之揲。不五。則九也。先將兩手著四四數之。歸其奇。餘於劫。并掛一。或五。或九也。又聖人言五歲再問。故再劫者。蓋謂爻變之揲。不四。則八也。除先得或九之外。猶有四十之著。又二分。又掛一。揲四歸奇。今此再劫。不四。則八也。又聖人言而後掛者。蓋謂第三變之揲。仍前掛一也。第三次又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今第三揲亦不四。則八也。此則三變成一爻矣。今諸解

謂第一變之揲。四四數之。歸奇於劫。以象問。其次變之揲。即不掛一。有違再問再劫之言。及第三變之揲。亦不掛一。有違後掛之言。豈可將五歲再問再劫後掛之言。所以為第二揲第三揲者。更不歸奇於劫。更不掛一乎。今皆自立一說。不主聖人再問再劫後掛之言。但自初揲左手著了。其次揲三揲。只以右手著。合于左揲一處。便為揲了。違背聖經甚矣。即不再劫後掛。無再變三變之法。然則三變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聖人之言非乎。先將左手之著。四四數之。其餘者合於掛一處。又將右手之著。四四數之。其餘者亦合於掛一處。此方是不五。則九也。若聖人言五歲再問。故再劫而後掛者。蓋與第二第三變立文。非謂將右手著之餘。合於掛一。而謂之再問再劫後掛也。

九八八計二十五外。有二十四策。係四六數六老陰。

五四四計一十三外。有三十六策。係四九數九老陽。

兩少一多計一十七外。有三十二策。係四八數八少陰。

兩多一少計二十一外。有二十八策。係四七數七少陽。

九六七八

易以九六七八為陰陽老少之象。今易畫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以九為象。陰爻一百九十二。皆以六為象。聖人即无一爻言七八者。先輩亦不曾論及此。獨陸績謂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矣。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象。九六為爻。四者互明。此左氏所記卜筮者之某卦之說也。陸績雖據卜筮者言七八九六互明之義。而易書稱九六不稱七八者。其旨未明也。大傳大衍章言四營十八變。其於七八九六之策。無遺策也。然策之當期當物。只言乾坤。則知易爻言九六者。只言動爻也。聖人見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則六爻以徵其動。故知易之九六。无非動爻。所以稱九六。而不及七八。易豈以七八為變動之爻哉。

動爻之卦

易六十四卦。每卦一爻。動之一卦。如一爻動。凡六卦。二爻動。凡十五卦。三爻動。凡二十卦。四爻動。凡十五卦。五爻動。凡六卦。不動自一卦。全體動自一卦。至六十四之卦。計四千九十六卦。當以本卦之體言卦象之某卦論吉凶。義文聖人。不曾作此所之卦象。遂致後世占卜者。添入八卦納甲五行四獸世應之類。揣測休咎。殊非聖人作易本理也。若夫大衍著數。蓋即著求易之法。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八卦小成。引伸觸類。天下能事畢矣。非以此為占事知來之學也。如之卦。有不動之爻。則如左傳載穆姜占。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體上五四三與初皆動。只二爻不動。爻為占。故為艮之八也。易道變動不窮。君子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則之卦四千九十六卦。所以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極深研幾。開物成務。舉在易之一書也。若易之設卦。聖人只言本卦事理。如之卦為之動爻。如乾爻初九。動為姤卦。蓋乾為業也。乾為巽於天之下。有吉凶休咎之象。如左傳周太史所論則可也。

極儀象卦



理之無形者難言也。聖人每從其實然之形，而明其無形之理，使天下有所據依，而信其言。故乾坤雖定也，聖人即天地之符，而明乾坤之定，剛柔雖斷也，聖人即動靜之有常，而明剛柔之斷。變化雖見也，聖人即象形之所在，而明變化之見。蓋據實然者言之，則無形者可信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茲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聖人探易之初，會生生之理於太極，而明易之本於有。聖人究易之終，推生生之理於大業，而明極之成乎業。太極一氣也，兩儀陰陽分太極也，四象五行分兩儀也，八卦吉凶分四象也，一氣渾涵，故曰太極。陰陽既分，斯曰兩儀。兩儀連而四象行焉，是為四象。四象有五所屬，而八卦成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於八卦之相形。變化推移，著於大業之六十有四，其極斯有實理之可言也。自極而儀，自儀而象，理無形也。至於有卦，則成列已定，斯可推吉凶而生大業也。大哉易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自有而入，生物無窮，成謂自無而有，使其中空虛無實，而能生極儀象卦，關於大業，而有實理之可信乎。

易有四象

前章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其所為象者，何象也。即後章言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其四象謂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也。老陽老陰，乾坤也。少陽少陰，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言四象，則包八卦矣。苟非此之謂，則前後兩卦之四象也。蓋聖人設卦，非說一卦而止也。其卦兩兩反對，如屯蒙相連，需訟相繼，小畜之與履，師之與比，有如離卦所言兩卦之義，每兩卦上下反對，故聖人言四象，以示繫辭以告，定吉凶以斷也。如屯卦坎上震下，及為蒙則艮上坎下，茲有四象所示。又於每卦繫辭以告，定吉凶以斷，以全四象卦義，或者不此之思。莊氏謂易六十四卦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非也。何氏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此四事，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有四象。劉牧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既繫辭所陳，則與爻卦正協其義。孔疏復為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所以示之四象，則失之甚也。七八九六，乃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所以示之四象也。然則易有象示，及繫辭以告，吉凶以斷，必別有易書，禪宣子聘魯見易象，其易之為象，必別有書也。後學不究聖人設卦觀象之旨，但隨文泥辭，見經有兩儀生四象之文，又見大傳有四象之目，則援引曲解，然則大衍章亦有四象之目，豈不引據以釋經乎。

河圖洛書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或者以為聖人因圖書之出，則之而作易，非也。河圖之數，戴九而履一，左三而右七，二四之居上，六八之居下，而五居於中，管攝諸數為五十之縱橫也。洛書之數，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四合五而成九，茲一二三四五行之本，無非統於中之五而成體也。聖人觀於河圖，有數有象，以縱橫十五之妙，配乾坤六九之數，其象之白紫者，象之黃黑者，凶此聖人則其圖之用也。聖人觀於洛書，有數有法，以一六為水，居坎而生乾，二七為火，居離而生巽，三八為木，居震

而生艮，四九為金，居兌而生坤，本金木水火土正位，而明乾坤艮巽之卦，乾君坤藏，出震青巽，更迭變化，既成萬物，茲聖人則其書之用也。圖九宮以示道，書五行以垂法，圖書相為經緯，相為表裏，生成之數，合而為五行，象數之妙，闡而為後天，雖義文明易於前，圖書為則於後，其致一也。世固有以九宮之所示，體為貪巨文武九星之名，推測地理之幽，其休咎吉凶，驗若符契，河圖亦妙矣。亦有以五行之理，明於五事之應，而各證變見，有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性，五行亦神矣。然則河之出圖，洛之出書，為聖人之所則，端有用於作易之後也。

乾坤成列

乾列於上，坤列於下，成列不紊，易從是而運，故聖人也。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之右有易，曰巽坎艮，列於右，遂至於坤，坤之左有易，曰震離兌，列於左，遂至於乾，茲所謂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使乾坤之體毀而不見，則易安從生，而有六子分列於左右哉。聖人所以先之曰：乾坤其易之蘊，繼言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尤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的因乾坤而見易之蘊，灼見其易立乎乾坤成列之中也。後學者未講究乾坤之成列，遂不知易在何處，亦不曉八卦因此而成列也。故列乾坤成列之圖，而知易立乎乾坤成列之中也。

易傳燈卷四

八卦成列

夫子於下繫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蓋伏羲作八卦，當時風氣始開，文籍未具，八卦之作，謂為先天八卦。夫子當三代之末，晚而學易，嘗以書言不盡，聖意不可見，得八卦之象，為聖意之已盡，故其象隱於八卦妙矣。八卦之成列，非分方也。先天八卦，具有成列，列於左右，其體不同，雖每卦三畫，以象三才，其成列位次，有往來消長之理。故乾三畫在上，坤三畫在下，而曰乾坤成列。坤之左，曰震離兌，乾，自震之離之兌之乾，而後巽坎艮坤，滋八成列，有往來消長之象。此象也，有妙理存焉。茲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又曰：八卦以象告，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立象以盡意，及其重也，則曰設卦觀象。凡所謂象，非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物為象也。蓋八卦之畫耳。乾三連坤六斷，巽下穴兌上闕，離中虛坎中滿，震仰盂，艮覆碗，此伏羲所作八卦，八卦既成，有象存焉。乾純陽也，陽極生陰，巽一陰生，艮二陰長，坤則三陰盛也，坤純陰也，陰極生陽，震一陽生，兌二陽長，乾則三陽盛也，茲陰陽左右之長盛也。然乾之右，巽艮震三男，而有坎，乾陽有坎險之難也。坤之左，震兌之中，而有離，坤陰有離阻之難也。且坤之處下，有坎艮震三男，列於坤側，乾之處上，有巽離兌三女，列於乾側，蓋乾純陽也，巽離兌本乾體也。陽下降而為坎艮震三男，乾純陰也，震坎艮本坤體也。陰上升而為巽離兌之三女，有陰陽升降上下之象，故重卦有剛柔相推



九三雖不食而九二剛中不變。九三行剛受福而致六四之井甃。上六之勿幕。故美其為德之地。而又讚其井居其所而遷。以辨義也。美當小人武治小亨之時。九二過於用巽。紛若其言以免咎。九三類於用巽。至於志窮而致吝。故美其為德之剛。而又讚其巽稱而隱。以行權也。九卦先後殊時。制行不同。聖人均論其德。前有基柄本固修德之殊。蓋明其時之可為也。後有辨地及制之別。蓋明其時之難處也。基培於履。柄執於謙。本反於復。固守於恆。修為於巽。裕充於益。益其處於平時者。德為可與也。困窮而能通。井居其所而能遷。巽稱而能隱。君子處於難居之時。其德重為可嘉。故九卦之序。後有困井及巽。蓋聖人所以作易有憂患也。

初上中爻

聖人作易。六畫成卦。最下一爻曰初。最上一爻曰上。言初則知上為終。言上則知初為下。故乾初九潛龍。聖人以為下也。井初九井泥。聖人以為下也。否上九傾否。聖人言否終也。艮上九敦艮。聖人言厚終也。雖卦象初上有本末之論。其難知於初。易知於上。何哉。二三四五有中爻之稱。其二四為陰。三五為陽。何哉。王弼亦言初上無陰陽定位。其初上固非可定陰陽之位。豈无初九初六。上九上六之辨乎。後之儒者。遂以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其後章有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之文。釋者遂謂二四同陰功。三五同陽功。而不知易非於初二爻。而分難易之象也。易非於中爻。而分陰陽之畫也。且乾之九二。陰位也。陽居二為失位。今九二見龍在田。非為失位也。坤之六五。陽位也。陰居五為失位。今六五黃裳元吉。非失位也。以二四三五分陰陽者。其為臆說誤人矣。愚以為下繫易為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說為夫子之作。而詆後世。豈有若夫與噫之言。與魯論不類。信非夫子之筆也。若夫子贊易之文。與雅辭正。辭旨貫通。豈三章之可擬哉。

兼三為兩

易有三才之說。蓋三畫象三才。一畫象天。一畫象地。迨其重也。而曰兼三為兩。自兼三為兩。六畫成卦。而一卦六畫。遂有剛柔雜居迭用之說。故道有變動。曰爻。爻有等。曰物。物相雜。曰文。文不當。為吉凶之生。且爻者。微其道之動。其爻不无剛柔相乘而生吉凶。使聖人兼三為兩。每於六畫中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立為爻物文之用。以示於六畫卦體之中。不亦難而勞乎。嘗觀聖人於下繫首章。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愚以為此真文王設卦之正也。其兼三為兩一章。疑漢儒作易緯。亂於大傳中。以惑天下耳目。自乾鑿度身緣。以兩其三才。而言爻應之說。專言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謂之爻應。以剛應柔。柔應剛。為得應。剛剛柔柔。為不得應。其說臆度。誤人。雖前輩諸儒。猶守其說。以釋易。蓋以三畫為三才。雖以道言也。然不如三男三女之畫。有三陽動。陷止之別。三陰入。履說之殊。兼乾坤之健順。為八卦成列之象。因而重之。遂可因上下所重之卦。明上下相感相乘之理。而知吉凶之生。茲乃文王設卦觀象之本旨也。若兼三為兩一章。其名甚雅。其究非畫善。疑非文王所以設卦也。豈惟乾鑿度立爻應之說。漢京房又立世應之說。邵子亦曰。有變必有應。變乎內者應

乎外。變乎外者。應乎內。變乎下者。應乎上。變乎上者。應乎下。變之與應。常反對也。故卦一世者。四應。二世者。五應。三世者。上應。四世者。初應。五世者。二應。六世者。三應。朱漢上亦言。在易言應者。十有九。昔之言應。如子太叔論迷復。凶是也。至虞翻始傳其秘。然未盡善。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世應者。相易之一也。故曰兩則化。一則神。此朱漢上惑於兼三為兩之說。遂臆度為世應之說。而不知非文王以易觀象設教。為國家皆用之道也。

乾坤險阻

八卦之成列。其象不勝窮也。莫大於坎離為乾坤之用。蓋陰藉坎以陷陽。陽藉離以陷陰。陽之被陷於坎。陽非不健也。故聖人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陰之被阻於離。陰非不順也。聖人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以易知險。則無坎險之難。坤以簡知阻。則無離阻之難。聖人繼之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皆德行易簡所處之妙也。故知乾有訟卦。訟卦下坎也。乾以易處之。故訟九二歸通无咎也。坤有明夷卦。明夷卦下離也。坤以簡處之。故明夷六二吉順以則也。夫有困卦。困下坎也。困九二以易處之。故九二中有慶也。剝有賁卦。賁下離也。賁六二以簡處之。故六二得與上興也。大壯有解卦。解卦下坎也。解九二以易處之。故得黃矢貞吉也。觀有家人卦。家人下離也。家人六二以簡處之。故在中饋貞吉也。以此而推。乾處險以易。坤處阻以簡。德行易簡。所以說心研慮。聖人謂知險知阻。其有以說。後學不講究八卦成列之圖。乾有坎坤有離。豈知乾知險。坤知阻。其理在易簡哉。八卦成列。其象無窮。大哉伏羲之作八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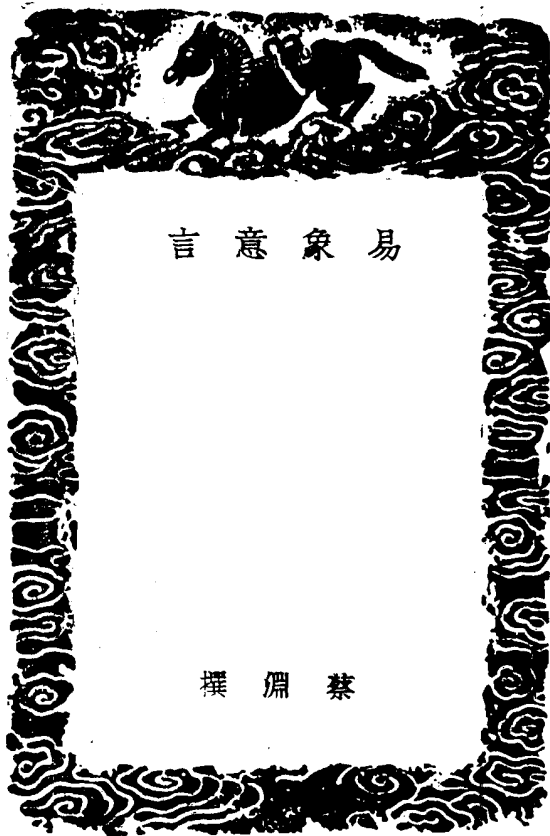
百物

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凡易爻言魚豕牛之類。如黃牛。童牛。羸豕。牝牛。豚魚。喪牛。包有魚。包无魚。黃魚。牝馬。豕。豕。月。巽望之類者。皆象陰柔物類也。凡易爻言羊馬之類。羝羊。喪羊。牽羊。乘馬。馵馬。馵鼠者。皆象陽剛物類也。其他以物為象。介于石。困于石。繫于包桑。據于蒺藜。困于葛藟。皆以物之剛柔為象也。故姤初六繫于金柅者。言繫身於剛。得所依也。解九二得黃矢者。言九二田得中直之道也。噬嗑九四得金矢者。噬得剛直之道也。噬嗑六五得黃金者。噬得中剛之理也。易道廣大。近身遠物。皆取為象。且乾明君人之道也。而言龍之變化。有田淵與天之辨。漸明君子之道也。而言鴻之漸進。有磐木陸陵之別。易之稱名取類。言曲事隱。自非化而裁之。神而明之。豈能觸類而長。旁通其情也哉。今說卦之後。有乾坤履巽坎離艮兌八章。未必夫子所刪之八索也。其言物理。各從卦類。君子鳥可不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研窮其旨哉。

著數卦爻

說卦一章。言用著求易之法。著者神物。不能自生。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即神物以求易。當先明數。聖人參大兩地而倚數。天一。三。五。倚而為九。地二。四。倚而為六。倚者。言偏倚于天地之數。取其生數。非取成數。三天為九。兩地為六。言九六。則七八在其中矣。倚數已定。然後觀陰陽之變而立卦。如少陰之變





易象意言提要

邵等謹案易象意言一卷。宋蔡淵撰。淵。蔡元定之子。蔡沈兄也。嘗從學于朱子。故闡易理者居多。而不廢漢儒互體之說。則兼言象數。又其家學矣。夫易即象數以寓理。京焦諸家。流為術數占候之學。固失聖人之本旨。自王弼之易既行。儒者遂置象數于不講。而所謂理者。亦漸流為空談矣。淵是書。以易象為名。而所言皆即象以窮理。蓋易學之能酌其中者。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永樂大典所載。首尾完具。猶當時祕府舊本。謹錄而傳之。俾學易者有考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恭校上。

易象意言

宋 蔡 淵 撰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古者伏羲氏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以象陽。畫二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為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為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為貞。而上三畫為悔也。

卦有六位。初二三四五上也。二氣消息。自下而上。故卦自下始。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為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為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為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為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為不當位。

三畫之卦。有上中下之位。以上遇上。以中遇中。以下遇下。則其位同也。故六位之卦。初與四為應位。二與五為應位。三與上為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為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為無應。

六位之卦。其初難知。其上易知。為本末者也。三與五為陽。二與四為陰。陽以升為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為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承陰。為順。陽承陰。陰承陽。為逆。案。陰乘陰之象。原本誤作。陰乘陽之象。原本誤作。

凡三爻之卦。剛柔雜者。皆主一剛一柔。故震巽主初爻。坎離主中爻。艮兌主上爻。六爻之卦。剛柔雜者。亦多取剛柔少爻為主。

凡卦中陽為大。陰為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為義。凡六位陰陽。多以志言。

陽實為富。陰虛為貧。陰能有陽亦為富。小畜謙之五。皆以四能有陽而稱富也。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

陽在上之物。陰在下之物。六位惟二五。得陰陽之正。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為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夫陽動于二陰之下。則為震。陰伏于二陽之下。則為巽。至于為坎艮。為離兌。無非有取于陰陽相錯也。故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事。此自然之理也。且六爻之卦。擬議變化于一爻之中。遠近相取。初不可以內外三爻之卦而拘也。故賁之三。上下皆陰也。而聖人繫之以濡如之辭。豈非有取于坎象歟。晉之四。下乘二陰也。而聖人繫之以匪鼠之象。又豈非有取于艮象歟。至于屯之三。入于林中。是象上下二陰而取也。復之四。中行。是象上下四陰而取也。觀是四者。聖人擬議之旨。亦可以類推矣。陰陽相錯。感應之理。自然然而亦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能為也。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特其附會穿鑿。而流于術。所以不可用也。象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曰上下。然其為卦。皆三陰三陽。本具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為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為坎為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為對者。亦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為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為泰否。坎離相錯。則為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為用也。

名義主坎。陽卦也。其亨主離。以離陽得用也。

文王周公所繫之辭。有以理言者。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類是也。有以事言者。如觀望而不薦。師出以律之類是也。有以象言者。如履虎尾。見龍在田之類是也。有以占辭言者。如利建侯。行師。利用為大。作之類是也。有以斷辭言者。如征凶。无攸利。悔亡。吉。无咎之類是也。卦爻所繫。大略不出乎此矣。

是也。有以斷辭言者。如征凶。无攸利。悔亡。吉。无咎之類是也。卦爻所繫。大略不出乎此矣。三百八十四爻之義。有取之于本爻者。如乾之初曰。潛龍勿用。屯之初曰。利建侯。是也。有取之于下近爻者。如姤之二曰。包有魚。大過之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有取之于上近爻者。如大過之五曰。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小過之四曰。弗過遇之。是也。有取之于應爻者。如解之四曰。解而拇。泰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也。有取之于應位者。如乾之二五曰。利見大人。豐之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是也。有取之于卦之主爻者。如姤之五曰。以杞包瓜。比之初曰。終來有他吉。是也。有取之于往來爻者。如賁之二曰。賁其須。損之上曰。得臣无家。是也。有取之于上下二近爻者。如賁之三曰。賁如。濡如。屯之六爻之中者。如益之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四曰。中行告公從。是也。有取之于本卦變極者。如坤之上曰。龍戰于野。否之上曰。傾否。是也。以是推之。則諸爻之義。皆可推矣。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象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闢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主體。四時日月。用富貴主體。聖人養龜主用。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伏羲八卦之序。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為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為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

學者之事，蓋乾能垂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為有間也。或謂河圖與卦畫不相似，伏義則之而畫卦，若之何而則之，夫河圖之數，自一至十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一者陽之始，二者陰之始，故聖人取一以畫一，坤造化之道，氣有二而行有五，一三五七九者陽之行也，二四六八十者陰之行也，二非五則不能變化，五非二則不能自行，故夫子總天之五數得二十五，總地之五數得三十，蓋言陰陽之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在乎五也。五行在易方用入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對待者體靜而生，流行者體動而成。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者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者奉乎天，故曰後天。

易中之言仁，或為陰，或為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其理則同，其時則異，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在兩儀之後，其易則有體矣。

藏諸用，有兩義，有在顯仁之前者，有在顯仁之後者，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為用，以其不可見，故為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為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為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為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為陽，化在變之後，故為陰，蓋以先後為陰陽，非謂陽動為變，陰動為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無體，易無思，無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易有太極形而上之道也，儀象八卦形而下之器也，自道而言，則器雖未形，而器之理無不具也，自器而言，則道雖不可見，而道之妙又無不在也。

繼善也，成性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無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坎之陰為陽所得，則升而為雲，陽淺則為霧，坎之陽為陰所累，則降而為雨，陰淺則為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為雷，陰固則為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為風，陰固則為大風，巽陽包陰，則為數，陽和陰，則為雪，坎陰包陽，則為雹，坎陰入陽，則為霜，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為日月，坎陰陽相與，則為電，陰陽失位，則為雹，凡卦象近剛，則柔為得剛，剛近柔，則剛為柔累。

易者，知變易之道而無體也，其以陰陽之變言易者，陰陽非易，陰陽變易而無體者，易也，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其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陰陽非道，一陰一陽運而无形者，道也，夫易者，所以生陰陽，兩儀即陰陽。

今指陰陽而言易者，欲明无非虛无，雖无形无體，而有陰陽變易之理也。

易有太極者，不可見，動而生物者，可見，不可見者，形而上之道也，可見者，形而下之器也，聖人學其可見者，而達其不可見者，故夫子曰：下學而上達。

吉凶悔吝者，具四象之義，悔吝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象，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无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因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功，不以悔為悔者也。

吉无咎有二義，如師之二，言吉而又无咎也，如益之初，萃之四，言當獲吉而後无咎也。

乾坤屯隨，无妄，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為言也，易指欲發者為言也，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為言也，神指初發者為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則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太極具于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太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也。

成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為寂中有感，因得之矣，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為感中有寂，則未之見也，曰範圍天地之化，即乾道變化之序也，曲成萬物，即各正性命之事也，周子以為誠之復，朱子以為太極之體，所以立明其曰復曰立之義，則其寂然之義可見矣。

大傳中以易與神對言者有三，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就易書而言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至易无體，易无思无為，至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就人心而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

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為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乾坤者，對待之時也，坎離者，對待之交也，震巽者，對待之行也，既濟未濟者，對待之雜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故離之交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者像天下之賾也拘乎卦則易之所以為易者偏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拘乎辭則易之所以為易者滯矣夫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既知觀象玩辭又知所謂極與鼓之義則卦非止所設之卦辭非止所指之辭其于易之賾也無不備易之動也無不周豈世之所謂忘言忘象者可同日而語哉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間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末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是以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為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困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須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太極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交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交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為義也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故其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亦不過悔亡而已夫子所以特詳咸恆之道于釋象之下者正以此耳

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為用也  
蠱之家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為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為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為事故繫之于蠱象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交象成艮以一身之次序明交象并革以一卦之次序明交象  
小畜者聚畜乾也大畜者良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處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為困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為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  
凡陰包陽則為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為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漸與巽同  
天地之道在氣者當交在位者不可易觀否泰兩卦陰陽往來則可知氣運之通塞觀大過歸妹漸數爻剛柔上下則可知居位之吉凶

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各具一太極而生生與氣化形化之事同一義也易有太極理也兩儀氣也形化形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本一道也故兩儀雖各具太極而生生而易有太極之妙無不在也形化雖各以種類而生生而氣化之理無不在也但以形而言氣則形易見而氣難見以氣而言理則氣易明而理難明今且以形化之事明之天下之物各以種類而生則氣化之事宜若無矣而聚水之蟲魚積土之草木皆自然而生又豈可謂無氣化之事耶蓋形化即氣化似二而非二也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天數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者以十二約之為四存一以為體分三以為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為體分二以為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官之間畫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哉

元亨利貞乾道之則也其本不可得而見夫子所謂萬物賡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者特因其運行之迹指以示人耳學者不可便謂元亨利貞如此而已也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圖圖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圖圖成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夫大有始乾坤屯蒙以對待而作也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為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為用學者不可不察也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貞之柔來而文剛分剛而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渙者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樓左復置左樓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樓而復置樓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黃塗成天之文于渙塗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

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而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

重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



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為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在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易者。以變易無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象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為元矣。貞元之間。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為陰。剛為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為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為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兩儀雖各具太極而生。生而易有太極之妙。無不在。以氣化形生之事明之。似未分曉。如何。曰。此理之自然。凡有生者無不然也。但氣化形生之事。前賢之所未言。今更請以前賢之所嘗言者言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稟受之性。或流為惡。性一而已。所稟之性。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無不在也。故人雖各以其性而生。生又豈可謂天命之性不存焉。有能于此。克而復之。則天命之性。即存。初非別取一性。換此一性也。試于此而察之。又何疑焉。

或問大傳之首。捨健順而言易簡。必有深意。不知如何。曰。健順是乾坤之性。易簡是健順之發用也。不言易簡。則健順之狀不可見。又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詳此。則必知其情狀之所為。而天下之理可得矣。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故以一闢一闢言之。其他如陰陽死生之所以先後者。皆此義。不可不察。

智字有兩義。若以義智為言。則智當屬陽。蓋智謂一半方收藏。而後一半復開發也。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無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為首。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真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為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捨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

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以柔得剛而居君位者。皆曰大君。言此為大者君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生者陽也。陽盡即復。故于復之時。可以見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大壯。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大壯四陽。三陽居內卦。一陽出外卦。情見乎外者。故曰天地之情可見。成。恆。萃。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咸。恆。感。應。而萃。聚。于此之時。則天地萬物之情狀皆可見。

或問既曰先有理。後有氣。又曰有則俱有。何也。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于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故曰有則俱有。須著如此兩說耳。非知道者。其孰能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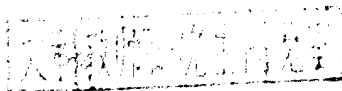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為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為義。雖不可為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死生之說。若以為死而復生。則是佛氏之輪迴。若以為死即斷滅。則百世之祖。又安能致享。若以為一氣相通。則山川鬼神。與己不屬。古人以何道而祭之。不知所謂原始反終之說。如何。曰。易有太極。是于化原將發而為言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是于成物之後分言也。此蓋平鋪正說。至于原始反終。乃是于流行終始之端。可見不可見之際。指示大本所以生生之妙。最為親切。今以人之死生觀之。死而復生。則有近乎佛氏之輪迴。生而接死。則于古人之祭未盡。問難反復。似明復晦。是皆惟末之求。所以紛紛擾擾。千言萬語。終不能通也。不知夫子謂知死生之說。正欲人原今日之所始。反前日之所終。即其終而復始之間。察其所以然之本耳。苟自其本者求之。則生生不息之樞紐。大而彌綸六合。久而貫徹古今。無一事一物之不該。聖人具此。所以贊化育。質鬼神。俟百聖。與天地並立而三也。大本所以生生不息。有感必通。自然而然。終始死生。特其變化有形者之兩端耳。無可疑者。聖人既正說以明其理。又反說以著其機。委曲詳盡。可謂至矣。學聖人者。可不于此而致力焉。神而思之。靜而體之。必有可得而言者矣。使

1445933

081.18

0022



21101000161640

易學章句

一八

其所存之本無愧于聖人則于成也亦將如聖人無所不通矣若夫佛氏之輪迴變怪之間有乃游氣紛擾萬化中之一二非理之正何足道哉

成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慎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兼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